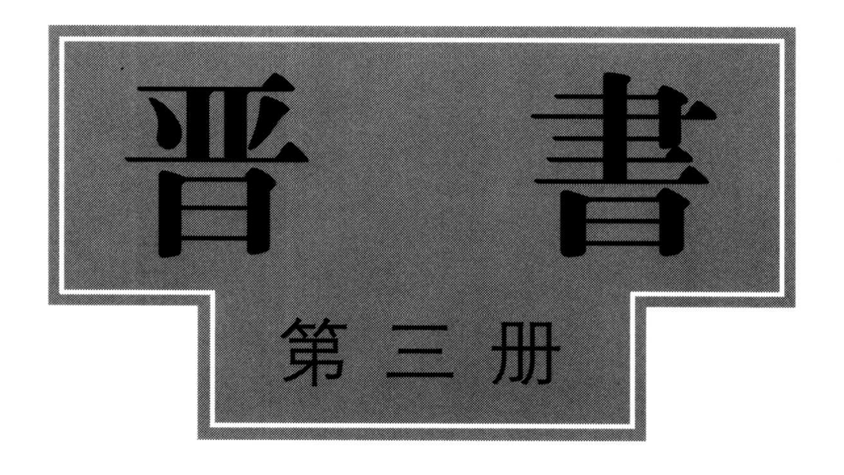


晉 書

第 三 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晉書

第三册

主　　编　　許嘉璐
副 主 编　　安平秋
分史主编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晋書/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6-8

I.晋…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兩晋時
代-紀傳體②晋書-譯文 IV.K23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30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晋書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5.25　字數 4,37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6-8/K·79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晋書》4 册　55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晦”、“畒”、“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攜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挐拏(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挐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挐"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挐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挐"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拏"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勢)	善(譱)
飆(飈飇)	剛(罰)	料(粁)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躝)	舐(䑛)
豺(犲)	穀(穀)	櫺(檽)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亂(亂)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㯓橐櫜)
欸(欸)	悸(痵)	秣(餘)	蜿(蝹)
垂(𡍮垂)	奸(姧)	彝(彜)	腕(掔)
齪(躖)	殲(殱)	腦(脳)	尪(尩尫)
瓷(甆)	韉(韀)	旆(旆)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媿(媿)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諐僁僽)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闔)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眲”、“眲”統一爲“眲”,“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鼂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晋書》全譯出版説明

《晋書》是唐代一部大型的官修正史。全書一百三十卷,其中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整個晋朝從泰始元年(265)至元熙二年(420)共156年的史事,並追敘晋室先世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與東晋并存的五胡十六國的史事。《晋書》由房玄齡監修,通常署爲房玄齡等人撰。唐太宗李世民曾經爲晋宣帝、武帝兩篇本紀和陸機、王羲之兩篇列傳寫後論,《晋書》曾一度被題爲"御撰"。

唐高祖李淵於武德五年(622)採納起居舍人令狐德棻的建議,詔修齊、梁、陳、北魏、北周、隋六代史。由於種種原因,這次修史工作没有結果。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重詔繼續修北周、北齊、梁、陳、隋五代史,秘書監魏徵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監修,貞觀十年,五書修成,統稱"五代史"。貞觀二十年(646),又開局重修晋史。

晋是繼東漢之後,結束三國鼎立,開創統一局面的重要王朝。它立國不久,便在統治者内部鬬争和少數民族首領挑起的動亂中迅速衰敗下去。晋及其以後五代的史官學者,曾以不同方式記載有晋一代歷史,到唐初修史時尚存"十八家晋史",但内容很不完整。其如陸機的《晋紀》、干寶的《晋紀》、習鑿齒的《漢晋陽秋》、王隱、虞預、朱鳳和謝沈等人的《晋書》、何法盛的《晋中興書》、鄧粲的《晋紀》、孫盛的《晋陽秋》、王韶之的《晋紀》、檀道鸞的《續晋陽秋》、郭季産的《續晋紀》都詳記東晋,或兼記二代而不全面。其中沈約的《晋書》有一百多卷,可惜亡佚不傳。衹有臧榮緒《晋書》"括東西晋爲一書,紀、志、傳百一十卷",内容完整。唐修《晋書》即以其爲藍本。另外,晋代每一帝都有《起居注》;同時還有十六國國史,這些都是撰寫晋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新唐書·藝文志》所列的《晋書》修撰名單中有二十一人,分别是: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有人説于志寧、孔穎達、盧承基也參加了編修,加上唐太宗李世民,有姓名可考者一共二十五人。

《晋書》帝紀以記帝王,列傳記大臣,載記記"五胡十六國",都是先寫内容,後加史評。

帝紀,分别記載西晋四帝,東晋十一帝,共十五個帝王,故多有合紀的現象。其中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終生没有稱帝,但是晋朝江山的奠定者,所以爲之立帝紀。這三人的帝紀在寫法上還是列傳的寫法,衹述個人事跡,用的也是曹魏的年號。

志,分天文、地理、律曆、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法,系統地論述有晋一朝典章制度的重要史事及其發展過程。它的内容並不限於兩晋,上溯到曹魏,甚至東漢,從而彌補

了《三國志》有"傳"無"志"的缺陷。因此鄭樵評論説:"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無憾。"《晋書》各志在立目上都是承襲以前的正史,没有創新。

列傳可分專傳、合傳、類傳、民族傳四種。這些傳記雖不是類傳,却以類相從。重視政治人物,是《晋書》列傳的一大特點,把重要的大臣都單獨立傳,没有放在類傳中。

載記,又被稱作"霸史"。記述與東晋并列的北方十六國政權。他們是南遷中原的少數民族,處於中土却不受晋朝封爵,有自己的國號、年號和文武百官,其軍事實力有的足以與東晋抗衡。因此唐修《晋書》繼承了東漢人所撰的《東觀漢記》中"載記"的體例,既以晋爲正統,又承認十六國的獨立地位,一一備載。在寫法上根據國别分别記述,仍然用個人傳記的形式。紀年一概用晋朝的年號,便於與晋朝相比較。由於西涼和前涼"奉晋正朔",接受晋朝的封爵,這兩國歸入《諸臣列傳》中,載記中衹剩下十四國。

唐修《晋書》具有如下優點:

一、内容完整。在時間上包括西晋、東晋,甚至把敍事的起點上溯到司馬懿,讓讀者瞭解到司馬氏創建政權的全過程。在地域上包括晋朝和"十六國",即使在東晋諸帝的帝紀中,也記載"十六國"發生的軍國大事。

二、體例完備。帝紀、志書、列傳、載記四種體例,全部具備。

三、内容豐富。它是在"十八家晋書"、《十六國春秋》的基礎上寫成的,又補充了起居注、晋朝文集等史料,不但本朝史料豐富,同時彌補了前朝史書的諸多不足。

四、列傳有很高的文學性,許多篇章敍事有條不紊,刻畫人物則形神畢備。

五、史論頗多精闢的見解。爲了對晋朝的治亂興衰作一總結,吸取晋朝滅亡的教訓,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爲《宣帝紀》、《武帝紀》寫史論。如對於司馬炎的弊政誤國,李世民説他"居治而忘危","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終於把西晋引向滅亡。《帝紀》篇末對西晋的盛衰從政治、經濟、道德、風俗等各方面進行分析,鞭辟入裏,讓人嘆服。

唐修《晋書》的不足之處在於:

一、有"爲長者諱"的現象,對於一個人的缺點在本傳中不寫,而寫在相關人員的傳記裏。

二、少數地方前後矛盾,失去照應。如《馮紞傳》説"兄恢,自有傳",《殷顗傳》説"弟仲文、叔獻分别有傳",而實際上《晋書》没有《馮恢傳》和《殷叔獻傳》。《李重傳》説"重議之,見《百官志》。"其實《晋書》没有《百官志》,衹有《職官志》,其中不載李重所議之事,從歷史編纂學上看,這些都是嚴重缺陷。

三、有些篇章份量不足。如《食貨志》衹有一卷,明顯不够份量。而且許多在列傳中談到的,如力役創度、水利建設、紡織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等内容,在《食貨志》都没有加以總結。另如"九品中正制"是晋朝延襲曹魏的一項重要職官制度,《職官志》隻字未提。

四、列傳的編次也不盡合理。

《晋書》修成後,在近四百年的時間内依手抄流傳,直到北宋中期雕刻"十七史"時,纔印刷出版,這就是"宋本",現已殘缺不全。元代有大德年間九路儒學刻本,明代有南京國子監和北京國子監各自雕刻的"二十一史"本、吴管西爽堂刻本、周若年刊本、毛晋汲古閣"十七史"本;清代有武英殿刻本、金陵書局仿明汲古閣本、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民國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晋書》的通行本是 1974 年出版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它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與百衲本、武英殿本互校,並參考上述諸本異同,擇善而從。

全譯本所録原文是以百衲本爲底本,以中華書局本、殿本爲参校本。原文的古字、異體字,根據國家語委文字改革的規定進行了逐一辨析,做了一些統一工作。另外,三本中殿本和中華本有文内標題,本書的文内標題是参考了兩本的文内標題形式及文前的目録所加。

《晋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朱瑞平、張和生、易敏、李林、張猛、周信炎、郭樹羣、漆永祥、黄鳳顯、朱玫、王清淮、李培芬。

晉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爲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儉，位至光禄大夫。琨少得俊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别廬，冠絶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咏頗爲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并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是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祖父劉邁，有治理國家的才幹，任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親劉蕃，行爲清高而淡泊儉約，位至光禄大夫。劉琨年輕時便才華出衆，與范陽祖納同爲英豪而著名。二十六歲時，任司隸從事。當時征虜將軍石崇在河南金谷澗中有一處别廬，豪華冠蓋一時，延納賓客，每日賦詩。劉琨參與其間，詩文吟咏得到衆人的稱許。秘書監賈謐參與管理朝政，京都人士都傾心於他。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輩，都身懷文才而降低志節去事奉賈謐，劉琨兄弟也在此列，號稱"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司馬泰起用他爲掾，多次升官至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

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并爲倫所委任。及篡，荂爲皇太子，琨爲荂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黄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

趙王司馬倫執政，任劉琨爲記室督，轉任從事中郎。司馬倫的兒子司馬荂，是劉琨的姐夫，因此劉琨父子兄弟都得到司馬倫的任用。篡奪政權後，司馬荂爲皇太子，劉琨爲司馬荂詹事。三王討伐司馬倫時，司馬倫任劉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的兒子孫會帶領宿衛兵三萬名抵抗成都王司馬穎，在黄橋交戰，劉琨大敗而退兵，焚燒了河橋以自守。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時，因爲劉琨父兄都有名望，所以特别赦免了他們，任劉琨之兄劉輿爲中書郎，劉琨爲尚書左丞，轉任司徒左長史。司馬冏失敗後，范陽王司馬虓鎮守許昌，引劉琨爲司馬。

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

惠帝到長安時，東海王司馬越謀迎皇上，任劉琨之父劉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在

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勛封廣武侯，邑二千户。

許昌攻打范陽王司馬虓時，劉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帶領兵馬去解救司馬虓，援兵未至而司馬虓已敗，劉琨與司馬虓一起逃向河北，劉琨的父母被劉喬捉住。劉琨勸說冀州刺史溫羨，叫他讓位給司馬虓。司馬虓任冀州刺史時，派遣劉琨到幽州去，向王浚請求援軍，得到騎兵八百人，與司馬虓渡過黄河，共同在廩丘戰敗了東平王司馬楙，把劉喬驅趕南逃，這纔救出劉琨的父母。接着又斬殺石超，降服呂朗，統率各路軍隊在長安迎接惠帝。劉琨因這些功勛被封爲廣武侯，食邑二千户。

光熙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嶮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絶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没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内，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强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鋭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

光熙元年，劉琨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兼匈奴中郎將。在就任的路途中劉琨上表説："我愚昧無知，志氣願望并不高，由於遭逢機遇，便愧受過高的任用。九月末能够出發，山路險峻，胡虜充塞道路，於是以少抗多，冒險前進，困頓艱險，備嘗辛苦，没有幾天就到達了壺口關。自我一踏上州土，目睹了百姓的困乏，流離四散，十人中存活者不足二人，携老扶弱者，在道路上連綿不絶。那些仍活着的人，鬻妻賣子，活着時彼此拋棄，死亡者被委棄，白骨遍野，哀號之聲，充滿感傷。胡人約有幾萬，密布在四周的山間，舉足便可能遇到劫掠，睁開雙眼就見到胡寇。惟有壺口關，可以買入穀物。但是這兒的兩條道路，十分險要，幾個人擋路，則百人不敢前進，往返的人，多在路途中喪命。我們固守着窘迫無路的城市，得不到柴薪，耕牛已經没有，農具也十分缺乏。以我的愚魯無才，對此極爲困難的局面，終日憂慮，無暇寢居飲食。我考慮此州是邊地，實在離皇城很近，南通河内，東連司州、冀州，對北方要捍禦異族，對西方要抵抗强虜，這是産生勁弓良馬勇士精兵的地方。這裏應當等待運輸的物資，纔能够保全將士的性命。現在我上表尚書，請求撥往此州五百萬斛糧食，五百萬匹絹，五百萬斤綿。希望陛下及時處理我的進表，迅速得到回覆。"朝廷應許了他的請求。

時東嬴公騰自晋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户不滿二萬，寇賊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得千

當時東嬴公司馬騰從晋陽去鎮守鄴地，并州土地連年饑荒，百姓跟隨司馬騰南下，并州剩餘的不滿二萬户，寇賊横行，道路阻斷。劉琨招

餘人，轉鬥至晉陽。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徠，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

募到一千餘人，轉戰到了晉陽。官署被燒毁，僵尸遍地，少數幸存者，飢餓羸弱面無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劉琨剪除荆棘，收攏埋葬了尸骸，營建官室，修造市獄。寇盜交相侵襲，常以城門作爲戰場，百姓背着盾牌耕種，帶着弓袋鋤草。劉琨安撫勸勉百姓，頗得人心。劉元海當時在離石，距晉陽約三百里。劉琨暗中派人離間劉元海軍中的各方俘虜，投降的部落有一萬多。劉元海很恐懼，便在蒲子築城而居住。劉琨在任不到一年，流亡的百姓漸漸回來，又能聽到此起彼伏的鷄犬之聲。劉琨的父親劉蕃從洛陽來到這裏，奔離流散的人士大多來歸附劉琨。劉琨擅長於撫慰，却不善於控制，一天之内，雖然有數千人前來歸附，而離去的人也相繼不斷。劉琨平日奢侈豪華，貪戀聲色，雖然暫時糾正自勉，而不久又放縱淫欲。

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虚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龐醇降于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虚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并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仇，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

河南人徐潤，通曉音律，常與顯貴結交，劉琨很喜歡他，任他爲晉陽令。徐潤依恃着寵幸驕横不法，參預劉琨政事。奮威護軍令狐盛性格剛直，多次勸諫劉琨，并勸告劉琨除掉徐潤，劉琨没有采納。當初，單于猗㐌因解救東嬴公司馬騰有功，劉琨表薦猗㐌的弟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在中山會合。王浚因劉琨侵占了自己的地盤，屢次前來進攻劉琨，劉琨不能抵擋，從此聲名與實力逐漸下降。徐潤又對劉琨誣陷令狐盛説："令狐盛將要勸你稱帝了。"劉琨没有細察這件事，便殺了令狐盛。劉琨的母親説："你不會勵精圖治，駕馭豪傑，而一心想着除滅勝過自己的人以求得安寧，你將以什麽來獲得成功呢！如果這樣下去，災禍一定要延及到我了。"劉琨仍不聽從。令狐盛的兒子令狐泥投奔劉聰，向他報告了全部情況。劉聰大喜，以令狐泥作爲嚮導。適逢上黨太守龐醇向劉聰投降，雁門烏丸又謀反，劉琨親自帶領精鋭部隊出城抵禦他們。劉聰派兒子劉粲和令狐泥乘虚襲擊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投降了劉聰，劉琨的父母遇害。劉琨帶領猗盧軍全力進攻劉粲，大敗敵軍，死亡的士兵有十分之五六。劉琨乘勝追擊，而没有再次獲勝。猗盧認爲劉聰不易被消滅，給劉琨留下牛羊車馬

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

而離去，并留下自己的部將箕澹、段繁等人守晉陽。劉琨志在復仇，而恨自己力量薄弱，悲泣無言面尸而立，撫慰了傷員，移居到陽邑城，以便招集流亡離散的士兵。

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

愍帝即位，授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劉琨上疏謝恩道：

陛下略臣大愆，録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

陛下不計較我的大錯，而記下我的小功，我愧蒙天恩，授予我特殊的恩寵，以蟬冠的榮耀使我顯貴，以上將之位使我受尊崇。我細讀詔書，五情飛揚。

臣聞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陋，擬踪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没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

我聽説晉文公以郤縠爲元帥而完成霸業，漢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稱帝，他們都有重《詩》《書》崇禮樂的德義、果敢剛毅之聲威，所以能够在荆南創建豐功，在河北開拓宏偉的功業。我平庸鄙陋，試圖仿效先哲的踪迹，又怕有折鼎難而敗壞皇權、遇覆餗之敗而主上遭難。古時曹沫三次敗北，而在柯之盟會中終建功勛；馮異如同垂落了翅膀，却在澠池再次振翼，都能轉敗爲勝，將功補過。陛下赦免我過失的恩情已經太重，而我悔過自新的善德尚未建立。我雖然力有所不及，也聽到過前人的訓誡，恭謹謙讓的禮節，我還略知一二。所以敢接受皇命的原因，是我確實立志捨身報國，以死效力，將在殺敵的戰場上獻出生命，竭盡爲臣的氣節。至於施予我的恩寵榮華，不是言辭所能答謝的。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相繼而至，接到詔書，我俯身拜讀聖旨，伏紙飲淚。

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宫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睿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内，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睹典制。伏惟

我知道夷族的凶險内侵，古今代代皆有，神靈滿足於王室的德行，不曾追悔釀成的禍亂。狄人在中原一帶爲非作歹，夷人的後裔在諸侯國内横行暴虐，七廟斷絶了祭祀的盛饗，百官喪失了常有的倫序，皇帝的棺木受到凌辱，皇陵尚無固定的區域，百姓永久地思慕着他們，如同想念亡故的父母。陛下龍體美姿更加英發，睿智的品格愈益光大，從衰頽走向昌盛，在廢替的關頭重整社

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厘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婿之勛；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覬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仇，所謂天地之施，群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

稷，四海之内，開始有了上下的秩序，九服復萌，恢復了法典禮制。我常常想到陛下蒙難在外，滯留秦郊，始終懷有祭祀祖先的敬意，未能打消緬懷故鄉的情思。我愧居官位多年，才智低下，重大的禍端已然顯著，我却未能立有寸功。不久前因時勢的需要，暫時給我以位號，終未立下打敗戎敵的功績，却承受了忝居高位的負擔，應當依照法規，彰明官職升降的制度。因此我前次上表禀告主上，冒昧地以我的愚忠，接受先朝的任命，如果能够保留統領部分軍隊的職務，赦免我屢次失敗的過錯，讓我取得一時的功績，使我能够馳騁疆場，殺敵立功，縱然死在曠野，我在地下也毫無遺憾。陛下對我的恩寵過重，我愧受提拔，被授予上將，兼居常伯侍中的高位，征討敵寇的事務，可以有權隨機行事。我惶恐不安地接受任命，心情驚悸，惟恐一旦失敗，是朝廷的羞辱。古時申胥没有隨父兄去死，而成就了父輩的功業；伍員不聽從城父的意見，而獲得入郢的功績。我雖然頑劣，不敢奢望古人的功績，而我身披堅甲手執銳器，投身殺敵的戰場，正所謂是天地所賜，衆生無人推説不勝其任。我受恩極深，恭謹地進表陳述望陛下知曉。

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曰：

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踊躍。

到麴允失敗後，劉曜殺了趙冉，劉琨又上表説：

逆臣劉聰，竟敢帶領犬羊之輩，侵凌皇室，人神怨恨，遠近憤怒。我恭讀詔書，相國、南陽王司馬保與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兵力，共同振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統領六軍，同心協力拯救國難，王朝軍隊大獲全勝，俘虜數以千計，旌旗在晉的道路上飄揚，戰鼓在河曲震蕩，崤、函不再傳來殺人害命的警報，汧、隴洋溢着安居樂業的喜慶，這些都是宗廟社稷和陛下的神明勇武所帶來的。天下百姓，無不翹首期盼，我的心中，也奔騰踴躍。

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内欲生奸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嘆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窺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慚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并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并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没而無恨。

我前次上表説應與鮮卑猗盧約定今年三月會軍平陽，適逢匈羯石勒在三月三日徑直襲取了薊城，大司馬、博陵公王浚接受了他僞稱講和的要求，被石勒俘虜，石勒的勢力越發强盛，想來襲擊我的軍隊。城内兵士驚駭恐懼，立志自守。加之猗盧封國内有人策劃陰謀，幸虧猗盧警覺，不久便把這些人全部消滅。於是使南北疑慮，因過失而使敵軍得勢，這是我痛苦地垂淚夜吟、扼腕長嘆的原因。石勒占據襄國，與我僅一山之隔，敵寇的騎兵早晨出發，晚上就可到達我的城下，惡人狼狽爲奸，他們的徒衆實在不少。東北八州，石勒滅掉了七個，先朝授予的州郡，留存的僅有我這一處了。因此石勒日夜謀慮，計劃要占取我的地盤，時時尋機而動，搶劫抄掠連續不斷，軍士不能休息，百姓不能到田間耕作。天網雖然張開，神靈的恩澤尚未到達，我孑然一身與敵寇相持。自守會招致劉聰的誅殺，征討則石勒將襲擊後路，進退兩難，首尾狼狽。徒有憤激踴躍之志，力不從心，羞慚恐怖的心情充滿軍營，我痛心疾首，形體居留在此地，神志已馳向敵寇的駐地。秋糧已經登場，胡馬也已肥壯，前鋒各軍如有到達這裏的，我將首先出征，身先士卒。我與兩股虜寇，勢不兩立，劉聰、石勒不被懸首示衆，我没有返回的心思。希望藉陛下的威靈，使我的心志得以施展，而後以身殉國，死而無憾。

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鋭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晋人，久

建興三年，愍帝派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授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劉琨上表辭讓司空一職，接受了都督的任命，約定日期與猗盧共討劉聰。不久猗盧父子相互謀害，猗盧及其兄之子普根都病死了，猗盧部落的人四下離散。劉琨的兒子劉遵原先在猗盧那裏作爲人質，人們都歸附他。到了這時候，劉遵與箕澹等率領着猗盧的士衆三萬人，十萬馬牛羊，全部歸附了劉琨，劉琨因此軍勢再次强大，帶着數百名騎兵從平城來撫慰接納他們。正逢石勒攻打樂平，太守韓據向劉琨求援，劉琨自認爲新近聚集的軍隊

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没，并土震駭。尋又炎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奬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

人馬衆多，想以這股鋭氣威懾石勒。箕澹勸諫道：“這些雖是晉人，但長久居住在窮困的邊遠地區，没有熟習於恩威誠信，難以用軍法來駕御管理。現在對内收取來鮮卑多餘的穀物，在外搶掠到胡人殘部的牛羊，暫且關閉城門據守險阻，全力務農使士民生息，待用德義教化感召他們之後，再用他們去攻克敵人，戰功便可以建立。”劉琨没有聽取諫言，帶領全部士衆出征，命令箕澹帶着二萬名步卒騎士作爲前驅，劉琨自己作爲後繼部隊。石勒搶先占領了險要地勢，設下伏兵襲擊箕澹，前驅部隊大敗，全軍覆没，并州上下震驚。不久天氣又炎熱乾旱，劉琨窘迫無路難以再堅守。幽州刺史鮮卑人段匹磾多次送來書信邀約劉琨，想與他共同扶持王室。劉琨因而帶領衆人趕赴那裏，經由飛狐進入薊。匹磾見到劉琨，非常敬重他，與劉琨結爲婚姻親家，結拜爲兄弟。

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温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薦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復聖主，掃蕩仇耻，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静以聞。”

此時西都失守，元帝在江東行使皇權，劉琨命令長史温嶠勸諫元帝登基即位，當時河朔地區的官吏共一百八十人聯名上表，表在本書《元帝紀》。元帝派人答覆説：“豺狼肆虐，顛覆社稷，百姓期盼，仰首無主。因此我居於王位，答覆天下，希望能够復興聖主，蕩仇雪耻，怎能愧居高位，這是我向遠近臣吏表白的至誠之心。諸位臣下受到累世的恩寵，居於人臣的高位，忠義誠信，精神感動天地。實需仰賴你們深謀遠慮，共同度過國難。南北相距遥遠，同心協力，地處萬里之外，心存咫尺之間。希望你們安撫各族百姓，懲罰罪惡之徒。有事向我奏告。”

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建武元年，劉琨與匹磾約期征討石勒，匹磾推舉劉琨爲大都督，殺牲飲血并載於書册，向各地官長移送檄文，在襄國聚集隊伍。劉琨、匹磾進軍到固安駐防，等待各路軍隊。匹磾堂弟末波接受過石勒的豐厚賄賂，惟有他的軍隊不前進，破壞了攻打石勒的計劃。劉琨、匹磾因勢力減弱而撤退。這一年，元帝轉任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官職如舊，并贈送他一把名刀。劉琨答謝道：“我要恭謹地親自佩刀，用刀殺戮那兩個頑虜。”

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

匹磾爲其兄奔喪，劉琨派世子劉群去送他，末波帶領士卒攔路襲擊匹磾，匹磾戰敗逃跑，劉群被末波俘獲。末波以隆重的禮儀待他，許諾任劉琨爲幽州刺史，共同結盟攻打匹磾，秘密派遣使者送去劉群的書信請劉琨作爲內應，信被匹磾巡邏的騎兵截獲。當時劉琨正在故征北府小城，不知道此事。因事來見匹磾，匹磾把劉群的信展示在劉琨眼前說："我是不懷疑你的，因此把這件事告訴你。"劉琨說："我與你結爲同盟，志在扶持王室，憑藉威力，希望洗雪國家的耻辱。如果兒輩的書信秘密傳到我手中，我也終究不會因一子的緣故而背棄道義辜負你的。"匹磾十分敬重劉琨，本無害他的意圖，想聽任他返回駐地。匹磾次弟叔軍好學而有智謀，得到匹磾的信任，叔軍對匹磾說："我們是胡夷之族，所以能制服晋人的原因，是害怕我們人多勢衆。現在我們骨肉之間産生禍端，是晋人能够算計我們的好時機，如果有人推舉劉琨起兵，我們就要被滅族了。"於是匹磾留下劉琨。劉琨的庶長子劉遵害怕被殺，與劉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關閉城門自守。匹磾勸諭他們没有結果，趁機縱使士兵攻打他們。劉琨部將龍季猛迫於缺乏糧食，便殺了楊橋、如綏而投降。

初，琨之去晋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

> 握中有懸璧，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仇！中夜撫枕嘆，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

當初，劉琨離開晋陽時，考慮到危亡在即而國耻未雪，也知道夷狄是難以用義來制服的，希望傾吐至誠之心，也許能意外地成功。每當見到他的部將，總是慷慨陳詞，爲不能施展抱負而悲嘆，想帶領着部下死在敵人的營壘。這一計劃尚未實現，自己竟被匹磾拘禁。劉琨自知必死無疑，神態自若。作五言詩贈予他的别駕盧諶説：

> 手中有懸璧，本是荆山玉。昔日渭河畔，垂釣有太公。鄧生感皇恩，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管仲。若能輔君主，何問親與仇！夜半撫枕嘆，心與前賢游。吾衰已久矣，何不夢周公？誰云聖達理，知命故無憂。仲尼悲獲麟，西狩哭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光不待我，逝去如雲浮。勁風落碩果，繁花落寒秋。狹路覆華

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煉剛，化爲繞指柔。

琨詩托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嘆。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己，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侄六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强，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

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悦等上表理琨曰：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

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勛，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

蓋，驚馬摧車轅。怎知百煉剛，終將繞指柔。

劉琨的贈詩寓意深刻，抒發了幽憤的心情，遥想留侯張良、曲逆侯陳平，有感於鴻門、白登的歷史事件，用來激勵盧諶。盧諶從没有奇謀大略，用平常的詩句作爲酬和，很不合劉琨的心意，又寫詩贈盧諶，盧諶纔對劉琨說："你前一首詩充滿了帝王大志，不是人臣說的話啊。"

然而劉琨一貫忠於晉室，平日享有重望，被匹磾拘留了一個多月，遠近臣民都憤恨嘆惜。匹磾所任命的代郡太守辟閭嵩，與劉琨所任命的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共同商議，秘密製作了進攻的武器，想要襲擊匹磾。但韓據的女兒是匹磾的兒妾，聽説這一計劃後告訴了匹磾，於是匹磾逮捕了王據、辟閭嵩及其同夥全部殺害。適逢王敦密令匹磾殺掉劉琨，匹磾又害怕衆人會與自己對立，就稱有詔令要捕殺劉琨。起初，劉琨聽説王敦的使者到了，對兒子説："處仲的使者來而不告訴我，這是要殺我了。死生有命，但恨還没有報仇雪耻，没有面目下黄泉見雙親啊。"接着歔欷不能自制。匹磾隨即縊死了劉琨，當時劉琨四十八歲。子侄六人都遭到殺害。朝廷認爲匹磾力量尚强，應當爲國去征討石勒，没有爲劉琨發喪致哀。

三年，劉琨的原從事中郎盧諶、崔悦等人上表爲劉琨申辯説：

我們知道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修明刑法；鞏固政權的要害，在於堅守關塞。何况方鎮之臣，生殺的權柄，怎能不明辨曲直，而杜絶奸邪呢！

我們看到故司空、廣武侯劉琨，在惠帝紛擾混亂之際，面臨群王戰亂的危急關頭，與皇家同心協力，義氣更加振奮，親自統率着華夷士衆，身臨矢石紛飛的前綫，斬殺石超，擒縛吕朗，社稷重新安寧，皇帝返回京城，奉迎大駕的功勛，劉琨起了重要作用，這是劉琨效忠皇室的證明之一。此後并

公騰以晋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户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虚，晋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晋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晋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岳，綱維不舉，無緣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説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

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認爲晋川荒蕪，移至臨漳鎮守，太原、西河一帶的百姓都遷徙到三魏。劉琨接任并州，接受破敗的現狀，他到官的時候，留下來的人家没有多少，面臨危險的局面，身處難以賑濟的土地，劉琨聚集傷病人員，撫慰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漸振興。恰遇京都失守，叛臣作亂，邊民處境危難，期求安寧，都認爲并州有四面關塞作屏障，暫且可以閉關據險自守，積蓄資財休養士徒。劉琨激昂慷慨，忠直奮發，認爲天子受辱而臣若不獻身效忠，不合於情，於是在山川間顛簸跋涉，東征西討。屠各乘虚而入，晋陽失守潰散，劉琨的父母遭逢殺身之禍，門族受到滅絶之災。先前如果劉琨順從并州百姓的心意，行自守之策，那麽聖朝未必會殺害他，他的親族也可以免於喪身。到了猗盧戰敗離亂，晋人前來投奔，劉琨在平城接納新附的百姓。將軍箕澹認爲這些雖是晋人，長期居住荒凉邊遠之地，難以法治，不能立即使用他們。劉琨又責備他，義形於色。如若聽從箕澹的話，苟且偷安，在并州閑適處之，也不會在燕薊亡命。劉琨自認爲在方鎮任職，禮義法度都未能實行，没有理由虚負重任，空居三司要職，因而當陛下即位之際，他曾經引咎告退，前後呈送的書表，全面陳述了赤誠之心。不久他命令從事中郎臣續澹帶着印章、綬帶、符節交還本朝，與匹磾的使者榮邵約定同時出發。匹磾認爲劉琨爲王室大臣，懼怕他奪去自己的威望和重要地位，忌恨劉琨的心情，漸漸表露出來。劉琨知道他的想法，考慮到自己不能長久與匹磾共存，想把妻子長幼全都遣送到京城，把自己的全家人托付給陛下。如果遇到征討作戰，自己就充當一名士卒；如果匹磾逞凶，那麽妻室子女能够免禍。讓箕澹秘密申述出這個意思，希望求得詔令批准妻兒返京，并派人迎候護衛。正遇上王成從平陽逃到這裏，游説稱南陽王司馬保在隴右稱王，士衆相當多，應當移師關

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没，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并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誣謗，言琨欲窺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嚚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踦蹓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爲之，况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

中。匹磾聽説這些情况後，等待觀望，把榮邵啓程的事延滯下來，想派前兼鴻臚邊邈充任使者到司馬保那裏去，又恐怕箕澹獨自南行，將言及此事，於是不允許箕澹動身。因而劉琨的一片赤誠之心，最終未能上達朝廷。匹磾兄長及妻室故去，其子幼弱，想趁奔喪之機奪取二兄長之國。又認爲欺凌同宗之國，心懷邪念乘人之危，恐怕父母宗黨將不會容忍他的罪惡，因此秘密行動，陰謀作亂，想害死堂叔段驎、堂弟末波等，再奪取其國。匹磾的親信把這一陰謀秘密報告了段驎、末波，二人便派兵抵禦匹磾的軍隊，匹磾隻身逃脱。百姓以爲匹磾已經戰死，都來依附劉琨。如果劉琨當時有害匹磾的想法，可以輕鬆地擒獲他，無須動用多少兵力。從此以後，軍隊上下産生了矛盾，匹磾想要統率胡人、晋人的全部兵力，徙居到上谷。劉琨不同意，勸説他移師厭次，南面可以依靠朝廷。匹磾不接受，反而迫害了劉琨父子四人，堂兄二子同時喪命。劉琨尚未遇害時，知道匹磾必定作亂，對我們幾人説："我蒙受國家的厚恩，不能報答，雖然我的才能謀略不够，也因爲遭逢如此厄運。人誰能不死，死生都是天命。我最大的遺憾是對下不能效忠於一方百姓，對上不能盡忠於陛下。"陳辭慷慨，左右之人都爲之感動。匹磾害死劉琨後，又對他横加誣陷誹謗，説劉琨想奪取皇位，圖謀不軌。劉琨既無述、嚚般凶險頑固的想法，也無信、布那種懼怕被誅的心情，處於亂亡之際，居於異族之間，豈能有如此的想法！即便是愚笨的奴婢、狡黠的僕役，也不願做這樣的事，何况身在國士之列、忠誠節義早已爲人所知的人呢！

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

匹磾殘害劉琨時，聲稱是陛下秘密下詔。劉琨如果確實有罪，陛下下令殺他，本應陳尸於市朝，與衆人共同遺棄他，不會讓異族的小人殺戮位居三公的重臣，這是顯然的事理。然而擅自僞稱詔令有罪，即使是小事也要殺頭；假托詔命即使有功，即便是大

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迹，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嘆者也。

伏惟陛下睿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吊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

琨少負志氣，有縱横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晋陽，嘗爲胡騎

功也不行賞，因爲朝廷興衰的根源都在於此，詔令一定要嚴加控制。而匹磾無所顧忌，憑藉着混亂擅自殺人，虛稱王命，殘害重臣，侮辱了大國的聲望，敗壞了王室的法規，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聖朝依然對此隱諱忍耐，不彰明法制，那麽不法之徒便會因襲匹磾的踪迹，隨意殺人，好惡無常，陛下將憑什麽來懲治他們呢！决勝疆場抵禦强敵，衹能依靠善戰常勝的將領；消滅暴徒征討亂賊，必須任用足智多謀的大臣。因而古語道"山中有凶猛的野獸，人們便因此而不去采集藜藿"，這是有道理的。自黄河以北，幽并以南，叛臣亂賊們所顧慮懼怕的人，惟有劉琨。劉琨被害之後，群敵幸災樂禍，無不得意，公然横行在中州大地，毫無顧忌，這又是華夷臣民所以感慨長嘆的緣故。

陛下聖明睿智，正逢中興的開端，將要制定法制刑典，來治理封國。而劉琨受害并非自己的過錯，冤痛過甚，我們没有聽説朝廷有所甄別。古時候壺關三老爲衛太子鳴冤，谷永、劉向爲陳湯辯功，對下足以宣揚功與罪的區别，對上足以感悟君主之心。我們幾人自祖輩、父輩以來，世代受到特殊的恩遇，入宫侍奉君王，出宫任吏部要職，不能承擔如此重負，流離到遥遠荒凉的邊地，與劉琨共事始終，因此仰慕他昔日的忠義，謹慎地陳述事情的原委，冒昧地上奏，謹望陛下哀思審察。

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爲劉琨申辯，元帝便下詔説："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誠亮直，創業濟時，確實忠於王室，不幸遇害，志願未能實現，我對此深表哀悼。過去因爲戰事未息，没有吊唁祭奠他。詔書下達幽州，立即依舊吊祭。"贈侍中、太尉，謚號愍。

劉琨少年時便胸懷大志，有縱横天下之才，善於結交比自己强的人士，而有些虛浮。與范陽人祖逖爲友，聽説祖逖受到任用，就在給親朋故友的信中説："我枕戈待旦，志在制服叛逆，經常怕祖生趕到我前面。"他的意志、氣概就是如

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并棄圍而走。子群嗣。

此高遠。在晋陽時，他曾經被胡人的騎兵重重包圍，城中形勢窘迫無計可施，劉琨就趁着月色登樓長嘯，胡賊聽了都凄然長嘆。半夜奏起胡笳，胡人又流淚歔欷，産生了對故土的强烈思念。接近拂曉時又吹奏起來，賊人全都放棄包圍逃跑了。兒子劉群繼承。

劉群

群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晋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歡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群依末波。温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群，内弟崔悦、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并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録召，繼絶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群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托以道險不遣。

劉群字公度，年少時授廣武侯世子。跟隨父親在晋陽居住，遭逢戰亂，多次帶領偏師去征討。性格清泊審慎，能决斷，得到士衆的歡心。劉琨被匹磾殘害後，劉琨的從事中郎盧諶等人率領其餘兵衆保護着劉群去歸依末波。温嶠在前後所進的表中稱："姨弟劉群，内弟崔悦、盧諶等，都在末波那裏，翹首南望。我認爲這些人都有文思，是衆人中少數值得憐惜的人。如果承蒙録用徵召，能够恢復王室，復興國家，陛下使他們獲得新生的重恩，便是前所未有。"咸康二年，成帝下詔徵召劉群等，由於末波兄弟愛惜他們的才能，以道路艱險爲由而没有遣送回京。

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諶、悦同没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群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群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穎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群、悦、諶等十餘人而已。

石季龍征服遼西，劉群以及盧諶、崔悦都淪入胡人手中，季龍對他們給以禮遇，任劉群爲中書令。到冉閔失敗後，劉群遇害。當時石勒、石季龍把得到的公卿人士大多殺害，其中被提拔任用，最終位至大官的，祇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穎川荀綽、北地傅暢及劉群、崔悦、盧諶等十餘人。

劉輿

輿字慶孫。俊朗有才局，與琨并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并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荂，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

劉輿字慶孫。才能出衆有器量，與劉琨同爲尚書郭奕之甥，聲名顯揚於當世。京都流傳着流行語説："洛中奕奕，慶孫、越石。"徵用爲宰府尚書郎。兄弟二人平素欺侮孫秀，到趙王司馬倫輔佐朝政時，孫秀掌握着實權，免去二人的官職。妹妹嫁給司馬倫世子司馬荂，司馬荂與孫秀不和，重新任劉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任劉輿爲中書侍郎。

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穎川太守。及河間王顒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穎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

東海王司馬越、范陽王司馬虓舉兵時，任劉輿爲穎川太守。河間王司馬顒送檄文給劉喬在許昌征討司馬虓時，假稱詔令説："穎川太守劉輿脅迫范陽王司馬虓，抵抗詔命，培植許多

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吕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户縣侯，賜絹五千匹。"

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越既總録，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悦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謀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殯，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争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説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私黨，擅自劫掠郡縣，糾合士衆。劉輿兄弟過去依仗着是趙王的婚親，獨斷專行，凶險狡猾無視王法，早應遭到誅滅，因爲遇到赦令，得以活命。小人肆無忌憚，作惡愈甚，擅任苟晞擔任兖州刺史，阻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司馬釋，征東大將軍準，各帶領自己的隊伍，直接到許昌會集，與劉喬合力進攻。今派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領建威將軍吕朗、陽平太守刁默，帶領十萬步卒騎兵，同時會集在許昌，以消滅劉輿兄弟。如果有膽敢舉兵違抗王命者，滅五族。能斬殺劉輿兄弟送來首級者，封爲食邑三千户縣侯，賜絹五千匹。"

司馬虓失敗，劉輿與他一同逃向河北。司馬虓鎮守鄴後，任劉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司馬虓去世，東海王司馬越想徵召劉輿，有人説："劉輿如同污垢，接近他便會受污染。"劉輿到了司馬越身邊，司馬越懷疑并提防着他。劉輿秘密視察了全國的軍隊名册和倉庫、牛馬、器械、水陸地形，都默記在心裏。當時國家軍隊事變多，每當群臣會合商議大事，自潘滔以下，没有人知道應該怎樣對答。劉輿見到司馬越，隨機應變地論辯籌劃，司馬越虚心應酬接納，立即任他爲左長史。司馬越總領事務後，任劉輿爲上佐，賓客滿座，公文案卷堆積，大小遠近的書牘奏記每天有數千，終日不倦，有時夜以繼日，使人人心情舒暢，無不心悦誠服。議論滔滔不絶，答對誠懇周到，當時的人們都佩服他的才能，把他比作陳遵。當時稱司馬越府中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司馬越殺繆播、王延等人，都出自劉輿的計謀。王延愛妾荆氏有音樂方面的才藝，王延尚未入殯，劉輿就和她定婚，還没有迎娶，又被太傅從事中郎王儁争奪過去。御史中丞傅宣揭發上報了這件事，司馬越并未問罪於劉輿，而罷免了王儁的官職。劉輿勸諫司馬越，派劉琨去鎮守并州，成爲司馬越北面的重要依靠。洛陽還没有淪陷時，劉輿因手指長毒瘡而死，當時四十七歲。追贈驃騎將軍。先前因功封爲定襄侯，謚號貞。兒子劉演繼承。

劉演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龕，龕騎救之，季龍走，隨龕屯厭次，被害。

弟胤爲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没。胤弟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群俱在末波中，後并入石季龍。啓爲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啓戰没。述爲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劉演字始仁。初任官時徵用爲太尉掾，任尚書郎，因父親去世服喪而離任。服喪完畢後，繼承爵位，太傅、東海王司馬越召他任主簿。升任太子中庶子，出京任陽平太守。從洛陽來投奔劉琨，劉琨以他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劉琨將要征討石勒，派劉演帶領千名勇士，暫爲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守廩丘。劉演殺了王桑，打跑趙固，獲得七千士卒。遭到石勒的進攻，劉演抵抗迎戰，石勒撤退。元帝任他爲都督、後將軍，暫授符節。後來被石季龍包圍，向邵續、段龕求援，段龕的騎兵解救了他，季龍逃走，劉演隨着段龕駐屯在厭次，遭到殺害。

弟劉胤爲劉琨帶兵，半路遭逢烏桓叛賊，劉胤戰死。劉胤弟劉挹初任太傅、東海王司馬越掾，與劉琨同時被害。劉挹弟劉啓，劉啓弟劉述，與劉琨之子劉群同在末波的隊伍中，後都投入季龍部。劉啓任石季龍尚書僕射，後來回歸晋，穆帝任他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跟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被姚襄打敗，劉啓戰死。劉述爲季龍侍中，跟隨劉啓回國，任驍騎將軍。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并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家族累世任二千石的官吏，是北方州郡中的舊姓。父祖武，任晋王掾、上谷太守。祖逖年少時失去了父母，兄弟六人。兄祖該、祖納等都豁達爽直而有才幹。祖逖性格豁達放蕩，不修儀容。十四五歲時尚未讀書，諸兄弟常常爲他憂慮。然而祖逖輕視財貨看重俠義，慷慨有志操，每次到農夫田舍中，就聲稱是兄長之意而散發穀帛來賑濟貧困，鄉親和宗族親戚因此看重他。後來他博覽群書，遍涉古今，在京城間來往交友，見過他的人都説祖逖有輔佐之才。寄居陽平。二十四歲時，陽平徵召他爲孝廉，司隸再舉爲秀才，祖逖都没有去。與司空劉琨同任司州主簿，二人情意殷切，同床共枕而卧。半夜聽見野外鷄鳴聲，祖逖把劉琨踢醒説："這不是惡聲。"就勢起床舞劍。祖逖、劉琨都有英武的氣概，每當談及世事，有時便半夜起

豪傑并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

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

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盗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説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嘆。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來對坐，互相商議説：“如果天下大亂，豪傑并起，我和你應當再到中原去。”

祖逖被召任齊王司馬冏大司馬掾、長沙王司馬乂驃騎祭酒，轉任主簿，多次升遷爲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跟隨惠帝北伐，晉軍在蕩陰大敗，撤退返回洛陽。皇帝西至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司馬虓、高密王司馬略、平昌公司馬模等人競相徵召祖逖，他都没有去。東海王司馬越任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因母親去世服喪而没有到任。

京城大亂時，祖逖率領親戚鄉黨幾百户到淮泗避難，用他乘坐的車馬載着同行的老人和病人，而自己徒步跋涉，藥品衣物及糧食等都與衆人共同分用，又多有應變謀略，因此老幼都尊敬他，推舉祖逖爲行主。到達泗口，元帝任用他爲徐州刺史，不久任軍諮祭酒，居住在丹徒的京口。

祖逖因爲國家淪亡，常懷着復興的大志。他的賓客和門徒都是强悍傑出的勇士，祖逖對待他們如同子弟。當時揚州一帶饑荒嚴重，這些人很多都去盗竊，攻打搶劫富豪人家，祖逖撫慰他們説：“比在南塘是否一様？”有的人被吏捉拿住，祖逖就保護解救他們。輿論因此貶斥祖逖，然而他泰然自若。當時元帝剛剛在江南開拓局面安定下來，没有來得及北伐，祖逖進言勸諫説：“晉室的禍亂，并非君主不行道義而下民怨恨反叛。是由於藩王争權，自相殘殺，使戎狄乘機而入，在中原逞凶作惡。現在遺民既遭殘害，人人有奮擊反抗的鬥志。大王如果能够顯示皇威任命將領，使像我這様的人作爲統率衆人的首領，那麽郡國内的豪傑一定隨風而來，流落消沉之士也會警醒來歸，可以洗雪國耻，希望大王考慮。”元帝便任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供給他千人的糧食，三千匹布，不給鎧甲兵仗，讓他自行招募。祖逖便帶領着原先流落到南方的部屬一百餘户渡江，船行至江中，祖逖拍擊着船槳發誓：“祖逖如果不能使中原清静安寧復興晉室，有如大江！”言辭神色慷慨激昂，衆人都感慨欽佩。在淮陰駐屯，開始鑄造兵器，徵募到二千多士卒

後繼續前進。

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勛，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

當初，北中郎將劉演抵禦石勒時，流亡的塢主張平、樊雅等人在譙，劉演任命張平暫代豫州刺史，樊雅任譙郡太守。還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軍，每軍各數百人，都屬張平統管。祖逖誘使謝浮去除掉張平，謝浮欺騙張平來相會，便殺了張平向祖逖獻功。元帝嘉獎祖逖的功勛，派人運糧接濟，但因路途遥遠而未送到，祖逖軍中飢餓難耐。進軍占據了太丘。樊雅派遣隊伍夜襲祖逖，很快便進入城堡，舉着戈戟大聲呼喊，直趨祖逖的帳幕，軍士亂作一團。祖逖命令身邊將士抵抗，督護董昭與賊兵交戰，賊兵敗逃。祖逖率領衆士卒追擊討伐，而張平餘部協助樊雅攻打祖逖。蓬陂塢主陳川，自稱爲寧朔將軍、陳留太守。祖逖派人向陳川求救，陳川派將領李頭帶領軍隊援救，祖逖因此攻克譙城。

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

起初，樊雅據守譙時，祖逖因爲勢力薄弱，曾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王含派桓宣領兵援助祖逖。祖逖攻克譙之後，桓宣等人就離去。石季龍聽説後帶領軍隊包圍譙，王含又派桓宣去援救祖逖，石季龍聽説桓宣到了便向後撤兵。桓宣便留在譙，幫助祖逖討平那些尚未歸附的城堡。

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勛。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賊

李頭討伐樊雅，奮力作戰立下功勞。當時祖逖繳獲了樊雅的駿馬，李頭很想得到却又不敢明言，祖逖瞭解他的意願，就把馬給了他。李頭感激祖逖的恩遇，經常感嘆説："如果得到這個人爲主子，我死而無憾。"陳川聽説後很生氣，便殺了李頭。李頭的親信黨羽馮寵帶領他的部屬四百人歸附祖逖，陳川更爲憤怒，派遣將領魏碩劫掠豫州諸郡，俘獲了許多當地的子女和車馬。祖逖派將軍衛策在谷水截擊，把掠走的人和財物全部繳獲，全部歸還本人，軍隊不得私占。陳川十分恐懼，帶領衆人歸附了石勒。祖逖率軍討伐陳川，石季龍帶着五萬士卒解救陳川，祖逖設奇計攻打石季龍，石季龍大敗，收攏部隊劫掠豫州，把陳川調回襄國，留下桃豹等人駐守陳川原守之城，住在西臺。祖逖派將領韓潛等鎮守東臺。雙方同處在一座大城中，賊人從南門進出放牧，祖逖軍隊開東門出入，彼此守了四十天。祖逖用布

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逾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産，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悦。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

袋盛上土好像裝着米一樣，讓一千餘人抬上東臺，又派幾個人擔着米，假裝非常疲勞而在路上休息，賊兵果然來追趕他們，這幾個人便扔下擔子逃跑。賊兵得到了米，認爲祖逖的士兵供給豐足，而胡人守軍却長期飢餓，更加恐懼，失去勇氣。石勒部將劉夜堂用上千頭驢運糧送給桃豹，祖逖派韓潛、馮鐵等在汴水追擊，把糧食全部繳獲。桃豹半夜逃遁，退守東燕城，祖逖派韓潛進駐封丘來迫近他。馮鐵占領二臺，祖逖鎮守雍丘，多次派軍隊攔截石勒，石勒的防守漸漸緊張。巡邏的騎兵常常俘獲濮陽人，祖逖厚重地接待後送他們回去，這些人都感激祖逖的恩德，帶領本鄉的五百户人家歸降祖逖。石勒又派一萬名精鋭的騎兵來抵抗祖逖，再次被祖逖打敗，石勒的戍守士兵歸附祖逖的很多。當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互相欺詐互相攻打，祖逖派人去調解，向他們陳述禍福，於是這幾支部隊都接受了祖逖的管轄。祖逖珍惜人才禮賢下士，即便是疏遠的人或地位卑賤的僕隸，也都用恩德義禮來對待他們，由此黃河以南全部成爲晉所有。河邊城堡中原先有子弟在胡人部隊中作爲質子的，全都任其選擇去留，不時讓小部隊僞裝抄掠一番，以此來表明他們并未歸屬晉。各塢主感恩戴德，胡人中一旦有了新的計謀，馬上秘密報告祖逖。先後取勝也有這一原因。如果部下有了一點功勞，獎賞不過當天。祖逖自己生活儉約，勉勵督促百姓務農，限制自己來給予衆人，不儲積資産，子弟從事耕耘，伐薪擔柴，又收攏埋葬尸骨，祭奠死去的人，百姓既感激又愉快。祖逖曾經置酒大會尊長，席間老者們流着熱淚説："我們已經老了！又一次得到了父母，死而無憾了！"并且唱道："遺民幸免爲人虜，日月清明遇慈父。喝酒歡樂忘勞苦，何以咏恩歌且舞。"祖逖就是這樣深得人心。因而劉琨給親朋故舊寫信，極力稱贊祖逖的威望恩德。詔令進升祖逖爲鎮西將軍。

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

石勒不敢向黃河以南進兵，讓成皋縣修復祖逖母親的墓地，趁此機會給祖逖發去書信，請求互通使者開展貿易。祖逖不回信，但聽任貿易往

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内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厄，或諫之，不納。逖雖内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内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册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别有傳。逖兄納。

來，收取十倍的利潤，於是公私都豐足，士卒和戰馬日益增加。正要整軍渡河，掃蕩平定冀、朔，適逢朝廷任戴若思爲都督，祖逖認爲戴若思是吴人，雖然具有才能和聲望，但缺乏遠見卓識，再説自己已經剪除荆棘，收復了黄河以南的失地，而戴若思温文爾雅，一旦來統率人馬，祖逖不禁怏怏不樂。又聽説王敦與劉隗等人結怨生仇，恐怕將有内亂，而大業不能成功。思慮成病，便把妻室子女送到汝南大木山下。當時中原的士人與庶民都認爲祖逖應當進軍占據武牢，他却把家安置到險厄之地，有人勸諫他，他没有接受。祖逖雖然心懷憂憤，但仍不停地圖謀進取，營建修繕了武牢城，城北臨黄河，西連成皋，視野十分開闊。祖逖擔心南面没有堅固的堡壘，會受到襲擊，就派侄子汝南太守祖濟帶領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内史周閎帶領衆人修築營壘。營壘尚未修成，而祖逖病重。在此之前，華譚、庾闡去占問術士戴洋，戴洋説："祖豫州九月會死。"當初在豫州上空見到妖星，歷陽陳訓又對人説："今年西北大將要死。"祖逖也見到了妖星，説："這是我啊！剛要平定河北，而上天要殺我，這是不保佑我們的國家啊！"不久祖逖死在雍丘，當時五十六歲。豫州男女如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他建祠。册贈爲車騎將軍。王敦長期以來懷有反叛之心，因畏懼祖逖而不敢起事，到此時得以反叛。不久以祖逖弟祖約代領他的軍隊。祖約本書另有傳。祖逖兄祖納。

祖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

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黄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

祖納，字士言，極有操行，善於清談，文章寫得好。性情極爲孝順，少年喪父生活貧困，常自己做飯來贍養母親。平北將軍王敦聽説了他，給他兩個婢女，徵召他任從事中郎。有人戲言道："你的身價是兩個婢女。"祖納説："百里奚何曾輕視五張黑羊皮呢！"轉任尚書三公郎，多次升官任太子中庶子。在官任上經常有所駁難糾正，有利時政。

齊王司馬冏樹起義旗，趙王司馬倫聚集司馬冏弟北海王司馬寔以及前黄門郎弘農董祚弟董艾，與司馬冏共同起事，都將遭到殺害，祖納

并見宥。

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没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没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強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嘆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群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俊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

上疏解救他們，都得到赦免。

祖納後來擔任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認爲洛陽一帶即將發生戰亂，就到東南暫且避難。元帝任丞相時，召他任軍諮祭酒。祖納喜歡弈棋，王隱對他説："禹珍惜每一寸光陰，未嘗聽説他下棋。"祖納回答説："我也是以此忘記憂愁。"王隱説："我聽説古人如果受到任用，就用功績來實現他的志向，如果懷才不遇，就用言論來表達他的志向。古人既然如此，現在也應該這樣。晉還没有一部史書，而天下大亂，史事不見記載，你年輕時便聞名遐邇，在四方游歷，華夏後裔的成敗，你應當有所見聞，爲什麽不把史實記述下來并且剪裁定稿？應仲遠寫《風俗通》，崔子真寫《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尚且都流行於世，成爲身後的不朽之作。我雖然没有才能，却敢於立志，因而爲歷史沉没無聞而痛心，這是我自强不息的原因。何况國家的歷史能够表明朝廷得失的根源，把離散的愁苦一并載入，這可以兼濟天下，何必下棋然後忘憂呢！"祖納感嘆説："我并非不欣賞你的主張，衹是力量不足。"就對元帝説："自古小國尚有史官，何况大朝，怎能不設置史官呢。"便舉薦王隱，聲稱王隱"清純亮直，學識才思博大聰明，對於《五經》、諸史都熟悉，并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如果讓他編修一代史典，對於史實進行褒貶取捨，確實是一代傑出人才"。元帝向記室參軍鍾雅詢問此事，鍾雅説："祖納舉薦的人雖有歷史方面的才能，但現在尚不能立爲史官。"這件事就擱置下來。但是晉立史官一事，是從祖納開始提議的。

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仇，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閲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嘆納有鑒裁焉。温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

原先，弟祖約與祖逖爲同母所生，祖約與祖逖親近，祖納與祖約是異母兄弟，心中不滿，就秘密報告元帝，説"祖約懷着凌駕於君主之上的禀性，應壓制而使用他。現在他侍奉在君王身邊地位顯赫，如果給予他權勢，將會成爲作亂的階梯"。旁人認爲祖納與祖約異母，忌恨祖約受到寵幸，就把他上報的事透露給祖約，祖約對他視如仇敵，朝廷因此不再任用祖納。祖納閑居後，僅是清談、披閲文史典籍而已。祖約叛逆，朝野

之。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禄大夫。

人士都稱道祖納有鑒别人才的眼光。温嶠因祖納是州里父黨，崇敬而任用他。温嶠被當世重用後，盛贊祖納能够分辨事理，任光禄大夫。

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勛。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説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并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祖納曾經問梅陶："你們鄉里立下每月考核的制度，怎麽樣？"梅陶答："褒揚善事貶斥惡行，這是很好的方法。"祖納説："没有什麽好處。"當時王隱在座，接着説："《尚書》中稱'三年考核政績，三次考核後對善惡賢愚之人分别晋升、罷黜'，怎麽可以一個月就進行褒貶呢！"梅陶説："你説的是官法，每月考核一次是私法。"王隱説："《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福，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爲家的難道不是官嗎？必須積聚長久，善惡纔會顯著，公私并無區别！古人有言，忠良死亡，是先輩留下的禍殃；殘暴之人活在世上，是因爲有先輩立下的功勛。經歷世代纔能顯著，哪能僅僅一個月呢！如果一定要按月品評人物，那麽顔回俸食少，不免貪得卑下；盜蹠任官時短，則成了清廉之士。早晨播種黄昏收穫，善惡不能定了。"當時梅陶與鍾雅數説其他事情，祖納動輒使他們受窘，對他們説："你們是汝、潁的士人，如錐般鋭利；我是幽、冀的士人，如槌般愚鈍。手持我的鈍槌，捶擊你們的利錐，二者都會被摧毁。"梅陶、鍾雅都説："有神錐，却不可得到槌。"祖納説："如果真有神錐，一定會有神槌。"鍾雅無言以對。祖納死於家中。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毁，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横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并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

史臣曰：劉琨年少，本無特殊的操行，借居賈謐客館，在司馬倫的帳幕下謀食，當時不過是個輕詐之徒！祖逖分發穀米賑濟貧民，聞鷄起舞，憂慮中原的戰火，哀痛國運的艱難，推究他的宿願，或許也有貪求作亂的可能。到了晋的中途毁滅，君主失權，三王流亡，經受了如厲王居彘般的災禍，六戎横行，更相施展長蛇之毒，於是素白之帛改變顔色，放蕩的弟子更易性情，各展奇才，共騁英氣，遇時運艱難而感慨激昂，因世亂而馳驅天下，全力拯救危難，頂疾風而顯示出强勁之力，自勵忠貞的操守，如寒松立節，都能達三公之位，成名於一時。古人道："世亂識

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晋，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鋭，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徽功。踦躡汾晋，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悦。天妖是徵，國耻奚雪！

忠良。”就是如此。上天不佑晋，將興起戰事，越石區區一人，單獨抵禦鯨鯢的鋭氣，推心置腹地聯合異族，竟身死囹圄，令人心痛！士稚功業中興，收復九州的半數失地，而災星預示出凶兆，徒然送糧招兵，令人痛惜！

贊曰：越石大才，臨危效忠。枕戈長嘆，揮袖求功。馳騁汾晋，交往獯戎。受欺於段氏，感嘆道盡！祖生剛烈，胸懷大志。擊楫江中，誓死清除凶孽。異族歸附，遺民歡悦。天妖出現，國耻難雪！

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晞參軍，除沁水令。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父邵乘，爲散騎侍郎。邵續樸素而有志向，博覽經籍史書，善於談論理義，能够神妙地解析天文。初任成都王司馬穎參軍，司馬穎將要討伐長沙王司馬乂，邵續勸諫説："我聽説兄弟如同左右手，現在明公面臨天下之敵，却想除去一隻手嗎？我暗自爲此困惑。"司馬穎不聽勸諫。後來邵續爲苟晞參軍，任沁水令。

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絶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

當時天下局勢漸漸混亂，邵續離開縣城返回家中，集合亡命之徒，得到了幾百人。王浚暫任邵續爲綏集將軍、樂陵太守，駐扎在厭次，任邵續子邵乂爲督護。邵續撫慰流散的百姓，很多人來歸附他。石勒打敗王浚後，派邵乂回來招邵續，邵續孤立無援，權且歸附了石勒，石勒也任邵乂爲督護。不久段匹磾在薊，送來書信約邵續共同歸附元帝，邵續依從了他。部下勸諫説："現在背棄石勒而歸於匹磾，你的兒子在那裏作質子將有危險了。"邵續垂淚哭泣着説："我捨身爲國，怎能顧念兒子而成爲叛臣呢！"隨即與石勒决絶，石勒就殺了邵乂。邵續懼怕石勒前來進攻，事先求救於匹磾，匹磾派弟文鴦援救邵續。文鴦尚未到達，石勒已率領八千名騎兵包圍了邵續。石勒平素就害怕鮮卑人，聽説文鴦到此，就放棄進攻的武器向東逃跑，邵續與文鴦追趕石勒到了安陵，没有追上，俘虜了石勒的地方官，同時驅趕三千餘户，又派騎兵深入包抄石勒的北部邊地，掠取常山的財物，被掠的也有二千户，然後返回。

匹磾既殺劉琨，夷晋多怨叛，遂

匹磾殺害劉琨後，夷族與晋人多有怨恨反叛

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内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户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鴦屯濟南黄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虚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

之心，就帶士卒依附邵續。石勒的南和令趙領等率領廣川、渤海一千餘家背棄石勒歸附邵續。而元帝任邵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邵續派兄長的兒子武邑内史邵存與文鴦帶着匹磾的人馬到平原謀食，被石季龍打敗。邵續先前與曹嶷多次互相侵犯掠奪，曹嶷趁着邵存等人失敗，破壞了邵續的屯田，又搶掠他管轄的人家。邵續軍首尾互相援救，疲於奔命。太興初年，邵續派邵存及文鴦駐兵在濟南黄巾固，憑藉着這塊地盤來逼迫曹嶷，曹嶷恐懼，請求講和。不久匹磾率衆攻打段末杯，石勒明白邵續孤城危急，派石季龍乘虚包圍邵續。季龍的騎兵到了城下，掠奪那裏的居民，邵續帶領衆人出城營救，季龍埋伏下騎兵截斷退路，邵續被季龍俘獲，季龍讓邵續命令全城投降。邵續呼唤兄長的兒子邵竺等人説："我志在洗雪國難，來報答所受的皇恩，不幸到了如此地步。你們要努力自勉，馬上推舉匹磾爲主，不要有二心。"

時帝既聞續没，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勛未遂，不幸陷没，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

當時元帝聽説邵續被俘，頒詔説："邵續忠烈爲公，精誠慷慨，慰安流民，憂國亡身。功勛尚未完成，不幸陷入敵手，朕因而悲傷痛心。邵續所擔負的職任重大，應該及時有人代理。他的文武部下，已共推他的兒子邵緝作爲營主。邵續的忠誠，於國於家都顯著可見，今立其子，足以安撫衆人，把邵續原任的職務全部授予邵緝，讓他統率邵續帶領的軍隊，爲國難效忠盡節，洗雪家仇。"

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晋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晋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晋，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

季龍派人把邵續送到石勒處，石勒指使徐光責駡他説："國家遵照君命撥亂反正，八方歸心，晋室遺留的子孫們懼怕威力，遠逃揚、越。而邵續你在海邊如螞蟻般地封土爲穴，違抗王命，認爲夷狄不足以作爲君主嗎？怎麽如此無視主上呢！國有常法，你甘心接受刑罰嗎？"邵續對答説："晋末饑荒戰亂，無處奔走投告，聚合鄉黨宗族，希望保全老幼。當大王興起之始，我委身托命於大王，精誠之心無所感應，不曾受到饒恕。如果歸晋，仍舊受到寵遇，我發誓效忠盡節，實無二心。再説承蒙晋厚重的榮譽，却經常

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

改變志趣的人，恐怕也不會見容於聖明的朝廷。周文王生在東夷，大禹出自西羌，帝王的興起，屬於天命，由恩德所招致，豈有固定不變的呢！我認爲大王有天授的聖明神武，道義高於虞夏，凡爲生靈，誰不翹首企盼神化，以没有受到大王的風化而羞耻，何况受囚的我呢！如果我去掉真誠接近虛僞，不能早日叩響上天之門的話，是大王負我，而我不負大王。以血釁鼓的犧牲之刑，是我注定的結局，衹恨上天施行了刑法，我還有什麽可説的呢！”石勒説：“他的言辭慷慨之至，我感到十分慚愧。忠於君主的人，正是我要索求的。”命令張賓把邵續延請到館舍，厚重地撫慰他，不久任他爲從事中郎。下令今後每次戰勝敵人擒獲俊傑之士，都要送來，不能立即殺害，希望得到如邵續這樣的人。

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嘆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嘆，以勵群官。

當初，季龍攻打邵續時，朝廷受到王敦的逼迫，無暇援救。邵續被石勒拘捕後，親自灌園賣菜，供給衣食。石勒屢次派人省視，感嘆地説：“這真是位高士呵。不這樣，有什麽值得富貴的呢！”嘉奬邵續的清苦，多次賞賜穀帛。常常臨朝贊嘆，以此來激勵群官。

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邵續被俘之後，邵存和邵竺、邵緝等與段匹磾堅守城堡抵禦敵寇，元帝又暫任邵存爲揚武將軍、武邑太守。石勒多次派遣石季龍攻城，作戰守備疲勞困苦，難以堅持。長時間之後，匹磾和弟文鴦與邵竺、邵緝等人都被俘虜，惟有邵存得以突圍南逃，途中被賊兵殺害。邵續最終也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齔時，與群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吴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年幼時，和一群孩童聚在一起游戲，已是其中的首領，謀劃指點，有成人的樣子。長大後，做了一名吏，護送故縣令到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司馬彤以他爲牙門。攻打氐人齊萬年立下大功，封東明亭侯。返鄉擔任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想用自己的親信吴畿取代他，李矩推説有病辭去官職。吴畿怕李矩再次回來，暗中派人刺殺李矩，正逢有人解救了他，纔得免於殺身之禍。正逢劉元海攻打平陽，百姓奔走離散，李矩早爲鄉民愛戴，就推舉他作爲塢

陽，後移新鄭。

主，東去屯兵滎陽，後又移到新鄭。

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皋。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

李矩勇敢剛毅富有權謀策略，志在建立功勛，東海王司馬越任他做汝陰太守。永嘉初年，派李矩與汝南太守袁孚帶領衆人修建洛陽千金堨，以便利於水上運輸。洛陽失守，太尉荀藩逃往陽城，衛將軍華薈逃向成皋。當時天下饑荒嚴重，賊帥侯都等常常搶人來吃，荀藩、華薈的部下很多人都被吃了。李矩討伐侯都等并消滅了他們，營救保護了荀藩、華薈，爲他們各自建起房屋，運來糧食救濟他們。到了荀藩秉承皇帝旨意，設立行臺，暫任李矩爲滎陽太守。李矩招徠撫慰離散的百姓，遠近之人很多都歸附他。

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盗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石勒親自率領大隊人馬襲擊李矩，李矩把老弱者遣送進山，命令駐地的人把牛馬放散，接着設下埋伏等待敵軍。賊兵争着搶奪牛馬，伏兵躍起，齊聲吶喊，聲震山谷，大破敵軍，斬殺和俘獲的人很多，石勒退兵。荀藩上表元帝，加李矩冠軍將軍，給予他一匹馬駕的輕便車和旌旗、傘蓋，進封陽武縣侯，兼任河東、平陽太守。當時連續饑荒，又多發瘟疫，李矩盡心撫慰體恤，百姓都仰賴他。長安的盗賊東下，駐地多受搶掠，李矩派部將打敗了他們，把盗賊搶走的一千餘名婦女救回。諸將認爲這些婦女并非李矩統管，想就此留下她們。李矩説："都是國家的臣妾，豈能分彼此！"馬上把她們全部發送回去。

時劉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潜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

當時劉琨任命的河内太守郭默被劉元海所逼迫，請求歸屬李矩，李矩準備派其甥郭誦去迎他前來，他却不敢前來。劉琨派參軍張肇，帶領鮮卑范勝等五百多騎兵前往長安，正當郭默被圍，道路不通，將要回師依附邵續。行進到李矩的營壘，李矩對張肇説："郭默是劉琨所授的官吏，公家的事情，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屠各先前畏懼鮮卑，於是邀約張肇作爲聲援，張肇應允。賊兵遠遠望見鮮卑，不戰而逃。郭誦秘密派遣輕舟渡過黄河，派勇士夜襲懷城，突然襲擊賊兵留守營地，又獲勝利。郭默便率領所屬部下歸附李矩。後來劉聰派堂弟劉暢率三萬步卒騎兵討伐李矩，駐扎在韓王以前的營壘中，雙方相距七里，派人來招降李矩。當時劉暢突然而來，李矩

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尚未來得及防備，就派人帶着牛酒向劉暢僞稱投降，暗中藏匿起精兵勇士，使老弱兵士出降。劉暢没有識破騙局，大宴衆帥，人人酒足飯飽。李矩策劃夜襲劉暢，士兵們認爲賊兵衆多，都露出恐懼的神色。李矩命令郭誦向鄭子產祠堂祝禱說："君往昔輔佐鄭，惡鳥不復鳴叫。凶惡的羯族，豈能涉足宮廷！"讓巫師揚言："東里有令，將遣神兵相助。"將士聽到這些，都踴躍前往。李矩派郭誦及督護楊璋等挑選一千名勇敢的士兵，夜襲劉暢軍營，繳獲了許多鎧甲馬匹，斬首數千，僅劉暢隻身逃脱。

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

在此之前，郭默聽說李矩遭攻擊，派遣弟郭芝率衆救援。不久聽説李矩攻克了劉暢，郭芝又馳馬到李矩處。李矩給予郭芝五百匹馬，分兵三路，乘着夜色追趕賊兵，又繳獲很多而凱旋。

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敕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太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鈎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

在此之前，劉聰派他的部將趙固鎮守洛陽，長史周振與趙固不和，秘密陳說了趙固的罪過。李矩攻破劉暢時，在他的帳幕中得到劉聰的書信，令他掃平李矩之後，經過洛陽，要逮捕趙固殺掉，并馬上用周振取代趙固。李矩把信送給趙固看，趙固立即殺了周振父子，接着率領一千騎兵向李矩投降，李矩令他仍駐守洛陽。幾個月以後，劉聰派太子劉粲率領劉雅等十萬步卒騎兵駐扎在孟津北岸，派遣劉雅分兵到洛陽攻打趙固。趙固逃往陽城山，派兄弟來告急，李矩派郭誦屯兵洛口以解救趙固。郭誦命將領張皮挑選一千名精兵夜渡黄河。劉粲的巡邏兵報告有敵兵來到，劉粲仗恃自己人多勢衆，不以爲憂。不久郭誦等趕到，十路同時進攻，劉粲的士卒驚慌擾嚷，奔走離散，死傷大半，順勢占據劉粲軍營，繳獲的兵器物資不可勝數。天明時，劉粲見張皮等人數少，又與劉雅的殘餘部隊攻打張皮，苦戰二十多天未能攻克。李矩進兵救援，派三千壯士乘船迎接張皮。賊兵在黄河岸邊排列開戰陣，用長鈎來鈎船，連戰數日未能渡過黄河。李矩夜遣部將格增秘密渡過黄河進入張皮營壘，與張皮挑選一千多名精鋭騎兵，殺掉繳獲的牛馬，焚燒了器械，半夜突圍而出，奔向武牢。劉聰追趕，没有追上而退兵。劉聰由此怨恨交加，發病而死。元帝嘉

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晋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没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宫，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宫，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没。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嘆。及帝踐阼，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并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堮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

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恩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説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

獎他們的功績，任李矩爲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

劉粲繼位，越來越昏庸暴虐，他的部將靳準起兵殺了劉粲，滅了他的宗族，挖開劉聰墓冢，斬斷尸首，派人送歸李矩，聲稱“劉元海是屠各小人之輩，趁大晋變故之際，在幽并作亂，僞稱天命，致使二帝淪没在賊虜。立即率衆扶持侍奉皇上靈柩，因而報請主上知曉”。李矩馳馬上表元帝，帝派太常韓胤等奉迎靈柩，尚未到達而靳準已被石勒、劉曜消滅。李矩因爲士卒少不足以建功，常常慷慨憤嘆。到元帝登基，任命他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當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支軍隊同時駐屯在洛陽，互相猜疑阻撓，没有堅定的志向。李矩、郭默各派一千騎兵到洛陽鎮守。尹安等同謀報告石勒，石勒派石生率領五千騎兵到洛陽，李矩、郭默都退兵撤回。不久四將又背棄石勒，派人來請求迎接李、郭的軍隊，郭默又派五百名步卒進入洛陽。石生因四將互相謀算，不能自救，就擄走宋始一軍，渡河南行。百姓跟着李矩而走，於是洛陽周圍就人去地空。李矩表請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斷河水修築營壘，一邊耕作一邊防守，籌劃消滅賊虜的計策。因趙固死，石生派騎兵襲擊郭誦，郭誦有計謀，賊兵來到，就設下伏兵打敗他們，擄掠的財物賊兵一無所得。石生怒，又親自率領四千多騎兵劫掠諸縣，趁勢攻打郭誦營壘，交戰片刻，撤軍到堮坂。郭誦帶領勇猛的五百士兵在磐脂故亭追及石生，大破賊兵。李矩因郭誦功勞大，上表請求加他赤幢曲蓋的車子，封吉陽亭侯。

郭默想侵犯祖約，李矩未能制止他，郭默被祖約打敗。石勒派養子石恩襲擊郭默，郭默害怕後患無窮，想要投降劉曜，派參軍鄭雄到李矩那裏謀劃，李矩拒絶而没有應允。後來石勒派部將石良帶領五千精兵襲擊李矩，李矩迎戰不利。郭誦弟郭元又被賊兵俘獲，賊兵讓郭元寫信勸説李矩：“去年在東邊平定了曹嶷，在西邊使猗盧順服，李矩勢如孤立的牛角，爲什麽不投降?”李矩把信給郭誦看，郭誦説：“古時王陵母親落入

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説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遣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恩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敕誦曰：“汝識脣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不至，降于石季龍。

敵手，仍舊不改變志向，弟弟又算什麽呢！”石勒又贈送郭誦以麈尾馬鞭，以顯示殷勤之意，郭誦没有答覆。石勒部將石生駐扎在洛陽，大肆劫掠河南，李矩、郭默的軍隊糧食斷絶，郭默又勸説李矩向劉曜投降。李矩被石良打敗，便依郭默的主意，派人到劉曜那裏。劉曜派遣堂弟劉岳軍到河陰，想與李矩共同謀劃攻打石生。石勒派兵包圍劉岳，劉岳關閉城門不出。郭默後來被石恩打敗，從密南逃奔建康。李矩聽説後十分生氣，派將領郭誦等帶書信送交郭默，又命令郭誦説：“你懂得唇亡齒寒嗎？迎接郭默的事情，都是由於你而這樣做的，他臨難逃跑，一定要留住他。”郭誦追到襄城，郭默自知有罪於李矩，丢棄了妻室子女而逃。郭誦護衛着他餘下的將士回來，李矩如同以前一樣對待郭默的妻室子女。劉岳由於外援始終未到，向石季龍投降。

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李矩統率的將士中有想暗自歸附石勒的人，李矩知道後却不能討伐他們，就帶領部衆南行，想要歸附朝廷，許多將士中途逃跑，惟有郭誦和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一百餘人捨棄家室護送李矩。到達魯陽縣，李矩墜馬而死，葬在襄陽的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部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晋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鄰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

段匹磾，是東部鮮卑人。所屬的部族剛勁强健，他的家族世代爲部族首領。父務勿塵，派遣軍隊協助東海王司馬越征討立了功，王浚表薦務勿塵爲親晋王并封遼西公，王浚把女兒嫁給務勿塵，用以結交鄰族。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帶領軍隊幫助晋軍征討，暫任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後，弟涉復辰以務勿塵的兒子疾陸眷承襲封號。

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

劉曜進逼洛陽，王浚派督護王昌等率領疾陸眷及弟文鴦、堂弟末杯在襄國攻打石勒。石勒戰敗退回營壘，末杯追進軍營大門，被石勒擒獲。石勒以末杯作人質，派人向疾陸眷求和。疾陸眷想答應他，文鴦勸諫道：“我們接受命令征討石勒，怎能因末杯一人，故意放掉已成被擒之勢的賊寇呢？既不符合王浚的意旨，又留下了後患，

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

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簒，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

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己，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没，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鴦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

一定不要應許。"疾陸眷不聽從，用備甲的戰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石勒放回末杯，又用金寶綵絹厚謝疾陸眷。疾陸眷命令文鴦與石季龍結盟約，拜爲兄弟，帶領着騎兵撤回。王昌等人不能獨自防守，也撤回。

建武初年，匹磾推舉劉琨爲大都督，結盟征討石勒，同時傳遞檄文令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到襄國聚合。劉琨、匹磾進駐固安，等候各路軍隊。石勒恐懼，派密使用厚禮賄賂末杯。末杯既想報答石勒的舊恩，又因匹磾在外，想要侵奪他的封國，就對涉復辰、疾陸眷説匹磾壞話："你們各以父、兄的身份去追隨兒子和弟弟嗎？縱然立了功，匹磾也會獨自占有。"涉復辰等人認爲有理，帶領軍隊返回。匹磾也停止了行動。正巧疾陸眷病死，匹磾從薊來奔喪，到達右北平。末杯揚言匹磾將要簒權，出兵打敗匹磾。末杯接着又殺害涉復辰及其子弟和同黨二百多人，自立爲單于。

王浚失敗後，匹磾兼任幽州刺史，劉琨從并州前來依附他，又與匹磾締結爲同盟，共同征討石勒。匹磾再次被末杯打敗，士卒離散，匹磾害怕劉琨算計自己，就殺死劉琨，於是他手下的晉人也離散了。匹磾不能自守，向北依附邵續，末杯又一次打敗了他。匹磾受傷，對邵續説："我們夷狄之族仰慕道義，以至於家破人亡，你如果還未忘記舊日的邀約，與我共同進軍征伐，這是你對我的恩惠。"邵續説："仰仗着你的威德，我得以效忠盡節。現在你面臨危難，我怎敢不與你同行！"於是合力追擊末杯，把末杯的軍隊幾乎斬盡殺絶。又命令文鴦向北到薊城征討末杯之弟，文鴦戰後返回，離城八十里時，聽説邵續戰敗，士衆恐懼逃散，又遭到石季龍的攔截，文鴦帶領數百名親兵奮力迎戰突破賊圍，進入城内。季龍又劫掠城下百姓，文鴦登上城墻臨視一切，想出城攻打，匹磾不允許。文鴦説："我以勇敢聞名，所以百姓依靠我。見百姓遭搶劫却不能救他們，這不是大丈夫的行爲。使百姓失望，誰還爲我捨身赴難呢！"於是領着數十名將士驅馬出城交戰，殺死很多胡人。戰馬疲乏，伏地不能起

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内大懼。

來，季龍大呼：“大兄和我同爲戎狄，我很久以來就希望與你同心協力。上天不違背我的意願，今日與你相見，爲什麼要繼續交戰呢？請放下武器。”文鴦駡道：“你爲寇虐，早就該死了。我兄長没有采用我的計策，所以使你得手。我寧願赴死，也不做你的俘虜。”於是下馬苦戰，長矛折斷了，雙手執戰刀奮戰。季龍的部隊解下馬腹兩側遮擋塵土的馬披自做圍障，上前捉拿文鴦。文鴦從辰時戰至申時，精疲力盡而被俘。城内極爲恐懼。

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内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黄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晋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鴆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

匹磾想單槍匹馬歸附於朝廷，邵續弟樂安内史邵洎帶領兵士阻止他。邵洎又想拘捕朝廷使者王英送到石季龍處，匹磾嚴正地叱責他：“你不能遵從兄長之志，迫使我不能歸附朝廷，這已屬過分了，還想拘捕天子的使者，我雖然是胡夷之輩，也不曾聽説過這種行爲。”繼而對王英説：“匹磾世代蒙受重恩，不曾忘記忠孝。現在形勢緊迫，想歸附朝廷，却遭到逼迫，没有順遂忠誠之志。如果能够讓我繼續活在世上，有生之日，我一定不會忘本。”王英渡過黄河南歸。匹磾穿着朝服，手持符節，與屬下前後相從出城見季龍説：“我蒙受國恩，志在消滅你們。不幸我們國内自己混亂起來，而到了這種地步。我既不能赴死，又不能向你們表示尊敬。”石勒和季龍以往與匹磾結拜爲兄弟，季龍起身行拜禮。匹磾到了襄國，又不行石勒的禮儀，經常身着晋官服，手持晋符節。過了一年，國中人謀劃推舉匹磾作爲首領，事情敗露，匹磾被害。文鴦也被鴆酒毒死，衹有末波還活着。匹磾死後，弟段牙繼承。段牙死，由後從祖就陸眷之孫段遼繼承。

自務勿塵已後，值晋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晋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晋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

自務勿塵之後，正逢晋喪亂，鮮卑人自稱王位封號，占據擁有遼西的土地，而控制晋人。他們的領地西邊以幽州爲界，東部以遼水爲界。統轄的胡、晋人家大約有三萬多，騎兵近四五萬，却與石季龍遞相侵犯掠奪，交戰不息，最終被石季龍打敗，把他們的遺民數萬户遷徙到司、雍地界。務勿塵之子段蘭又集結兵力，長久與季龍相持爲敵。石氏滅亡後，末波之子段勤糾集胡人、羯人共一萬餘人，占領枉人山，自稱爲趙王，依

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附慕容儁。不久被冉閔打敗，遷徙到繹幕，僭稱尊號。慕容儁派慕容恪攻打他，段勤畏懼而投降。

魏浚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吏，河間王顒敗亂之際，以爲武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

魏浚，東郡東阿人，寄居關中。最初爲雍州小吏，河間王司馬顒起兵作亂時，任他爲武威將軍。後任度支校尉，有才幹。永嘉末年，與數百家流民向東去了河陰的硤石。當時京城物盡糧絶，魏浚劫掠到穀麥，獻給懷帝，懷帝封他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校尉如故。因戰亂而没有到任。

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説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悦，襁負至者漸衆。

洛陽淪陷時，魏浚在洛北石梁塢駐兵，撫慰供養遺留的民衆，逐漸修復軍械。對那些委身趨附賊虜的人，都事先進行解釋開導，説大晉命運長久前程無量，到晉室恢復建立時，歸附的人一定很多。有依恃地遠而不聽從命令的人，就派部將征討他們，他們表示服從即可，不再侵犯攻打。於是遠近之人感激，扶老携幼前來歸附的百姓越來越多。

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悦，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

劉琨稟承皇帝的旨意，暫任魏浚爲河南尹。當時太尉荀藩在密縣建行臺，魏浚到荀藩處詢問謀劃軍事，荀藩很高興，邀李矩同時會見。李矩將要連夜趕赴，李矩手下官屬認爲魏浚不可信任，不宜夜間前往。李矩説："忠臣同心，還疑慮什麽呢！"會見時，主客都盡興而散，魏浚與李矩結盟而去。

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劉曜忌恨魏浚得人心，帶領軍隊包圍他。劉演、郭默派軍隊前來營救，劉曜分兵在河北迎戰援軍，把軍隊埋伏在縱深隱蔽的地方，攔截劉演、郭默軍隊，大獲全勝，俘虜了劉演等全部騎兵。魏浚連夜逃跑，被劉曜擒獲，并殺死了他。追贈平西將軍。同族兄弟之子魏該率領他的部下。

魏該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顒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

魏該一名魏亥，本寄居在京兆陰磐。河間王司馬顒討伐趙王司馬倫時，以他爲將兵都尉。劉曜進攻洛陽時，魏該跟隨魏浚奔赴國難，先領兵駐守金墉城，所以没有變故。劉曜領兵退去，

餘衆依之。

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并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

餘下的士卒歸附了魏該。

當時杜預子杜尹任弘農太守，駐屯在宜陽邊界一泉塢，多次遭到各路賊軍的掠奪洗劫。杜尹邀約魏該一同抵禦入侵，魏該派部將馬瞻帶着三百人趕赴杜尹駐地。馬瞻知道杜尹毫無防備，夜襲杜尹并殺了他，迎接魏該占領一泉塢。塢中百姓震驚恐懼，都服從了魏該。他便與李矩、郭默聯合抵抗賊兵。荀藩隨即任魏該爲武威將軍，統領城西雍、凉士卒，討伐劉曜。元帝即位，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

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

劉曜曾攻打李矩，魏該打敗了他。李矩將要迎郭默軍，魏該派遣軍隊幫助過他，又與河南尹任愔聯合。此後饑荒凋敝逐漸嚴重，劉曜日日搶掠，魏該想帶領士卒向南遷徙，衆人不同意，魏該就獨自騎馬奔向南陽。元帝又以他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帶着魏該餘部向劉曜投降。劉曜對他們徵調非常辛苦，馬瞻又驕横暴虐，部屬派人召喚魏該，魏該秘密趕赴軍中，衆士卒殺了馬瞻而接納了魏該。魏該遷到新野，帶着部衆幫助周訪征討平定了杜曾，詔令任魏該爲順陽太守。

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王敦反叛朝廷，梁州刺史甘卓不跟從他，想觀察魏該何去何從，就試着用王敦反叛動員他。魏該説："我本來就棄賊而忠於國家。現今王公向天子興兵，不是我應當參與的事情。"於是拒絕而不答應。蘇峻反叛時，魏該帶領士卒解救朝廷，軍隊駐屯石頭，接受陶侃的指揮。蘇峻尚未平定，魏該染重病返回駐地，死在途中，葬在武陵。侄子魏雄統率他的部下。

郭默

郭默，河内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

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

郭默，河内懷人。少年時地位卑微低賤，以壯勇事奉太守裴整，任督將。永嘉之亂時，郭默帶領幸存的士衆自己做了塢主，駕着漁船搶劫東歸旅客，數年後成爲巨富，流民們很多都來依附他。撫慰勉勵將士，頗得他們歡心。

郭默妻兄同郡人陸嘉挪取官米數石送給妹妹，郭默認爲他違反了制度，要殺他，陸嘉恐懼，投奔石勒。郭默親自射殺了自己的妻子，以

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内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强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

表明不存私心。派人謁見劉琨，劉琨加任郭默爲河内太守。劉元海派侄子劉曜征討郭默，劉曜排列三屯士卒圍困郭默，想使他們飢餓而死。郭默送去妻室子女作爲人質，并請求向劉曜買進糧食。買糧之後，設立防守。劉曜發怒，把郭默的妻子兒女投入河中淹死而發起進攻。郭默派弟郭芝向劉琨求援，劉琨知道郭默狡猾，把郭芝留下來而延緩救援的時間。郭默又派人告急。恰逢郭芝出城洗馬，强使郭芝與他同歸。郭默派郭芝到石勒那裏作人質，石勒因郭默詭計多端，就封上郭默的書信送給劉曜。郭默派人截獲了石勒的信件，隨即突出重圍投奔李矩。後來與李矩合力抵抗劉曜、石勒，事見本書《李矩傳》。

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恩戰敗，矩轉蹙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顔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與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

太興初年，郭默任潁川太守。與石恩交戰失敗，李矩的處境變得窘迫力量漸弱，郭默對此深爲憂慮恐懼，解下官印交給他的參軍殷嶠，對他説："李使君對我很好，現在我棄他而去，没有臉面向他告謝，三天後你可以告訴他我走了。"於是投奔陽翟。李矩聽説此事，十分生氣，派部將郭誦追趕郭默，到襄城，追上了他。郭默丢棄家人，隻身騎馬飛馳而去。郭默到京城後，明帝授他爲征虜將軍。劉遐死，以郭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劉遐舊部下李龍等人謀反，詔令郭默與右衛將軍趙胤討伐平息了他們。

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蕩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

朝廷將徵召蘇峻，擔心他作亂，召郭默爲後將軍，兼屯騎校尉。郭默初戰有功，六軍潰敗後，向南奔逃。郗鑒打算在曲阿北大業里修築營壘，以便分散賊兵的勢力，派郭默防守。蘇峻派韓晃等人猛攻郭默，營壘中非常缺水，郭默害怕，分人馬出營，秘密從南門出去，留人堅守營壘。適逢蘇峻死，包圍解除，徵召郭默爲右軍將軍。

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

郭默願意擔任邊將，不願擔任警衛，赴任應召時，對平南將軍劉胤説："我力能禦胡却不受重用。右軍掌管晋室禁兵，如若疆埸有了禍患，身負使命出征，到那時纔配給將士，將士素不瞭解，恩德威信不够，以這樣的軍隊去與敵軍交戰，少有不敗的結局。當時應當爲職位而選擇人才，如果臣下自己選擇官吏，怎能不亂呢！"劉

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

胤說：“所議論的事情雖然有理，但不是我所能決定的。”即將出發時，郭默向劉胤求取資財。當時劉胤受詔免官，沒有引咎自責，正爲自己申辯，然而他驕横奢侈愈益嚴重，遠近之人都責怪他。

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倮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器，豚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焕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呴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内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内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

原先，郭默受徵召抵禦蘇峻時，南下駐扎在尋陽，進見劉胤，劉胤參佐張滿等輕視郭默，脱衣露體看着他，郭默爲此常十分痛恨。到了此時，劉胤在臘日送給郭默一器酒，一頭豬，郭默當着使者便把東西投進水裏，更增添了忿恨。寄居在此地的蓋肫以前曾搶被祖焕所殺的孔煒之女爲妻，孔煒家人來討還女兒，張滿等讓那個女子返回家中，蓋肫不放，因而與劉胤、張滿有嫌隙。此時，蓋肫對郭默説：“劉江州不接受免官，私下裏有其他的打算，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策劃，反叛的迹象已經顯露了，他們衹顧忌郭侯一人，稱應當先除掉郭侯然後舉兵。災禍即將來到了，應該加緊防備他們。”郭默早已懷恨在心，就帶領士卒等候清晨門開後而襲擊劉胤。劉胤的將吏想要抵抗，郭默吼住他們説：“我受詔有所征討，敢動的人誅滅三族。”於是進入内室。劉胤還在與妾睡覺，郭默把他從床上拽下殺了。出内室逮捕了劉胤左右的官吏張滿、荀楷等人，以謀反罪誣陷他們。把劉胤首級傳到京城，僞作詔書，公布内外。搶奪了劉胤之女和諸妾，還有金銀財寶等返回船上。先説要到京城去，不久又返回，停留在劉胤以前的住宅，招降桓宣、王愆期。愆期懼怕受威逼，勸説郭默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郭默聽從了。愆期趁機逃到廬山，桓宣固守不接受。

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于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江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

司徒王導怕天下不可制服，就大赦天下，在大航把劉胤懸首示衆，任郭默爲西中郎將、江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馬禀告太尉陶侃，陶侃聽説後，揮袖而起説：“這一定是騙局。”即日帶領士衆討伐郭默，上疏陳述郭默的罪惡。王導聽説後，就收回了劉胤的首級，詔令庾亮幫助陶侃討伐郭默。郭默計劃南行占據豫章，而陶侃已到了城下，堆築土山面對着他們。各路軍隊集結起來，形成重重圍困。陶侃愛惜郭默的勇猛，想活

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捉他，派郭誦進見郭默，郭默同意投降，但他的部將張丑、宋侯等害怕被陶侃殺害，因而指揮軍隊突圍，一會兒就出了城。陶侃進攻更加激烈，於是宋侯捆縛着郭默請求投降，隨即在軍門斬郭默，他的同黨四十人死亡，傳首級至京城。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史臣曰：邵續、李矩、魏浚、郭默等諸將，在喪亂離散之時，馳驅戰場之際，威德并用足以容納士衆，勇武謀略足以制服兵卒，據守危城，決勝千里，募集義勇，抗禦仇敵，雖然備嘗艱難險阻，却都忠於王室。而李矩能以少勝多，繳獲頗多，使玄明憤恨，世龍挫敗。可惜力寡勢弱，功虧一簣。比之諸人，李矩恐怕是最傑出的了！郭默從危亡中躍居顯位，參與大事，祇因小小忿怨，殃及殺身滅族，若非驕狂悖道，怎能至此地步！段匹磾來自遠方，但心繫朝廷，始則爲國難盡忠，終乃在虜廷守節，自蘇子卿以來，惟此一人。越石被段氏殺害，實因威名顯赫；匹磾遭世龍殺戮，也因聲望過高：禍福的報應，如此迅速！《詩經》中說："無言不酬對，無德不報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贊曰：邵、李諸將，心忠膽壯。蒙難臨危，馳驅疆場。力薄任重，功虧身喪。匹磾剛烈，身死節全。郭默凶殘，自遺罪行。

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吴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并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并略之。其瑋、乂、穎自有傳。

武帝有二十六個兒子：楊元后生毗陵悼王司馬軌、惠帝、秦獻王司馬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司馬景、楚隱王司馬瑋、長沙厲王司馬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司馬憲。匱才人生東海冲王司馬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司馬裕。趙美人生代哀王司馬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司馬允、吴孝王司馬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司馬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司馬遐。諸姬生汝陰哀王司馬謨。程才人生成都王司馬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司馬恢。其餘八子的母親姓氏不詳，兒子都早年夭折，又没有封國和追謚，現都略去不載。其中司馬瑋、司馬乂、司馬穎本書各自有傳。

毗陵悼王司馬軌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毗陵悼王司馬軌字正則，初授騎都尉，兩歲而夭折。太康十年，追加封地和謚號，以楚王司馬瑋子司馬義繼承。

秦獻王司馬柬

秦獻王柬字弘度，沈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脱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户。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户，以柬與太子同産，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

秦獻王司馬柬字弘度，沉着聰明有膽識器量。泰始六年，封爲汝南王。咸寧初年，改封南陽王，授左將軍、兼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曾經親臨宣武場，令司馬柬整理核查三十六軍的士兵名册，司馬柬一看就檢校出脱漏謬誤，武帝認爲他不一般，在諸子中尤爲寵愛他。以左將軍的身份居住在齊獻王故宅，地位尊顯頗受恩寵，被天下人矚目。性格仁義木訥，没有機智明辯的聲譽。太康十年，遷封地於秦，食邑八萬户。當時封地在中原的諸王食邑都是五萬户，因爲司馬柬與太子同母所生，所以特地加封。轉任鎮西將

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

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王、淮南王同時到封國。

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録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

惠帝即位後，司馬柬前來朝見，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録尚書事，進位大將軍。當時楊駿被殺，司馬柬爲舅氏覆滅而哀痛，深懷危難將至的憂慮，多次陳述武帝的意旨，請求返回封國，而汝南王司馬亮挽留他輔佐朝政。到司馬亮與楚王司馬瑋遭到殺害，人們都説司馬柬有先見之明。

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吴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絶。

元康元年去世，當時三十歲，朝廷内外都十分痛惜。葬禮按照以前安葬齊獻王司馬攸的規格，宗廟中陳設了諸侯纔有權設置的軒懸之樂。司馬柬没有兒子，以淮南王司馬允之子司馬郁爲繼承人，司馬郁與司馬允同時遇害。永寧二年，追謚號悼。又以吴王司馬晏之子司馬鄴爲繼承人。懷帝去世，司馬鄴入宫篡奪帝位，封國絶滅。

城陽懷王司馬景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城陽懷王司馬景字景度，出繼給叔父城陽哀王司馬兆爲後代。泰始五年受封，六年去世。

東海冲王司馬祗

東海冲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東海冲王司馬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去世，又以司馬祗繼承司馬兆，當年去世，三歲。

始平哀王司馬裕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始平哀王司馬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當年去世，七歲。没有子嗣，以淮南王司馬允子司馬迪爲繼承人。太康十年，改封漢王，被趙王司馬倫殺害。

淮南忠壯王司馬允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

淮南忠壯王司馬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任越騎校尉。太康十年，改封淮南，藩國依舊，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進入朝廷。

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

當初，愍懷太子被廢，朝中議事者想立司馬允爲太弟。逢趙王司馬倫廢黜賈后，於是詔令司馬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

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

依舊，兼中護軍。司馬允性格沉靜剛毅，宮中負責警衛的將士們都敬重他。

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噪於内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準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鬥。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悦。既而聞允死，莫不嘆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司馬倫懷有篡權叛逆之心，司馬允私下瞭解到這一情況，聲稱有病不去上朝，秘密畜養捨命之士，暗自謀劃要誅滅司馬倫。司馬倫很畏懼他，轉任他爲太尉，表面優待尊崇他，實際奪去了他的兵權。司馬允稱有病不接受任命。司馬倫派御史逼迫司馬允，逮捕他官屬以下各級人員，以謀反罪檢舉他。司馬允非常憤恨，審視詔書，原來是孫秀的手迹。他勃然大怒，馬上逮捕了御史，要殺了他，御史逃跑而僥幸免死，殺了兩名令史。司馬允聲色俱厲地對左右説："趙王想要毀敗我們的國家!"於是率領晋軍和帳下親兵七百名衝出，大呼道："趙王謀反，我要進攻他，凡是淮南王的將士都袒露左臂。"許多人前來歸附他。司馬允將進入皇宮，尚書左丞王輿關閉東掖門，司馬允不能進入，便包圍了相府。他帶領的士兵，全都是淮南身懷絶技的劍客。雙方交戰，多次打敗趙王的軍隊，趙王的士兵死了一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帶領東宮兵在宮内呼喊以作内應，司馬允集結隊伍在承華門前列陣，弓弩齊發，射向趙王司馬倫，箭如雨下。主書司馬眭祕用身體掩蔽司馬倫，箭射中他的背部而死。司馬倫手下官屬都隱蔽站立在樹後，每棵樹都中了數百箭，從清晨辰時激戰至午後未時。陳徽兄陳準當時任中書令，派人揮舞畫有義獸騶虞的旗幡來解圍。司馬倫的兒子司馬虔任侍中，在門下省，秘密邀約勇士，以富貴相許。派遣司馬督護伏胤帶領四百名騎兵從宮中衝出來，手舉空板，僞稱有詔助淮南王司馬允。司馬允没有覺察，開陣接納他們，下車接受詔令，被伏胤殺害，當時二十九歲。起初，趙王司馬倫戰敗，人們都傳説："已經擒獲司馬倫了。"百姓十分高興。不一會兒聽説司馬允死，無不嘆息。司馬允的三個兒子都遇害，受他的牽連而被殺的有數千人。

及倫誅，齊王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没，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

趙王司馬倫被殺後，齊王司馬冏上表爲司馬允申辯："已故的淮南王司馬允忠孝精誠，憂國忘我，奮發討伐逆賊，幾乎接近勝利。遭遇凶險的天運，而致遇難身死，叛黨構惡誣陷，同時

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慷慨，愍國統滅絶，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冏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吴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殺害了三個兒子，冤魂酷毒，無人不爲之悲痛心酸。及興起義兵，淮南國衆人自相率領，人數超過一萬，個個心懷慷慨，悲愍國運衰絶，流淚嘆息。我將以兒子司馬超繼司馬允之後，以慰生者及死者。”詔令改葬，賜給司馬允特殊的禮遇，追贈司徒。司馬冏敗後，司馬超被囚禁在金墉城。後又以吴王司馬晏子司馬祥爲繼承人，任散騎常侍。洛陽淪陷，司馬祥被劉聰殺害。

代哀王司馬演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宫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代哀王司馬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年少時有殘疾，没有到封地去，司馬演常居住在宫中。去世，無子，以成都王司馬穎子司馬廓爲繼承人，改封中都王，後與司馬穎一同被害。

新都王司馬該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新都王司馬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去世，時年十二歲。無子，封地被取消。

清河康王司馬遐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

清河康王司馬遐字深度，容儀俊美，神采飛揚，武帝寵愛他。受封後，出繼給叔父城陽哀王司馬兆爲後。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任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年，進升撫軍將軍，加侍中。司馬遐成人後性格懦弱，難分是非。比較内向，不與士大夫交往。楚王司馬瑋興兵之時，派司馬遐逮捕衛瓘，而衛瓘舊吏榮晦殺盡了衛瓘的子孫，司馬遐不能禁止，被世人指責。永康元年去世，時年二十八歲。有四個兒子：司馬覃、司馬籥、司馬銓、司馬端。司馬覃繼位。

司馬覃

及冲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宫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宫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虚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絶，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

冲太孫去世時，齊王司馬冏上表道：“東宫空曠，宗族無人繼承。天下大業，帝王之位，必須立太子，來鞏固晋室的宏業。如今後宫無人懷孕生育，不可僥幸於未來而使宗族落空中斷，這不是祖宗的遺志，國家的長遠之計。按照禮法，兄弟之子如同親子，因此漢成無子，由定陶繼承；孝和絶後，由安延續。這是先王的法典，前代的慣例。清河王司馬覃神志俊異，智慧已成，是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在先帝的衆多孫輩之中，

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并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脅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毁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晋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毁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吕雍、度支校尉陳顔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

算來是嫡孫。往昔薄姬賢明，文王繼位。司馬覃外祖周恢享有德義之名，司馬覃應繼承皇位，使國運長久，以副天下之望。司馬覃兄弟雖都已出繼，可以選擇美才歸返朝廷成爲國家的繼承之輩，不接替他的太子位置。向大將軍司馬穎及公卿詢問此事，諸位的宏願相同。請備齊禮儀，選擇良日迎拜。”於是立司馬覃爲皇太子。不久河間王司馬顒脅迫皇上遷徙，表請成都王司馬穎爲皇太弟，廢黜司馬覃仍爲清河王。當初，司馬覃爲清河世子，他佩戴的金鈴忽然隱約生出麻粟似的斑點，祖母陳太妃認爲不祥，毁壞金鈴并出賣。占卜者認爲金是晋朝即將興盛的徵兆，司馬覃作爲皇室繼承人，這是吉兆。毁壞而出賣，象徵司馬覃被廢未能善終。永嘉初年，前北軍中候任城吕雍、度支校尉陳顔等策劃立司馬覃爲太子，事情泄露，司馬覃被囚於金墉城。過了不久，被殺害，當時十四歲，用庶人的禮儀埋葬。

司馬籥　司馬銓

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

司馬籥初封爲新蔡王，司馬覃去世後，還封清河王。

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

司馬銓初封爲上庸王，懷帝即位，改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陽傾覆，死在劉聰手中。

司馬端

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没。

司馬端初封爲廣川王，司馬銓爲皇太子時，轉封豫章王，禮儀官秩如同皇子，任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正要到封國去，逢洛陽淪陷，司馬端東行到蒙投奔苟晞。苟晞立他爲皇太子，七十天後，被石勒所殺。

汝陰哀王司馬謨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汝陰哀王司馬謨字令度，太康七年去世，時年十一歲。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除。

吴敬王司馬晏

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吴興并吴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

吴敬王司馬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以丹楊、吴興和吴三郡爲食邑，歷任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司馬允共同攻打趙王司馬倫，司馬允失敗後，司馬晏被捕交付廷尉，廷尉

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争，於是群官并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乂、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乂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

想殺了他。傅祗在朝廷上嚴正地爲他争辯，群官同時勸諫，司馬倫便貶他爲賓徒縣王。後遷封代王。司馬倫被殺，詔令恢復司馬晏本來的封國，任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互相攻打時，司馬乂以司馬晏任前鋒都督，多次交戰。永嘉年間，擔任太尉、大將軍。

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没。餘四子：祥、鄰、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即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没于賊。

司馬晏爲人恭謹樸實，才能不及一般人，在武帝諸子中最爲愚鈍。年少時因受風疾，視力不正，後來加重，不能朝見。洛陽顛覆後，司馬晏也遇害，當時三十一歲。愍帝即位，追贈太保。有五個兒子，長子名字不明，與司馬晏一同死去。其餘四子是司馬祥、司馬鄴、司馬固、司馬衍。司馬祥繼承淮南王司馬允。司馬鄴即愍帝。司馬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王。司馬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王，任散騎常侍。都被賊兵殺害。

渤海殤王司馬恢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渤海殤王司馬恢字思度，太康五年去世，時年兩歲，追加封地謚號。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宫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焕及簡文帝。

元帝有六個兒子：宫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司馬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司馬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司馬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司馬焕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司馬裒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宫，元帝命虞妃養之。裒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晋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俊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户，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

琅邪孝王司馬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的身份進入宫内，元帝命令虞妃撫養他。司馬裒起初出繼叔父長樂亭侯司馬渾，後改封宣城郡公，授後將軍。元帝爲晋王，有關官員奏請立太子，元帝認爲司馬裒有成人的器量，强於明帝，在閑談時對王導説："立太子應根據德行而不根據年齡。"王導説："世子、宣城郡公具有過人的目光，本來就應當根據年齡。"於是太子之位確定。改封司馬裒爲琅邪王，繼承恭王，食邑改爲會稽、宣城五萬二千户，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召回京城。建武元年去世，時年十八歲，贈車騎大將

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裒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逾年薨。

軍，加侍中。他的妃山氏去世時，合葬，穆帝又贈司馬裒爲太保。兒子哀王安國繼承，不到一年去世。

東海哀王司馬冲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户，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僚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川庾懌爲功曹，吴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

東海哀王司馬冲字道讓。元帝因東海王司馬越世子司馬毗被石勒擒獲，不知生死，就以司馬冲繼承司馬毗之後，作東海世子，把毗陵郡和原封地加在一起食邑一萬户，又改以下邳、蘭陵爲食邑，以司馬越妃裴氏爲太妃，任長水校尉。嚴格挑選輔佐的官員，以沛國劉耽任司馬，潁川庾懌爲功曹，吴郡顧和任主簿。永昌初年，升任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東海太妃去世，同時爲司馬毗舉辦喪事。司馬冲代東海王之位，把滎陽附入東海國，轉車騎將軍，改驃騎將軍。咸康七年去世，時年三十一歲，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没有兒子。

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絶，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温廢之，復爲東海王，既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彦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吴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成帝臨終時，頒下詔令："哀王没有子嗣，藩國的繼承人將要斷絶，這是朕哀傷痛心的事。以小輩晚生司馬奕繼承哀王爲東海王。"由於路途遥遠，把滎陽劃出封界，改以臨川附於東海國。到哀帝從琅邪王登上帝位，改司馬奕爲琅邪王，東海國缺主，没有繼承人。司馬奕後來入宫篡奪大權，被桓温廢黜，又爲東海王，不久被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没有了繼承人。隆安三年，安帝詔令以會稽忠王的次子彦璋爲東海王，出繼給哀王爲曾孫，食邑改爲吴興郡。彦璋被桓玄殺害，封國撤除。

武陵威王司馬晞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秘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讓。

武陵威王司馬晞字道叔，出繼爲武陵王司馬喆之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年，任散騎常侍。後來把湘東增入武陵國，任左將軍，改任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年，兼任秘書監。穆帝即位，轉任鎮軍大將軍，升任太宰。太和初年，儀仗加羽葆和鼓吹，入朝可以不碎步疾行，朝拜行禮可以不自報名姓，允許佩劍着履登上大殿。司馬晞堅決地辭讓。

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温所

司馬晞没有計謀却有武勇之才，被桓温嫉

忌。及簡文帝即位，温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自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𤩽散騎常侍。"𤩽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温。温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温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

恨。簡文帝即位時，桓温上表告司馬晞說："司馬晞出身於皇族，恩寵顯耀於世，不能遵循王法，修身慎行，却聚合輕浮小人，隱藏亡命之徒。另外他的兒子司馬綜傲慢殘忍，施虐於人。袁真叛逆，事情有牽連。近來自相猜忌疑懼，將要釀成禍亂。請免去司馬晞的官職，使他以王的身份歸返藩國，免去其子司馬綜的官職，解除兒子司馬𤩽散騎常侍的官職。"司馬𤩽以梁王的身份跟隨司馬晞，司馬晞遭貶黜後，送八十五匹馬、三百名士兵及其兵器歸於桓温。桓温又逼新蔡王司馬晃誣稱自己與司馬晞、司馬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等人謀劃叛逆，接着逮捕了諸人交付廷尉，請求殺了他們。簡文帝不允許，桓温便呈奏將司馬晞遷到新安郡，家屬都跟隨同往，而將殷涓等誅滅全族，廢黜司馬晃流放衡陽郡。

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户。"晞三子：綜、𤩽、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𤩽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𤩽各復先官，𤩽還繼梁國。

太元六年，司馬晞在新安死去，當時六十六歲。孝武帝在司馬晞死後第三天親臨西堂，詔令說："這是摧人肺腑之事，應奉迎靈柩，同時移葬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等，家屬都回來。"又頒詔稱："已故的前武陵王出身皇室，克己思過。依照先朝的仁義寬厚，怎能於情禮無所寄托呢！追封爲新寧郡王，食邑一千户。"司馬晞有三子：司馬綜、司馬𤩽、司馬遵。以司馬遵繼位。追贈司馬綜爲給事中，司馬𤩽爲散騎郎。十二年，恢復司馬晞武陵國，司馬綜、司馬𤩽各自恢復先前之官，司馬𤩽返回繼承梁國。

司馬𤩽

梁王𤩽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龢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樸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梁王司馬𤩽字賢明，出繼給梁王司馬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司馬晞同時被廢。逝世後，兒子司馬龢嗣立。太元年間恢復封國。司馬龢去世，兒子珍之嗣立。桓玄篡奪皇位，國中臣子孔樸奉陪珍之逃奔至壽陽。桓玄失敗，珍之返回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下令說："梁王珍之忠貞堅定，遭逢危難，立志歸朝，奔回宫廷。正值壽陽騷亂，處於危亂而能守節，暫爲通直散騎郎。"累次升遷至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討伐姚泓，請求以司馬𤩽爲諮議參軍。劉裕想削弱王室力量，誣陷司馬𤩽有罪而殺了他。

司馬遵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温疏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

忠敬王司馬遵字茂遠。起初接受世襲的封地新寧，當時十二歲，受封時流着眼淚，哀傷之情感動了左右之人。右將軍桓伊曾經到司馬遵處，司馬遵問："門衛爲什麽讓桓氏進來?"左右的官員説："桓伊與桓温是疏遠的宗族，與他相見没有什麽關係。"司馬遵説："我一聽説有人姓木字旁的字，就想殺了他，何况桓氏諸人呢!"由此可見司馬遵年少時就聰慧。

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禄大夫。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宫，内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司馬晞被追封武陵王時，以司馬遵爲繼承人，歷任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掌權，任爲金紫光禄大夫。桓玄篡位後，司馬遵被貶爲彭澤侯，遣送到封國。行進到石頭，半夜裏江濤涌入淮，行船破漏，無法前行。恰逢義軍興起，又返還朝廷。朝廷聲稱接受了密詔，令司馬遵總領各類事務，加任侍中、大將軍，移居東宫，朝廷内外對他畢恭畢敬。調動轉任各級官員，發布各種命令。安帝重新稱帝，又改授司馬遵爲太保，加儀仗二十人，都身佩飾有花紋的木劍。義熙四年去世，當年三十五歲，詔賜貴重棺木，一套朝服，一套平日的衣裳，錢百萬，布千匹，追贈太傅，以厚禮安葬。兒子定王季度嗣立，任散騎侍郎。去世後，其子球之繼立。宋興起，封國廢除。

琅邪悼王司馬焕

琅邪悼王焕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户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游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焕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

琅邪悼王司馬焕字耀祖。母親受寵，是元帝特别鍾愛的妃子。司馬焕起初出繼給元帝弟長樂亭侯司馬渾，後封爲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上奏："昔日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以劉楨爲庶子。現在侯王幼弱，應該挑選賢明有德義之臣。"元帝下令道："臨淄侯有萬户封邑，曹植又有才幹，是能與田蘇交往的人。現在晚生蒙昧弱小，怎能與臨淄侯并論!封給此兒一方土地，并非因爲寵愛稚子的緣故。亡弟應當有繼承人，未得而終。家丞、庶子，能够掌管宗廟祭祠就行了，怎能委屈賢良之才來接任無用之官呢!"司馬焕患病嚴重時，元帝爲此撤減膳食，并下詔封他爲琅邪王，繼恭王之後。不久去世，僅二歲。

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焕既封列

元帝悼念不止，將安葬時，因司馬焕已封列

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

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粗簡。

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爲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

國，用成人的安葬禮儀，詔令設立白絹扎成的凶門，凶門外設置表喪的柏歷木架，備齊凶禮需用的喪服，營建陵墓，動用許多勞役。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勸諫說：

我聽説法規制度，是先王重視的事情，吉凶禮儀，事奉尊貴也不應超越。因此豐收年景不許奢侈，饑荒之年務必節約。朝聘大會，足以展示安祥肅穆的儀禮；殯葬送終，力求符合沉痛哀悼之情。居上位者没有奢侈的過失，在下位者没有匱乏的困苦。因此華元厚葬，君子認爲不合身份；嬴博極儉，仲尼稱贊他符合禮儀。可見損耗資財有害時人，是古人譏刺的舉動；節省儉約，是聖賢稱揚的品行。俗語説：上層影響下層，如同風吹草伏。京城嚴肅守制，四方效法，可見教化法制，不能不謹慎執行。陛下如龍騰飛登上皇位，救貧濟乏，勤謹謙虚，力求節儉，法規舊制，尚且需要减省，禮典上所没有的規定，却反而增加，這是臣子我不安的事情。棺槨車服旗飾之類，禮法上規定的舊制，不可以廢除短缺。凶門柏歷，是禮法上没有的條文，天晴可以不必使用，遇雨也没有任何益處，這是最應節省的東西。如果僅琅邪封國一時使用，破費不大，我在近臣的位置，照理也不該説什麼。現在是皇帝所在之處，王公百官聚集在京師，一旦有喪事，都要供給數以千百計的木材、竹薄，凶門内外，要用細竹木材蒙覆，價值昂貴，又不適宜表示喪葬之哀，像這樣過分鋪張，應該從簡。

按照《禮記》，國君的葬禮規定，棺槨之間爲放下柷的距離，大夫是可以放下壺的距離，士爲放下甒的距離。按照壺與甒的差别來看，柷比壺大多少也就清楚了，槨圍在棺的外面，槨不可太大。俗話説：葬者藏也，藏就要深而牢固。外棺大了就難以堅固，對送終無益，却耗費了財力。逢災荒的年景要减少禮儀，是國家的常規，既要减少却又超過舊制，這是國家所應深爲惋惜的。

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

《禮》中說，將要下葬時，把靈柩遷到祖廟而行，到了墓地就下棺，下葬的當日就奉神主返回祖廟而哭并進行虞祭。照這規定，靈柩不在墓上過夜。聖人并非對死去的親人在土中不哀痛，而顯得對墳墓無情，因爲墓地不是安定靈魂的處所，所以要在停放靈柩的殯宮進行安神的虞祭。最初是在山陵間築起簡陋的草宮，把靈柩遷到墓側，這不合禮制。不合於禮的事情，不能用來教導萬國。

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托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

我十分愚鈍卑賤，請求改正目前的錯誤，可謂狂妄而不知忌諱。然而如今天下凋敝，自古罕見，宗廟社稷，遠離京城寄身在江南的半壁江山，凋零殘缺過於嚴重。加上旱災荒年，百姓困苦，不但不能豐足，更怕流亡喪命。這是陛下仁義之心所應同情憐憫，是極其可憂的事情。正值改革世俗，改弦更張之際，却仍然爲死者竭盡財力，做無益的事情，耗損已經困乏的資財，投入無用的花費，我一直於心不安。琅邪在當今天下，是最大的封國，如果減除不合禮儀的事情，努力遵循古時的禮法，上以彰明聖朝簡約的教化，下以表示萬世無窮的規則，這些樵夫牧人的話也許有補於萬一，塵土露水也會增山添海。

表寢不報。

表擱置而未上報。

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阼，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永昌元年，立司馬煥同母弟司馬昱爲琅邪王，即簡文帝。咸和二年，改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代理琅邪王主持封國祭祀之事。簡文帝即位，琅邪國便沒有了繼承人。簡文帝臨終前，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改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即位，琅邪國便撤銷。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

簡文帝七個兒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司馬郁、皇

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并早夭，今并略之。

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都早死，現都略去不載。

會稽思世子司馬道生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疏躁，不修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羕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吴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簡文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任散騎侍郎、給事中。性格放縱，不務正業，行爲失禮，最終因幽囚廢黜而死，當時二十四歲，没有兒子。到孝武帝即位，曾在白天梦見道生及臨川獻王司馬郁，司馬郁説："大郎飢餓匱乏十分困苦。"説完不見了。武帝傷感，因而立西陽王司馬羕的玄孫珣之爲司馬道生的繼承人。珣之歷任吴興太守。劉裕征伐關中，任他爲諮議參軍。當時正值皇道衰敗，珣之是晋宗室之寶，與梁王珍之一同被害。

臨川獻王司馬郁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臨川獻王司馬郁字深仁，年幼時就聰明。道生起初因不懂禮法而不能遵從主上的意見，司馬郁常用恭敬謹慎的道理勸告他。道生不接受勸告，司馬郁爲此而流淚，簡文帝器重他而認爲他不尋常。十七歲時去世。過了一段時間後，追封謚號爲獻世子。寧康初年，追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孫司馬寶爲繼承人，追尊司馬郁的母親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秘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禄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户。

司馬寶字弘文，歷任秘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起時，任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又降爲西豐侯，食邑一千户。

會稽文孝王司馬道子 司馬元顯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户，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户。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録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繼給琅邪孝王，年少時清静淡泊而受到謝安的稱贊。十歲時，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户，兼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户。太元初年，任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升驃騎將軍。後來公卿們奏報："道子親近賢良獨一無二，應當使他處於司徒的位置纔對。"道子堅决辭讓不接受任命。任他録尚書六條事，不久加開府，兼任司徒。謝安逝世時，詔令稱："新近喪失了明哲的輔臣，華夏尚

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録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黄鉞，羽葆鼓吹。"并讓不受。

未統一，我本非賢明盛德之人，不能綏靖朝廷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躬行正道，智慧見識高遠，實能承當如周公和召公的重任，應由他總領如二公之任，可以兼任揚州刺史、録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官員，一律配給驃騎將軍府。"道子辭讓而不接受。幾年後，兼任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報："應該進升道子爲丞相、揚州牧、假黄鉞，儀仗用羽葆鼓吹。"道子全都推辭没有接受。

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姏姆尼僧，尤爲親暱，并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録，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

當時孝武帝不處理政務，一味與道子飲酒歡歌，對於老婦和尼姑和尚，尤其親昵，這些人都暗中操縱權力。凡有幸被武帝接納的人，都出自豎子小臣。各地郡守長吏，多數是道子委任。道子擔任揚州總録後，權勢壓倒衆人，於是朝廷内外都趨炎附勢争相依附。中書令王國寶性格卑劣諂佞，受到道子特别的寵愛和親昵。官職以賄賂而升遷，政令刑法悖謬混亂。又信仰佛學，生活費用奢侈，百姓不能忍受重負。太元以後，置辦徹夜宴席，終日頭髮蓬散目光昏亂，政務多有闕失。桓玄曾來問候道子，正逢他酒醉，席間坐滿了賓客，道子睜開惺忪的眼睛對旁人説："桓温晚年想作賊，怎麽辦？"桓玄伏在地上流着汗不敢起來。長史謝重舉起笏板回答："故宣武公開啓聖明，功德超越了伊、霍，對於衆説紛紜的議論，應當有所裁斷聽取。"道子略略點頭説："你懂你懂。"舉酒邀請桓玄，桓玄纔得以站起。從此桓玄更加惴惴不安，對道子恨得咬牙切齒。

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并帶職在内，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虚之神，以五誡爲教，絶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

當時朝政混亂，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説："現在那些臺府局吏、直衛武官以及僕隸婢兒取母姓爲姓氏的人，原本是奴婢之輩，没有鄉邑和品第，都得到了命名封議，用作郡守縣令，帶職居住在王宫裏，把職事托付給小吏辦理；和尚、尼姑和乳母，競相進薦親信黨羽，又接受賄賂，凌駕於百官之上統領衆屬。没有衛青、霍去病的才能，却與古人相比，這是災患之一。我聽説佛是清遠玄虚的神，以五種戒律作爲教令，不飲酒不淫邪。而現在信奉佛教的人，對尼姑穢褻輕慢，沉溺於酒色之中，這是違逆之二。致人於死，未必親手執兵器去殺。如果政教

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采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誡粗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克奬德業”。疏奏，并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説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悦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

不普遍施行，暴虐淫濫的人不判處刑罰，必定會使王朝半路夭折，這是違逆之三。盜賊未必親自偷竊他人的財物，江乙的母親丢失布匹，罪責在於令尹。現在禁令不明確，公開搶劫偷盜，這是違逆之四。統治者教化百姓，必以誠信爲本。往年下達詔書，規定了所有的教誡命令，但是衆説紛紜，無所適從，這是違逆之五。尼姑和尚成群，依靠佛法。五條戒律是粗略的法令，他們尚且不能遵守，何况更精妙的佛法呢！而那些被迷惑的世俗之徒，競相對佛門加以恭敬事奉，侵奪百姓，奪取民財據爲己有，這也不符合佛教布施之道。”又説：“太子應該出來監臨東宫，勉勵臣下建功立業。”奏疏呈報後，都未看。中書郎范甯也尖鋭地陳述了朝政得失，孝武帝由此漸漸對道子不滿，但表面上仍常常優待寵愛他。國寶是范甯之甥，以諂諛事奉道子，范甯呈奏請求貶黜他。國寶恐懼，派陳郡袁悦之通過尼姑妙音送信給太子母陳淑媛，陳説國寶忠誠恭謹，應該受到親近寵信。孝武帝因而發怒，斬殺悦之。國寶更爲驚懼，又向孝武帝進讒言陷害范甯。孝武帝被糾纏不休，流着淚派范甯出京城去擔任豫章太守。道子從此擅權專斷爲所欲爲。

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巨萬。道子使宫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宫，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

受寵之人趙牙本是歌舞藝人，茹千秋本是錢塘捉拿盜賊的小吏，二人通過賄賂和諂媚而得到進用，道子任趙牙爲魏郡太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趙牙爲道子開建東府，堆築山丘挖通水池，種植了成行的竹木，花費了數以萬計的勞力和金錢。道子派宫人開設酒店，在池邊賣酒，自己與親昵之臣乘船去酒店飲宴，作爲玩樂。孝武帝曾經到道子的宅第，對道子説：“府中有山，因而可以巡游瞻望，這很好。但是修飾得過分了，這不是向天下顯示儉約。”道子無言對答，應諾而已，左右侍臣無人敢説話。孝武帝返回王宫，道子對趙牙説：“皇上如果知道山是把墻板夯實搭建起來的，你必死無疑了。”趙牙説：“你還健在，我怎能死！”更加緊營造。千秋販賣官職和爵號，積聚了幾億財産。

又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

道子得到皇太妃的寵愛，用家人的禮遇親密地待他，於是他仗恃寵愛藉酒醉而驕横，常有失

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吴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殣不絶，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荆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

禮法恭敬。孝武帝心中更爲不平，但因爲太妃的緣故，增加道子的禮儀等級。博平令吴興聞人奭上疏道："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輔佐宰相，出身微賤，盗弄威權，出賣官爵。他的兒子壽齡任樂安令，貪污不法行爲不檢，畏法逃跑，最終没有受到處罰，驕横地返回縣中。又有尼姑乳母之類，常常干預政務擾亂時局。穀米價格低賤，百姓飢餓無援，流亡的飢民不絶於道，緣由就是百姓貧困，徭役賦税繁多苛刻。振武將軍庾恒在京城鳴角，主簿戴良夫苦苦勸諫而遭囚禁，幾乎喪命。而庾恒因醉酒而激怒君主，良夫因固守忠誠而被廢棄。恃權受寵之臣，各自設置小府，安排官吏，對官府没有好處，并且損害了國家。"呈報之後，孝武帝更加不滿，但迫於太妃的勢力，没有廢黜官員，便使王恭外任兗州刺史，殷仲堪擔任荆州刺史，任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用以加强王室的力量，而暗中牽制道子。道子又委任王緒，由此朋黨競相煽惑鼓動，友愛之道殆盡。太妃常常從中和解，而道子從不悔改。

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

中書郎徐邈認爲王室最親近的人，惟有道子，應當彼此敬重，就勸告孝武帝説："以往如漢文這樣聖明的君主，尚且爲淮南王而悔恨；像世祖這樣聰明的皇帝，尚且負疚於齊王。兄弟之間，實在應當特别慎重。"孝武帝聽取了他的意見，又信任道子如初。

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咏；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甯，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

當時有人作《雲中詩》指斥朝廷："宰相諸王沉醉終日，輕易頒發政命教令。捕賊千秋，干預朝政。王愷守節，國寶競進。荆州大度，放誕不羈；盛德之輩，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咏；東山安道，品德高尚，何不徵召，作爲朝臣？"荆州，指王忱；法護，即王珣；王甯，即王恭；仙民，是徐邈的字；安道，是戴逵的字。

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户。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黄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内外衆事，

到恭帝爲琅邪王時，道子受封會稽國，與宣城相合共五萬九千户。安帝登基，有關部門奏報："道子應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黄鉞，備殊禮。"道子堅決辭讓不接受，又辭去徐州職事。詔令朝廷内外各類事務，都向道子詢

動静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内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録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

問。安帝行冠禮後，道子稽首歸還政務，王國寶開始總攬大權，權勢壓倒朝廷。王恭興兵討伐他。道子恐懼，捉拿了國寶交付廷尉處治，王國寶與堂弟琅邪内史王緒一同被殺，以此向王恭謝罪，王恭收兵。道子請求辭去中外都督、録尚書的職務來向方鎮謝罪，詔令不許。

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絰，山、王逼屈。良以至戚由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

道子世子元顯，當年十六歲，爲侍中，内心憎惡王恭，請求道子討伐他。於是授元顯爲征虜將軍，原先的護衛人員和徐州文武官員都配備給他。適逢道子妃去世，孝武帝下詔令：“會稽王妃尊貴賢惠無可比擬，我把她看作親屬一樣。現在安葬她要以特殊的禮儀，完全依照琅邪穆太妃當年的禮儀行事。元顯從小受到她的關懷寵愛，是她心中的寄托，元顯對她十分孝順，悲痛的心情難以平静。然而不因家事而推辭王事，是《陽秋》中闡明的義理；不因家規而違背禮制，是商、周之後因特殊情況而設的變禮。因此閔子騫在腰間爲後母繫上孝帶，山濤、王戎不拘禮制爲母親居喪都受到了限制。這是因爲哀感發自内心，外表要保持儀容的規範，任何時候都要遵守禮儀，賢良哲人就是如此順從行事。等到會稽王妃安葬完畢，元顯就可以如往常一樣擔任官職。”

于時王恭威振内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説道子曰：“藩伯强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并應之。道子使人説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

當時王恭威震朝廷内外，道子很害怕，再次引請譙王尚之作爲心腹之臣。尚之勸諫道子説：“藩國之主强盛，宰相的權勢就削弱，應該多設置地方官吏，進行自我防衛。”道子認爲他説的極有理，就派自己的司馬王愉任江州刺史來防備王恭，與尚之等人日夜商議謀劃，來窺測各地的嫌隙。王恭瞭解到這些情況，又一次興兵，以討伐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都起來響應。道子派人勸説庾楷：“真情相助，可以斷金。往年帷帳中的宴飲、互相結交的話語，難道可以忘記嗎！你現今背棄舊日的交情，結交新來的援軍，你想委身托付於王恭做他的臣子，忘記了他以前欺凌侮辱你的耻辱了嗎，還想在他面前稱臣。若王恭得志，會認爲你是反覆無常的人，必定不信任你，還有什麽富貴可保，禍敗也立刻就會到來了！”庾楷發怒地説：“王恭昔日向朝廷興兵，相王憂慮恐懼束手

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鋤奸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傅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

無策，我知道形勢危急，立即領兵趕到。去年的事情，我也待命而奮力爲之。我事奉相王，沒有辜負舊情之處。你既不能抵禦王恭，却反而殺了國寶。從那時至今，誰還敢爲君之事奮臂而起呢！庾楷確實不能用一百張嘴去助人屠殺，應當與天下共同興兵，誅鋤奸臣，還憂慮什麽門府不興、爵位不至呢！”當時庾楷已經響應了王恭的檄文，正在募集兵士和戰馬。這些消息回報到朝廷，朝廷憂慮恐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揮臂慷慨地對道子説：“去年沒有討伐王恭，以致有如今的戰事。現在如果再次使他得志，那麽太宰的災禍就要到了。”道子每天飲酒，而把事情托付給元顯。元顯雖然年輕，但聰明而多經世事，志氣果敢而有鋒芒，以朝廷的安危爲己任。尚之充當他的助手。當時依附朝廷勢力的人，都説元顯有明帝的神武之風。於是任他爲征討都督、假節，帶領前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討伐王恭，消滅了他。

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

不久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又到了石頭，元顯自竹里馳馬返回京師，派丹楊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集中京城士庶幾萬人，據守石頭來抵抗他們。道子將出城屯居中堂，忽然有受驚的馬匹踐踏士卒，隊伍一片混亂，許多士兵投長江而死。仲堪知道王恭已戰敗身死，狼狽地向西逃跑，與桓玄在尋陽駐兵。朝廷派重兵防禦，內外騷亂。詔令元顯領全副武裝的一百名衛士入殿，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兼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

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

恰逢道子身染疾病，加上醉酒昏迷，元顯明白朝廷對道子的期望已經越來越小，就打算篡奪道子的大權，他向天子委婉進諫解除道子揚州刺史、司徒的職務，而道子沒有覺察他的計謀。元顯自認爲年輕而身居顯貴重要的地位，考慮到可能遭到反對誹議，於是以琅邪王兼任司徒，而自己擔任揚州刺史。不久道子酒醒過來，纔知道已被免職，於是大怒，但又無可奈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憑藉文才，成爲元顯的主要謀劃者，

游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黄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録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録，元顯爲西録。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没，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己德隆望重，既録百揆，内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虚竭，自司徒已下，日廪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彦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録，復加尚書令。

結交朋友争取援助，培植起親信朋黨，自桓謙以下，諸位没有官職的王公貴族都恭敬地請求與他交往。元顯性格苛刻，掌握生殺大權，法順多次勸諫，元顯都不采納。又徵調東部各郡免除爲奴身份的人，稱之爲"樂屬"，把他們遷移到京城，充當兵役，東部地區民心浮動，人人自危，天下叫苦不迭。不久孫恩乘機作亂，加道子黄鉞，元顯主領中軍討伐孫恩。又加元顯録尚書事。然而道子愈發徹夜飲酒，政事無論大小，全部托付元顯處理。當時稱道子爲東録，元顯爲西録。西録官府門前車馬雲集，東録門可羅雀。元顯没有良師益友，正確的言論聽不到，却每天聽到阿諛的話，有人説他是當世的英傑，有人稱他爲風流名士，因此元顯自認爲無敵於天下，驕奢日益嚴重。孝武帝又因元顯有輔佐朝廷光大帝室的功勞，加封他的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授予金章紫綬。正逢洛陽帝室遭到顛覆，道子因皇帝受辱，上疏要求歸還印章和綬帶，請求回藩國，没有得到應允。太皇太后去世時，詔令道子乘車進殿。元顯趁機勸説主管禮儀的官吏議論此事，稱自己德高望重，既已總領百官，朝廷内外衆官群僚都應當盡力敬重。於是公卿都拜見他。當時軍隊多次出征，國家財用衰竭，自司徒以下的官吏，每天由官府供給禄米七升，而元顯不停地屯積聚斂，富有超過了王室。謝琰被孫恩殺死後，元顯請求兼任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他的兒子彦璋爲東海王。不久因星象變異，元顯被解除總領百官的職務，又加任尚書令。

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栅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

正巧孫恩抵達京口，元顯用栅欄隔斷通往石頭的道路，帶領士兵抵禦迎戰，屢次失利。道子没有其他計謀策略，衹是每天在蔣侯廟祈禱，行詛咒之術。不久孫恩逃到北海，桓玄又據守上游，送信給道子説："賊人到達近郊，因風而不能前進，因雨而不能生火，糧食吃完了，所以纔離去，并非軍力不足。先前國寶死後，王恭没有乘威入朝統領政務，足以顯示他内心并不想侮辱明公，但却説他不忠。如今的顯貴心腹之臣，有誰是名士清流呢？難道説没有賢良的臣子了嗎，

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吴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户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奸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説元顯曰：“觀牢之顔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

衹是不能信任他們而已。任用懂得義理的人，然後可以有誠信和德義；任用貪圖私利的人，難道還值得愛惜而更加信任重用嗎？自那時至今的日日夜夜，鑄成了眼前的災禍。輔佐國政的重任，談何容易，追求福運就會立即到來，干犯忤逆就可能招致禍患。在朝廷任職的諸位君子，難道不是胸懷大志，衹是害怕禍患會涉及自己罷了。我在邊遠的地方任職，因此披露述寫出事實。”元顯讀完信十分恐懼。張法順對他説：“桓玄繼承憑藉着門族，素有豪氣，已經兼并了殷仲堪、楊佺期，獨自占有荆楚地區。但是桓氏世代居住在西部，有的人願意被他們所任用，但明公所控制的地盤，僅僅是三吴而已。孫恩作亂，東部地區受盡苦難，當地的人民忍飢挨餓，公私都没有資財，桓玄必定趁此機會施展奸計，我爲此而憂慮。”元顯問：“該怎麽辦呢？”法順説：“桓玄剛剛占據荆州，尚未取得民心，正施行綏靖安撫的政策，而没有閑暇圖謀其他。他處於這種狀況，我們發兵討伐他，派劉牢之充當前鋒，你率領大部隊緊跟在後，桓玄的頭顱必定倒懸在旗幟之下。”元顯認爲他説得對，派法順到京口，與牢之商議，但牢之顯露出疑難的神色。法順歸來，勸説元顯道：“我觀察牢之的神態，必定對我們有了二心，不如召他前來殺了。不然，將敗壞我們的大事。”元顯没有聽從。

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黄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

道子不久任侍中、太傅，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禮儀隆重特異，盛大的典禮全部齊備。他的驃騎將軍文武僚屬，便配置在太傅府。加任元顯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黄鉞，佩帶班劍的儀仗二十人，來討伐桓玄，最終用牢之作前鋒。法順又對元顯説：“自從興兵舉事，未有威望決斷，桓謙兄弟常常作爲上層耳目，殺了他們，來斷絶荆楚地區的期盼。再説事情是否成功，關鍵在於前軍，而牢之反覆無常，萬一發生變故，那麽禍患失敗旋即而至。可以命令牢之殺掉桓謙兄弟，以此表明他的忠心。如果他不接受命令，當采取相反的行動。”元顯説：“除了牢之没有人可以抵擋桓玄。再説開始就殺掉大

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絶。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麩橡。

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鴆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

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内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静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

將，軍心必定動摇，不能反覆不定。”當時揚州地區鬧饑荒財用虛竭，運送糧食的水道不通，桓玄切斷長江水路，商人不能往來。於是公私物資缺乏，士卒衹能配給麩皮橡實充飢。

大軍即將出發，桓玄堂兄驃騎長史石生派人急報桓玄。桓玄進軍駐扎在尋陽，傳送檄文到京城，列數元顯罪狀。不久桓玄到達西陽，孝武帝身着戎裝在西池爲元顯餞行，元顯剛登上船而桓玄便到了新亭。元顯下船退兵到國子學堂。第二天，在宣陽門外列陣，元顯的輔佐官吏大多奔散逃走。有人説桓玄已經到了大桁，劉牢之即向桓玄投降。元顯進宣陽門，牢之的參軍張暢之帶領衆人驅逐他，隊伍潰散。元顯逃進相府，僅有張法順跟隨。向道子謀求對策，道子對着他哭泣。桓玄派太傅從事中郎毛泰逮捕了元顯送到新亭，捆綁在船舫前而斥責他。元顯回答説：“我被王誕、張法順所迷惑。”於是送交廷尉處置，與他的六個兒子全部被殺。桓玄又奏報：“道子酣酒放縱而不孝，應當斬首示衆。”詔令道子遷往安成郡，派御史杜竹林守衛，最終杜竹林禀承桓玄的旨意，用毒酒害死了道子，當時他三十九歲。孝武帝在西堂哭了三天。

桓玄失敗後，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禀承帝旨下令説：“故太傅公輔佐兩代君王，與皇家同生死，他的親近賢良，無人可比。驃騎大將軍在内總攬朝綱，在外顯示國威，志在蕩滌當世的禍難，以使國運長寧。蒼天没有使天下太平，災禍不斷，天下悲愴，人鬼心痛，感慨良久，心志崩潰。現在皇帝復位，各得其位，應當修治國政，繼續執行舊有法典。可以追贈太傅爲丞相，加特殊之禮，完全依照以前對待安平獻王的禮儀辦理。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的墳塋深隱不明，在外飄泊而非其所，要把南邊的道路清理貫通，馬上奉迎靈柩。太尉應立即遷墓改葬。可由太史詳擇吉日，勘定墓地的四界。”於是派通直常侍司馬珣之到安成迎接道子的靈柩。當時寇賊尚未平息，道子的遺體没有立時送達。義熙元年，合葬到王妃陵。追謚元顯爲忠。以臨川王司馬寶的兒子脩之作爲道子的繼承人，尊

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稱妃王氏爲太妃。義熙年間，有一人自稱爲元顯的兒子名秀熙，因避難到蠻夷之中現返回，太妃請求以這個人作爲繼承人，於是脩之回去。劉裕懷疑此中有詐而追查驗證，此人果然是散騎郎滕羨的家奴勺藥，最終斬首示衆。太妃不明白其中原委，爲他悲慟哭泣。脩之又成爲繼承人。脩之去世，謚爲悼王，没有子嗣，封國廢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吴、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托非才，何曾嘆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宫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瑶枝瓊蕚，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緑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於豺狼；惵惵周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奸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奸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强，道子實晋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晋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史臣曰：泰始年間能够統治天下，是由於效法前代，尊奉先王，廣開盟約，開拓藩國屏障，文武官員，可與魯、衛、應、韓并駕齊驅；得力的犬牙之臣，可與吴、楚、齊、代相比。然而立法於亂時，把王朝大權托付給無德無才之臣，何曾感嘆經略國家缺乏計謀，郭欽洞察危亡有徵兆。及至武帝去世，墳土未乾，國難便接踵而至，朝廷的制度廢弛。八王相繼爲亂，全國沸騰，戎羯交相入侵，國家形勢急迫，王室宗族，隨戰火而消亡；車馬服飾，因征塵而毁棄。於是使茫茫中原，成爲豺狼的窟穴；驚恐的周室遺民，沉淪於災難困苦之中。嗚呼！運數窮盡，竟然到了這般地步！詳觀史籍，前所未有。道子位居近親，職位顯要，沉溺於酒中而荒廢輔弼之責，聽信讒言諛語。於是使尼姑婦媪竊取大權，奸邪之臣控制了國家的命運，始則常道敗壞，終則宗廟社稷淪喪。元顯以尚未成人的年齡，接受了作爲國家棟梁的重任，擅權專制於朝廷，凌駕蔑視衆臣，以平庸委瑣的常才，抵抗奸邪凶殘的賊寇，喪師辱國，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嗎！這是元顯如安帝的孫强，道子同晋朝的宰嚭。各代爲皇族子弟修建連城，是爲了護衛王室；有晋分封皇族子弟，却成爲作亂的階梯。《詩經》上説："和諧君德安定國家，爲皇族子弟修築城池。不要讓城池毁壞，不要衆叛親離而使君主危亡。"城池既已毁壞，君王畏懼也是必然！晋朝的喪亂繁多，實在是由於這個原因。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内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贊曰：帝王之子分封，蘊積凶險。饑荒連年，禍難相繼。秦獻聰穎，清河内向。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庸凶殘，傾覆國家。

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禄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閤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并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

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潜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吴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吴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虚己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吴會風靡，百姓

王導，字茂弘，光禄大夫王覽之孫。父王裁，是鎮軍司馬。王導年少時就頗有風度見識，膽識氣量深遠。十四歲時，陳留高士張公見到他就認爲他不尋常，對他的堂兄王敦説："這個孩子的容貌志氣，是作將相的人才。"王導起初繼承祖輩的爵號即丘子。不久司空劉寔延納他爲東閤祭酒，升任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他都没有就任。後來參與東海王司馬越軍中事務。

當時元帝爲琅邪王，與王導向來親近友好。王導知道天下局勢已亂，於是傾心推重元帝，暗自懷有復興王室的志向。元帝也非常器重他，情投意合如同知心好友。元帝在洛陽時，王導常勸他返回封國。元帝出洛陽鎮守下邳時，請王導任安東司馬，爲軍隊出謀劃策，凡是他知道的就毫無保留。元帝遷徙到建康鎮守，吴人不依附他，在那裏居留一個多月，文士與庶民没有人來投奔他，王導爲此擔憂。適逢王敦來朝見，王導對他説："琅邪王的仁義德行雖然厚重，但是名聲尚小。你已經威震天下，應該有匡正扶助他的辦法。"正遇三月上巳節，元帝親自前往觀看人們在水濱洗濯以祓除不祥的民間活動，乘坐由二人抬扛的便轎，儀仗具備，王敦、王導及諸位名流都騎馬跟從。吴人紀瞻、顧榮，都是江南有聲望的人，偷偷地窺視着，見到元帝的陣容禮儀如此，都驚慌恐懼，於是互相引領着在道旁拜見元帝。王導趁機獻計説："古代的君王，無不禮敬故老，探訪風俗，虚懷傾心，以招豪傑之士。何况在天下喪亂，國土分裂，大業初創，急於用人的時候呢！顧榮、賀循，是這裏有名望的人，不

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如延納他們以籠絡人心。他們二人如果來了，那麽就無人不至了。”元帝便派王導親自造訪賀循、顧榮，二人都應命前來，從此吴會競相效仿，百姓歸服。從此以後，漸漸崇奉元帝，君臣之禮開始確定。

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户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静，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奸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勛，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不久洛京顛覆，中原男女有十分之六七到江南避難，王導勸元帝招收其中的賢人君子，與他們謀議大事。此時荆州、揚州平穩安定，户口衆多，王導治理政事追求清静無爲，常常勸諫元帝修身養性，匡正君主安定邦國。於是倍受信賴，與元帝情誼愈益加深，内外官吏都傾心於他，稱爲“仲父”。元帝曾贊賞地對王導説：“你是我的蕭何。”王導回答：“昔日秦朝做傷天害理的事，百姓憎惡而作亂，始皇殘暴欺凌，人們都向往漢的德義，推翻了秦朝撥亂反正，建立功勞較爲容易。自魏氏以來，至於太康年間，公卿世族，競争奢華侈靡，政治教化廢弛，不遵循法度，群公卿士，都厭煩了安寧無事的局面，使奸臣尋釁作亂，傷害了統治之道。然而否極泰來，是天道之常規。大王剛剛建立著名於世的功勛，匡正天下糾合諸侯，管仲、樂毅似的人才都在你身邊，豈是我小小的國臣所能相提并論的呢！希望大王深謀遠慮，廣泛地選擇賢良。顧榮、賀循、紀瞻、周玘，都是南方名士中的傑出人物，希望對他們施以最優厚的待遇，那麽天下就安定了。”元帝聽取了他的意見。

永嘉末，遷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别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毁。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别，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勛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

永嘉末年，改任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王導上書説：“昔日魏武帝，是政教通達的英傑；荀文若，是最顯赫的功臣，但封號不超過亭侯。倉舒，是受寵的愛子，贈官不越出别部司馬。參照這樣的規格來規範現在的封贈，能不謹慎嗎！如今治理一郡的人，無論賢良愚笨或富貴貧賤，一律封加重號，動輒有鼓吹車蓋的儀仗，競相攀比。偶爾有得不到這些利益的人，就認爲是耻辱。朝廷的官員良莠混雜，帝室的威望衰敗毁壞。王導愧負重任，不能加高山巒疏浚河海，而清源導流，竊居要位，擾亂了常典，謹慎地送上鼓蓋儀仗等厚重之物，請從我開始實行。希望能使雅俗分辨明顯，衆人的心志不要受到迷惑。”

更約己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

元帝下令：“王導聲望厚重功勛卓著，我非常信賴他，實在應當用特殊的禮儀表彰他。但是他更爲約束自己而胸懷高遠，受到任用就竭盡忠誠，以自身的行爲爲衆人作表率，可以順應他高尚的志向，作爲開通阻滯的契機。”拜爲寧遠將軍，不久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召爲吏部郎，没有接受。

晋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録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

晋國重建之後，任王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渡長江，見朝廷勢力微弱，對周顗説：“我因爲中原事故頗多，來這裏想尋求生路保全自己，而朝廷勢單力薄到這種地步，將憑什麽去成就功業呢！”他憂慮疑懼悶悶不樂。前去見王導，暢談局勢，回來後，對周顗説：“我剛纔見到了管夷吾，不再憂慮了。”過江人士，每逢閑暇的日子，互相邀約外出到新亭飲宴。周顗在席間感嘆説：“風景并非殊别，但舉目感到江河的不同。”諸人相對垂淚。惟王導改變容色嚴肅地説：“應該共同協力輔佐王室，收復神州大地，怎能像楚囚一樣相對哭泣呢！”衆人都收住淚水表示歉疚。不久，王導任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升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兼中書監、録尚書事、假節，刺史職位如故。王導因王敦統領六州的緣故，堅決辭讓中外都督。後因事受牽連而取消持節。

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

當時戰事不息，學校未恢復，王導上書説：

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

風化的根本在於端正倫理關係，端正倫理關係在於設置學校。學校設立了，教化就明確了，德義禮法和洽貫通，常規法度便正規有序，百姓懂得什麽是耻辱并且能够糾正過失，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的尊卑秩序端正了，君臣之間的禮義也鞏固了。這是《易》所説的“家庭和睦而天下安定”。因此聖明的君王在啓蒙階段便扶養正氣，在少年時期就進行教育，使教化浸潤肌骨，養成習慣，不知不覺便會行爲向善而遠離罪孽，品行養成道德確立，然後裁定并安排他的地位。即便是君王的世子，也要與其他貴族子弟同等，使他先懂得了道理然後居於尊位。選用

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

人才，都先以學業爲基礎。所以《周禮》記載，卿大夫把賢者的書信獻給君王，王拜而接受，這是尊奉至道而以賢士爲貴。人們知道士之所以得到重視是由於道的存在，所以退而自我修養并推及家庭，端正家庭而推及鄉里，在鄉里進學而登上朝廷，返於根本從頭開始，各人審視自身，這樣敦厚樸實的風氣就顯揚，浮誇僞飾的競爭就停息了，這是教化的結果。因而用這樣的人事奉君主就忠誠，用他們統治百姓就仁義。這就是孟軻所説的"仁義之人不會遺棄親人，有義之臣不會怠慢君主"。

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宫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并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自從皇綱失去常道，歌頌之聲不復興起，到現在已將近兩代了。傳説"三年不實行禮教，禮必定敗壞；三年不履行樂制，樂必定廢棄"，更何況這樣長久呢！老臣忘記了揖讓的儀容，後輩衹聽到金鼓的鳴響，戰事不斷，祭祀不行，前代君王的聖明之道相距遥遠，奢華虚僞之風滋生，這不是求本捨末的辦法。殿下憑着聞名於世的資質，處於陽九盛運，施行禮樂開展征伐，希望完成中興大業。實在應該恢復學校，昌明學業，用以訓導後生之輩，用教育來引導，使文武時期的政治再次興起，使各種祭祀等禮儀重新彰明。如今戎虜猖狂，國耻未雪，這是忠臣和義士所扼腕捶胸的痛心之事。如果禮儀風行，淳厚的世風逐漸流行，那麽教化就深厚而德義將發揚。使遺缺的禮典恢復，廢弛的皇綱更張，使禽獸之人洗心革面，使有饕餮之欲的人受約束，互相揖讓而使四夷順服，從容不迫而天下聽從。深得統治之道，難道還有什麽困難嗎！因此有虞舞干戚而教化三苗，魯僖設立泮宫而降服了淮夷。齊桓、晉文成就霸業，都是先教化臣民然後投入戰爭。現在如果能够遵循前人的方法，重新振興道德教化，選擇朝中官員子弟共同進學，推舉學識淵博慎修禮儀的人爲師，使教育成爲風氣，没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帝甚納之。

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録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暗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録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

皇帝接受了這一建議。

元帝即位，百官列於朝廷，命令王導登上御床與帝同坐。王導堅決推辭，以至三四次，王導説："如果太陽降位與萬物等同，蒼生該由什麽來照臨呢！"元帝這纔停止了勸讓。進升王導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因討伐華軼的功勞而封爲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録尚書，兼任中書監。泰山太守徐龕反叛，元帝詢問誰能够安定黄河以南地區，王導推舉太子左衛率羊鑒。不久羊鑒戰敗，王導有推薦不當之罪。他上疏道："徐龕叛亂，如果長期拖延將受到上天的誅罰，我建議征討，并推舉調任了羊鑒。羊鑒愚昧懦弱使全軍覆没，有關部門要對他處以極刑。皇帝降下天地般的恩施，保全了羊鑒的性命。但是我身負重任，總管全局，使三軍受到挫敗，是我的罪責。請求讓我貶斥自己，以嚴肅朝廷的法度。"詔令不允許。不久王導代賀循兼任太子太傅。當時中興剛有頭緒，没有設置史官，王導開始設立史官，於是典籍齊備。當時孝懷太子遭到胡人殺害，剛接到噩耗，有關部門奏請天子要外朝、治朝、内朝三朝共同舉哀，群臣一同哭泣就可以了。王導認爲皇太子輔居帝位，普天之下同有哀痛之情，應該與三朝一同致哀。元帝聽從。劉隗執掌實權時，王導逐漸受到疏遠冷落，聽任自然安分守己，十分淡泊。有識之士都稱贊王導善於身處順境與逆境。

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侄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并勸進於帝。時王氏强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争乃止。及此役

王敦反叛，劉隗勸諫元帝把王氏全族殺絶，談到這件事的人都爲王氏擔心。王導帶領諸位兄弟堂兄弟子侄二十餘人，每天清晨到臺府待罪。元帝因王導一向忠誠有節義，特地歸還他上朝的官服，召見他。王導行稽首禮而謝罪説："逆臣賊子，哪一世没有呢，哪裏料想到今天竟出自我的氏族近親！"元帝脱履而攙扶起他説："茂弘，我剛把公卿的重任托付給你，這是什麽話呢！"於是下詔説："王導爲國家大義而不徇私情，可以把我任安東將軍時的符節授給他。"王敦得志後，加任王導爲守尚書令。起初，西都覆没，天下臣民企盼君主，群臣和四方官吏都勸元帝即位。那時王氏强盛，有獨占天下之心，王敦懼怕

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

元帝賢明，想重新謀立君王，王導執意爭辯制止了王敦。到了此時，王敦對王導說：“你不聽我的話，幾乎招致滅族之災。”王導仍然堅持正直的意見，王敦没有辦法改變他的意志。

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

從漢魏以來，賞賜謚號都是依所封爵位而定，即使位高德重，如果先前没有爵位，照例不加謚號。王導上疏説：“武官有爵位就必定加謚號，而卿校常伯没有爵位就不加謚號，失去了制度的本意。”元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從此之後，公卿没有爵位而加謚號，這是王導建議的結果。

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

原先，元帝喜歡琅邪王司馬裒，將有以他替代皇太子的想法，向王導詢問此事。王導説：“立太子應該是長子，再説紹又賢良，不宜改换。”元帝猶豫不决。王導朝夕勸諫陳説，因而太子終於確定下來。

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内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户，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黄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

明帝即位，王導接受元帝遺詔輔佐朝政，解除揚州刺史的職務，升任司徒，完全按照陳群輔佐魏時的先例安排。王敦再次興兵向朝廷進攻。當王敦患病卧床，王導就帶領子弟發出訃告，衆人聽説後，説王敦已死，都有奮起一戰之意。明帝討伐王敦，暫給王導符節，都督諸軍，兼任揚州刺史。王敦被平定後，進封王導爲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户，賜絹九千匹，進位爲太保，司徒職任如故，可以佩劍着履上殿，進入朝廷時不必小步快走，呈奏進言時不必通報姓名。王導堅决辭讓。明帝去世，王導又與庾亮等人共同接受遺詔，一起輔佐幼主，也就是成帝。加贈羽葆鼓吹儀仗，佩帶班劍二十人。石勒侵犯阜陵時，詔令加王導爲大司馬、假黄鉞，出京城討伐石勒。軍隊停駐江寧，成帝親自到郊外餞行。不久賊寇退兵，免去大司馬。

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争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宫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争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

庾亮將要徵召蘇峻，詢問王導。王導説：“蘇峻猜忌陰險，一定不會聽從命令。不過山深林密之處能藏污納垢，應該容忍他。”庾亮執意争辯而不聽取王導的意見。庾亮於是徵召蘇峻。不久發生禍亂，六軍大敗，王導入宫侍奉成帝。蘇峻因爲王導德高望重，不敢加害於他，仍以王導原來的官職使他居於自己之上。蘇峻又逼迫成帝前往石頭，王導争辯而没有成功。蘇峻每日到

并説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潜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携二子隨永奔于白石。

成帝面前大放厥詞，王導害怕有不測之禍。當時路永、匡術、賈寧一齊勸説蘇峻，讓他殺了王導，把大臣殺絶，重新培植一批心腹之臣。蘇峻敬重王導，没有采納這些建議，因此路永等人對蘇峻産生了異心。王導派參軍袁耽暗地勸告路永等人，謀議將成帝引出城投奔義軍。但是蘇峻防衛很嚴密，這件事没有成功。王導便携帶兩個兒子跟隨路永跑到白石。

及賊平，宗廟宫室并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吴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并不行。

到了叛賊平息之後，宗廟宫室都成爲灰燼，温嶠建議把都城遷到豫章，三吴的大族請求定都在會稽，兩種議論争執不休，無所適從。王導説："建康，即古時的金陵，以前曾經作爲帝王的居住地，另外孫仲謀、劉玄德都説此地是王者的宫宅。古代的帝王不因繁豐或儉約而遷都，如果弘揚衛文戴粗絲厚帛之冠的精神，那麽我們將無往而不可。如果没有績麻爲綫的勤儉之風，那麽樂土也會成爲廢墟。再説北方的寇虜猶如游魂，窺伺我們的空隙，一旦我們顯示出力量薄弱，奔逃到蠻越一帶，有求於當地豪門望族，恐怕不是明智的計策。現在應該安静處之，衆人的情緒也就自然安定了。"由此温嶠等人的計謀都没有實行。

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

王導善於根據條件行事，雖然日常費用没有增加，但一年統計下來尚有剩餘。當時國庫空竭，庫内僅有幾千端粗絲織成的布，出售它們却賣不出去，國家財用供給不足。王導擔心這種狀况，便與朝廷賢臣一起製作了練布單衣，於是士人争相穿着，練布馬上以稀爲貴。便派主管的人出售，一端價錢達到一金。練布受到當時人們的崇尚竟到了這種地步。

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

六年冬，舉行冬祭，詔令把祭祀用的胙肉歸於王導，并説："不用下拜。"王導連忙推辭有病不接受。當初，成帝年齡幼小，見王導時常常行拜禮。又曾經給王導書寫手詔，開頭寫"惶恐言"，中書寫詔令，寫"敬問"，於是成爲制度。後來成帝改元正位，王導進殿，成帝仍然爲他而站起來。

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

當時大旱，王導上疏要求退職。詔令道："聖王統治天下，行動合乎最崇高的道義，没有

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托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逾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猶深遠，勛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

不周之處，所以能够端正人倫，萬物得利。我承負了祖宗的重任，托身於王公之上，上不能仰承天恩，下不能和諧四方，久旱不雨，萬民怨嘆，國家命運不佳，衹應歸咎於朕一人。明公深明道義睿智過人，深謀遠慮，功勛及於四海，輔佐了三代君王，國家制度之所以没有隕墜，是由於明公如同仲山甫一樣來補救的結果。而明公要用謙讓來顯示光明美德，引咎退讓，把朕的過錯責任，推托到宰相輔臣身上，這衹會增添闕失。綜理各種事務，不可有一日曠廢。你應該丢棄謙讓的小節，而行治國的大略。門下省迅速派遣侍中以下官員去勸導。”王導堅决辭讓。詔令連續催逼，這纔重新治政。

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

王導儉約而清心寡欲，家中没有儲積的穀物，不同時穿着兩件綢衣。成帝瞭解到這些情况，供給他一萬匹布，用來作爲個人的費用。王導身體瘦弱有病，不能堅持朝會，成帝親臨他的府第，痛飲作樂，然後讓他乘輿車進殿，他就是這樣受到敬重。

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黄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册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内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雋乂，申命群官，允厘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晋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

石季龍的騎兵部隊侵犯歷陽，王導請求出兵討伐。加大司馬、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設左右長史、司馬，供應一萬匹布。不久賊兵退去，免去大司馬，又轉任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任丞相，依照漢制免去司徒歸并於丞相。成帝頒布册書説：“我以往遭罹不幸，登上帝位，不能經受重重困難，禍亂從身邊興起。明公您在文的方面通貫各種事務，武的方面具備多種品德，對外聯合四海，對内統一政務，天地平安，人神和諧，功業如同伊尹，政道强似姬旦。仰慕唐虞，舉用俊傑，向群官發出號令，用以治理各事。我想憑藉您的高深智謀，成就遠大的理想，依照古制把您置於重臣的地位，長久作爲晋室的輔佐。前往履行職務，布施教化，以輔佐王室。不是很好嗎！您努力吧！”

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别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

當年，王導妻曹氏死去，贈金章紫綬。當初，曹氏性好嫉妒，王導害怕她，就暗自營造了另外的住所，用以安排諸妾。曹氏瞭解到這一情况後，就要去那裏。王導恐怕諸妾受到侮辱，立即駕車前往，仍然擔心會遲於曹氏，用手中執持

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的麈尾柄驅趕着牛前進。司徒蔡謨聽說了這件事，戲弄王導說："朝廷想要加贈給你九錫之器。"王導没有覺察是戲言，衹是謙遜退讓。蔡謨說："没有聽説有其他器物，衹有短轅牛車，長柄麈尾。"王導大怒，對别人說："我以前與群賢同在洛中游覽，什麽時候聽說過有蔡克這個小人。"

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説亮當舉兵内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强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内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那時庾亮因爲聲望高地位逼人，被派出鎮守遠地。南蠻校尉陶稱離間庾亮勸他興兵進攻朝廷，有人勸説王導秘密設防以戒備庾亮。王導說："我同元規休戚與共，庸俗的説法，不應出自智者的口中。如果真如你所説，元規要是來了，我就頭戴方巾歸隱府第，又有什麽可怕的呢！"又寫信給陶稱，認爲庾公是成帝的大舅，應該很好地對待他。於是讒言和離間的話都平息。當時庾亮雖然鎮守外地，仍然執掌着朝廷的權力，位據上流，擁有强兵，趨炎附勢的人多去歸附他。王導内心不平，常遇到颳西風而塵土飛揚時，就舉起扇子自己擋蔽，不緊不慢地說："元規的塵土玷污人呵。"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眷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祭先帝陵墓。王導十分懷念元帝與自己不同於一般的君臣關係，每當得到提拔進官，都去祭拜元帝，哀戚之情難以自制。因而詔令百官祭先帝陵墓，這是由王導開始的。

咸康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册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勛；至乎闔棺標迹，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虚，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栖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

咸康五年王導逝世，當年六十四歲。成帝在朝堂舉哀三天，派大鴻臚手持符節監督治喪事務，助葬用的車馬束帛、衣被等的禮儀等級，完全依照以前對待漢博陸侯和安平獻王的規格。下葬時，提供由九旒旗裝飾的轀輬柩車、由黄繒做的車蓋和立在車左的大纛旗、前後儀仗爲羽葆鼓吹、佩班劍的武士一百人，自中興以來的名臣無人可與他相比。册書上説："顯要的地位用來酬答德行高尚的人，厚重的爵位用來回報功勛卓著的人；至於闔攏棺蓋而表彰業迹，没有比謚號更重要的，流芳百世，就在於此。王導超脱豁達，見解高深；平和淡泊而檢束心志，躬行仁道而廣施恩惠；在朝外任職，則名聲在中原一帶顯揚，入宫輔政，則多謀深算智慧過人。往日中

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兹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榮寵！"

宗、肅祖大業中興時，推誠相待而平定了江東，垂拱用心而百業俱興。因而能威風所到，賊虜歸順，教化所及，凶神變換本性；調陰陽之氣，通法規綱紀；遼隴接受教化，丹穴如影追附。建樹蓋世的功勞，復興宣武的業績，保全了王室大業，是王導謀劃的結果。至於承受遺詔，保朕幼年，遭逢艱難之世，任憑時局變幻而安然處之；拯救淪喪而用之以道，扶助顛傾的王室而弘揚仁道，爲三朝天子謀略而走上坦途。正當仰賴高明謀略，恩及四海之時，蒼天不予憐憫，瞬間辭世，我因此而震驚悲慟。即便是有殷失去伊尹，有周失去二南，怎能與我此時的悲懷相比！現在派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賜謚號文獻，用太牢吊祭。魂如有靈，請接受這種殊榮！"

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温太真，以敞比鄧伯道，并早卒。導六子：悦、恬、洽、協、劭、薈。

兩個弟弟：王穎、王敞，年少時與王導一同著名於世，當時人們以王穎比於温太真，以王敞比於鄧伯道，都早年去世。王導有六個兒子：王悦、王恬、王洽、王協、王劭、王薈。

王悦

悦，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悦弈棋，争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王悦，字長豫，剛成年便享有高名，很善於侍奉雙親，王導十分喜愛他。王導曾同王悦下棋，王悦争搶棋路，王導笑着説："互相有牽連，哪裏用這樣呢！"王導生性節儉，營帳中的甘果腐爛了，命令下人丢棄，并説："不要讓大郎知道。"

悦少侍講東宫，歷吴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悦，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悦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啖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悦亦殞絶。悦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悦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悦亡後，導還

王悦年少時在東宫侍講，曾爲吴王友、中書侍郎，死在王導之前，謚號貞世子。在此之前，王導夢見有人以百萬錢來買王悦，暗中爲王悦百般祈禱。不久挖地得到百萬錢，心中很厭惡這些錢，全部埋藏起來。到王悦病重時，王導極其憂慮惦念，連日不食。忽然看見一個身材魁偉的人，披甲執刀，王導問："你是什麽人？"那人説："我是蔣侯。王公的兒子病危，我想爲他祈求延長生命，所以來此。你不要再憂愁。"接着要求吃飯，吃了幾升食物。吃完後，突然對王導説："中書的疾患，是不治之症。"説罷就不見其人，王悦也死去了。王悦平日與王導交談，常發表謹慎周密的議論。王導每次回府，將要出發時，王悦必定送到車後，又常爲母親曹氏摺叠收

臺，自悦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斂箱匣中的衣物。王悦死後，王導回府，從王悦經常送他的地方一直哭到王府門口，他的母親常封着小匣，不忍心再次打開。

悦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王悦無子，以其弟王恬的兒子王琨爲繼承人，沿襲王導的爵位丹楊尹，死後，贈太常。子王嘏繼承爵位，娶鄱陽公主，歷任中領軍、尚書。死後，子王恢繼承爵位，義熙末年，任游擊將軍。

王恬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悦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

王恬字敬豫。少年時喜好武藝，得不到官府的重視。王導見到王悦就喜笑顔開，見到王恬便面帶怒色。州中聘他爲別駕，不去就職，襲爵爲即丘子。

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内。萬以爲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棋，爲中興第一。

王恬性格高傲放誕，不被禮法所限制。謝萬曾經造訪王恬，入座之後，過了一會兒，王恬便走進内室。謝萬以爲王恬一定會隆重地招待自己，露出欣喜的神色。過了很長時間王恬洗完頭披散着頭髮出來，在庭院中坐在輕便而可摺叠的椅上曬頭髮，神態高傲超然，竟全無賓主之間應有的禮節。謝萬失望地回去了。王恬晚年更加喜歡士人，掌握多種技藝，擅長下棋，棋藝在中興時期諸臣中首屈一指。

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吴國、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升任中書郎。成帝想任他爲中書令，王導堅決辭讓，成帝聽從了他的意見。任王恬爲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帶領部隊鎮守石頭。王導逝世後，王恬離職。不久又被起用爲後將軍，再次鎮守石頭。轉任吴國、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死後，贈中軍將軍，謚號憲。

王洽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羡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吴郡内史。徵拜領中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

王洽，字敬和，在王導的幾個兒子中最爲知名，與荀羡共同享有美稱。二十歲後，歷任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吴郡内史。徵召授領中軍，不久加任中書令，他執意推辭，上表十次。穆帝下詔道："敬和裁斷清明出身高貴，以前擔任中書郎，朕年齡還小，多次呼唤着要見他，十分親近。現在任用他擔任中書令，既是因爲職任需要有才之人，又是因爲朕想時時見到他，共同講習文章，用友臣的情分來對待他。但是他連連上表堅決辭讓，有

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違朕的本意。希望催促王洽就職。”王洽苦苦辭讓，没有接受任命。升平二年死於官任，時年三十六歲。有兩個兒子：王珣、王珉。

王珣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并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黄門侍郎。

王珣，字元琳。二十歲時與陳郡人謝玄共爲桓溫屬吏，都得到桓溫的敬重，曾對他們説："謝掾在四十歲時，一定擁有使臣所執的旄節。王掾應當作身居高位的青年人。都是難得的人才。"王珣轉任主簿。當時桓溫統治中原，始終不平静，桓溫把軍隊中機要的事務全部委托王珣辦理。文臣武將數萬人，王珣全都能認識他們的面孔。跟隨桓溫征討袁真，封東亭侯，轉任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黄門侍郎。

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絶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在郡爲士庶所悦。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

王珣兄弟都是謝氏的女婿，因爲猜忌而産生了嫌隙。太傅謝安與王珣斷絶婚姻關係後，又使王珉與妻子離異，因此兩個家族結成冤家。當時爲了迎合謝安的意旨，外任王珣爲豫章太守，王珣不去就職。任他爲散騎常侍，王珣不接受任命。升任秘書監。謝安死後，王珣升任侍中，孝武帝十分信賴他。轉任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在郡中受到士人庶族的愛戴。徵召爲尚書右僕射，兼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又兼任太子詹事。

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册謚議，皆珣所草。

當時皇帝非常喜好典籍，王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人都憑藉才學文章而得到皇帝的親近。王國寶諂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王珣等人不和，孝武帝考慮到自己辭世後諸人必定會産生仇怨，因而派遣王恭、郗恢出京擔任一方之長，而委任王珣爲端右。王珣夢見有人給他如椽大筆，夢醒後對人説："這預示着將有大手筆之事。"不久孝武帝去世，哀册謚議等所有文章，都由王珣起草。

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强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

隆安初年，王國寶掌握實權，謀議廢黜舊臣，升任王珣爲尚書令。王恭赴帝陵謁墓，想殺掉王國寶，王珣制止他説："王國寶雖然終將釀成禍亂，但關鍵在於他的罪行尚未顯露，如果事先發起進攻，一定會使朝野大失所望。况且我們擁有强兵，私自發兵至京城，誰會説這種舉動不是叛逆呢！王國寶如果頑固不改，罪惡遍布天

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争，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

下，這之後我們順應時人的願望而除掉他，無須憂慮不會成功。”王恭便打消了原來的想法。不久王恭對王珣說：“近來我看你，真像胡廣。”王珣說：“王陵廷争，陳平謹慎緘默，僅問年終如何而已。”王恭不久便發兵，王國寶要殺死王珣等人，幸免一死，這些事記在本書《王國寶傳》。二年，王恭再次起兵，暫授王珣符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兵事平息後，送呈符節，加散騎常侍。

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嘆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置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

隆安四年，王珣因病解職。一年多後，死去，當年五十二歲。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號獻穆。桓玄在給會稽王道子的信中說：“王珣神情開朗聰穎，精通經史，具有公私都有所寄望的風流之美。雖然迫於嫌隙誹謗，没有充分發揮才用；然而君子位居朝中，裨益本自不少。時勢艱難，忽然喪失賢良，衆人深爲嘆惜，豈僅是風流之士悼念他呢！他歷經崎嶇，飽經風霜，雖然仰賴賢君聖明的鑒别力，也是他自己懂得進退的緣故。最終享盡天年，自應無所哀傷。衹是情感萬端，不容易捨棄而已。”桓玄輔佐朝政，改贈爲司徒。

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并有高名。

當初，王珣與謝安有矛盾，在東部聽說謝安逝世，就出都城，到了族弟獻之處，說：“我想去爲謝安哭靈。”王獻之驚訝地説：“我期望法護這樣做。”於是王珣徑直前去爲謝安哭靈且十分悲痛。法護，是王珣的小字。王珣有五個兒子：王弘、王虞、王柳、王孺、王曇首，在宋世都享有很高的名望。

王珉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别室與沙門法網等數人自講。法網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黄門侍郎、侍中，代

王珉字季琰。年少時多才多藝，善於行書，名氣大於王珣。當時人們對此評説：“法護并非不佳，但做僧彌的兄長很難。”僧彌，是王珉的小字。那時有一位外國僧徒，名叫提婆，能解釋法理，爲王珣兄弟講習《毗曇經》。王珉那時還年幼，未聽至一半，就說已經明白了，立即到另外的屋子裏與僧徒法網等幾人自己講述。法網感嘆説：“大道理説得都對，衹是小道理還不够精微。”起用爲州主簿，舉秀才，王珉没有前往。後歷任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黄門侍郎、侍

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并歷侍中。

中，代王獻之任長兼中書令。二人一向齊名，當世稱王獻之爲“大令”，王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去世，當時三十八歲，追贈太常。有兩個兒子：王朗、王練。義熙年間，二人都任侍中。

王協

協字敬祖，簡文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

王協字敬祖，簡文帝撫軍參軍，承襲武岡侯的爵位，早年去世，没有兒子，以弟王劭的兒子王謐爲繼承人。

王謐

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黄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吴國内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簒，以謐兼太保，奉璽册詣玄。玄簒，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

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吴，起兵爲亂，乃説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箋詣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王謐字稚遠。年輕時便有美好的聲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任秘書郎，承襲父親爵位，改任秘書丞，歷任中軍長史、黄門郎、侍中。桓玄起兵時，詔令王謐到桓玄處，桓玄非常敬重親近他。任爲建威將軍、吴國内史，還没有到達郡中，桓玄又任命他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改任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兼任司徒。桓玄即將篡奪帝位時，以王謐兼任太保，奉璽印封册到桓玄處。桓玄篡位後，封他爲武昌縣開國公，加賜佩班劍的儀仗二十人。

起初，劉裕爲布衣，衆人尚未賞識他，衹有王謐認爲他不同尋常，曾經對劉裕説：“你會成爲一代英雄。”到劉裕打敗桓玄後，王謐在原有官職上加侍中，兼揚州刺史、録尚書事。王謐曾經受到桓氏的寵信，心中常常不安。護軍將軍劉毅曾問王謐：“官璽綬帶在哪裏?”王謐更加恐懼。王綏因身爲桓氏甥而自生疑心，謀劃反叛，結果父子兄弟全部被殺。王謐的堂弟王諶，年輕時驍勇果敢而俠義，想引誘王謐還返吴，起兵作亂，便勸説王謐：“王綏没有罪過，而義軍殺了他，這是除滅衆望所歸的人。兄年輕時享有名譽，又加封了這麽顯赫的爵位官職，你想不處於危險的境地，可能嗎!”王謐恐懼而出逃。劉裕發信箋送達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派人追趕。王謐返回後，與先前同樣信任他，并加贈佩班劍的儀仗二十人。義熙三年死去，當年四十八歲。追贈侍中、司徒，謚號文恭。有三個兒子：王瓘、王球、王琇。到宋時，都做了大官。

王劭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吴國内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吴國内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并歷顯職。

王劭字敬倫，歷任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王劭容貌俊美，有風度操守，即便是家中之人和親近的朋友，也不曾見他有懈怠的儀容。桓温相當器重他。升任吏部尚書、尚書僕射，兼中領軍，出京城任建威將軍、吴國内史。去世，贈車騎將軍，謚號簡。有三個兒子：王穆、王默、王恢。王穆，任臨海太守。王默，任吴國内史，加二千石。王恢，爲右衛將軍。王穆有三個兒子：王簡、王智、王超。王默有兩個兒子：王鑒、王惠。義熙年間，都擔任顯要官職。

王薈　王廞

薈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吴國内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吴國内史。頃之，桓冲表請薈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内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

王薈字敬文。性情恬淡謹慎持重，不競逐榮譽名利，年輕時擔任地位貴顯、事不繁多之官，拜任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吴國内史。當時收成欠佳糧食昂貴，有不少餓死的人，王薈用自己家的米做成稠粥，送給飢餓的人，救活了很多人。徵補中領軍，没有接受任命。調任尚書，兼中護軍，又任征虜將軍、吴國内史。不久，桓冲上表請求任王薈爲江州刺史，王薈堅决辭讓不接受任命。轉任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内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死在官任，追贈衛將軍。

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吴。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吴國内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吴國内史虞嘯父等入吴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迴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毁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

子王廞，歷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因母親去世服喪，居住在吴。王恭起兵，暫任王廞爲建武將軍、吴國内史，命他發兵，作爲聲援。王廞立即身着喪服聚合兵衆，誅殺異己，又派前吴國内史虞嘯父等到吴興、義興聚集部隊，前來投奔的俠義之衆數以萬計。王廞自認爲義兵一旦興起，局勢不會安寧，可趁機攫取財物。但是不到十天，王國寶被賜死，王恭收兵，用符節把王廞調離職任。王廞大怒，調轉隊伍討伐王恭。王恭派司馬劉牢之在曲阿迎戰，王廞隊伍潰敗逃散，他也不知去向。長子王泰被王恭殺死，小兒子王華因不知王廞存亡下落，居喪而以布衣粗茶淡飯度日。後來堂兄王謐説出王廞死的地方，王華纔發喪，步入仕途。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

當初，王導渡淮河時，讓郭璞占卜前程，占

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卜後，郭璞説：“吉卜，没有不利之處。淮水斷流，王氏纔會族滅。”王導之後果然子孫繁衍，最終應合了郭璞的預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托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踪，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内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隤聲，慚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史臣曰：飛龍騰駕蒼天，藉助雲雨的氣勢；帝王復興王業，必須依靠股肱之臣的力量。軒轅，是個聖人，依靠着衆臣而統治天下；商湯，是賢明的君主，憑藉了伊尹而成就大業。從那時以來，天下都遵循這個道理。司馬氏發迹，本於欺凌弱寡，晉室順應時運，尚未以德教化當世。九州尚未安寧，四方夷族已乘虚進犯。隨即中原動蕩覆没，江左繼而中興，徵兆顯示在玄石圖上，與少康繼夏不同；當世缺乏忠於晉的人士，與文叔興劉有異；輔佐中宗，實在太艱難了！茂弘以旁姓出仕，協調感情結交友好，依靠着自己的才智，仗恃着尚存的領土，立志建立克敵復國的功勞，而成就宏大統治之道。王敦舉兵内向，占據京都而畏懼不安；蘇峻集結軍隊，直指王宫而猛烈攻打。仰賴王導輔政，胸懷堅定志向；運用謀略，終於消滅了强寇。真誠之心如虹貫日，君主身處險境而得以保全；忠貞之節凌越霜雪，國家大權旁落而未遭覆滅。看他開設學校的建議，處於猶如沸鼎的形勢之下，制定章程，正當櫛風沐雨的艱苦歲月；雖然世道多有變故，而規劃宏大深遠。蕭曹輔佐漢，以天下爲家；奭望匡救周，使萬方歸附，與他們相比王導功勞不及古人的一半，不能并論。至於像夷吾躬行仁道，能輔佐小國；孔明履行義氣，善於翼護新邦，按事論情，王導也屬於這類賢良之士。扶晉三世，始終不渝，稱之爲“仲父”，也是應當。王恬、王珣繼承了他的德行，如同呂虔贈刀；王謐有辱名聲，愧對劉毅徵問璽印。有言道：“深山大澤，有龍有蛇。”説的正是這種情况。

贊曰：贙嘯猋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贊曰：猛贙咆嘯憑風飛馳，巨龍騰空由雲映襯。武岡高强，匡時輔政。德業遠揚，忠謀無雙。力協三世，榮逾高官。留刀而命運吉祥，卜者言淮水不絶而氏族繁衍。門族顯赫，累世盛德，輝光相承。

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勛德兼茂，封宣城公。

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桓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

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祖父劉馥，是魏時揚州刺史。父親劉靖，任鎮北將軍。劉弘具有處理政事的才能，年少時家居洛陽，與武帝共同居住在永安里，二人又年歲相同，一起學習。因舊恩而初入仕途任太子門大夫，屢次升遷任率更令，轉任太宰長史。張華相當器重他。因而授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兼任烏丸校尉，頗有威信和恩德，外寇盜賊銷聲匿迹，受到幽、朔一帶人們的稱贊。因爲功勛與德行兼備，劉弘被封爲宣城公。

太安年間，張昌作亂，劉弘轉任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領前將軍趙驤等討伐張昌，從方城到宛、新野一帶，所到之處張昌全都被打敗。新野王司馬歆失敗時，以劉弘代理擔任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其餘官職如故。劉弘派遣南蠻長史陶侃任大都護，參軍蒯桓任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任都戰帥，進軍占領襄陽。張昌集結軍隊包圍宛，打敗趙驤的軍隊，劉弘撤退到梁駐軍。陶侃、皮初等人連連出擊打敗張昌，先後殺了數萬士卒。殺到官府時，張昌畏懼外逃，他的部下全部投降，荆州平定。

當初，劉弘撤退時，范陽王司馬虓派長水校尉張奕兼管荆州。劉弘回到荆州，張奕不同意劉弘取代他的職位，興兵抵擋劉弘。劉弘派軍隊討伐張奕，并殺了他，上表説："我憑着平凡的才能，錯蒙國恩，作爲一州之長，接受命令去討伐罪孽，不能以雷霆萬鈞之勢所向披靡，撤軍到宛地，理應得到嚴明的懲處。愧蒙寬恕，受遣上任，立即進軍到達鎮守之地。而范陽王司馬虓

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飆風駭蕩，則滄海横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克滅群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奥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儁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

先派前長水校尉張奕兼管荆州，我到之後，張奕不接受調度，擅自興兵抵擋我。如今張昌奸黨剛平息，張昌尚未抓來殺頭，益、梁的流亡百姓零落聚集，無賴之徒容易共相煽惑，狂風激蕩，滄海便會騰起波浪，如果一心憂慮將得而復失，那麽各種禍亂就會接踵而至。待到上表呈報，恐怕貽誤了時機，我便派遣軍隊討伐張奕，并立即殺了他。張奕貪婪無度，想殘害士衆，由於我才劣勢弱，不能勝任職責，而使張奕恣意妄爲，以致殺了他，我甘願接受失職的刑罰，承當擅權的罪名。”帝詔説：“將軍文武雙全，前時把中原托付給將軍，宛城失守，過錯在於趙驤。將軍派遣的各支軍隊，力克群寇，張奕貪婪招禍，違抗詔命。將軍發兵討伐，把他的首級傳回朝廷，雖有未上奏之嫌，但古人就有在外可以專命的説法。希望將軍深謀遠慮，安定南海，以符合我對將軍輔佐朝廷的期望。”張昌竄匿到下儁山，劉弘派軍隊征討張昌，殺死了張昌，并使他的部下全部降服。

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敕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暗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厘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桓、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桓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勛也。《司馬法》‘賞不逾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桓爲山都令。詔惟

當時荆州各級官吏有不少空缺，劉弘請求補充選任，惠帝同意。劉弘就論功量德，根據才能補任授官，頗受朝中輿論的贊賞。劉弘上表道：“接受朝廷詔命，命我依據才能挑選人才，補充各個空缺的官位。至於獎賞與刑罰，本不是我的專職，再説能識别賢愚善惡是哲人，聖明的君主尚且難以做到，以我的愚昧更難以斟酌高下。然而萬事都有機遇，一厘一毫都要三思而後行，我恭敬地按照詔書，儘可能照此實施。崇尚教化莫過於推重道德，德是度過困境的憑藉，所以首先要立德，其次是立功。近來多有禍亂，淳樸之風愈加衰落，我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希望阻止奔走競進的時弊，發揚謙虚退讓的操守。我因不善用兵，前戰從宛城撤退，長史陶侃、參軍蒯桓、牙門皮初，合力征討，蕩平頑敵，陶侃、蒯桓常年從事征戰，皮初任都戰帥，他們的忠誠義勇爲全軍之冠，漢沔得以肅清，是皮初等人的功勛。《司馬法》上説‘頒賞不要超過時限’，是想讓人明白善行能招來福分。如果不越級獎賞提拔他們，就無法勉勵努力立功的兵將，撫慰勇猛

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浤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强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并從之。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勛宜見酬報"。詔聽之。

殺敵的勇士。我以皮初補任襄陽太守，任陶侃爲府行司馬，讓他主管論功行賞之事，任蒯桓爲山都令。詔令僅命我補足空缺的職位，但是浤鄉令虞潭忠正剛烈，首先倡導義舉，所以用善者來教化百姓，勸勉其他人，我特地轉任虞潭補任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親年邁病重，賊寇臨門而仇勃仍堅守護衛毫不動摇，而遭到拷打，幾乎喪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任他爲尚書郎，想問他朝政，他隱逃而不出來，張昌以他的妻子兒女作爲人質，他躲避到更遠的地方。仇勃於臨危之際表現出篤厚的孝心，郭貞在强暴面前顯示出忠貞的氣節，雖然各爲四品官吏，事迹都可以訓誡勉勵臣子，有益教化。我即任仇勃爲歸鄉令，郭貞爲信陵令。這些新提拔的官吏都以功勞與德行相互參照，根據官職和實際能力，逐條列舉了他們的事迹，與公文一同奉上。"朝廷認爲皮初雖有功勞，而襄陽是名郡，頒賞官爵應當慎重，不能把襄陽太守的職位授給皮初，另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其餘諸事都同意劉弘的建議。夏侯陟，是劉弘的女婿。劉弘開導他説："統治天下的人，應該與天下一心；教化一國的人，應該以一國爲己任。如果必須是婚姻親戚纔可以任用，那麽荆州有十郡，怎能有十個女婿然後纔能治理政務呢！"并上表稱"夏侯陟與我是姻親，按照以往的制度我們不能互相監督。皮初的功勛應當得到酬報"。皇帝下詔聽從了他的意見。

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悦。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麯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雄所敗，遣使告急，請

劉弘於是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産，放寬刑罰減免賦税，每年都有所積蓄，百姓都愛戴他。劉弘曾經在半夜起床，聽到城墻上的更夫在嘆息，就招呼他詢問緣由。那位老兵年過六十，瘦弱多病而没有短襖。劉弘很同情他，就貶謫處罰了他的長官，立即供給這位老兵皮袍夾帽，轉輾交付到他手中。按照舊制，峴、方兩處山澤中不允許百姓任意捕魚，劉弘教導部下説："按照禮法，名山大澤不能封賞，要與百姓共享其利。現在公私兼并，百姓手足無措，又該怎樣説我們呢！迅速修改這法令。"又下令説："酒室中所謂齊中酒、聽事酒、猥酒，用同樣的酒麯和糧食，而顯出優劣三等。飲酒應當與三軍同樣厚薄，從今以

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州十餘萬户，羈旅貧乏，多爲盗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嘆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後不能再加區分。"當時益州刺史羅尚被李雄擊敗，派使者前來告急，請求增援糧食。劉弘轉達文書要充足供給他們，但州府主簿認爲運輸的路途太遥遠，缺少護送的文官武將，想從零陵一次運五千斛米接濟羅尚。劉弘說："各位没有考慮周全。天下爲一家，彼此没有差别，現在我供給他們，就可以没有西顧之憂。"於是從零陵供給他們三萬斛米，羅尚憑藉着這些糧食防禦。當時在荆州有十餘萬户流亡的百姓，寄居異鄉生活貧乏，很多人成了盗賊。劉弘供給他們耕田、種子和糧食，提拔其中的賢良人才，按照能力逐級任用。當時的樂官總章、太樂和伶人，很多人躲避禍亂到了荆州，有的人勉勵他們作樂。劉弘說："以前劉景升認爲禮儀衰敗樂制崩壞，命令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後，想在庭院中演奏。杜夔說：'爲天子合樂而在庭院中演奏，這恐怕不是將軍的本意。'我常常爲這件事嘆息。如今君主蒙受災難，我没有能够全部獻出爲臣的節操，雖家中有樂人，也不應該聽樂，何况御樂呢！"於是把樂人下送至郡縣，派人安撫慰勉他們，等到朝廷返回王宫時，再把他們送還官署。朝中評論平張昌的戰功，應該封劉弘的次子一人擔任縣侯，劉弘上書堅决辭讓，惠帝同意。進授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横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顒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

惠帝到長安，河間王司馬顒挾持天子，帝詔令劉弘增援劉喬。劉弘認爲張方殘暴，預料司馬顒必定失敗，就派人前去接受東海王司馬越的調度。當時天下大亂，劉弘專門督管江、漢流域，在南方很有威信。前廣漢太守辛冉用縱横天下勸說他，劉弘十分生氣，殺了他。河間王司馬顒任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勸說劉弘："彭城王先前東奔時，有不軌的言論。張光，是太宰的心腹寵臣，應該殺了張光來表明你的向背。"劉弘說："太宰的過錯，豈是張光之罪！危及别人而使自己安寧，這是君子不做的事。"衛展很悔恨。

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

陳敏侵犯揚州，帶領軍隊打算向西進發。劉弘先緩解對南蠻的防禦，而授權前北軍中候蔣超，統領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帶領着

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窺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

衆多士卒在夏口駐守。又派治中何松帶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的兵力，駐守在巴東，作爲羅尚的後繼力量。另加任南平太守應詹爲寧遠將軍，督領三郡的水軍，增援蔣超。陶侃與陳敏是同郡人，又在同一年被舉用爲官吏，有人到劉弘那裏説陶侃的壞話挑撥離間，劉弘并不懷疑他。却任命陶侃爲前鋒督護，交付給他征討陳敏的重任。陶侃派自己的兒子和兄弟的兒子前來作爲人質，劉弘打發他們回去説："賢叔出發去遠征，你們的祖母年事已高，你們可以馬上回去。平民之間的交往尚且不背信棄義，何况大丈夫呢！"陳敏終於不敢進犯。永興三年，詔進號爲車騎將軍，開府和其他官職如故。

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

劉弘每次遇到興廢大事，都寫親筆信交給郡守和封王之相，誠懇細緻地叮嚀他們，所以衆人都既感動又興奮，争相趨附他，都説："得到劉公一紙書信，勝過得到十部從事的職位。"東海王司馬越恭迎皇輿時，劉弘派參軍劉盤作爲督護，帶領各部兵力前去會合。劉盤回來後，劉弘認爲自己年老而身患疾病，將要卸去州府和校尉的官職，正想分授他的部下，還没來得及上表，就在襄陽去世。百姓悲痛哀嘆，如同失去了親人。

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絰率府兵討勱，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勱，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

當初，成都王司馬穎跑到南方，想回到他的封國，劉弘拒絶了他。劉弘死後，劉弘的司馬郭勱想推舉司馬穎作爲統領之主，劉弘之子劉璠遵從父親的遺志，穿着孝服率領州府的士兵討伐郭勱，在濁水交戰，殺了郭勱，襄、沔安寧平定。起初，東海王司馬越懷疑劉弘、劉喬對他有二心，雖然對他們進行調度，但内心忐忑不安。劉弘抵抗司馬穎，劉璠又殺了郭勱後，朝廷贊賞他們的行爲。司馬越親筆寫信給劉璠贊美他，上表追贈劉弘爲新城郡公，謚號爲元。

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盗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内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

派高密王司馬略代爲鎮守，寇盗仍多，帝頒詔起用劉璠爲順陽内史，江漢之間百姓欣然歸附。司馬略去世後，山簡代理他的職務。山簡到任，瞭解到劉璠深得民心，恐怕百姓會逼迫劉璠做一方之主，就上表陳述了情况，因此徵召劉璠爲越騎校尉。劉璠也非常擔心會被百姓逼迫爲

家累。僑人侯脱、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咏召伯，無以過也。

主，接到任書，就輕裝到了洛陽，然後派人迎接家眷及財物等。僑居在當地的外鄉人侯脱、路難等護衛着劉璠的家眷，一直送到京城，然後告辭而去。南夏不久便混亂。父老鄉親追念劉弘，即使是《詩經·甘棠》篇中咏誦召伯，也不如百姓對劉弘的懷念。

陶侃 陶洪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吴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吴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虚心敬悦，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

陶侃字士行，本是鄱陽人。吴被平定後，把家從廬江遷徙到尋陽。父陶丹，是吴揚武將軍。陶侃早年喪父而生活貧困，擔任縣吏。鄱陽孝廉范逵曾經造訪陶侃，當時陶侃倉猝間没有東西來接待客人，他的母親就剪斷頭髮做成兩個假髮，换來了酒菜，飲酒作樂非常盡興，即便是僕從也喝得出乎意料地滿意。范逵離去時，陶侃追着送出百餘里。范逵問："你想到郡裏做官嗎?"陶侃回答："想去，衹是困於没有門路！"范逵造訪廬江太守張夔，稱譽贊美陶侃。張夔徵召陶侃爲督郵，兼任樅陽令。陶侃博得有才幹的名聲，升任主簿。適逢州部從事到本郡來，想對這裏審察，陶侃關起門整頓約束官吏，對從事説："如果我們郡中做了背棄禮義的事，自然應當按照法律判定是非，不應當以權勢逼迫我們。如果不按照禮法來考察，我們能够對付他。"從事立即退了回去。張夔妻子身患疾病，將要到數百里之外去迎請醫生。當時正天寒下雪，各位主簿都認爲這件事難辦，惟有陶侃説："我們要憑藉事奉父親的孝心來事奉君。妻，猶如母親，豈有父母有疾而不盡心的呢!"於是請求出行。衆人都敬服他的義氣。長沙太守萬嗣經過廬江，見到陶侃，虚心敬服他，説："你最終將大有作爲。"令自己的兒子與陶侃結交而離去。

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

張夔舉薦陶侃爲孝廉，陶侃到了洛陽，幾次拜訪張華。張華起初認爲他是遠方之人，没有給予厚待。陶侃每次前往，毫無不滿的神色。張華後來纔與他交談，認爲他非同尋常。陶侃擔任了郎中。伏波將軍孫秀由於是亡國的庶族，門第不甚顯赫，中原人士認爲擔任他的掾屬是耻辱，孫秀認爲陶侃寒門出身爲官，就召他爲舍人。當時的豫章國郎中令楊晫，與陶侃是同鄉，受到鄉人

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吕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

推重。陶侃去拜訪他，楊晫說："《易》中稱'固守正道足以成就事業'，陶士行正是如此。"楊晫與陶侃同乘一輛車去拜見中書郎顧榮，顧榮也覺得陶侃不一般。吏部郎温雅對楊晫說："怎麽與小人同乘一輛車?"楊晫說："此人不是平庸之輩。"尚書樂廣想會見荆、揚的士人，武庫令黃慶向樂廣引見陶侃。有人責難這種做法，黃慶說："這人終將成就大事業，還用懷疑什麽呢!"黃慶後來擔任吏部令史，舉薦陶侃補武岡令。陶侃與太守吕岳有嫌隙，棄官回鄉，擔任郡小中正。

會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户。

適逢劉弘任荆州刺史，將要就任時，起用陶侃爲南蠻長史，派他先到襄陽去討伐賊寇張昌，陶侃打敗了張昌。劉弘到達後，對陶侃說："我以前任羊公參軍，他說我以後會處於他的地位。如今我觀察你，必定會成爲我的繼位人。"後來陶侃因軍功而被封爲東鄉侯，食邑千户。

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内史扈懷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强兵，脱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陳敏之亂時，劉弘任陶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陶侃威儀齊備，迎接母親入官舍，鄉里很羡慕。陳敏派弟弟陳恢侵犯武昌，陶侃出兵抵禦。隨郡内史扈懷對劉弘離間陶侃說："陶侃與陳敏有同鄉的舊情，陶侃現在駐守大郡，統領着强大的軍隊，如果他心存異志，那麽荆州就失去東大門了。"劉弘說："陶侃的忠誠賢能，我深知已久，怎能有這樣的事情呢!"陶侃私下聽說了這件事，立刻派兒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到劉弘處以示自己的忠誠。劉弘任他們爲參軍，給予資財而遣送他們回去。又加任陶侃爲督護，讓他與各路軍隊同心協力抵抗陳恢。陶侃便以運輸船作爲戰艦，有人說不能這樣，陶侃說："利用公家的財物討伐公家的大敵，衹需分出主次就行了。"於是進攻陳恢，每戰必勝。陶侃治理軍隊整齊嚴肅，每次得到繳獲的物品，全部分發給士卒，自己不私占財物。後來因母親去世離任。曾經有兩位客人來表示哀悼，没有按照禮法哭靈而退去，化作雙鶴，衝天而去，當時的人們都認爲此事奇異。

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

服喪期滿，陶侃參與謀劃東海王司馬越軍務。江州刺史華軼進表任陶侃爲揚武將軍，派他

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托疾而歸，白侃曰：“華彦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悦，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絶。

在夏口屯兵，又任陶臻爲參軍。華軼與元帝平素不和，陶臻害怕禍亂將起，以患病爲托辭而返回，對陶侃説：“華彦夏抱有憂天下的志向，但是才幹不足，再説與琅邪王不和，禍亂將要興起。”陶侃發怒，打發陶臻返回華軼那裏，陶臻於是東行歸附元帝。元帝見了他非常高興，命他爲參軍，加任陶侃奮威將軍，暫賜予他飾有赤色旗幟和曲柄傘蓋的輕便車、鼓吹儀仗。陶侃便與華軼斷絶了關係。

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爲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鬥邪?”部將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于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荆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

不久，陶侃升任龍驤將軍、武昌太守。當時天下正鬧饑荒，山裏的夷族很多人攔江搶劫。陶侃命令各位將領僞裝乘坐商船來引誘盜賊。搶劫的人果然來到，活捉數人，是西陽王司馬羕身邊的人。陶侃立即派兵逼迫司馬羕，令他交出此前的盜賊，陶侃在釣臺排列了軍陣作爲後援。司馬羕捆綁了身邊二十人送來，陶侃把他們殺了。從此水路陸路都平静，前來歸附的流亡百姓充滿了道路，陶侃竭盡財力賑濟他們。又在郡東爲夷民設立集市，得到了許多利益。元帝派陶侃進攻杜弢，命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接受陶侃的指揮。陶侃令兩位將領爲前鋒，侄子陶輿爲左陣，進攻賊寇，打敗了他們。此時周顗任荆州刺史，事先鎮守在潯水城，賊寇搶劫了那裏的平民。陶侃派部將朱伺前去解救，賊寇撤退暫保泠口。陶侃對各位將領説：“這股賊寇必定會改變方向朝武昌進軍，我們應該返回武昌城，如果晝夜兼程三天可以到達。你們誰能够忍受飢餓作戰?”部將吴寄説：“如果十天没有軍糧，可以白天攻打敵人，夜晚捕魚，這樣足以供給軍隊。”陶侃説：“你是個强將。”賊寇果然增加兵力前來進攻，陶侃派朱伺等迎戰，大獲全勝，繳獲了對方的輜重，打死打傷許多人。陶侃派參軍王貢向王敦告捷，王敦説：“如果没有陶侯，就會失去荆州了。伯仁剛入境，就被賊寇打敗，不知怎麽得到的刺史?”王貢對答説：“我們荆州有災禍，非陶龍驤不能平息禍亂。”王敦同意他的話，馬上上表授陶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兼管西陽、江夏、武昌，鎮守在沌口，又遷到沔江。派朱伺等人討伐江夏賊寇，殺

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湞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説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鈎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

了他們。賊人王沖自稱荆州刺史，據守江陵。王貢回師，到達竟陵，詐稱陶侃命令，任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擊殺王沖，全部降服了他的部下。陶侃徵召杜曾而杜曾未能到達，王貢又恐怕詐稱命令會獲罪，便與杜曾帶兵反叛，在沌陽進攻陶侃督護鄭攀，打敗了鄭攀，又在沔口打敗了朱伺。陶侃打算撤退進湞中，部將張奕想背叛陶侃，施詭計勸説陶侃："賊兵來了就撤退，衆人一定不同意。"陶侃心中疑惑而没有出發。過了不久，敵軍到來，果然被叛賊戰敗。賊兵鈎住陶侃乘坐的戰艦，陶侃處境危急，逃上小船。朱伺奮力迎戰，勉强逃脱了災難。張奕最終投奔到賊方。陶侃由此而被免官。王敦上表請求陶侃以犯罪被免官的身份兼代官職。

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克，群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厄，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懾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迴軍溯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

陶侃又一次率領周訪等人進軍入湘，派都尉楊舉作爲先驅，進擊杜弢，大敗敵軍，在城西屯兵。陶侃佐史向王敦致書説："本州將領陶使君獨立超群，從地位卑微到聲名顯赫，他忠正誠信立下大功，所到之處都有功績。出仕輔佐南夏，輔佐劉征南，先遭遇張昌，繼而迎戰陳敏，陶侃帶領偏師，獨自抵擋大敵，所向無敵，賊衆大敗。近來王如在北方作亂，杜弢南方進犯，兩番征戰，一州奔襲，賊寇占領的其餘郡縣，聞風崩潰。陶侃用禮義招徠離鄉之人，用德行安撫遠方之民，百姓紛紛歸附，先後到來。陶侃接受命令，獨自固守險要，敵人到來則巋然不動，敵人離去則整軍不散。往年曾爲總督，直奔湘城，壯志凌雲，神機妙算。衹因兵少糧絶，没有能够取得勝利。而杜弢驚懼，又返夏口，不到兩夜的時間，建平流民就迎接賊寇共同反叛。陶侃立即逆流回師，蕩平叛軍，致使荆州西門安全，華夏千里無憂，這是陶侃的功勞。將軍同情荆楚，拯救難民，派陶侃統領戰後幸存的士衆，使寒冷的人穿上衣服，使飢餓的人吃上飽飯，家家慶賀，温暖倍增。江濱形勢危急地形孤立，并非險要的關隘，單軍不易固守，因而移就高地以暫避敵軍的鋭氣。賊軍輕兵先到，大部隊在後，陶侃整日抵擋，殺死了賊軍的名帥。不久賊兵相連而至，合力進攻，陶侃以忠臣的氣節，義無反顧，披堅

堅執鋭，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内，事敗於外，毫厘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隅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

弢將王真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真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真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盗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真初横脚馬上，侃言訖，真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真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

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温、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厠。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

執鋭，親自參戰，將士奮力迎擊，不怕犧牲。當時死去的人不可勝數。賊兵相互更替，一部作戰一部休息。陶侃孤軍作戰，勢單力薄難以抵抗，保全實力，以待日後行動。而主上責怪陶侃，對他嚴加貶黜免官。陶侃性格謙虚淡泊，功成身退，如今奉還以往接受的頒賞，惟恐稍有延滯。但是我等區區小臣，恐怕主上對内失理，對外敗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荆蠻叛離，西邊失守，將唇亡齒寒，構成侵逼的嚴峻局勢。”王敦於是呈奏恢復陶侃官職。

杜弢手下將領王真有三千精鋭的士卒，出武陵江，誘逼五谿夷，用水軍截斷了官運，徑直向武昌進軍。陶侃派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連夜趕往巴陵，秘密行軍襲其不備，打了個大勝仗，斬首千餘級，投降的有一萬餘人。王真逃回湘城。賊兵中途遭到阻擊，杜弢於是懷疑張奕并殺了他，衆士卒更加恐懼，投降的人更多。王真再次挑戰，陶侃從遠處對他説：“杜弢任益州吏，盗用庫中錢財，父親死了也不去奔喪。你本是好人，爲什麽追隨他呢？天下難道有白髮老賊嗎！”王真起初想横躍上馬，陶侃説罷，王真面容嚴肅地收下腿，言辭神色都顯得恭順。陶侃知道他可以説動，又下令去諭解，截下一綹頭髮作爲信物，王真於是前來投降。杜弢敗逃。陶侃進軍攻克長沙，俘獲杜弢的部將毛寶、高寶、梁堪而回師。

王敦十分嫉妒陶侃的功績。陶侃返回江陵時，想到王敦那裏道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人力勸，認爲不能去。陶侃没有聽從。王敦果然留住陶侃不讓他前往江陵，而降其職爲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荆州刺史。陶侃身邊的佐吏將士到王敦處請求把陶侃留在當地。王敦發怒，没有應允。陶侃的部將鄭攀、蘇温、馬儁等人不想去南方，就向西去迎接杜曾以抗拒王廙。王敦認爲鄭攀等人接受了陶侃的意旨，就身披鎧甲手持長矛，要殺陶侃，出門又返回來四次。陶侃嚴正地説：“你的雄才大略，應當能裁斷天下之事，爲什麽如此猶豫不决呢！”接着站起來到厠所去。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對王敦説：“周訪與陶侃有姻親關係，如同左手與右手一樣，豈有斷人

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

左手而右手没有反應的事呢！"王敦的殺人之心於是打消，設盛宴爲陶侃餞行。陶侃連夜出發。王敦任用陶侃之子陶瞻爲參軍。到達豫章後，陶侃見到周訪，流着淚説："如若不是你作爲外援，我大概不能免禍！"陶侃接着進發到了始興。

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交州，弘遂與温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在此之前，廣州人背離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王機又派人到王敦那裏，請求做交州刺史。王敦同意，而王機尚未出發。適逢杜弘占據臨賀，通過王機請求投降，王機勸説杜弘占領交州，杜弘馬上與温邵及交州秀才劉沈共同謀反。有人勸陶侃暫且居住在始興，觀察形勢。陶侃没有聽從，直接到達廣州。杜弘派人前來詐稱投降。陶侃明白其中有詐，先在封口發動了石車。不久杜弘率領輕兵趕到，瞭解到陶侃已有防備，就退了兵。陶侃追擊打敗了他們，在小桂捉住劉沈。又派部將許高征伐王機，斬殺了他，把首級傳到京都。諸將都請求乘勝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説："我的威名已顯赫，用不着出兵，衹用一紙信函就足矣。"於是發出書信勸降。温邵畏懼而逃，在始興追上并俘獲了他。陶侃因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陶侃在州中没有什麽政事，就把一百塊磚早晨運到屋外，傍晚運進屋内。别人問他爲什麽這樣做，陶侃回答："我將致力於治理中原，如果過分安逸，恐怕不能勝任大事。"他磨礪意志勤苦鍛煉，像這樣的事情很多。

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録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

太興初年，陶侃進號平南將軍，不久加都督交州軍事。王敦起兵反叛時，詔命陶侃以原來的官職兼任江州刺史，不久轉任都督、湘州刺史。王敦得志後，上書要求恢復陶侃本職，加散騎常侍。當時交州刺史王諒被賊寇梁碩攻陷，陶侃派部將高寶進擊平定梁碩。以陶侃兼領交州刺史。總計陶侃先後立下的功績，封他的次子陶夏爲都亭侯，進號陶侃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敦平定之後，他升任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兼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其餘官職如故。楚郢之地的男女百姓都奔走相告。

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

陶侃生性聰明，對於本職勤勤懇懇，舉止恭

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敬而合乎禮法，愛好人才。終日正襟危坐，統兵在外事務繁多，千頭萬緒，從不遺漏。遠近的書信奏疏，無不親筆答覆，下筆如有神，不曾停滯。延納接待遠方來客，從無滯留。常對人說："大禹是聖賢，尚且珍惜每寸光陰，至於衆人，更應珍惜每分光陰，怎能縱逸游蕩沉迷荒淫，活着對當時毫無益處，死後默默無聞，這是自暴自棄。"參佐僚屬中有人因清談博戲而貽誤公事，陶侃就命人收取這些部下的酒器和賭博用具，全部扔入長江，如果是小吏，就加罰鞭打之刑，說："賭博，不過是牧猪奴僕的游戲而已！《老子》、《莊子》語辭浮華，非議先王的格言，不能流行。君子應當端正衣冠，整攝威儀，豈有披頭散髮矯飾求名而自稱曠達的呢！"遇到來贈送物品的人，陶侃必要詢問物品的來由。如果是親自勞作的產物，禮品即便微薄他也高興，爲答謝送禮人會施予成倍的賞賜；如果是不義之財，就嚴辭責駡，送還禮品。陶侃曾經出游，看見有人手持一把尚未成熟的稻子，陶侃問："用來做什麼？"那人說："走在路上見到，拿着罷了。"陶侃盛怒道："你不耕作，却又偷拿農人的稻子玩！"把那人抓起來鞭打。因此百姓勤苦勞作，家家富裕人人豐足。造船時，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頭都收集起來，人們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後逢元旦聚會，久雪初晴，聽事堂前的餘雪未乾，便把木屑鋪在地面上。桓溫伐蜀時，又用陶侃貯存的竹頭作爲竹釘修船。陶侃處理事情細緻周密，都像這類事情。

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决戰，侃以賊盛，不可争鋒，當

蘇峻作亂時，京都失守，陶侃的兒子陶瞻被賊寇殺害，平南將軍溫嶠邀請陶侃同赴朝廷。起初，明帝去世時，陶侃不在顧命大臣之列，他對此深爲遺憾，此時回答溫嶠說："我是防守邊境的外將，不敢逾越自己的職權範圍。"溫嶠請求再三，推舉陶侃爲盟主。陶侃便派遣督護龔登帶領衆人奔赴溫嶠處，但又把他們追回。溫嶠因爲蘇峻殺害陶侃之子一事，再次送來書信想激怒陶侃。陶侃之妻龔氏也堅决勸說他出發。於是陶侃穿上戎裝登上小舟，星夜兼程，以致没有參加陶瞻的喪禮。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人在石頭會

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羡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羡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

合。各路軍隊想立刻决戰，陶侃認爲賊兵勢盛，不能與之决勝負，應當等待時機用計謀智取。雙方幾次交鋒聯軍都没有取勝，各位將領請求在查浦築起營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求建起白石壘。陶侃不依從，說：“如果白石壘不成功，你應當因此而獲罪。”李根說：“查浦地勢低下，又在河流南岸，衹有白石險峻牢固，可以容納數千人，賊兵進攻不便，這是消滅賊寇的一條途徑。”陶侃笑着說：“你是名良將。”於是聽從了李根的計謀，夜晚修壘清晨竣工。賊兵見到營壘後大驚失色。賊寇攻打大業壘，陶侃想前去解救，長史殷羡說：“如果派兵救大業，我們用步卒作戰不如蘇峻，大事就完了。應該急攻石頭，蘇峻必定前來解救，這樣大業就可解圍。”陶侃又聽從了殷羡的意見。蘇峻果然放棄大業而來救石頭。各支軍隊與蘇峻在東陵東交戰，陶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的部將彭世在軍陣中斬殺了蘇峻，賊軍士衆潰不成軍。蘇峻弟蘇逸重新聚合士衆。陶侃與各路軍隊在石頭殺了蘇逸。

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温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

起初，庾亮年輕而享有盛名，憑着是明穆皇后之兄而爲顧命大臣，蘇峻之亂，庾亮有責任。石頭平定後，庾亮害怕陶侃會來討伐自己，就采納温嶠的計謀，到陶侃處拜謝。陶侃趕緊制止他說：“庾元規却來拜陶士行嗎！”王導進入石頭城，派人取來先前的符節，陶侃笑着說：“蘇武的符節好像不是如此！”王導面有愧色，派人把符節藏了起來。

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户，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

陶侃回到江陵，不久爲侍中、太尉，加賜以鳥羽爲飾的儀仗旗和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食邑三千户，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由於江陵地處偏遠，改守巴陵。派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伐五谿夷，降服了他們。

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

後將軍郭默詐稱詔令殺害了平南將軍劉胤，接着兼管了江州。陶侃聽説後道：“其中一定有詐。”派將軍宋夏、陳脩帶領士卒據守湓口，親自率領大軍繼續前進。郭默派人送來妓婢和一百匹絹，摹寫了詔令呈送陶侃。左右臣屬多勸諫陶侃說：“郭默如果不接受詔命，豈敢做這等事。我們如果進軍，應該等待詔命。”陶侃神態嚴厲

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横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潜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宋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

地說：“國家弱小，尚無大略。再説劉胤受到朝廷的禮遇，雖然任非其人，但爲什麽要對他濫加極刑呢！郭默威猛，所到之處施暴擄掠，新近除滅大難，法網寬鬆，想乘機横行罷了。”派人上表討伐郭默。給王導寫信説：“難道郭默殺了州郡之長，就能够受任於州郡；害了宰相，便成爲宰相嗎?”王導回信説：“郭默處於上流，加上憑藉着船艦，因而我克制忍讓，使他占有了一方土地。我隱蔽了一個月，足下的軍隊趕到，便能够振奮精神奔赴足下，這難道不是退隱待時而成就大事嗎！”陶侃閲畢笑着説：“這是養賊啊！”陶侃軍隊到達後，郭默部將宋侯捆縛郭默父子五人以及郭默手下將領張丑到陶侃處投降，陶侃殺了郭默等人。郭默在中原時，多次與石勒等人交戰，賊人對郭默的勇猛很畏懼，聽説陶侃討伐郭默，没有經過戰鬥就擒殺了郭默，便更加畏懼陶侃。蘇峻部將馮鐵殺害陶侃之子後投奔石勒，石勒任他爲守戍之將。陶侃把馮鐵先前所爲告訴了石勒，石勒召來馮鐵殺了。詔令陶侃都督江州，兼任刺史，增設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屬員十二人。陶侃回到巴陵，接着改守武昌。

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

陶侃任命張夔之子張隱爲參軍，范逵之子范珧爲湘東太守，起用劉弘曾孫劉安爲掾屬，進表論説梅陶，凡是身處逆境時所接受的恩助，即便是一餐飯也都要酬謝報答。

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虚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虚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

陶侃派遣其子陶斌與南中郎將桓宣向西討伐樊城，使石勒部將郭敬敗逃。派兄子陶臻、竟陵太守李陽等人共同攻破新野，接着平定了襄陽。朝廷拜授大將軍，允許佩劍着履上殿，入朝不必小步疾行，發表贊拜之辭不必報告姓名。陶侃上表堅决推辭説：“我并非往日貪圖榮耀而如今虚僞地辭讓。事情確有合於時宜的，我怎敢違背陛下的意旨；道理確有益於聖世的，我怎敢異於朝廷的規定。我常常考慮要除掉各種多餘浮泛的事宜，廢棄虚僞不實的做法，這并非僅限於我一人而已。如若我憑藉着國家的威靈，斬殺了李雄、石勒，那麽又加賞什麽呢!”

咸和九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

咸和九年六月陶侃身患重病，又上表請求退

曰：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毌丘奥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俊。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内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羡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

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

職說：

我少年喪父生活貧寒，初始的志向并不高遠。過多地蒙受了聖朝各世的殊恩、陛下睿智的鑒識，承受的恩寵實在過重了。有生必有死，自古如此。我年近八十，居於高位，得以保全身名善始善終，還有什麽可遺憾的呢！衹因陛下年富力强，賊寇尚未誅滅，先王的山陵尚未返還，這就是我滿懷憤慨，不能平静的緣由。我雖然難知天命，但年事已高，國恩厚重，賜封長沙，我辭世之日，應當使骸骨歸還長沙。我父母舊日安葬之處，今在尋陽，依藉生者而安置死者，我無意與他們分離甚遠，已經叫封國之臣辦理遷墓改葬之事，定於下一個秋季，恭敬地辦妥改葬之事，葬事完畢，我就告老還鄉。不料我的病，日漸危重，伏枕感慨，思緒萬端。我本想生命延續一段時間，爲陛下在西部平定李雄，在北方吞并石季龍，因而把毌丘奥派往巴東，桓宣任職襄陽。抱負尚未按計劃實行，就遇到如此不順心意的事情！這一方重任，内外政務，希望陛下迅速選拔大臣代理我，一定要求得賢良之才，奉行王道，遵循我的志向并得以實現，則我臨死之日如同出生之年了。

陛下雖有上天賦予的聖姿，英明日新，正當多事之際，應該依賴衆多俊傑。司徒王導鑒識深遠，上下輔佐了三代君王；司空郗鑒簡樸忠正，朝廷内外都信任他；平西將軍庾亮寬宏處事詳明，才能可以挽救時世，是陛下身邊的周公、召公。他們能静言進諫咨詢訪議，布行政道，使得天地平安，四海仰賴。我謹派遣左長史殷羡奉送上賜予的符節旌麾、輕車曲蓋、侍中官冠的飾物貂蟬、太尉章及荆、江州刺史的印章符信和用作儀仗的木戟。恭敬地懷戀皇恩，悲酸交集。

把後事托付給右司馬王愆期，加他爲督護，統領文武衆官。

陶侃乘小車出臨津而登船，次日，在樊谿去

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勛，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

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决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盗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凄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逾。”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吴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

世，享年七十六歲。成帝下詔説：“已故的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修養德行蕴蓄睿智，深謀遠慮。在外總領一方藩鎮，八州清平；在内盡力事王，皇室得以安寧。古代齊桓、晋文的功勛，憑藉同姓異姓的諸侯。今日正是憑着他的宏謀，輔佐我執政於朝。先前曾進位大司馬，尚未來得及頒發策書授命。昊天不憐惜，使他突然病逝，朕内心震驚痛悼。今派兼鴻臚追贈他爲大司馬，授予蠟製蜜章，用太牢祭祀。如果在天之靈有知，應以此殊榮爲幸。”又策命贈謚號桓，以太牢祭祀。陶侃臨終曾要求葬在封國以南二十里處，因而他手下的吏人在武昌以西刻石立碑并畫了像。

陶侃在軍中四十一年，雄健剛毅掌握大權，聰慧而善决斷。從南陵至白帝的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討伐蘇峻一役，庾亮因輕率冒進而失利。庾亮司馬殷融拜訪陶侃致歉説：“將軍這樣做，不是殷融等裁斷决定的。”將軍王章到來，説：“王章自己做的這件事，將軍并不知道。”陶侃説：“往日殷融是君子，王章是小人；如今王章是君子，殷融是小人。”陶侃性格縝密好問，頗似趙廣漢。曾經考核各軍營種柳的情況，都尉夏施偷來公家的柳樹種植在自己軍營門前。後來陶侃見到了，停車詢問：“這是武昌西門前的柳樹，爲什麽偷來種在這裏？”夏施驚惶失措地謝罪。當時武昌號稱多士，殷浩、庾翼等人都是佐吏。陶侃每次飲酒都有定量限制，常常是尚未盡興而定量已經喝完，殷浩等人勸他再稍喝一點兒，陶侃感慨良久説：“我年輕時曾因飲酒而出過閃失，已故的雙親給我定下限約，所以我不敢超過。”謀議的官員認爲武昌北岸有邾城，應該分兵把守那裏。陶侃不予答覆，而議政的官員不斷提及此事，陶侃就渡江去打獵，招引將佐來對他們説：“我們所以能够設置險關而抵禦賊寇，正是憑藉着長江。邾城隔岸處於江北，對内無所依傍，對外鄰近各夷族。夷人地域内可得利，晋人貪圖私利，夷人不能忍受欺凌，必定會引來寇虜。這是招致禍亂的緣由，并不能抵禦寇虜。再説吴時這

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决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强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座城是由三萬士兵防守的，現在我們縱然有兵力防守，也對長江以南没有益處。如果羯虜有可乘之機，江北的兵力又不是能够憑藉的力量。"後來庾亮防守邾城，果然大敗。陶侃晚年知足而不求朝廷權力，臨去世前一年，想退位回到封國，佐吏等人苦苦挽留。病重時，要回到長沙去，軍隊中的財物器械、儀仗以及牛馬船隻都有登記的簿册，加封印章存在倉庫中，自己加鎖，交付王愆期，然後登船，朝廷内外把此舉引爲美談。陶侃快要出官府大門時，回頭對王愆期説："老夫徘徊停留，正因諸君之輩。"尚書梅陶在給密友曹識的信中説："陶公洞察秋毫如魏武，忠誠勤勞如孔明，陸抗等人不能達到他的境界。"謝安常説"陶公雖然執刑法，却深深懂得法外之意"。陶侃就是這樣得到世人的敬重。然而他有數十位侍妾，千餘名家僮，家中的珍寶財物比天府還富有。有人説"陶侃少年時在雷澤打魚，撈到一個織布梭子，挂在墻上。不久天降雷雨，這枚織梭化爲龍而飛去"。又曾夢見生出八個翅膀，飛上天空，見到九重天門，已經登上了八重，衹有一重門進不去。看守天門的人用木杖打他，繼而墜落到地面，左邊的翅膀折斷。等到夢醒，左腋仍然疼痛。有一次當陶侃上厠所時，見到一個身穿朱衣頭戴長耳裹髮進賢冠的人，斂藏起笏板對陶侃説："因爲你是長者，所以我來報告你。你日後會成爲公，官至八州都督。"有個擅長相面的人師圭對陶侃説："你左手中指有竪的紋路，會成爲公。如果這條紋路貫穿到上方，你的富貴將不可估量。"陶侃用針刺破手指涌出鮮血，血灑在墻上顯出"公"字，用紙在手指上沾血，"公"字更加清晰。陶侃擔任都督八州的要職時，位據上流，掌握着强大的兵力，暗自産生伺隙謀權的心思，每當想到折斷翅膀的徵兆，便自己抑制了這種想法。

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并不顯。

陶侃有十七個兒子，衹有陶洪、陶瞻、陶夏、陶琦、陶旗、陶斌、陶稱、陶範、陶岱見於舊史，其餘的都不爲衆人所知。

洪辟丞相掾，早卒。

陶洪起用爲丞相掾，早年去世。

陶瞻　陶夏　陶琦　陶旗　陶斌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禄勛。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吴昌侯，五百户。

陶瞻字道真，年輕時便顯出才氣與器量，歷任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升任散騎常侍、都亭侯。遭到蘇峻殺害，追贈大鴻臚，謚號愍悼世子。把陶夏作爲世子。爲陶侃送喪完畢要返回長沙時，陶夏與陶斌以及陶稱各自擁有數千兵力而互相暗算。不久兵衆解散，陶斌先到長沙，悉數搜取了封國中的器械財物。陶夏趕到，殺了陶斌。庾亮上疏説："陶斌雖然行爲醜惡，犯下難以容忍的罪過，但是王法有規定，骨肉至親，操起刀鋸相殺同胞，有傷父母之恩，毫無惻隱之心，應當施以放黜的處置，用以懲戒有暴虐行爲的人。"庾亮的奏表尚未到達都城，而陶夏生病死亡。詔令又以陶瞻之子陶弘承襲陶侃的爵位，官至光禄勛。陶弘死，兒子綽之繼承。綽之死，兒子延壽繼承。宋立國後，延壽降爲吴昌侯，食邑五百户。

琦司空掾。

陶琦任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

陶旗歷任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年，任散騎侍郎。性情凶暴。陶旗死，兒子陶定繼承。陶定死，兒子襲之繼承。襲之死，兒子謙之繼承。宋立國後，封國廢除。

斌尚書郎。

陶斌任尚書郎。

陶稱　陶範　陶岱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并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

陶稱任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生性驍勇而超凡脱俗，與兄弟關係不好。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任陶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他原來統領的兩千人跟隨他。陶稱到達夏口，帶領二百士兵面見庾亮。庾亮大會左右官吏，譴責陶稱先後犯下的罪惡，陶稱跪拜謝罪，趁勢退出。庾亮派人在門外拘捕他，斬首示衆。庾亮上疏道："陶稱，大司馬陶侃的孽子，父親亡故而不服喪，沉溺於酒中，貪圖私利追求榮華，擅自代理五郡，自稱爲監軍，動輒召來封國官吏，聚集在軍府中。已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劉安寄居江夏，以及將領楊恭、趙韶，都因稍不順從，陶稱聲稱他們犯了殺身之罪，劉安、楊恭恐懼萬分，自己投水而死，趙韶在獄中自盡。將軍郭開跟隨陶稱前

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奸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勛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往長沙奔喪，陶稱懷疑郭開依附其他陶氏兄弟，就把郭開反綁倒懸在船的帆杆上，用彈丸仰面彈他，摇動船槳渡江二十餘里，圍觀者數以千計，無不震驚害怕。陶稱還藏匿着許多官府的兵士，收留犯死罪的人。我不忍直言上疏，僅暫且免去他司馬的職務。陶稱放肆地口出惡言，無所顧忌，邀約糾集諸將領，企圖擁兵發難。諸將領驚惶恐懼，無人敢揭露，因此他的陰謀没有立即暴露。我因陶侃對王室建有功勛，從而寬容陶稱的倒行逆施而爲他掩飾，所以表任他爲南中郎將，與我接近，以匡正挽救他。但是陶稱愈發顯露出豺狼之心，言語激切，不忠不孝，前所未有。如果對國家有利，可以專斷，我拘捕陶稱并處以死刑。"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禄勛。

陶範最爲知名，太元初年，任光禄勛。

岱散騎侍郎。

陶岱任散騎侍郎。

陶臻

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陶臻字彦遐，有勇氣膽略而足智多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年間，任南郡太守、兼任南蠻校尉、假節。死於官位，追贈平南將軍，謚號肅。

陶輿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没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陶臻之弟陶輿，果敢剛烈而善戰，因功屢次升遷至武威將軍。先前，賊人張奕原爲中原人，元康年間被差遣西征，遇到天下大亂，就留在了蜀地。到此時，帶着三百餘户人家想投靠杜弢，被陶侃擒獲。諸將請求殺了他們之中的壯年人，占有他們的妻兒，陶輿説："這些人原本是官兵，屢經戰争，可以赦免他們爲我們所用。"陶侃赦免了他們，用這些士兵配備陶輿的軍隊。陶侃與杜弢戰敗後，賊兵用汲水的工具桔槔擊打官軍船艦而船艦没入水中，衆軍士大驚失色。陶輿率領輕便的船隻出現在賊兵上游而進攻他們，所向無敵。賊寇帶着衆將焚燒陶侃軍中輜重，陶輿又打敗了他們。從此每戰必勝，賊兵望見陶輿的軍隊，就互相轉告："避開陶武威。"無人敢抵擋他。後來與杜弢作戰，陶輿身受重傷，死去。陶侃爲之慟哭道："喪失了我家之寶！"三軍都爲他垂淚哭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咏；據非其德，鰷鮈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并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吴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擹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静祲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静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雲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史臣曰：古來明君建立封國，照料疆域，分爲九州，成就宏業，至於四岳。以此來上齊政綱，下行風化。備齊地方官長的禮儀，威風震撼於邊域；總理頒布條文，禮法整飭於天下。委任職務依據其才能，《甘棠》因此得以傳誦；身居官位不具備德義，酬餉因而引來嗟嘆。在國家衰亂的時代，邊境之地多生險阻，分建符節，紊亂朝綱。和季因與武帝同鄉的舊情，重視盧綰與漢高祖般的契合，居於一方州牧的地位，振興吴起的遺風。自幽州到荆州，屢次使豺狼收斂惡迹；舉薦賢良任用善才，如同選盡孔雀與翠鳥的羽毛。因此吏民同心協力，華夷順從命令，一州清平，在沸海之中呈現平静；百城安居，在天地之間展示静謐。在戰亂年代獨善其政，是何其鮮見的現象！《易》中説"固守正道足以成事"，這在南征中得到體現。陶士行門望并非世族，習俗異於華人，超拔出衆於偏遠之地，在顯貴的行列比肩共進，高居外統兵之位，控制了上流的局勢。施行恩澤懷柔邊疆，使壁壘森嚴的城堡平息；放棄高位匡救君主，使瀕臨淪喪的國家再度安寧。庾元規以外戚的地位，挹退而下拜；王茂弘以保衡的尊貴，悦服而動容。聲望崇高分居一方，是理所當然的。至於聚集財富，富有超過天府，暗生包藏宇内的心志，反思折斷羽翼的徵兆，錯了！夫子曾説"對人不要求全責備"，此話千真萬確，在這裏又得到驗證。

贊曰：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静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繄賴之重，匪伊舟航。

贊曰：和季承蒙皇恩，在南方竪起大旗。威武平定了荆州四域，教化播揚在長江沿岸。爲王朝同心盡力，不忘忠誠肅敬。長沙勤王，在疆場指揮征戰。地位高如三公，功績在於匡正天下。受信賴如此之重，并非因戰艦航船。

晉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温嶠

温嶠，字太真，司徒羡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悦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

温嶠，字太真，司徒温羡弟弟的兒子。父温憺，曾任河東太守。温嶠性情聰敏，有見識，學識廣博善寫文章，年輕時在同族之中因孝悌而得到稱贊。儀表俊秀整潔，能言善談，見到他的人都喜愛欣賞他。十七歲時，州郡起用他爲官，都没有就任。司隸命他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很有名望，但好聚斂不義之財，温嶠上奏檢舉他，京官由此受震動而肅敬。後舉爲秀才、灼然。司徒任用他爲東閤祭酒，補任上黨潞令。

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群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埸，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

平北大將軍劉琨的妻子，是温嶠的姨母。劉琨以禮相待十分尊重他，請求他擔任參軍。劉琨升任大將軍，温嶠任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帶兵征討石勒，屢建戰功。劉琨升任司空，以温嶠爲右司馬。那時并州土地荒廢，寇盜結夥而起，石勒、劉聰據有大片土地，温嶠作爲主要謀士，劉琨依靠他。

屬二都傾覆，社稷絶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説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

東西二都淪喪，國家敗亡，元帝開始占有江南，劉琨忠誠於王室，對温嶠説："昔日班彪洞察劉氏將會復興，馬援深知漢光值得輔佐。如今晉雖國運衰微，天命并未改變，我打算在黄河以北建立功勛，使你在長江以南得到聲譽，你願意幹嗎?"温嶠回答："我雖然没有管、張的才能，而你有桓、文的志向，想要建樹聯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功績，我怎敢推辭呢。"劉琨便任温嶠爲左長史，發檄文遍告華夷各族，奉表勸元帝即位。温嶠到達江南後，被引入拜見元帝，一一陳述了劉琨的忠誠，志在報效盡節，繼而陳説國家没有君主，上天與百姓都期望元帝，言辭慷慨。滿朝

彝等并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勛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

官員注目贊同，元帝器重并贊揚他。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都與他親近友好。當時江南的基業剛剛建立，政綱刑法都不健全，温嶠對此特别憂慮。見到王導互相交談之後，温嶠高興地説："江左自有管夷吾，我還憂慮什麽呢！"多次請求返回河北報告情况，没有得到應允。恰逢劉琨遭段匹磾殺害，温嶠上表稱劉琨忠心耿耿，雖然功業没有完成，但家破身亡，應該得到褒揚尊崇，用以安慰天下之望。元帝同意了他的建議。

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仇，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没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

任散騎侍郎。起初，温嶠要南下受命時，母親崔氏執意挽留他，温嶠抽斷衣裾而離去。後來母親死亡，温嶠因路途險阻多亂不能回鄉料理喪葬，從此堅决辭讓不接受任命，苦苦請求返回北方。詔令三司、八座商議温嶠之事，官吏們一致認爲："昔日伍員立志報一家之仇，首先憑藉諸侯的力量，投奔東方的吴王闔閭，位居上將，此後入郢鞭打荆王之尸。如果温嶠因母親未得安葬而淪没在胡虜之地，就應該竭盡智謀，仰賴君王的威靈，把亂寇消滅乾净，然後返鄉到墓地致哀，怎麽能因這點阻礙就放棄遠大的志向呢！"温嶠無可奈何，接受了任命。

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宫，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温嶠後來歷任驃騎王導的長史，升任太子中庶子。身處東宫時，深受恩寵，太子與他結爲至交。温嶠多次規勸太子，又呈獻《侍臣箴》，頗有裨益。當時太子正營建西池樓觀，動用許多勞力和費用。温嶠上疏認爲朝廷初創，强寇尚未除滅，應當節儉來做下屬表率，努力從事農業并重視訓練軍隊，太子接受了他的建議。王敦興兵進攻朝廷，六軍大敗，太子將親自迎戰，温嶠手執馬勒勸諫説："我聽説善戰的人不動怒氣，善勝的人不用兵力，怎能位爲太子而以身冒險呢！"太子纔放棄親自迎戰。

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

明帝即位，任侍中，重要的事都由温嶠參與總攬，詔令文書也都由他預先過目。不久轉任中書令。温嶠身負國家棟梁之職，皇帝親近并依靠他，王敦對此十分忌恨，因而請求任温嶠爲左司馬。王敦擁兵不行朝見，常有凌越縱恣的舉動，温嶠勸諫王敦説："古代周公輔相成王時，勤謹

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奸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

謙虛，爲延攬人才而操心忙碌，難道是喜歡勤苦而厭惡安逸嗎！實在是因爲身負重任而不能不這樣做。而你自從返回京都，輔佐朝政，缺乏拜覲的禮節，簡慢爲臣的儀禮，不通達聖人之心的行爲無不令人憂心。往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獻身虞庭，文王雖然勢大，但仍不失爲臣的禮節。因此有蔭庇衆人的大德，必有事奉君王的小心，使大業發揚百世，良風流傳萬代。聖人遺留的美德是不應忽視的。希望你常念及舜、禹、文王服事的勤謹，想着公旦爲延攬人才而操心忙碌的美德，那麼天下就大幸了。”王敦不接受他的意見。温嶠知道他執迷不悟，於是佯裝樹立對他的尊敬，總攬起官府中的事務，私下與之商談密謀，附合王敦的私欲。温嶠與錢鳳交往很深，爲錢鳳樹立他的聲譽，常說：“錢世儀滿腹經綸。”温嶠平常有善於識人的美稱，錢鳳聽到對自己的評論十分高興，與温嶠結下很深的友情。正巧丹楊尹空缺，温嶠勸說王敦：“京尹是京都的喉舌，應該任用文武雙全的人，公應當親自選拔人才。如果朝廷任用，恐怕不盡合適。”王敦同意他的說法，詢問他誰能够擔當這個職務。温嶠說：“我認爲錢鳳可以用。”錢鳳也推舉温嶠，温嶠假裝推辭。王敦没有聽從他的意見，上表補任他爲丹楊尹。温嶠仍然擔心錢鳳爲王敦設計陰謀，趁着王敦餞別時，温嶠起座行酒，到錢鳳面前時，錢鳳尚未來得及喝酒，温嶠就假裝醉酒，用手板打落錢鳳的包頭巾，臉色大變地說：“錢鳳是什麼人，温太真行酒而竟敢不喝！”王敦以爲温嶠醉了，把雙方勸解開。温嶠臨走時來告別，涕泗橫流，走出府門又轉身回來，這樣重復了兩三次，然後纔上路。待他出發後，錢鳳進府勸諫王敦：“温嶠與朝廷關係很親密，并與庾亮有很深的交情，他未必可信。”王敦說：“太真昨天醉酒，稍微對你變了臉色，怎能因此便詆毁懷疑他呢。”因此錢鳳的計謀不能實施，而温嶠得以返還京都，把王敦的陰謀全部奏報朝廷，請求朝廷事先作好準備。

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

王敦之亂時，朝廷加温嶠爲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王敦在給王導的信中

書曰："太真别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疏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録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奸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

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

說："温嶠離别僅幾天，竟然做出這種事情!"上表誅討奸臣，以温嶠爲首。徵募生擒温嶠的人，要拔除温嶠的舌頭。王含、錢鳳即將來到京都時，温嶠焚燒了朱雀桁來挫敗他們的前鋒，明帝很生氣，温嶠説："如今朝廷衛隊人數不多力量薄弱，徵召的士兵尚未趕到，如果賊兵横衝直撞，將危及國家，陛下爲什麽吝惜一座橋呢。"賊兵果然不能渡河。温嶠親自帶領衆士卒與賊兵隔水而戰，進攻王含，打敗了他，又督促劉遐追擊錢鳳直至江寧。禍亂平息後，封爲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詔命除去王敦主簿之名，他的佐吏僚屬都不得再任官職。温嶠上疏説："王敦剛愎不仁，殘忍地施行殺戮，親信任用小人，疏遠君子，朝廷不能壓制他，骨肉不能産生嫌隙。身處王敦之下的官員時時懼怕危亡，因此庶人士族沉默，側目而視，實在是賢人君子走投無路，退隱待時的年代。再説王敦作亂之日，逮捕臣僚，想逃脱災難也苦於無路，究其本意，衹能安然處之，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我談起，我完全瞭解他們的心情。如果是執意行凶爲亂，當然是罪有應得；如果是誤入奸黨，那麽應當寬待他們。加以陸玩等人忠誠，皇上清楚，判處他們與賊寇同罪，實在有違他們的本心。陛下仁義聖明寬宏大度，力求公正；我憑藉陛下博納衆言的美德，干預了職權之外的事情，確實因爲愛惜人才，不敢忘記竭盡忠誠。"明帝同意。

當時天下衰敗，國家財用短缺，詔令公卿以下官員到京都議論時政要務，温嶠上奏治軍治國的大政。其一："祖約退駐壽陽，有日後捲土重來的隱患。現在雙方固守防禦，消滅他比較容易。淮泗都督，應竭力支援。選拔享有盛名的人士，配備兵士五千人，再選擇一位副將，帶領二千兵士，以增加抵禦壽陽的兵力，可以保住徐豫的安全，援助司地。"其二："一人不種田，必有因此而挨餓的人。如今不耕作的人，數以萬計。春天廢除勉勵農業的制度，冬天嚴申了繳租的命令，下邊没有見到實施，僅是徵收賦税。賦税不可以停止收取，但也應考慮使百姓富裕。司

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采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禄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置藉田、廪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

徒設置田曹掾，每州一人，勸勉農事，考察官吏是否能幹，現在應照舊設置這一官。必須選用清廉奉公，能執行惠民政策之士，好處就更大了。”其三：“在京都以外州郡帶兵的人和都督府不直接與敵軍對峙的軍隊，要一邊耕作一邊防守。先朝派五校尉出外屯田，現在四軍五校的軍隊，以及護軍統率的外軍，可以分派二軍出京，在險要之地屯田。沿長江上下，都有良田，開荒待一年之後即可耕種。再説軍隊剩餘人員在外，種田而自食其力，很有好處。”其四：“設立官職用以治理國家，而不爲私人謀利。這樣就官吏少而精。周設六卿治理國事，到春秋時，入朝可以作輔佐，出朝可以統率三軍。後代設立官職漸多，雖是由於事有繁簡。但如今江南六州的地域，尚且有荒蕪殘缺，與平日相比，僅占十分之一而已。三省軍校不帶兵的，各官署公府兼職并管，這就可以減省一半官員，粗略統計事務多少，根據情況減省官吏。荒殘的縣，有的同處一城，可以將其合并。這樣官員既可精良，俸禄也可優厚，使足够的人代他們耕作，然後就可以責求他們清廉爲公。”其五：“古代君主親自耕種籍田來供給宗廟祭米，舊時設置藉田、廪犧之官。現今祭祀時到集市上徵購祭米，對上輕慢神靈祖先，對下使百姓負擔加重，不合敬奉宗廟祭祀的本意。應當依據舊制，設以上二官。”其六：“國家越强大，越應任用賢才，播揚君王的教化，使朝廷的聲望播及四方。民情世俗不安，任用品行低下的人，有辱使命，滋生災患。應該重視選用賢才，不能減少郡縣現居二品的重要官員。”其七：“罪惡不相牽連，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近來大逆不道者多是由於凶殘暴戾。凶殘暴戾株連嚴重，所以謀劃叛逆。現在繼續施行，不合聖朝的法令，應該如同先朝一樣廢除株連三族的制度。”朝廷議論温嶠的奏章，多被采納。

明帝病危，温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人一同接受遺詔爲顧命大臣。當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逃遁之人，朝廷對他有所懷疑。征西將軍陶侃在荆楚一帶享有威名，又對西夏憂慮，所以派温嶠爲上流援軍。咸和初年，温嶠

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别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斫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

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守武昌，施政仁義，甄别臣下的品行才能，親自吊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説“豫章爲十郡要地，應該派刺史居守。尋陽地處江邊，應該由都督鎮守。現在以州從屬府，進退不便。而且古代鎮將多不兼任州中職務，這都是因爲文官武將任務不同的緣故。應選單車刺史另行治理豫章，專門管理黎民百姓”。詔令不許。温嶠在駐地見到王敦畫像，説：“王敦大逆不道，應該掘棺戮尸，依崔杼那樣處理。古代人死蓋棺定謚，《春秋》崇尚恪守正道，崇尚君父之命，没有見過受天子處死而在郡縣保留畫像的情況。”命令把畫像除掉。

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内史紀睦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勛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説，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

温嶠聽説蘇峻有異常舉動，考慮到會有變故，要求返還朝廷以備不測，朝廷没有聽從。不久蘇峻果然反叛。温嶠駐守尋陽，派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内史紀睦等人帶領水師奔赴國難。京城失陷後，温嶠聽到這一消息悲慟失聲。有人來探望，也都相對悲哭。不久庾亮跑到温嶠駐地，宣布了太后的詔命，升任温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温嶠説：“當務之急，是消滅賊寇，尚未報效立功却受榮寵，我没有聽説過這種情況，以什麽來昭示天下人呢！”堅决推辭不接受任命。此時庾亮雖然敗逃，温嶠仍常推崇他，分出兵力給他。派王愆期等人邀約陶侃共同奔赴國難，陶侃怨恨不是顧命大臣，没有同意。温嶠起初聽任了他，後來采納了部下毛寶的意見，又堅决要求陶侃同行，其言論記在本書《毛寶傳》。起初，温嶠與庾亮互推對方爲盟主，温嶠堂弟温充對他説：“征西將軍地位顯要兵力强大，應該共同推舉他。”温嶠便派王愆期去推陶侃爲盟主。陶侃答應了，派督護龔登帶兵到達温嶠處。温嶠於是上章書給尚書，陳述蘇峻的罪狀，手下擁有七千士卒，灑淚登舟，移文遍告四方將領：

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絶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

賊臣祖約、蘇峻臭味相投，共生歹心。上天已奪去他們的魂靈，死期即將來臨。負罪於天地，自絶於人倫。賊寇萬勿放縱，應當增兵討伐，我帶兵駐扎在湓口。不日

溢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睦，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暗弱不武，不能徇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慚負先帝托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

護軍庾亮來此，宣布了太后的詔命，賊寇逼近王宮，親兵遭受挫敗，遍告藩鎮守臣，共謀安定朝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温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睦，各自率領隊伍，相繼而至。叛賊逞凶，踐踏宗廟，烈火燃及宮庭，飛箭射向太極大殿，君主幽囚，宰相困迫，殘害朝臣，凌辱子女。驚聞這些消息後令人悲痛惶恐，精魂飛散。我愚昧而不英武，不能爲國難捐軀，悲哀痛恨自責不已，五情俱摧，愧負先帝重托，理應全力殺敵，死而後已。現在我親自帶領人馬，身先士卒，催促諸軍進發，迅速出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接踵而至，宣城內史桓彝已令所屬部隊在江邊要塞屯兵，江夏相周撫一心求戰，軍隊已經出發。

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歃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群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

古代的申包胥是楚國的小臣，不辭遠道竭盡忠誠，他的忠義感動諸侯。藺相如是趙國的臣隸，爲雪君主之耻，在秦庭撫劍相向。漢朝末年，董卓作亂，劫持獻帝，殘害忠良，關東州郡互相結盟。廣陵功曹臧洪，是郡中的小吏，登壇歃血，涕淚橫流，慷慨的氣節，激勵了各路諸侯。何况如今位居三公，據有郡縣，列於名邦，深蒙國恩的人呢！不期而會，不謀而合，不也是應當的嗎！

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厄，忌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强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絶，資食空懸，內

二賊糾合的士衆，不滿五千，并且外怕胡寇，內乏糧草，後將軍郭默在戰陣中斬殺俘虜了賊兵千人。如今賊方雖然破壞了都邑，但都邑守軍即刻解散出逃，不爲賊寇所用。再説祖約心胸狹窄，嫉賢妒能，不行仁義，蘇峻小人，惟利是圖，殘酷驕横而性多猜忌，二賊權且苟合。江表義軍興起，在前面抵擋他們，强悍的外寇胡人，緊追其後，運輸斷絶，糧食虧缺，內外交困，勢力怎能

乏外孤，勢何得久！

群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

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并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

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

長久！

群公諸將，都有責任抵禦仇敵。征西將軍陶公，是國中德高望重之人，忠誠嚴正，功勛卓著。各方鎮州郡同心協力，共同稟承陶公的規劃調度，以雪國耻，如果對國家有利，萬死不辭。我雖然膽怯無能，愧據一方，仰賴忠賢之士的謀劃，文武之臣的相助，君子竭誠，百姓盡力，高潔之士身披短褐而從軍，平民百姓傾盡全力而赴難，率領家中的僕人，帶來了私人的兵杖，衆人的忠誠，難以詳細記載。豈是我的無德而導致這一切嗎？士大夫稟承忠義之風，人人感激皇上的恩澤。何况護軍庾公，是皇帝的大舅，德高望重，帶領着郭後軍、趙胤、龔保三位將領，與温嶠同心作戰，我得以依靠，亦悲亦喜，有如朝廷不曾泯滅。他們各自率領部隊，不貽誤事機。獎賞徵募言之有信，明如日月。有能斬殺祖約、蘇峻的人，封爲五等侯，賞布萬匹。忠誠是美德，仁義由自己，萬里共定契約，義舉自不待言。

當時陶侃雖同意親自沿江而下却未見出發，又追回他的督護龔登。温嶠再次寫信給陶侃説：

我認爲軍隊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現在已經把檄文傳遍遠近，已經約定，後半月舉大事，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隊都在路途，共同奔赴聯合行動，衹待你統率的軍隊開到，便可以齊頭并進。你現在召軍隊返程，使遠近産生疑惑，成敗的的原因，將在於此了。

我才不足而職任重，全憑你的厚愛，遠承既定之規。至於以我作爲前鋒，我不敢推辭，我與你應當排陣如常山之蛇，首尾互相護衛，如同唇齒相依。我擔心糊塗的人不通曉高遠的道理，將認爲你緩於討賊，這種説法已難追回。我與你共同受方鎮重任，安危與共，理應同患難。再説自不久前造訪你以來，殷勤往來，情深義重，這些事實在衆人口中流傳，一旦形勢危急，還希望你動用全

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

部兵力解救，何況共赴國難！

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晋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

我獨當一州，州中文官武將無不翹首以待。假如此州失守，祖約、蘇峻在此設置官長，荆、楚將西部受到强胡威逼，東部與叛賊相接，如有饑荒，將來的危難一定比此州之今日更加嚴重。從大義而言，是國家顛覆，君主受辱而臣子身死。公進應當做大晋的忠臣，效法齊桓公、晋文公的忠義，使國家重建宗族延續，功績將銘記於史册，退也應以慈父之心報愛子被殺之仇。

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祖約、蘇峻凶狠無道，囚禁人士，裸其形體。近日來到這裏的人，令人不忍相見。骨肉生離死别，哀痛感動天地，萬衆一心，人人咬牙切齒。現在進軍討伐叛賊，如同以石投卵而已！如今出兵遲緩，又下令召還，人心乖離，這是功敗垂成。希望考慮以上陳説，不辜負三軍的期望。

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

當時蘇峻殺了陶侃之子陶瞻，陶侃因此受到激勵，即刻率領軍隊與温嶠、庾亮共同奔赴京都，士卒六萬，旌旗綿延七百餘里，鳴鉦擊鼓的聲音在百里之内震蕩，直接奔向石頭，在蔡洲駐扎。陶侃駐扎在查浦，温嶠駐扎在沙門浦。當時祖約據守歷陽，與蘇峻成首尾相接之勢，見到温嶠等人兵力强盛，祖約對他的同黨説："我本來就知道温嶠能做出戰國四公子般的大事，現在果然如此。"

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争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廪當備不

蘇峻聽説温嶠即將趕到，就逼迫皇帝去石頭。當時蘇峻多騎兵，而南方聯軍多舟船，不敢輕易交戰。采用將軍李根的計謀，據守白石修築營壘，派庾亮守衛。賊方一萬多步兵騎兵前來進攻，没有攻克而撤退，乘勝追擊殺了二百多人。温嶠又在四望磯築起營壘逼近賊軍，説："賊兵一定會來争奪，我們設下伏兵以逸代勞，這是制服賊兵的一條奇計。"此時義軍多次在戰鬥中失利，温嶠軍糧食已盡，陶侃發怒説："你先前説不愁没有將士，祇需我來當主帥而已。如今數戰皆敗，良將在哪裏呢？荆州地接胡蜀兩處寇虜，

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内所患，今日之舉，决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并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

應該充分準備糧食，如果仍然没有糧食，我就回到西部去，重新策劃良計。以今年爲期，滅賊也不算晚。"温嶠説："不對。古代之事能够作爲借鑒，軍隊的勝利就在於和。光武攻破昆陽，曹公力拔官渡，以少勝多，是依仗正義的緣故。蘇峻、祖約兩個小人，天下憎惡，今日之事，就在於决戰。蘇峻勇猛而没有智謀，憑藉着一時勝利的驕横氣勢，自認爲所向無敵，如果我們挑唆他出戰，可以一鼓作氣擒獲他。爲什麽要捨棄近在眼前的功績，而用撤退之計呢！再説天子受到幽囚逼迫，國家危在旦夕，四海的臣子，肝腦塗地萬死不辭，温嶠等人與公同蒙國恩，這是獻身的時刻。如果事情能够成功，那麽君臣共享福運；如果不能取勝，我們身雖如灰滅，也不足以告罪於先帝。眼前的局勢，義無反顧，如同騎上猛獸，怎能中途而下呢！公如果違背衆意返回，人心必會沮喪。使軍心涣散戰事失敗，那麽義旗便要掉過頭來指向你了。"陶侃無言對答，就留在原地没有離去。

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録尚書，遣間使宣旨，并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别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

温嶠在當地臨時設祖廟，設立壇場，告祭皇天后土祖宗之靈，温嶠親自朗讀祭文，聲氣激揚，淚流滿面，三軍無人能够仰面而視。當日陶侃指揮水軍向石頭行進，庾亮、温嶠等率領一萬精兵從白石出發向賊軍挑戰。其時蘇峻正犒勞將士，因喝醉了酒，突圍時戰馬跌倒，被陶侃部將殺了。蘇峻弟蘇逸及子蘇碩以城自守。温嶠設立行臺，向天下發布文告，凡是郡守、臺郎御史以下的朝廷舊吏，都要趕赴行臺。於是前來的官吏雲集。司徒王導就勢奏請温嶠、陶侃爲録尚書，派遣密使來宣布聖旨，二人都辭讓而不接受任命。賊將匡術以臺城前來投降，遭到蘇逸的攻打，向温嶠求救。江州别駕羅洞説："現在江水暴漲，解救他們十分不便，不如進攻榻杭。榻杭軍如果戰敗，匡術的圍困自然解除。"温嶠聽從了他的意見，接着攻破石頭的賊軍。奮威長史滕含把天子抱到温嶠的戰船上。當時陶侃雖爲盟軍主帥，但規劃謀略、處置軍務全都出自温嶠，賊軍消滅後，温嶠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食邑三千户。

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

起初，蘇峻同黨路永、匡術、賈寧都帶着士衆中途歸順義軍，王導想褒獎他們，温嶠說："匡術之類是叛亂的首要分子，罪大惡極。後來雖然改過悔悟，也不足以彌補以前的過失。使他們保全腦袋，已是過分寬大，怎能再加寵授官呢！"王導無法對答。

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毁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册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勛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慭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勛，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

朝中謀議將留下温嶠輔佐朝政，温嶠認爲王導是先帝任命的，堅决推辭而返回藩國。又因京邑荒蕪殘缺，國用不足，温嶠籌借資財，備齊器用，然後回到武昌。到牛渚磯時，水深異常難以測量，傳說水下有怪物，温嶠便燃起犀角而向水中照射。頃刻之間，見到水族在火光照耀下，奇形怪狀，有的乘着馬車身着赤衣。温嶠這一夜夢見有人對自己說："我們與君是人鬼不同，爲什麽要照我們？"很憎惡這件事。温嶠先前牙齒有病，至此拔除病牙，因而中風，回到藩鎮不足十天就去世，當時四十二歲。江州人士聽到噩耗，無不相對而泣。成帝頒發册書說："朕以微渺之身，繼承弘業，不能廣開聖道，教化百姓，而至於狂戾之人罪惡滔天，國家危急。公高瞻遠矚，明察秋毫，惟恐皇綱不能維係，忿恨凶寇肆意行暴，率領群臣有首倡之功，五州響應，身先士卒，敵寇元凶受死。王室重歸安寧，日月星辰再顯光明，功達宇宙，勛廣天下。正將依靠公之遠謀拯救華夏，上天未加挽留，使公早年辭世，我因而痛心不已。褒揚德業銘記功勛，是先王的明法，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爵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號忠武，以太牢祭祀。"

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勛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聖世，勛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别，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没

温嶠起初安葬在豫章，後來朝廷追念温嶠的功德，將爲他在元明二帝陵以北修造大墓，陶侃上表說："已故大將軍温嶠忠誠顯揚今世，功業感動人神，不是我用筆墨所能陳述的。臨終之際，他與我寫信訣别，我把信收藏在箱中，常常省視，每想到他所說的話，經常半夜痛哭，臨飯哽咽心酸。'賢者亡故而國家將要困窮'，說的就是温嶠。我恭謹地抄寫了温嶠的書信呈上，希望陛下垂顧省視，爲温嶠的情意而感傷，他死不忘

黄泉，追恨國耻，將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

忠，身没黄泉，以國耻爲遺恨，陛下應帶領衆臣齊心協力，使國家度過艱難，如果亡而有知，温嶠會抱憾報恩，豈會以今日建墓之事爲樂呢。希望陛下施行仁慈恩惠，停止移葬的事，使温嶠的棺柩免於風波之危，魂靈安息。”詔命依從這一意見。後來温嶠後妻何氏去世，温嶠之子放之用車載遺骨回都。詔命安葬在建平陵以北，同時贈温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

温放之

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黄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箋曰：“放之温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别駕阮朗并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

放之繼承爵位，年輕時歷任清官，多次升遷至給事黄門侍郎。因貧窮，而求爲交州刺史，朝廷應許。王述在給會稽王的信中説：“放之是温嶠之子，應該受到特别優待，却把他投放到嶺南，我爲此暗自愕然。希望能保存周代以來的禮法，參照人之常情，這樣纔使名望顯於實處而公允。”當時始終没有采納這一意見。放之到達南海後，很有威信和仁惠。將要出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别駕阮朗都不跟從他，放之因他們使軍心沮喪，殺了他們，督兵前進，攻克林邑而回師。放之死於官任。

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弟式之，新建縣侯，官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争，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别駕，恐禍及己，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的玄孫。年少喪父而貧寒，博覽經籍，親自耕作，吟誦歌咏不倦。以儒雅著稱，不應召州中官職。趙王司馬倫起用他爲掾，郗鑒知道司馬倫有不忠迹象，稱病離任。司馬倫篡權後，他的黨徒都位至大官，而郗鑒閉門自守，不與其交往。惠帝重新登位，郗鑒參議司空軍事，屢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司馬越任用他爲主簿，舉賢良，他没有去。征東大將軍苟晞發布檄文任他爲從事中郎。苟晞與司馬越正兩相對峙，郗鑒没有應從苟晞的徵召。堂兄郗旭是苟晞的别駕，惟恐災禍將涉及自己，勸郗鑒應召，郗鑒始終不去，苟晞也不再逼迫他。京城失守，賊寇和災難接踵而至，郗鑒淪落於賊寇陳午的手中。邑中人張寔原先曾要求與郗鑒結交，郗鑒没有答應。此時，張寔到陳午軍營來探視郗鑒的病，接着對郗

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

鑒以卿相稱表示親近。郗鑒對張寔說："我們共處一方國土，但道義未得相通，你怎麽能作亂到如此地步呢！"張寔非常慚愧地退下。陳午認爲郗鑒很有名望，想逼他爲主，郗鑒逃跑而免於此禍。陳午不久潰不成軍，郗鑒得以返回鄉里。當時家鄉正鬧饑荒，州中士人有平時就感激郗鑒恩義的，資助供給他財物。郗鑒把得到的財物再作分配，用來接濟宗族親戚和家鄉的孤寡老人，依靠他活命的很多，都說："如今天子流亡在外，中原無主，應當歸依仁德之人，可以生存。"於是共同推舉郗鑒爲首領，帶領一千餘户到魯的嶧山避難。

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并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户，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

元帝初守江東，奉旨暫任郗鑒爲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守鄒山。當時荀藩派李述，劉琨派兄子劉演，同時擔任兗州刺史，各自駐守一郡，憑藉實力互相爭奪，全州百姓，無所適從。加上徐龕、石勒左右交攻，時時挑起事端大動干戈，外部又没有救援，百姓飢餓，有人挖掘田鼠類和岩穴中的燕子來充飢，但始終没有叛離的人。三年間，郗鑒的民衆達到數萬。皇帝就地加任他爲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

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内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彦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彦輔道韵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

永昌初年，徵召拜任爲領軍將軍，到朝廷後，轉授尚書，郗鑒因疾病而没有就任。當時明帝剛剛即位，王敦獨斷專權，朝廷内外局勢緊迫，明帝想依靠郗鑒作爲外援，於是授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守合肥。王敦忌恨郗鑒，上表請求任郗鑒爲尚書令，徵召他回朝。途經姑孰時，與王敦相見，王敦對郗鑒說："樂彦輔才能短淺啊。年輕放蕩，言論有失名聲規矩，用實事來考察，難道强於滿武秋嗎?"郗鑒說："同類之人纔可以互相比較。樂彦輔的思想平淡，器識中和純正，處於有顛覆之危的朝代，没有機會體現親疏。到了愍懷太子被廢黜時，樂彦輔的行爲可謂柔而有正氣。滿武秋是個失節之士，怎能與他同日而語！"王敦說："愍懷太子被廢之際，危機四伏，人怎能以死守節呢！以此相比，滿武秋不比樂彦輔差也就很明顯。"郗鑒說："大丈夫既然潔身事奉朝廷，應當事父、事師、事君如一，怎能偷生屈節，無顏以

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毁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

見天地呢！如果朝廷的運數到了盡頭，也應當爲國家而盡忠。"王敦素常懷不忠之心，聽到郗鑒一席話，非常忿恨他，於是不再與他見面，拘留郗鑒不讓他返回。王敦同黨的詆毁譖言常常傳到郗鑒耳中，郗鑒舉止自如，毫無畏懼之心。王敦對錢鳳說："郗道徽是個儒雅之士，名聲地位都很顯赫，怎麽可以害他呢！"便放郗鑒返回。郗鑒便與明帝商議要消滅王敦。

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群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盗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强寇，决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

不久錢鳳進逼京都，明帝暫授郗鑒符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郗鑒認爲於事無補，堅决推辭而不接受軍銜。當時朝中謀議之士認爲王含、錢鳳有百倍的兵力，苑城又小又不堅固，應該趁敵軍攻勢尚未形成時，由明帝親自出城抵抗。郗鑒說："叛逆横行，來勢不可抵擋，可以用計，不可力敵。再説王含等人號令不一，劫掠不斷，百姓以往年的暴行爲戒，人人自防。我們乘着民心向背之勢，將無往而不勝！再説賊寇没有深謀遠慮，衹仗着横衝直撞地决一死戰，曠日持久，一定會使義士蜂起，我們的謀略得以施展。如今若以我們的弱兵與强敵抗争，一戰而决出勝負，即便有申包胥這樣的人，揮袖而起，又有什麽補益呢！"明帝聽從了他的意見。郗鑒以尚書令兼管各軍營。

及鳳等平，温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静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兖青三州軍事、兖州刺史、假

平定了錢鳳等人之後，温嶠呈上奏議，請求赦免王敦的僚屬，郗鑒認爲先王崇尚君臣之道，殉節而死是高貴的品質；對於昏庸敗亡之主，其僚屬則應網開一面。王敦的僚屬雖然多數是由於受到逼迫，但處於叛逆昏亂的陣營中，并没有節操，以先前的教訓爲準則，應當用義理加以譴責。又奏稱錢鳳的母親年已八十，應該受到赦免。建議被采納。郗鑒被封爲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明帝認爲郗鑒有器度名望，各類事務都向他詢問，詔令郗鑒可草上表疏，務從簡易。王導想要贈予周札官職，郗鑒認爲不可，言論在本書《周札傳》。王導不聽。郗鑒便駁難說："王敦的反叛陰謀，已有很長時間，衹因周札打開了石頭城門，纔使王師慘敗。如果王敦先前的舉動，可以比作齊桓公、晋文公的義舉，那麽先帝可比作幽王、厲王嗎?"朝臣雖然無法反駁郗鑒，却

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温嶠、庾亮、陸曄等并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没有依從他的意見。不久升任車騎將軍、都督徐兖青三州軍事、兖州刺史、假節，鎮守廣陵。不久明帝去世，郗鑒與王導、卞壼、温嶠、庾亮、陸曄等共同接受遺詔，輔佐年少的君主，進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汩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温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静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絶，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

咸和初年，兼任徐州刺史。祖約、蘇峻作亂時，郗鑒聽到消息，就打算率領軍隊東進。詔令因要防禦北敵而没有同意。郗鑒便派司馬劉矩帶領三千人作爲京都的防衛部隊。不久王朝軍隊大敗，劉矩退兵回來。中書令庾亮宣布太后口詔，進升郗鑒爲司空。郗鑒距離賊軍很近，城池孤立無援而糧食斷絶，人心惶惶，没有堅守的意志，接到口詔後悲忿流淚，設壇場，殺白馬，向三軍發出誓言："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奉天命，不畏懼君王的懲罰，凶狠暴戾放肆横行，違犯國家的綱紀，凌越倫理，侮辱帝王，幽囚君主，毁滅國家，殘害忠良，虐殺百姓，使天地神靈無所依歸。因此舉國上下痛恨之至，億萬百姓悲忿泣血，都希望奉命問罪，消滅首惡。昔日戎狄泯滅周朝，齊桓集結盟國；董卓欺凌漢室，群臣致力討賊。義在君親之道，這是古今一貫的道理。現在主上危困，百姓倒懸，忠臣義士志在報國。凡與我盟誓的，結盟之後，齊心協力，拯救國家。如果兩股敵寇不被殺絶，就不能苟且偷安。有違背盟約者，明神誅戮之！"郗鑒登壇慷慨激昂，三軍爭相表示獻身赴命。於是派將軍夏侯長等抄小路行進，對平南將軍温嶠説："現在賊軍打算挾制天子向東進入會稽，應該預先設立營壘，屯兵據守要害，既可防止賊軍越境逃跑，又可斷絶他們運糧的道路，然後静守京口，堅壁清野對付敵人。賊軍進攻城池不能攻克，又没有可搶之物，東面的道路已斷，糧食運輸困難，不過一百天，賊軍必定自行潰散。"温嶠認爲十分恰當。

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

陶侃作爲盟主時，升任郗鑒爲都督揚州八郡軍事。當時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都受郗鑒指揮，帶領士衆渡江，與陶侃在茄子浦會師。郗鑒營築白石壘而據守。王舒、虞潭作戰不利，郗鑒與後將軍郭默返回丹徒，以大業、曲阿、庱亭三城來抵抗賊兵。賊將張健進攻大業，城中缺

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托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强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吴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

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晋陵吴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

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沈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嘆，抱恨黄泉。臣今虚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

水，郭默困迫，突圍而出，三軍大驚。參軍曹納認爲大業是京口的屏障，一旦失守，賊軍將并列前進，勸郗鑒退還廣陵而等待日後行動。郗鑒便集合僚屬佐吏，責備曹納説："我蒙受先帝厚恩，身負遺詔托付的重任，正欲捐軀報國。如今强寇就在郊外，群心急迫，你是心腹之官，却出相反的主張，將憑什麽來率先士卒，統一三軍！"要將曹納斬首，很久後纔寬免了他。逢蘇峻死，大業的圍困解除。蘇逸等人逃往吴興，郗鑒派參軍李閎追殺他們，投降的男女有一萬多人。郗鑒任司空，加侍中，免去八郡都督，改封南昌縣公，把先前的爵位封給其子郗曇。

當時賊帥劉徵聚結數千士衆，沿海劫掠東南諸縣。郗鑒便駐守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晋陵吴郡諸軍事，帶領士衆討伐平定了盗賊。進升太尉。

後來因患病，郗鑒上疏要求告退説："我久病不愈，已經病重，氣力不加，難有痊愈的希望。有生有死，是自然之理。衹是我愧居高位過分受到器重，難以報答，上愧對先帝，下愧對日月。伏枕哀嘆，飲恨黄泉。我如今虚弱乏力，生命不日即將終止，我把府中事務托付給長史劉遐，請求辭官回歸家園。惟願陛下寬宏大量，以大道爲重，任用賢能之人，簡易處事，使得贊美之歌在今世復興，那麽我即使死去，也如同有生之日了。我統領的人員錯雜，大多是北人，有的是被迫遷徙而來，有的是新近前來歸附，百姓懷戀故土，都有返回的心願。我向他們宣傳國朝的恩德，昭示是非，分配給他們田地宅院，漸漸得以安定。聽説我病情加重，衆人的情緒驚駭不安，如果讓他們渡江北上，一定會引發擄掠之心。太常臣蔡謨，平實簡樸忠貞正直，衆望所歸，我認爲可以擔任都督、徐州刺史。亡兄之子晋陵内史郗邁，愛撫下士，頗得流亡之人的推崇，他又是我的本家子弟，可以擔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言，因此冒昧地追慕前人祁奚的進賢之舉。"疏呈上朝廷，任蔡謨爲郗鑒軍司。

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温嶠故事。册曰："惟公道德冲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内外，勛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勛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劭。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

郗鑒不久病逝，終年七十一歲。成帝朝夕在朝堂哭泣，派遣御史持節護衛喪葬事務，賜物完全按照對待温嶠的規格辦理。册書説："公道德高遠，器識宏大，氣節忠亮，堪稱楷模，在朝廷内外歷任官職，功勛卓著。往日祖約、蘇峻狂妄狡詐，流毒蔓延朝廷，國家瀕臨滅亡，仰仗明公而得安寧。功績如前代義烈之士，德業比桓、文更大。正要仰賴明公深謀遠略，輔翼朝廷度過艱難，蒼天不佑，突然病逝，我痛悼於心。爵位顯揚德行，謚號表彰功業，都是爲了昭示一生，宣揚業績。今贈太宰，謚號文成，以太牢祭祀。靈魂有知，安享寵榮。"

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并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并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當初，郗鑒遭遇永嘉之亂，在家鄉飢寒交迫，同鄉人因他德行好，都饋贈食物。當時他的兄子郗邁、外甥周翼都還幼小，郗鑒常常領着他們前往就食。鄉親們説："我們各自都飢餓困苦，因爲你賢良，想接濟你，恐怕不能兼管其他人。"郗鑒便獨自前往，吃完飯，就把飯含在兩頰邊，回家後吐出來喂給兩個孩子，後來他們都得以存活，共同渡過長江。郗邁位至護軍，周翼任剡縣令。郗鑒病逝後，周翼追念他的撫育之恩，解職回鄉，服喪三年。郗鑒有二子：郗愔、郗曇。

郗愔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遷黄門侍郎。時吴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并有邁世之風，俱栖心絶穀，修黄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絶。

郗愔字方回。年少時不喜歡交友出仕，成年後，任命爲散騎侍郎，没有就任。性情極爲孝順，爲父母服喪，悲痛欲絶。服喪完畢，郗愔承襲南昌公爵位，任中書侍郎。驃騎將軍何充輔佐朝政，征北將軍褚裒鎮守京口，都以郗愔爲長史。兩次升官至黄門侍郎。當時吴郡太守空缺，想任郗愔爲太守。郗愔自認爲資歷淺威望不高，不適宜越級統管大郡，朝廷對他甚爲贊賞。轉任臨海太守。正逢其弟郗曇去世，郗愔更無當官之意，在郡内悠然自處，頗爲簡樸安静，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都有超凡脱俗之風，共同與世無争，修煉黄老之術。後來因病離職，便在章安建起家宅，有在那裏度過餘生的志向。十幾年間，與世俗斷絶交往。

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沈敏，而

簡文帝輔佐朝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人舉薦郗愔，認爲他操守純正，見識深遠，却淡泊功名

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内史。大司馬桓温以愔與徐兖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晋陵諸軍事、領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

利禄而辭職歸家，具有不可移易的品德，成就事業必須有賢能之才，豈能任其獨善其身，應當徵召郗愔，參與政事。於是徵召郗愔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郗愔到達朝廷後，改任太常，堅決辭讓而不接受職任。深懷退隱之志，樂於補任遠郡，朝廷應允了他的要求，出京擔任輔國將軍、會稽内史。大司馬桓温認爲郗愔對徐、兖一帶懷有舊情，便調任郗愔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郗愔雖然據守藩鎮，但非其所好。

俄屬桓温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温并領己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

不久桓温北伐，郗愔請求統領自己的部下出兵黄河之濱，采用其子郗超的計策，認爲自己不是將帥之才，難以勝任軍旅之事，再一次要求解除職務，勸説桓温同時帶領自己的軍隊。轉爲冠軍將軍、會稽内史。

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奬殷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簡文帝登位後，就地加任郗愔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數年後，因年老辭職，居住在會稽。授司空，詔書贊美，褒奬殷切，郗愔執意推辭而不出仕。太元九年去世，當年七十二歲。追贈侍中、司空，謚號文穆。郗愔有三個兒子：郗超、郗融、郗冲。郗超最知名。

郗超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

郗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年時卓越超群，放蕩不羈，有非凡的風度，在士林中廣泛結交，常常表現出高超的才能，善於談論，見解義理精妙入微。郗愔信奉道教，而郗超信奉佛教。郗愔還喜歡聚斂財富，積存了數千萬錢，曾經打開錢庫，任憑郗超索取。郗超喜好施捨，一日之中就將錢財在親友故舊中散盡。他的隨心所欲，都屬這類情况。

桓温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温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温主簿，亦爲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

桓温徵用郗超爲征西大將軍掾。桓温任大司馬，又轉任郗超爲參軍。桓温英氣超人，很少推崇别人，他與郗超談話，認爲郗超深不可測，於是對他傾心禮遇。郗超也誠心與他結交。當時王珣任桓温主簿，也受到桓温的重用。府中傳言道："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郗超長有髯鬚，王珣身材短小。不久郗超任散騎侍郎。當時郗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剛勁驃悍，桓温常説"京口的酒可以飲，兵可以用"，非常不

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箋詣温，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毁裂，乃更作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箋大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太和中，温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温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决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决，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决，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温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有慮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内，豈可不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

願郗愔據守。而郗愔不懂事理，給桓温寫信，想共同扶助王室，修復園陵。郗超取信閲畢，把信一寸一寸地撕毁，又改寫一信，用郗愔的口吻自述年邁多病，將不能擔任大事，請求清閑官自養。桓温見信大喜，馬上轉任郗愔爲會稽太守。桓温心懷不軌，想要創立霸業，郗超爲他出謀劃策。謝安與王坦之曾到桓温處商議事情，桓温讓郗超躺卧在帳中偷聽他們的談話，風吹帳開，謝安笑着説："郗生真可謂是入幕賓客了。"

太和年間，桓温將在臨漳攻打慕容氏，郗超勸諫説臨漳路途遥遠，汴水又淺，運輸不暢通。桓温没有聽從，於是帶領軍隊自濟水進入黄河，郗超又對桓温獻策説："自淺水進入黄河，運輸肯定不暢。如果敵寇不戰，運輸又不暢，没有糧食，是我憂慮的事。眼下正值盛夏，我們如都到鄴城，敵人被你的威望膽略所折服，一定會聞風而逃，撤兵返還幽朔。如果能够與之决戰，一戰而勝。假如守鄴城，也很難取得成功。百姓遍布四野，全都爲官府所有。易水以南各地，一定會拱手請命。我擔心這個計策是個輕率的決定，你一定要慎重。如果這一計策不能實行，就應在黄河、濟水一帶屯兵，增加糧食運輸，使我們的軍隊資財儲蓄充實完備，等到明年夏天，雖説有些遲緩，也會戰勝敵軍。如果放棄這兩個計策而集結軍隊向西進發，進不能速戰速决，退必會疲憊困頓。賊兵乘此形勢，日月相繼，轉眼到了秋冬，航道阻滯，再説北方的寒冬來得早，三軍士兵冬衣短缺，恐怕不能够度過嚴冬。這對我們是嚴重的限制，不僅是缺乏糧食而已。"桓温没有聽從，果然在枋頭遭到失敗，桓温爲此而愧恨。不久在壽陽打了勝仗，問郗超説："這足以洗雪枋頭的耻辱嗎？"郗超説："尚未滿足有識者的情懷。"不久郗超陪伴桓温夜宿，半夜對桓温説："明公有全盤的考慮嗎？"桓温説："你想説什麽嗎？"郗超説："明公既然身居要職，天下的重任將落在明公身上。如果不能廢舊王立新帝、有伊尹霍光般的舉動，就不足以威服四海，震服天下，豈能不深思呢！"桓温早就有這個想法，采納了郗超的意見，於是定下廢立之事，這最初是

由郗超建議的。

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

郗超升任中書侍郎。謝安曾與王文度一起拜訪郗超，天色已晚還不得見，文度便想離去，謝安說："不能爲了性命而忍耐一會兒嗎!"郗超的權勢之重達到了如此地步。改任司徒左長史，因母喪而離職。常說他的父親是名公之子，地位待遇應在謝安之上，而謝安入朝掌管大權，郗愔却無所事事。郗超常憤憤不平，言辭慷慨，因此與謝氏不和。謝安對他也懷恨在心。郗超服畢母喪，任散騎常侍，没有就任。任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接受任命。四十二歲時，先於郗愔而死。

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栖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竪，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俊，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當初，郗超雖然與桓氏同黨，因郗愔忠於王室，所以不讓郗愔知曉。郗超臨死前，取出一箱書，交給門生說："我本想燒了，擔心父親年邁，定會因悲傷而患病。我死後，如果父親睡眠飲食都大受影響，你可以向他出示這個書箱。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就燒了。"郗愔後來果然悲痛成疾，門生依照郗超遺言把書箱呈送給他，裏面全是郗超與桓溫往返商議的密計。郗愔大怒道："衹恨小子死得晚了!"郗愔便不再悲痛。郗超交往的朋友，都是當時的傑出人物，雖是出身寒門的後進之士，也擢拔他們而與他們結交。郗超死的時候，出身不同而爲他作誄文的有四十餘人，郗超就是這樣得到衆人的推崇敬重。王獻之兄弟，從郗超患病未亡時起，見到郗愔，就常放慢脚步詢問病情，恭敬地行舅甥之禮。郗超死後，見郗愔時就怠慢了，穿着木屐等候他，若下令給他們安排座位就推辭迴避。郗愔常慨嘆說："如果嘉賓不死，這等鼠輩敢這樣嗎!"郗超喜歡聽説别人遠離官場而隱居，如果有能够辭去榮華拂衣隱居的人，郗超就爲他們修建屋宇，備齊器服，畜養僕人，花費百金也不吝惜。和尚支遁因清談而在當世知名，風流顯貴之人，無不崇敬他，認爲他的學問可與正始相比。而支遁器重郗超，認爲他是當世的傑出人物，很贊賞他。郗超没有兒子，堂弟儉之把兒子僧施作爲他的兒子。

僧施字惠脱，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

僧施字惠脱，承襲南昌公爵號。二十歲左右，與王綏、桓胤齊名，長期任清顯之官，兼任

領宣城内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宣城内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守江陵，邀請他任南蠻校尉、假節。與劉毅一起被殺，封國廢除。

郗曇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秘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曇爲羡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羡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晋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

郗曇字重熙，少年時被賜予東安縣開國伯的爵位，司徒王導起用他爲秘書郎。朝中輿論認爲郗曇爲名臣之子，常以法令逼迫他，直至三十歲時，纔任通直散騎侍郎，改任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時，引郗曇爲司馬。不久任尚書吏部郎，任御史中丞。當時北中郎荀羡身患疾病，朝廷任郗曇爲荀羡軍司，加散騎常侍。不久，荀羡被徵召還朝，就讓郗曇擔任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兼任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守下邳。後來他與敵軍將帥傅末波等作戰失利，降爲建威將軍。不久死去，當年四十二歲。追贈北中郎，謚號簡。子郗恢繼承爵位。

郗恢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黄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郗恢字道胤，少年時世襲父親的爵位，任散騎侍郎，屢次升遷至給事黄門侍郎，兼任太子右衛率。郗恢身高八尺，鬚髯很美，孝武帝十分器重他，認爲他具有諸侯王的聲望。逢朱序上表要求離職，便提拔郗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駐守襄陽。郗恢很得關隴之人心，前來投降歸附的人動輒數以千計。

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静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

起初，姚萇部將竇衝前來投降，授他爲東羌校尉。竇衝後來帶兵謀反，侵入漢川，襲擊梁州。當時關中有來自巴蜀的士卒，都背叛姚萇，據守弘農與苻登聯合。而苻登任竇衝爲左丞相，遷至華陰駐守。河南太守楊佺期派上黨太守荀静戍守皇天塢抵抗。竇衝多次進攻，郗恢派將軍趙睦固守金墉城，而楊佺期率領軍隊駐扎在湖城，討伐竇衝，把他趕跑。

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窘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并存，自爲仇讎，連鷄不

不久，慕容垂在潞川圍困慕容永，慕容永處境窘迫，派其子慕容弘向郗恢求救，同時獻上一枚玉璽。郗恢把玉璽呈送朝廷，并且陳説“慕容垂如若兼并了慕容永，形勢很難預測。今爲國家考慮，應當解救慕容永。慕容永、慕容垂并存，

棲，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没。楊佺期以疾去職。

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靖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

時魏氏强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於滎陽，大敗而還。

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掎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并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托以群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郗隆

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僚所憚，坐漏泄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

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纂也，以爲揚州刺史。僚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决。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

互爲仇敵，被綁在一起的鷄不可能共同棲息，不能爲患。然後趁機把他們雙雙打敗，黄河以北就可太平了"。孝武帝認爲他説得有理，詔令王恭、庾楷解救慕容永，援軍尚未來得及出發而慕容永已覆没。楊佺期因疾病離任。

郗恢任命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守洛陽。姚萇派其子姚略進攻湖城以及上洛，又派其部將楊佛嵩包圍洛陽。郗恢派遣建武將軍辛恭靖解救洛陽，派梁州刺史王正胤帶領軍隊出子午谷，作爲聲援。姚略害怕而撤兵。郗恢因軍功進升征虜將軍，又兼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

當時魏氏勢力强盛，王室受到危逼，郗恢派江夏相鄧啓方等率領上萬士卒抵抗魏氏，與魏主拓跋珪在滎陽交戰，大敗而回。

王恭討伐王國寶時，桓玄、殷仲堪都起兵響應王恭，郗恢與朝廷分兵牽制桓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都認爲不能這樣做，郗恢把他們都殺了。不久桓玄等人退守尋陽。以郗恢爲尚書，帶着家眷返還京都，行至楊口時，仲堪暗中派人在途中殺了郗恢及其四個兒子，假托爲群蠻所害。發喪回京都，贈鎮軍將軍。兒子郗循繼承了爵位。

郗隆字弘始，忠直而有奮不顧身的氣節。初任尚書郎，轉任左丞，在朝中爲百官所懼怕，因泄露機要而免職。不久，任吏部郎，再一次被免職。補任東郡太守。

郗隆年輕時受到趙王司馬倫的喜愛，司馬倫擅權時，召他爲散騎常侍。司馬倫篡位後，任揚州刺史。他的部下如果犯了過失，他就依照尚書省嚴峻的律令來處理，與他親近或疏遠的人都怨恨他。不久加寧東將軍，還未上任，齊王司馬冏的檄文到達，軍隊中家在中原一帶的官兵都想爲國獻身，郗隆因兄子郗鑒擔任趙王掾，諸子都在京洛，所以猶豫不决。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對郗隆説："如今的上策，是你親自帶精兵投奔齊王；中策，你可以留下來統攝，立即派猛將帶精兵火速前往；下策，表示即將派兵援助，同

隆素敬別駕顧彦，密與謀之。彦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彦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彦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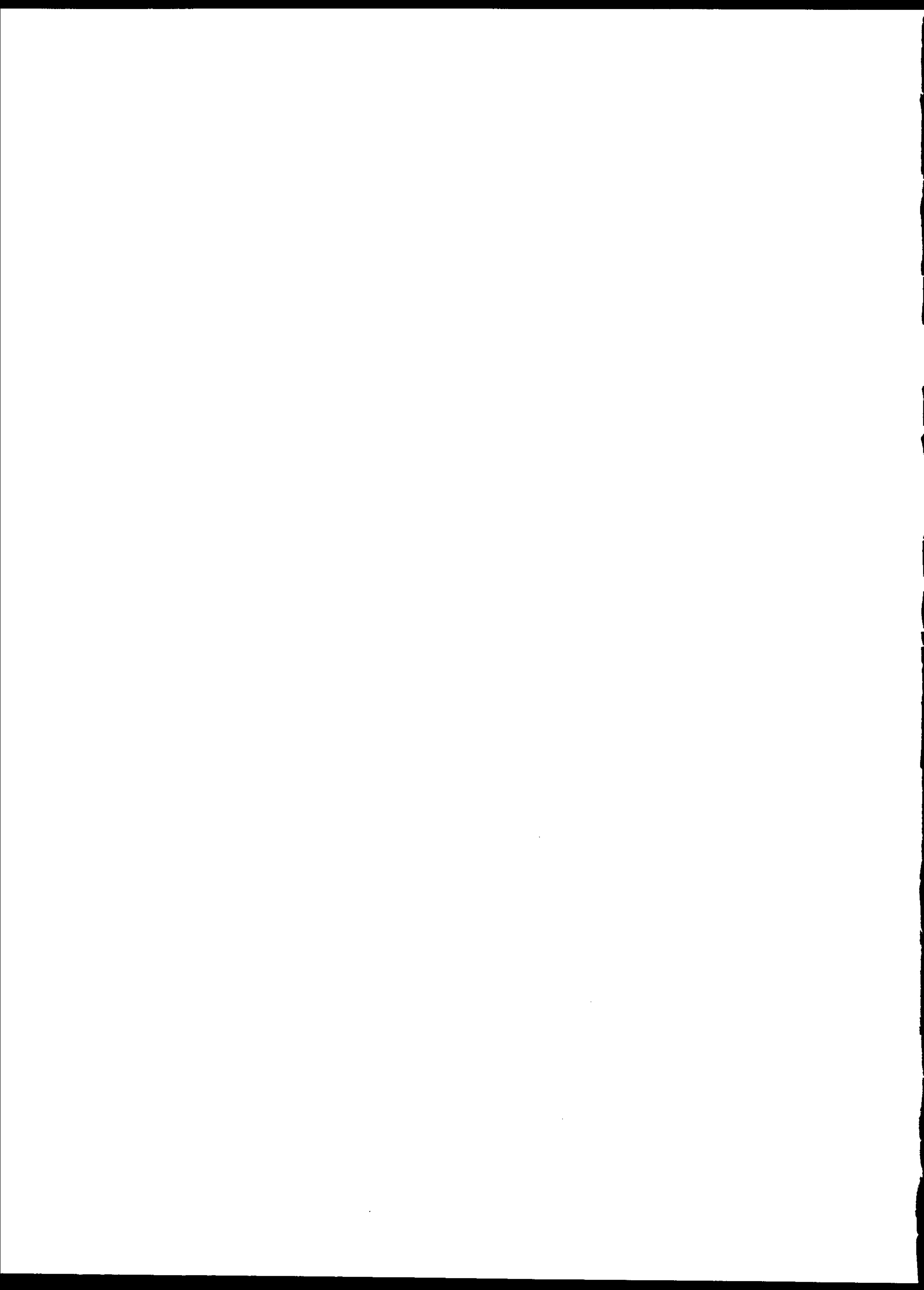
時宣稱背叛司馬倫。"郗隆平素敬重別駕顧彦，秘密與他謀劃。顧彦説："趙誘的下策，正是上策。"西曹留承聽到顧彦的話，請求召見，説："不知道你如今想怎麽辦？"郗隆説："二位君主的恩德我都接受過，我不偏心幫助一方，衹想守住本州而已。"留承説："天下，是世祖皇帝的天下。太上皇繼承帝位已達十年，當今皇上待天下不公，齊王順應天時，成敗可以預見。你如果顧念二位君主，自然可以不動，應該立即下達檄文，火速派出精兵猛將。如果齊王懷疑你，難道本州可以保得住嗎！"郗隆没有説什麽，却將檄文擱置六日。當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兼任東海都尉，駐守石頭，郗隆的士卒很多都西去投奔王邃。郗隆派遣從事到牛渚去阻止西奔的士卒，未能阻止。將士憤怒，當夜扶助王邃爲主將而進攻郗隆，郗隆父子都被殺，顧彦也被害，枉稱郗隆聚合遠近衆徒，謀劃反叛。郗隆之死，當時人深爲痛惜。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顔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猰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盗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史臣曰：忠臣源於孝子，敬奉主上有賴於熱愛親人，自治家至治國，這是最重要的道理。太真性情純真，聲譽在邦族間流傳，年少時便能察言觀色，老萊子也不能超過他；年長後辭别雙親奔赴國難，申包胥又怎能勝過他！面對萬里惡敵，捨身而義無反顧；千群虎狼，探穴而雖死不辭。終於能爲王室效力，揚名本朝，接受遺詔擔負重任，全節赴命。不忘君王之耻，正義之聲感動天地；趕赴國難，誠信之誓明於日月。枕戈痛哭，欲報國破之深仇；皇上返宫，又遇行道之躑躅。若不是太真的忠心耿耿，大盗幾乎篡國！道徽儒雅，柔中有正，合德而安，德才兼備。方回繼承前業，累世身居高位。顯露官冕作爲飾物，援引要人以爲同志，這大概是大隱者的作爲吧！愛子夭亡，覽遺文而停止哭泣，確有大義之風。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摛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慚雅正。

贊曰：太真心懷忠貞，屢表忠誠。打敗王敦消滅蘇峻，保持氣節顯揚聲名。道徽忠誠剛直，高潔的品行播揚。郗愔堪負重任，而郗超有愧於雅正。



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彦先，吴國吴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吴，爲黄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吴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顧榮，字彦先，吴國吴人，是南方土著姓氏。祖父顧雍，是吴丞相。父親顧穆，任宜都太守。顧榮機敏穎悟，二十歲時仕吴，任黄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吴被平定後，顧榮與陸機兄弟共同進入洛陽，當時人們稱之爲“三俊”。按例任爲郎中，歷任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常放縱自己開懷暢飲，對友人張翰説：“惟酒可以忘憂，衹是對發病無可奈何。”

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啖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

適逢趙王司馬倫誅殺淮南王司馬允，捉了司馬允的僚屬交付給廷尉，衆人都想殺了他們，顧榮公正地判罪，很多人得到赦免。到司馬倫篡位後，司馬倫之子司馬虔任大將軍，任用顧榮爲長史。先前，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到爲他們烤肉的人面目舉止不同凡人，并露出想嘗一嘗烤肉的神色，顧榮割下烤肉給他吃。同座的人問他爲什麽，顧榮説：“哪有整天拿着却不知其味的道理！”司馬倫失敗後，顧榮被俘，即將被殺，而那個烤肉的人任督率，就救出顧榮，使他免於一死。

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内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

齊王司馬冏召顧榮爲大司馬主簿。司馬冏獨攬大權驕横肆虐，顧榮擔心禍難將殃及自己，終日酒醉，不理政事，把實情告訴了友人長樂馮熊。馮熊對司馬冏的長史葛旟説：“任顧榮爲主簿，是爲了甄别任用有才幹有聲望的人，把重要的事情委托給他，不再計較南北親疏，這是要争取四海之内的人心。如今府大事繁，并非酒客之政。”葛旟説：“顧榮是江南有名望之士，再説任職的時日不長，不宜輕易替代他。”馮熊説：

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彦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

“可以轉任他爲中書侍郎，顧榮不失清高顯貴，而官府可以改用實幹的人才。”葛旟同意了這個建議，報告了司馬冏，任顧榮爲中書侍郎。顧榮在這個職任上不再飲酒。有人問他：“爲什麼先前醉酒而後來不喝酒呢?”顧榮懼怕因此得罪，於是又開始飲酒。他在寫給同州人楊彦明的信中説：“我擔任齊王主簿，常擔心災禍會殃及自己，見到刀和繩子，常想自殺，衹是别人不知道這一點罷了。”司馬冏被殺後，顧榮因討伐葛旟有功，封爲嘉興伯，轉任太子中庶子。

長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吴。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

長沙王司馬乂任驃騎，又以顧榮爲長史。司馬乂敗後，顧榮轉爲成都王司馬穎的丞相從事中郎。惠帝親臨臨漳，任顧榮兼侍中，派他守園陵。正逢張方占據洛陽，隊伍不能前進，躲避到了陳留。惠帝西遷長安後，徵召顧榮爲散騎常侍，因局勢混亂而没有應職，於是回到了吴。東海王司馬越在徐州聚集軍隊，任顧榮爲軍諮祭酒。

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内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桀，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楊内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説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内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吴之能，功勛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蔕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

遇廣陵相陳敏反叛，南渡長江，驅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内史王曠，擁兵據守全州，把子弟分别安置在諸郡，收買當地豪傑，心懷孫氏當年鼎立江南的計劃。暫任顧榮爲右將軍、丹楊内史。顧榮屢次經歷危亡之際，常以恭敬謙遜自勉。適逢陳敏想誅殺諸位士人，顧榮勸他説：“中原喪亂，胡人夷人侵侮内地百姓，看來太傅如今不能重新振興華夏，百姓也不會再有遺留。江南雖有石冰進犯，但人物還算齊全。我常憂慮没有竇氏、孫權、劉備的方略，可以保存江南。現在將軍您胸懷神武的謀略，有孫吴的才幹，功勛卓著，勇略蓋世，帶兵數萬，舳艫堆積如山，北方雖有數州，也能够傳送檄文使其投降。如若能够信任君子，使他們各自敞開心懷，排解微不足道的怨恨，堵塞誣陷誹謗的言論，那麽大事就可望成功。”陳敏采納了他的意見，延納任用了諸豪族之士。陳敏派遣甘卓從横江出發，把精鋭武裝全都交給他。顧榮暗自對甘卓説：“如果江東的大事能够成功，我們應當共同成全。然而你觀察此事的形勢有成功的可能嗎？陳敏是個平庸之才，胸無大略，政令反覆無常，没有計

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吴。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

策，而他的子弟已各自驕横自恃，失敗之勢已定。我們安然享受官祿，待失敗之時，讓江西各路軍隊用匣子封裝好我們的腦袋送往洛陽，上題‘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止我們身敗名裂，恥辱將延及萬世，難道能不另想辦法!”甘卓聽從了他。第二年，周玘與顧榮以及甘卓、紀瞻密謀發兵攻打陳敏。顧榮毁壞橋梁并把渡船集中到長江南岸，陳敏率領萬餘士兵出發，未能渡過江，顧榮揮動羽扇，陳敏的士卒潰不成軍。事件平息後，顧榮回到吴地。永嘉初年，召任侍中，赴任行至彭城，見禍難驟起，顧榮便駕輕舟而返，記在《紀瞻傳》。

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强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虚納下，廣延俊彦，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元帝駐守江東，以顧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是要謀劃的事情，都向顧榮詢問。顧榮既是南方的有名望之士，又身處要職，朝野都很推崇敬重他。當時元帝所寵幸的鄭貴嬪身染疾病，元帝因爲之祈禱而荒廢了要務，顧榮上書勸諫説：“昔日文王父子兄弟成爲三聖，可以稱得上深究事理。而文王天色已晚還無暇吃飯，周公一沐三握髮，爲什麽？因爲每日有各種事，不可不理；一言之失，必會及禍的緣故。如今正處衰世，恰逢亂離歲月，而天子流離，豺狼遍地，你應該風餐露宿，夜以繼日，像勾踐爲鼓足氣的蛙伏軾示敬那樣來招募勇士，在庭中懸挂苦膽來表示含辛茹苦。貴嬪欠安，用藥確實要及時；祈禱之事，也可多次進行；但怎能疏略參佐禀報之事，阻斷賓客問訊來訪呢？現在强敵壓境，滿城流言，人心紛亂，不知何去何從。希望你淡泊心緒采納群言，廣泛收納俊傑之士，謀劃當務之急，堵塞濫求鬼神的各種祭祀，廣濟九方憂患，洗雪天下奇耻，那麽萬衆復生有所仰賴，天下安泰指日可待。”

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彦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

當時南方之士未能人盡其才，顧榮又説：“陸士光清貞顯貴，内心純正；甘季思忠心耿耿，有膽有識；殷慶元胸懷謀略，文武雙全；我的族兄公讓固守節操，困苦不移；會稽楊彦明、謝行言都遵行儒教，不負衆望；賀生深沉不露，隱逸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績極佳。凡此諸人，都是南方金玉。”上書呈報，全部被采納。

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吴郡内史殷祐箋曰：

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慷慨。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群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勛茂上代，義彰天下。

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嘆，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岳，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内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絶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徇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强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扶義助强，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

六年，顧榮死於官任。元帝親臨致哀，想對顧榮有所表彰贈予，依照齊王功臣的規格進行。吴郡内史殷祐上書道：

昔日賊臣陳敏憑藉權力和恩寵，爲患作亂於天下，宗兄婚親盤踞州郡，威逼士庶淪爲臣僕，一時賢愚之人不知所措。已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修德行道，深謀遠慮，節操忠貞，困境中更顯其氣節。在艱險之中，被奸賊逼迫，每想到社稷，便發憤慷慨。聯合心腹，共同商議討伐亂臣。威信卓著，名冠東南，道德聲望之下，莫不響應，身負兵戈疾奔而來，會集起如林的隊伍。顧榮冒着飛箭流石，身先士卒，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流寇，一朝土崩瓦解，未經血戰，蕩平六州，功勛超越前代，節義彰顯天下。

我聽説對顧榮論功依照故大司馬齊王的規格，不在密謀參議要員之例，附於征伐野戰的將領之流，不可進升爵位開拓封地，不得賜拜子弟爵位官職，爲此遠近之士共同嘆惜，江東一片失望。齊王論身份是朝廷近親，論地位爲一方官長，持節帶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的聲援，内有宗室的扶助，常年興兵，遍地烽火，雖建立大功，損失也很慘重。顧榮手無一旅軍隊，身非藩鎮重臣，孤身阻絶在江南，王命不通，臨危獨自决斷，以身殉國，官不曾耗費一金，民未經終朝勞苦。首惡被誅，大功已立，封閉倉廩，以待大軍，因此國家安定物資豐富，仁義形成時俗，今日統一天下，未必不因這個原因而促成。與齊王比較，强弱不同，優劣有異。至於齊府部屬，扶助正義輔佐强族，并非首倡主謀的人，却都給予珪璋瑞玉的賞賜，有的封爲公爵，有的封爲侯爵。顧榮率先密謀，身爲一方盟主，功績高過元帥，賞賜低於下佐，對上不合治國論功的制度，對

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

下遺棄了忠義報國的烈士。

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

考察政績好壞，是王教所推崇的，何況像顧榮這樣的官員，拯救危難安定國家，順應天時先知萬事，歷觀古今，没有立功如此之大，而酬報如此之小的。

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晋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

由此而追贈顧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元。到元帝爲晋王後，追封顧榮爲公，立邦國定食邑。

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吴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彦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吊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顧榮平素喜歡撫琴，死後，家人常把琴放置在靈座前。吴郡張翰前來吊哭，然後上床彈了幾曲琴，撫琴而嘆道："顧彦先還能欣賞到這些曲調嗎?"接着又放聲痛哭，没有向主持喪事的人表示哀悼就離去。顧榮子顧毗繼承爵位，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吴尚書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吴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祖父紀亮，任吴尚書令。父親紀陟，爲光禄大夫。紀瞻年輕時因正直而知名。吴被平後，舉家遷徙到歷陽郡。被舉薦爲孝廉，没有應徵。

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

後來舉爲秀才，尚書郎陸機策試的問題是："昔日三代明君，創建宏業，文華與樸質各不相同，但美名并馳。但夏人崇尚忠誠，過分忠誠便産生樸拙的弊病，挽救的辦法莫過於恭敬。殷革除夏的弊病并修以恭敬，恭敬的弊病是狡黠，革除狡黠的方法莫過於禮樂制度。周人矯正殷人的弊病而更改禮樂制度，産生的弊病是薄情寡義，革除這種現象的方法又返回追求忠誠。這麼看來是君王的統治之道反覆無常呢，還是各個朝代不同而功業各異呢?自從喪失了聖主，百姓離散已很長久了。三代的增損，天下民心的變遷，這些歷史還能够知道嗎?如今將要復古來克服弊病，端正風俗來蕩滌污穢，對於三代的古制該如何遵從?上古的教化有何特殊的手段?"紀瞻對答説："我聽説有國有家的諸侯大夫，都希望通行教化振興政治，來建立功績，使頌歌流傳億載，世代不絶。然而風俗變化而出現弊端，不能隨時而有所益，雖然經過聖哲的治理，也無法改變局面。因而過分的忠誠導致樸拙之弊，恭敬多而禮儀喪

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晋闡元，聖功日隮，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

失。周鑒於夏商的弊病，崇尚禮樂制度來分辨等級，但放蕩欺世的人最終薄情寡義而全無忠誠，忠誠的缺乏，又導致統治者返回來提倡忠誠。三代遞相沿革，如同以水救火，這便是所謂順應時勢的道理、克服弊端的方法。羲皇儉樸，無爲而治；後世因襲，追求各異。不是賢哲聖人的不同，而是社會的變化使他們這樣罷了。現在大晋建立，王朝的功業蒸蒸日上，順應了天時，統一九州，遠近的君主，無不前來結盟。然而統治之術久不實施，人心變遷由來已久，我認爲當今的政治應當去文華存樸質，以便歸返根本，那麼萬民漸漸得到教化，天下太平的日子就可以來到。”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

陸機又問：“古時候明智的君王取法於物象而備置相應的事物，明堂用以崇敬上帝，清廟用以安撫祖先，辟雍用以宣明禮教，太學用以講文習藝，這是一國的重要典章，一邦的要務。秦朝廢棄前學，制度荒廢殘缺。諸儒的學説中，對此有損有益各不相同。漢人的遺作中，認爲這是異事，但蔡邕《月令》認爲是同一事。你同意哪一種説法呢？”紀瞻對答道：“周代設置明堂，是爲了尊奉祖先以配享上帝，恭敬地進行祭祀，使孝道永遠光大。大約有六處。古代聖明的帝王南面聽政，六處以明堂爲主。又位居正中的都稱爲太廟，以順應天時，施行法令，祭祀祖先奉養諸老，教學講習，朝見諸侯而選賢士，使禮儀齊備器物明確，是統一教化的途徑。因而取其宗祀之類，就叫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就叫太廟；依室而言，叫作太室；依堂而言，叫作明堂；因其在京師四門設學，就叫太學；因其周圍環水如璧，就叫璧雍。異名同事，實際是一樣的。所以蔡邕稱之爲同一事物。”

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

陸機又問：“衆官輔相，故時世安定當屬唐虞；有命既至，而賢士雲集首推周。因此《書》有明良之歌，《易》以金蘭爲美。這是朝代更替，邦國興亡的原因。成功的君王勤於廣求賢才，欲立聲名之士急於引起世人注目，這一常理無世不對，但事實却千年大相徑庭。古時興盛的王朝遵

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岩之徒，周文携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勛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咏。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飄，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别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闓，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鋭，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僚，置之群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嘆清問而時歌緝熙。奸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强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

循什麽途徑而達到成功？後代衰亡之世缺乏什麽措施而至於這樣？”紀瞻對答説：“最好的政治在於力求賢士，清平的教化急於選才，因此若能舉用賢良之才，則百官有序；擁有十位治亂之臣，則天下安泰。武丁在傅山擢拔了傅説，文王在渭濱提携起吕尚，使他們身居要位，把國政交給他們，所以能如飛龍飛騰天衢，功勛流傳百代。先王屈身茅屋，推舉微士，使得山中不再有隱士，田野没有《伐檀》的譏諷。因此教化淳厚萬物有感，衆神響應，鳳凰來朝，甘露欲滴，醴泉涌出，芳草自生，萬物滋長，日月放射瑞光，和氣充塞四方，大道於是告成；君臣之義有序，父子之情篤厚，夫婦之道昌明，長幼之間有别，自九州，及八荒，邊遠之國心向中原，輾轉翻譯前來朝貢，歌頌之聲大興，君王垂拱而治。如今進賢的道路已開，而教學尚未普及，因此競争仕途激烈，而追求學業之心淡漠。如果廣開四門延引學者，宣明五教昭示忠孝友悌之德，考核各等業績，審查優劣等第，卓著者置於百官，置之群司，協調政務審時度勢，宣明國家典章勿使壅閉阻滯，必定可與安康之世相比，與三代之時相應，明君良臣重現，金蘭之好復存。”

陸機又問：“古時唐虞流傳下五種刑法，周公明令有四種罪行，因而世人贊嘆清和而歌頌光明。爲非作歹者盛行，各種刑法便隨之産生。衰亂的年代崇尚夏商周三代的刑法，强暴的秦朝增加族誅的刑律，濫用刑罰使無辜者受到牽累，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漢、魏繼續遵奉，因循前制而未加更改。衹因時世安危不同，治理之術有異，不得已而用之罷了。在寬與嚴之間，應該建立什麽樣的法律合適呢？族誅的刑罰足以作爲長久的法律嗎？”紀瞻對答道：“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則利害興。利害的興起，是有緣由的。上古時代，施行道德教化，輕視勇力而看重仁義。以仁義爲貴則强者不欺凌弱者，勢衆者不施暴於勢寡者。三皇結繩而天下太平，不僅是立刑而光明的緣故。再説上古懂得守法，所以遠離獄訟。待到末世，産生犯罪行爲，因此判罪之事越來越多，而人越來越殘暴，法令愈加嚴，盜賊

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

愈加多。《書》曰：'惟有崇尚五刑，方能造就三德。'衰亂年代道德敗壞，就起用了夏商周三代的刑法，而文公的弊端，再加之族誅之刑，濫施刑罰使無辜受累，傷害和諧之氣，延至後代，不能變更。故漢祖指麾天下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之制，因循不改，是因爲風俗變化由來已久，是權宜之計的緣故。如今四海一統，人人向往返本歸真，崇尚儉樸，則貪婪者不復競進；尊崇賢士罷黜不肖，則不仁者遠離朝廷。如此則能够斟酌、廢除誅滅三族的刑律，萬物和順，光明與前世并存。"

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托，其温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陸機又問道："五行互相更替，陰陽互相依存，天地用以陶育，四時用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種物象的産生，就是互相依存。如果陰陽不調，那麼氣數就必定閉塞不通；一氣偏廢，萬物就不能獨自生存。這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最好徵驗，太極不偏不倚的明證。現在有温泉却無寒火，這是什麽原因？我想聽聽你的論辯，來解釋不同的道理。"紀瞻對答道："我聽説陰陽升降，山澤通氣，乾卦初九純陽，潛龍勿用，泉源所依托，其温熱是理所當然。至於水下流而潤物，火向上而熱，剛柔燥濕各不相同，這是自然的本性，所以陽氣涌動在外，陰氣寧静内向。内之性柔弱，本質是含蓄包容；外動之氣剛直，以接外物爲用。因此金水之明在内可鑒，火日之光在外生輝，剛者施予柔者接受，陽氣制勝陰氣隱伏。水接受温熱，是它含蓄包容的本性所致。"

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黄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

陸機又問道："深究精微的事理而通曉變化，才能達到極致；具備天下之物而盡其所用，其功難以估量。用這樣的功德才幹來治理政治，便可以步黄羲之足迹；用來革除混亂，便可以繼太古之遺風。然而唐虞對親屬使疏闊的法網變得細密，夏殷王者簡約的法令變得繁瑣，狡詐之心生而日增，淳樸之德消失而不復返。難道是淳厚之風離散，道理不可復振？還是聖人之道漸漸減弱呢？"紀瞻對答道："爲政因時而興，心智隨物而動，所以聖王深究窮通的根源，審知始終的道理，權衡時宜，以使時世康泰。三皇時代風氣

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

質樸，没有禍亂，結繩以示信用，人人懂得守約。大道既已乖離，智慧侵擾外物，安危不同，否泰有異，所以唐虞對親屬法密，夏殷對王者法嚴，都因興廢本有緣由，輕重有節，這是深究事理之道，知曉變化之術，因時而宜，并非聖人的統治之道有所減弱。”

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鄮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

永康初年，紀瞻又被州中舉爲寒素，大司馬起用他爲東閤祭酒。這一年，任鄮陵公國相，紀瞻没有赴任。第二年，降爲松滋侯相。太安年間，離棄官職歸還家鄉，與顧榮等人共同誅殺陳敏，事情在《顧榮傳》。

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闡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虚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

召爲尚書郎，與顧榮同赴洛陽，在途中共同討論《易》太極。顧榮說：“太極，大概是指混沌未開蒙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其後突然變化，清濁出現區分，天地顯示物象，陰陽貫通，萬物萌生，六合開拓。《老子》稱‘有混沌之物，先於天地而存在’，正是《易》所說的太極。而王氏稱‘太極天地’，我認爲不甚恰當。所謂兩儀，就形體而言，則是天地；稱之爲氣，則叫陰陽。如果稱太極爲天地，就成了天地自然産生，而没有孕育天地之物了。《老子》又說‘天地所以能長久存在的原因，是因爲并非自生，所以能長久存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憑依冲虚之氣爲和。上溯元氣的本源，追究天地的根基，恐怕應以這種認識爲準則。”紀瞻說：“古時候庖犧畫八卦，窮盡了陰陽之理。文王、仲尼繼承他的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認爲《易》以天爲準，除此没有更確切的解釋。天清地平，兩儀交融貫通，四時推移，日月輝耀其間，自然的氣數，雖然歷經諸位聖人的時代，但誰能知曉其起源。你所說的‘蒙昧未分’，難道真是這樣嗎?聖人，也是人，在混沌未開之初怎能在蒙昧中藏匿其身！老氏所謂先於天之說，是虚妄之說，并非《易》的本意。再說你神通事理，不應懷疑《易》理。我認爲太極就是極盡之義，達到理的極點，外在的形體不復存在；外在之形達到極點，便産生天地兩儀。王氏的意思可說是接近了真理。古人舉至極作爲驗證，認爲二儀生於至

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

極，并非指有父母。如果一定指父母，除去天地誰還能存在？”顧榮馬上停止了評説。到達徐州後，聽説戰亂日益嚴重，考慮不再前行。正巧刺史裴盾接到東海王司馬越的書信，稱如果顧榮等人前後觀望，就按照軍隊的禮節遣送他們。紀瞻便與顧榮及陸玩等人各自解下船隻丢棄車牛，一晝夜行走三百里，得以回到揚州。

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内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

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紀瞻爲軍諮祭酒，轉任鎮東長史。元帝親自到紀瞻住宅，與他同車歸朝。因討伐周馥、華軼的功勞，封爲都鄉侯。石勒前來劫掠，紀瞻加任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抵抗石勒。石勒撤退後，紀瞻任會稽内史。當時有人詐稱持大將軍府符節逮捕諸暨令，諸暨令已被拘留，紀瞻發覺此事有詐，便破開囚室門救出諸暨令，審問使者，使者果然供出詐騙妄爲的罪過。不久紀瞻升任丞相軍諮祭酒。以討伐陳敏的功績，封爲臨湘縣侯。西臺任他爲侍中，没有就任。

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虚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宫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奸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

長安失守，紀瞻與王導共同入宫勸當皇帝。元帝不答應。紀瞻説：“陛下天性聰明，尚且還要用心研讀古籍，知道古人成敗得失，如今世事舉目便可知曉，并不難知。兩位先帝喪失了大權，宗廟空虚廢棄，神器離開晉室，至今已有兩年，先帝的靈柩尚未安葬，人神失去統治。陛下承受圖籙，這是上天授予的命運。要使上下四方改變面目，遐荒之國心向晉廷，重新建起宗廟，神主復得安寧，萬民如趨清風，異族悉數而至，如同列宿環繞北極，百川歸向大海，但如果仍舊固守謙遜，已不是昭顯七廟、中興祖業所應取的態度。國賊應受誅罰，應以此屈己而告知天下。如果違逆天時，背離人事，失去地利，三者一旦失去，縱然將來能挽救顛覆的局面，又怎能挽救祖宗的危急呢！適應時宜的舉措有千萬，其中能够總領大業的，惟有合理與適當。晉福運如何，在於當今。促成則得，可以中興晉室；稍縱則失，以此資助奸寇的權力：這便是理。陛下身處厄運，如欲繼承帝業，觀望宗室左右，又能讓給誰呢！應當由陛下繼承大位，這便是適當。四祖

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并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

開拓天下，立下如此大業。如今五都燃起戰火，宗廟失去主宰，劉載在西北篡取國朝大權，陛下却要拱手揖讓東南，這是所謂用揖讓來救火。臣等區區小輩，尚且不能允許，何况大人與天地同德，與日月共明，却能够喪失良機而誤天時!”元帝仍然没有應允，派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紀瞻叱責韓績説:“御座與上天的星宿相應，有敢動者殺!”元帝因此臉色大變。

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

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没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横逢大運，頻煩饕竊。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厘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卧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厠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

元帝繼承皇位後，紀瞻任侍中，轉任尚書，上書諫諍，對元帝有很大幫助，元帝十分欣賞他的忠烈。但患病日久，不能上朝，上疏道:

臣重病不愈，曠職漸久，歷陳赤誠，未見憐察。尸位素餐，負疚難安，憂慮自責，垂老之年不知所措。我聽説容易失去的是時間，逝而不再的是年華，因而古代的志士義人負鼎進見，悲歌而自薦求官，都是爲了要及時效忠，使功名流傳不朽。然而失勢者億萬，成功者寥寥。人之常情，是貪求榮譽財利。我本是平庸之輩，邂逅明君，既無負鼎之勞，亦無商歌之咏，意外地遭逢大運，頻繁地愧受厚禄。雖然思慕古人報效之志，竟無絲毫報德盡責之功，反而年老體衰，疾病纏身，僵卧求命，百有餘日，臨終叩棺，日近一日。假如上天再給我時日，承蒙陛下仁政之恩，可聊存性命，居息陋巷，也毫無理由再次側身高位，出入朝廷。我雙目昏花牙齒脱落，胸腹冰冷，舊創尚未愈合，一足又行走不便，受困於病，受害已深。七十之年，已是退位的年齡，衰老的徵象，明顯地暴露出來。我雖然想努力地掩藏自己，又有什麽地方能够隱伏!

臣之職掌，户口租税，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蕩，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强，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

我所掌管的，是户口租税，這是國家依賴的重要方面。如今天下動蕩，民不安居，教化始行，百業初創，作戰運輸，皆需人力。以我平素强壯之軀，兼以晝夜不息，尚且延誤不及，如今需時刻待命，却值我長期

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迹，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

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

時郗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捍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昣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厘萬分之一。"

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

停職，使王事有所停廢。如朝廷對我廣加恩惠，我的自責將日益深重；讓我身處官職，將會使官職虛設百事荒廢；待我病愈，我將日漸衰老。如果由於君主的慈悲，使官職曠廢事務延滯，我受到偏護的寬宥，對於衆望也有虧損。如今萬國革新，賢俊接踵而至，却虛留高位，不以此另任賢者，反而以我這個重病之人，固塞官職妨礙他人，這確非古今提拔與廢黜人才之策。希望陛下割捨不盡的仁義，賜予我破舊的帷帳，當我臨終之際，得以枕藉尸骨；及時銓選俊才，使官任恰當而百事得以興舉，我免於罪戮，死生皆爲大幸！

因病免官。不久任尚書右僕射，紀瞻屢屢辭讓不得恩准，於是聲稱疾病愈加嚴重，歸回府第，未得允許。

當時郗鑒據守鄒山，屢次遭到石勒等部的侵逼。紀瞻認爲郗鑒有將相之才，恐怕朝廷遺棄他而不加拯救，就上疏請求徵召郗鑒，說："我聽說王朝的興盛，必定有得力的輔佐之相，勇猛的捍城之將，這是帝王手中鋭利的武器。因此虞舜推舉十六相而南面稱王垂拱而治。我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年少時已具備高潔的操守，形體清朗名望崇高，有文才武略，爲當世賢良。昔日與戴若思同被起用，移放荒壤，環境孤遠偏僻，士卒不足一旅，救援難以到達。然而他能够集合起殘餘力量，在邊遠險要地方駐守了數年，使敵寇不敢向南侵犯。但因寡不敵衆，未能立功，後統領過名州，身爲常伯。如果讓郗鑒任職於朝廷，上報衆議下達王命，必能顯示出他正直的風範，彌補闕失。自先朝以來，諸位授職任用的人，已經有了成例。戴若思以尚書身份任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昣鎮東。憑着郗鑒的年齡閱歷，與戴若思相同；論資格，同爲朝中要員。何況郗鑒名望清重，爲一代名流。聖朝憑藉公正統治天下，首要的就是公平，因此我雖歇息於陋巷，也考慮盡我所見所聞，希望開啓聖懷，垂問大臣王導，期冀有萬分之一的可能。"

明帝曾經獨自引見紀瞻於廣室，感慨地憂慮

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天下局勢，說："國家之臣，大約不過十人，你認爲如何？"接着屈指計算說："你便是其一。"紀瞻辭讓。明帝說："我正想與你好好交談，你怎麽又謙讓了！"紀瞻文武雙全，朝中官員稱贊他忠亮雅正。不久轉任領軍將軍，當時的將士都爲他的嚴厲剛毅所折服。雖然長年患病，六軍都敬畏他。紀瞻因爲長期患病，請求離任，朝廷没有允許，又加散騎常侍。到王敦反叛時，明帝派人對紀瞻說："你雖然有病，即便爲我躺着監護六軍，也十分有益。"賞賜他千匹布。紀瞻没有把布拿回家中，而分别賞給將士。叛賊平息後，他又上表要求退休，明帝仍不應允，紀瞻堅決辭讓不到職。詔曰："紀瞻忠亮雅正，明辨時局經略有方，屢次因年邁病久，辭讓告退。我深明他的節操，多次違背他的志向，現在我采納他的意見，授他爲驃騎將軍，常侍如同往常。服飾物品的使用規格，完全按照舊法執行。"派遣使者前往拜官，止於紀瞻的家宅權當官府。不久紀瞻死去，當年七十二歲。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穆，派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以討伐王含有功，追封華容子，降低原有爵位二等，封次子一人爲亭侯。

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并與瞻素疏，咸藉其高義，臨終托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紀瞻性格沉默寧静，少與人結交，喜好讀書，有時親手抄寫，他的著述，有詩賦箋表共數十篇。同時懂得音樂，大體能够盡其美妙。能自我奉養，在烏衣巷建宅，館宇高而壯麗，園池竹木，足供玩賞。行爲謹慎愛惜士卒，年老而愈益如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平素都與紀瞻關係疏遠，憑藉紀瞻高風亮節，這些人臨終時都向他托付後事。紀瞻一一維護他們的家庭，爲他們營造住宅，如同親骨肉一般。紀瞻年輕時與陸機兄弟親善，陸機被殺後，紀瞻贍養接濟陸家，無微不至，陸機女兒出嫁時，紀瞻送財物視同親生女兒出嫁。長子紀景早年死去。紀景之子紀友繼承，官至廷尉。紀景之弟紀鑒，任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於紀瞻而死。

賀循

賀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也。

賀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他的祖先慶普，

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吴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晧所殺，徙家屬邊郡。

在漢世傳授《禮》，即世人所稱慶氏學。本族高祖純，學識淵博而享有盛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姓。曾祖賀齊，仕於吴是當時名將。祖父賀景，任滅賊校尉。父賀邵，任中書令，被孫晧殺害，舉家遷到邊郡落户。

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吴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齔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羡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栖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

賀循年少時便遭遇家難，流放到海邊，吴平定後，纔返回本郡。賀循節操高尚，童年時已不同凡響，言行舉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求任他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薦他爲秀才，任陽羡令，以寬宏仁義爲立身之本，不求考績優異。後任武康令，當地風俗實行厚葬，遇到因避忌歲月而停殯不葬，賀循都加以禁止。政令教化廣爲流行，鄰近的城邑都效法他們。但是賀循在朝中無人舉薦，長久不得進升。著作郎陸機上疏舉薦賀循道："我見武康令賀循道德敦厚氣量寬宏，才智高而見識深遠，德行純樸，風操高峻，在二城任職，政令法律嚴明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儉樸曠達，器量膽識清朗高峻，聰敏穎悟，精明幹練。賀循任職守小縣，名字編列在平凡微賤的人群之中；郭訥返回家中，閑居已有很長時間。都自新邦而出，朝内缺乏知己，居住在遥遠的外郡，無法實現自己的志向，時光流逝，進升却遥遥無期，實在使不高明的我輩遺憾不已。我們思量尚書郎所以使州州有人，不僅爲了平均分配，使恩惠及於外州而已。而是由於庶人士族各異，四方民俗不同，壅隔阻塞，邊遠郡國更爲嚴重。至於荆、揚二州，各有數十萬户，如今揚州無郎，荆州江南無一人在京城供職，這實在不符合聖朝對待四方的本心。至於聲望資歷和才幹人品，賀循可任尚書郎，郭訥可任太子洗馬、舍人。這是衆望所歸，不僅是企盼前途清平而權充合適的人選。謹列他們的資歷人品，期望得到考察。"過了很長時間，召賀循補任太子舍人。

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别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

趙王司馬倫篡位，賀循轉任侍御史，推說有疾而離職。後任南中郎長史，没有赴任。適逢叛賊李辰在江夏起兵，征鎮無力討伐，都望風而逃。李辰副帥石冰占領了揚州，驅逐了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取代他，以他的長史宰與

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吴興内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

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内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内豪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吴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吴國内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

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吴國内史，與循言及吴時事，因問曰："孫晧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并不起。

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序，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栖高蹈，輕舉絶俗，逍遥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

虚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玄風，景

兼任山陰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吴興内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人首倡義舉，傳遞檄文到各州郡聲討叛賊，賀循也聚集部隊響應。石冰大將抗寵有數千士兵，駐屯在郡講堂。賀循對抗寵移傳檄文，陳述叛逆或歸順的利弊，抗寵於是逃跑，程超、宰與都投降，全郡平定。賀循迎張景回郡，立即遣送兵士，閉門不出，論功報賞，全不參與。

陳敏叛亂時，詐稱詔書，任賀循爲丹楊内史。賀循推説有脚疾，手不能握筆，又服用寒食散，披散頭髮袒露身體，表示自己不能任用，陳敏最終未敢逼迫他。當時州内豪傑都被迫就範，有的因年老有疾，也加封官職，惟有賀循與吴郡朱誕未參與其事。陳敏失敗後，征東將軍周馥提議賀循兼任會稽相，不久任吴國内史，公車徵召爲賢良，賀循都没有就任。

元帝爲安東將軍，再次提議任賀循爲吴國内史，與賀循談及吴時的事情，問道："孫晧曾經燒鋸割下一位賀姓人氏的頭，這人是誰呢?"賀循尚未回答，元帝頓悟道："是賀邵。"賀循流着淚説："先父遭遇殘忍，我内心的創傷極深，没有言辭來回答。"元帝爲此十分愧疚，三日不出。東海王 司馬越任命賀循爲參軍，徵爲博士，賀循都没有應徵。

元帝升任鎮東大將軍時，因軍司顧榮死去，延引賀循代理此職。賀循稱説病重，十餘次呈上箋疏。元帝寫信對他説：

百行不同，故處世之道各異，順應本性而用，各自聽憑其真而已。當天下清平之時，常倫有序，隨運而安，動静取决於自身。有的人栖留遐遠避離仕途，遠走高飛絶於塵俗，逍遥頤養，恬然自得，這大概是因爲政道興隆世風祥和而人得安逸，是時勢使然。若時運困敝，君主與國家都面臨險境，義士必會拯救，赴難以救世，燭之武縋身而入秦，園 綺彈冠而救漢，這些難道不是大雅君子根據時勢而合道嗎!

我淺薄寡德，慚愧地充備近親，錯誤地承負尊寵之位，受任爲一方官長，深慕於古

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

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

循猶不起。

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輿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床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

風，景仰着高節，經常希望拋棄四馬高車，策杖而登門，徒有這般情懷，而爲什麽没有隱退呢？實在是因爲寇盜侵擾頻繁，諸夏分崩離析，皇位失去控制，百姓深受殘害，因此我日夜憂慮，慷慨發憤，志在竭盡忠節而已。

前度顧公臨朝佐政，深賴他高明的謀略。八元、八凱這樣的大臣登位，巢父、許由隨之隱遁。時至今日，所謂大道喪失，邦國淪亡，衆望殷切，寄托於您。如若心懷義氣，怎能辭讓辛勞身居安逸呢！通達的人行爲一以貫之。我希望您稟承宏道，弘揚高節。今報尚書，請委屈擔任軍司，謹派參軍沈禎奉命授官，希望您一定屈身臨朝，以佐助危難之國。

賀循依然没有應召。

元帝繼位，又任賀循爲軍諮祭酒。賀循稱説有疾，經多次催逼而不得已，纔帶病赴朝。元帝親臨賀循所乘之舟，向他咨詢治政的方法。賀循羸弱負疾不能上朝拜謁，便就地加朝服，賜宅第一區并車馬床帳衣褥等物。賀循辭讓，没有接受任何賞賜。

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毁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絶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内，

廷尉張闓居住在小市，想奪取左右鄰近的住宅來拓廣自己的宅居，便私自建都門，早晨開啓夜晚關閉，人們都爲此不滿，告狀至州府，却都不審理。適逢賀循外出，到達破岡，衆人聯名到賀循處論理。賀循説：“我見到張廷尉，爲你們向他轉達意見。”張闓聽説後立即拆毁都門，到賀循那裏謝罪。賀循就是這樣受到世人的敬服。

當時江東政權初創，盜賊很多，元帝考慮防備盜賊的方法，以此詢問賀循。賀循回答説：“長江流經萬里，貫通五州，是朝貢商旅往來的航道。現在朝議者想以宣城令來鎮守江邊，有的打算讓諸縣長官兼領兵權。我認爲這些令長威勢不够，而且難有文武俱全之才，徵調畏懼作戰的人，去防禦無法無天之徒，恐怕未必能起作用。按我所聽説的情况，長江流域的危險地段惟有闔廬一處，那裏地勢險峻，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特别應該加以重兵防守，隨時順勢討伐消滅他

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案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强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踪迹，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

們，斬草除根。沿江各縣各有分界，在分界之內，官長權限之中，可以依據地盤分布兵力，多設置亭候，常讓他們巡查，制定法律，嚴格刑賞，如不依常規，勤勉則報以殊榮，墮怠則治罪直至處死，這叫作大理不得不嚴肅。所供役使的人要及時輪流休息，差役不致困乏，定期替换。漢制十里爲一亭，也是由於嚴密防範的緣故。如今縱然不能做到漢朝那樣，也必須籌劃盤算，使武力足供本地調配。如果寇盜人多勢盛，不能一方獨自消滅，可以指明他們的行踪，報告屬地的都督不時討伐。現在分界不明，使地方百姓與軍隊巡行防備的地域混雜，兩地都不管，没有人擔負責任，所以虚有防備之名而於事無補。”元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及愍帝即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

愍帝即位，徵賀循爲宗正。元帝鎮守一方時，又表爲侍中，因道路險阻而没有前往。因征討華軼有功，要封賀循爲鄉侯，賀循居家養病，堅决辭讓而不接受封侯。建武初年，任中書令，加散騎常侍，賀循又因年老有疾堅决推辭。元帝下令説：“孤以寡德，愧居大位，如涉巨流，不知何所憑依。賀循言行都守禮法，是衆望所歸，世俗之表率。憑藉其謀略，賴以治國。疾病由來已久，仍希望卧床相輔，但是固守退讓之志，陳述得誠懇切至，這是賢者恪守信念順從時運，以謙讓爲高的原因。今聽從他的要求。”於是改授太常，常侍如故。賀循因舊制九卿不復加官爲由，今又有疾患，不宜兼任此職，僅受太常。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循議以爲：

>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别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

當時宗廟剛剛建立，舊時的禮儀多有闕失，有人認爲惠懷二帝在宗廟中應各自作爲一世，那麽曾任潁川太守的司馬儁世數超過七輩，應該遷廟。這件事下達到太常。賀循發表意見認爲：

> 按照禮法，兄弟不相爲繼承，不能把兄弟看作後代繼承關係。殷盤庚不在陽甲之列，漢朝光武帝并非繼承成帝，而另立廟寢，讓大臣來祭祀，這是前代的制度，是有關繼承的明確規定。惠帝没有子孫，懷帝承繼統序，按禮弟不承兄，那麽懷帝自應上承世祖武帝，而不繼惠帝，如同殷之陽甲，

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横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别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

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别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

漢之成帝。議者認爲皇室聖德高遠，不便改易既成的事實。諸如以上的禮法，都没有論及。因此惠帝神位尚在太廟，而懷帝又入太廟爲一世，那麽太廟中神位世數高達八世。達到八世的緣由，是因惠帝不出，而不是前輩祖先應該遷廟。下世升位，上世就遷出，遷廟是上下對應的，不能相通，没有下升一世而上遷二世的道理。惠、懷二帝同是繼承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却上遷二世爲一世。現在，惠帝去世時已遷了曾任豫章太守的司馬量，懷帝入廟又遷潁川司馬儁，如此便一世而兩次遷廟，先祖神位不合禮義地斷折，上求古義，未見先例。惠帝應該遷出，尚未敢輕易論説，怎能輕易地遷出一位祖先而没有禮義呢？潁川既没有可遷的道理，那麽自然出現了太廟中有八位神位的現象，這是有緣由的，而不是太廟世數的常規。既然有了八位神位，就不得不在七室之外權且安置一位。對於至尊元帝而言惠懷同是兄弟，自上後序世祖，而不繼承惠懷二帝，那麽二帝的神位應該另出，并不是太廟中長期保留八個神位。另外武帝初建太廟時，正神有七位，而楊元后的神位也權且另立一室。永熙元年，在太廟八室告祭世祖謚號，這就是説如果有八神位，就可以不拘於七的舊例。

又有議者因景帝兄弟都已在廟，認爲惠懷是同例。景帝功德卓著，創立了一代王朝的基業，德義顯揚於祖宗，將百世不遷，所以特在本廟，再説世代還近，世數相容，安定神位而已，無需進逼上祖，至於王氏昭穆之位已滿，終應别立一廟。以今事相比較，德義各有輕重，加之七廟是七世之親；昭穆，爲父子之位。如果當兄弟立滿之時，便遷出上祖，那麽祖先神位空懸，世數不足，怎麽解釋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呢！現在的七廟之義，出自王氏。從亡父以上至於高祖，親廟爲四世，高祖以上又有五世六世遠祖，因此三昭三穆再加上太祖總共爲

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

七。所以世祖制定廟禮，曾任京兆尹的司馬防和潁川太守司馬儁，及其曾祖、高祖，豫章五世，征西六世，與廟禮相應。如今至尊元帝繼承祖業，也應有五世六世祖先，豫章六世，潁川五世，都不應遷廟。現在説豫章先遷出，又要再遷潁川，那麽太廟中僅列高祖以下的祖先，不復存在高祖以上二世的祖先，與王氏之義比較，三昭三穆廢缺了兩位，與宗廟所應承續的本義十分不合，又違背了世祖祭奠征西、豫章的心意，對於一王定禮有不少闕失。

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

當時尚書僕射刁協與賀循意見不一，賀循的對答意義深刻周全，言辭大多不見記載，刁協最終同意了賀循的意見。朝廷中有疑難不決的問題都向賀循詢問，賀循都按照經禮來對答，是當世的儒學宗師。

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床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案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

此後元帝因爲賀循清貧，就下令道："賀循冰清玉潔，行爲堪稱世人的楷模，地位處於上卿，服飾衣物僅够遮蓋形體，屋室僅能躲避風雨。我近日造訪他家，爲之慨然。賜六尺床墊席褥和二十萬錢，以表彰他高尚的道德，表達我的心意。"賀循再次辭讓，没有得到應允，不得已留下賜物，起初并不使用。元帝登臨皇位後，有關機構呈奏認爲琅邪恭王應該稱皇考，賀循又發表議論説："按照禮法，兒子不敢以自己的爵位加於父親。"元帝接受了他的意見。不久以賀循爲太子太傅，太常職位如故。

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不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

賀循因養病廢職，不修臣節，上尊君王之義，下廢交往之情，違背了傳統法典的教義，因而多次進表執意退讓。元帝認爲賀循道德可作表率，可資衆人效法，敦促勉勵更爲誠懇迫切，不打算應允他，命皇太子親自到賀循處拜訪。賀循患有風痹病，却恭敬地行接客應酬之禮；元帝下詔爲他謝絶賓客，他就是受到如此隆重的禮遇。疾病日益加重，賀循上表請求辭官，把印綬交還朝廷，改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元帝親臨前堂，派人手持符節，加賜官印綬帶。賀循雖

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

然已不能説話，但用手指点左右，推掉官服。元帝乘車親自到他身邊，執着他的手流下眼淚。太子三次親自前往，往還時都向他行拜禮，儒者以此爲榮。太興二年死去，享年六十歲。元帝身着素服舉哀，傷心哭泣。贈司空，謚號穆。將要安葬時，元帝又出宫親臨賀循的靈柩，爲之哭泣致哀，派兼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皇太子送到河邊，望着運載遺體的船遠去而流淚。

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賀循少時賞玩典籍，善於寫文章，博覽群書，尤其精通禮傳。具有很强的識别人才的能力，從卑微鄙陋的處境中擢拔了同郡人楊方，楊方最終成名於世。賀循之子賀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内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

楊方，字公回。年少時愛好學習，有特殊的才氣。初任郡鈴下威儀，在處理公事的閑暇時，閲讀《五經》，鄉邑中并不知曉。内史諸葛恢見到後認爲他是個奇才，以對待門人的禮儀待他，從此楊方開始得以在貴人中周旋。當時虞喜兄弟憑藉儒學確立了聲名，十分喜愛楊方，爲他揚名。諸葛恢曾經令楊方寫文章，舉薦爲郡功曹主簿。虞預稱贊楊方的文筆，把文章送給賀循看。賀循寫回信説："此人有高遠的志向，我本以爲他僅僅與凡夫俗子不同罷了，没有料到他竟有如此偉才。他的文章頗奇特，如果真是出自胸臆，將是一國所推舉的人才，豈止是百姓中的突出者呢！我聽説身處故舊鄉黨之中，好有謙退之行，這也是立身的一處角落。然而世道衰亂，人物凋敝，每聽説一個人有向往道義的志向，我就對他寄予厚望。如楊方這樣的人乃是荒蕪中挺拔超群的禾苗，鹽碱田中秀穗結實的良種，天賦已經良好，衹是熏陶還顯不足；把它移植到肥沃的土壤中，必定成爲好苗。足下是當世英才，位居朝廷高位，使政道興隆教化推行，方能爲貴。昔日許子將在商賈小人中提拔了樊仲昭，郭林宗從鄉村中成就了魏德公。足下有志於使事業興隆的話，那麽前代二位賢人的功德并非難以企及。"賀循於是在京師中盛贊楊方。司徒王導起用他爲掾，轉任東安太守，改任司徒參軍事。

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吴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楊方居住在京城，朝廷之士都以厚禮待他，他因爲氣候寒冷，不願意久留在京城，請求到遠郡充職，想閑居而有所著述。王導同意了他的請求，上表補他爲高梁太守。楊方在郡中數年，著《五經鉤沈》，改撰《吴越春秋》，二書駢散兼具，都流傳於世。因年老，離任歸家。王導要進薦他到朝中任職，他堅决辭讓返還家鄉，在家鄉死去。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吴爲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吴朝。吴平，爲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吴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俊”。

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禄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宫，談者美之。

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宫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哀煢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體道高邈，勛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祖父薛綜，仕於吴任尚書僕射。父親薛瑩，在吴頗有名氣。吴平定後，任散騎常侍。薛兼清素有器度，年輕時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吴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稱“五俊”。

初入洛陽，司空張華見到後以爲是奇才，説：“都是南方的金子呵。”舉薦爲河南孝廉，在公府，任比陽相，履行職任有能幹之名。歷任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司馬越引他爲參軍，轉任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時，以薛兼爲軍諮祭酒，漸遷至丞相長史。對王事十分勤勉，認爲俸禄優厚，常常自我減少，足供使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任丹楊太守。中興之後，轉爲尹，加級中二千石，任尚書，兼太子少傅。自薛綜至薛兼，三世輔助太子，傳爲美談。

永昌初年，王敦上表任薛兼爲太常。明帝即位，加任散騎常侍。明帝因薛兼是東宫時的師傅，應該依舊對他十分尊敬，便下詔説：“我因修德不够，早年遭逢凶險。自愧以微小之身，托於王公之上。悲哀處在憂病之中，無所詢問仰賴，憂心惴惴，如臨深谷。孔子有言：‘即便是天子，也必有所尊。’我將敬奉先師之禮，向有德之人詢問。太宰西陽王德高望重職位尊顯，居貴不傲。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道貌高遠理解道義，道德功勛兼備，是先帝的摯友，朕的師傅。太常安陽鄉侯對朕教導監督，忠誠嚴肅。崇敬親人尊重賢士，先帝所推崇，朕見四君以及書

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己。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兹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後。

疏儀體，全部按照在東宮時的規定。”這一年，薛兼死去。詔曰：“太常、安陽鄉侯薛兼履行道德恬淡純樸，律己盡忠。正將仰賴他的教誨，弘揚正道，他却不幸辭世，悲痛不已！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如果靈魂有知，請享受這份恩寵殊榮。”安葬時，正逢王敦作亂，朝廷多生事故，未能議論謚號，僅是派人用太牢祭祀。子薛顒，先於薛兼而死，没有繼承人。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群材，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并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史臣曰：元帝在淮海創建基業，百業待舉，夢想群英，共興大業。顧榮、紀瞻、賀循、薛兼等皆爲東南的俊傑，出身於名門望族，委身於一代霸朝，參與國政；法典靠他們删改輯集，朝廷由他們出謀劃策；名望重於高官，職任於輔政要臣，功成名立，光國榮家。不僅是感應會集，也是才能所致。而賀循位至保傅，在朝廷享有崇高聲望，所以能使皇帝親臨，太子下拜。即使是西漢恩崇張禹，東都禮遇桓榮，都没有超過。

贊曰：彦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摶風矯翼。

贊曰：彦先明智，思遠正直。薛兼忠貞，賀循學問日增。恰逢明主，乘風展翅。

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内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劉交的後代。父劉砥，任東光令。劉隗年少時便顯露文才，初任秘書郎，漸遷冠軍將軍、彭城内史。躲避禍亂南渡長江，元帝任爲從事中郎。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

劉隗研習文史，善於揣摩皇上的想法，元帝十分器重他。升任丞相司直，把刑法之事委托他主管。當時建康尉招收護軍士，而府中想要篡取這部分兵力，劉隗呈奏罷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職。世子文學王籍之在爲叔母居喪期間而成婚，劉隗上奏，元帝下令說："《詩》稱'凶荒之年減少禮儀而成婚者多，是便於男女嫁娶'，說的正是眼前這種事情，可以一律解除禁令。自今以後，應當防止發生同類事情。"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期内而出嫁女兒，劉隗又上奏。廬江太守梁龕次日將除去喪妻的喪服，當日却請客設樂歌舞，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參加，劉隗上奏說："爲嫡妻長子服喪都有服喪期并另居别室守喪，因此周景王有三年之喪，喪期完畢而舉行宴飲，《春秋》中尚且譏刺他，何況梁龕這個一般人，夜晚設宴而早晨舉行喪祭，這類怠慢喪禮的過失，應該用有關喪事的禮儀來整治。請求免去梁龕官職，削除侯爵。周顗等人知道梁龕有喪在身，在喪期内集會違背了禮法，應各自取消一個月的俸禄，以處罰他們的違禮行爲。"元帝同意了。丞相行參軍宋挺，本爲揚州刺史劉陶的門人，劉陶死後，宋挺娶了劉陶的愛妾作爲自己的小妻。建興年間，宋挺又偷取六百餘匹官布，判罪棄市正法，遇到大赦而免死。不久奮武將軍阮

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勛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污，舉頑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蠢意暗，未達斯義。昔鄭人斫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没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録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强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强禦，皆此類也。

抗請求任宋挺爲長史。劉隗彈劾説：“宋挺蔑視死去的主人而霸占他的妻室，違背了事主的道義，損害了人倫的常序，應當把他送到荒遠之地去。請求朝廷除去宋挺的名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泰山太守阮抗却請求任宋挺爲長史。阮抗習文善武，外駐東藩，應當任用忠良，親近賢能仁義之士，却褒薦貪贓枉法之人，舉用頑劣之臣。請求免去阮抗官職，下獄治罪。”上奏得到認可後，而宋挺病死。劉隗又上奏：“符旨：宋挺已死，不再加貶。我才智淺薄，没有上達應該申明的意義。昔鄭人開子家之棺，漢明帝追討司馬遷，經傳中對歷史人物的褒貶，都追溯到先世數百年間，不僅僅爲了治理當世，也想樹立法制而流傳後世，來取代朝亡夕没便無善惡的做法。請有關機構按照前代先例對宋挺除官爲民，收回劉陶小妾還家，公開揭露惡人，向遠近發出布告。”元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南中郎將王含出身於顯貴豪門，驕傲自縱，參佐及守長二十餘人統統由他請求任用，多數用非其才。劉隗苦苦地遣詞爲文來彈劾此事，彈劾雖然擱置下來，但王氏對劉隗深懷忌恨。劉隗彈奏不畏强暴，多是此類。

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得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嘩，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

建興年間，丞相府將督運令史淳于伯斬首時鮮血噴涌，劉隗又呈奏道：“古人審理訴訟案件必定采用五種方法：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向三公九卿咨詢以求民情。君子雖然通曉各類事務，却不敢輕易判案。死者不能復生，受刑的人肢體不可再生，因此賢明的君主對施刑采取同情憐惜的態度。曹參離開齊國，囑咐不要以嚴苛的手段擾亂齊的獄訟事宜。我們自從遇亂以來，殺戮無度，相同之罪判决有異，刑法失去尺度。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時鮮血噴柱，上濺至柱上二丈三尺處，繼而又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嘩，士女旁觀，都説他冤枉。淳于伯之子淳于忠上訴聲稱冤枉，説淳于伯督運共離去兩個月，事務辦畢立即轉還，没有稽留延誤。接受了使役的賄賂，但并没有達到判死罪的程度。軍隊是戍守的軍隊，而不是征伐的軍隊，用貽誤軍機來論罪，是不合道理的。四年之内，在供給運輸中，

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并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黄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并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莚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

凡徵發租税和各種徭役，都有停滯稽留的現象，而并未按貽誤軍機罪來論處，至於淳于伯，爲什麼偏偏這樣論處？重刑之下，没有求不到的供詞，囚犯害怕疼痛，編好了言辭來對答。理曹，是國家掌管刑法的部門，却使淳于忠等在開明的時代喊冤叫屈。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蒙受殊寵，同時位登諸曹，應當忠實地奉行政道，使法制完備慎於殺人，讓百姓不再含冤，無人上訴。但却使淳于伯蒙受與周青相同的冤屈，冤魂在冥界啼哭，幽靈哭訴而含恨於黄泉，嗟嘆勝過杞梁，血象勢如毁城，因而有令夏月隕霜的含冤之人，中夜啼哭的受屈之鬼。伯有白日顯現，彭生變而爲豬，刑殺失當，妖氛異象都要出現，以古比今，道理相同。都是因爲周莚等人不能勝任，請求免去他們的官職。”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人上疏引咎自責，請求解除職務。元帝説：“政治刑法失當，都由朕愚昧閉塞所致。我想表示愧疚和恐懼，希望聽到衆臣的忠告，來彌補我的過失。你們包攬錯誤請求解退，豈是我所希望的！”因此對王導等人一律不責問。

晋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僚，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群爲凶害，公于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詾嚇，百姓喧嘩，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

晋建國後，劉隗任御史中丞。周嵩的女兒出嫁，門生開道時拆除草舍，砍傷二人，建康左尉前往出事地點，又被砍傷。劉隗彈劾周嵩之兄周顗説：“周顗承蒙殊寵，位居上僚，應當明揚法典，協和上下，對左右之人用禮法約束，達到齊家治國。但是，他却縱容小人，合夥爲非作歹，公然在大庭廣衆之下刺傷建康左尉，遠近吵嚷騷動，百姓喧嘩不已，損害了門風與聲望，這種影響不可蔓延。既已失去了大臣檢點奉職的作風，不可稱揚王命。應該加以貶黜，糾正他違反禮法的行爲。”周顗因罪免官。

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爲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并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强。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

太興初年，長期兼任侍中，賜爵都鄉侯，不久代薛兼任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共同受到元帝信任，打算排擠抑制豪强的勢力。各項苛刻瑣細的政令，據説都由劉隗、刁協訂立。劉隗雖任職在外，但各種重要事情都可預先知道。任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領一萬人鎮守泗口。

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

當初，劉隗認爲王敦威勢權力過大，終將難

制，勒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宫告辭，帝雪涕與之别。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携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以制服，勸説元帝派出腹心之臣鎮守四方邊境，因此以譙王 司馬承擔任湘州刺史，以劉隗以及戴若思爲都督。王敦非常忌恨劉隗，在給他的信中寫道："近來承蒙聖上信任足下，如今大賊未滅，中原大亂，我想與足下周生之輩齊心合力輔佐王室，共同使海内安寧。如果天下太平，那麽晋帝的福運從此興隆；否則，天下將永遠没有希望。"劉隗對答道："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盡股肱之力，用忠貞來報效朝廷，是我的志向。"王敦得到信後大怒。王敦作亂時，以征討劉隗爲名，元帝頒詔徵召劉隗返回京城，百官在大道旁迎接他，劉隗推起頭巾露出前額大發議論，神態自若。入朝謁見，劉隗與刁協一起呈奏請求誅殺王氏，元帝不許，露出懼怕的神色，劉隗便率領士衆屯兵金城。王敦攻克石頭，劉隗進攻王敦而未能獲勝，入宫向元帝告退辭别，帝與之灑淚而别。劉隗行至淮陰，遭劉遐襲擊，帶領着妻室兒女及親信二百餘人投奔石勒，石勒任他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死時六十一歲。子劉綏，起初舉秀才，任駙馬都尉、奉朝請。跟隨劉隗投奔石勒，後死去。孫劉波繼承。

劉波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冲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温西征袁謹，朝廷空虚，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内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丕圍梁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强不敢進，序竟陷没。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

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

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 湯有身勤之績，唐 虞有在予之誥，用能

劉波字道則。初任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的參軍，石季龍死後，王洽與劉波都投降。穆帝任劉波爲襄城太守，多次升遷至桓冲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温西征袁謹，因朝廷内部空虚，就以劉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内史，帶領五千人鎮守石頭。壽陽平定後，任尚書左丞，劉波没有接受任命，轉任冠軍將軍、南郡相。當時苻堅之弟苻丕將梁州刺史朱序圍困在襄陽，劉波帶領八千士衆去解圍，因敵方力量强大而不敢進擊，朱序最終敗亡。劉波因軟弱不救而免官。後來又任他爲冠軍將軍，屢次升遷爲散騎常侍。

苻堅戰敗，朝廷想要安定北方，外任劉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劉波因疾病未能成行。上疏道：

我知道天地以普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因此禹 湯有躬身勤政的政績，唐 虞有"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的自責之誥，因而

惠被蒼生，勛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内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宫廟集胡馬之迹；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絶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静亂。故使負鱗横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睹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誡，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

能够使恩惠遍及蒼生，功勛流傳後世。宣帝開拓洪圖，奠定了秉承天命的基業；及於文武，天運在身，但仍然虛心以待賢良，謙卑而尊崇賢人。然後懂得世代積累的功業重大，勤事王政的事業艱難，先君的道德弘遠，留給子孫遺業厚重。惠皇不實行懷柔之政，政務委交給内臣，於是皇權淪亡，三光暗淡；感慨皇陵淪陷，宫廟被胡人兵馬占領；這正所謂爲官者失之於朝，衆百姓暴尸於外。全憑元皇帝神明英武順應時勢，福運興隆於淮海，重振墮亡的政權，接連斷絶的朝綱而復興大業。陛下繼承宣帝開拓的宏基，接受元帝完成的事業，保業定功，用兵平亂。因而使横貫海域的巨鯨，僭越天位的强寇，望雲旗而連夜逃遁，見太陽而如霧消散，聲勢浩大，難以形容。而近年以來，天文怪異，妖象屢生。會稽是先帝原來的封地，而地震長久。昔日周文王、武王時呈現魚烏的瑞兆，君臣尚且心懷恐懼，何況現在災變集中發生，朝中竟然無人生疑。公旦有勤政的訓誡，賈誼用積薪易火暗示形勢危殆。我以先前的徵兆爲鑒，暗自思量眼前之事，因此冒昧地發表狂言偏見，直言無諱。

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群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俊，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咏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群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

以前先帝用古風治世，責成群王，固守天綱，順任自然，故忘却每日成績，却收到一年成效。現在禮樂征伐出自天子，大臣賢良出衆，百事協調和順，四海承受聖風，天下復振，然而没有聽到夏啓鈞臺享神之咏，尚未發布商湯景亳之命。如果群臣不能勝任其職，陛下還能用之不盡嗎？

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毁俗者，雖親雖貴，必疏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毁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

大凡聖王的教化，無不推崇忠信，存正去邪。傷風敗俗的人，縱然是親近顯貴者，也必定疏遠他；廉潔奉公慎修禮法的人，縱然是地位卑微者，也必定親近他。如今却不然。這種風氣既已廢棄，競進争利之風愈甚，朋黨勾結争鬥，毁譽交互興起，鑽營求進，罕見有人置之度外。見到賢者便欲居其

居其上，受禄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贊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絶穿鑿之源者，恐脱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毁，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

上，俸禄要求過高，順承旨意的人被認爲奉公，互相恭維的人被當作忠節。到處都見到這些現象，有誰敢仗義執言。陛下如果不明確必行的法律以斷絶穿鑿附會的源頭，恐怕將因怠於治理而有誤視聽。再説苻堅滅亡，至今已五年，舊京殘缺毁壞，先帝山陵無人侍衛，百姓生活困苦，未得到拯救接濟。我希望遠看漢、魏衰亡的緣由，近覽西朝傾覆的現象，超然改政，防患於未然，則將使根基永固，國家無難。我豈能誣稱滿朝官員都缺忠節，僅是任非其才，求賢不周而已。

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虚，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户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嘆，《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悦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

現在政務煩雜徭役繁重，宫室凋敝，倉庫空虚，國家物用竭盡，下民税重，流亡者很多。大略統計户口，僅自咸安以來，已減少十分之三。百姓懷有浮游漂泊的感嘆，如《下泉》詩中向往周朝的賢明。過去漢宣帝有言道："與我共同治理天下的，惟有賢良的二千石吧！"因而治理有方的官員給官璽贈物，法苛政亂的官員追究責任，上面簡化了政事，下面人人歡悦。現在却不然。乞求任職的人以家窮爲理由，拯救窮困的人用公位做施捨。古代爲百姓立君主，任用官吏統治民衆；今天以百姓養君主，使官吏蠶食人民，以致把貪污的人稱爲清廉勤勉，把慎用刑法的人看作懦弱不賢。違背古道竟至於如此！

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群僚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睹人事以嘆息，觀妖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迴聖恩，大詢群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僚率職，人言損益。

陛下雖然自身節儉，哀憐同情百姓，而衆官吏却在下面放縱無度，六卿無所事事，三公拱手緘默，因此有識之士目睹朝廷人事而嘆息，觀察妖災而大驚。古代宋景公消退熒惑星的災禍，殷高宗消除飛雉升鼎耳的凶兆。我希望陛下仰觀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志向，俯察商辛沉湎酒色的過失，遠思《國風》中恭公之譏諷，深思定姜小臣之喻。暫且回轉聖恩，廣泛咨詢群王，延納賢良，訪求得失；使百官盡職，人人論政。審視他們的行爲，觀察他們的言論，考查識别群才，

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黄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惙然，不能自宣。

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

幫助調和百味。一心實行聖道，以答謝天賜的福祐。則四海歸心，天下有幸。

我的祖父先臣劉隗，過去蒙受殊寵，他盡忠獻身的節操，依然留存舊史，胸懷大志却生不逢時，終於含恨黄泉。我平庸不賢，又承蒙無限眷念，累世接受皇恩，實在不是傾家獻身所能報答的。先前做好此表，未及通達聖聽。暴疾加重，恐怕命在旦夕，在苟且活命之時，希望能上達我的想法。氣力疲乏，不能表達情意。

奏疏呈上而死去。追贈前將軍。子劉淡繼承。元熙初年，任廬江太守。

劉訥　劉疇

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

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

劭族子黄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并傳於世。

劉隗伯父劉訥，字令言，對人有鑒别能力。初入洛陽，見到諸位名士而感嘆説："王夷甫太鮮明，樂彦輔是我尊敬的人，張茂先我不理解，周弘武巧於用短處，杜方叔拙於用長處。"死於司隸校尉官任上。

子劉疇，字王喬，年輕時享有稱譽，善於談論名理。曾經在土堡中避亂，百餘名經商的胡人想殺害他，劉疇面無懼色，拿過笳來吹奏，吹出《出塞》、《入塞》的曲調，以引發胡人異鄉游客的思念。於是胡人都垂淚而去。永嘉年間，劉疇任司徒左長史，不久被閻鼎殺害。司空蔡謨常常慨嘆説："如果劉王喬得以南渡，將是司徒公的出色人選。"另外，王導初任司徒時也對别人説："劉王喬如果過江，就不是我一個人任司徒了。"劉疇就是如此受到名流的推崇佩服。

劉疇兄子劉劭，有才幹，起用爲琅邪王丞相掾。咸康時，歷任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官秩中二千石。

劉劭族子黄老，太元年間，任尚書郎，懂得經義之學，注《慎子》、《老子》，都流傳於世。

刁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祖父刁恭，魏

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强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令如故。

齊郡太守。父親刁攸，武帝時任御史中丞。刁協年少時喜愛閲讀經籍，博聞强記，剛出仕任濮陽王文學，多次升轉任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司馬穎引請他任平北司馬，後歷任趙王司馬倫相國參軍，長沙王司馬乂驃騎司馬。東嬴公司馬騰鎮守臨漳時，以刁協爲長史，轉任潁川太守。永嘉初年，任河南尹，未接受任命，避難渡江。元帝任他爲鎮東軍諮祭酒，轉任長史。愍帝即位，徵召爲御史中丞，没有就任。元帝任丞相，以刁協爲左長史。朝廷中興後，任尚書左僕射。當時朝廷初建，法規尚未健全，朝中臣僚没有熟悉舊時禮儀的人，刁協長期居於西晋朝廷，對舊時的禮儀諳熟於心，中興王朝建立的制度，都依據刁協的陳述而行，深受當世的稱許。太興初年，升任尚書令，任職數年後，加金紫光禄大夫，尚書令職任如故。

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

刁協性格强悍，與他人多有不和，總是尊上壓下，因此受到王氏忌恨。又藉酒放肆，侮辱公卿，人們見到他無不側目而視。但是他爲朝廷用盡心力，有匡時救世的志向，元帝很信任他。以奴爲兵，收取將吏客使用作運輸，都是刁協建立的規定，衆人對他心懷不滿。

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

王敦反叛時，上疏呈報刁協有罪，元帝派刁協出京師督六軍。不久朝廷軍隊大敗，刁協與劉隗同在太極殿東階侍奉皇帝，元帝執着刁協、劉隗的手，流淚嗚咽，勸説他們躲避禍亂。刁協説："臣應當固守至死，不敢有二心。"元帝説："現在局勢緊迫，怎能不走呢！"於是下令供給刁協、劉隗人馬，讓他們自己籌劃出路。刁協年老，經不住騎馬跋涉，平素對下人没有恩情，那些招募來的隨從人員，也都離開他而去。到達江乘，刁協被人殺害，并把首級送給王敦，王敦聽任刁氏家族收尸埋葬。元帝痛惜刁協終未免禍，秘密逮捕了運送刁協首級的人并殺了他。

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

王敦之亂平定後，周顗、戴若思等人都受到顯赫厚重的追贈，惟有刁協因出奔而不在受賞範圍内。咸康年間，刁協之子刁彝上疏訴訟。在朝的官員多數認爲明帝之時已對這件事定下褒貶，不屬應當再次議論的事，再説刁協未能堅守節操

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謨與冰書曰：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仇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絶；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絶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絶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于孔儀，絶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

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

而獻身，是在出奔中遇害，不能够恢復他的官爵。丹楊尹殷融議論説："王敦忤逆不道，罪大惡極死有餘辜，那麽刁協的善行即便是獎賞也仍顯不足。如果因爲心懷忠誠却缺少深思熟慮，謀事失算，以此來責求刁協的話，應受到譏刺非議。把凶殘的誅殺作爲國家的刑律，將憑什麽來勸善呢！王敦專權威逼之時，厚賞重刑專由他個人决定，因而元帝思慮深遠重視根本，以刁協之事爲例，此事起因於治國大計，并不是爲個人打算。昔日孔寧、儀行父跟隨昏庸之君，楚國恢復了他們的爵位，因爲他們是君主一黨的緣故。何況刁協事奉君主，重在道義，又爲中興的四位輔佐大臣之一，位居朝廷高層。當時局勢急迫無計可行，刁協奉命離寇，并非出逃避罪。我認爲應該從重賞賜他，用以明揚忠義。"當時庾冰輔佐朝政，猶疑不决。左光禄大夫蔡謨寫信給庾冰説：

封人以爵，應褒揚他的功勞；對人施以處罰，應表明他的罪行，這是古今都謹慎對待的事情。地位平凡的人尚且如此，刁令爲中興時的輔佐大臣，有死難之名，天下不曾聽説他有罪，却見到他遭貶斥，以致使刁氏喊冤，這是在爲王敦復仇。在朝中使忠臣的氣節受到傷害，輿論會大惑不解。如果確實有大罪，應該公開他的罪狀，使天下人都知道，明白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中的道義，主張以功補過。罪過輕而功勞重的人，可以受到加封；功勞輕而罪過重的人，逃不脱被殺的結局；功勞足以贖罪的人不加貶黜。雖然先前有邪佞之罪，而面臨危難與君主站在一起的人，不斷絶官爵仕途。孔寧、儀行父親自在朝中與靈公淫亂，國君被殺國家滅亡，就是因爲這兩個臣子，而楚國尚且容納了他們。傳稱符合禮法就不絶其位，是因爲他們與國君站在一方。如果尚書令刁協有罪，并且比孔儀更嚴重，那麽取消官爵繼承是可以的。如果没有這種罪行，應該受到追封。

有人説明帝之世已被處理，現在不宜再

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案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仇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莚、郭璞等并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

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粗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

做更改，我認爲這種看法也不對。大道主宰世界，殊途同歸。各種事務，有異有同，同的不互相稱頌，異的不互相譏刺。因此堯抑制八元八凱而舜舉用他們，堯不算失策，舜不爲過錯，爲什麽前世已處理就必定不宜更改呢？漢蕭何的後代犯罪失去侯的爵位，文帝不封而景帝加封，後來再次失去侯爵，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加封。最近在咸康元年，成帝舉行祭孔子之禮，拜孔子的神座，這也是元明二帝未曾做過的事情。再説刁協衹是明帝没有追贈，而非被明帝所殺。王平子、第五猗都被元帝所殺，而今日受到追贈，難道認爲改變前代的處理便是錯誤嗎！處理事務，要上合於古代的理義，下符合今日的成例，然後纔使議論的人不生疑惑，受刑的人没有怨言。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作亂的檄文中認作仇敵的人，事成之後纔遭殺害；周莚、郭璞等人也并非爲君主抵禦國難，而在家中遇害，但是都受到褒贈。刁協難道比他們都不如嗎？近來員外散騎尚且得到追贈，何况刁協這樣地位僅次於三司的大臣。如果他蒙難之前先自壽終正寢，也不會失去像員外散騎這樣受到追贈的待遇。即便不被追贈，也不會失去以本官身份享有殯葬之禮。同樣是一人，壽終正寢則受到追贈，死於危難則斷絶追贈，這怎能使事君之道彰明，發揚爲臣的節操呢！應該公布刁協的事情，以解開天下輿論的疑惑。

我還聽説談論此事的人多數認爲應當追贈。凡事處理不公允恰當，而得到衆人相助，究其原因如果以善良得衆，那麽刁協粗野剛愎而平素多蒙怨言；如果因爲顯貴，刁氏如今地位卑賤；如果因爲富有，刁氏如今貧困。人們爲什麽反而幫助寒門而這樣議論？足下應該深明這件事的意義。

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耻，致禍之原，豈不有

庾冰同意了他的意見。事情呈報之後，成帝下詔説："刁協本意要爲主盡忠，却喪失爲臣之道，因此使王敦以公義爲托辭，而實際上放肆發泄私人的嫉恨，於是使國家受屈，元帝含辱，招

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致禍害，難道没有來由嗎！如果嚴明地以國法論處，那麽過去的處罰并不過重。今天正因刁協的勤勉事王有值得記載之處，王敦抗命作亂不可助長，所以議論起這件事。現在可以恢復刁協原來的爵位，下詔賜給祭禮，用以説明對於忠於君主的任何細小的行爲都會得到表彰，雖然刁協的貶裁未完，但是他的行爲足以勸勉他人。"於是追贈本官，以太牢禮祭祀。

刁彝 刁逵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仇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吴國内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

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并歷顯職。隆安中，逵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

桓玄篡位，以逵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于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侄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横，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户賴之以濟焉。

刁彝字大倫。年少時遭逢家難。王敦被殺後，刁彝斬殺了仇人的同黨，把他們的頭顱祭在父親墓前，前往廷尉請罪，朝廷特地赦免了他，由此而知名。歷任尚書吏部郎、吴國内史，屢次升遷至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守廣陵，死於官任。

刁彝之子刁逵，字伯道；刁逵之弟刁暢，字仲遠；次子刁弘，字叔仁，都擔任顯要的官職。隆安年間，刁逵任廣州刺史，兼平越中郎將、假節；刁暢任始興相；刁弘任冀州刺史。兄弟子侄都不拘於名聲行止，以經商爲業，有萬頃田地，數千奴婢，資財很多。

桓玄篡位，任刁逵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守歷陽；刁暢爲右衛將軍；刁弘任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兵，斬殺桓脩，當時刁暢、刁弘商議起兵襲擊劉裕，劉裕派劉毅討伐他們，刁暢被殺；刁弘逃亡，不知去向。刁逵在歷陽抓住劉裕參軍諸葛長民，用押送罪犯的檻車把他送往桓玄那裏，到達當利時桓玄失敗，送諸葛長民的人打破木檻救出他，於是一起奔向歷陽。刁逵棄城而逃，被下人逮住，在石頭殺了他。子侄無論長幼都被殺死，惟小弟刁騁被赦，任給事中，不久因謀反而被處死，刁氏於是滅絶。刁氏素來殷實富裕，奴僕門客恣意横行，固守山澤，成爲京口地方的蠹蟲。劉裕把他們的資財積蓄都分散給衆人，命令百姓盡力來取財富，接連多日而未取盡。當時天下飢餓凋敝，編户依靠刁氏的資財得到賑濟。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吴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戴若思，廣陵人，名犯高祖廟諱。祖父戴烈，任吴左將軍。父親戴昌，任會稽太守。若思頗有風度儀表，性情閑適爽朗，年少時仗義救難，不拘守節操行止。陸機赴洛陽，船上運載的貨物很多，戴若思就與他的同夥劫掠了船隻。若思登上岸來，坐在可以折叠的胡床上，指揮同夥，都各得其物。陸機觀察到他的舉止，知道他不同於常人，在船艙裏遠遠地對他説："你有如此才器，却還在行搶劫之事！"若思感悟，流下淚來，扔下劍走向陸機。陸機與他交談，對他深加賞識，便與他結下友情。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藴匱之才思托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

後來若思舉孝廉，到了洛陽，陸機向趙王司馬倫舉薦他説："都説有良弓防禦，方能顯示高城之功；席間吹奏樂器孤竹，纔能成降神之曲。因此超群的君主一定藉助遠近之器，含藴古今的才思寄托太和之音。我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有三十，淡泊遵道，品德過人氣量宏大；思想足以研究深奥的事理，鑒識足以識别人才；安貧樂道，不追慕風塵，砥礪操守樹立德行，有如清浚後的水井；他實在是東南地區的遺寶，朝廷的奇璞。如果使他登上大道，定能與良馬并駕齊驅；使他在朝廷廊廟顯示才能，定能與美玉共放光芒。希望明公留意考察，不使忠允之言因人而廢。"司馬倫就起用了戴若思，任沁水令，没有就任，接着便去武陵探望父親。當時同郡人潘京有鑒别力，以知人而有名，若思之父讓他找潘京交談，交談不多時潘京便稱他有公輔之才。多次轉任東海王司馬越軍諮祭酒，出京補任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兼任義軍都督。因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升任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任散騎侍郎。

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晋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兖豫司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

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要征討杜弢，加若思前將軍，尚未出發而杜弢已滅。元帝爲晋王，以若思爲尚書。中興建國後，任中護軍，轉任護軍將軍、尚書僕射，若思都辭讓不接受。外任征西將軍、都督兖豫司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徵發遞名帖求官的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作士兵分配給他們，以

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合肥，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

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守合肥，與劉隗同出京城。元帝親臨他的軍營，慰勞勉勵將士，臨出發時祭祖餞行，置酒賦詩。

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宫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吕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奸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説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册贈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若思到達合肥，而王敦興兵作亂，朝廷頒詔讓若思返回鎮守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在大桁之北夾道築起營壘。不久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進攻石頭，朝廷軍隊大敗。若思帶着部下百餘人奔赴朝廷接受詔命，與公卿百官在石頭見到王敦。王敦問若思："前日之戰你還有餘力嗎?"若思不謝而答："豈敢有餘，衹是力不足而已。"王敦又説："我這一舉動，天下認爲如何?"若思答："看到的人認爲是叛逆，體諒你的人認爲是忠誠。"王敦笑道："你真稱得上會説話。"王敦參軍吕猗昔日爲臺郎，有刀筆之才，性情奸邪諂諛，若思爲尚書時，厭惡吕猗的爲人，吕猗因此也十分恨他。到了此時，吕猗勸説王敦道："周顗、戴若思都有高名，足以迷惑衆人，近來他們的言語竟然毫無愧色。公如果不除掉他們，恐怕有再次舉兵的災患，這是將來的憂患啊。"王敦認爲此話有理，加上平素忌恨他們，不久派鄧嶽、繆坦拘捕若思并殺了他。若思平日享有很高的威望，四海之士無不爲之痛惜。賊平之後，下詔追贈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號爲簡。

戴邈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内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内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

>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

戴邈字望之。年少時好學，尤其精通《史記》、《漢書》，才氣不及若思，儒雅博學勝過若思。二十歲舉秀才，不久任太子洗馬，出京補任西陽内史。永嘉年間，元帝授官爲邵陵内史、丞相軍諮祭酒，外任征南軍司。當時百廢待興，學校尚未建立，戴邈上疏道：

> 我知道天道之大，莫過於陰陽；帝王的要務，禮學爲最先。因此古人建立國家，有設置明堂辟雍的制度，鄉有庠序學校的禮儀，都是用來闡發至理疏導滯塞，啓蒙賢才。因爲《易·蒙卦》有困於蒙昧之災，蒙昧隱默而自養正道，乃成君子至聖之功。昔日仲尼是諸侯國的大夫，而在洙、泗之間興

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兹以來，千載絶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

禮儀建學校，四方俊傑慕名而來，造就七十二賢人。自那時以來，千載絶迹。難道是天下比魯衛狹小，賢哲比往昔匱乏？是鼓勵與不鼓勵的緣故。

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睹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

近年國家遭遇觸目驚心的災禍，社稷出現大權旁落的危險，寇羯飲馬於長江，凶頑强占近萬里，使神州蕭條，遍野生草，四海之内，杳無人迹。霸主有無暇進食之憂，百姓有殘害之苦，戎敵交拜於中原，朝廷怎有餘力行祭祀之事呢！然而三年不行禮，禮必壞；三年不習樂，樂必崩，何况幾十年廢置呢！現在初登仕途之人目不見朝廷揖讓升降之儀禮，耳不聞鐘鼓管弦之樂，文章散佚滅迹，圖讖不傳於世，這些現象爲聖賢達人所痛心，爲有識之士所嗟嘆。和平崇尚文道，遭亂崇尚武道，文武遞相運用，纔是長久之道，如天地間昏暗與明亮交替，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采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

現在有人認爲天下尚未統一，此非興禮學之時，這種看法似是而非。儒道深奥，不能倉促學成。古代的賢士必須三年纔精通一經，等到天下太平後再修治儒學，那麽大功告成事業奠定，誰還來制定禮樂呢？再説現無官職的王公貴族之子未必有拔取敵旗斬殺敵將的才能，也没有千里從軍征戰戍邊的徭役，不趁着年輕時講習道義，使明珠砥礪得更加晶瑩，荆璞焕發出琢磨之光，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絶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

我以爲世間長期喪失了正道，人情沉溺在陋習中；淳樸的風氣漸漸失去，奢華競進愈演愈烈，猶如燈火焚膏而没有人覺察到油脂的消耗。如今天地重新開創，萬物復始，聖朝藉神武的功德，逢建立新朝的時機，蕩滌近世的流弊，繼承千年的舊法，篤信儒道，創立大業。明主在上倡導，宰輔在下督促。上之所好，下必行矣，因此推重武功的

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暗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

疏奏，納焉，於是始修禮學。

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謐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氣節，成就文治的風俗；扮飾挾琴的儀容，彈奏出樂曲的和諧；君子之德如風，小人之德如草，在於感化而已。我見識短淺，不能闡釋深遠的道理；敬誦明令，爲世風日下而感慨，我認爲應趁着農事空閑之時逐漸開始修建。

奏疏呈上，元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開始修治禮學。

戴邈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作亂，加左將軍。王敦得勢後，戴若思遇害，戴邈因而獲罪免官。王敦被殺後，戴邈任尚書僕射。死於官任，贈衛將軍，謚號穆。其子戴謐繼承，歷任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嘆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顗爲長史。

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吴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顗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軍、兖州刺史。顗還建康，帝留顗不遣，復以爲軍諮祭酒，尋轉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周浚之子。年輕時名聲遠揚，神采俊逸，即使同輩親近之人，也没有人敢褻瀆無禮。司徒掾同郡賁嵩操守清高，見到周顗，稱贊説："汝潁一帶果然多出奇士！近年雅道衰頽，如今又見周伯仁，將能振興風尚，清平國家了。"廣陵戴若思是東南的俊士，舉秀才，來到洛陽，素聞周顗美名，前往問候，自始至終端坐不語，不敢顯露自己的才思和論辯能力。周顗堂弟周穆也享有美譽，想欺侮折辱周顗，周顗陶然自處不與他較量，於是士人愈加尊重周顗。州郡起用他爲官都没有就任。成年後，承襲父爵武城侯，任秘書郎，多次升官任尚書吏部郎。東海王司馬越子司馬毗任鎮軍將軍時，以周顗爲長史。

元帝開始鎮守江東時，請他任軍諮祭酒，外任寧遠將軍、荆州刺史、兼護南蠻校尉、假節。初到荆州，來自建平的流亡之人傅密等人反叛而迎立蜀賊杜弢，周顗處境狼狽失去依靠。陶侃派遣部將吴寄率兵解救，因而周顗得以免禍，接着到豫章投奔王敦。王敦留下了他。軍司戴邈説："周顗雖然敗退，没有治理百姓的過失，品德聲望一向受到推重，應該讓他返回。"王敦没有聽從。元帝召爲揚威將軍、兖州刺史。周顗返回建康，元帝留下他而不派遣上任，又任軍諮祭酒，

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

不久轉任右長史。中興王朝建立，補任吏部尚書。不久後，因醉酒而受到有關部門追究，以平民的身份兼任官職。又因門生砍傷人而犯罪，免官。

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内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耻，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游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

太興初年，改任太子少傅，尚書如故。周顗上疏辭讓說："我退而自省，學不曾精通一經，智不足授予一官，進退都很難，我未能安分，終於擔當高官，名位過量。没想到皇帝忘記我的頑劣，而授我掌管量才授官之事，輔佐訓導之職，我才能輕於蟬翼，職任重於千鈞，其中之不可，不説而易見。如果我接受了不能勝任的要職，一定會使聖朝蒙受遺塵之耻，時時慚愧畏懼，不知該怎麽辦。"詔令說："司馬紹幼年便居於太子的尊位，應當依靠深諳禮法的大臣來啓蒙。道貌岸然，這是不需語言的榜樣作用，還要學什麽呢，這就是所説的與田蘇交往便會忘却自己的卑鄙心理。應當馬上按照我先前的意旨去做，不該謙讓。"周顗轉任尚書左僕射，兼任吏部尚書如故。

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宴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

庾亮曾對周顗說："人們都把你比作樂廣。"周顗說："爲什麽美化醜女無鹽，而冒犯美女西施呢。"明帝在西堂宴飲群公，酣飲之際，從容問道："今日名臣共集，與堯舜時相比怎麽樣?"周顗趁着醉意高聲說："如今雖然君臣相會，但怎能與聖世相比!"明帝大怒而站起，頒手詔把周顗交付廷尉，將要殺了他，過了好幾天纔赦免。釋放出來後，諸公前來探視周顗，周顗說："前兩天的罪過我原本就知道不至於死。"不久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設酒宴請周顗及王導等人，周顗大醉失態，又被有關部門奏報明帝。詔令說："周顗輔佐朝右，職掌銓選大事，本當謹慎守德，爲百官之楷模。但屢因飲酒過度，受到依法查辦。我體諒他極盡歡樂的心情，但這也是沉湎於酒的教訓。周顗必定能克己復禮，所以不加以貶黜問罪。"

初，顗以雅望獲海内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

起初，周顗以聲望獲得天下盛名，後來有失於醉酒，任僕射時，幾乎總是酒醉不醒，當時人們稱他爲"三日僕射"。庾亮說："周侯的末年，可謂美德衰退呵。"周顗在中朝時，能飲一石酒，過江後，雖然每日喝醉，却常稱没有對飲的人。

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偶然有個從前的對飲者從江北來，周顗遇到他十分高興，便拿出二石酒共飲，各自大醉。到周顗酒醒後，派人去看那位客人，客人已經因腸胃損傷而死。

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咏，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周顗性格寬和而對人十分友愛，弟周嵩曾在酒後瞪着眼睛對他說："你的才能不及我，怎麽無端得到重名!"把席間正在燃燒的蠟燭向周顗擲去。周顗不動聲色，然後慢慢地說："阿弟火攻，本是下策。"王導很器重他，曾經頭枕在周顗膝上而指着他的腹部說："這裏有什麽東西?"周顗答道："這裏空洞無物，但是足以容納像你這類的數百人。"王導也不認爲他出言不遜。周顗還曾在王導座席間傲然咏唱，王導說："你想要學嵇康、阮籍嗎?"周顗說："我怎敢就近捨棄明公，而遠去學嵇康、阮籍呢。"

及王敦構逆，温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强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宫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宫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顔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

王敦作亂時，温嶠對周顗說："大將軍此舉好像有目的，是不是過分呢?"周顗說："你年輕未經世事。君主本非堯舜，怎能毫無過失，爲臣的怎能舉兵威脅君主呢!君臣互相推戴，尚未及數年，而一旦如此，怎能說不是作亂呢!處仲剛愎殘忍，傲慢無上，他的野心難道有限度嗎!"不久朝廷軍隊戰敗，周顗奉詔前往王敦處，王敦說："伯仁，你辜負了我!"周顗說："你興兵爲逆，我親自率領六軍，但没有成事，使朝廷軍隊潰敗，因此辜負了你。"王敦畏懼他正直的言辭，不知該如何對答。明帝在廣室召見周顗，對他說："近日遭遇大事，東西二宫安然無恙，朝中諸人平安，大將軍真如衆人所望嗎?"周顗說："二宫誠如陛下所説，而臣等諸人的命運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告周顗躲避王敦，周顗說："我是在朝廷中任職的大臣，朝廷喪亂衰敗，我怎能回田間求活，對外投靠胡越呢!"不久與戴若思共同被捕，路經太廟時，周顗放聲直言："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顛覆社稷，枉殺忠臣，肆虐天下，神祇如若有知，應當速殺王敦，不要讓他恣意爲害，而顛覆王室。"話未完，押解他的人用戟刺傷了他的嘴，鮮血流至脚跟，周顗神色依然，舉止自若，看到的人都爲之流淚。接着便在石頭南門外大石上殺害了周顗，時年五十四

之，時年五十四。

歲。

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摴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宫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瓮，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周顗死後，王敦手下有一參軍賭博，馬於賭博中被殺，此人便趁機對王敦説："周家累世享有聲望，但是官位没有達到公，到了伯仁即將登上公位而又下落，如同下官的這匹馬。"王敦説："伯仁尚未成年時就與我在東宫相遇，一見面彼此推心置腹，我就應許他三件事，哪想到他自己無視王法。"王敦早就害怕周顗，每見周顗就面孔發燒，即便是在冬天，也不停地用手扇面。王敦派繆坦去没收周顗的家産，收到幾個白色竹箱，裏面僅裝着舊絮，另有五瓮酒，數石米，在位的人都佩服周顗清廉儉約。王敦死後，周顗被追贈爲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號康，用少牢祭祀。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閔、恬、頤。

當初王敦舉兵時，劉隗勸説明帝除盡諸王，司空王導帶領諸子弟到宫闕處請罪，正值周顗將進宫去，王導呼喊着對周顗説："伯仁，我以百來人托付你了！"周顗徑直入宫連頭也没有回。見到明帝後，周顗陳述王導的忠誠，懇切請求解救他，明帝聽取了他的話。周顗喜歡飲酒，直至喝醉了纔出宫。王導仍然在宫門外，又招呼周顗。周顗不同他説話，對左右的人説："今年殺了諸賊，取斗大的金印繫在肘上。"出宫後，又上表爲王導求情，詞語誠懇切至。王導不知道周顗救了自己，反而對他懷恨在心。王敦得志後，問王導説："周顗、戴若思是南北有名望之人，應當位登三司，使衆人不生疑惑。"王導不答。王敦又説："如果不任三司，便應使他們做奴僕嗎？"王導還是不回答。王敦説："如若不然，當把他們殺了。"王導依然無言。王導日後整理查檢中書留存的文書，見到周顗所上的解救自己的進表，言語殷切。王導手執奏表流下眼淚，悲不自勝，告訴諸位子弟説："我雖然没有親手殺害伯仁，伯仁却由於我而死的。幽冥之中，我辜負了這位良友！"周顗有三子：周閔、周恬、周頤。

周閔

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

周閔字子騫，品行端正有父風。歷任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任護軍，兼任秘書

將軍，轉護軍，領秘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并歷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監。死後，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烈。無子，以其弟周頤長子周琳繼承。周琳官至東陽太守。周恬、周頤都歷任卿守。周琳少子周文，任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己，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斫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并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疏，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奸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凶慝。

史臣曰：過於剛直就容易折斷，過於明察就失去隨從，用此來處理政務，則有害於國；自己用此處世行事，則凶及家族。不過器量不能容人，確非先王之道。大連掌管法規，暗察君主的心意，正當制定法律之際，獻上斫棺之議。玄亮剛愎自用，與他人多生磨擦，雖然有崇敬主上之心，却專行壓抑下層之事，苛刻的臣子彼此相求，共同掌握着國家的命運。於是使賢宰被疏遠，衆臣離心離德；權臣發怒，藉其名而誓師。繼而謀取國家，朝廷危難而苟且逃脱；得到主上的親近，主上受辱而圖謀求生。自取流亡，并非遭遇不幸。若思閑適，探究事理。伯仁凝重正直，處於豐裕之中而能自行儉約。他們都憑着傑出的才能遵循正道，參與謀政。京城淪喪，直言不屈，甘願以身赴死而保全節操，是事君而盡節的人！周顗招致時人的議論，指責他嗜酒，《禮經》上説"瑕不掩瑜"，不足以掩蓋周顗的美名。

贊曰：劉隗、刁協剛直，立志興王。爲邪惡所害，終致奔亡。周顗、戴若思英俊豪放，充滿忠謀。時勢艱險，在凶賊手下遇難。

晋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毁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産，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應璩之孫。應詹幼年便成孤兒，得到祖母撫養。十餘歲時，祖母又去世了，應詹爲祖母服喪時痛不欲生，扶杖纔能支撑而起，於是以孝順聞名。家中財富很多，應詹年齡稚弱，便請同族人共居一處，把資産交付給他們，感情如同至親，人們由此覺得應詹不同尋常。二十歲左右便知名，性情寬宏雅正，别人雖然有時冒犯他而他却不與人計較，以學藝文章著稱。司徒何劭見到他説："此人是個君子啊！"

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嘆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

初次起用於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司馬倫任他爲征東長史。司馬倫被殺，應詹受牽連而被免官。成都王司馬穎起用他爲掾。當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背棄長沙王司馬乂而投奔鄴，大談司馬乂的過錯。諸葛玫浮躁而有才氣和論辯能力，臨漳人士無不趨附他。應詹與諸葛玫是舊相識，感嘆道："諸葛仁林怎麽像樂毅那樣不忠誠呢！"始終没有去見諸葛玫。諸葛玫聽到此話頗感羞愧。鎮南大將軍劉弘，是應詹的祖舅，請應詹擔任長史，并對他説："你器識宏大深遠，日後應當在荆南一帶取代老子了。"接着把軍政大事托付給他。劉弘能在漢南獲得顯赫的戰績，是由於應詹之力。升任南平太守。

王澄爲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并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

王澄任荆州刺史，暫任應詹督管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洛陽傾覆時，應詹挽袖捋臂流着熱淚，勸説王澄前去援救。王澄派應詹撰寫檄文，應詹提筆成文，辭義壯烈，見到的人都慷慨激昂，然而最終没有成行。天門、武陵山溪中的蠻人同時反叛，應詹討伐降服了他們。當時政

望，并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兹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嘆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荆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

令不一，諸蠻怨恨，共同謀劃反叛。應詹召來蠻人首領，破銅券與他們結盟，由此當地蠻人對他心悦誠服，數郡都没有憂患。此後天下大亂，惟有應詹管轄的地區得以保全。百姓歌誦道："遍地亂離，險爲灰朽。僥幸之運，賴此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救危難，恩重如山。潤同江海，恩如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又暫任應詹督五郡軍事。適逢蜀地賊人杜疇作亂，前來進攻應詹守郡，應詹奮力應戰打敗了賊軍。不久與陶侃在長沙打敗杜弢，賊軍中滿目金銀財寶，應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人們無不爲之感嘆。元帝暫任應詹爲建武將軍，王敦又請求以應詹監管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在荆州集結衆人，早就佩服應詹之名，迎他作爲刺史。應詹因王冲等人無可依仗，棄職返回南平，王冲也并無怨意。應詹就是如此深得人心。改任益州刺史，兼任巴東監軍。應詹離郡赴任時，百姓攀車放聲哭泣，如同眷戀親生父母。

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絶。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厘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虚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

不久應詹任後軍將軍。上疏陳述朝廷當前應做的事情，説："先王設官，使君主有尊嚴，臣子有身份，上無苟且偷安之志，下無覬覦犯上之心。到了秦朝，罷免諸侯設置郡守，王朝動摇而郡縣衰敗，綱紀廢絶。漢朝興起後，雖然未能恢復舊典，依然在各地設諸侯和郡守，能够安享太平，都因參照了古時的制度。而今大亂之後，制度剛剛建立，應該趁此之際，改正法典，先舉薦品德高尚功勛卓著的人居於要職，那麽聖朝之盛將與唐虞之世相媲美了。"又説："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應該謹慎地提倡。魏正始年間，文學蔚爲風氣。元康以來，輕視經學崇尚道學，以玄虚豪放爲曠達，以儒學之清儉爲鄙陋庸俗。永嘉年間的失敗，未必不是這個原因。現在雖然有儒官，但教育制度尚未完備，不能用以培養人才，使之成爲規範。應當修治學校，推崇教育，先使貴族子弟接受教育，然後皇儲親臨祭奠先聖，這樣就普天之下崇尚道德，境域之内通曉禮儀了。"元帝十分看重他的才幹，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議。

頃之，出補吴國内史，以公事

不久，應詹出補吴國内史，因公事被免職。

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咏，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被練，列勤司勛。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

還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

弘濟兹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托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咨。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綉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

鎮北將軍劉隗出任方鎮，以應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多次升官至光祿勛。應詹因王敦專制擅權樹立個人權勢，所以從容地諷刺譏笑，不表明傾向。到王敦作亂時，明帝詢問應詹有什麼計策。應詹慷慨陳詞："陛下應發出君主的威嚴，臣等當全副武裝作爲前驅，希望憑藉宗廟之靈，不戰而勝。如若不然，王室必危。"元帝以應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督管朱雀橋南。賊軍從竹格渡江，應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打敗他們，斬殺賊軍首領杜發，斬首數千級。賊軍平定後，應詹被封爲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賜絹五千匹。應詹上疏辭讓説："我聽説建國承家，開拓疆域，僅封賜功德最卓著的人。我雖然愧爲一隊之任，不曾獻出些微策略，也未嘗有汗馬之勞。愧以疏賤之身，位次於朝廷親近之臣，暫且側身軍隊之中，論功行賞。乞求主上收回過分的恩寵，聽憑我的意志。"元帝没有應允。

改任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應詹將要赴任，上疏説：

想要利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不如先得到天下人的信服。商鞅立木於國都市門，難道合乎禮法嗎？是有原因的。自經學荒廢，綱紀頹敗，清直的風氣減弱，不好的習俗依然存在，實在應以滄浪之水來蕩滌，以吞舟之網來過濾，這樣就使好壞易辨，時世轉安。

完成此項重任，關鍵在於任用人才。現在南北官員錯雜，受委托求職的人没有擔保負責的牽連，而輕易舉薦親近的人，這就形成廣爲録用而官員不精，任職理事多有闕失。現在凡是任用的人，應該根據他的才能與舉薦者同受褒貶，那麼人們將謹慎舉薦，官吏不會曠廢職事。從前冀缺有功，胥臣接受先茅的賞賜；子玉戰敗，子文受到蔿賈的指責。古代既然有這種做法，今天也應如此。漢朝派刺史巡視部屬考察刑政，乘着傳車奏報事務，尚且惟恐不足以明辨善惡賢愚，弘揚政道，因此又有直指綉衣使者。現

遣黄、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采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户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禄足以代耕。

在艱難困敝，甚於往昔，應分派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和中書郎等巡行天下，視察官吏的得失，舉薦賢良彈劾違法，斷絶苟且作風，這樣官吏便不敢爲非作歹。漢宣帝時，二千石的官員中有供職清廉嚴明的人，就進爲公卿；有不稱職而免官的，就都要退爲平民。獎賞與懲罰言而必行，所以能够統治長久。近年以來，升遷不足以引起勤奮，免官不足以引起恐懼。有的人進升而感到失意，退位却得到利益。任官雖然有功，却因以往的議論而遭貶謫；在位確有劣迹，僅因舊日的聲望而提升。比照浮誇的議論來斷賢愚，却不據事實而定先後。用這種做法來謀求成功，我尚未見到任何好處。現在應當嚴格執行舊時的降職制度，允許對二千石免官，三年後方能再次録用，長史需六年，所轄户口減半，道里官吏懲罰加倍。這項法律一定要明確，使天下人知道官職難以獲得而容易失去，必定人人篤行其職，朝中再無怠惰之官。都督允許租佃抽税二十頃，州官十頃，郡守五頃，縣吏三頃。都要取於文、武、吏、醫、卜各種職業的人，不能騷擾百姓。三臺九府，朝廷内外諸軍，如有可以減損的人員，都要讓他們從事農耕。取消投機商人，大道上没有閑逛的游人，這樣不過一次成熟的季節，就一定獲得豐收。然後增加在職官員的俸禄，使俸禄足以抵上代耕的收入。

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

近年正值大亂之後，遠近臣民都盼望有遠謀大略，而朝廷不見動静未合衆望，應該早日振興綱紀，使衆人對朝廷充滿期望。

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

當時王敦剛被平定，民心尚未安定，應詹撫慰民心，百姓得到安撫，都很高興而有了依靠。

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

應詹病重，給陶侃寫信説："我常常回憶起當年秘密計議，自沔入湘，同心協力，堅定不移。你在南方我在東部，轉眼已經過了十二年，其間發生的事情，無所不有。足下在嶺南建立了功績，繼而鎮守舊楚之地。我充數備位，來鎮守此州，希望與足下共同爲本朝盡力，報答幼主之

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元年卒，時年五十三。册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

恩，退職後追憶平生，重温舊好。豈料留給我的時日不多了，將長久地走向幽冥之界，永遠無人應和，我怎能不感慨惆悵！如今神州大地尚未平定，四方多難，足下德高望重，功名俱盛，應該謀求建立起洪範大業，天下雖閑而不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得到上天的福祐，大吉大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請足下仔細考慮我的一片誠心。”咸和元年應詹死去，時年五十三歲。朝廷下詔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號烈，以太牢祭祀。其子應玄繼承，位至散騎侍郎。應玄弟應誕，有器量才幹，歷任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

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并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托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鮮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静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游非類。顔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彦鳧藻，收春華於京輦，采秋實於岩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當初，在喪亂之際，京兆韋泓的親屬們遇到饑荒瘟疫全都死去，韋泓從異鄉來到洛陽，他長期以來聽説應詹的聲名，於是前來依附他。應詹與他同甘共苦，情同弟兄。韋泓隨從應詹數年，應詹爲他尋找伉儷，建置居所，并且向元帝舉薦他説：“自從遭逢喪亂，人士改變操守，而至於聽任命運固守窮困、正直守志而不趨炎附勢者所見不多。我看到議郎韋泓，時年三十八歲，字元量，甘守淡泊，才識俱備，親自耕作，不煩他人代勞，静默守常，不參與政事。往年流亡遷徙，來到我的地界内，歷經寇虜喪盡資財，孑然獨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但是他正直的志向更加堅定，耻與不一類的人交往。顔回曾稱簞食瓢漿不改其樂，韋泓也有這種精神。明公繼承皇室，恢復天下，四門大開，英才歡悦，在京城輦下采得春華，在山野大澤收取秋實。而韋泓懷抱荆山璞玉，尚未剖琢成爲和氏璧。如果承蒙銓選徵召，交付列曹任職必能輔佐朝政，使百業振興。”元帝立即起用韋泓。從此之後位至少府卿。韋泓受了應詹接濟生活并舉薦爲官的恩惠，應詹死時，韋泓馬上製作了朋友所着的喪服，直至墓地上有了新草纔停止哭泣，追慕歷史上趙氏祭祀程嬰、杵臼的節義，終身祭祀應詹。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吴將。祖述，仕吴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吴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是秦丞相甘茂的後代。曾祖父甘寧，是吴國將領。祖父甘述，在吴任尚書。父甘昌，任太子太傅。吴平定後，甘卓

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吴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悦，共圖縱横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結托。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説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

退隱自守。在郡中被任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被州中舉爲秀才，任吴王常侍。討伐石冰，因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司馬越請他爲參軍，出補離狐令。甘卓見天下大亂，離棄官職返回東部，行至歷陽時，與陳敏相遇。陳敏很高興，二人共商救國之計，陳敏又爲兒子陳景娶甘卓的女兒爲妻，彼此結交扶持。適逢周玘倡導起事，秘密派遣錢廣攻打陳敏之弟陳昶，陳敏派甘卓討伐錢廣，駐兵在朱雀橋南。正遇錢廣殺了陳昶，周玘報告丹楊太守顧榮相邀勸説甘卓。甘卓向來佩服顧榮，又因陳昶之死心懷恐懼，考慮很久後被説服。於是甘卓詐稱有病接來了女兒，阻斷朱雀橋，把船隻收集到南岸，與錢廣、顧榮等共同消滅了陳敏，把首級傳送到京都。

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内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

元帝初渡長江，授甘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内史。其後征討周馥，攻打杜弢，屢經苦戰，擒獲很多。因先後立下的戰功，甘卓進爵南鄉侯，任豫章太守。不久又改任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又進爵于湖侯。

中興初，以邊寇未静，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

中興之初，因邊境敵寇還未平息，學校尚未重建，特准許孝廉不進行策試，而秀才仍然策試。甘卓上疏認爲："回答問題陳述利弊，應當博通古今，通曉政體，一定要求諸典籍，纔能應試。我所任職之州往昔遭逢寇亂，學校長期廢置，人士流亡離散，不能與他州相比。策試當憑藉功力，我認爲舉秀才應該與舉孝廉同樣處理，申請給予我們一段期限。"疏呈上，朝中議論後没有允許。甘卓於是精心查核，備齊禮儀舉薦桂陽谷儉爲秀才。谷儉辭讓而未獲准，州中用厚禮送他。諸州秀才聽説要考試，都畏懼而没有成行，惟谷儉一人到了京城，於是没有再進行策試。谷儉爲州中缺少士人而感到耻辱，便上表請求策試，以成績優良而任中郎。

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耻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谷儉年少而有志向操守，出身寒微而自立成人，廣泛涉獵經史。當時南方凋敝荒蕪，經籍之道無人過問，谷儉不能遠求師友，惟有在家進行精深的研究。雖然體會頗深，但没有名譽，又耻於炫耀學識以取得仕途通達，便返回故鄉，終身

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内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税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税，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

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奸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决。或説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説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托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説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决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

不仕，死在家中。

甘卓不久改任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守襄陽。甘卓外柔内剛，爲政寬大仁惠，善於安撫百姓，全部免除了營業税，市中明碼標價。該州境内所有魚池，先前一律交税，甘卓不收取魚池的贏利，都用來接濟貧民，西部地區稱之爲仁政。

王敦起兵，派人通報甘卓。甘卓假裝應許，内心却不與他合作。王敦登舟時，甘卓没有前往，派參軍孫雙到武昌去勸阻王敦。王敦聽了孫雙的話，非常吃驚地説："甘侯先前對我説如何如何，而現在却截然不同！難道疑慮我危害朝廷嗎？我現在沿江而下僅是除滅奸凶而已。你回去對甘侯説，事情成功後要讓他作公。"孫雙回來報告了甘卓，甘卓不能決斷。有人勸説甘卓暫且僞稱應許王敦，等王敦到達京都再討伐他。甘卓説："過去陳敏之亂，我也是先服從而後制服他，但是議論此事的人認爲我因畏懼被逼而打敗了他。雖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但事實有相似之處，使我心中常感内疚。現在如果再次這樣做，誰能理解我的行爲！"當時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派遣主簿鄧騫來勸説甘卓："劉大連雖然乘權恃寵，但并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因其私恨在宮門舉兵，雖然藉討伐亂臣的名義，但實在失去天下的信任，這正是忠臣義士匡救朝廷之時。從前匹夫魯仲連，尚且心懷蹈海之志，何况受任爲一方官長，身居經略國家的要職呢！現在如果順應天人之心，首倡齊桓晋文般的義舉，依仗對朝廷之忠順而横掃逆賊，率領義兵以勤王，那是千載的機遇，不能失去。"甘卓笑着説："齊桓晋文之舉，我豈能及。至於爲國難盡力，那正是我的心願。我們應當共同仔細地考慮這件事。"參軍李梁勸説甘卓道："從前隗囂在隴右作亂，竇融保住河西歸附光武，目前的事情，與此事相似。將軍在天下享有盛名，應當排除滅亡的可能而固守生存的機會，坐等事態如何。如果大將軍勝，定會推崇將軍擔負一方的重任；如若他不勝，朝廷必定以將軍取而代之。何愁不會富貴，何必放棄這一妙計，以一戰來决定存亡呢！"鄧騫對李

從容顧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絶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决，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强我弱，是不量虚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鋭，戰勝之兵也。擁强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泝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吕蒙所以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

梁說：“光武創業時，中原還不平静，因此隗囂踞隴右，竇融占河西，各據一方，形成鼎足之勢，所以可以表面服從天子，從容觀望。到全國平定，君臣放正了位置，終於隴右傾覆，河西歸附朝廷。爲什麽呢？以前的表面服從，爲義所不容。現在將軍與本朝的關係，不能與竇融相比。襄陽對於本府而言，也不如河西之堅固。再説爲臣應忠義，怎能忍心看國難而不出力，那將憑什麽來事奉天子呢！如果大將軍平定劉隗，返回武昌，增强石城的防禦，斷絶荆湘的糧食，將軍該歸向哪裏呢？權勢在别人手中，却説我們穩操勝券，這是我不曾聽説過的事。”甘卓仍然猶豫不決，鄧騫又對甘卓説：“現在既不舉義，又不接受大將軍的檄文，這必定會招致大禍，這是愚笨的人和聰明的人都能預見的。再説議者認爲困難的問題，是彼强我弱，這是没有確知虚實的原因。現在大將軍兵力不過萬餘，留在他身邊的不足五千，而將軍的士卒是他的兩倍。將軍的威名爲天下所聞，這是本府的精鋭，戰而能勝的軍隊。擁有强大的隊伍，憑藉顯赫的名聲，仗義而行，哪裏是王含所能抵擋的呢！逆流而上的士衆，其勢難以自救，將軍攻取武昌，如同摧枯拉朽，還顧慮什麽呢！武昌平定之後，據有那裏的軍中資財，用來鎮守安撫二州，向士卒施予恩惠，使返還的人如同回到家裏，這是吕蒙所以克敵的原因。如果這樣，大將軍可以不戰自敗。如果放棄必勝之策，而坐等滅亡，不能説是懂得計謀。希望將軍深思熟慮。”

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説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説，遂决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

當時王敦因甘卓遲遲未至，考慮到他可能會發生變化，就派參軍樂道融苦苦邀約甘卓共同沿江而下。道融本來就想背叛王敦，趁機勸説甘卓襲擊王敦，事在本書《樂道融傳》。甘卓既然本來不願跟隨王敦，接受道融的勸説後，便决然説道：“正是我的本意呵。”就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在各地公布檄文，陳説王敦暴虐的行徑，率領各自的部隊展開討伐。派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前往朝廷，參軍羅英到廣州，與陶侃約定日期，參軍鄧騫、虞冲到長沙，要求譙王司馬承堅守。征西

卓書，表上之，臺内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

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墻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説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强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很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將軍戴若思在江西，首先得到甘卓的書信，上表呈報，朝内皆呼萬歲。武昌方面大驚，謠傳甘卓軍隊已經趕到，都四下逃奔。詔書升任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任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到甘卓的信，立即派遣參軍高寶帶領部隊出發。

甘卓雖然心懷正義，但是性格并不果敢剛毅，加之年老多疑，决策猶豫不定，軍隊到豬口，幾十天不前進。王敦十分恐懼，派甘卓兄長之子行參軍甘卬來謀求和解，對甘卓謝罪説："你這樣做自然是臣子的節義，我不加責難。我迫於形勢，不得不如此。希望你馬上班師襄陽，當重結舊好。"當時朝廷軍隊大敗，王敦請求用朝廷的騶虞幡向甘卓傳旨解兵。甘卓聽説周顗、戴若思遇害，流着淚對甘卬説："我所憂慮的，正是眼前這種景况。每當得到朝廷派人送來的書信，我常認爲胡寇是首惡，不料忽然禍起蕭墻。再説如果聖上大吉，太子無恙，我居守在王敦的上游，他也未必膽敢立即危及國家。如果我徑直占領武昌，王敦被形勢所逼，一定會劫持天子而使天下人絶望。不如返回襄陽，再考慮下一步行動。"於是馬上命令回師。都尉秦康勸説甘卓："現在分兵制服王敦并不困難，衹需阻斷彭澤，上下不能相援，自然離散，可以一戰而擒獲他們。將軍既然有忠節，半途而廢，變成了敗軍之將，恐怕將軍手下的人也會馬上各自要求返回西部，不能守住地盤。"甘卓未能聽從。樂道融也日夜勸説甘卓立即沿江而下。甘卓先前性情寬和，此時忽然强横固執，徑自返回襄陽，情緒不安，舉動失常，自己照鏡子没有見到頭，再看庭院中的樹却見自己的頭在樹上，内心對此又氣又惱。他家中的金櫃發出鳴響，聲音如同槌擊鏡子，清幽而悲凉。巫師説："金櫃將要分離，因此發出悲鳴。"主簿何無忌以及甘卓家人都勸甘卓自己多加警惕。甘卓轉而更爲剛愎自用，聽到諫言就勃然大怒。他把全部隊伍都解散了去從事農耕，而不設戒備。功曹榮建極力勸告，甘卓没有聽從。襄陽太守周慮等人秘密禀承王敦旨意，知道甘卓毫無戒備，就詐稱湖中有許多魚，勸説

甘卓派遣左右侍臣都去捕魚，便在卧室偷襲殺害了甘卓，把首級傳送給王敦。四子散騎郎甘蕃等都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號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便説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年少時有志氣，得到鄉鄰的器重。經常按照自己的意志真誠行事，能在多災多難的形勢下以正直保全自己。刺史譙王司馬承命他爲主簿，不久便去勸説甘卓。甘卓留住他擔任參軍，想與之同行，鄧騫因母親年邁而辭别甘卓返回故里。

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别駕。

司馬承被魏乂打敗，因虞悝兄弟是司馬承的同黨，魏乂把他們都殺了，而且急於查找鄧騫。鄉親們都爲鄧騫擔驚受怕，鄧騫笑着説："他想用我罷了。他剛剛得到一州，殺掉了許多忠良，這正是他求賢之時，怎能對使者論罪！"於是去造訪魏乂。魏乂高興地説："你就是古時的解揚呵。"任鄧騫爲别駕。

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鄧騫忠義誠信有節操，加之氣量寬宏智謀高遠，善與人交往，交往愈久而愈受敬重。太尉庾亮稱贊他，認爲他有長者之風。歷任武陵、始興太守，升任大司農，死在官任上。

卞壼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内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内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婿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厠，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祖父卞統，曾任琅邪内史。父卞粹，以善於清辯鑒察而聞名。兄弟六人都進入宰相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是卞粹之字。弟卞裒，曾經冒犯過本郡郡將。郡將生氣地揭發他家中隱私，卞粹由此因家教不嚴而受到譏諷非議，連年衰落無聞。惠帝初，卞粹任尚書郎。楊駿執政，許多人趨炎附勢，而卞粹却正直不阿。楊駿被殺後，破格提拔卞粹任右丞，封成陽子，漸升至右軍將軍。張華被殺，卞粹因身爲張華女婿而免官。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卞粹任侍中、中書令，進爵位爲公。到長沙王司馬乂專權時，卞粹傲立朝廷一身正氣，司馬乂因忌恨他而把他殺了。在此之前的某一天，卞粹去厠所，見到形狀如兩眼的怪物，很快大難臨頭。

壼弱冠有名譽，司兖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

卞壼剛成年時就享有聲名，司兖二州、齊王司馬冏起用他，他都没有就任。家中遇難，

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廣陵相。

返回鄉里。永嘉年間，拜任著作郎，承襲父親的爵位。征東將軍周馥任他爲從事中郎，他没有就職。本州遭遇劫難時，卞壼東去歸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裴盾以卞壼暫代廣陵相的職位。

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箋自陳曰：

元帝鎮守建鄴，徵召卞壼爲從事中郎，把選拔舉薦人才的事交付給他，對他相當親近信任。外任明帝東中郎長史。逢繼母喪事而服喪，下葬後，被提前起用恢復舊職，卞壼多次推辭不去上任。元帝派宮中使者敦促他就職，卞壼呈書自述：

壼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壼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户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荀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懸，壼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壼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

我生來器量狹小，不能迎合世俗，因喪事而告退，希望在家中實現自己的志向。亡父過去任中書令，當時我承蒙通例，以出身望族而被起用，我執守自己的信念，所以没有去恭敬地就任官職。家中遇禍，更名隱匿，得以保全生命，我的志向一如既往。又逢天下大亂，流浪寄居蘭陵，被荀晞召任，我惟恐遭他逼迫，歸依下邳裴盾，又接受他的暫時任命，考慮姑且到任，圖得寄身。不久承蒙召用，爲從事中郎，豈是貪求榮華，祇想實現自己的志向，暫時恭奉君命，不久將引身告退。正逢華軼之難，不敢陳述要求。華軼被懸首示衆，我也疾病纏身，向朝廷陳述歸鄉之意，不見寬恕未蒙遣還。世子北征，選用親信擔任要職，又因無法推辭，再次愧居輔佐之位。榮耀倒是確實榮耀，實在不合我一向的心願。考慮到君命重大個人輕微，我不敢推辭。聽説西臺召我爲尚書郎，我實在想從此而迴避仕進之路，未及陳述誠意，驟遭再失親人的懲罰。

壼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壼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産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娱，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内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顔昧冒榮進。若廢壼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

我九歲時，因喪父而被先母之弟表辜負。十二歲時，得到亡母張氏的撫養。因我鄙陋微賤，不能榮耀親族，家産經常匱乏，生活多有闕失，活着無歡娱可言，臨終禮儀不能備齊，我抱憾終身，心如刀割。對於公家了無功效，私情又如此艱苦，確實無顔冒昧地得到進升和榮華。如若免去我一人的職務，江北便有傾覆的危險，而我在職便會功績日益顯著的話，我確實不能把自己的進退

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并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壼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

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

看作私事。如今東中郎辦事的能力已自然形成，日益精明能幹，軍司馬、諸參佐都以崇高的道德爲王事效力，我的去留，并不會有所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人都得到恩准，高枕居家。我托身二府，漸近五載，考核功績則未能超越已顯赫的官員，若論心志則畢恭畢敬頗感疲憊，爲什麽在我悲哀孤獨之日不見憐憫寬恕呢！

元帝因他用心良苦，不再强行改變他的志向。

服闋，爲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迹。

服喪期滿，卞壼擔任了世子之師。他先後身居佐相和師傅的職任，竭盡了匡救輔助之力，滿朝顯貴都對他敬畏三分。中興後，他補任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在東宮給太子講學。升任太子詹事，因公事而免官。不久又恢復職位，轉任御史中丞。忠心事奉君主，權貴都斂迹迴避他。

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期。壼奏曰：

當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的繼母，因前夫去世，而改嫁給王式之父。王式的父親去世後，繼母服喪期滿，又請求回到其前夫家。前夫家也有繼子，繼子奉養她直至去世，於是與前夫合葬。王式認爲："父親臨終時，母親請求離去，父親允諾了她。"於是按照被父休棄之母的喪禮爲她穿了一年的齊衰喪服。卞壼呈奏説：

> 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并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絶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絶之斷，在夫没之後。夫之既没，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

> 即便是王式之父臨終許諾，也一定要名正言順，這樣做依照禮法是無所依據的。如果夫君有命，要説明休棄妻子的七種理由之一，應該在丈夫活着的時候休棄她，而毫無理由讓絶義之妻留在家中服喪。如果王式之父臨終時神智不清，隨她去留自由的話，這是以不合禮法的行爲相約束，那麽存亡之人無所依從，王式應該依禮糾正。魏顆之父命令以妾殉葬而魏顆没有聽從，陳乾昔想以二婢子殉葬，其子因不合禮法而不服從，《春秋》、《禮記》都肯定他。用妾媵殉葬，尚且正之以禮，何况對於母親呢！王式之母對於夫君，活在世上時事奉他，臨終又發送他，并不是絶情之妻。丈夫死後爲他服喪，也不是無義之婦。自己認爲是守住了貞節，而不是改嫁。離棄情義的舉動，發生在丈夫去世

致使存無所容居，没無所托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没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于同居之時，至没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絶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絶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絶，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内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絶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内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并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

之後。丈夫既已死去，就是她從子之日，但王式認爲她是被休棄的母親，這成了母親被兒子休棄。致使自己活着無處容身，死後無所依托。把生命寄托到他人門下，把尸體掩埋進無名之冢。如果王式之父死後，母親不久也在王式家死去，那顯然不會把她作爲被休棄之母。許諾之命没有變化，但是在一起居住時把她作爲母親，及至她死在先前的兒子家中時而不把她作爲母親，這是按照不同的居處來决定她是否離情絶義，依據臆斷來裁定她是否被休棄。離情絶義的判斷，不是王式作出的又是誰呢！假使兩家之子都是此母所生，母親留戀前子，請求離絶，那是對後家無禮，如果返還後家那又是對前家無禮，去不能去，還不能還，就成了無處托身之人。王式如果在家盡力勸阻，對外嚴加防範，其母必定不會離去。豈至於對至親堅守不移，而對於繼門疏略情禮呢！繼母如同生母，這是聖人的教誨。王式身爲國士，在家庭之内違背禮義，成爲前所未有之例，對於父親没有盡悼亡之義，對於母親没有守孝敬之道，人活着隨她去留，人死了與路人合葬，可以説是在世時不以禮事奉，去世後不以禮安葬。傷風敗俗，不可以居於端正人倫的職位。侍中、司徒、臨潁公荀組廣泛宣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目的在於任用賢人，然而容忍違禮之事，竟没有被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陸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執管國中輿論，取信於朝野，竟不能依據禮義糾正違禮的行爲，推崇孝敬之道，他們都不勝任所擔任的職責。請求以上述事實免荀組、陸曄、弘官職，大鴻臚削減他們的封爵和食邑，廷尉斷罪。

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

上疏呈報後，詔命特别寬赦荀組等之罪，王式被交付鄉邑作出公正的評論，終身不復爲官。卞壼改任吏部尚書。王含發難時，卞壼加中軍將軍。王含被消滅後，卞壼因功封建興縣公，不久改任領軍將軍。

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群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絶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并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强禦，皆此類也。

明帝欠安，卞壼兼任尚書令，與王導等人一起接受遺詔輔助幼主。又授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明帝去世，成帝即位，群臣進獻璽印，司徒王導因病未至。卞壼在朝中嚴肅地説："王公豈是社稷之臣呢！先王還在殯葬期間，新皇未立，怎是人臣稱疾而不上朝的時候！"王導聽説後，就帶病上朝。皇太后臨朝聽政，卞壼與庾亮互相配合在省中執政，共同參謀機要事務。那時徵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二人都説因父親有命而不來就職。卞壼呈奏説："人都因父親而生，職官都因事務而立。有父必有命令，居職必有災禍。如果各家都以子爲私有，那麽將出現君王手下無人、職位不能規範行爲、朝官不能輔佐政權的局面。如此便會廢止先聖的哲言，堵塞五教之路，離散君臣的道義，毁棄上下的教化。樂廣因平易而稱世，庾珉因忠誠篤厚而著名，二位在聖世受到寵愛，自身非爲一己所有，何況他們的後代反而能身爲己有嗎！所任之職如果順乎群心，即便去征戰戍邊父母也應當命其子前往，而不應退隱。如果順從樂謨之父的心意，人們都不任郡中正，人倫關係便會打亂。如果順從庾怡之父的心意，人們都不做獄官，刑律法令便會中止。這種行爲，難道可以聽之任之嗎？如果不能放任，爲何允許樂謨、庾怡聲稱父命呢！這是因爲樂謨認爲以父親的名義兒子就可以不依法行事，庾怡認爲是名臣的親戚就可以自行其是。用這兩種辦法向世人宣告而使衆人信服，這是我弄不明白的事情。應該向下宣布，一律不能因私廢公。拒絶他們進表上疏，作爲永久的制度。"朝廷議論此事而認爲卞壼言之有理。樂謨、庾怡不得已，各自擔任了職務。此時王導聲稱有病而不上朝，却私自去送車騎將軍郗鑒，卞壼呈奏認爲王導有傷王法從事私事，没有大臣之節操。御史中丞鍾雅迎合曲從，没有對他依法處置，請求免去二人官職。雖然此事擱置下來没有實行，滿朝爲之震驚肅穆。卞壼裁斷正直恰當，不畏權勢，多如此類事例。

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

卞壼正直忠實地對待本職，以褒貶善惡爲己任，勤於政事，想要監督匡正世風，不願苟同時

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勛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

俗。然而他的性格不够寬宏，力不從心，因此被諸名士輕視，没有卓著的成績和聲名。明帝器重他，認爲他在諸位大臣中最爲稱職。阮孚常對他說："你從來没有閑暇的時候，總像口含瓦石，不是太辛苦了嗎?"卞壼說："諸君道德恢弘，崇尚風流，心胸狹窄的，除了我還有誰呢!"當時那些未任官職的貴族子弟大多仰慕王澄、謝鯤的曠達，卞壼在朝中厲色正言道："違背禮義有傷教化，没有比這更嚴重的罪過了！中朝傾覆，實在是由於這些原因。"想呈奏加罪這類人。王導、庾亮不同意，便停止了追究，但是聽說此事的人無不對他表示折服。當時王導憑着功勛道德輔佐朝政，成帝常親臨其宅，曾經對王導之妻曹氏行拜禮。侍中孔坦秘密進表認爲不應拜。王導聽到後說："王茂弘才淺勢弱而已，如果像卞望之那樣嚴正，刁玄亮那樣明察，戴若思那樣高峻而有鋒芒，誰還敢這樣做!"卞壼廉潔樸素，居處清貧。其子要婚娶時，詔特賜錢五十萬，卞壼堅决辭讓而不接受。後來患面部創傷，多次請求解除職務。

拜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争，謂亮曰："峻擁强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温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温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群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 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争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諫，必當相從。今内

卞壼任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當時庾亮將要徵召蘇峻，在朝廷中說道："蘇峻狼子野心，終將作亂。現在我召用他，縱然他不服從，爲禍也會小些。如果再過幾年，罪惡滋長蔓延，不能够再制服他了。這如同晁錯勸漢景帝早日削弱七封國勢力一樣。"當時朝中參議的官員無人能改變他的想法。卞壼執意力争，對庾亮說："蘇峻擁有强大的兵力，搜羅了許多無賴，而且離京邑很近，不用一天便可到達，一旦發生變故，容易出現失誤。應當深思遠慮，恐怕不能倉促行事。"庾亮没有聽從。卞壼知道此舉必敗，給平南將軍温嶠寫信道："元規已打定主意要徵召蘇峻，想到這件事我就抑鬱百結。温生足下，對此又有何辦法！我現在顧慮的，是國家大事。蘇峻已顯出狂妄之心，而更快地召用他，必定放縱他手下的群惡把目標指向朝廷。朝廷具有强大的威力，但雙方交戰須兵刃相接，尚不知是否能即時擒獲，王公的想法與我相同。我十分懇切地向元規諫諍，未能改變他的主意。我原本使足下出任藩國

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壼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

守將，現在却爲你出任在外而感到遺憾。如果你仍在朝中共同進諫，元規一定會聽從。如今朝廷內外警戒森嚴，四方都有防備，蘇峻的凶狂一定不會得逞，但恐怕不能毫無損傷，你認爲如何?”卞壼司馬任台勸説卞壼應畜養良馬，以備不測。卞壼笑着説：“以忠逆而論，不無道理。如果萬一有變，難道還需要馬嗎!”蘇峻果然舉兵。卞壼再次擔任尚書令、右將軍、兼右衛將軍，其餘官職如故。

峻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西陵，爲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并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宫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盰見父没，相隨赴賊，同時見害。

蘇峻到達東陵口，詔命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又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卞壼率領郭默、趙胤等人在西陵大戰蘇峻，被蘇峻打敗。卞壼與鍾雅都撤回，死傷者數以千計。卞壼、鍾雅同時歸還符節，到朝廷謝罪。蘇峻進攻青溪，卞壼與諸軍抵禦反擊，但未能擋住賊軍攻勢。賊兵放火焚燒宫寺，朝廷軍隊大敗。卞壼當時正背傷發作，尚未愈合，帶病奮戰，率領激勵士兵和左右吏數百人，直攻賊兵旗下，經過一番苦戰後，死在陣前，當時卞壼四十八歲。他的兩個兒子卞眕、卞盰見父親戰死，相繼奔赴敵陣，同時被害。

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于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勛”。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托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旝，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謂可上

蘇峻被平定後，朝廷議定贈卞壼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論認爲“古今都推崇戰死的臣子，卞令的忠貞氣節，應當載於史册。現在的追贈，實在不合衆望，我認爲應追加三公之號，來表彰他的忠烈功勛”。司徒王導見到弘訥的奏議，進贈卞壼爲驃騎將軍，加侍中。弘訥重議道：“事奉親人惟孝最大，事奉君主惟忠最大。衹有孝，纔能竭盡忠誠；衹有忠，纔能臨危赴難。這是事父、事師、事君的大節，臣子的最高品行。卞壼爲三朝之臣，輔治朝政竭盡忠貞，遭遇時世艱險，置生死於度外。接受先帝顧命囑托的重任，身居高位，擁戴護衛皇上，有保傅的恩德；正色輔佐朝政，有忘我的節操。叛賊蘇峻反叛，諸軍齊心協力討伐，卞壼冒着流矢面對戰旗，兩次親自與敵人的前鋒交戰，父子都獻出了生命，可謂亡家爲國，以死勤王。以前許男因病死去，尚且接受二等的追贈，何况卞壼是爲國難而死呢！獎賞若有懷疑，就應當遵從重賞之

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眕子誕嗣。

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凶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廪。”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壼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尚書郎。

卞敦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仇。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案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

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内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

例，何况毋庸置疑的獎賞呢！我認爲可以上以許穆爲例，下與嵇紹相同，那樣就切合典章，可以滿足衆人的願望。”於是改贈卞壼爲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貞，以太牢禮祭祀。贈世子卞眕散騎侍郎，卞眕弟卞盱奉車都尉。卞眕母裴氏撫摸着兩個兒子的尸體哭着説：“父爲忠臣，你們爲孝子，還有什麽可遺憾的呢！”徵士翟湯聽説後感嘆道：“父爲君死，子爲父死，忠孝之道，集於一家。”卞眕子卞誕繼承爵位。

咸康六年，成帝追念卞壼，下詔説：“卞壼以忠誠立身事奉朝廷，喪身在凶寇手下，他的封地遥遠，租税菲薄，不能贍養妻兒，朕爲之感嘆！可以供給豐足的口糧。”後來盜墓者掘開卞壼的墓，尸體僵直，鬢髮蒼白，面部神情栩栩如生，兩手握拳，指甲穿透手背。安帝詔令供給錢十萬，用以營修墓地。

卞壼第三子卞瞻，官至廣州刺史。卞瞻弟卞眈，任尚書郎。

卞敦字仲仁。父卞俊，純真樸實素有鑒識，以通曉名理著稱。同鄉人郤詵恃才欺傲卞俊兄弟，卞俊兄弟也因門第顯貴而輕視郤詵，相視如仇。郤詵因身爲楊駿的故吏而被捕，卞俊當時任尚書郎，判决這件案子，郤詵擔心難免於禍，卞俊以公正之心斷決此案，郤詵最終得到赦免，但他依然不思悔改。後來擔任了左丞，又上奏陷害卞氏。卞俊歷任汝南相、廷尉卿。

卞敦二十歲在州郡任職，起用司空府，漸遷爲太子舍人、尚書郎，朝中士人多稱贊他。東海王司馬越聽説後，召用爲主簿。王彌逼近洛陽，卞敦和胡毋輔之勸司馬越進攻王彌，而王衍、潘滔都執意不聽從，卞敦在廷中苦苦力爭，衆人都認爲他出言悲壯。出補汝南内史。元帝爲鎮東將軍時，引請他爲軍諮祭酒，卞敦没有就任。征南將軍山簡以他爲司馬。不久王如、杜曾相繼作亂，山簡便派卞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兼江夏相，在夏口防守。卞敦討伐沔中取得勝利。不久杜弢擄掠湘中，朝廷加卞敦爲征討大都

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

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禄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

蘇峻反，温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璲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嘆，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禄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耻，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嗣。

督。討伐杜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引請他爲軍司。

中興王朝建立後，卞敦任太子左衛率。當時石勒侵犯進逼淮泗，元帝廣求能够退敵守邊的良將，公卿薦舉卞敦，任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守泗口。石勒侵犯彭城時，卞敦自料兵力不敵，與征北將軍王邃撤退據守盱眙，賊勢隨即張狂，淮北諸郡多遭淪陷，最終卞敦因畏敵退却降職三等，爲鷹揚將軍。又徵用爲大司農。王敦上表任他作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討伐王敦時，任卞敦爲鎮南將軍、假節。事件平息後，改任尚書，因功封益陽侯。調任光禄勛，出任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不久進升征南將軍，卞敦堅决辭讓没有就職。

蘇峻反叛，温嶠、庾亮向鎮守四方的鎮將移送檄文共同奔赴京城。卞敦帶領部隊仍留在駐地，也不提供軍糧，僅派督護荀璲帶着數百人隨同大軍行動。當時朝野人士無不對此感到奇怪而憤慨嘆息，陶侃也切齒痛恨他。蘇峻平定後，陶侃奏報卞敦滯留軍隊而臨陣觀望，不赴國難，喪失大臣之節，請求用檻車拘捕卞敦送交廷尉處理。丞相王導認爲喪亂之後應該施行寬宥政策，卞敦轉任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因病没有就職。徵召爲光禄大夫，兼少府。卞敦没有征討蘇峻，内心常感愧疚耻辱，名聲從此受到損害。不久憂鬱而死，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號敬。子卞滔繼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爲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時出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劉章的後代。劉章七世孫封爲臨沂縣慈鄉侯，子孫隨之在此安家。父劉和，任琅邪國上軍將軍。劉超年少時就有志向，任縣小吏，漸升爲琅邪國記室掾。因忠誠謹慎和清廉而得到元帝擢拔，常在元帝左右侍奉，不久跟隨元帝渡江，轉任安東府舍人，專管文檄。相府設立後，又爲舍人。當時天下混亂，不斷征討叛逆之臣，劉超自己認爲任職在皇帝身旁，字迹又與元帝手迹相近，就絶不與旁人有書信往來。不時出宫休假，閉門謝

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户，轉行參軍。

客，因此漸漸得到元帝的親近。因在左右勤勉勞苦，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户，轉任行參軍。

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静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禄，殃咎足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税，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書家産，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逾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廄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

中興後，劉超任中書舍人，授騎都尉、奉朝請。當時新的中央機構剛剛建立，百業未興，劉超執掌文字筆墨之事，謹慎縝密，更加得到信任和親近。并且處身清苦，不同時穿着兩件絲綢衣服，家中極少財富。每當得到元帝賞賜，他都執意推辭説："平庸鄙陋的小臣，無端竊取賞賜，無德而受禄，足以使我畏懼。"元帝賞識他，不勉强他改變志向。不久出補句容令，待人誠懇，百姓都感念他。往常徵收賦税，主管者常親自四出結算評定百姓家財。到劉超上任，祇做若干大封套，按村分發，讓百姓各自填寫家産數量，投到封套中，再把封套送還縣中。百姓按照事實呈報，徵得的賦税超過常年。劉超入朝任中書通事郎。因服父喪而離職。安葬了父親之後，恰逢王敦舉兵，詔令劉超復職，又兼任安東上將軍。不久朝廷軍隊潰散，惟有劉超列隊直接護衛元帝，元帝感激他，讓他回家服完喪禮。到錢鳳作亂時，劉超招集義士，跟隨明帝征討錢鳳。事平後，因功封零陵伯。劉超家中貧困，無力贍養妻子兒女，帝手書詔命褒獎他，賞賜給他魚米，劉超辭讓而没有接受。後來劉超需要純色牛，市上難以買到，請求購買官廄養的牛，詔令以純色牛賜予他。出任義興太守。未過多久，召任中書侍郎。劉超接受任命返回朝廷，没有驚動朝中任何人。明帝去世，穆后臨朝執政，劉超改任射聲校尉。當時軍官没有兵，義興人大多仗義追隨劉超，劉超於是統領他的士卒作爲宫中衛隊，號稱"君子營"。咸和初年，因爲母親服喪離職，喪服朝夕不離身，早晚號泣，逢初一、十五日便步行至墓地，哀傷之情感動路人。

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宫内。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

蘇峻謀反，劉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當時京城大亂，朝中官吏大多讓家人到東部避難。義興故吏想迎接劉超家人到本地，劉超没有同意，把妻室兒女全部帶進宫内居住。朝廷軍隊大敗，王導以劉超爲右衛將軍，親自侍奉成帝。太后去世，軍隊與宿衛的禮儀典章都不全，劉超親自率

率將士奉誉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托宿衛，内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温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逸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還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領將士營造陵園。蘇峻把皇帝遷往石頭，當時大雨，道路泥濘多陷，劉超與侍中鍾雅步行在皇輿左右侍奉，賊兵提供馬匹他們也不願意騎，十分悲哀慷慨。蘇峻聽説後，内心頗爲不平，然而未敢加害，而以他親信的許方等人補司馬督、殿中監，對外説是宿衛，對内實爲防備劉超等人。當時天下饑饉糧食昂貴，對於蘇峻等人的饋贈，劉超一概不接受，對朝廷忠心耿耿，爲臣之節更爲恭謹。成帝當時八歲，雖然在幽禁困厄之中，劉超依然教授《孝經》、《論語》。温嶠等人來到京城，蘇峻對朝士心懷猜忌，而劉超受到成帝的親信和厚遇，蘇峻尤其對他疑心重重。後來王導出逃，劉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想暗中奉成帝出京，未到約定的時日，事情敗露，蘇逸派任讓帶兵入宫逮捕劉超和鍾雅。成帝抱着他們悲泣道："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接受詔命，隨即殺了他們。蘇峻反叛被平定後，由於任讓與陶侃有舊交，陶侃想留下任讓不殺，就向成帝請求。成帝説："任讓是殺我侍中、右衛的人，不可寬赦。"因此殺了任讓。將要改葬劉超時，成帝對他哀痛懷念不已，下詔遷往附近又高又暢亮的地方下葬，使宫中官員出入可以瞻望他的墓地。追贈衛尉，謚號忠。

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并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

劉超天性謹慎，先後事奉了三位皇帝，長期處在重要職位，都受到信任和厚遇，却不敢恃寵驕横諂諛，因此士人都敬重他而與他友好相處。

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内史。訥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子劉訥繼承，劉訥謹慎周密有石慶的風範，歷任中書侍郎、下邳内史。劉訥之子劉享，同樣清廉謹慎，任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彦胄，潁川長社人也。父曅，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

鍾雅，字彦胄，潁川長社人。父鍾曅，任公府掾，早年死去。鍾雅年少喪父，好學有才志，因四種才德俱美而受到舉薦，任汝陽令，入朝爲佐著作郎。母親去世服喪而離職，服畢喪期而復職。東海王司馬越引請他爲參軍，升任尚書郎。

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内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

避亂東渡長江，元帝以他爲丞相記室參軍，升任臨淮内史、振威將軍。過了不久，授散騎侍郎，轉任尚書右丞。當時在太廟舉行祭祀，鍾雅

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

呈奏道："陛下繼承幾世，對於京兆府君當爲玄孫，而今天的祝文中自稱曾孫，我擔心這是因循沿襲的失誤，應當改正。另外按照禮法，祖父的昆弟，是從祖父。景皇帝自因功德而爲世宗，并非因伯祖而登位祖廟，也應除去伯祖的字樣。"詔曰："按照禮法，事奉宗廟時，自曾孫以下皆稱爲曾孫，這并非因循的失誤。取義於重孫，可以歷代共用其名，不須更改。稱伯祖不妥，按所奏更正。"鍾雅轉任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引請爲從事中郎，補任宣城內史。錢鳳作亂，鍾雅加任廣武將軍，率領士卒駐守青弋。當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錢鳳起兵進攻鍾雅，鍾雅退守涇縣，收集士人百姓，討伐周玘，并斬殺了他。錢鳳被平定後，鍾雅任尚書左丞。

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期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

明帝去世，鍾雅改任御史中丞。當時國喪未滿周年，而尚書梅陶私自請歌舞女伎作樂，鍾雅彈劾說："我聽說放勛去世，八音遏絶，雖在凡人庶民，猶能三載不作樂。自那時以來歷代相同。肅祖明皇帝逝世以後，喪期當以來月爲止。聖主穿縞素之服，悲泣臨朝，百官哀痛，不見歡容。梅陶没有大臣忠心仰慕的氣節，家庭中奢侈靡費，歌聲舞伎争奇鬥艶，絲竹之音，在大路上流傳，應該對他加以放黜，以整肅王法。請求交付司徒，公正地評議論處。"穆后臨朝，特地恕免而不問其罪。鍾雅執論公正，對悖亂的行爲繩之以法，百官都畏懼他。

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

北中郎將劉遐死去後，他的家兵作亂，詔令郭默討伐他們，以鍾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之後，鍾雅任驍騎將軍。

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并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仇，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

蘇峻之難，詔令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帶領精鋭的勇士一千名抵抗蘇峻。鍾雅因兵力較少，不敢進擊，撤退返回。任侍中。不久朝廷軍隊大敗，鍾雅與劉超共同侍衛天子。有人對鍾雅說："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這是古來的常理。你性格亮直，必定不相容於寇敵，爲什麽不見機行事而坐以待斃呢?"鍾雅說："國亂不能匡正，君危不能救難，各自遁逃以求免禍，我怕史官董狐將要手執直書歷史的竹簡來了。"庾亮臨走時，

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并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禄勛。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回首對鍾雅說："後事我衷心托付給你了。"鍾雅說："棟梁摧折，是誰的過錯呢？"庾亮說："眼前的事，不用再說了，你應當期望有克敵復興之功呵。"鍾雅說："希望足下不愧爲荀林父。"蘇峻强逼皇帝遷往石頭時，鍾雅、劉超流淚步行跟隨皇帝。第二年，二人都被叛賊殺害。叛賊平定後，追贈鍾雅爲光禄勛。後來因他家中貧困，詔賜布帛百匹。子鍾誕，位至中軍參軍，早死。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膚績克宣，作鎮捍城，威略具舉。及凶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没，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史臣曰：應詹注重品行學業，文史之才足以應用，入朝居位，則陳説嘉謀；出撫藩鎮，則仁惠之政和洽。甘卓伐暴平亂，功績顯赫，統領一方，捍衛京城，威力與膽略雙全。賊首叛逆，他志在勤王。有人擾亂了他的計謀，上天奪去了他的審察能力，猶疑不能決斷，自遭滅族之禍。卞壼肅穆立朝，以匡正爲己任；勤謹事王，蹈忠義而成名。於是臣死於君，子死於父，使忠孝會集一家。古來稱社稷之臣，指的就是忠貞。劉超恭敬奉上，鍾雅正直任職。奸賊罪惡滔天，幼主臨危，在外患内亂中崎嶇前行，在艱險中歷盡離散，心比石堅，操比寒松，世俗喪失了忠貞，劉、鍾的亮節凸現。即便是高赫臨難愈恭，荀息以死相繼，比起劉、鍾二人，又算什麽呢！

贊曰：詹臨南服，卓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運促，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贊曰：應詹臨南服之職，甘卓爲西州之官。政治刑法得到整頓，威嚴仁惠兼備。應詹嗟嘆命運不濟，甘卓敗於猶豫不決。望之以身殉義，臨死不懼。爲子爲臣，永留名節。鍾、劉入仕，履行忠貞。竭盡大臣之力，以死相繼。

晉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吴國富陽人，吴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并仕吴。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户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

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

> 天禍晉國，遘兹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資睿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局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奸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

孫惠字德施，吴國富陽人，是吴豫章太守孫賁的曾孫。父親和祖父都在吴國做官。孫惠不善言談，好學有才識，州中起用他而他没有就任，寄居在蕭沛之間。永寧初，赴國難投奔齊王司馬冏，討伐趙王司馬倫，因功封晉興縣侯，任用爲大司馬户曹掾，轉任東曹屬。司馬冏驕矜奢侈，天下人對他失望。孫惠向司馬冏獻言，用五難、四不可來規勸，勸説他回到藩國，言辭懇切。司馬冏没有聽從。孫惠害怕獲罪，稱疾辭去。不久，司馬冏果然失敗。成都王司馬穎舉薦孫惠爲大將軍參軍、兼奮威將軍、白沙督。此時，司馬穎將征討長沙王司馬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孫惠與陸機是同鄉，恐怕陸機將招致災禍，勸他把都督的職位讓給王粹。陸機兄弟被害後，孫惠十分哀傷遺憾。當時孫惠又擅自殺了司馬穎牙門將梁儁，惟恐獲罪，就更名改姓逃跑。

後來東海王司馬越在下邳舉兵，孫惠僞稱是南嶽逸士秦祕之，寫信勸説司馬越道：

> 上天使晉國遭難，遭逢如此厄運。縱觀歷朝危亡，禍端是漸漸萌發的，枝葉首先凋零，根株隨之枯死。我認爲明公憑藉睿智之才，以神武之略，繼業衰亂之餘，身當艱險之運，側身於昏暗的世俗中，畏縮不安於凶頑獻諂的惡人間。公平處世，則被奸佞嫉恨；忠誠正直，則遭奸臣陷害。飲食糟粕爲聖性所不堪，苟且免禍非英雄之氣節，因世事而感奮，發憤忘身。高論於朝，顯揚了正直之言；輔佐皇家，確立下匡主之功。事情雖未成功，是因天命所在。以漢祖之賢良，

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平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吴。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贊。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嵎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吴鋭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群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携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宫，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横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謨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遥川岳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

猶有平城之耻；憑魏武之才幹，也有濮陽之失。孟明屢戰屢退，終於取得戰果；勾踐戰敗喪衆，矢志擒獲吴王。如今明公名揚天下，聲震九域，公族歸附美德之人，萬國推崇賢良之君。加上四王齊顯聖賢，仁義明智忠於友愛，同赴急難，共助王室，輔臣心腹之力，足以自相維持。蒼天無親，祇輔助有德之人；嫌惡自滿而福佑謙虚，鬼神佐助。明公通曉存亡之兆，明察成敗之變，深知所行之運，常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藩國，龍躍臨海之野。西問河間，南結鎮將，東以强吴之精鋭，北有幽并之義衆，昭告青徐，啓示群王，遍收雄傑，廣招俊才，糾合離心之徒，明立獎賞。天子蒙難鄴宫，叛臣僞稱詔命，擅殺無辜，豺狼當道，其事必敗。心宿傾移，必有喪亂，太白星横流，兵家殺伐，歲星離去，上天厭棄其德。天象顯著，顯示譴責。違背天象而不祥，遵奉天時可取勝。明公思安危而應驗人神，慮勝敗參照前後之徵兆，發揚勤謹謙虚勤政不息的品德，躬行吐哺握髮渴求賢良之道義，傾盡府財以賑救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口中含有奇謀，手中掌握神策，在河川山岳之上逍遥遨游，等待真人的尋求。目想曠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薦任用，便可以建立開國功勛。

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眦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沈吟際會，徘徊二端，僥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

祕之不遇天命，遭逢此衰運，暗自傾慕墨翟、申包胥的忠誠，長途跋涉，辛苦而至，櫛風沐雨，來承擔禍難。我想以管孔之見佐助大道，時勢險惡，不敢自出。我身處山川，情繫朝廷，謹先稟送書箋，啓發明公思考。如若依然沉吟吉凶之間，徘徊禍福二端，在險境中求僥幸，則請得到恕免。

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

明公現在周旋於臣子之邦，宛轉於名義

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惜乎晋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

之國，揮軍可使五嶽傾倒，呼吸可使江湖枯竭。何況執仗正義討伐邪逆，這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順風燎原，都不可比擬。如今時運已到，天神相助，如果不能在福命交會之時如鵲群起，在時機來到之際拔劍倡義，恐怕蔓延的禍亂不僅危及一人。自先帝公王，到海內名士，近來死亡的人，皆如蟲獸，尸首遺於糞壤，形骸棄於溝澗，并非他們口無忠貞之辭，心無正義之節，都因苟求目前之小生而不明永逝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而朝廷之內，竟無獻身之臣。這不僅我認爲是耻辱，可惜晋世已久無人才。現在天下向往，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毁而復立，希望明公兄弟能救助皇道。國之存亡，在此一舉。

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祕之以不才之身，而逢危亂之時，竭盡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持平亂之弓，右握滅逆之矢，騎馬引頸而立，計算時日等待王命。時機難獲而易失，形勢速變而成禍，耿直如石，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望君決斷！

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職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嘆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還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秘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還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

司馬越閱畢，在道旁張貼告示尋求寫信之人，孫惠便出來求見。司馬越立即任他爲記室參軍，專門掌管文書疏奏，參與謀議。任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又表請補任他爲司空從事中郎。司馬越殺了周穆等人，深夜召來參軍王廙撰寫進表，王廙戰戰兢兢，連廢了幾張紙都没有寫成。當時孫惠不在場，司馬越感嘆道："如果孫中郎在，此表早就寫成了。"司馬越升任太傅，以孫惠爲軍諮祭酒，常向他詢問政道得失。每當需要寫書信檄文等，司馬越就派人乘驛馬來催促孫惠，孫惠接受命令後即刻完成，并有文采。任命爲秘書監，孫惠没有就職。轉任彭城內史、廣陵相，改任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因迎接皇帝的功

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鋭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鋭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鋭，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吊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黄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强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静辟爲功曹。及静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别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

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吊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案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恤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晋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

勞，封臨湘縣公。

元帝派遣甘卓到壽陽征討周馥，孫惠就率軍接應甘卓，周馥敗逃。廬江何鋭任安豐太守，孫惠權且留郡。何鋭因别的事由拘捕了孫惠手下人推罪，孫惠本非南朝任命，常顧慮讒言離間，因此事而非常恐懼，便攻殺何鋭，投奔到蠻人中。不久病死，享年四十七歲。棺木運回家鄉，朝廷理解他的本心，追加辦理喪事的財物。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祖父熊翹，曾爲石崇的奴僕，但性格清廉正直，有士人風範。黄門郎潘岳見到他而稱他非平庸之輩，勸石崇釋放他，於是他回到家鄉。熊遠有志向，縣中徵用爲功曹，熊遠不接受任命，强行給予他衣服和幘巾，扶着他謁拜就職。十餘日後向郡中舉薦，從此召用爲文學掾。熊遠説："辭大職不辭小職。"堅决請求留在縣中。太守察舉熊遠孝廉。適逢太守討伐氐羌，熊遠没有隨行，送到隴西而返回。後來太守會稽人夏静任用他爲功曹。夏静離職時，熊遠送到會稽後返回。州中起用他任主簿、别駕，舉秀才，任監軍華軼司馬、領任武昌太守、寧遠護軍。

元帝爲相，引請熊遠任主簿。當時傳説北陵被掘開，元帝將要舉哀，熊遠上疏道："既然没有親自巡行園陵，根據傳言所説的事情不能爲準。再説園陵并非一處，而直言遭到侵犯，遠近人士前來吊唁，應答他們應該有神主。我認爲應當改派人代理河南尹巡視，掌握詳細的情况，然後可以舉哀。應立即派將領到洛陽，修復園陵，討伐逆臣。以前宋殺無畏，莊王拍案而起，世族士紳相追於道，在宋城之下排列好軍陣。何况這等奇耻大辱，正當臣子奔馳的時候！修復陵園，討伐叛逆，是至孝至順的事；拯救社稷，體恤遺民，是至義至仁的事。如果修治這四方面之事，則天下響應，無不折服。從前項羽殺義帝被認爲是過，漢祖哭之被認爲是義，劉項的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勢力弱於往日，罪大惡極，重於丘山。大晋承受天命，在上位没有改變；百姓謳歌太平，在下懷念恩德。如果順應天下人之

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

心，命令勇猛之士，鳴鼓傳檄充當前鋒，大軍隨後而至，威風凜然，聲震北方原野，這就能够對上應合西部義士的意願，對下合乎海内人士引頸企盼的願望。”因有杜弢之難，元帝未能聽從。

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

當時江東政權剛剛建立，農耕之事荒廢，熊遠建議説：“立春之日，天子向上帝祈穀，接着就選擇良辰，裝載耒耜，帶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自到藉田耕作，用以勸勉農事。《詩經》上説：‘不親自去做，庶人便不會信服。’自喪亂以來，農桑之事得不到治理，閑游寄食者多，都是由於捨本逐末的緣故。”當時的議論認爲此言極爲有理。

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案《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宫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

建興初，正月初一要作樂，熊遠勸諫説：“謹按《尚書》，堯去世後，四海遏絶八音。《禮》中説，凶年，天子撤去音樂減少膳食。孝懷皇帝的靈柩尚未返回，豺狼當道，人神同憤。公是有明德茂才的皇親，國家要仰賴你。現在杜弢在湘川聚衆，連年征伐，百姓疲敝，因此舉衆奉迎君王未能成功。即位之始，王道之初，進貢之士如鱗薈萃，南北之人如雲聚集，有識之士從這些行動中觀察禮儀的實行。公與國同爲一體，憂傷之容尚未平息。昔日齊桓公在貫澤舉行盟會，懷着憂慮中原之心，不召而至的有幾個諸侯國。到葵丘之盟時志得意滿，各國都背盟離去。人心所歸，惟有道義。將繼承既往的皇綱，恢復日後的霸業，應當表彰道德之規範，闡發忠孝之準則，明確仁義之綱領，弘揚禮樂之根本，使四方人士退而懷念前代完美的禮儀典章。如果追求耳目的享受，推崇戲弄的技藝，恐怕有違《雲》、《韶》、《雅》、《頌》之美，不合於法度，有辱大教。我認爲應設飲食賞賜群下就够了。”元帝聽從了。

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宫外次，未反園陵，逆寇游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竪，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

轉任丞相參軍。此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説元帝親自征討杜弢，熊遠又上疏説：“皇綱喪失，中原多生變故，聖主開創福祚，遠奉西都。先帝靈柩居外，未返園陵，逆寇游魂不散，國賊尚未平滅。明公憂慮勞累，一心忠於王室，伏讀教誨，人人心懷慷慨。杜弢小人，擄掠湘川，連年征伐，數載不能平定。昔日高宗伐鬼方，三年方

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勛，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晋退軍；秦用王翦，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嘆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勝，作戰之難，并非獨在今日。我觀察古今之霸王遭逢艱難之時，有親征建立偉績的，也有派遣部將平定小寇的。現在明公親征，所需要的文武將吏、軍隊的規劃預算、舟車器械足够的話，就可以出征。我認爲應先派遣五千人，直接與水軍進發，既可争取速度，也不會貽誤戰機。以前齊用穰苴，使燕晋軍隊撤退；秦用王翦，攻克平定南荆。確保督護得到將才，那麽賊寇就不在話下。”正逢杜弢已被平定，熊遠轉任從事中郎，屢次升官至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元帝常常感嘆他忠於王室，對他説：“你嚴正地立在朝廷上，不侮鰥寡不畏强暴，忠誠亮直，可以稱得上王臣。你是我所欣賞信賴的人，努力吧!”

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核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

中興王朝建立後，元帝想對諸位曾投帖求見并勸帝即位的人都賞加一等爵位，百姓中曾求見者賜司徒吏，共有二十餘萬。熊遠認爲“秦漢趁赦免之機賜爵，并非長久的制度。我認爲求見者不僅是位居身邊的人情深，離你較遠的人情輕，可以依照漢代法律，廣賜天下爵位，普遍地施恩，没有偏頗之失。可以减去審核的麻煩，堵塞取巧作假的事”。元帝没有聽從。

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

轉任御史中丞。當時尚書刁協掌握實權，衆人都感到畏懼。尚書郎盧綝將入宫值勤，在大司馬門外遇到刁協。刁協喝醉了酒，命令盧綝迴避，盧綝并不迴避。刁協命令隨從揪扯盧綝落馬墜地，拉到刁協車前然後把他放了。熊遠奏劾免去刁協官職。

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

> 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暗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

時值冬季却雷鳴電閃，并降大雨，元帝發下詔書引咎自責，熊遠又上疏説：

> 接到《庚午詔書》，帝因雷電大作，暴雨不合時令而深自克責。即便是禹湯把過錯歸於自己，也不能與陛下自責相比。我不明天道，冒昧地以人事來評論。陛下節儉敦厚，和樂簡樸而遍施恩惠，然而王化未能振興，原因在於群公卿士不能日夜爲公，促成教化，空居其位而不勝其任，敗壞了明君之政。

> 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

> 如今叛賊擾亂華夏，暴行愈烈，二帝的

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仇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群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托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

靈柩尚在別處，尚未返回園陵，四海之人引頸企盼，無不東望。然而我們未能派出軍隊北伐，未向亂賊報仇，這是一個失誤。古代齊侯失敗後，七年不飲酒食肉，何況我們的恥辱更大。臣子的職責，應是枕戈待旦準備爲君王衝鋒陷陣。如若這一志向尚未實現，應該上下克儉，恤養將士，撤樂減膳，一心修治戎事。陛下在上憂慮操勞，群官於下却不能共擔憂患，每當有聚會，群臣祇致力於調戲酒食之事而已，這是失誤之二。選官用人，不憑實德，衹靠虛名，不求才幹，廢棄了鄉舉的原則，請托現象交相出現。有德才而無勢力者退，修飾聲名而得助者進，稱職的人因有違世俗而受到譏諷，空居其位的人因安逸度日而被視爲顯貴。因此公正之道遭到損害，徇私之途日見敞開，强者欺凌弱者，冤屈得不到申訴處理。現今身居官位的人認爲理事是俗吏所爲，奉公守法是苛刻之舉，遵守禮儀是諂諛之行，終日安逸是高妙之風，放縱淫蕩是曠達之士，傲慢不馴是簡雅之人，這是失誤之三。

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沈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

對於料事、奉法、盡禮的臣子世俗認爲是三失，公法加於其身；私論貶斥其非；他們馬上受到排擠退黜，沉入泥滓。對於貪求安逸、放蕩、驕蹇的人，世俗認爲是三善，王法不追究他們；清議贊美他們賢良；登位進職，仕途上官運不斷，攀龍附鳳，翱翔雲霄。於是使世人削方爲圓，煣直爲曲，難道還顧念道德之清途，涉足仁義之區域嗎！因此萬事未得整治，風俗虛僞淺薄，都是這個原因。不明確官職的升降，以審查賢能與否，這樣世風就不可能變好。

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辩爭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

現在朝廷群臣以順從爲善，違意受貶，而不再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偶爾有進言的人，却得不到信用，因此朝廷缺乏辯爭之臣，士人心懷官禄之心。郭翼上書，武帝提拔他任屯留令，又設置諫官，是爲了接受直言，誘導後來者進言，所以人人可以傾盡己意，言語無所隱瞞忌諱。先任官職然後封

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禄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疏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岩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爵，確定官位然後享受俸禄。各自陳述奏進治理之言，依據辦事能力公開試用人才，依據功績賞賜車馬服飾。舜尚且歷試於重重難關，而現在的官員先接受俸禄却不經過試用，與古義相去甚遠，這是滋生戰亂的緣由。求才要首先在疏遠微賤的人士中選取，法律要首先施用於親近尊顯的人，做到這樣之後便能令行禁止，朝廷之外没有隱逸之士。堯在仄陋之處得到了舜，舜在岩穴之中選拔賢才，姬公對宗親不徇私，叔向對兄弟不枉法。現在朝廷執法的官吏多數出自貧寒微賤之家，因此奏章每日呈進而不足以懲戒他人，封官選才而不足以有益於政事。應該在屠夫釣者中招選賢良之士，在山丘園圃間聘用耿介之人。如果現在的選才途徑不改，即使合并官位減省職務，也無法制止弊亂。能够做到明智而仁惠，還用憂慮驩兜，還用遷往有苗，還用畏懼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嗎！這是官得其人的益處。

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内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

多次升官任侍中，出京補任會稽内史。當時王敦叛亂，沈充舉兵響應，加封熊遠爲將軍，熊遠拒絶不受，不向沈充輸送軍資，以守衛邊境安定民衆爲首要的事情。王敦到達石頭，諷諭朝廷徵召熊遠，於是授太常卿，加散騎常侍。王敦十分害怕他的正直多謀，延請他爲長史，數月後病死。

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熊遠之弟熊縉，名聲在熊遠之下，任王敦主簿，死於鄱陽太守的任上。熊縉之子鳴鵠，官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

天禍晋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曆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父王濬，任御史中丞。王鑒年輕時以文筆著稱，最初任元帝琅邪國侍郎。當時杜弢叛逆，江湘一帶民生凋敝，王敦難以控制，朝廷爲此深感憂慮。王鑒上疏勸元帝征討杜弢，説：

天降禍於晋室，四海顛覆，喪亂的嚴重程度，前所未有。明公遭逢曆數命運之厄，正值災荒年景和厄運，聖上身負伊尹、周公般的重任，朝廷懷有匡救時世統一天下的期

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虱，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摇，是賊逾我垣墻之内，窺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鋭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

望。正將揮長轡而駕馭八方，横掃河漢而廓清天途。所憑藉的基礎，是江南之地，九州之一隅，垂盡之遺民而已。而百越居五嶺，蠻蜀處湘漢，如鴟視狼顧般凶狠貪婪，江州蕭條，白骨遍野，豫章一郡，十人中殘害其八。繼以荒年，公私匱乏，倉庫無半月之積儲，三軍有糧資絶乏之飢色。賦斂搜奪財物，周而復始，流民散卒，布滿道路。殘弱的根源愈益見深，而全勝之勢尚未興起。我擔心戰旗報捷、兵衆凱旋，并非旦夕可成之事。昔日齊師未經周年而申侯擔心其日久疲乏，何况如今披甲野戰三年，介胄中生出蟣虱，而能不深憂嗎！江揚本爲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而已。如若不及時治兵，百姓惶惶不可終日，三江受敵，彭蠡動摇，如同盜賊越進院墻之内，窺視我們家中的財寶。好戰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這是我深爲擔憂之事。去年以來，數次喪失偏將，軍隊屢戰屢敗，前往敵營赴死，士兵們對奔走應命已感厭倦，賊兵已能估量到我方的兵力。雖然繼續派出偏將，恐怕不足以獲勝。我認爲陛下應親臨江州，然後方叔、召虎之類重臣，力量得以發揮，勇敢的士兵們，鋭氣得以顯現。左軍進發武昌，與陶侃聯合；派名將守安成，與甘卓接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部署强卒保衛；深溝堅壁，安排精兵防守。六軍給養充足，戰士躍躍欲戰，便能够乘機出奇兵，進取敵方窟穴，向其將士顯示誠信，爲他們開啓一條生路，杜弢的頭頸無疑將被鎖在麾下。

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

朝廷議者或許認爲大規模行動徭役繁重，不能驚擾百姓。我認爲暫時打擾百姓以求制服敵人，要强於放縱敵人而經常遭擾。四肢，是人所珍愛的，如果利於根治病痛，則削肌刮骨也可以忍受。但防守不能放棄，我認爲可以蕭何之職任命王導。有人認爲小

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温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勛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吴偽祖親溯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

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强，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

股賊兵即將被消滅，不值得動用千乘重兵。我見王彌初起之時，也是小寇，官軍藐視他們，這些狡猾的逆賊因而得以逞志改變了局勢，終於使温懷失守，三河傾覆，以致有眼下的危機，這是已經得到驗證的事實。蔓草尚且不能放任滋長，何况如狼兕般的敵寇呢！春秋五霸之世，將領并非不良，士卒并非不勇，每當征伐之事，君主必親臨戰場，所以齊桓公在邵陵摘下頭盔，晉文公在城濮套上鎧甲。昔日漢高、光武二帝，征伐不論遠近，攻敵不論大小，都必定要手擊金鼓，親自冒着亂箭飛石，櫛風沐雨，酒食不周，馳騁四方，無暇安居，然後皇業告成，建功顯赫。現在困危之極，甚於前代，王室命運，都維係在我們手中。想使鑾旗免於樹在野外的困頓，聖王遠離風塵之勞苦，而大功即成，我想不會那麽容易。魏武平定中原後，親自征伐柳城，在盧龍嶺上揮舞戰旗，在邊關之外挽繮勒馬，并非當時有烽火報急，是因爲一旦放縱敵人，將有終身之危，即使讓兵車歷盡艱險，也不辭辛勞，何况面臨更爲急迫的局勢呢！劉玄德親自登上漢山，而挫敗夏侯鋒芒；吴孫權親自逆江而上，而關羽被殺；袁紹猶豫而誤失戰機，失敗而成三分之勢；劉表讓士衆卧守，最終丢失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的君主，雖爲聖賢，也没有拱手閑居不勞而成的先例。前事不遠，可引以爲鑒。

朝廷議者可能認爲正值暑夏，非出兵之時。我認爲現在應嚴加警戒，待到秋天行動。高風開啓征程，龍舟如電疾行，不需十日，可達豫章。豫章距敵還有千里之遥，衹需以威靈俯臨賊軍之上，百戰百勝的目的便可達到。掃清湘野，滌蕩楚郢之後，分封爵位依次論功，酬賞將士之勞；收捲鎧甲掩藏戰旗，廣務農桑之事，播揚和樂簡易之仁風，免除煩雜苛刻之賦税。數年之後，國富兵强，顧盼自雄，以此揚威天下，無不思服，無往不勝，齊桓公、晉文公般的偉大功

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

績就不難企及了。現在吝惜一事之勞，而使垂死之寇得以苟延，這實在是國家的奇耻大辱，爲臣子所深憂。

鑒以凡瑣，謬蒙奬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采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

我本平庸之輩，錯蒙褒奬恩育，願意竭盡愚忠而有益於國。割草伐薪者之言，聖王并不遺棄；守邊士卒的計謀，先帝曾經采納。請求今上留意鑒别，思考我所陳述的内容。

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

奏疏呈報後，元帝完全同意，馬上命令朝廷内外戒嚴，將親自征討杜弢。適逢杜弢已被平定，故停止行動。

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于世。

中興建立後，王鑒任駙馬都尉、奉朝請，出京補任永興令。大將軍王敦延請他任記室參軍，尚未就職就死去，當時四十一歲。有文集流傳於世。

鑒弟濤及弟子戭，并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戭字庭堅，亦爲著作。并早卒。

王鑒弟王濤及王濤之子王戭，都擅長文筆。王濤字茂略，歷任著作郎、無錫令。王戭字庭堅，也任著作郎。都早死。

陳頵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年少時好學，有文采。父陳訢建住宅時要修門，陳頵説："應當使這座門能够容納馬車。"陳訢笑着依從他。初登仕途擔任郡督郵，查獲了隱匿者三千人，在一州中爲最有成效者。太守劉享提拔他任主簿，州中起用他爲部從事，乘坐馬車返回家中，宗族鄉黨很欽慕。

劾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

彈劾審查沛王司馬韜案，没有結果，逢解結代楊準爲刺史，司馬韜通過河間王司馬顒請托解結。解結到後大會群僚，詢問主簿史鳳説："沛王是皇室貴戚，州中依據哪條法律而擅自拘捕了他?"當時陳頵在座，對答道："《甲午詔書》，刺史奉命，是州郡之長，如果并非他的部屬而在其境内的臣吏，刺史有權糾劾。此事有文墨爲證，前後數次申明，七次接受詔書。事實如本州檢舉的那樣，没有悖謬之處。"解結説："衆人的議論不能妄聽，應當依法追究。"又問左右僚佐道："河北土地肥沃物産豐美，爲什麽缺少賢能之士，常常以三品爲中正呢?"答道："《詩經》稱'高山降下神靈，誕生了尹吉甫和申伯'。

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彦真以爲汝潁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頵曰：“彦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説、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

英才賢士多出自山澤，河北土地平坦天氣均和，因此蓬蒿都長成三尺高，不足以成林。”解結説：“張彦真認爲汝潁一帶多巧辯之士，恐怕不如青、徐之士儒雅。”陳頵説：“彦真與元禮不和，故言過其實。老子、莊周生於陳梁，伏羲、傅説、師曠、大項出自陽夏，漢魏二祖起兵於沛、譙，楊準所轄之州，没有州能够相比。”解結認爲陳頵非同一般，説：“豫州人士常居天下之半，此言不虚。”解結升任尚書，爲未能充分發揮陳頵的才能而遺憾。

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頵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黄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頵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

元康年間，陳頵舉孝廉，而州中想挽留他。陳頵推薦同縣人焦保説：“焦保出身貧寒，資質恬静淡泊，如果得以任命，必能輔佐朝政，合乎朝廷所望，使豫州不乏黄憲之類君子，讓我也免受臧文之責。”州中便起用了焦保。

齊王冏起義，州遣頵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内史朱彦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頵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齊王司馬冏起兵，州中派遣陳頵帶兵前往，授爲駙馬都尉。遭逢賊兵而在江西避難。歷陽内史朱彦引請他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向元帝舉薦陳頵，陳頵改任鎮東行參軍事，主管法、兵二曹。陳頵給王導寫信説：“中原傾覆，四海土崩的原因，正在於用人不當，先虚名而後實事，争相競進，互相抬舉推薦，誇大其辭的人顯赫在先，言辭稍緩的人序列在後，於是互相影響，直至衰亡。又有莊老之風迷惑朝廷，修養名望者被視爲弘雅，勤於政事者被看作俗人，王室的職事無人去管，法律政務淪喪殆盡。想要制服遠人，先要由近旁開始，因此出言公正，千里相應。現在應改弦更張，確立賞罰制度，從密縣擢拔卓茂，在桐鄉重用朱邑，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待。”

建興初制，版補録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頵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游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

建興初年，補授録事參軍。參佐掾屬以各種藉口逃避承擔職責。陳頵議道：“諸僚屬沿襲往日西臺修養名望的弊病，敬奉王事，反以爲俗，驕矜傲慢，以爲優雅。以致如今朝士放任荒誕，臨事脱逃，逐漸滋長的弊病得不到革除，將至亡國。因此百尋之屋因烟孔的縫隙而焚毁，千里之堤因蟻穴穿鑿而潰決，古人防備小的過失以保全大局，防微以杜漸。從今以後凡臨職而稱病，需經催促方能赴任的人，全部免官。”

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頵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義，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皂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頵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

當初，趙王司馬倫篡位，三王起兵，制定《己亥格》，其後評論大小功績，都一律照用。陳頵認爲不能作爲常制，駁難説："聖王封爵賞功，懲治不法，如果法律嚴明，人們不辭赴湯蹈火。再説名器之實，不可輕易給予别人。没有才能將招致敵寇擄掠，恩寵過度要提防滅亡。昔日孫秀口唱篡逆，手弄重權，惠皇失位，天下無君。三王起兵，其勢席捲四海，聚合義兵，集結天下之心，因此設《己亥義格》以權且救難。這本是權宜之計，并非經常之法。起兵以來，執法雜亂無章，逢人便封侯，或加兵伍，或加皂僕，金印紫綬佩上士卒之身，符信策書交付庸隸之門，使朝中官職受辱降格，諸王爵位蒙受污賤，這都不是端正皇綱重視名器的做法。請從今以後停止這種做法。"陳頵出身孤寒，而屢次奏議，朝士多厭惡他，出京任譙郡太守。

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内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太興初，陳頵因病被召回京。很長時間後，以白衣兼尚書，故陳述時務，認爲"昔日江北初平，中原荒亂，因此鄉里選舉之事不能正常進行。應當漸漸依循舊制，搜尋隱逸之才，考核經策。另外馬隆、孟觀雖然出身貧賤，但建功甚大，以他們所不熟悉而去統率軍事，很少人能够獲得成功。應當舉薦有軍事謀略的人任命爲將帥，通過對答進行考核，盡其所能，然後根據才能授予職任。舉薦十人而得到一人，仍勝於不薦選，何况有時舉薦十人而得到二三人呢。日磾身爲降虜，七世擔任内侍；由余本是戎狄，入宫充當秦相。怎能憑着華夏宗族之衆，而被奔走競進之流譏諷嘲笑呢！應延引隱逸之士，抑制浮華考校實績，就會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荆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静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頵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妒，説頵年老耳聾。侃召頵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陳頵後來任天門太守，不同習俗之人都感到安寧。選心腹之吏任荆州參軍，若遇調遣軍隊之事，就疾馳前來禀告情况，所以總是能够事先處置妥當。陶侃出征歸來，陳頵首先趕到巴陵禮迎。陶侃認爲他有才能，上表薦爲梁州刺史。安撫荒亂之地的百姓，很有威嚴和仁惠。梁州的大族人家對他十分嫉妒，稱他年老耳聾。陶侃召陳頵返回，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任。陳頵六十九歲時

死去。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高悝，高悝少年時便失去了父親，以孝順母親而聞名。十三歲時，正值年景饑荒，高悝總是自己吃蔬菜粗食，常把肥美的食物給母親吃。又以友愛地撫養幼弟而著稱。寄居江州，刺史華軼起用他爲西曹書佐。華軼失敗後，高悝把華軼之子藏起來有好幾年，逢大赦纔讓他出來。元帝嘉獎并赦免了他，任參軍，於是高悝登上顯位，官至丹楊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

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黄門侍郎。

高崧小時就好學，喜歡讀史書。尚未成年時，司空何充就稱贊他聰明。何充任揚州刺史，引請高崧爲主簿，愈益欽羡重用他。轉任驃騎主簿，舉州秀才，授爲太學博士，因父親去世服喪而離職。當初，高悝因納妾被告發貶官，到父親去世時，高崧便自縛到廷尉訴説冤屈，并停喪五年没有下葬，表疏呈上數十次。皇帝哀憐他，就下詔説："高悝任大臣之職，違法被貶，事情判決已久。其子高崧不停地請求平反其罪，今特准許以侯爵傳世。"高崧因此受到稱贊。拜任中書郎、黄門侍郎。

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温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兹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并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静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内愧於

簡文帝輔政，引高崧爲撫軍司馬。當時桓温擅用威權，率衆北伐，軍隊駐扎在武昌，簡文擔憂這種狀況。高崧説："應當寫信向桓温陳説禍福，他自會掉轉旌旗。如果他不這樣做，我們便整治好六軍人馬，逆順是非在這次行動中就可分明。如果有其他的計策，請事先釁鼓誓師。"於是立即爲簡文寫出草稿："寇難應該平定，時機不能錯過，這確實是爲國遠慮，征伐大計。能够利用并擴大時機的，除了足下您還有誰呢！但因此興師動衆，應當以資財爲本。長途轉運的艱險，古人視爲難事，不可在行動之初不深思熟慮，近來我深感疑慮的，就在這一點。然而異常的舉動，爲衆人所驚駭，議論紛雜，想足下也聽説一二。如果害怕失去什麽，便會無所不至。也許能使他們望風而亂，一時潰散。如果不能得到這個結果，將名實俱喪，國家大勢去矣。都是由於我幽暗孱弱，没有德才誠信，不能使百姓安寧

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

平静，捍衛城池，我因此内愧於心，外慚於良友。我與足下雖然職任分爲内外，但安定社稷，保衛家國，目的一致。天下安危，依靠君主完美的德行。先保住國家安定，再圖謀向外擴張，使王業隆盛，大義弘揚，這是我對足下的期望。切切此懷，怎能顧嫌而不傾訴一盡呢！”桓温收到這封信，返回鎮所。

崧累遷侍中。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高崧多次升遷至侍中。此時謝萬任豫州都督，爲親友賓朋送往迎來而感到疲憊，正在室中休息。高崧徑自前去造訪，對他説：“你如今統轄西部藩鎮，憑藉什麽來治理呢？”謝萬粗略陳述了自己的意見。高崧便爲他叙説了數百句的刑政要點。謝萬立即坐起來，叫着高崧的小名道：“阿酃！你果真有才幹呵！”哀帝非常講究服飾食物，高崧進諫認爲“這不是君王應該做的事。陛下的這類事情，實在衹是如同日食月食般短暫”。後來高崧因公事免官，死在家中。子高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説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耀奇於東海，終而晢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暗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温，頵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潁之論，采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温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迹。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史臣曰：昔日張良未能試圖説服項氏，而爲沛公屢出計謀；孫惠諫齊王未果，却在東海王處顯出奇才，終而接應甘卓火運昌盛，安豐之師金行不强。難道是遇到困頓的時機，抑或是爲國謀略之道未得通暢？對委身君王的忠貞過於痴迷，而對修治政道的考慮不周，本末倒置，怎能有好的結果！熊遠、王鑒有輔政濟時之才，若把朝廷比作大厦，他們大概就如同支撑大厦的榱桷吧！高崧譴責桓温，陳頵與解結論争，挫傷桓温勞軍役民之策，申説汝潁多出人才之論，采郭嘉之風旨，取朱育之餘波，因此桓温中止許攸的計謀，解結欽慕王朗的踪迹。收集進當時的典籍，用此道而已。

贊曰：臨湘游藝，才識英發。詭名違穎，陳書干越。孝文忠謇，嘉言斯踐。茂高器鑒，雕章尤善。侯爵崧傳，高門頵顯。

贊曰：臨湘縣公孫惠學有素養，才識英發。離開成都王司馬穎，化名陳書力諫司馬越。孝文忠心耿耿，諫言得到采納。茂高富有才識，文筆尤佳。侯爵由高崧傳代，高門因陳頵顯揚。

晉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郭瑗，曾任尚書都令史。當時尚書杜預對奏章文書有所增益删減，郭瑗多有校正，以公平方直著稱。在建平太守任上死去。郭璞喜歡經術，博學而有高才，但不善言辭，詞賦則爲中興之首。喜好古文奇字，精通陰陽算曆。有一位郭公，寄居在河東，精於卜筮，郭璞跟他學習。郭公把《青囊中書》九卷給他，由此郭璞便通曉有關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消災除禍，暢達無際，京房、管輅也不能勝過他。郭璞門人趙載曾偷得《青囊書》，没來得及閱讀，而書就被火燒毁了。

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惠帝、懷帝時代，河東首先受到侵擾。郭璞占卜吉凶，扔下簽而感嘆道："嗟乎！百姓將淪於異族，故園將廢爲荒漠了！"於是暗中集結聯姻親友及素有往來的數十家，想到東南避難。抵達將軍趙固處，適逢趙固騎的良馬死了，趙固爲之惋惜，不接待賓客。郭璞來到，門吏不爲他通報。郭璞說："我能够使馬復活。"門吏吃驚地進去禀告趙固。趙固疾步走出，說："你能讓我的馬復活嗎?"郭璞說："需要讓二三十位健壯的男子，都手持長竿，向東行走三十里，遇到丘林或祭壇祖廟，便用竿拍打，能够得到一種東西，取而迅速趕回。得到這種東西，死馬便復活了。"趙固按照郭璞說的去做，果然得到一種似猴的動物回來。動物見到死馬，在馬鼻處噓吸。頃刻馬站立起來，奮蹄嘶鳴，進食如常，那個動物忽然不見了。趙固認爲郭璞不凡，厚加賞賜。

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

走到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

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争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武。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悦，曰：‘此是郱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吴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

酒。當時江淮清平安寧，孟康安於現狀，無心南渡。郭璞爲他占卜爲“敗”字。孟康不信。郭璞急忙整治行裝想離開這裏，他喜歡胡家的婢女，但無法得到她，就取來三斗小豆，繞着胡家宅院撒了一圈。胡孟康清晨見到數千紅衣人包圍了他家，走到近處察看就不見了，他很厭煩這件事，請郭璞占卦。郭璞説：“你家不宜養這個婢女，可以到東南二十里處把她賣了，千萬不要争價，妖象可以消除。”胡孟康照辦。郭璞暗自派人用賤價買了這個婢女。又畫符投進井中，數千紅衣人都反綁着，一一投井自盡，胡孟康大喜。郭璞携婢女離去。數十天後廬江淪陷。

郭璞已過長江，宣城太守殷祐以他爲參軍。當時有一大如水牛的怪物，灰色短腿，脚似象，胸前和尾巴上部都呈白色，力大而行動遲鈍，來到城下，衆人都感到奇怪。殷祐派人設伏而捉住它，命郭璞占卦，卦是《遯》之《蠱》，卦辭説：“《艮》的卦象與《乾》相連，這個物體形狀巨大壯實。是潛生在山中的大獸，不是犀牛一類的兕也不是虎。身體與鬼相并，精魂直上中天。依法應當擒制，但天地二靈不允許。此物身受創傷一處，返還原來的栖息處。按卦爲它命名，這個怪物叫做驢鼠。”占卜剛結束，埋伏的人用戟投刺此物，創深尺餘，怪物離開再也不見。郡主簿到祠堂祈禱，請求殺了這個怪物。巫師説：“廟神不同意這樣做，説：‘此是郱亭驢山君鼠，派去荆山，暫時來問候我們，不要觸犯。’”郭璞占卜就是如此精妙。殷祐改任石頭督護，郭璞再次跟隨着他。當時延陵出現鼯鼠，郭璞占卜説：“此郡東有妖人想稱王，不久也就自生自滅。此後可能有妖樹生長，然而形似祥瑞却實非祥瑞，是一種如毒蟲螫人的樹木。如果有這一現象，東南數百里必有作亂之人，要到來年了。”無錫縣忽然有四株茱萸枝幹交錯而生，如同連理樹的樣子，那一年盜賊殺了吴興太守袁琇。有人以此事詢問郭璞，郭璞説：“卯的爻象出現而有害於金，這是樹木不直而造成的災禍。”

王導很器重郭璞，引用他參謀軍事。曾經讓他作卦，郭璞説：“公有遇震的厄象，可以駕車

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

西行數十里，見到一棵柏樹，截斷如身長那樣，放在你寢卧的地方，災難就可以消除了。”王導按他説的做了。數日後果然發生地震，那棵柏樹被震得粉碎。

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晋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岳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晋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當時元帝剛鎮守建鄴，王導讓郭璞卜筮，卦遇《咸》之《井》，郭璞説：“東北方以‘武’爲名的郡縣可能發現鐸，顯示接受天命的符象。西南方以‘陽’爲名的郡縣，會有井水沸騰。”其後晋陵武進縣百姓在田中發現五枚銅鐸，歷陽縣中井水沸騰，一日之後停止。元帝爲晋王時，又命令郭璞卜筮，卦象遇到《豫》之《睽》，郭璞説：“會稽會發現一口鐘，以宣告成功，鐘上刻有銘文，鐘應在某人家的井泥中得到。如繇辭所説的‘先王以作樂顯揚道德，隆重地獻給上帝’。”元帝即位，太興初年，會稽剡縣人果然在井中得到一口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面有古文奇字十八個，中有“會稽岳命”幾個字，其餘的字當時無人能識。郭璞説：“大概是前代王者所作，必有靈符，報天人之心，與神物相符合，然後可以言接受天命。看到五枚銅鐸在晋陵初發號令，一口小鐘在會稽宣告成功，瑞兆不離本類，出處正相適宜，豈不奇偉！如果鐸發出聲響，鐘徵示符象，器物顯示時運已到，奇事與現實相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元帝很重視他的這番話。

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

郭璞著《江賦》，辭語宏偉，爲世人稱道。後來又作《南郊賦》，元帝見後十分贊賞，任他爲著作佐郎。當時陰陽錯謬，而獄訟之事頻繁發生，郭璞上疏道：

>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案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

> 我知道《春秋》之義，慎重地對待初始之事，所以每當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都要觀察記録天象，是爲了顯示天人合一之道，保存吉凶禍福之兆。我不揣淺見，於歲首略占一卦，卦遇《解》之《既濟》。按照爻辭推論，正當春木德隆盛之時，但廢水之氣凌其上，加之漸漸熾盛的陽氣尚未廣布天下，重陰依然堆積着，《坎》卦是有關法律的卦象，刑法獄訟在其中，變《坎》加《離》，其象不明。以

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内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嘆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摽。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虚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

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悦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

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

義推測，都是因爲刑獄繁多，刑理或被壅滯或被濫用。另外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金星食月，月屬《坎》，是陰氣聚集之處，是洞察幽微，輔佐太陽的物體。太白，是屬金行的星，而遮擋住月亮的光芒，天意好像在説刑理失中，自己破壞了創立的法規。我的技藝和學識都很平庸膚淺，不諳朝中之事，卦理涉及到這些事情，我怎敢不全部説出。另外去秋以來，陰雨連綿跨越了年度，這雖是金行火德的祥兆，但也是刑獄過多，怨嘆之氣所致。從前在建興四年十二月中，丞相令史淳于伯被行刑於市，鮮血逆向長流。淳于伯是個小人，即使判罪未必允當，又何足以感動神靈，產生此種怪狀呢！皇天想要保祐金家，愛護陛下，所以屢現災異，情意懇切。陛下應側身思危，接受神靈的譴責。上天的謫責，事不虚發。如若不這樣做，恐怕將來必有久旱霖雨之災，山崩地裂日月相食之變，瘋狂狡猾蠢笨乖戾之妖，而徒增陛下無暇飲食之辛勞。

我尋索經典，《尚書》有視聽思等五事的修身之術，京房《易傳》有消除災情恢復正常的方法，可用以因禍而致福，因異而勤政。所以庭中不出現桑穀之祥，太戊便不會行德而隆；不發生雉鳴於鼎之事，武丁便不會修政而興。恭敬謹慎的人享福，怠惰傲慢的人招禍，這是自然的祥兆瑞應，不可不認真考慮。《解卦》繇辭説："君子要寬待失誤赦免罪過。"《既濟》説："要考慮到禍患并且預防。"我認爲應該發布哀憐百姓的詔命，承擔君王應負的責任，蕩除過失，廣布仁惠，使幽禁之人能歡悦，閉塞之氣隨和風而發散。這也是依時事而改制，憑開塞而成功。

我認爲陛下英明仁恕，體察自然之道，上天施予陛下福運，擁有華夏，在黑暗中開啓光明，拓寬了四祖征伐的地域，神靈顯示出祥瑞，人鬼奉獻出計謀，順應天時，莫過

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雁》之咏不興，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耻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采，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采，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疏奏，優詔報之。

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

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鷄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方解。案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

於此。然而陛下繼位以來，中興尚未開創，雖然親自總理萬機，每日辛勞，而恩澤未加於衆生，聲教未遍乎天下，群臣未安寧於上，百姓未和樂於下，《鴻雁》之咏未興，康哉之歌未作，這是什麼原因？正道之情尚未彰明，而濫用刑罰之風已顯，國家大計尚未形成，而衡量法規多次變化。法令不一則人情疑惑，官職多變則覬覦滋生，官方不審則亂政興起，懲勸不明則善惡混淆，這是掌政者應慎重對待的。我爲陛下而遺憾。以小小曹參，尚能遵從蓋公一言，貴清靜而治理百姓，不擾亂市獄而容惡，他的德行後人不忘，流傳至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明主，但是追求刑名之説，而損害了純正之德。《老子》認爲禮减損了忠信，何况刑又是禮的糟粕呢！無爲而爲之，不治而治之，應是陛下遵循的原則。君主不如堯舜而感到耻辱的，難道衹是古人！因此我冒昧地説出這些，毫不隱瞞我的心懷。如若我的意見可以采納，或許能够有微小的補益；如若不采納，也爲陛下廣開言路開啓門徑。希望陛下稍加留意，思考我的意見。

疏呈報元帝，特頒詔作爲答覆。

此後太陽出現黑影，郭璞又上疏説：

我不揣頑昧，近來陳述了自己的見解，陛下不棄狂言，承蒙親自省視。我恭讀聖詔，歡欣與惶恐交加。我前次提及陽氣尚未廣布天下，重陰依然積聚，《坎》爲法規之象，刑獄之事依附其上，變《坎》加《離》，其象不明，懷疑將來必有日月相掩的變異現象。本月四日，太陽出山六七丈高，陽光潛隱不明，而顔色赤紅，其中有個大如鷄蛋的異物，又有青黑之氣逼迫相襲，很長時間纔消散。我認爲時值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發生此種怪異，大概是由於元首供奉之義不顯，消災之理不明所致。算來

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

距離我陳奏，未及一月，便出現了這一怪異現象，更加表明皇天對陛下的懇切之情。

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

去年歲末，金星侵入月亮，今年歲始，太陽又遇掩食。未過幾十天，而大災兩次出現。日月顯示凶兆，爲詩人所驚懼，不要説蒼天高邈，借鑒并不遥遠。因此宋景公言善，熒惑星退隱；光武帝平亂，呼沲河結冰。這些都表明天人感應，有如形影相隨。以道德應之，則吉兆顯現；以怠惰應之，則凶徵大作。陛下應恭承神靈的譴責，敬受上天的怒色，廣施恩德，實行教化，對上可以符合天意，對下可以平息非議。

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産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群心，况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我聽説人多僥幸，是國之不幸。赦免不宜過於頻繁，要如聖旨所言去實行。我認爲子産鑄刑書，并非處理政事的好方法，然而不得不立刑的原因，是由於要以此來治理時弊。現在要寬赦罪犯，道理是相同的。依據時勢而采取適宜的措施，也是聖人所贊同的。這是國家的威信，實在不是我所能够干預的事。如今聖朝明哲，立志弘揚大業，開四門以求輔政之人，訪諫言以善政。何况我侍從於朝末，而能够不竭誠盡言嗎!

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宫，與温嶠、庾亮并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

不久，郭璞升任尚書郎。多次陳述利國利民之事，對朝廷多有匡正裨益。明帝居東宫時，與温嶠、庾亮都有布衣之好，郭璞也因才學受到重視，等同於温嶠、庾亮，論者都贊賞他。然而郭璞性格輕浮，不修儀容，嗜酒好色，常有過度的舉止。著作郎干寶常告誡他説："這不是人的本性。"郭璞説："我的天性有限，使用它尚且常擔心不能用盡，你反而憂慮酒色是禍患嗎!"

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

郭璞很喜歡卜筮，受到許多士大夫的譏笑。郭璞又自認爲才高位卑，就寫了《客傲》，其中這樣寫道：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虚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

有賓客傲視郭生説道："玉以價值連城爲寶，士以聞名爲賢。明月不虚映，蘭葩豈徒鮮。如今足下在士林中文才秀拔，處顯位而根植浮雲，乘疾風而振翅，揮清波以濯

扶摇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皋，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韵，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絶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

鱗，但聲名未響徹一方，價值達不到千金。在榮華與槁悴之際傲岸不屈，處飛龍與潛魚之間剛直不阿，進不爲微言諷諫，退亦不放縱不羈，無玄寂幽居之清韵，却仰慕嚴先之風操，徒費思索於鑽研，模擬《洞林》與《連山》，追求什麽聲名呢！高攀驪龍之髯，輕撫翠禽之毛，却未能越雲海、跨銀河者，前所未聞呀。"

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鰲。雖然，將袪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

郭生開懷大笑曰："不可與鷦鷯談論雲翼，不可以井蛙度量海鰲。雖然如此，我將消除你的疑惑，告知以尚未明白的道理，可以嗎？

乃者地維中絶，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群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争翘，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岩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

昔者地維中絶，天光失彩，皇運暫遇回轉，福祚延至淮海。龍德乘時而動，群才雲集震服，如鄧林盛會飛鳥，溟海聚納奔濤，不煩詢問謀訪，不憑藉蒲帛徵召，羈縛起奇才駿馬，總會於一朝，豈祇是豐沛之英雄，南陽之豪傑！昆吾利劍鋒刃挺拔，驌驦寶馬鬃髦高揚，杞梓良才競相繁衍，蘭蕙芳草争奇鬥艷，伐木嚶鳴同氣相求，拔茅連茹遞相引薦。因而水濱無浪游之士，山穴無幽居之人，收割蘭桂，終日無暇，怎能顧及亂草！

且夫窟泉之潜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涌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騖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艷，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岩穴而冥寂，無江湖而

况且地泉之水不想高飛雲端，冰晶之彩不慕旭日晞暉，把光耀混雜在灰埃間，又怎能渴求滄浪深邃，秋陽輝映呢！皇位登降紛繁，龍門沉浮不定。蚓蛾因不才而在陸地枯槁，蟒蛇因飛騰而曝鰓受挫。價值連城的珍寶，隱藏在短褐之内，一歲三花的靈芝雖然美艷，糜没於色彩絢麗的凡花。其芬芳何在？價值何在？因而不飛不落，非玄非赤，支離其神志，憔悴其形貌。形廢則神爲王，迹粗而名由生。體全者方可爲犧，至獨者不覺孤單，笑傲世俗者不可自以爲得意，默默覺悟者不足以涉無涯之變。故既不因灰心而失形，亦不因外累而喪智，無岩穴而玄寂，無江湖而放浪。心悟不用以隨機應變，洞察

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涣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頹，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皋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物化之器矣。

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咏采薺，擁璧而嘆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嘆，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韵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擢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勛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

不顯出豁達，不物物我我斤斤計較，不是是非非自尋煩惱。忘意非我本意，意得非我心懷。寄托群籟於玄虚無形，以萬殊爲同一歸宿。不比殤子長壽，不比彭涓早逝，不比秋毫粗壯，不比泰山渺小。蚊淚與天地共流，蜉蝣與大椿齊年。然而一闔一開，是兩儀的形迹，一虚一盈，是日月星辰的節奏，水流順暢凝結要根據寒暑，花草的凋零茂密要等待春秋。陽春青翠秀美，仲夏禾穗垂落，清秋天高氣爽，嚴冬夜長晝短。故澤邊之地是令人悲欣的處所，翩翩蝴蝶是事物變異的結果。

以黄鸝之音而歡欣的人，不爲蟪蛄之吟而憂愁；從雲臺中領略豁達的人，亦可從貧寒清苦中體會樂趣。縱情高蹈而咏唱采薺之女，懷擁玉璧而慨嘆抱關之夫。以機巧之心與外物相戰，不曾有一弦之勝。在嗟嘆聲中悟得往來之事，怎可與此輩人暢言樂天者的心懷！如同莊周安卧於漆園，老萊逍遥於山林，嚴平静藏於街肆，梅真淪居於市井，梁生吟嘯而隱逸，焦先混沌而愚痴，阮公昏醉而恃傲，翟叟倏忽而遁形。吾不能與數位先賢比肩應和，因而默然把玩卜筮之術。”

永昌元年，皇孫出生，郭璞上疏道：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境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寧自居。因此存而不忘亡，是三代興盛的原因；亡而自以爲存，是三代敗亡的原因。所以古代明君容納忠心諫諍之言，用以彌補自己的過錯；表彰懇切率直之士，用以指點自己的失誤。直至聽到善言便禮拜，見到規誡之士便警懼。爲什麽？是不把自身當作一己所有，用至公之道來統治天下。我認爲陛下福運極爲顯赫，功業極爲宏大，而中興之業不盛、聖敬之風未至的原因，是因爲法令過於嚴明，刑教過於苛峻。水至清則無魚，政過於明察則衆人離，這是必然的趨勢。

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鬥。去秋以來，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

我去年春天曾經上奏，因牢獄過多，陰陽不和，推求卦理，應當舉行郊祀而施行赦免，以蕩滌污穢。若不如此，將來必有久旱酷熱或久雨不霽之災，山崩地震或日月相食之變，或出現叛亂騷動的不祥之事。其後一月有餘，果然出現日食。去年秋天以來，諸郡都有暴雨，河流泛濫成災，當年的費用入不敷出。恰巧聽説吳興又有人想製造混亂，不祥之兆漸漸形成，我十分嫌惡。近年以來，賦役更重，牢獄日多，百姓困擾，樂於作亂者增多，小人愚蠢陰險，互相煽動。雖然尚未形成大勢，但不可不防。據《洪範傳》，君道有失則日食，百姓怨恨則洪水泛濫，陰氣聚積則以下代上。這種細微的道理暗中的應驗已經在事實上顯現出來。如果我不幸而言中，必定給陛下留下卧不安席之憂。

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

如今皇孫出生，上天加固了宏偉的基業，百姓企盼，實望得到恩惠。加之歲陰處於午位，爲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廣布恩澤，便會火氣漸消，災孽不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情，可以藉皇孫誕生之慶大赦天下。然後確立賞罰整飭法令，以整肅官吏，滿足天意，安慰民心，萬民幸甚，祥福必至。

臣今所陳，暫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

上述之言，一時想來，或與聖上之意不盡相合；久而思之，終能理解我的忠誠。如若我所言之意與聖上相合，希望陛下不要因我身份卑微而廢置我的言論。我坦率直陳，而陛下接納了這些意見，正可以顯示出君明臣直之義。

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

上疏呈奏，接納了上疏之言，隨即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産，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

暨陽人任谷耕作間在樹下休息，忽然有一個身着羽衣的人走近與他行淫亂之事，事畢而此人踪影全無，任谷不久便懷孕。幾個月後即將臨産，羽衣人又來，用刀刺穿任谷陰下，取出一個蛇子而離去。任谷便成了宦者。後來他來到皇宫

術。帝留谷于宫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内,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宫,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采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

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期,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逾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

上書,自稱有道術。皇帝把任谷留在宫中。郭璞再次上疏説:“任谷所行妖術,無所根據。陛下見多識廣,想瞭解他的真相,把他延請至宫内,供給食宿。我認爲應以禮儀治國,而未曾聽説以奇門邪道治國。聽取人的意見,神纔會降下吉祥。陛下簡静沉默行爲端正,行動必遵奉典法。《周禮》中説,奇異之服怪異之人不能進入皇宫,何況任谷這樣極爲妖詭之人,都登上講習之堂,親近宫廷臺省之側,玷污日月,混淆聖主視聽,我認爲這是不可取的。陛下若認爲任谷確是神靈所依之人,則應當敬而遠之。神,聰明正直,與世間人事相接。若認爲任谷是蠱惑欺詐的妖詭之人,則應當把他遠棄邊裔之地,不宜讓他在宫内得到親近寵幸。若認爲任谷也許是受神祇之命來責備皇上,則應當克己修禮來消除妖異,不宜讓他安然自處,而任意施行邪術。我認爲陰陽造化,變化萬端,也可能是狐狸魍魎在作怪。希望陛下采取我的愚見,把任谷遣送出宫。因人才缺乏,我愧任史官,豈敢忘記史官直筆,遵奉道義。”此後元帝逝世,任谷趁機逃走。

郭璞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在暨陽占卜葬地,離開水邊約一百步左右。有人對他説太靠近水邊,郭璞説:“不久便會成爲陸地了。”此後沙地漲高,離墓地數十里的地方都變成桑田。未及一年,王敦起用郭璞任記室參軍。當時潁川陳述任大將軍掾,名聲很好,受到王敦重用,不久去世。郭璞爲此哭得很傷心,呼喊着:“嗣祖,嗣祖,豈知這不是福呢!”不久王敦發難作亂。當時明帝即位已到了第二年,還没有改换年號,熒惑星停留在房宿的區域。郭璞此時正休假歸家,明帝便派人送去親筆詔書詢問郭璞。恰巧暨陽縣又上報説發現赤烏。郭璞就上疏請求更改年號并大赦天下,上疏文字多這裏不轉録。郭璞曾經爲别人主辦喪葬,明帝微服前往觀看,并向主人詢問爲什麽用龍角下葬;這種做法依照法律應當滅族。主人説:“郭璞説這是葬龍,不出三年就會引來天子。”明帝問:“會出天子嗎?”主人回答:“能引來天子詢問而已。”明帝感到十分奇怪。郭

"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璞平日與桓彝關係親近，桓彝常常前來拜訪，有時正巧郭璞在婦人房間，桓彝照常進屋。郭璞對他說："你來的時候，其他地方自可徑直入内，惟獨不可以到厠所來找我。否則必會給客主雙方帶來災禍。"日後桓彝喝醉了酒來到郭璞家，正逢郭璞在厠所，桓彝掩門觀看，見郭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酒祭祀。郭璞見到桓彝，撫心大驚說："我常囑咐你别到這兒來，你反而這樣做！不但對我有害，你也要遭災。這是上天安排，又該怪罪誰呢！"郭璞最終受累於王敦之禍，桓彝也死於蘇峻之難。

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决。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王敦謀反，温嶠、庾亮讓郭璞占卜，郭璞含糊其詞。温嶠、庾亮又讓他占卜他們兩人的吉凶，郭璞説："大吉。"温嶠、庾亮退到外面商談道："郭璞對答不甚明瞭，那是不敢説，或是上天奪去了王敦的魂魄。現在我們與國家共行討伐大事，而郭璞説大吉，這就是説討伐必定成功。"於是勸説明帝討伐王敦。當初，郭璞常説"殺我的人是山宗"，到了這時果然有一個姓崇的人到王敦那兒誣陷郭璞。王敦即將舉兵，又讓郭璞占卜。郭璞説："不會成功。"王敦本來就懷疑是郭璞勸説了温嶠、庾亮，又聽説自己占的是凶卦，就問郭璞："你再占卜我的壽命是多少？"郭璞答道："聯係前一卦來考慮，可以知道你如果興兵，一定不久就遭禍。如果停留在武昌，壽命將不可測。"王敦大怒説："你的壽命是多少？"郭璞答："我的命盡於今天中午。"王敦很生氣，逮捕了郭璞，送到南岡去斬首。臨出門時，郭璞問行刑的人要到何處。對方回答："南岡頭。"郭璞説："一定是在雙柏樹下。"到了那兒，果然如此。郭璞又説："這樹應當有個大鵲巢。"衆人找尋没有見到。郭璞讓他們再搜尋，果然在樹枝間找到一個大鵲巢，茂密的枝葉遮掩着。當初，郭璞曾在中興初年路過越城，途中遇到一個人，郭璞叫他的姓名，并且把褲子和夾衣送給他。那個人推辭不接，郭璞説："你收下就是，日後自會明白。"那人於是接下離去。到了此時，果然是此人行刑。郭璞此時四十九歲。平定王敦後，追贈郭璞爲弘農太守。

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嘆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并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

當初，庾翼年幼時曾經讓郭璞占卜公家和自己的命運，卦成之後，郭璞説：“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到了康帝即位，將改年號爲建元，有人對庾冰説：“你忘了郭璞的話了？丘山傾那句話，不宜用這個年號。”庾冰撫心感嘆，遺憾不止。到了康帝逝世，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又感嘆道：“天道精微，竟到了這種程度。長順者，永和也，我豈能免災！”這一年庾翼去世。庾冰又讓郭璞爲他的子孫占卜，卦成後，郭璞説：“你的兒子都會富貴，但出現白龍的話，凶徵就來了。如果墓碑上生金，那是庾氏的大忌。”後來庾冰的兒子庾蘊任廣州刺史，妾的房間裏忽然出現一隻新生的小白狗，没有人知道狗從何而來，庾蘊的妾私下寵愛這隻小狗，不讓庾蘊知道。狗轉眼長大，庾蘊進入妾的房間，見這隻狗眉眼分明，體態長而弱，與普通的狗不同，庾蘊覺得很奇怪。帶着出門，人們都見了，却忽然消失。庾蘊感慨説：“這就是白龍吧！庾氏的災禍臨頭了。”墓碑也生了金。不久庾氏被桓温所滅，最終應驗了郭璞的卜言。郭璞占卜靈驗，都類似這樣。

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釋《爾雅》，别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虚》、《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鶩，官至臨賀太守。

郭璞將先後占卜應驗的六十餘事撰寫成書，名爲《洞林》。又抄録京、費諸家要義，改撰成《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釋《爾雅》，另作《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虚》、《上林賦》數十萬字，都流傳於世。創作的詩賦誄頌也有數萬字。其子郭鶩，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鴻臚。父悌，吴平後入晋，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摴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祖父葛系，吴大鴻臚。父葛悌，吴被滅後入晋，任邵陵太守。葛洪年少時好學，因家中貧困，自己砍柴買回紙筆，夜晚常抄寫誦習，便以儒學知名。生性寡欲，没有特别的嗜好，不懂得下棋擲骰等游戲方法。爲人樸實而不善辭令，不貪求虚名浮利，閉門自掃門庭，不與人交往。於餘杭山見到何幼道、郭文舉，彼此注視而已，都没有説話。有時

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贍。

爲了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跋涉，期望求得真知，又博覽典籍，尤其喜好神仙的導養之法。從祖父葛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把他的煉丹秘術傳授給弟子鄭隱。葛洪師從鄭隱，掌握了煉丹之術。後來又師從南海太守上黨人鮑玄。鮑玄也熟悉導養之學，占卜未來之事，見到葛洪後十分器重，把女兒嫁給葛洪。葛洪繼承了鮑玄之業，又博習醫術，他撰寫的文章，都仔細核對是非，而文章才華橫溢。

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奇異書以廣其學。

太安年間，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任義軍都督，與周玘等人起兵討伐石冰，顧祕傳檄徵召葛洪任將兵都尉，攻擊石冰別部，葛洪擊敗了亂軍，升爲伏波將軍。石冰被平定後，葛洪不顧功賞之事，直接到了洛陽，希望搜求奇書以使自己學識廣博。

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屚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侄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

葛洪見天下已亂，想躲避到南方去，於是擔任了廣州刺史嵇含的參軍。嵇含遇害後，葛洪又在南方停留多年，來自軍事將領的徵召檄命他全都沒有接受赴任。後來返還鄉里，以禮徵召也都不前往。元帝任丞相，起用他爲掾。因平定賊兵之功，賜爵號關內侯。咸和初年，司徒王導召葛洪補任州主簿，轉任司徒掾，升任諮議參軍。干寶與葛洪關係十分親密友好，推薦稱葛洪才能勝任國史，葛洪被選作散騎常侍，兼任大著作，葛洪堅決推辭不就任。因年事已高，想煉丹以求得長壽，聽説交阯出丹，請求擔任句屚令。帝因葛洪資歷高，沒有應許。葛洪説："我不是想得到富貴，因爲那裏有丹而已。"元帝同意了他的請求。葛洪便帶領子侄前往。到達廣州後，刺史鄧嶽挽留他們不讓離開，葛洪便留居羅浮山煉丹。鄧嶽上表以葛洪補任東官太守，葛洪又推辭不接受。鄧嶽以葛洪哥哥之子葛望任記室參軍。葛洪在山中多年，悠閑靜養，勤奮著書。書中自序説：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

洪自身缺乏進取之才，偶然喜好無爲之業。即令奮飛能登雲霄，疾行能追風逐影，我尚且想在鷦鷯之群中收斂强勁的羽翼，在跛驢之伍裏掩藏輕逸的足迹，更何況大自然

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絶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

賦予我尋常無奇的短羽，造物主給我遲緩笨拙的雙足呢？能够卜知自己的人，行爲審慎，明知力所不及之事不做，又豈敢勉勵蒼蠅去仰慕衝天之舉，鞭策跛鱉去追逐飛兔之迹；豈能巧飾奇醜無比的嫫母，去求取媒人的美譽；力推質賤價廉的沙礫，去索要玉店的重金呢！以矮人之步而企圖追及夸父之足迹，才識淺陋之人所以顛仆難行；以要離之羸弱却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難免失敗啊。因此不奢望於榮華之途，而安心志於困厄之境；粗劣的飯菜有八珍之美，窮人的房子有雕彩之樂。權貴之家，縱然近在咫尺也不願趨附；明理之士，即便道遠路險也必去拜訪。研讀奇書，已經不少，諸多隱語，難以確解，若非至精之人不能探究，若非極勤之士不能洞察。

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説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道士學識廣博者少，而臆斷妄説者多。至於不時有好事者，希望有所修煉作爲，倉促不知何所依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處詢問。今撰此書，略論長生之理。其至爲精妙者不宜寫進書中，僅約略言之以示一面，希望得其要之人省覽此書能够得到啓發。豈敢説不明之理必能弄通弄懂，聊論自己先知之見而已。世間儒生惟知信服周、孔，無人相信神仙之書，不但自大而耻笑他們，而且詆毁正理。因此我所撰著的煉丹求仙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駁正通釋之篇，名曰《外篇》，内外共一百一十六篇。雖然不足以藏於名山，姑且收入金匱以供有識之士一覽。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

葛洪自稱抱朴子，因而以“抱朴子”爲書名。其餘所著之書有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寫《五經》、《史記》、《漢書》、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卷。

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葛洪的見聞精深廣博，江東無人可比。著述的篇章超過班固和馬融，而且思辯玄奥，析理精微。後葛洪忽然發信給鄧嶽説："我想遠行尋師，定期即行。"鄧嶽收到此信，匆匆前往告别。而葛洪端坐直至正午時分，突然如安睡般死去，鄧嶽趕到時，已未及一見。當年葛洪八十一歲。死時面色如同在世之人，身體亦柔軟，抬起尸體殮入棺内時，尸體很輕，如同空有其表，世人認爲徒留其形骸而升仙。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强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兹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慚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册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史臣曰：景純情繫書卷，博聞强記，收集綜合了不同書籍的見解，大量解釋了以往難解的問題；飄逸灑脱，思辯高超奇特；承襲行文清雅於西朝，措辭鋒利於南夏，是中興才學人士之首。談論怪異徵問於神，是世人視作輕賤的技能，前賢遺訓，鄙視此道。景純卜筮占運，考往知來，勝過京管，超越梓竈。然而於當世官職卑微，禮遇淡薄，寄托《客傲》抒發情懷，這也是得道知術而成負擔。至乎宇宙萬變，上天賦命，吉凶長短，定於時機。雖然卜筮有時靈通，而巫術難以依靠。命之所在，必定無差，若能居常道以待終，静心志而聽命，何至於銜刀披髮，在幽暗之處污穢之所遑遑獨祭呢！晚年仗義而進忠言，未能制止王敦之亂；當初慚言因智免禍，最終死於"山宗"之謀。這是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哀！稚川束髮從師，直至年老仍不知疲倦。綴輯典籍奇聞，總括百代之遺編；綜理仙界傳説，窮究九丹秘術。辭虚名而棄雜藝，輕視財寶而珍惜分寸光陰，德行馳游栖守本真，超然物外。保全生命之道，這樣或許最好。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鳥册，洞曉龜枚。匪寧國釁，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贊曰：景純通靈秀逸，常振宏才。沉研鳥書，洞曉龜卜。未能平定國難，反至遇禍。稚川優雅博學，貧而樂道。文章宏逸，垂範百世。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父庾琛，事載本書《外戚傳》。庾亮姿容俊美，善於談論，喜好《莊》、《老》，風格嚴峻肅整，行爲依循禮節，家中之人不待嚴教就能自覺守禮，當時人認爲他是夏侯太初、陳長文之輩。十六歲時，東海王司馬越起用他爲掾，庾亮不去就任，隨從父親居住在會稽，端莊而潔身自好。當時的人們都畏懼他的方正嚴肅，没有人敢來造訪。

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宫。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温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嘆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

元帝爲鎮東將軍時，聽説了庾亮之名，起用他任西曹掾。引見時，元帝見庾亮風度氣質優雅，比想象中的更好，十分器重他。因此而聘娶庾亮之妹爲皇太子妃，庾亮執意推辭，元帝不應許。改任丞相參軍。參與征討華軼有功，封都亭侯，改任參丞相軍事，掌管書記。中興初年，任中書郎，兼任著作之職，爲太子侍講。他所論説解釋的事理，多被稱引轉述。與温嶠同爲太子布衣摯友。當時元帝正在建立刑法，把《韓子》一書賜給皇太子，庾亮勸諫説，申不害、韓非刑法嚴苛無情，有傷教化，不足以使聖王潜心探討，皇太子聽從這個意見。多次升官任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其時王敦在蕪湖，元帝派庾亮到王敦處共同籌劃事宜。王敦與庾亮討論，不禁改换座席接近庾亮，事後感嘆説："庾元規比裴頠賢明多了！"因而上表薦舉他爲中領軍。

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

明帝即位，任庾亮爲中書監，庾亮上書辭讓道：

>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

> 臣平庸鄙陋，自小没有特殊的才能，往日由於中原多難，國家喪亂，我隨從侍奉先臣尋求有道之君，奔波逃難，僅爲求食而

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

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决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托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

已。不想僥幸得福，遭遇嘉運。先帝建業，垂賜異常之眷顧，既恩遇同國士，又加之以婚姻，於是使我得到親寵，多次忝居過高的官位。我年輕時想超脱世俗，沐浴清風，無意爲朝廷之事煩擾心志，出任總領六軍，十餘年間，職位已超過先賢。無功受禄，無人可與我相比。小人福薄，福運過度災難隨生，適可而止，爲臣所應遵守。而苟且取榮貪圖仕進，日復一日，既會集聚誹謗，又將玷污聖朝。當初欲使聖上知道我的心意，而先帝辭世，區區誠意，始終未能上達。

陛下登基，朝政維新，宰相賢明，衆臣信服，太平之頌歌基於至公之中。而國家的恩寵仍未中止，又讓我領中書之職。臣若領中書，那將示天下我有私心。何以言之？臣於陛下，是皇后之兄。姻戚之避忌，與骨肉中表親不同。雖然主上極爲公正，聖德無私，然而世間喪失正道，由來已久。悠悠人世，皆以私心待其姻戚，而人人有私心，則天下無公可言了。因此前後兩漢，都因抑制后黨而安寧，進升婚族而致危。以前假如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戚，各自憑藉公平進升，縱使不能全然無失，絶不會盡敗。如今失敗，更是由於過寵姻戚。

臣歷觀庶姓在世，在朝廷無私黨，在當世無應援，植根之本既輕又薄。若無大過，或能見容於世。至於外戚，憑藉天地之勢，聯姻久遠，根葉茂盛，既重且大。若居權寵之位，天下人側目而視，處事或有不當，罪不容誅。自身既已招致禍殃，國家亦將遭難。理由何在？因爲姻親之私情乃在所難免，因此姻親疏遠使人信服，姻親進升則受到猜疑。疑忌積於百姓之心，則災禍成於深宮内室之内。此皆爲前代已有的教訓，令人寒心。萬物之所不通，聖賢順應而不强求。以姻親之名而求一寸之進用，不如避嫌以昭明至公。今以臣之無才，加上有如此之嫌忌，却内處親信之位，外統兵權，以此求得

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户説使皆坦然邪！

天下安定，前所未聞；以此招來禍患，却是指日可待。雖然陛下及二相知道我的愚忠，朝士百僚深知我的實情，但怎能門到户説使天下人都坦然無疑呢！

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富貴榮華，臣不能忘却；刑罰貧賤，臣也不會甘心。如今恭聽聖命則甜，違背聖命則苦，臣雖不盡通達，但爲何不識時務違背聖上，而自己招來禍患責難呢？實爲記取殷鑒，自身知道其弊病，自身不足憐惜，却不能爲國招致災禍，因而屢陳赤誠之心。但誠意淺薄，未得到體察諒解，我憂慮惶恐不知所措。希望陛下以天地之明鑒，理解臣之愚意，臣即便辭世之日，猶如有生之年矣。

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奏疏上達，明帝聽取其言而停止任命。

王敦既有異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吴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

王敦産生叛逆之心後，内心十分忌恨庾亮，表面却推崇他。庾亮憂慮恐懼，稱病離職。又代王導任中書監。到王敦舉兵，加任庾亮爲左衛將軍，與諸將抵禦錢鳳。沈充逃往吴興時，又暫授庾亮以符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趕沈充。此事平息後，因功封庾亮爲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庾亮堅決辭讓不接受。改任護軍將軍。

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决於亮。

明帝病危，不想見人，群臣無人可以進見。撫軍將軍、南頓王 司馬宗，右衛將軍虞胤等，平日得到明帝寵愛，此時却要與西陽王 司馬羕謀變。庾亮直接進入卧室拜見明帝，流淚不止。接着嚴正地陳述司馬羕與司馬宗等陰謀廢黜大臣，能否規勸其同心輔政，安定國家，是當務之急，言辭誠懇至切。明帝感悟，引庾亮上御座旁，與司徒王導共同接受遺詔輔佐幼主。加任庾亮給事中，遷中書令。太后臨朝聽政，政事全由庾亮决定。

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删除遺詔，并流怨

此前，王導輔政，以寬容和緩得到衆人擁護，庾亮依法斷事，因而失去了人心。另外先帝遺詔褒獎進用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中，陶侃、祖約懷疑庾亮删除遺詔，共同散布怨言。庾

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

亮害怕生亂，於是讓温嶠外任江州刺史來擴大聲援力量，修築石頭城來防備不測。南頓王司馬宗再次圖謀廢執政大臣，庾亮殺掉司馬宗并廢黜了他哥哥司馬羕。司馬宗是帝室近支，司馬羕乃國朝皇族元老，又是先帝的老師，天下人都認爲庾亮是在剪除削弱皇族勢力。

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吴又欲起義兵，亮并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

琅邪人卞咸是司馬宗的同黨，與司馬宗同時被殺。卞咸之兄卞闡逃奔蘇峻，庾亮命令蘇峻遣送卞闡，而蘇峻把他保護藏匿起來。蘇峻還接納很多亡命者，專擅獨斷刑罰嚴酷，庾亮知道蘇峻必成禍亂，徵用他任大司農。滿朝大臣都認爲不行，平南將軍温嶠也多次上書制止，庾亮全不聽從。蘇峻便與祖約都舉兵反叛。温嶠聽説蘇峻不接受詔命，便要東下保衛京都，三吴也想興義軍，庾亮都不同意，而回信對温嶠説："我對西部邊陲的擔心超過歷陽，你不要越過雷池一步。"不久蘇峻部將韓晃進犯宣城，庾亮派兵抵禦，未能制勝，蘇峻乘勝到達京都。詔令授庾亮符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在建陽門外交戰。軍隊尚未來得及列陣，士兵便棄甲而逃。庾亮乘小船向西逃亡，亂兵彼此掠奪財物，庾亮左右的人射殺賊兵，誤中自己船上的舵工，舵工應箭而倒，船上人大驚失色想四散逃命。庾亮面不改色，鎮静地説："這等射技怎能射敵！"衆人纔安下心來。

亮携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啖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庾亮帶着三個弟弟庾懌、庾條、庾翼向南投奔温嶠，温嶠平素欽佩敬重庾亮，雖然庾亮眼下處在失敗奔逃的境地，温嶠仍想推舉他爲都統。庾亮堅決推辭，便與温嶠推舉陶侃爲盟主。陶侃到達尋陽，以往陶侃對庾亮有遺恨，輿論認爲陶侃將會誅殺庾亮以告慰天下。庾亮十分恐懼，見到陶侃後，引咎自責，風度舉止得體。陶侃不覺消除了前嫌，對庾亮説："君侯修築石頭來防禦我，今天反而來求我了！"兩人宴會談笑了一天。庾亮吃藠頭，留下白的部分。陶侃問他："留下的做什麼呢？"庾亮説："可以種。"陶侃因此特别稱贊感嘆："庾亮不僅風流，兼有從政的能力。"

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

到石頭後，庾亮派督護王彰討伐蘇峻同黨張曜，反而被張曜打敗。庾亮把符節、符信送還而

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并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

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

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托，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

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

向陶侃謝罪，陶侃答道："古人三敗，君侯纔有其二。當今形勢危急，不宜責罪。"又說："朝政出自多門，滋生了國家禍亂。喪亂的由來，豈僅蘇峻呢！"庾亮當時帶領二千人駐守白石壘，蘇峻有步兵萬餘，四面發起進攻，衆人都震驚恐懼。庾亮激勵將士，殊死迎戰，蘇峻軍敗退，庾亮軍士又追殺了數百名敵軍。

蘇峻被平定，帝親臨溫嶠之舟，庾亮得以進見，叩首哽咽，詔命群臣與庾亮同登御座近側。庾亮次日又以泥塗首來謝罪，請求辭官，想全家隱居山海。帝派尚書、侍中奉手詔勸慰："這是國家的災難，不是國舅的責任。"庾亮上疏說：

我是個平凡之人，才能不足以經世濟時，由外戚的身份爲晋升之階，忝居過高的職位，私下的議論越來越多，誹謗的言辭越來越重。皇室多難，我未敢請求辭退，於是隨着授官文書更换，頻繁任命我顯要的官職。先帝病危時，我參與侍奉醫藥，先帝遺詔以我爲顧命大臣，我又親聽先帝安排後事，豈僅是因德相授，也因皇親之故。我明白自己不堪其任，却不敢逃脱命運的安排，實因田夫間交往尚且互有寄托，何況君臣之義，道貫天地，我内心悲哀眷戀，不敢違命。再説承蒙先帝錯愛，如同布衣之交，現在恩重命輕，因而以知遇之恩而忘身。加之陛下初於居喪期間，太后親自總攬萬機，暢通内外，我面對這種處境，因而東奔西跑，不敢遲疑違背。雖知無補於事，但仍立志以死相報。而我才能低下地位顯赫，祇知進取忘却退身，恃寵自滿，自己不覺。進不能安撫内外，退不能推舉宗室賢長，使四海離心，謗議沸騰。

祖約、蘇峻不能忍受内心的怨憤，肆行凶惡忤逆之事，亂是由我引發。國家顛覆，宗廟虛廢，太后因憂患侵迫而逝世，陛下長年忙於政務無暇飲食，天下哀痛惶恐，肝腦塗地，這是我所招致，是我的罪過。朝廷殺了我，碎尸萬段，也不足以告慰祖宗七廟之

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

靈；我粉身碎骨誅滅家族，不足以抵天下之罪。我有負於國家，罪責極大，實爲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顧惜而不誅，有關部門放任而不戮。自古至今，豈有如我這般嚴重的不忠不孝！我不能自刎於朝廷，苟且偷生，即便有生之日，也如同已死之年，朝廷有何理由讓我列位人臣，我又有何面目自立於人間！

臣欲自投草澤，思愆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没，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我想投身草野民間，有反省罪行之心，而公開宣示獨善其身。聖旨不惜憐憫體諒，是加重我的罪過。希望陛下觀前朝誤授官爵之失，雖施予寬宥，使我保全性命，仍應遺棄我，任我自生自滅，使天下人知道勸懲的道理。

疏奏，詔曰：

奏疏上呈後，詔令說：

省告懇惻，執以感嘆，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

反省請求懇切凄惻，持奏疏而感嘆，仁舅確實處於衆人敬仰的境地，所述事理亦是詳盡。如若正道未得開通，舅所執之理勝，我何必匆匆使你改變意志！

賊峻奸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陳力之勋邪！方當策勋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

亂賊蘇峻奸佞叛逆，其惡爲歷代所未記載。天地不相容，人神不寬宥。今年不反，明年亦當反，愚人賢者都能料到。舅與諸公奮然起兵，正因不忍見到對君王無禮之人。論此情此義，怎能叫作不忠呢！若因自己統率征討而導致失敗喪軍，有關部門應公正執法，以肅整國法，按理確應如此。然而舅立即上告各地官長，席捲而來，舅親自披戴盔甲，進攻蘇峻叛軍。大事既已平定，天下祥和安康，我司馬衍得以返回帝位，國家得到治理，宗廟享受祀奉，難道不是舅與各地長官忘身效力的功勛嗎！正應論功行賞，怎可再提到過去的失誤呢！

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托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

再說天下大亂，死者數以萬計，又與凶悍的敵人隔岸相望。舅應當上奉先帝顧命囑托之遺旨，救助艱難之世，使我這個無才之人永有依賴，那就是天下之大幸了。

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

庾亮想隱居山海，自暨陽向東出發。成帝詔

有司録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鎮蕪湖。

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

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箋曰：

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岳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兹迄今，曾無悛改。

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宫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今古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

令查抄扣押舟船。庾亮便請求去外鎮效力，出任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庾亮接受任命，鎮於蕪湖。

不久，後將軍郭默憑依湓口而反叛，庾亮上表請求親自率軍征討，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領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兩萬步兵騎兵，會合太尉陶侃共同征討并戰勝了叛軍。庾亮返回蕪湖，不接受爵禄和賞賜。陶侃致書説："賞罰任免，是國家信用所在，我認爲你這種矯情獨爲君子的行爲很奇怪。"庾亮説："元帥指揮，武臣效命，我有何功！"苦苦辭讓不接受。進封官號爲鎮西將軍，又堅决推辭。當初曾因誅討王敦的功績而封永昌縣公。庾亮多次陳述辭讓的心願，疏呈數十次，至此時得到應允。陶侃死後，改任庾亮爲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兼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庾亮堅辭開府，便改鎮武昌。

當時王導輔政，成帝年幼，時世艱難，務求保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都不遵循國法，大臣擔憂這種狀况。陶侃曾想起兵廢黜王導，而郗鑒没有同意，就停止行動。到了這時，庾亮又想率軍廢黜王導，再一次將此事向郗鑒詢問，而郗鑒又没有應許。庾亮給郗鑒寫信道：

以前在蕪湖反復説某人罪過雖重，但國家面臨危亡，再説四方正氣强盛，也足以鎮服壓制，因而同懷隱忍之心，勸解陶公。從那時至今，竟不見王導悔改。

主上自八九歲以至成人，入則處於宫人手中，出則聽從武官小人的安排，讀書無從接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到君子。侍臣雖論不上俊士，但都是當世良才，知今識古的顧問，哪能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日而語呢！不説應當精選侍臣，却説要精選將軍、司馬督，怎能合乎賈誼願成全帝王之美，使帝王修養德行的心意呢！秦政想愚弄百姓，天下

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奸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人尚知不可，何况他想愚弄君主呢！君主年少，不進薦賢哲來輔導聖上。君主成人，應把政位歸還給他。不稽首歸政，仍居於師傅之尊；已長大成人的聖主，正受到師傅既爲師又爲臣的控制。主上明知君臣之道不可如此，却不得不實行不合禮制之事。萬乘之國的君主，居於最高貴的上九之位，亢龍之爻象，却有其位而無其人。持震懾人主的威嚴來統領百官，百官無人敢違背。這是因爲先帝没有可托付遺志的大臣，屈服於驕横奸佞之人而豢養的結果。趙、賈之輩産生無視君主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

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并蒙先朝厚顧，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

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

對於往日之事，寬容隱忍，説他的罪過可赦，確因國危時衰，不宜多動兵甲，又希望他承認以往的過錯，謹慎地修身正己。如近來之放縱，是對上無所避忌，對下肆無忌憚，認爲多養無賴之人亦足以維持天下。公與我共同承蒙先帝厚恩囑托，承擔如此重任，却不能掃除奸邪，將以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希望明公考慮安定國家、鞏固社稷而長遠打算，其次考慮到明公與我負擔的重任，衡量是否可行。

郗鑒仍然不應許，所以此事得以平息。

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强，并佃并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

當時石勒剛死不久，庾亮有開拓收復中原的打算，就劃分豫州授予輔國將軍毛寶，讓他和西陽太守樊峻的一萬精兵共同防守邾城。又任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領五千部屬進入沔中。任庾亮之弟庾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守江陵。任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奔赴子午。又派遣偏師伐蜀，到達江陽，拘捕了僞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植，送到京都。庾亮認爲應率領十萬大衆，占據石城，作爲諸軍聲援，便上疏説："蜀胡兩方敵寇凶虐加劇，内部自相殘殺，衆叛親離。蜀比較弱小而胡依然强大，同耕共守，做進攻的準備。襄陽北部連接宛許，南面有漢水阻擋，那裏地勢險峻而可以固守，土地廣闊足以提供食用。我應移師鎮守襄陽

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亹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

亮自邾城陷没，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逾時，而凶强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逾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效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絶，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嘆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之石城下，并且派遣諸軍分布江沔一帶。待數年後，軍士演習操練，乘隙齊進，軍臨河洛。大批軍隊一呼而起，衆人懂得存亡之理，開闢改邪歸正之路，寬赦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叛逆，雪大耻，這實在是聖朝的當務之事。希望陛下同意我的意見，完成此舉。淮泗壽陽也應進兵據守，我來演練部分軍隊。請求公卿參議，做出决策。”成帝下發庾亮這一建議朝議。當時王導與庾亮意見相同，郗鑒認爲物資準備不够，不可大規模興兵。庾亮再次上疏，想遷往異地鎮守。恰逢敵寇攻陷邾城，毛寶投水而死。庾亮自我謝罪，自貶三等，暫爲安西將軍。詔令恢復原有爵位。不久又任司空，其餘官職如故，庾亮堅決辭讓不接受。

自邾城陷落後，庾亮因憂慮憤慨而得病。王導去世後，朝廷徵召庾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庾亮再次執意辭讓，成帝應許了他。咸康六年庾亮去世，當年五十二歲。追贈太尉，謚號文康。發喪之日，成帝親臨葬儀。下葬後，又贈永昌公的璽印、綬帶。庾亮之弟庾冰上疏説：“我謹慎考察了先前之事，也曾聽臣庾亮對我們這樣説，他對此事確實誠摯懇切。因此他多次表達自己的要求，時間有將近十年。他豈是喜歡辭讓而對職任不嚴肅恭敬呢，他考慮到以往的嫌隙都出自與朝廷關係親近之人，加上先帝神明英武，謀略周全，因此戰争不超過規定期限，而凶頑盡被消滅。考慮這些往事，應該把功勞歸於聖主，歸於運數，得勝并非來自人的力量。至於庾亮等人，依靠聖主的深謀遠慮，得以效力於所任之職，有何政績可言！有何戰功可賞！王室受挫之時，要求他建立比先前更卓越的功績，因此陛下頒發褒美的詔書允准。庾亮確實想效力報答聖上之恩德，孰料雖然身處聖王之世，微薄的志向却永遠地絶滅，存亡哀恨，使他痛徹心脾。希望陛下頒布明詔，順遂往日之恩，那麽臣庾亮將死而不朽。”成帝應允。庾亮將下葬時，何充曾見到當時的情景，感嘆説：“把玉樹埋在土中，這使人情怎能了斷。”

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

當初，庾亮有一匹額部有白色斑點的馬，殷

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三子：彬、羲、龢。

浩認爲這種馬對主人不利，勸庾亮賣掉它。庾亮說："哪有把自己的不安轉移到別人那裏的事！"殷浩羞慚而退。庾亮在武昌時，諸位佐吏如殷浩之輩，趁着秋夜共同前往登南樓，很快庾亮也悄悄來到此地，諸人想起身迴避。庾亮說："諸君稍作停留，我在這裏興趣不小。"於是憑靠着輕便的坐椅與殷浩等人對坐暢談吟咏。他立身行事之坦率，多是如此。庾亮有三個兒子：庾彬、庾羲、庾龢。

庾彬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庾彬年齡很小時，就有超過常人的雅量。温嶠曾經暗中驚嚇他，庾彬神色自若，沉穩地跪着對温嶠說："君侯何至於這樣做！"議論者說他的氣度不亞於庾亮。蘇峻之亂時庾彬遇害。

庾羲

羲少有時譽，初爲吴國内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嘆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羲方見授用而卒。

庾羲年少時就受到當時人們的贊譽，初任官爲吴國内史。那時穆帝很喜歡文辭義理，庾羲到郡中獻詩，其中有不少諷諫之義。又上表說："陛下以聖明的德行，大興唐虞之教化，但戰事勞役繁多而曠日持久，百姓殘敗凋零。憑藉幾個州的物資，供給國家，其煩勞疲弊，怎可一一道出！昔日漢文帝興盛之世，躬行儉約，審判四百件訴訟案，幾乎使刑法措置不用。賈誼爲之嘆息，尚有厝火積薪危機隱伏之談。以古比今，更增加了憂慮恐懼。陛下明察隱微，無一遺漏，寬弘之道，無須多言。臣累世受恩，恩德入微。接受任命來到東方，親臨之處所見之事，我願依寬弘之政，奉獻自己的赤誠忠心。希望陛下聽政之暇，稍加垂顧。"他的詩文多而不載。庾羲剛受任用不久便死去。

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悦，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庾羲之子庾準，太元年間，自侍中代桓石虔任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守歷陽，死在官任。庾準之子庾悦，義熙年間任江州刺史。庾準之弟庾楷，本書另有傳。

庾龢

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

庾龢字道季，好學，有才學。叔父庾翼將改守襄陽，庾龢當時十五歲，寫信勸諫說："接受遷升之命據守襄陽，在荆楚一帶顯威，邊耕作邊戍守，勢力逐漸影響到河洛，使向往教化的

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溯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嘆。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暗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逾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

百姓顧念你的德行而親近依附，使凶頑之徒畏懼你的威嚴而改邪歸正，太平的基礎，便指日可待了。昔日殷伐鬼方，三年而勝；樂生守齊，經歷數載。如今皇朝雖然興盛，也不如有殷；凶羯雖然衰敗，猶有衆徒。而沔漢兩江，無萬仞之堅固；方城雖險，無千丈之山。加上水路運輸供給軍需有逆流而上的困難，徵夫徭役繁重。如若窮寇有困危之慮，拼死決戰，東西交互出擊，首尾共同進攻，則庫中糧食有被搶截抄掠的危險，遠略没有前後呼應之勢。或進或退，都很困難。這是智者愚者所共見的形勢，何況親臨其事者呢！希望你掉轉旌旗而回師，選擇保全勝勢的策略，修葺城池，建立壁壘，勤勉農耕，演練兵甲。如果凶運至極，上天要滅亡强虜，那時便能够泛舟北渡，齊頭并進，水陸兼馳，勝利便不會超過十天半月。希望你反復思考從長計議，謀劃可行的策略。”庾翼很驚奇。

升平中，代孔嚴爲丹楊尹，表除衆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禄大夫。

升平年間，庾龢代孔嚴任丹楊尹，呈奉章解除六十餘種勞役。太和初年，代王恪任中領軍，死於官任。子庾恒，任尚書僕射，贈光禄大夫。

庾懌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羕辟，不就。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户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

庾懌字叔預，年少時因豁達不拘小節受到兄長庾亮的稱道。二十歲時，西陽王司馬羕起用他，没有赴任。東海王司馬冲任長水校尉，精選公府及州郡主簿，任庾懌爲功曹，任暨陽令，又任司馬冲中軍司馬，轉任散騎侍郎，升任左衛將軍。因討伐蘇峻的功績，封廣饒男，出京補任臨川太守，先後監梁、雍二州軍事，轉任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守魏興。當時其兄庾亮總管六州，因庾懌寬厚能容忍人，所以授予他遠地官職，作爲東西部的後援。不久進官監秦州氐羌諸軍事。庾懌派小將霍佐去接將士妻室子女，霍佐驅趕着三百餘人逃亡到石季龍那裏。庾亮向朝廷進表，貶庾懌爲建威將軍。朝廷商議要召回庾懌，庾亮上疏説：“庾懌管理士衆方法簡易而施以恩惠，其州户數雖少，依賴他寬緩之政。霍佐等不法之徒，爲數不多。再説庾懌名聲大，不可因爲不大的過錯輕率地議論升黜之事。

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隱，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

那裏文官武將之心已經轉爲安定，叛軍頭領艾秀派遣使者前來投誠，上洛叛軍追隨者有五百餘人投降，希望有個安定的環境，不再驚恐不安。”建議被接受。後來因爲鎮守的地區路險道遠，軍糧供給不上，詔令庾懌以將軍身份率領管轄部隊返回，屯兵半洲。不久改任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於蕪湖。

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中、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

庾懌曾經獻給成帝白羽扇，成帝嫌其不是新扇，歸還給庾懌。侍中劉劭説：“柏梁臺高大雄偉，大匠先居其下；管弦樂器齊奏，夔與伯牙先聆聽其音。庾懌獻扇，在好而不在新。”後來庾懌聽説了，説：“這個人應侍奉在成帝身邊。”他還曾把毒酒贈送給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得酒中有毒，讓狗喝了酒，狗倒地而死，王允之把此事秘密奏報。成帝説：“大舅已經攪亂了天下，小舅還想這樣做嗎！”庾懌聽説後，馬上飲毒酒自殺，當時五十歲。贈侍中、衛將軍，謚號簡。其子庾統繼承。

庾統

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庾統字長仁，年輕時便有美好的名聲，司空、太尉召用他，他都不去赴任。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京任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二十九歲死，世人都稱贊他的才能器量，十分哀傷惋惜。其子玄之，任官至宣城内史。

庾冰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吴國内史。

庾冰字季堅。兄長庾亮以聲名德行傳訓，庾冰以文雅樸素垂示風範，衆兄弟無不尊崇禮儀，得到輿論的贊賞，庾亮常把庾冰認作庾氏家族之寶。司徒起用他，没有赴任，徵召爲秘書郎。先前征討華軼有功，封都鄉侯。王導請他任司徒右長史，出京補任吴國内史。

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内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别率張健於吴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

適逢蘇峻叛亂，派兵攻打庾冰，庾冰無力抵抗，就丢棄郡府逃往會稽。會稽内史王舒讓他暫任奮武將軍，在吴中抵抗蘇峻偏帥張健。當時張健的同黨很多，諸將領無人敢率先進攻，庾冰率領士衆打敗張健，乘勝向西進軍，趕到京都。又派司馬滕含攻打石頭城的亂賊，攻陷石頭城。庾

之。冰勋爲多，封新吴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黄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内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兖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

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户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户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晋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愆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勋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

冰功勋最大，封新吴縣侯，堅决辭讓没有接受。升任給事黄門侍郎，又辭讓而不受。司空郗鑒請他任長史，庾冰不去赴任。出京補任振威將軍、會稽内史。徵召爲領軍將軍，再一次辭讓。不久入京任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兖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

當時王導去世不久，人心惶恐不安。庾冰之兄庾亮既堅决辭讓不入朝任要職，庾冰便成了衆望所歸。庾冰擔任要職後，管理政務，不分晝夜，對朝中賢臣恭敬有禮，提携後進之士，因此朝野注目，都稱他是賢相。當初，王導輔政時，常常從寬執法，施以小惠，而庾冰執法威嚴。殷融勸他，庾冰説："以前相之賢能，尚且不能執行好寬鬆的政策，何况我呢！"范汪對庾冰説："最近天象有怪異舛錯，你應當儘量采取消災防禦的措施。"庾冰説："天象怎是我所能預測的，我應當努力處理好人事。"又查實際户口數，查出一萬餘人，來充實軍隊。詔令再一次論先前之功，庾冰上疏説："臣門户不幸，憑藉庸才輔佐朝政，過失禍及朝廷，災殃影響國家，如若晋法嚴明，我早已該受到誅滅。然而國事顛沛，刑法暫廢，遂使我們得以爲當世效力。以身殉國之臣，在這種形勢下奮起，在大罪之後建立功績，在國家顛覆之餘重建大義，所以我們仍能生存在天地間，王法也不再深究以往的過錯。這種厚恩，已是十分弘大，怎能再談勞苦封爵，受獎賞論功勋呢！希望陛下降下恩澤，衷心地寬恕憐憫我，向有關部門申明我的心願，我的希望就實現了。"朝廷應許了他的請求。

成帝疾篤，時有妄爲尚書符，敕宫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虚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

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

成帝病危，當時有人僞造尚書符，告誡宰相不能進宫，左右之臣都驚恐失色。庾冰神氣自若地説："這一定是假的。"追問此事，果然有詐，衆心纔安定。庾冰進號爲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爲車騎將軍。庾冰擔心權力過大，便請求出京外任。恰逢其弟庾翼要去討伐石季龍，庾冰便以本職調任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兼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作爲庾翼的後援。臨出發前，庾冰上疏道：

我承襲家族在皇朝受到的寵任，於當世

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

身居高位，但并無特殊的節操，宏大的器量。最近皇室多難，災禍頻發，一國之權，日益削弱，於是皇室眷顧下臣，任命了我。我恭敬地任職，至今已五年。上不能輔助聖王謀略，下不能弘揚政道，而陛下給我的厚遇，賜之不斷，我又鞭策無力駕車的駟馬，希冀馳騁萬里的功勞，如不是陛下的恩寵，怎能如此！我竭盡愚妄，奉獻赤誠，願陛下暫屏視聽，廣聽弘納。

今强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機，猶兼聽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曆數屬當其運，否剥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虚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彦，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

如今强寇尚未除盡，兵車尚未入庫，士卒羸弱於外，官吏百姓疲弊於內，敵寇之侵襲，難以估量；貧民之困厄，不曾安撫；群才之任用，未能完善。陛下德行崇高，凡事不合，陛下必有所覺察而依靠臣下。群臣盡忠，不加引導不進言；百官勤謹，不加督責不勸諫。所以古代帝王勤於聽取接納下屬的意見，雖日理萬機，還要兼聽將相之言，或向引車賣漿之輩徵詢意見，或向割草砍柴之人聽取評議，確有其好處。何況今日的喪亂是前所未有的，而陛下的運數正面臨這種局勢，時運乖舛的災難糾纏着陛下的聖體，普天下因此痛心於既往而寄希望於將來。希望否極泰來，把命運的轉變寄托於今天。臣衷心希望陛下以天覆地載般的寬厚氣度，以恬淡虚静爲本，以勤謹督訓爲務。廣泛延引當世賢良，向他們詢問爲政之道，如此，朝廷之得失、人情之真僞，陛下必定能够得知。然後審其大事要事，以領國綱，親自儉約節用，離堯舜之治難道還遠嗎！與身着粗麻之衣的衛文公相距亦不遠了。因此古人有言："懂得并不難，而實行很難；實行也不難，行其道確實很難呵。"願陛下念及勤勞謙恭，接受我們的心意，那麽這便是天下之大幸了。臣朝夕侍奉，猶未能暢所欲言，臨呈奏疏猶豫，不覺言辭已盡。

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册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祠以太

不久，獻皇后臨朝聽政，徵召庾冰輔政，庾冰因病危推辭。不久便死去，當年四十九歲。以册書追贈侍中、司空，謚號忠成，以太牢祭祀。

牢。

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

庾冰天性清廉謹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庾襲曾借官絹十匹，庾冰很生氣，打了他，買來絹還給官府。臨死前他對長史江虨説：“我要走了，遺憾的是報國之志尚未實現，我對命運也奈何不得。我死的那天，就用我平日的衣服入殮，不要用公家的東西。”到他死時，没有做衾之絹。家裏没有妾媵，没有積蓄，當時的人因此稱贊他。庾冰有七個兒子：庾希、庾襲、庾友、庾蘊、庾倩、庾邈、庾柔。

庾希

希字始彦。初拜秘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并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并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温深忌之。

庾希字始彦。初任秘書郎，屢次升遷至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建安太守，未就職，又任長史兼右衛將軍，升侍中，出京任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庾希既爲皇后之親屬，庾冰之女又爲海西公妃，所以庾希兄弟都很顯貴。太和年間，庾希任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庾蘊任廣州刺史，都爲假節，庾友是東陽太守，庾倩任太宰長史，庾邈任會稽王參軍，庾柔爲散騎常侍。庾倩最有才能與器量，桓温非常忌恨他。

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没，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盗北府軍資，温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客於晋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

先前，慕容厲包圍梁父，阻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逃往鄒山，魯、高平等數郡都淪陷，庾希坐罪免官。不久，徵召爲護軍將軍。庾希心中不滿，堅決推辭。庾希剛免官時，盗走不少北府的軍用物資，桓温讓有關官員彈劾他，後來又因罪免官，客居於晋陵之暨陽。當初郭璞曾給庾冰占卜説：“子孫必有大禍，惟有用三陽纔能有後代。”所以庾希請求鎮守山陽，庾友任東陽太守，把家安在暨陽。

及海西公廢，桓温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從母兄也，潜餉給希經年。温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于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逾城奔曲阿，吏士

海西公被廢黜後，桓温誣陷庾倩、庾柔爲武陵王私黨，殺害了他們。庾希聽説兄弟倆遇難，便與其弟庾邈及其子庾攸之逃到海陵山澤中。庾蘊在廣州飲毒而死。庾友也應處死，他的兒媳是桓祕之女，向桓温求情，所以庾友免於一死。前青州刺史武沈，是庾希的姨表兄弟，暗中接濟庾希一年多。後來桓温得知此事，派兵逮捕庾希。武沈之子武遵與庾希在海濱聚集衆人，劫掠了漁人的船隻，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越城逃往

皆散走。希放城内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杖，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温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誅除凶逆。京都震擾，内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游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温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侄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并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

曲阿，官吏士卒都四散逃亡。庾希釋放了城内數百名囚徒，用兵器裝備他們，武遵在城外聚集衆人，宣布説逆賊桓温廢帝殺王，武遵説是海西公密旨，命令誅滅逆賊。京都震恐擾攘，城内外戒嚴，屯兵防守六門。平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游軍督護郭龍等人集結士衆抵禦攻城部隊。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徵集諸縣之兵二千，合力駐兵新城來攻打庾希。庾希戰敗，關閉城門自守。桓温派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伐他，城攻破，庾希被俘。庾希、庾邈及子侄輩五人被斬於建康市中，武遵及同黨同時被殺，惟有庾友及庾蘊諸子得以免死。

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庾友之子叔宣，任右衛將軍。庾蘊之子廓之，任東陽太守。

庾條

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黄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秘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黄韶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禄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庾條字幼序。初被太宰府徵召，多次升官任黄門郎、豫章太守。授秘書監，賜爵鄉亭侯，出京任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黄韶自稱爲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宰相，聚集起同黨數百人，乘牛車，穿黑袍，攻打郡縣，庾條討伐平定了他們。庾條在兄弟中最平庸無能，故没有享受高官厚禄。死在官任上，贈左將軍。

庾翼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并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勛。"

庾翼字稚恭。儀態秀偉，年輕時便胸有經世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當時同以才華名聲著稱當代，而庾翼并不重視他們，常對别人説："這等人才應該束之高閣，待到天下太平時，再談論他們的任職吧。"見桓温年齡尚小，庾翼便期望他有遠大的謀略，因而對成帝説："桓温有英雄之才，希望陛下不要像對待常人那樣待他，不要把他當作一般的女婿，應當委以方邵般的重任，他必定建立拯救危難的功勛。"

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

蘇峻叛亂時，庾翼二十二歲，兄庾亮派尚無官職的庾翼帶領數百人在石頭備戰。庾亮失敗，與庾翼一起逃亡。戰事平息後，庾翼初次被起用在太尉陶侃府，轉任參軍，屢升至從事中郎。庾翼在公府中從容不迫地發表議論。不久，任振威將軍、鄱陽太守。改任建威將軍、西陽太守。安

姓，甚得歡心。還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郗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潜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勋也。賜爵都亭侯。

撫百姓，頗得民心。改任南蠻校尉，兼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郗城失守，石城被圍時，庾翼屢設奇兵，秘密送達軍糧和武器。石城得以保全，是庾翼的功勞。賜爵都亭侯。

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凉州，要給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并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碩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

庾亮去世後，庾翼被授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庾亮鎮守武昌。庾翼以帝舅的身份，年紀輕輕便居高位擔當重任，遠近之人都注意着他，認爲他可能不稱職。庾翼總是竭盡才能，勤勞謙恭毫不懈怠，軍政嚴明，謀略深遠，幾年之中，公私資財充實，人情協調一致稱頌他的才幹。由此黄河以南都想歸附，石季龍的汝南太守戴開率領數千人到庾翼處投降。又派使者東至遼東，西到凉州，邀約東西方力量，想共同舉事。慕容皝、張駿都向使者報告約定日期。庾翼素有大志，想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溢於言表。將兵都尉錢碩陳述事務符合庾翼的意旨，庾翼擢拔他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當時東部賦役繁多，百姓便路經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興冶煉鑄造之業，周邊民族因此學會了製造兵器。庾翼上表陳述東部是國家的依靠，侵犯擾亂不止，逃跑的人愈來愈多，夷人常伺機尋釁，如果他們知道鑄造冶煉的好處，將難以禁止。

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并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羡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不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强，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户，政雖不倫，公强官長也，而群共驅

當時殷浩没有徵召的職位，庾翼便請他任司馬及軍司，殷浩都没有就任。庾翼致信殷浩，表達自己的心意。在此之前，殷浩之父殷羡爲長沙郡守，居官貪婪殘暴，兄庾冰給庾翼寫信囑告。庾翼回信説："殷君剛去就任時，雖然頗爲驕横，實因權勢之盛，也可能因爲有他能幹的兒子和兄弟，所以没有以世情來責難他。最近以來，他奉公之志更差，私家積累却日益增加，但也没有因此逐漸冷落他。既然崇敬洪遠，又與殷浩親善，他們的父兄有了過失，怎能以小事計較呢。大凡江東之政，常袒護豪强而使他們成爲民衆的蠹蟲，一旦施行刑法，就對貧寒下人施行。例如往年偷走石頭糧倉穀米一百萬斛的，都是豪將之輩，而僅僅打殺糧倉督監來搪塞罪責。山遐治理餘姚半年，而當官的超出二千户，政績雖然不突

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出，而公府擴充官吏增長，結果衆人共同驅趕他，使他坐不安席。紀睦、徐寧奉王命治罪人，船頭剛到洲渚，桓逸還任復官，而紀睦、徐寧二人免官。這些雖然都是先前宰相的昏聵荒謬所致，但江東大勢已去，實在是由於這些緣故。我們兄弟不幸，意外地陷於這種局面之中，若不能脱身於官場之外，就應當齊心協力公正地治理政事。荆州所統轄的一二十個郡中，惟有長沙最惡劣。理政惡劣却不被廢黜，這與僅僅殺了糧倉督監來塞責的事情有什麽兩樣呢！”庾翼有品格魄力，裁度嚴明，他發言立論總是如此。

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决死遼東。皝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溳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鋭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决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并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

康帝即位，庾翼想率軍北伐，上疏道：“亂賊石季龍年已六十，奢侈淫逸喪盡天良，衆叛親離，他又想在遼東决一死戰。慕容皝雖驍勇果敢，未必能固守。如北方没有牽制的强虜，那麽江南將與遼東無異。所以我不顧他人的怨忿指責，率兵北伐。然而東西兩方未必同時形成軍事增援，還想向北進發，移師鎮於安陸，深入沔水五百里，使溳水暢通。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三萬精鋭部隊，風馳上路，并令平北將軍桓宣襲取黄季，想占領丹水，動摇秦、雍。長轡遠馭，以逸代勞，待到數年，可盼復興。我既到許、洛，考慮桓温可渡江戍守廣陵，何充可移師占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兵屯於合肥。我希望奏疏上達之日便有助聖上作出决定，不可廣泛徵詢不同意見，以免錯過時機。兵貴神速，不能拖延。”於是庾翼同時徵發所轄六州奴和車牛驢馬，百姓抱怨。當時庾翼想進兵襄陽，擔心朝廷不允許，所以把安陸作爲托辭。康帝及朝士都派人來勸阻，車騎參軍孫綽也寫信勸諫。庾翼没有聽從，就違背詔命采取行動。到達夏口，又一次上表陳説：

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并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

近來因爲胡寇有衰亡之勢，我暫率所轄軍隊，征討山北，分派現有的士衆，進攻收復了江夏數城。我們於九月十九日由武昌出發，於二十四日到達夏口，馬上清點士卒檢察車馬，一切妥帖後上路。但調借的牛馬，

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稸，穀草不充，并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

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稸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

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

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

來自遠處，爲百姓所畜養，没有充足的糧草，并且多瘦弱疲病，難以長途跋涉。加上臨近冬季，野草漸枯，往返二千餘里，或許會失足跌倒，於是我們隨機籌劃，權且停止此次行動。另外山南諸城，每到秋冬，河流多乾涸，輸送軍糧實在艱難多阻。

説到襄陽，這是荆楚的故地，西邊與益梁接壤，與關隴僅咫尺之隔，北部距離洛河，不足千里，良田沃土，方城險峻，水路暢通，轉運無阻，進可以掃蕩秦趙之域，退可以據守上游。我雖無軍事才能，謀略短淺，但承擔着國家重恩，有志立功報效。因此受任四年，惟以演練征戰爲事，一心希望上憑聖朝的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的義憤忠誠，趁着敵寇衰敝之勢，漸漸進逼。八年春我曾上表請求據守樂鄉，廣開農田積蓄糧食，静觀二寇間的争端，伺機進取，然而天高路遠，未蒙陛下詳察，朝中議論紛紜，使我的微淺之誠未得實現。

從那時以來，上參照天人之兆，下聽取降俘之言，胡寇的衰敗滅亡，爲時不遠。我雖未獲長驅中原、斬殺敵人的機會，也不可以不進兵據守要害之地，求攻取敵寇之法。因此應當入沔而移鎮襄陽。謝尚、王愆期等人，都令回師據守原來的戍地，應到其所在地，迅速派人奏告。

庾翼當時有四萬士衆，詔令加任都督征討諸軍事。軍隊在襄陽宿營時，會集屬官，展示旌旗兵甲，庾翼親自把弓箭授給下屬，説："我們的行動就如同射箭。"接着三射三折，衆人矚目，士氣大增。當初，庾翼遷駐襄陽，滿朝官員，都認爲不能這樣做，議論的人中有的認爲他是逃避失敗，僅有其兄庾冰的意見與他相同，桓溫和譙王無忌贊同他的計劃。到了此時，庾冰請求鎮守武昌，作爲庾翼的後援。朝中輿論認爲庾冰不宜出外領兵，庾冰便没有出守。又進升庾翼爲征西將軍，兼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兵出樊城，

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

庾翼派冠軍將軍曹據追擊到撓溝以北，擊敗了他們，敵方死者近半數，繳獲戰馬一百匹。庾翼盡力安撫招納偏遠荒涼地區的人，力求把招引接納之事處理妥當，建立客館，設置典賓參軍。桓宣死後，庾翼以長子方之任義成太守，代統桓宣的士兵，以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守西城。康帝逝世，兄庾冰去世後，因家族之情國家之事，留下方之戍守襄陽，庾翼返還鎮地夏口，收編了庾冰帶領的全部士兵來配備自己的隊伍，以庾冰之子庾統爲尋陽太守。詔令庾翼回督江州，又兼任豫州刺史，庾翼辭豫州刺史之職。又想移鎮樂鄉，詔令不應允。修繕兵器，大種穀物增加儲備，謀劃日後再度舉兵。派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在江陽打敗蜀將李桓。

翼如厠，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翼卒未幾，部將干瓚、戴羲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誅之。

一日庾翼如厠，見一物如同避邪的神靈方相，不久疽發於背。病危時，上表以第二子爰之代任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帶領千人駐守巴陵。永和元年庾翼去世，時年四十一歲。追贈車騎將軍，謚號肅。庾翼死後不久，部將干瓚、戴羲等人作亂，殺死將軍曹據。庾翼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一起誅殺亂臣。

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并遷徙于豫章。

爰之有庾翼之風，不久便被桓溫廢黜。桓溫廢黜爰之後，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兼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都遷徙到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晋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

史臣曰：外戚之家，藉椒房掖庭共同生輝，舅氏之族，與后妃宮室同氣相連，無不憑藉私寵，通過不正當的請托登上官位。家有藏金之穴，助長了他們的驕橫；天馬引來神龍之媒，權位造就了逼人的局面。古代尊崇賢能抑制外戚，用以杜絶偏寵私戚之路，雖然親近族戚，却懂得此中弊端，十分謹慎地避免滿門覆滅之災，因此贈予他們豐厚的財寶，很少占據要害部門。塗山在夏，不與禹稷同乘；姒氏居周，不與燕齊等列。聖人謀慮深遠，確有道理呵！晋朝寵幸元規，讓他作爲顧命大臣。然而他文筆華麗，言談

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璇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桀，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恣凶懷，鴆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暗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沙，有慚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激揚，與衆官吏相比，足爲佼佼者。但是智小謀大，不懂如何長遠治理國家；才高識淺，缺乏興國安邦的長遠計劃。皇室子孫被誅，輿論稱之爲拔本；象牙之尺垂示教訓，君王深慮大臣權傾一朝如芒在背。導致蘇、祖二氏動用干戈，家族宗嗣幾近覆滅。又猜忌執政者，圖謀廢黜受先帝之命輔助少帝的重臣。那時如若郗鑒應允協從，必將引起戰亂，則與台、產、安、桀無異了。僥幸漏於吞舟，免遭刑罰處置，這是庾氏家族的大福，而不是由於晉没有嚴明法綱。庾懌凶惡横行，毒害共事之帥，子輩的後人，僅存三陽，餘殃延及後人，大概是應得的。

贊曰：元規行迹高卓，因後宫而得寵。不明治道，戰亂由此乘隙而生。下守長沙，有慚於忠誠。季堅清貞，因美德而馳名。處於安泰時十分儉約，居於權位時慎戒驕横。稚恭慷慨，亦有聲望。

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嘗嘆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鄉官五更桓榮之九世孫。父桓顥任官至郎中。桓彝從小孤苦貧困，即使飲食不足也能坦然處之。性格豁達開朗，早就獲得盛名。善於品評鑒别人才，選才取士有的出自默默無聞的平常之家，有的在幼年就得到賞識，當時的人們把桓彝與許邁、郭璞相提并論。年輕時桓彝與庾亮有深交，頗受周顗的器重。周顗曾經感嘆說："茂倫的品格卓異超群，確實讓人喜愛。"最初徵召爲州主簿。參加齊王司馬冏的義師，任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時，不經朝命而以白板授予桓彝逡遒令的官職。不久被任用爲丞相中兵屬，屢次升遷至中書郎、尚書吏部郎，揚名於朝廷。

於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别。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

當時王敦專權，嫌忌有聲望的人，桓彝稱病離開職任。曾經路過輿縣，縣宰徐寧字安期，豁達開朗，知識廣博，桓彝遇到他，欣然停留數日，彼此結爲好友而辭别。在此之前，庾亮多次囑托他尋找一位賢能的吏部人選，待來到京都，桓彝便對庾亮說："爲你得到一位吏部人選了。"庾亮詢問人在何處，桓彝說："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是海岱的一位清士。"接着對庾亮講述徐寧的學識品行，徐寧馬上改任吏部郎，最終擔任顯要的職務。

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楊尹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

明帝將要討伐王敦，任桓彝爲散騎常侍，引用他參與密謀。平定王敦後，因功封桓彝爲萬寧縣男。丹楊尹温嶠進言："宣城山環水繞，屢遭變亂，應有名實相副的人去任職，我認爲桓彝是合適的人選。"明帝親手寫詔稱："適得太真如此進言。目前大事剛安定，朝廷急用人才，沒有君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内外之任并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

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别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硊。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徑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并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

子，怎能有國家！如今你在外事務略輕，可留居宣城。”桓彝上疏深表謙抑之志，内外之任并非自己所能承擔，僅因宗族墓地在此郡，想一時結交名人義士，於是補任桓彝爲宣城内史。在宣城施仁政，得到百姓愛戴。

蘇峻作亂，桓彝集結義兵，想趕赴朝廷。長史裨惠認爲本郡兵少力弱，山區之人動輒擾攘不安，可以按兵以待機後發。桓彝神色嚴厲地説：“見到對君主無禮的人，如同鷹鸇追逐鳥雀。眼下國家危急，没有偏安一隅的道理。”於是派遣將軍朱綽到蕪湖征討亂賊偏帥，打敗敵方。不久桓彝從石硊出發。恰逢朝廷派將軍司馬流搶先占據慈湖，被亂賊攻破，接着又長驅直進。桓彝認爲本郡没有可堅守之城，於是退兵據守廣德。不久朝廷軍隊大敗，桓彝聽説後慷慨流淚，進兵駐守涇縣。當時各州郡多派人向蘇峻表示投降，裨惠又勸桓彝假裝與蘇峻通和，以緩解紛至沓來的禍患。桓彝説：“我蒙受國家的重恩，義在以死相報，怎能忍垢蒙辱與叛賊通和！如果不能度過災難，這是命運的安排。”派將軍俞縱守蘭石。蘇峻遣部將韓晃攻打蘭石。俞縱將要失敗時，左右之人勸俞縱撤退。俞縱説：“我接受過桓侯的重恩，當以死相報。我不能有負於桓侯，就如桓侯不負於國。”於是奮力抵抗而死。韓晃乘勢進軍攻打桓彝。桓彝固守一年多，勢孤力單。叛賊勸降説：“桓彝如果投降，會給他優厚的待遇。”將士多勸桓彝假裝投降，再考慮日後發兵。桓彝没有聽從，言辭壯烈，表現出不屈的意志和氣節。城池淪陷，桓彝被韓晃殺害，當年五十三歲。當時賊兵尚未平息，桓彝的諸子都流散四方，宣城人紀世和帶着舊部埋葬了桓彝。賊兵平息後，追贈爲廷尉，謚號簡。咸安年間，改贈太常。俞縱也因死於節義，追贈興古太守。

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温、雲、豁、祕、冲。温别有傳。

當初，桓彝與郭璞友好，曾經讓郭璞爲他占卜。卦成之後，郭璞用手破壞了卦象。桓彝問他原因。郭璞説：“卦象與我的一樣。大丈夫遇到了這種殺頭之禍，又能怎樣！”最終正應驗了郭璞的預言。桓彝有五個兒子：桓温、桓雲、桓豁、桓祕、桓冲。桓温本書另有傳。

桓雲

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成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温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桓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没有任官。承襲萬寧男的爵位，職任至建威將軍、義成太守。逢母親去世而離官去職。安葬母親後被任用爲江州刺史，桓雲自稱有病，在墓旁搭起廬舍守喪。詔書敦促他就職，桓雲堅决辭讓而不赴任，守喪期滿後纔去就任。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兼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桓雲招集民衆，志在擁有充足的士兵，多有枉法恣肆之事，衆人都嗟嘆抱怨。當時桓温執掌實權，有關官員不敢揭發追究桓雲的罪責。

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内史。

升平四年桓雲死去，贈平南將軍，謚號爲貞。其子桓序繼承，官位至宣城内史。

桓豁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秘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還黄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没，西藩騷動。温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成二郡太守，擊慕容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温既内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於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温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

桓豁字朗子。當初徵召爲司徒府、秘書郎，他都没有就任。簡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任吏部郎，桓豁以疾病爲由推辭。改任黄門郎，桓豁没有赴任。當時謝萬在梁濮打了敗仗，許昌、潁川諸城相繼淪陷，西部邊境地區騷動。桓温命令桓豁總管沔中七郡軍事，任建威將軍、新野義成二郡太守，攻打慕容塵，擊敗了他，進升爲右將軍。桓温鎮守内地，由桓豁督管荆揚雍州軍事，兼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當時梁州刺史司馬勳率梁益二州反叛，桓豁派他的參軍桓羆討伐叛軍。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人驅逐太守桓淡，據守宛城而反叛，桓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伐并攻破了他們的防守。又在宛攻打僞南中郎將趙盤，趙盤退兵逃走，桓豁追到魯陽，俘獲趙盤，送到京城，設立戍守點而回。桓豁又督管寧益軍事。桓温去世，桓豁改任征西將軍，進升官職督管交廣及前述五州的軍隊事務。

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瑶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瑶引軍退。頃之，堅又寇凉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溯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游軍沔漢，爲凉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没，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諮謀

苻堅進犯蜀地，桓豁派江夏相竺瑶抵禦他。廣漢太守趙長等人戰死，竺瑶帶領軍隊撤退。不久，苻堅又進犯凉州，桓豁之弟桓冲派輔國將軍朱序與桓豁之子江州刺史桓石秀逆流上路，接受調遣。桓豁派督護桓羆與朱序等在沔、漢流動作戰，作爲凉州的聲援。不久張天錫戰敗，詔令中書郎王尋之造訪桓豁，商議邊防事務。桓豁上表

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鄙。

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督管沔北軍事，以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守襄陽，以便鞏固北部邊境地區。

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儁，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并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强寇，故功業不建。

太元初年，桓豁升任征西大將軍、開府。上疏執意推辭說："臣聽說三台星照耀天空，北斗星因之而增添光輝；輔臣論説道義輔佐朝廷，王道因此而太平。一定要恭敬地參照神合之道，頌揚已成就的事業，弘揚簡便易行的策略來輔助教化，使清静無爲的玄風通暢至極。因此應該明察薦舉出身微賤的人，選拔任用賢人俊才，使築土墻的匠人有衝天壯舉，渭水之濱再也不見垂釣的隱士。因此而功德賑濟平民，道義照耀千秋。所以德行不符當時的聲望，成法不授予虛名；功勞微薄而獎賞豐厚，不爲賢良之人效法。臣實爲平凡之人，器量不能達到高遠的境地，依靠受親寵的家族關係，忝據不應占有的職位。進不能闡發弘揚皇風，彰明爲政之道；退不能效力於本職，統一天下。數年來居食禄而不盡職，平庸的政績無可記載。因此冒昧地違背已作出的命令，慚愧地陳述赤誠之心。希望陛下深察再思，收回對我錯愛的任命，衆人所瞻望的高位，我懂得應當迴避。"最終未得應許。苻堅攻占仇池，桓豁派新野太守吉挹兼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守梁州。苻堅攻占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都放棄防守逃散。桓豁因聲威謀略不顯揚，防守地區失守陷落，又一次上疏謝罪，堅決辭讓，不任開府。不久去世，當年五十八歲。贈司空，本官如故，謚號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手持符節監督喪事。桓豁在當時的聲譽雖然不如桓冲，但很有器度。但因遇到强大的敵人，所以没有建功立業。

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當初，桓豁聽説苻堅封國中有民謡説："誰説你堅硬，石頭就打碎你。"桓豁有子輩二十人，都以"石"起名來應合這句民謡。惟有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桓石虔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絶倫。從父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矯健敏捷無人可比。跟隨父親在荆州時，狩獵的包圍圈中有一隻猛獸身中數箭而倒伏在地，各位督將平日瞭解石

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温入關。冲爲苻健所圍，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嘆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虔的勇敢，開玩笑讓他去拔箭。石虔於是急步向前，拔出一支箭，猛獸跳起，石虔也跳起，超過獸身的高度，猛獸伏地，石虔又拔下一支箭而返回。跟隨桓温入關。桓冲被苻健包圍，即將戰敗，石虔躍上戰馬趕去，在數萬士衆中救起桓冲轉身返回，没有人敢對抗。三軍無不贊嘆，威震敵方軍士。當時有瘧疾患者，對他們説“桓石虔來了”來嚇唬他們，很多患者就能痊愈，石虔就是這樣令人畏懼。

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於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絶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荆州刺史都貴、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潋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

當初，袁真以壽陽反叛，石虔派寧遠將軍、南頓太守率領諸將攻打他，攻克了南城。又在石橋進擊苻堅屬將王鑒，繳獲五百匹馬。任竟陵太守，因父親的喪事而離任。不久苻堅又侵犯淮水以南，詔令説：“石虔文武雙全有才幹，作戰有方。古人遇到喪事悲痛哭泣後，如果有戰爭之事不敢推辭迴避，何况已在餘哀未盡之時，怎能推辭參戰之事！可以授石虔奮威將軍、南平太守。”不久升冠軍將軍。苻堅的荆州刺史都貴、襄陽太守閻震率領衆人進犯竟陵，石虔與弟弟石民抵抗他們。賊軍阻斷潋水，駐兵管城。石虔設下計謀夜間渡河，到達對岸後，賊人纔發覺，奮力作戰打敗賊軍，進兵攻克管城，擒獲閻震，斬首七千級，俘獲一萬人，數百匹馬，一千頭牛羊，三百領馬鎧甲。梁成帶領輕裝的騎兵逃跑而去保襄陽。石虔又兼任河東太守，進兵占據樊城，驅逐了苻堅的兗州刺史張崇，接受投降的二千家而回師。桓冲去世，石虔以冠軍將軍的身份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不久因服母喪而離職。服喪期滿，官復原職。過了一段時間後，接到命令移師鎮守馬頭，石虔請求停居歷陽，得到應許。

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桓石虔於太元十三年去世，追贈右將軍。追論平定閻震的功勞，升爵爲作塘侯。第五個兒子桓誕繼嗣。桓誕的長兄桓洪，曾任襄城太守。桓洪的弟弟是桓振。

桓振

振字道全。少果鋭，而無行。玄爲荆州，以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凶横見黜。

桓振字道全。年少時果斷敏鋭，但品行不端。桓玄任荆州刺史時，任桓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改任江夏相，因凶横被廢黜。

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於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并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宫。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群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嘆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

桓玄失敗後，桓謙隱藏到沮中，桓振逃到華容的涌中。桓玄先令將軍王稚徽防守巴陵，稚徽派人報告桓振説："桓歆已經攻克京邑，馮稚等又平定了尋陽，劉毅的各支人馬都在中路戰敗。"桓振非常高興。當時安帝在江陵，桓振便聚集同黨數十人襲擊江陵。到達城下時，已有二百人。桓謙也聚衆出兵，便攻占了江陵，把安帝迎到行宫。桓振聽説桓昇死了，大怒，想反叛安帝，桓謙苦苦勸告，桓振纔没有行動。接着安帝命群臣，説楚的福運不得善終，百姓之心回歸於晉，又奉送印璽，由琅邪王兼徐州刺史，桓振爲八州都督、鎮西將軍、荆州刺史。侍奉在安帝左右的人，都是桓振的心腹。不久桓振嘆息説："公早不用我，導致如今的敗局。如果公還活着，我來做前鋒，天下不難安定。現在偏偏成了這樣，歸宿何處！"於是放縱酒色之中，暴虐無道，殘害了不少人。

振管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温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管，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宗之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涢城，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桓振在江津駐守。南陽太守魯宗之從襄陽出兵把桓振的部將温楷在柞溪打敗，魯宗之進兵駐守紀南。桓振聽説温楷戰敗，留下部將馮該守營，親自率領士兵與魯宗之大戰。桓振勇冠三軍，没有人能够抵擋，魯宗之大敗。桓振追擊逃兵，遇見魯宗之在道上騎馬獨行，桓振没有認出他來，便問魯宗之在哪裏。魯宗之騙他説："已經在前邊走了。"於是魯宗之自己從後邊逃走了。不久劉毅等打敗馮該，平定江陵。桓振聽説馮該戰敗，衆人四散逃跑。後又與馮該之子馮宏自涢城出兵，又一次襲擊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逃往襄陽，桓振自稱爲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領寧遠將軍索邈，與桓振在沙橋交戰。桓振兵衆雖然較少，但左右將士都奮力作戰，雙方每一交鋒，桓振就瞋目奮擊，無人敢於抵擋。桓振當時喝醉了，并且被流箭射中，廣武將軍唐興在陣中斬殺了他。

桓石秀

石秀，幼有令名，風韵秀徹，博涉群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荆州，請爲鷹揚

石秀，少年時就有美名，風韵清秀明達，博覽群書，尤其擅長《老》、《莊》之學。經常獨處一室，很少應酬接待，當時的人們把他比作庾純。石秀頗得簡文帝器重。桓豁爲荆州刺史，請

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纂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秀擔任鷹揚將軍、竟陵太守，當官不是石秀所喜好。不久石秀代叔父桓沖任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兼鎮蠻護軍、西陽太守，住在尋陽。石秀性格豪放曠達，常在樹林水澤間射鳥釣魚，不把顯貴地位放在心上。他擅長騎馬射箭，百發百中。曾經跟隨桓沖打獵，登上九井山，徒衆很多，圍觀的人恭敬而坐，石秀并不如此，衹是嘯吟歌咏而已。謝安曾經向他詢問世情時勢，石秀默然不作回答，謝安覺得他很奇怪。有一天，謝安對石秀的堂弟桓嗣説了這件事，桓嗣向桓石秀問起，石秀説："世情時勢這位先生都熟悉，我還能説什麽呢！"在江州五年，因病離職。四十三歲那年死在家中，朝廷内外都爲此哀悼惋惜。追贈後將軍，後來改贈爲太常。兒子稚玉繼嗣。桓玄篡權時，因桓石秀是家族中的佼佼者，封稚玉爲臨沅王。

桓石民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沖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内史、梁郡太守。沖薨，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

初，沖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陜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黄淮自稱并州

桓石民，二十歲左右時就出名，衛將軍謝安引請他任參軍。叔父桓沖上疏，授職督管荆江豫三州中十個郡的軍務、振武將軍，兼襄城太守，戍守夏口，在竟陵與石虔一起攻打苻堅的荆州刺史梁成等。第二年，又在漳口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打敗苻堅部將慕容垂、姜成等。又兼譙國内史、梁郡太守。桓沖去世，詔任桓石民監荆州軍事、任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家族歷代統治荆州地區，石民又有才能和聲望，甚得衆人敬仰。

當初，桓沖派遣竟陵太守趙統討伐襄陽。此時，桓石民又派兵援助他。不久苻堅在淮肥一帶戰敗，石民派南陽太守高茂守衛皇陵。當時苻堅雖然戰敗，而慕容垂等還强盛。石民派將軍晏謙討伐弘農，賊軍東中郎將慕容夔向他們投降。開始設立湖陜兩地戍守。得到關中表演擔幢雜技的人，來充實太樂。當時苻堅之子苻丕在黄河以北冒用超越本分的封號，謀劃襲擊洛陽。石民派將軍馮該討伐他，在戰陣中斬殺了苻丕，以及他的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人，把他們的首級傳送到京都。而丁零翟遼又侵犯進逼皇陵，石民派河南太守馮遵討伐他們。當時乞食求生的

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飢民黄淮自稱并州刺史，與翟遼共同攻打長社，有幾千名士衆。石民又派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迎擊黄淮，把他殺了，翟遼逃到黄河以北。桓石民因前後功績，升爲左將軍。去世，没有子嗣。

桓石生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桓石生，隆安年間以司徒左長史升侍中，歷任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要討伐桓玄，石生飛速送信報告桓玄，桓玄對他很感激。桓玄當權時，任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不久死在官任上。

桓石綏　桓石康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黄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傅韶之所殺。

桓石綏，元顯時任司徒左長史。桓玄當權，任黄門郎、左衛將軍。桓玄失敗，石綏逃到長江以西的塗中，聚集人馬攻打歷陽，後來被梁州刺史傅韶之殺掉。

石康，偏爲玄所親愛，玄爲荆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荆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桓石康，得到桓玄的偏愛，桓玄任荆州刺史時，任他爲振威將軍。屢經升遷至荆州刺史。討伐庾仄有功，封爲武陵王，事迹附記在本書《桓玄傳》。

桓祕

祕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内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盧悚入宫，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温入朝，窮考悚事，收尚書陸始等，罹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祕與温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絶，先遣力士拘録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增嘆。可順其所

桓祕字穆子。年少時有才氣，超凡脱俗。初任秘書郎，兄桓温抑制而不任用他。很久之後，任輔國將軍、宣城内史。當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逃入蜀，桓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平定司馬勳後，返回本郡。後任散騎常侍，調任中領軍。孝武帝剛即位，妖賊盧悚進入皇宫，桓祕與左衛將軍殷康共同入宫迎擊他。桓温入朝，追究核實盧悚之事，逮捕了尚書陸始等人，獲罪的人很多。桓祕也被免官，居住在宛陵，常流露出憤憤不平的神色。桓温病危，桓祕與桓温之子桓熙、桓濟等商議共同廢黜桓冲。桓冲暗中得知這一情況，不敢入宫。不久桓温死去，桓冲先派力士拘捕了桓熙、桓濟，然後親臨喪禮。桓祕因此被廢棄，便居住在墓地，在田園間放縱心志，喜歡游山玩水。後來被起用爲散騎常侍，前後三次上表陳述心志。詔令説："桓祕在先朝受到恩遇，因此舉用他，但他屢進辭讓之表，以栖居隱退表達心志，加上他有病在身，任

執。"祕素輕冲，冲時貴盛，祕耻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眄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纂，以爲醴陵王。

用他會徒增煩惱。可以順從他的意願。"桓祕一向輕視桓冲，桓冲當時居尊位而氣盛，桓祕以常侍地位低爲羞耻，所以没有聽從朝廷的任命。給謝安的書信以及十首詩，言辭義理都值得一讀，他的文章常常表達簡文帝的寵遇。死在桓冲之前。長子桓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桓玄篡位，任他爲醴陵王。

桓冲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温破姚襄。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

初，彝亡後，冲兄弟并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

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温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温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

桓冲字幼子，在桓温的幾個弟弟中知識最淵博，有軍事才幹，桓温很器重他。年輕時，太宰、武陵王司馬晞徵召他，他不去赴任。任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跟隨桓温征伐有功，升任督荆州的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的京兆、揚州的義成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成新野二郡太守，鎮守襄陽。又跟隨桓温打敗姚襄。俘虜周成後，進升爲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不久升任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兼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桓温打敗了姚襄，俘獲姚襄部將張駿、楊凝等人，遷到尋陽。桓冲在江陵，還没來得及到任，而張駿率領他的五百名士卒殺害了江州督護趙毗，掠奪了武昌貯藏財物的府庫，携妻帶子向北方叛逃。桓冲派部將討伐并俘獲了他們，又迅速返回守地。

當初，桓彝死後，桓冲兄弟都還年幼，家境貧困，母親患病，需要用羊來消除疾病，無法得到羊，桓温就把桓冲作爲人質。羊的主人很富有，説不想要人質，希望爲他們養育買德郎。買德郎，是桓冲的小字。桓冲任江州刺史時，出外射箭，羊主在堂邊觀看，桓冲認出了他，對他説："我是買德呵。"於是豐厚地報答他。不久，桓冲升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所管州郡和先前相同。

桓冲在江州共任十三年後桓温去世。孝武帝詔令桓冲任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當時詔令爲桓温的喪事贈送錢布漆蠟等物，但没有趕上大殮的葬儀。桓冲上疏陳述桓温平素清廉儉樸，而且私家財物足够辦理喪事，要求把這些物品歸還官庫。孝武帝没有同意，桓冲仍然執意不接受。當初，桓温執

决。冲既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

掌大權時，死刑罪都由自己决斷。桓冲掌管政事後，上疏認爲生殺的大事，是古今都慎重對待的，凡是死罪，首先上達，必須報告。桓冲代桓温擔負職任後，盡忠於王室。有人勸告桓冲誅殺當時有聲望的人，實行專權，桓冲没有聽從。

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群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兖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并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王藴以后父之重昵於安，安意欲出藴爲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

謝安憑藉他在當時的聲望輔佐朝政，爲衆望所歸，桓冲害怕受到威脅，寧康三年，就解除了在揚州的職位，自己要求出京任職。桓氏同黨認爲這不是良策，無不扼腕苦苦勸諫，郗超也懇切地勸阻他。桓冲全不聽從，處之坦然，不以爲遺憾，爲王室進呈忠言良計，總是盡心盡力。於是改任都督徐兖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於中軍，鎮守京口，暫授符節。又詔令桓冲和謝安都加侍中，率五十名披甲執杖的士兵進入朝廷大殿。當時丹楊尹王藴以皇后之父的重位受到謝安親近，謝安有意想外任王藴爲方鎮長官，於是又解除桓冲在徐州的職任，桓冲僅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從京口移守姑孰。

既而苻堅寇凉州，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泗，乘虚致討，以救凉州，乃表曰：

> 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凉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剿絶，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仇，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
>
> 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

不久苻堅侵犯凉州，桓冲派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帶領士衆奔赴壽陽，淮南太守劉波在淮泗兩河上乘船，乘虚討伐，來解救凉州，便上表説：

> 氐賊自兼并東胡後，人多勢衆，而蜀漢人少力弱，西凉没有防備，如果使用武力衹會失敗，恰恰加速滅亡。然而上天還没有剿滅他們，多次成爲國家的災患。我聽説取勝在於不露行迹，建功立業，攻伐之謀略，是用兵的最佳策略。何况此賊囂張，終將逃竄。北方的進犯搶掠，常在秋冬兩季。現在日月流逝，秋風將起，我考察京城周圍地區，重重守衛，另外淮泗暢通，長江如海，荆楚地處偏遠，接近敵寇，方城、漢水没有天險防護，而防備的主要地區必在西邊大門。
>
> 臣雖平庸，缺乏軍事謀略，然而愧負重任，志在奮發抗敵。請允許我率領所轄軍隊，直接向南郡進發，與征西將軍臣桓豁共同商議。敵人如大舉而來，到沔漢送死，

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窺闞計屈，則觀兵伺亹，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

我希望憑藉正道，利用人和，乘此形勢一次行動，掃清邪惡污穢之氣，不用再次勞累王室的軍隊，在三秦一帶征戰，這樣先帝的大業就將在聖世永遠昌盛，往昔宣武皇帝的遺志也不再留有憾恨。如果賊人畏懼皇威，窺伺圖謀而無計施展，我們就靜觀其變，再議攻取之事，出兵班師，需選擇適宜的時機。我希望陛下審覽我陳述的意見，特賜應許。

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内未一，憤嘆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於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窮凶，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群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静以聞。"會張天錫陷没，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洲。

詔命回答道："胡人違背天意，連年恣意妄爲，梁、益失守，河西傾覆。每念及天下尚未統一，滿懷憤慨感嘆。將軍謀略深遠，千思萬慮，忠於國朝的赤誠之心，溢於言表。我審覽不周，深有感慨。敵寇雖然利用機會竊取利益，但違背道義而行動，濫用武力窮凶極惡，役使他們的士衆，他們滅亡的日期，怎能久遠呢！但防備不測，是軍事上的善策。於是我向群王詢問，恭敬地聽從高妙的計策。想與征西將軍協同參定遠大的謀略，若有嘉謀遠慮，請把情況及時告知。"適逢張天錫戰敗，於是回軍。不久桓豁去世，桓冲升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同以前一樣。又任桓冲之子桓嗣爲江州刺史。桓冲將要前往轄地時，孝武帝在西堂爲他餞行，賜錢五十萬。又犒勞賞賜文武官員三百四十石酒、五十頭牛。謝安送他到溧洲。

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强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荆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温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吴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

桓冲到達江陵後，苻堅當時力量正强盛，桓冲想移兵守江南，於是上疏道："自中興以來，荆州的防守地盤，根據需要而變化。我死去的兄長桓温因石季龍已死，籌劃謀取中原，因江陵道路便利，於是便鎮守在那裏。情况隨着時間而變化，形勢不會一成不變。再説用兵以詭詐爲原則，向對方顯示力弱，目前應當全力重守江南，輕防江北。南平孱陵兩縣交界處，有個地方名叫上明，土地肥沃，有物産資助軍隊。在吴時的樂鄉城以北四十餘里，北臨大江，西接三峽。如果敵人來送死，那麼舊郢以北堅壁不戰，雙方交會後讓他們渡江，道路遥遠，趁他們疲乏懈怠，很容易撲滅鏟除。臣執掌朝廷以外的地區，就隨

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荆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

機采取適當的行動。”於是把鎮所遷到上明，派冠軍將軍劉波駐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駐守江夏。詔令因荆州水旱災害和饑荒，加之桓冲新近移駐尚在初創，每年運送三十萬斛米到荆州以便供給軍隊，待到豐收年再停止。

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兖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强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强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劭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輶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於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都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户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并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

苻堅派他的部將苻融侵犯樊、鄧，石越侵犯魯陽，姚萇侵犯南鄉，韋鍾侵犯魏興，當地守軍都戰敗陷落。桓冲派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攻打他們，但劉奭畏縮不前，朱序又被賊軍擒獲。桓冲責備自己，上疏呈送印章符節，請求解除職務，孝武帝不應許。朝廷派左衛將軍張玄之到桓冲那裏商議軍事。桓冲率領前將軍劉波及他哥哥的兒子振威將軍桓石民、冠軍將軍桓石虔等討伐苻堅，攻取了苻堅的領地筑陽。攻打武當，趕跑了苻堅的兖州刺史張崇。苻堅派慕容垂、毛當侵犯鄧城，苻熙、石越侵犯新野。桓冲既害怕苻堅人馬衆多，又因瘟疫流行，回師鎮守上明。上表説“夏口是江沔的要衝，接近强敵，我哥哥的兒子桓石民能勝任這個職位，立即任命他管理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部與强蠻接壤，西部連接荆郢二地，也很重要。現在府州已分，請任命王薈補任江州刺史”。詔命聽從這些建議。當時王薈剛逢兄長王劭的喪事，即將下葬，王薈推辭而不想出任官職。於是衛將軍謝安以中領軍謝輶取代了他。桓冲聽説後很生氣，上疏認爲謝輶没有文才武略，請求由自己兼任江州刺史，孝武帝允許。桓冲派桓石虔討伐苻堅的襄陽太守閻震，擒獲了閻震，以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到京都，詔令送到桓冲府。因平定閻震的功勞，封桓冲次子桓謙爲宜陽侯。苻堅派他的部將都貴防守襄陽，桓冲派揚威將軍朱綽討伐他，於是焚燒沔北田中的稻子，攻取了六百餘户而返還。又派上庸太守郭寶討伐苻堅的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他們都投降了。新城太守麴常逃跑，三郡都得到安定。詔令賞賜錢百萬，錦袍料一千端。

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强，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

當初，桓冲鎮守西部地區，因爲賊寇力量正强，所以遷移鎮守上明，認爲江東力量薄弱，正可以鞏固邊疆，自我防守。又因爲將相有不同的

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鎮捍，以爲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没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内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嘆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勛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慚耻，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

職守和能力，桓冲自認爲德行聲望不及謝安，所以委任謝安爲内相，而把鎮守捍衛四方之地，當作自己的職任。又與朱序交往密切。不久朱序被賊寇打敗俘虜，桓冲深爲此愧疚惋惜。不久苻堅竭盡國力向内地侵犯，桓冲深憂京城不保，就派遣三千精兵趕赴京都。謝安認爲三千人對力量的增減没有什麽作用，而且想向外人顯示出閑暇的樣子，聽説軍隊已在附近，執意不去理會。回覆説："朝廷的處置方法已經決定，兵革一無闕失，西部地區應爲防備。"當時謝安已經派出兄長之子謝玄以及桓伊等諸路軍隊，桓冲認爲這些兵力不足以成就興廢之事，召來輔佐的官吏，對其感嘆道："謝安有治政的才能，不知用兵的謀略。眼下大敵即將來到，還去交游閑談，雖然派遣了幾位没有閲歷的少年，又人少力薄，天下之事可以預知，我們將要受異族統治了！"不久聽説苻堅被打敗，建立了不凡的功勛，又得知朱序因此得以返回，桓冲原本患有疾病，又加上内心慚愧羞耻，重病發作而死，當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舊，謚號宣穆。賞賜辦理喪事的錢五十萬，布五百匹。

冲性儉素，而謙虚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别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托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羡、怡。

桓冲性情節儉樸素，而且謙虚愛士。曾在沐浴後，妻子給他送來新衣服，桓冲大怒，急促地叫她拿走。妻子再次送來給他，并且對他説："衣服不穿新的，怎能成爲舊的呢！"桓冲笑着穿上了衣服。任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服從，桓冲親自前往迎接他，對他很好。又徵用處士長沙鄧粲爲别駕，準備禮物竭盡恭敬。鄧粲被他喜愛賢士的態度感動，於是接受任命。當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都有表奏，安置自己的親戚任職，惟獨桓冲給謝安的信中寫道："妙靈、靈寶年齡還小，我没有完成哥哥托付我的事情，以此爲遺恨！"不談及私事，議論的人更加認爲他高尚。遺體送往江陵時，士女老幼都到江邊目送遠去，大聲哭泣表達心中的悲哀。後來桓玄篡位，追贈爲太傅、宣城王。有七個兒子：桓嗣、桓謙、桓脩、桓崇、桓弘、桓羡、桓怡。

桓嗣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并爲桓氏子侄之冠。沖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子胤嗣。

桓嗣字恭祖。年輕時有美好的名聲，與桓豁之子桓石秀并立於桓氏子侄輩之首。桓沖代桓豁鎮守西部後，詔任桓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處理事務簡省儉約，修繕他居住的房舍時，應該用木板作爲房檐，桓嗣命令用茅草代替，把木板交給主管船隻的官員。改任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守夏口。後兼任江夏相，死在官任上。追贈南中郎將，謚號靖。兒子桓胤繼嗣。

桓胤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秘書丞，累遷中書郎、秘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篡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勛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晋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沖遺勳，用凄於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胤爲玄嗣，事覺，伏誅。

桓胤字茂遠。年輕時有高尚的節操，雖然累世榮華富貴，却因淡泊名利、安於退讓甚得稱道。最初任秘書丞，屢經升遷至中書郎、秘書監。桓玄很敬重喜愛他，升任中書令。桓玄篡權後，桓胤任吏部尚書，跟隨桓玄向西逃亡。桓玄死後，桓胤投降。詔書説："善行顯明則福運長遠，功勛昭彰就地位特殊。憑藉宣孟的忠誠，後代蒙恩於晋國；子文的善德，使子孫繼嗣而長存。前任太尉桓沖，過去守衛陝西，忠誠於王室。他的幾個子輩參與凶逆，自己招罪被誅。念及桓沖往昔的勤苦，不禁心中凄惋。他的孫子桓胤應該得到寬宥，以勸勉他從善。可以保全他的生命，流放新安。"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人謀反時，暗中想立桓胤爲桓玄的繼承人，事情被告發後，桓胤被處死。

桓謙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

桓謙字敬祖，平正而有器量名望。最初因父親的功勞封爲宜陽縣開國侯，屢次升遷任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孫恩之亂時，桓謙出逃到無錫。徵召任用爲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舉薦爲諮議參軍，改任司馬。元興初年，朝廷將要討伐桓玄，因爲桓氏世代居住在陝西，桓謙之父桓沖對荆楚留有恩惠，懼怕人心向背，於是任用桓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此來安定荆楚。

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

桓玄起兵後，任桓謙爲尚書左僕射，兼吏部，加任中軍將軍。桓謙兄弟居於高位，桓玄十

玄甚倚杖之，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玄纂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

分依仗他們，但内心并不喜歡。改封桓謙爲寧都侯，任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升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桓玄篡位，桓謙又兼任揚州刺史，本官依舊，封爲新安王。

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己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於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末雖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虚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桓振作亂時，桓謙保護皇帝，很有功勞。但是性格懦弱而不明事理，尤其不能靠他來發動事變。當初，桓謙勸説桓振率領軍隊向東作戰，自己防守江陵。桓振既看不起桓謙，所以没有聽從。桓振失敗後，桓謙逃到姚興那裏。此前，譙縱向姚興自稱藩屬，譙縱與盧循互通使者，潛移默化互相影響，致信姚興請求桓謙共同順江流東下。姚興詢問桓謙，桓謙説："我們這一家族對荆楚一帶有重恩，堂弟桓玄雖然最終篡位奪權，都是因爲形勢逼迫，這是人神都瞭然於心的。如果我與譙縱東下，百姓自然會受到驚動。"姚興説："小河裏容不下大舟，如果譙縱的才力足以做大事，也不會藉助你作爲輔翼。你應當自己求得多福。"於是讓他去了。桓謙到了蜀，想虚心招引士人，譙縱懷疑他，就把他放到龍格，派人看守。桓謙向諸位兄弟哭着説："姚主的話應驗了！"後來譙縱帶着譙道福一起東下，桓謙在途中招募兵士，百姓有感於桓冲往日的恩惠，前來投奔的有兩萬人。劉道規打敗桓謙，殺了他。

桓脩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内外崩駭。脩進説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内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并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

桓脩字承祖。娶簡文帝女兒武昌公主爲妻，歷任吏部郎，漸漸升至左衛將軍。王恭將討伐譙王尚之，首先派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進發。桓脩以左衛將軍兼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抵抗他們。桓脩在句容駐兵。不久王恭失敗，孫無終送來書信請求投降。桓脩已經班師，而楊佺期到達石頭城，當時朝廷毫無防備，皇宫内外驚慌恐懼。桓脩進宫勸諫説："殷氏、桓氏之下，衹靠王恭，王恭失敗後，無不恐懼失色。現在如果頒布褒美嘉獎的詔書任用桓玄，桓玄必定内心歡喜，這就能遏制殷仲堪、楊佺期，使他們都順從命令。"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任桓脩爲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暫管左衛文武官員至鎮所。又命令劉牢之帶着一千人送他。改任仲堪爲

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御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中護軍。

廣州刺史。桓脩還没來得及出發，而桓玄等人在尋陽結盟，要求殺掉牢之。尚之又陳述仲堪無罪，却被貶職。於是詔令恢復殷仲堪荆州刺史的職務。御史中丞江績上奏本説桓脩聽信楊佺期的話，派人傳遞書信，説明情況，替自己的前途打算，而貽誤了朝廷的謀略，請求逮捕桓脩交付廷尉處理。朝廷頒發特别詔令免除了桓脩的官職。不久他代王凝之任中護軍。又過了不久，桓玄打敗了殷仲堪、楊佺期，詔任桓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不久重新擔任中護軍。

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纂，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桓玄執掌朝政，任桓脩統領六州，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授予符節。不久升任撫軍將軍，加封散騎常侍。桓玄篡位，任桓脩爲撫軍大將軍，封爵號安成王。劉裕舉兵，殺了桓脩。

徐寧

徐寧者，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爲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别。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徐寧，東海郯人。年少時便有名聲，任輿縣令。當時廷尉桓彝被人們稱説善於識别人才，桓彝曾經離職，到廣陵尋訪親友故舊，回途中遇風，船停靠在河灣中，桓彝連日憂愁不樂，便上岸，見到一座屋宇，有些像官署，就向人詢問，這裏的人説是輿縣縣署。桓彝就進去拜訪。徐寧清廉仁惠知識廣博，二人相遇都很高興，於是桓彝留宿了幾夜。桓彝非常欣賞徐寧，與徐寧結爲朋友而辭别。回到京都，桓彝對庾亮説："我爲你得到一位很出色的吏部郎。"他的話記録在本書《桓彝傳》中。不久徐寧升任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死在官任上。

史臣曰：醨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懔然於往策；季路絶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喈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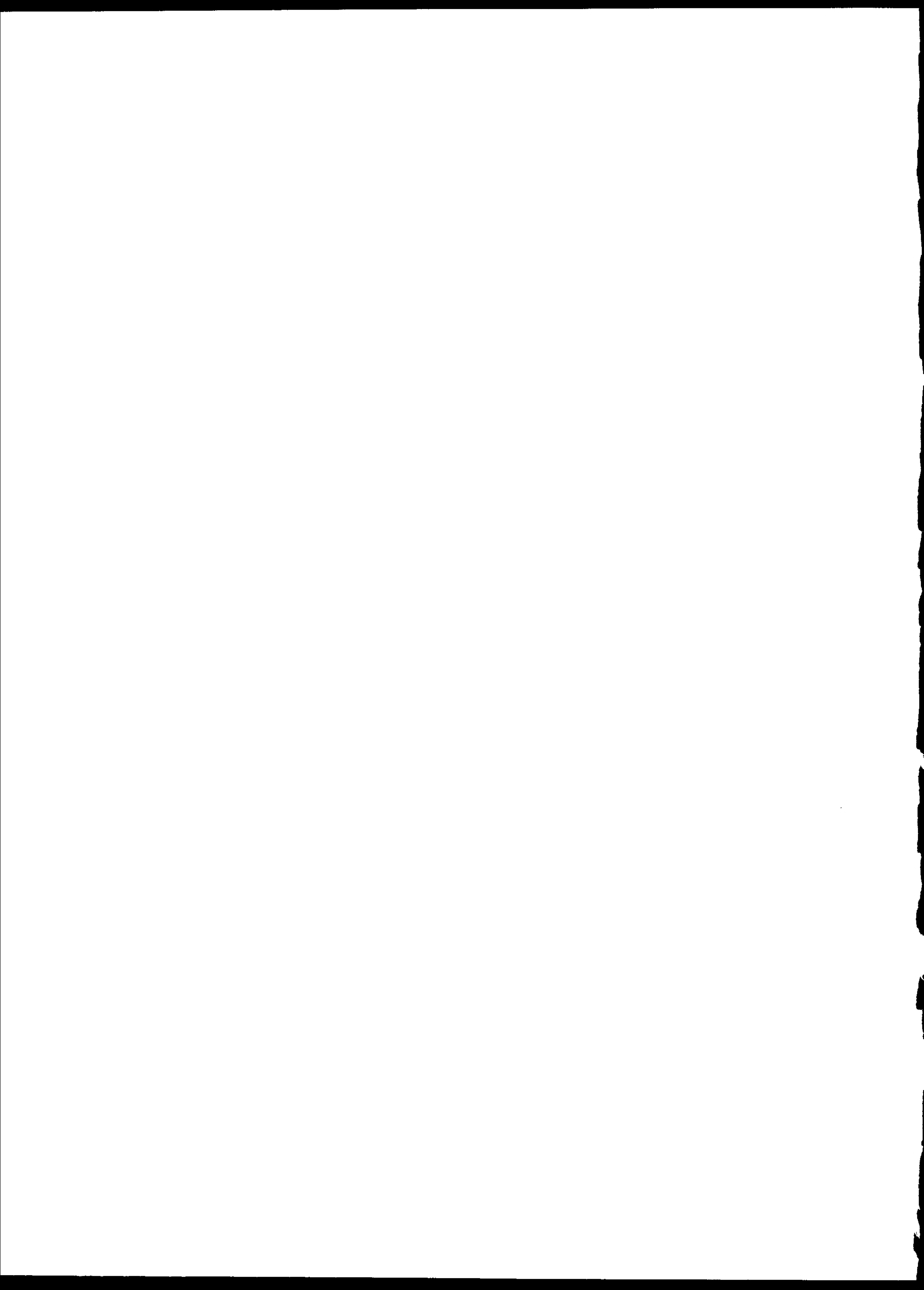
史臣曰：淺薄的世風暗中蔓延，淳厚的源泉漸漸枯竭，把道德遺留在個人的性情中，在名教中顯出忠信。首陽山中伯夷、叔齊顯出高節，追求仁義而得到仁義；泗水北岸孔子講授微言大義，古人感嘆"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原軫脱下頭盔進入狄軍，對既定的決策義無反顧；季路結好絶纓不願免冠而死，與他以往僅好武勇迥然不同。何况於歲末霜雪交加之際，於清晨陰風晦雨之時，有的禽鳥會因此改變鳴叫之音，堅挺的枝葉很少能保全本性。桓茂倫抱中庸之氣，懷堅貞

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污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捍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寧俞之忠無救弈棋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不屈之節，超越周顗、庾亮清高的境界，遵循許邁、郭璞遠離世俗的軌迹。不願在面臨危機時苟求免災，明知處於死地而坦然守志，名揚千載之上，骨埋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正是這樣嗎！至於國家興衰交替，傑出之才隱居深山大澤，桓冲恭順地在朝中輔佐君主，桓豁在高官中氣勢逼人，桓石虔威震北門，桓石秀坦率地對待西陽太守的職務，對外有捍城的作用，在朝没有絲毫嫌忌，比之天下名臣，他們毫不遜色。然而桓溫居於盛極一時的官職，桓玄順遂了履霜般的危業，由此可知縱有敬仲之美德不能平息檀臺之亂，寧俞的忠誠也不能平息社稷之禍。子文不能享受祭祀，可悲呵！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夭，名與雲興。虔豁重世，冲秀雙美。國賴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爲群。歸之簒亂，曷足以云。

贊曰：剛强不屈的宣城刺史，堅貞之心不屈。身體隨露水夭逝，聲名與流雲永存。石虔、桓豁名重當世，桓冲、石秀雙美。國家仰賴忠臣，家族倚重才子。桓振勇武桓謙能文，桓尋、桓邑也和他們類似。歸命於篡權亂世，還有什麽可言呢。



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痴，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闔門守静，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

王湛字處冲，是司徒王渾之弟。從小就有見識器度。身高七尺八寸，龍額大鼻，不多説話。施德於人而不爲人知，别人不理解，兄弟和宗族之人都以爲他痴，惟有其父王昶認爲他有奇才。遭父喪，住在墓地守喪。服喪期滿後，閉門不出，不與世人交往，淡泊簡約，器量隨和，有輔佐之才。

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脱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侄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栗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絶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别也。"於是當蟻封内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

王湛兄之子王濟看不起他，飲食非常豐盛，却不給王湛吃。王湛讓人拿蔬菜來，對面而吃。王濟曾經到王湛處，看見床頭有《周易》，就問："叔父用這個幹什麼?"王湛説："身體不舒服時，有時看一看。"王濟請他解釋，王湛便詳細地剖析書中深奥的道理，講得精微深奥又有奇趣，都是王濟從未聽説過的。王濟才氣高超，對王湛没有一點子侄的恭敬，聽了王湛的講解後，十分驚懼，身心變得十分恭敬。於是停留了好幾天，越發感到自己的不足，嘆息説："家族中有名士，三十年都不知道，這是我的罪過。"接着告辭而去，王湛送他到門口。王濟有一匹馬特别難騎，他問王湛説："叔父喜歡騎馬嗎?"王湛説："也喜歡。"於是就騎這匹馬，姿勢非常美，驅馬回轉如綢帶縈繞，善騎馬的人也比不上他。王濟非常喜愛自己的馬，王湛説："這匹馬雖跑得快，可是耐力不够經不住苦行。最近看見督郵的馬更好，可是又缺乏好馬料。"王濟試着養那匹馬，確實和自己的馬一樣好。王湛又説："這匹馬的好處在負重的情况下纔看得出來，平路上和别的馬没有區别。"於是在小土堆上比試，王濟的馬果然摔倒了，而督郵的馬却如履平地。王濟更加

武帝亦以湛爲痴，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贊嘆驚奇，回家對父親説："我剛得到一位叔父，是在我之上的人。"武帝也認爲王湛痴，每次見到王濟就調侃説："卿家裏的痴叔死了嗎？"王濟總是無言以對。此時，武帝又像原來這麽問，王濟説："臣之叔根本不痴。"於是就稱道他的美德。皇帝説："能和誰比？"王濟説："在山濤之下，魏舒之上。"當時的人就説王湛上比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王湛聽説後説："想要把我放在季、孟之間嗎？"

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王湛年輕時爲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外任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去世，享年四十七歲。其子王承繼承。

王承

承字安期。清虚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

王承字安期。清静寡欲，不加修飾。説道理辯事情但求搞清要旨，而不去修飾文辭，有見識的人都佩服他的簡要而通達。成年時有名氣。太尉王衍特别器重他，把他和南陽樂廣相提并論。

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净，不爲細察。小吏有盗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

永寧初年，任驃騎參軍。正是天下將亂的時候，就南下避難。改任司空從事中郎。參與迎接皇帝，賜爵爲藍田縣侯。升尚書郎，没有赴任。東海王司馬越鎮守許，任他爲記室參軍，很看重他，告誡其子司馬毗説："學習所得到的益處小，親自體察益處大。熟習禮度，不如以儀形爲楷模；誦讀古人的言論，不如親受教誨。王參軍是大家的表率，你應該以他爲師。"在府中幾年，看到朝政漸漸衰敗，以母親年老爲由辭職，請求出京。司馬越不同意。過了很久，升爲東海太守，爲政簡明，不重細微末節。有個小吏偷了池中的魚，主簿追究，王承説："文王的園林與衆人共有，池中的魚又有什麽可惜的！"有違禁夜行的人被吏卒抓住了，王承問他原因，回答説："跟老師讀書，没有察覺天晚了。"王承説："鞭打甯越這樣的人來樹立威名，不是政教的根本。"派吏卒送他回家。他的寬容就是如此。

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

不久後離官，東渡長江。當時道路阻塞，人們都感到危險恐懼，王承每次遇到危險都泰然處

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之，即使是家人或親近之人，也没看見過他表現出憂喜之色。到了下邳，登山北望，嘆息道："别人都説愁，我也開始發愁了。"到建鄴後，任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很受優待尊敬。王承從小有聲譽，又能誠懇待人，對人儘量寬宏大度，所以衆人都很親近喜歡他。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等人都在他之下，是中興第一人。四十六歲去世，朝野之人都很痛惜。從王昶到王承，代代都有名氣，評論者説祖父不如孫子，孫子又不如父親。其子王述繼承。

王述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静，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痴。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减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王述字懷祖。從小失去父親，以孝順母親而聞名。安於貧窮儉約，不求聞達。性情沉穩恬静，每次碰到座中有人辯論，各種説法相争不下時，王述却無動於衷。年少時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到三十歲，還不知名，有人説他痴。司徒王導根據門第徵召他爲中兵屬。見面後，没有别的話，惟問江東米價。王述睁眼不回答。王導説："王掾不痴，别人爲什麽説他痴呢？"曾經看到王導説話時，在座的人没有不贊美的，王述嚴肅地説："人不是堯、舜，豈能每件事都好！"王導很感謝他，對庾亮説："懷祖的清貞簡貴，不比他祖父、父親差，僅曠達恬淡略微差一點。"

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并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箋曰：

康帝爲驃騎將軍時，召他補授功曹，外任宛陵令。太尉、司空多次徵召他，又授尚書吏部郎，都不赴任。任庾冰的征虜長史。當時庾翼鎮守武昌，因多次出現妖怪之事，又有猛獸進入官府，想遷移鎮所避邪。王述給庾冰寫信説：

>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强胡陸梁，當稸力養鋭，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溯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

> 聽説安西想要移鎮樂鄉，我不知道這樣做是仔細謀劃而决定的，還是由於情感而决定的？如果説是謀劃的結果，那麽那兒離武昌有一千多里，數萬人衆遷移創業，將要建立城堡，公私都會煩勞。如果確實是要害之地，適宜進駐，也還要考慮遷移的煩勞，權衡去留的輕重，况且這不是當務之急呢！當今强胡囂張，應當養精蓄鋭，而這樣無故遷動，是自己造成失策。加上江州逆流而上幾千里，供給軍府的用度，勞役倍增，疲憊於

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内外形勢，使窺闞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謡，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

道路。再説武昌確實是江東鎮守防衛的中心，不僅是抵禦上游之敵而已。如有緊急情況奔赴報告，派人馳送消息也很方便。如果遷移到樂鄉，遠在西陲，一旦江岸有事，無法接應救援。州郡用大將鎮守，所以要在要害之地建府，内外都能控制，使人無機可乘。如果是由於情感，那麽天道幽遠，鬼神之事説不清楚，妖祥吉凶，誰能知道是何原因？因此明達的君子行直道，不因感情而失常。從前秦忌諱“亡胡”的讖語，最終成爲劉、項的依據；周憎惡“檿弧”的童謡，而成爲褒姒亂國的先兆。這是過去的事。歷觀古今，以往事爲鑒，妖異招來禍敗，確實不少。消災避邪的辦法，要非常審慎，應當選擇人事的道理，考慮國家的長久之計，這樣天下有幸，美名可以保全。

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

如果已經拿定了主意要遷移，不能在武昌，衹能近移到夏口，這是退而求其次。樂鄉之舉，人們都認爲不可。希望將軍爲了國家，一定深思熟慮。

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

當時朝議也不同意，庾翼便没有移鎮。

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内史。莅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遠近所知；内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

王述出補臨海太守，改任建威將軍、會稽内史。臨政清廉嚴肅，任上没有大事。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代替殷浩任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剛到任時，主簿請問尊長的避諱，回答説：“我的祖、父名揚海内，遠近都知道，祖母和母親的名諱不出家門，其他就没有什麽避諱。”不久加中書監，堅決辭讓，經過一年也不就職。又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舊。不久升任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舊。

述每受職，不爲虚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温

王述每次接受職務，并不虚假地謙讓，如果上表推辭，一定不受職。此時，其子坦之勸他，認爲依照慣例應當有所謙讓。王述説：“你認爲我不能勝任嗎？”坦之説：“不是。衹是謙讓本來也是好事。”王述説：“既然能勝任，又何必要謙讓呢！别人説你比我强，你還是不如我。”坦之

長史，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嘆美之。

當桓温的長史，桓温想爲其子向坦之家求婚。坦之回家告訴父親，王述喜愛坦之，雖然已經成人，還是抱着坐在膝上。坦之就説了桓温的意思。王述大怒，一把推開坦之，説："你真傻！怎麽能看桓温的面子就把女兒嫁給當兵的呢？"坦之就找藉口回絶。桓温説："這是令尊大人不肯答應罷了。"於是作罷。簡文帝常説王述才能并不高，衹憑真誠直率就能抵上别人。謝安也贊賞他。

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禄，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但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嚙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粗，嘗忿述，極言駡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當初，王述家中貧窮，求試爲宛陵令，經常接受饋贈，而修治家具，受到州府官員揭發，有一千三百條。王導派人對他説："名父之子不用擔心没有俸禄，委屈治理小縣，此事不合時宜。"王述回答説："滿足後自然會停止。"當時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後來屢任州郡刺守，廉潔無比，所得俸禄和賞賜都分給親朋故舊，家中的舊用具也不更新，這纔受到世人的贊嘆。但他因性急而常出問題。有一次吃鷄蛋，用筷子去刺，没刺住，就大怒，把鷄蛋扔到地上。鷄蛋在地上滚個不停，就下地用木拖鞋去踏，又没踏住。更加生氣，把鷄蛋抓起來放到嘴裏，咬破後吐掉。擔任重職後，注意克制脾氣，竭力使自己温和。謝奕性情粗暴，有一次生王述的氣，破口大駡。王述一句話也不回，把臉對着墻壁。過了半天，謝奕走了，王述纔回到座位。人們因此稱贊他。

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宫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

太和二年，因年近七十，上奏請求退休，説："臣曾祖父魏司空王昶給文皇帝寫信説：'從前與南陽宗世林一起做東宫官屬。世林從小就有好名聲，受到州裏之人尊敬。到他年老時，常常自勵，恐怕遭到廢棄，當時的人都譏笑他。如果我長壽，到了退休的年紀，我不做此公老而不退之事。'言辭慷慨，對這樣的事很是看不起。雖然是書信，也實在是訓誡。臣辱爲輔佐重臣，而患有疾病，禮敬已難，還認爲可以好轉。日復一日，年紀衰老疾病更加難治，再也不會有重睹聖顔的日子。請求讓我遵奉先人的訓誡，退休回家。"不同意。王述終於卧床不起。三年後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初，桓温平洛陽，議欲遷都，朝

當初，桓温平定洛陽，議論遷都，朝廷非常

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憂懼，想派侍中去制止。王述説：“桓温是想用虚聲來威嚇朝廷，不是真有其事。儘管由他，自然無事。”這事果然未行。桓温又議論要遷移洛陽的鐘架，王述説：“永嘉國勢不强，暫時偏居江左。正應當蕩平天下，返回舊京。如果不行，就應該改遷園陵，而不應先遷鐘架。”桓温竟然也無法强奪。王述被追贈爲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號穆，因避穆帝諱，改爲簡。其子坦之繼嗣。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温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

坦之字文度。二十歲左右就和郗超一樣名氣很大，當時人説：“大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是郗超的小名。僕射江虨量才授官，擬任爲尚書郎。坦之聽説後説：“自從過江以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怎麽由我任此職！”江虨便作罷。簡文帝任撫軍將軍時，召他爲掾。多次升遷爲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外任大司馬桓温的長史。不久因父喪去職。服喪期滿，徵召爲侍中，承襲其父爵位。當時有士卒韓悵逃亡後自首，説“因爲丢失了牛所以叛逃”。有關官員判定韓悵偷牛，嚴刑拷打後服罪。坦之認爲韓悵能够自首，却在法外加罪，因懈怠丢牛，可以寬恕，戴上刑具，就承認自己偷牛，應當按罪有疑問從輕處理的條文辦，於是就寬赦了他。海西公被廢後，領左衛將軍。

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虚，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虚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顔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

坦之有品格，特别反對時俗放蕩，不遵從儒教，很崇尚刑名之學，著《廢莊論》説：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也説“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説“賣掉莊子之身，抛棄玄虚之説，而不合乎變化”。這三位賢者的話，非常有遠見而恰當！那些獨創之唱，唱完而没有人和；没有感受之作，義偏而無用。打動人是由於作品忘掉一切，適應事物變化在於作者無心。孔父能高瞻遠矚，因爲高瞻遠矚所以功用就在近前；顔子難道不具有完備的德行，因爲德行完備所以能承宣教化。爲什麽會這樣？因爲不得

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暗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逾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内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并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已纔這樣的。

自足的人少，所以道理起於伏羲、神農；徇教的人多，所以道義伸張於夏、商、周三代。道德觀念衰微，人心險惡難測，吹萬孔而發出不同的聲音，誰知道哪個是正音！即使是首陽的情懷，三次被罷官的賢者，摩頂受戒之樂，落髮出家之愛，枯槁又生，負石而死，用中庸的標準衡量，都還不合乎道的要求，何況低於此的呢！先王知道人情難以放縱，擔心違背常理而招致争訟，害怕失職帶來後患，詳察解除官職的緣由，所以造就一切有生之物，在事情的徵兆出現之前就有所考慮，掌握其中的要領，而使之有分寸。重視禮義崇尚教化，每天實行而成爲習俗，保留真誠而去除邪惡，不重財利而停息競逐，功德成就事業成功，老百姓都説我本來就是這樣。因此善於處在暗中而不奇怪，遇到事而没有滯疑，守道而不與世俗同流，怎麽會不通達呢！喜歡論道而行爲不檢的人，不是真正的有道；善於談論德而居於官位的人，不是真正有德。默默無言未能探究到的東西，張揚開來作爲風氣豈會成功！再説濠之求魚，彼此想法相同；推舉顯要以求得隱士，道理上是對的，情感上却不通。至於莊子這樣的人，見到大家而感嘆，瞻仰前賢的學問於不足，寄托思想在幾篇文章中，遺憾我的情懷難以抒發，他的言論詭譎，他的義理浮誇怪誕。君子内心響應，跟隨我游於世俗之外，衆人依據這種思想，作爲他們惡劣行爲的藉口。然而天下的善人少，不善之人多，莊子對天下有利之處少，對天下有害之處多。所以説魯酒薄而邯鄲被圍，莊子興而風俗壞。禮義與浮雲并行，僞詐和利禄一起肆虐，人們以克制爲耻，士人以不執着爲通達，時代没有遵循道德的美譽，世俗以履行正義爲過失。多次議論賞罰不可以過於倉促，多次説無爲不能適應變化。雖然可以爲天下所用，但不足以用天下人。

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從前漢陰丈人研究渾沌之術，孔子認爲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莊生之道不也與此相似！這和愚蠢的刻舟求劍，有什麼大的差别呢？至於有利而無害，是天道；有所爲而不爭，是聖人之德。萬方都用而不知道是誰的主張，在儒又不是儒，不是道又有道，充斥九流，渾同彼我，萬物用之不竭，運行不息日新月異而不朽，從前孔子、老子就説過。

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死時，詔令大司馬桓温依照周公攝政的舊例行事。坦之拿着詔書入前，在皇帝面前把詔書毁掉。皇帝説："擁有天下，是運氣，卿有什麼可猜疑的呢？"坦之説："天下是宣帝、元帝的，陛下怎麼能專有！"皇帝就讓坦之改寫詔書。

温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

桓温去世，坦之和謝安共同輔佐幼主，升中書令，領丹楊尹。不久又任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守廣陵。赴鎮所之前，上表説：

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并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

臣聽説君王之道以孝敬爲本，統治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而無爲，大德日日更新；親近依靠賢能，政道就和睦。從前周成王、漢昭帝都是幼年繼承大業。當時天下也有難，最終能顯揚祖先，保安國家，就是因爲能尊重尊長親近親友、信用大臣所致。

伏維陛下誕奇秀之姿，禀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疏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

臣認爲陛下有奇秀的姿容，具備生而知之的器量，年紀尚輕，涉事不多，還需要訓導來成就大德。皇太后仁淑的品德超過周代三母，先帝事奉她多年，總是稱贊她聖明。臣希望事奉之心，就如同孝宗；太后的慈愛，也不必異於自己親生。琅邪王、餘姚主以及諸皇女，應當朝夕請安，接受教誨，引導熟悉儀容，以成就景仰恭敬的美德，不可以因爲不是至親，就采取疏遠猜疑的態度。從前肅祖去世後，成帝、康帝年幼，事無大小，必定要詢問丞相王導，之所以能成就聖

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并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

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

表奏，帝納之。

初，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韵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韵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

德，實在是這個緣故。現在僕射臣謝安、中軍臣桓冲，衆望所歸，是國家的重臣。而且受到先帝的知遇，情意深厚，都立志忠貞，盡心盡力，歸心於陛下，以報答先帝。愚意認爲國事處理，都應當詢問這二位大臣。二位大臣對於陛下來説，就是周代的旦、奭，漢代的霍光，顯宗的王導。桓冲雖然不在京城，但路程并不遠，事情能容許過夜的，一定要讓他參酌詳審，然後真心聽取儘量采納，衆事可成。

還有，帝王的聽聞雖然很清楚，不啓奏也不能廣博；群臣的情感雖然很忠誠，不引導也不能盡忠。應當耐心地引導侍臣，詢求正直之言。即使是和平安寧的時代，有道的君主還是小心謹慎，孜孜不倦；何況現在時事艱難公理不存，居安思危，祖宗的基業由陛下承受，不能不精心治國，以發揚先帝如堯、舜一般的風範。能不恭敬地修養最高的品德，來保全宣帝、元帝創立的國運？

表奏上，皇帝采納了。

當初，謝安愛好音樂，在爲祖父母服喪時也不撤樂，成了一時的風俗。坦之認爲這樣不對而苦苦地勸阻他。謝安寫信給坦之説："知道你非常愛惜我。我所追求的是音樂，祇要與情義相稱，没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姑且用來自娛罷了。至於使行爲純潔，崇尚世俗教化，這不是我想要比擬的，也是我所不屑的。我常説你大體上能懂得質樸的情趣，還是不能領悟莊子濠上論魚的意旨！故知之情莫逆之交，并不容易做到。"坦之回信説："來信詳陳了你的雅意，你是誠心去做的，有獨行己志之美，然而這恐怕不合大雅中庸之意。或許認爲人的體態韵致就如同器物的方圓，方圓不可錯雜，體態韵致難道能分開嗎！順應禮儀，弘大自己的功業，必能克服艱難困苦而有所成功。你自幼有德行，行爲議論雅正允當，加以好的處境，悠閑自得，衆人的評論，都以清遠來贊許。至於這件事，確實有疑問。以公私而論，不見得對。以此來比莊子濠上論魚，能領

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

悟的人怎麼會多呢！再説天下的珍寶，受到天下人的愛惜，天下人所反對的，爲什麽不把天下人的意見放在心上呢？請你三思。”兩人書信往返多次，謝安最終没有聽從。

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

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并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

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

坦之又曾經給殷康子寫信論公正謙虚之義説：

天道是以無私而得名，天地以至公而立德。立德在於至公，所以不能爲了親情而否定公理；成名在於無私，所以應當合宜而不爲自己。這是天地之所以能成功，聖人之所以能成教化的原因。由此而論，公道形成於自然，所以公道通泰時更要有所抑制；謙虚生於不足，所以時世衰敝時正義就更顯著。大禹、咎繇以功績而在那時成名；孟反、范燮走在凱旋之軍後面而保全自身。由此可見，謙虚和公正的義理不同。

萬物之美，不能收歸己有；别人喜愛的東西，不能取爲己用。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而又不可能壓倒所有的人，所以君子遇到這樣的情况，就貶損自己。名聲在於作假自誇，而不在於得當；隱藏形迹是爲了躲避顯要，而不是爲了求是。這樣謙虚的光輝與矜誇競争俱存，謙卑克制與浮誇炫耀并進。在不足時得到親信稱譽，不如不知有餘；良藥的功效在於治病，不如没有病更可貴。

天道剛强，向人顯示平易；地道柔順，向人顯示簡明。天地顯現於萬物，兩種品德昭著於衆生，豈能因矯枉過正而失當呢？由此看來，大通之道在天地之間公平坦蕩，謙虚或自誇在人事之中顯得很險峻。如果存公道廢謙虚，那麽誇耀自己就假托極公而與人結嫌隙，自以爲是的人結黨而致亂。這就是王生所説的貌同而實不同，不能不細察。然而理必有源，教化定有主。如果探求根源，那麽玄妙的義理自然顯現；如果追尋枝節，所有的弊端都會出現。難道能因爲避忌相似而懷疑至公，因爲弊貪而忘記誠信！

於諒哉！

康子及袁宏并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

康子和袁宏對此都有疑難，坦之一章一句地指點出來，一一加以申説解釋，無不信服。孔嚴著有《通葛論》，坦之寫信贊美他。他的公允大度，顯揚賢人，都像這樣。

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當初，坦之與和尚竺法師交厚，常在一起談論生死報應的事，就約定誰先死了應當報知死後之事。過了一年，竺法師突然來説："貧道已經死了，在幽界罪福都得到報應。祇有勤奮修養道德，以升天成爲神明。"説完就不見了。過了不久坦之也去世，時年四十六歲。臨終前，給謝安、桓冲寫信，絲毫不提私事，祇是憂慮國家大事。朝野之人都痛惜他的去世。追贈安北將軍，謚號獻。

王禕之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

禕之字文邵。從小就知名，娶尋陽公主爲妻，歷任中書侍郎。不到三十歲去世，追贈散騎常侍。

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坦之有四子：王愷、王愉、王國寶、王忱。

王愷　王愉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并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

王愷字茂仁，王愉字茂和，都從年輕時就任官。王愷繼承父親的爵位，王愉漸漸升任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王愷在太元末年任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有獻策。兄弟都顯貴，當時無人能比。

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并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吴郡内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楊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頭。俄而玄等走，復爲吴郡。病卒，追贈太常。

王恭等征討國寶時，王愷、王愉都請求解職。因爲與國寶是異母所生，平時關係又不好，所以得以免遭禍殃。國寶死後，外任王愷爲吴郡内史，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不久，徵召王愷爲丹楊尹。桓玄等到江寧時，王愷領兵守石頭。不久桓玄等退走，復任吴郡内史。病死，追贈太常。

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内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

王愉到鎮所不久，殷仲堪、桓玄、楊佺期發兵響應王恭，乘船急至。王愉没有準備，倉皇逃到臨川，被桓玄擒獲。桓玄在尋陽結盟，把王愉關在祭壇，王愉覺得很耻辱。事情過去後，任會稽内史。桓玄篡奪帝位，任爲尚書僕射。劉裕舉兵聲討桓玄，加前將軍。王愉是桓氏女婿，父子

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温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都受寵貴，又曾經輕慢侮辱劉裕，心中不安，暗中結交司州刺史温詳，圖謀作亂，事情泄露，被殺，子孫十餘人都被處死。

王國寶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毁安焉。

國寶從小就没有士人的德操，不注重端方不苟的品行。岳父謝安厭惡他品行不正，壓抑不用他。授尚書郎。國寶自認爲出身於中興富貴之族，衹任吏部，不任其他曹郎，很怨恨，堅决推辭不接受。堂妹是會稽王司馬道子的王妃，因此與司馬道子交游，并詆毁謝安。

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内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内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説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托以他罪殺悦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毁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托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宴，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并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疏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内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

司馬道子輔佐國政時，任他爲秘書丞。不久升任琅邪内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召入補授侍中，升任中書令、中領軍，與司馬道子一起把持威權，在朝廷内外煽動。中書郎范甯，是國寶的舅舅，爲人儒雅正直，憎惡他的阿諛奉承，勸孝武帝貶退他。國寶就讓陳郡的袁悦之通過尼姑支妙音給太子的母親陳淑媛寫信，説國寶忠貞恭謹，應該受到親信。皇帝知道這件事後，找個藉口殺了袁悦之。國寶非常恐懼，便通過司馬道子誣陷范甯，范甯由此外任爲豫章太守。弟王忱去世，國寶上表請求解職事奉母親，并奔王忱之喪。下詔特别賜假，他却拖延不按時上路，被御史中丞褚粲奏明皇上。國寶害怕懲處，穿女人的衣服，假稱是王家婢女，找到司馬道子告訴這件事。司馬道子替他向皇帝説情，得以免罪。後來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宴會，國寶向來驕横，藉酒使性，在宴席上對尚書左丞祖台之發怒，捋起袖子大喊大叫，用盤盞樂器擲祖台之，祖台之不敢説話，又被褚粲彈劾。下詔説國寶放縱情性，不能爲長，祖台之過於懦弱，失去監司體統，兩人都因此被免官。過了不久，又復職，更加驕横不遵守法度。建房舍規模與清暑殿相等，皇帝憎惡他過於奢侈。國寶感到恐懼，於是奉承討好皇帝，而疏遠司馬道子。司馬道子大怒，曾在内省當面斥責國寶，用劍擲他，舊日的交情喪失。

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

這時王雅也得寵，向皇帝推薦王珣。皇帝晚上與國寶和王雅宴會，皇帝稍有醉意，下令召見

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

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并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内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宫兵配之。

時王恭與殷仲堪并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説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

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王忱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

王珣，王珣快到時，國寶知道自己才能不如王珣，恐怕他來了後，受寵超過自己，於是説："王珣是當今名流，不能以酒色召見。"皇帝就停止召見王珣，而認爲國寶很有忠心。將要娶國寶之女爲琅邪王妃，未婚，皇帝去世。

安帝即位，國寶又去事奉司馬道子，推薦同族弟王緒爲琅邪内史，王緒也是有名的狡詐奸邪之徒。司馬道子又被迷惑，以他爲心腹，都被當時人憎恨。國寶由此參與掌管國政，威震内外。升任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司馬道子把東宫的兵權交給他。

當時王恭與殷仲堪都有才能，各任大州。王恭憎惡司馬道子、國寶亂政，多有憂國之論。司馬道子等人也很忌怕他，陰謀除去他的兵權。還没來得及實行，王恭的檄文就到了，檄文的名義是討伐國寶，國寶惶恐而不知所措。王緒勸説國寶，假托司馬道子的命令，召王珣、車胤來殺掉，以除去衆人之望，接着挾持皇帝丞相征討諸侯。國寶同意。王珣、車胤到後，却不敢殺害他們，反而向王珣問計。王珣勸國寶放棄兵權迎接王恭，國寶聽信了他。這些話記載在本書《王珣傳》中。又向車胤問計，車胤説："南北同時舉兵，而荆州未來，如果朝廷派遣軍隊，王恭必然據城而守。從前桓公包圍壽陽，歷時甚久纔攻克。如果到時京城還未攻下，上游之兵驟然而來，你用什麽去抵擋呢?"國寶更加害怕，於是上奏要求解職，到朝廷等候處分。不久又後悔，假稱有詔令恢復官職，想要聚集軍隊抵抗王恭。

司馬道子無力抵抗諸侯，想把罪責推給國寶，就派譙王司馬尚之拘捕國寶，交給廷尉，皇帝將國寶賜死，和王緒一起被斬於市，以向王恭道歉。國寶貪婪放縱積聚財物，不知收斂，後房中有上百的伎妾，家中堆滿了天下的珍玩。王恭被殺後，下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年，桓玄得志，上表流放他的家屬到交州。

王忱字元達。二十歲左右就很有名，與王恭、王珣等一起被時人傳頌稱譽。任驃騎長史。有一次到舅舅范甯家，遇見張玄，范甯讓他和張

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有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吴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

玄説話。張玄正襟危坐，等着王忱開口，王忱一直不與他説話，張玄失望而走。范甯責備王忱説："張玄是吴中的俊傑，爲什麽不跟他説話？"王忱笑着説："張祖希如果想結識我，可以上門來見我。"范甯對他説："卿有風流才氣，真是後起之秀啊。"王忱説："如果没有這樣的舅舅，怎能有這樣的外甥！"不久范甯派人把這些話告訴張玄，張玄就穿戴整齊去拜訪他，從此有了交情。

太元中，出爲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

太元年間，外任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王忱自恃有才氣，縱酒放蕩，羡慕王澄的爲人，加上又是年輕而居州郡之任，人們説起來都很憂慮。到鎮守荆州時，威風肅穆，大得人和。當時桓玄在江陵，江陵是他的封國，而且幾代故交舊友，因此常憑才能凌駕於人。王忱經常壓制他。桓玄曾到王忱處，通報的人還没出來，就乘車直入。王忱當着桓玄鞭打門役，桓玄生氣而離去，王忱也不挽留。曾在初一日見客，儀仗警衛很多，桓玄説想打獵，向他借幾百人，王忱全都給他，桓玄畏懼而屈服。

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性情放縱不拘小節，晚年特别嗜酒，一喝就幾十天不醒，有時裸體而行，總是感嘆説三天不喝酒，就覺得魂不守舍。岳父曾有悲痛之事，王忱乘醉去安慰，岳父正在慟哭，王忱與賓客十多人，挽着胳膊披散頭髮裸體進去，繞着轉了三圈就走。他的行爲多是如此。幾年後在職位上去世，追贈右將軍，謚號穆。

王綏

綏字彦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

王綏字彦猷。從小有美名，表面上很莊重，實際上很鄙陋而没有德行。王愉被殷、桓拘捕後，王綏無法預料存亡，在京都面有憂色，飲食起居之事都降低規格，當時的人常稱他"試守孝子"。

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流血滂沲。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

桓玄爲太尉時，王綏因是桓氏外甥而很受優待，任太尉右長史。桓玄篡國時，升任中書令。劉裕舉兵後，爲冠軍將軍。他家中晚上無緣無故地有人頭從房梁上掉到床上，流血滿地。不久任荆州刺史、假節。因受其父王愉謀亂的株連，與

愉之謀，與弟納并被誅。

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雁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弟王納一同被殺。

當初王綏與王謐、桓胤齊名，都是後起之秀。王謐位極人臣，能保身而壽終。桓胤因爲從亂而被殺，名聲還能保全。王綏身死後名望喪盡，也是因爲品行不端而又盛氣凌人的緣故。自從王昶之父漢雁門太守王澤起就有名氣，王忱又特别傑出，王綏也有名，八世相承，卿大夫没有誰能與他們相比。

王嶠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

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洲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悦。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

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王嶠字開山。祖父王默是魏尚書。父王佑以才智著稱，是楊駿的心腹。楊駿排斥汝南王司馬亮，貶退衛瓘，都是王佑出的主意。官至北軍中候。王嶠從小有氣節，并、司二州都召他任職，没有前往。永嘉末年，携帶兩個弟弟渡江避亂。當時元帝節鎮建鄴，下令説："王佑的三個兒子剛到，名德之人的後代，都有操行，應當得到録用。可以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不久後任王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没有赴任。愍帝徵任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司馬保徵召，都推托説道路險阻而不去。元帝做丞相時，任爲水曹屬，任長山令，改任太子中舍人，因病不就任。王敦請爲參軍，爵位九原縣公。

王敦在石頭時，想禁止私伐蔡洲荻，和群官商議這件事。當時朝廷軍剛失敗，官民震恐，誰也不敢反對。祇有王嶠説："中原有菽，老百姓去采摘。百姓不富足，您怎能富足呢？如果禁止人們打柴，不知有何好處。"王敦很不高興。王敦要殺周顗、戴若思，王嶠在座勸諫説："人才濟濟，文王賴以安寧。怎麽能殺戮名士，來保全自身！"王敦大怒，要斬王嶠，幸賴謝鯤相勸得以免死。王敦還懷恨在心，外任他爲領軍長史。王敦之亂被平定後，授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堅决推辭。轉任越騎校尉，多次改任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

咸和初年，朝廷議論要任王嶠爲丹楊尹。王嶠認爲京城重地，不宜帶病任此職，請補廬陵郡，於是任王嶠爲廬陵太守。因爲王嶠家貧窮，無錢上路，賜給布百匹，錢十萬。不久死於任

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上，謚號穆。子王淡繼承，歷任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王淡子度世，任驍騎將軍。

袁悦之

袁悦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悦之能長短説，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説。俄而見誅。

袁悦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袁朗，曾任給事中。悦之有縱横游説之術，很有精微的義理。開始時任謝玄的參軍，得到謝玄的知遇，因服喪去職。服喪期滿後回京都，身上僅帶了《戰國策》，説是天下的精要是這本書。後來很受會稽王司馬道子喜愛，常勸司馬道子獨攬朝權，司馬道子很聽信他的話。不久被處死。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祖台之字元辰，是范陽人。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撰寫志怪小説流行於世。

荀崧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頵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奥曰："近見荀監子，清虚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

荀崧字景猷，是潁川臨潁人，魏太尉荀彧的玄孫。父荀頵是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是可以拜見對方父母的朋友。荀崧志向操行清純，很愛好文學。七八歲時，同族曾祖荀顗看到他，認爲他很奇特，必定能使荀頵家門興盛。剛成年時，太原王濟對他很器重，把他與他的外祖陳郡袁侃相比，對袁侃弟袁奥説："近來見到荀監之子，若論清静無爲辨析名理，不如他父親，若論人品德行的純粹，則與賢兄相當。"他就是這樣受到名流的贊賞。

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簒，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

泰始年間，帝詔以荀崧代兄承襲父爵，補濮陽王司馬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相友善。趙王司馬倫引薦爲相國參軍。司馬倫簒位，轉任護軍司馬、給事中，逐漸遷任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幾次遷任侍中、中護軍。

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絶，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城太守。時

王彌進洛陽，荀崧與百官逃奔密，途中母親去世。賊人追趕將到，同行的人都四散逃走，荀崧披髮跟在車後，守着母親遺體號哭。賊人來了，把他母親尸體扔在地上，搶走了車子。荀崧受了四處傷，昏厥過去，到晚上纔蘇醒。把母親葬在密山。服喪期滿，族父荀藩承帝旨，任荀崧爲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城

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潜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

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廢絶，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

>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

太守。當時皇帝陵墓被人發掘，荀崧派主簿石覽率兵入洛陽，修復皇陵。因功勛進爵爲舞陽縣公，升任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節鎮宛，改封爲曲陵公。被賊人杜曾包圍。石覽當時任襄城太守，荀崧兵力虚弱糧草耗盡，讓小女荀灌向石覽和南中郎將周訪求救。周訪就派其子周撫率三千人與石覽會合，一起救援荀崧。賊人聽説救兵來了，四散逃走。荀崧得免於難，派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率軍偷襲穰縣，擒獲杜曾堂兄僞新野太守杜保，將他斬首。

元帝登基，任爲尚書僕射，讓荀崧和刁協一起擬定中興禮儀。堂弟荀馗早死，兩個兒子荀序、荀廞，年紀都衹有幾歲，荀崧把他們接來一起住，恩愛如同自己的兒子。太尉、臨淮公荀顗没有後人，朝廷認爲荀崧在親屬中最近，想讓荀崧之子繼承封爵。荀崧哀憐荀序孤苦貧賤，就讓封號給荀序，人們都稱贊他。轉任太常。當時正興建學校，挑選博士，設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共九人，而《儀禮》、《公羊》、《穀梁》以及鄭《易》都省略不設博士。荀崧認爲不可，上疏説：

> 自從戰亂以來，儒學敗落，現在辦學則朝官中缺乏俊傑之士，都當官又使學校缺乏儒學教員。從前咸寧、太康、永嘉年間，讓侍中、常侍、黄門中通曉古今、德行爲人楷模者，兼國子博士。一來可以在朝廷上應對，酬答顧問；二來參與教授學生，以弘大儒學；三來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可以得到質疑。現在皇朝中興，應超過以前，應當遵循好的法規，效法從前的典章。世祖武皇帝應運登基，崇尚儒學興辦學校。開始營建明堂，建立辟雍，頒發曆書，頒布政令，鄉飲大射。西閣東校，《河圖》等秘書禁籍。臺省中有宗廟太府金墉舊事，太學中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顔、尹之流，章句傳注各家的著

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作，設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内，師徒相傳，學士如林，還選張華、劉寔任太常之官，以重儒學。

傳稱"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寔，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咏於千載之下。

傳中說"孔子死後精深的言論失傳，七十二賢人死後要義背異"。近來華夏戰亂，講習誦讀廢絶，禮樂教化之道，掃地無存。陛下居於帝位，恢復道德教化，推行雅頌之樂，就在於此。江、揚二州，最先得陛下聲威教化，學士遺文，當今最盛。然而與從前相比，也就是千分之一。臣不辨章句，才不弘通，與張華、劉寔相比，儒學相差甚遠。想要竭盡我平庸低下的才能，希望於事有所補益。但願儒學之道超過以往百世，文人學士在千年之後還爲此咏嘆贊頌。

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

臣聽説節省的規定，都是保留三分之二。博士舊設十九人，現在五經共九人，依照古制計算，現在還不及一半，應該按照節省的規定，及時施行。現在九人之外，還應再增加四人。願陛下在百忙之餘，關注此事。應當增加鄭《易》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决

從前周朝衰亡，下臣凌駕天子之上，上無天子，下無諸侯，善者無人獎賞，惡者無人懲罰，孔子憂慮而作《春秋》。因爲諸侯妒恨，恐怕會觸犯禁忌，所以書中用精微之辭深妙之意，而意義不顯明，所以説"知我者惟有《春秋》，責怪我者也是《春秋》"。當時左丘明、子夏促膝學習，無不潛心鑽研。孔子死後，精深的言論將要絶滅，於是左丘明回去撰寫從孔子那裏學到的東西，而爲《春秋》作傳。他的書擅長於禮，很多華美的辭句，説明事情本末，以闡明經義，確實很奇偉，學者都喜歡讀。據稱公羊高親受於子夏，在漢朝立於學官，文辭義理很清

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并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説，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雋，判斷結論很明審，是董仲舒所贊美的。穀梁赤師徒相傳，在漢代初立於學官。劉向、劉歆是漢代的大儒，他們父子却各從一家，不肯相互一致。《穀梁傳》文辭清新義理簡明，所闡明的經義，有的是《左氏》、《公羊》所未載録的，也有所訂正。所以“三傳”并行於先代，通學之人不能偏廢。現在離聖人的時代已經很久，聖人之文即將毁絶，與其失之於廢，不如取之於立。臣認爲“三傳”雖然都叫《春秋》，可是起源并不相同，考察三家之説的異同，意義就如同争戰的疆場，文辭就如同劍戟的鋒刃，從道理上説是不能共處的。博士應當各設一人，以發揚他們的學説。

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

元帝下詔説：“荀崧奏表如此，都是治理國家的要務，爲政的由來。戎馬戰亂的閑暇，還可以講論研習典籍，現在雖然日不暇給，怎麽能忘掉根本而不省察！可全面詳盡地評議。”評議者大多請求聽從荀崧的奏議。下詔説：“《穀梁》膚淺，不足以設博士，其他都按所奏辦理。”正碰上王敦之亂，未能實行。

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宫未反，祖宗之號，宜别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别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毁！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

王敦上表任荀崧爲尚書左僕射。皇帝去世後，群臣商議確定廟號，王敦派信使説：“現在豺狼當路，先帝的棺木還没有迎回，祖宗的廟號，宜另外從長商議。”荀崧認爲“依禮，祖先有功，同宗之人都受恩德。元皇帝是上天賦予的聖哲，開創中興國運，恩澤與太戊相等，功德超過漢宣，臣大膽依照前典，上廟號叫中宗”。不久又寫信給王敦説：“正當天下頑凶之人還未消滅，另外再商定祖宗廟號。先帝應天受命，以興盛中興之業；中興之主，怎麽能因世系輩數而改毁呢！我出於忠誠之心，詢問朝野之人，上廟號中宗。選擇吉日有一定期限，來不及重新請示，專擅之罪，不敢推辭。”當初王敦對荀崧很器重，想任他爲司空，這時因懷恨而中止。

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禄大夫、録尚書事，散騎常侍如

太寧初年，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定王敦之功，改封爲平樂伯。因爲使扈從被猛獸吃掉，被免職。後來任金紫光禄大夫、録尚書事，散騎常侍如舊。升任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

故。遷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如故。又領秘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床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温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

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箋曰："伏見前秘書、光禄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懾，扶侍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勛，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没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况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蕤嗣。

荀蕤

蕤字令遠。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蕤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吴國内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三司，録尚書如舊。又領秘書監，給親兵一百二十人。年紀雖然衰老，但仍孜孜不倦於研究典籍，世人因此嘉許他。

蘇峻之戰時，荀崧與王導、陸曄一起登上御床保衛皇帝，皇帝被逼去石頭時，荀崧也侍從不離開皇帝身邊。賊黨被平定後，皇帝登温嶠的船，這時荀崧年老病重，還是努力步行跟從。咸和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追贈侍中，謚號敬。

死後著作郎虞預寫信給丞相王導説："我看到前秘書、光禄大夫荀公，出生於世代有德之家，從小有儒雅的名聲，歷任内外之職，雖高貴而能降低自己。蘇峻肆虐，皇帝危急，公處在嫌疑猜忌的地位，有累卵之危，朝中士人爲之恐懼，人們議論都説不能免於難。而公機智地處置，不懼危險，扶助奉侍皇上，忠誠不離左右。雖然没有扶迎的功勛，也應得到守節的獎賞。而且他博愛衆人的美德，早就爲遠近之人所知，深得朝野之望，許給他宰輔大臣的重任，雖没有正式就職，然而已加儀同三司。至於終身純正堅决，蓋棺論定，而身死之後僅加侍中。生前有三公的名望，死後没有三公的名義，尊貴不比生前官階有所增加，榮耀不副功績，對此愚智之人都感慨不平。當今處在衰敗之後，淳樸的風氣廢失，如果有一善行，也應當在表彰之例，何况是國家的元老，節行如此的人呢！"不聽從。升平四年，荀崧改葬，詔令賜錢一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荀蕤、荀羨。荀蕤繼嗣。

荀蕤字令遠。初任秘書郎，逐漸升任尚書左丞。荀蕤有儀容節操名望，很受簡文帝器重。桓温平定蜀，朝廷想用豫章郡封桓温。荀蕤對皇帝説："假如桓温再假藉王威，向北平定河、洛，修復皇陵，又用什麽封賜!"於是不加封桓温。轉任散騎常侍、少府，没有接受職位，出補東陽太守。授建威將軍、吴國内史。死於任上。子荀籍繼承，官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荀羨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并與交好。

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吴國内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兖二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鼇。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

及慕容儁攻段龕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琅邪，而龕已没，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逯、蕭鎋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

荀羨字令則。清静平和有準則。年僅七歲時，遇蘇峻之難，隨父在石頭，蘇峻很喜歡他，常抱他坐在膝上。荀羨暗中對母親説："給我一把利刀子，就可以殺賊。"母親掩住他的口，説："不要胡説！"十五歲時，將要娶尋陽公主爲妻，荀羨不願與帝王家聯姻，就遠逃。監司追他，不得已，就出來娶了公主，授駙馬都尉。二十歲時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都與他交情很好。

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他任參軍。穆帝又授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都不就職。後來任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任他爲長史。到任後，褚裒對手下官員説："荀生憑着超群的才氣，將有衝天的壯舉，諸君要好好事奉他。"不久改任建威將軍、吴國内史。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兖二州及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假節。殷浩認爲荀羨任職能幹，所以委以重任。當時二十八歲，中興的地方長官中，没有像荀羨這麽年輕的。荀羨到鎮所，調發二州士兵，派參軍鄭襲駐守淮陰。荀羨不久後向北鎮守淮陰，在東陽的石鼇屯田。不久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兖州刺史，節鎮下邳。荀羨從鎮所來朝，當時蔡謨堅辭司徒，不接受任命，中軍將軍殷浩想判他死刑，問荀羨的看法。荀羨説："蔡公現在雖很危險，但他日必有齊桓、晋文那樣的功績。"殷浩便作罷。

慕容儁在青州進攻段龕時，詔令荀羨救援。慕容儁部將王騰、趙盤進犯琅邪、鄄城，北部邊境騷動。荀羨去征討，擒獲王騰，趙盤逃走。軍隊進駐琅邪，這時段龕已死，荀羨退還下邳，留下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逯、蕭鎋率兩千人守泰山。這時，慕容蘭率幾萬人屯兵汴城，是邊境上的大害。荀羨開挖渠道從光水引汶水，到東阿征討慕容蘭，在陣前斬了慕容蘭。皇帝要封荀羨，他推辭不接受。

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三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在此之前，石季龍死，胡地大亂，荀羨安撫收納歸降的人，很得人心。因病重解職。後來任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辭讓不接受。升平三年去世，時年三十八歲。皇帝聽説後，嘆息説："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去世，股肱腹心將再寄托於誰呢！"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范汪字玄平，是雍州刺史范晷之孫。父范稚早死。范汪從小孤苦貧寒，六歲時過長江，依靠母親的娘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到他，認爲他很有才，説："使范族興盛者，必定是此子。"十三歲時母親去世，服喪時竭盡禮儀，親戚鄰居都可憐他。長大後，好學。外祖家貧窮，無錢供他讀書，范汪就在園中搭草廬，穿布衣吃粗食，燒柴抄書，抄完後，朗讀多遍，於是博學多才，善談名理。

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温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虚實，咸恐賊强，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强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别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徵拜中書侍郎。

二十歲時，到京城，正碰上蘇峻作亂，王師大敗，范汪逃跑而歸。庾亮、温嶠在尋陽屯兵，當時交通斷絶，無法知道蘇峻的虚實，都擔心賊勢强大，不敢輕進。范汪來了後，温嶠等徵求他的意見，范汪説："賊人政令不統一，貪暴縱横，已有了滅亡的徵兆，雖然强大也容易削弱。朝廷危在旦夕，應當及時進討。"温嶠同意他的看法。當天，護軍、平南二府禮聘任命一齊來了，他開始出仕，參與軍事。亂賊平定後，賜都鄉侯爵。又任庾亮平西參軍，跟隨討伐郭默，進爵亭侯。召爲司空郗鑒掾，任宛陵令。再參庾亮征西軍事，轉任州别駕。范汪任庾亮的僚屬十多年，庾亮很敬重他。轉任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召任中書侍郎。

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

當時庾翼將盡率郢、漢之衆以收復中原，軍隊進駐安陸，不久又轉屯襄陽。范汪上疏説：

> 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

> 臣考慮安西將軍庾翼現在到襄陽，倉促進行攻戰，百事都在草創，徵調到安陸的物資，不再能用到襄陽。現在正當冬季，沔水、漢水乾涸，都魚貫而行，排列成行依次

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携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産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并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

前進。假設一處緊急，勢必不能相互救援。這是臣極擔心的第一件事。庾翼到襄陽後，桓宣就應離開。桓宣當初確實消滅了衆多豺狼之徒，招撫了離心之衆，極寬厚地對待他們，不用法度而去管理使用他們。墾闢土地，開始生産，而要轉移，必然引起怨恨，災禍難以預料。這是臣極擔心的第二件事。襄陽突然增加幾萬人，供給軍隊的物資，都得來自江南。水路轉運艱難，船和人力，不能不仔細籌措。這是臣極擔心的第三件事。再説以申伯這樣的重臣，與守邊之將并驅。又加東軍不進，實在是孤軍深入。兵書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彼不知己，有勝有負。"賊勢雖然衰敝，然而得臣還在；我軍雖然正盛，如今實在無力顧及。而且戰亂不斷，禍患將起。這是臣極擔心的第四件事。

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户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鋭，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

庾翼難道不知兵家之忌就是這些嗎？衹是因爲繼承了其兄的職位，肩負重大責任，如果無所作爲，心裏感覺很不安，所以上奏章即行，效命戰場。以庾翼的宏謀大略，文武官員效命，衹要一有機會，大事就能成功。然而國家考慮，總要有萬全之計，如果不是非常穩妥非常周密，王師就不行動。臣認爲應嚴厲詔示庾翼，回師養精蓄鋭，作爲長久之計。如果合乎聖意，請求秘密出示臣的表奏，與車騎臣庾冰等共同商議。

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温代翼爲荆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温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温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温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

不久驃騎將軍何充輔佐國政，請爲長史。桓温代庾翼治荆州，又任范汪爲安西長史。桓温西征蜀，委范汪留守。平蜀後，進爵武興縣侯。而桓温多次請他任長史、江州刺史，都不就任。自請回京都，求爲東陽太守。桓温因此很怨恨他。在郡中大辦學校，很有德政。不久，召入朝，改任中領軍、本州大中正。當時簡文帝作丞相，關係很親密，授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

兗二州刺史、假節。

既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嘆恨。汪屏居吴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己，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於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不久桓溫北伐，令范汪率文武官員出梁國，因爲耽誤了日期，被免爲庶人。朝廷懼怕桓溫而不敢堅持，議論的人都爲他嘆息遺憾。范汪隱居在吴郡，悠閑地研習學問，不説是非好壞。後來到姑孰，見桓溫。桓溫當時正要起用久居下位之人以推翻朝廷，認爲范汪遠道來見自己，謙恭地引頸而望，對袁宏説："范公來，可以作太常嗎？"范汪到後，剛坐下，桓溫謝他遠來之意。范汪其實是來拜訪桓溫，恐怕因趨附時勢而損害聲譽，就説："亡兒埋葬在此間，所以來看看。"桓溫感到非常失望而作罷。當年六十五歲，在家中去世。追贈散騎常侍，謚號穆。長子范康繼承，早死。范康弟范甯，最有名。

范甯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

時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

或曰："黄、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咏，風流靡托，争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

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説，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

范甯字武子。從小專心好學，博覽群書。簡文帝作丞相時，要徵召他，受到桓溫勸阻，於是就作罷。所以桓溫在世期間，他兄弟没有在官的。

當時人以清談虚無玄理相標榜，而儒雅之風日益衰廢，范甯認爲這種風氣源於王弼、何晏，這倆人的罪過比桀、紂還大，就撰文説：

有人説："黄帝、唐堯已經很遥遠，大道已經消失隱没，濠、濮的咏誦停息，流風遺韵無所寄托，争奪從仁義開始，是非由儒墨形成。平叔神奇的情懷超凡絶倫，輔嗣精妙的思緒廣博微妙，振奮了千年的頽廢的綱紀，降下周、孔的塵網。這是官位爵禄的龍門，老、莊學説的巨匠。曾聽説先生的高論，認爲他們罪責超過桀、紂，這是爲什麽呢？"

回答説："你相信有聖人之言嗎？所謂聖人，德行與日月相同，道義壓倒天地人，雖然帝王不斷變换，質樸和文雅不同，可是統攬天下成就事業，許多年代以來都受人景仰。王、何蔑視遺棄典籍，不遵循禮法制度，用虚浮誇誕的言辭來蠱惑後生，修飾華麗的言辭來攪亂樸實，以繁文來迷惑世人。士大夫之流很快地改變了方向，孔子及儒家

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温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

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静，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

的遺風，將完全喪失。於是使仁義隱没，儒雅蒙上塵土，禮崩樂壞，中原傾覆。古代所謂言語虛僞而詭辯、行爲邪僻而固執的人，大概就是這一類人吧！從前孔子在魯斬少正，太公在齊殺華士，難道不是在不同的時代有相同的誅戮嗎！桀、紂暴虐，正足以殺身喪國，作爲後世的鑒戒，怎麽能逃避百姓的視聽呢？王、何貪圖天下的虛名，憑藉富貴之人的傲慢荒誕，畫螭魅作爲機巧，鼓動没有法度作爲習俗。鄭聲攪亂音樂，能言善辯傾覆國家，確實是有的呀！我堅決相信一代之禍很輕，遺害後代的禍很重，耽誤自己罪過小，迷惑衆人罪過大。”

范甯崇儒抑俗，大都如此。

桓温死後，初仕任餘杭令，在縣中興辦學校，教育學生，潔身修禮，有志之士無不尊崇他。一年之後，教化大行。自從中興以來，崇學重教，没有能趕上范甯的。任職六年，升任臨淮太守，封爲陽遂鄉侯。不久，徵入任中書侍郎。任職期間經常提有益的意見否定錯誤的東西，對政務有益。當時重建新廟，廣泛地徵求辟雍、明堂的形制，范甯根據經籍的記載奏上，都有典籍爲證。孝武帝愛好文學，范甯很得親近喜愛，朝廷有疑難異議的事，就向范甯詢問。范甯指摘朝士，直言不諱。

王國寶，是范甯的外甥，以諂媚事奉會稽王司馬道子，害怕被范甯不容，就挑撥煽動，范甯因此被疏遠。請求補豫章太守，皇帝説：“豫章對太守不利，爲什麽着急以身試死呢？”范甯不相信占卜，堅決請求赴任。臨出發時，上疏説：“臣聽説道崇尚清虛簡約，政貴於平和清静，坦露公正和誠信於陰陽，對百姓推行慈愛之心，然後就能經歷平坦和險阻都無憂，遇吉祥和凶險都能平安。先王之所以能求得太平，如此而已。現在境内平静無事，烽火不起，可是糧倉空虛，國庫匱竭。古時役使人，一年不超過三天，而現在的勞役擾民，大概没有三天的休停，以致有人損壞自己的身體或削髮爲僧，以求免除勞役的，生了兒子不再撫養，鰥寡之人不敢嫁娶。這豈不是

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黄白之别。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户，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户，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

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户，不得爲郡，不滿千户，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

結怨於人鬼，傷害和氣。臣恐怕國家的憂患，用積薪厝火還不足以比喻。臣長久以來就想粗略地陳述心中所慮，日復一日。現在就要長時間地離開陛下了，不想讓心中留有遺憾。請求公布臣的疏議，交付朝臣詳審選擇。”皇帝詔令公卿牧守廣泛地議論得失。范甯又陳述時政説：

古代裂土分封，爲的是穩固百姓的心；聖王設立制度，登記人口没有黄白的區别。以前中原時局動蕩，流落到江南，因希望有返回之日，所以讓他們在户籍上注明原籍。自從那時以來，人們安居樂業，田地山丘墳地的松柏，都已長成行，雖没有本土之名義，却有安居的實際。現在應當正式劃定地界，根據土地確定人户，明確考核官吏的科目，制訂居民法規。責難者必定會説：“人各有自己的故鄉，風俗有南北的區别。一旦歸入當地户籍，就要長期服役，君子則對土風有所感慨，小人就對充當僕役有所憂慮。”這確是兼并者所持的觀點，而不是通明事理者確當的議論。古代失去國土之君，還在寄寓之地稱臣；列國的大臣，也有違背禮節的行爲。隨會到秦國做官，《春秋》中稱贊他；樂毅到燕國做官，受到良史的褒揚。況且現在天下之人，推究他們的祖籍出身，都已隨時代有了變遷，爲什麽單單到現在就不行呢？

大凡荒凉郡縣的居民，都是分散住在各處，遠的相隔千餘里，近的相隔幾百里，而徵用徭役賦税，都要依靠他們，限定的時間耽誤了，動輒招致嚴厲的懲處，人們難以承受，就反叛爲盜匪。所以山湖日益荒蕪，刑罰越來越多。現在那些荒凉狹小的郡縣，都應當合并，不滿五千户的不能爲郡，不滿一千户的不能爲縣。守宰的官職，應挑選清廉公正的人擔任。近來挑選任用官員，首先考慮的是照顧貧窮的人，雖然規定任期六年，但富足了就退身。又如郡守長吏等官員，兼職無常規，有的兼臺職，有的兼府官。府是用來統轄州的，州是用來監察郡的，郡又在

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

縣之上，現在讓這些官員相互兼領，那麽下官反而成了上司，賦税勞役不再有節制。而且動用百姓，修建官署，各處遷移，人人都没有固定的住處，公文簿籍，也很少有存底。先前的房舍，都成爲私家財産，後來的新官，又要修建。其中的弊端，豈能説得完呢！

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户。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

又如地方長官離任，都要用精鋭兵丁器用儀仗送行，至於糧米布匹就無法計算。監察官容忍這種行爲，根本不彈劾糾正。其中有的人很清白，也得不到獎勵。送去作爲兵丁的多的達到千餘家，少的也有幾十户。人力物力成爲私有，還要領取官府的俸禄。兵員力役已經枯竭，祇得使良人受屈服役，牽累無關的人來補充。如果是有功之臣，已經享有封地的福禄，怎麽能在封地之外再設吏兵呢！臣認爲送舊官的規格要有節制，以三年爲限。人心是没有邊際的，奢侈和儉省都由時勢所决定。現在并兼者也有很多人不富裕，并不是勢力不足以增加財産，也不是俸禄不足以使家族富足，而是財物的得來有方便的途徑，使用起來却没有節制。整天賭博飲酒，一年到頭跑馬狩獵，一次宴席的酒食，費用超過十金，華美的服飾，難以計算，狗馬都裝飾得極漂亮，追求鄭、衛般的靡靡之音，田畝荒蕪不去耕種，讀書廢止不再聽説，平庸之輩争相追逐，傲慢荒誕的行爲成爲習俗。臣認爲應當從鄉里檢驗他們的爲人，考察他們的職業習尚，試驗他們的能力，然後升官進爵。這樣，不僅能家給人足，而且賢者怎麽會不相繼而來呢！

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户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

制度規定因罪被罰爲兵丁，不傳給後人。近來常因一點小事，就罰爲兵役，一點小的過失，責罰連累幾代人，就連旁支的親戚也遭株連，國家人口減少，也是因爲這個緣故。都應當清理遣返，以維護國家的信用。根據禮制，十九歲死的人叫長殤，因爲他還没成年。十五歲叫中殤，因爲他還是兒童。現在以十六歲爲全丁，就

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

要服成人的勞役。以十三歲爲半丁，擔當勞役是兒童不能勝任的。怎麽能够傷害天理，違背經典，使萬民困苦，到這樣的程度呢！現在應當修訂禮法的條文，以二十歲爲全丁，十六歲至十九歲爲半丁，那就不會再有夭折之人，而人民生養繁息更加興旺。

帝善之。

皇帝認爲他説得對。

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既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

當初，范甯離京外任，并不是出於皇帝的本意，所以他陳述的意見大都合乎旨意。范甯在郡中大建學校，派人去交州采磬石供建校用，改變舊制，不拘泥於常規。遠近各地來投奔的有千餘人，供給衆人的費用，全都出於私人俸禄。把郡中的四姓子弟一并録取充當學生，督促他們讀《五經》。又興建學臺，功用很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説："豫章郡占此州的一半。太守范甯在朝中參與機要，外任爲名郡之宰，却放肆奢侈貪濁，所爲不法。郡城原先有六座城門，范甯全部改建爲層樓，又新開兩座城門，與原先一共有八座。私造私宅七所。臣認爲宗廟的設立，應依照各人的官位官階，而范甯却自建家廟。屬下十五個縣，都讓他們左邊爲宗廟，右邊爲社稷祠，依照太廟的標準，都要耗費人力，又侵占民宅，費工以萬計。范甯如果認爲應當崇尚古制，本當上奏，而敢專斷獨行，確屬隨心所欲。本州聽説後，立即命令從事，制止他的行爲。而范甯却嚴令屬縣加速建立。請出示臣的奏表下達給太常，依照禮法判罪。"下詔説："漢宣帝説：'能够與我一同治理天下的，是好的郡縣官。'如果范甯真的像王凝之表章中所説，怎麽能再任郡宰呢？"因此有罪。其子范泰當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申訴。皇帝因范甯所致力的是學校之事，所以很久没有判罪。正好碰上大赦，免罪。

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諸賢，并有目疾，得此方

當初，范甯曾患眼痛病，向中書侍郎張湛求藥方，張湛就開玩笑説："有個古方，是宋人陽里子在幼年學到的醫術，傳授給魯人東門伯，魯人東門伯傳授給左丘明，於是世世相傳。到漢代杜子夏鄭康成、魏朝高堂隆、晋朝左太冲，所有這些賢者，都有眼病，得到這一方子説：一減

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於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

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范堅　范啓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

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黄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案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况於國

少讀書，二減少思慮，三專心閉目什麽都不看，四減少觀看外界事物，五早晨晚起，六晚上早睡。一共六味用神火煎熬，用濾過的空氣送下，在胸中停留七天，然後納入心臟。治一段時間，近能數清自己的睫毛，遠能看清尺棰的餘數。長期服用，能透過墻壁看清楚東西。不但能明目，而且能延壽。”免官之後，住在丹楊，還是勤於經學，長年不停。六十三歲時，在家中去世。

當初，范甯因《春秋·穀梁傳》没有好的注釋，於是熟思多年，爲其作集解。其書義理精密，爲世人所稱贊。不久徐邈又作注，也爲世人所稱道。

子范泰，元熙年間任護軍將軍。

范堅字子常。博學善於寫文章。永嘉年間，到江東避亂，授佐著作郎、撫軍參軍。征討蘇峻，賜爵都亭侯。逐漸升官任尚書右丞。

當時廷尉上奏殿中帳吏邵廣偷官幔三張，折合三十四布，主管部門判處他死刑陳尸示衆。邵廣有二子，邵宗十三歲，邵雲十一歲，手持黄幡擊登聞鼓乞求恩典，請求將自己没入官署爲奚官奴，以此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説天下做父親的人，没有兒子的少，一件事情這麽處理了，就要成爲長期的制度，擔心死罪的刑律從此就要廢除。范堅也同意朱暎的主張。當時議論者認爲將邵廣判鉗刑而爲徒衆，兩個兒子没入爲奴，既足以懲罪，又使百姓懂得父子之道，聖朝有施恩的仁慈。可以作特例減邵廣的死刑爲五年徒刑，邵宗等交付奚官爲奴，而不作爲長期的制度。范堅反駁説：“自從淳樸之風衰敗後，刑殺頻繁。刑罰是用來制止犯罪的，死刑是爲了制止殺戮。雖然不時有赦過恕罪，判刑緩死，但没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地改變刑律的。而且如果同意了邵宗等，寬免邵廣死罪，將來再有像邵宗這樣的人而不求贖父的，豈不是毁絶人倫，與禽獸相同了！主管官員現奏請按特例接受邵宗等的請求而不作爲長期的制度。臣認爲王者的舉動，關係到國運的盛

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

衰，一顰一笑，尚且十分謹慎，何況對於國家的法律，怎麽能徒然損毁呢？現在之所以要寬恕邵廣，正是因爲邵宗等的請求。人的愛父親，有誰不是像邵宗這樣？現在既然能同意邵宗的請求，將來另有人請求，怎麽能又不同意！作特例處理的説法，没有什麽好處；如果不以此爲例處理，就會産生怨恨。這樣做是現在施一次恩，而今後要結萬次怨。"成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判處邵廣死刑。後來改任護軍長史，死於任上。

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於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并相知友。爲秘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黄門侍郎。父子并有文筆傳於世。

子范啓，字榮期，雖然經學不如范堅，而憑才氣道義著稱於當世。當時的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都與他交好。任秘書郎，多次擔任顯要的職務，任黄門侍郎時去世。父子都有文章流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禄勛。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并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晋陵太守，亦知名。

劉惔字真長，是沛國相人。祖父劉宏，字終嘏，是光禄勛。劉宏兄劉粹，字純嘏，是侍中。劉宏弟劉潢，字冲嘏，是吏部尚書。都在中原王朝有名。當時人説："洛中雅雅有三嘏。"父劉耽，是晋陵太守，也很知名。

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并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

劉惔少年時清明高遠，有風度才氣，與母親任氏寄居京口，家中貧窮，編草鞋爲生，雖然住的蓬門陋巷，但怡然自得。别人都不瞭解他，衹有王導很器重他。後來漸漸知名，評論的人把他與袁羊相比。劉惔很高興，回家告訴母親。母親是個聰明的人，對他説："你無法與他相比，不要接受。"又有人拿他與范汪比。他又很高興，他母親又不同意。劉惔年齡德行逐漸成熟，評論的人把他與荀粲相比。娶明帝女兒廬陵公主爲妻。因爲劉惔很善於談理，簡文帝初做丞相時，他與王濛都是座上談客，受到上賓的禮遇。當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皇帝讓殷浩與他辯難，不能使他屈服。皇帝説："如果真長來了，就有辦法制服他。"就命人去請劉惔。孫盛向來敬服劉惔，劉惔來了，就大聲辯答，言辭非常簡練周密，孫盛於是屈服。一座之人撫掌大笑，都稱美他。

累遷丹楊尹。爲政清整，門無雜

多次升遷任丹楊尹。爲政清明嚴整，門下没

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嘆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静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

有雜客。當時百姓中有很多告官長的，諸郡官員中往往相互檢舉揭發，劉惔感嘆説：“在下之人毁謗尊長，這是有害的事情。古代的善政，就是掌管好法規而已，怎麽不能以此來清本正源，鎮静下面？君即使不行君道，臣下又怎麽能失禮呢？如果這種風氣不改，百姓就將離去而不回來了。”於是把這些訴訟和檢舉都放下不處理。

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

性情傲慢高貴，與王羲之很友善。郗愔有個北方來的奴僕懂得文辭，王羲之很喜歡他，常常在劉惔面前稱贊他。劉惔説：“他比方回怎麽樣？”王羲之説：“這是小人，怎麽能跟郗公比！”劉惔説：“如果不如方回，也是尋常的奴僕罷了。”桓温曾經問劉惔：“會稽王的清談更進步了嗎？”劉惔説：“進步了，但還是二流之人。”桓温説：“那誰又是一流人物呢？”劉惔説：“還是我們這些人。”他品評人物而自傲如此。

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爲荆州，惔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己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吴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

劉惔常以桓温之才爲奇，而知道他有不守臣道的迹象。桓温在荆州時，劉惔對皇帝説：“不能讓桓温居於形勢險要之地，他的爵位封號也常常要抑制一些。”勸皇帝自己鎮守上游，而他自己任軍司，皇帝没有采納。又請求自己前往，又不同意。桓温伐蜀時，時人都説不容易成功，惟有劉惔認爲必定攻克。有人問他原因，他説：“用博戲來驗證，如果不能必得，就不博。恐怕桓温最終要專制朝廷。”到後來果然像他説的那樣。曾經舉薦吴郡人張憑，張憑後來也是美士，衆人因此佩服他知人善任。

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特别愛好《老》、《莊》，純任自然。病重，百姓要爲他祈禱，家人請求祭神，他説：“孔丘的祈禱已經很久了。”三十六歲時，在任上去世。孫綽爲他作誄文説：“任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作爲名言。後來孫綽曾到褚裒處，談到劉惔，流淚説：“真可謂人之將死，國家衰亡。”褚裒大怒，説：“真長平生什麽時候這樣看過自己，而你今天怎麽這樣看待他呢！”他受到名流的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

張憑字長宗。祖父張鎮，是蒼梧太守。張憑

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彦。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嘆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幾歲的時候，張鎮對他父親説："我不如你有個好兒子。"張憑説："阿翁怎麽能用兒子戲弄父親!"長大後，有志氣，受到鄉人的稱贊。被推舉爲孝廉，自負其才，説必能躋身當世精英之中。當初，想要拜訪劉惔，鄉人以及同舉之人都笑他。到了之後，劉惔讓他坐在末座，不理他，他想要發作又没有理由。正碰上王濛來劉惔處清談，義理有所不通，張憑在末座評論，語義深遠，足使聽者暢曉，一座之人都很驚訝。劉惔請他到上座，清談一整天，留他住下到早上纔送他走。張憑回到船上，不一會兒，劉惔派傳教找張孝廉的船，就召他與自己同乘一條船，由此而向簡文帝推薦。皇帝召他談論，感嘆説："張憑才氣横溢真是義理的淵藪。"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群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韓伯字康伯，是潁川長社人。母親殷氏，高明有德行。家中貧困，韓伯幾歲的時候，已到大寒時節，母親纔給他做短襖，讓他幫着拿熨斗，對他説："先穿上短襖，以後再做夾褲。"韓伯説："不用做了。"母親問他爲什麽，他回答説："火在熨斗當中，熨斗柄就是熱的，現在已經穿了短襖，下身也應當暖和。"母親覺得他不一般。長大後清静平和善於思辯，用心於文藝。舅殷浩稱贊他説："康伯能自定位置，顯然是個超群的人才。"潁川人庾龢名重當時，很少有他推重佩服的人，經常稱美韓伯和王坦之説："論思辯能力道理公允，我敬重韓康伯；論志向才力的强正，我不如王文度。除此之外，我比别人勝過百倍。"

舉秀才，徵佐著作郎，并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脱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

舉爲秀才，徵召任佐著作郎，都不就任。簡文帝在藩鎮時，招引爲談客，從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朝任侍中。陳郡人周勰是謝安的主簿，守喪廢棄禮儀，崇尚莊、老，忽略名教。韓伯領中正，不與周勰交往，評議説："拜下之禮，還要違衆而依從禮儀。情理的極點，不應以多比爲通。"當時的人都害怕。有識之人認爲韓伯可謂是澄清世人所不能澄清的，裁定世人所不能裁定的，與那些粉飾

能裁者矣，與夫容己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自己依順衆人的人，怎麼能同日而語！

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

王坦之又曾作《公謙論》，袁宏寫文章與他辯駁。韓伯讀後覺得辭意很好，認爲是非已經辯明，誰來給他們判斷曲直呢，於是作《辯謙》來折中說：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

尋求義理辨析疑難，一定要先確定名分在什麽地方。名分搞清楚了，彼此的旨趣就能詳細知道。謙虛作爲義理，存在於克制自己的人中。以高貴的順從卑賤的，以賢明的同意鄙陋的，所以謙虛之名産生。孤、寡、不穀，這是人們不喜歡的，可是王侯却用來自稱，爲的是自謙而不以高貴自居。執御執射，是衆人所輕視的，可是君子用來自稱，爲的是降低賢明之名。與那山在地上之象，所達到的效果有什麽不同呢？捨掉這二者，要再求其中的義理，就是駕車向南走去尋找黑暗，最終不能得到。

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於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内，豈不

因爲有高貴，所以有克制；因爲有美名，所以有謙虛。譬如影子回響和形象聲音，互相依靠而存在。道足之人，忘掉了貴賤而不分賢愚；公正的人，追求道理得當而不分彼此。降低克制的義理，從何産生呢！那麽謙虛作爲美德，本來是不能用來説最好的道義，不能進入大方之家的。然而君子立身行事，必然期望做得最合宜，必然要達到不張揚自己的美德。理義在於無私，而行動却要克制自己，這是爲什麽呢？這是由於不能一樣看待賢能和平庸，於是貴賤之情出現；不能忘懷彼此，於是利己就産生。當高貴在自己身上就驕矜，自己有才智能力時就誇耀。處在高貴的地位而不驕矜，而誇耀自己的人常常有高貴者；談論美德不是誇耀，而誇耀自己的人常稱説自己的才能。所以懂得誇耀自己的高貴會損害德行，就把卑躬樸素放在心上；懂得常稱説自己的才能會損害理，就把不談論作爲常情。把不談論作爲常情，自己的才能美德就隱藏起來了；把卑躬樸素放

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情之累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

在心上，自己的高貴就有所抑制了。所比況的君子之流，如果道有所未盡，情有所不平，存念之理還没有在心中泯滅，怎麽會不用心於克制壓抑自己而洗除滯積呢！體已有而如同没有，是聖人之德；有連累而能保存理性的，是君子之情。雖然各人滯積不相同，但對於因有弊病而發揮自己的作用來排遣連累，克制自己由利我而存在，是相同的。所以抑制憤怒遏止欲望，寫在《損》的象辭中；卑躬而自我修養，寫在《謙》的爻辭中。都是用來保存不足的東西，去除多餘的東西的方式。

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争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内也。

王生的議論，認爲最好的道理是没有謙虚的，差不多是對的。説人都有争奪之心，善美不能收歸己有，憑藉後來之物的踪迹，以逃避行動者的禍患，用來説聖賢是可以的，如果施加到聖賢之下的人身上，豈止是身體逃避禍患，也是用來洗滌内心的。

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璯，官至衡陽太守。

改任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病重後，占卜的人説："不宜任此官。"朝廷改任爲太常，還没上任就去世，時年四十九歲。追贈爲太常。子韓璯，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玩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虚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勛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衿玉粹。坦之墻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焕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於時疆埸多虞，憲章

史臣曰：王湛家門依憑宰輔之重，處於富貴的地位，鑒别能力精妙，才能爲王者之佐。與孔子遥遥相合，熟讀經典；遵從伯陽的深意，虚懷若谷。正所謂天資不需雕琢，合乎大樸。安期英姿挺秀，名聲大於一時。朝野之人都稱引他的風流，推讓他爲人倫的表率。雖然對王室没有豐功偉績，但純潔的德行高尚的風範足以留傳於史册。懷祖鑒察力很高遠，寬廣的胸襟純粹如玉。坦之氣度端正曠達，操行如金。寫給庾翼的規勸信，譏諷責怪；推演《廢莊》的宏論，道理鮮明崇尚儒術。有的藉重於文昌省，在三公的職位上治理得當；有的任職於中書省，勤勉地撰寫皇帝的詔制。都能够昭著美名，保享榮耀俸禄，好啊！王國寶没有好的操行，白白地擔任輔佐之職，心中包藏不可告人的想法，打着險惡的主

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竪之餘威。綉桷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慚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飆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推而言，俱爲雅士。劉、韓俊爽，標置軼群，勝氣籠霄，飛談卷霧，并蘭芬菊耀，無絶於終古矣。

意。當時邊境多事，國家法令規章不完備，天子被大臣挾持，臣下力不勝任而敗事。於是竊取權勢，玷污明王的常法；窮奢極欲，憑藉凶惡小人的餘威。房舍綉椽雕柱，超過了皇宫；珍貴的驪珠妖冶的美女，充滿了帷房。也如同豬狗長得肥壯，却不知禍殃就快到了。家財被抄没净盡，是應得的報應。荀景猷力行忠孝，不慚愧於前賢。范玄平出謀獻策，符合時機。荀崧則想做的事都通達，整理已經紊亂的遺經。范汪則儀態直亮，在困頓之時保持高尚的節操。舉其大概而言，都是雅士。劉、韓才華出衆性格豪爽，品德超群，强盛的氣勢籠罩霄漢，神采飛揚的談吐包羅雲霧，都是蘭香菊亮，千古傳名。

贊曰：處冲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虚庭，同塵下位。雅道雖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庸暗，托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蔀其家。荀、范令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葳蕤青史。

贊曰：處冲純粹美好，堪稱奇才。在空室中修養身性，混於卑賤的人中。正道雖被屈，高風亮節不失。美啊後代，世世流傳清德。在皇室傳播芬芳，在士林樹立風範。國寶平庸愚昧，一味驕奢。建造了華麗的房舍，最後使家中貧困。荀、范有美名，名聲遠揚。劉、韓是俊傑，妙語連珠。不同的途徑同樣的榮華，青史留名。

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爲敦所賞。

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并沈於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

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

王舒字處明，是丞相王導的堂弟。父王會，是侍御史。王舒從小受到堂兄王敦知遇，認爲天下多事，不願博取名利，長期在家，潛心於學問。四十多歲時，州中禮聘任命，太傅徵召，都不赴任。到王敦治青州時，王舒去依附他。當時王敦被徵爲秘書監，因爲寇亂路險，輕騎回洛陽，連公主都捨棄了。當時財物金寶很多，親戚賓客無不争拿，衹有王舒一無所取，更受到王敦的賞識。

元帝鎮守建康時，與衆父兄弟都渡江歸附。參鎮東軍事，外任補溧陽令。明帝爲東中郎將時，精選屬官，任王舒爲司馬。轉任後將軍、宣城公司馬裒的諮議參軍，遷任軍司，固辭不接受。司馬裒鎮守廣陵，又任王舒爲車騎司馬。多次兼任名府，都以明達幹練著稱。司馬裒去世，就代替他鎮守，授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不久，召任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還未上任，轉任少府。太寧初年，調任廷尉。王敦上表任王舒爲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敦事敗，王含父子都逃奔王舒，王舒派軍隊迎擊，把他們都投入江中。王舒進升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不久後用陶侃代替王舒，改任王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王舒病重，不願意到嶺外，朝廷議論也認爲他有功，不應該遠出，調任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都如舊。召入代鄧攸任尚書僕射。

當時將要徵召蘇峻，司徒王導想外任王舒作

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换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吴國内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郡，以吴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吴中軍事，颺監晋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悦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并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吴，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吴晋陵軍，屯兵章埭。吴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并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吴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鋭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栅。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吴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鋭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强

爲外援，就授撫軍將軍、會稽内史，俸禄中二千石。王舒上疏以任所與父親名諱相同而推辭，朝廷議論説字相同音不同，在禮制上不避嫌。王舒又説音雖然不同但是字相同，請求調换别郡。於是就改"會"字爲"鄶"。王舒不得已衹好上任。到郡兩年蘇峻叛逆，就暫任王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當時吴國内史庾冰棄郡來投奔王舒，王舒轉發公文傳告屬郡，任吴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軍一萬，與庾冰一起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都起義軍響應王舒。王舒暫任顧衆揚威將軍、督護吴中軍事，顧颺監晋陵軍事，在御亭修築壁壘。蘇峻聽説王舒等出兵，赦免了庾亮的諸弟，以取悦東軍。王舒率衆駐扎在郡中西江，作爲庾冰、謝藻的後續。庾冰、顧颺等派前鋒進據無錫，遇上賊將張健等數千人，雙方交戰，大敗，逃回御亭，又自相驚擾，庾冰、顧颺等都退到錢唐，謝藻守嘉興。賊人於是進入吴地，燒毁官府民舍，在各縣搶掠，所到之處百姓遭受殘害。王舒以輕率進軍導致敗逃，斬了二軍主將，免除庾冰、顧颺的督護之職，讓他們以無功名官員的身份行事。又以顧衆督護吴晋陵軍，屯兵於章埭。吴興太守虞潭率所部征討張健，屯兵於烏苞亭，都不敢進兵。當時下暴雨發大水，賊將管商乘船從側面出動，襲擊虞潭和顧衆。虞潭等大敗潰逃。虞潭退保吴興，顧衆退守錢唐。王舒另派將軍陳孺率精兵一千幫助守海浦，所到之處都修築壁壘。有人勸王舒應還都，派謝藻守西陵，沿海岸立栅欄。王舒不聽，留謝藻守錢唐，讓顧衆、顧颺守紫壁。於是賊軍轉攻吴興，虞潭各軍又退。賊軍又搶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王舒派其子王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以及揚烈司馬朱燾，率精兵三千，輕裝疾進在武康攔擊賊軍，出其不意，擊敗賊軍，斬首幾百，賊軍全都棄船步行逃走。王允之繳獲賊軍的器械，進兵援助虞潭。當時賊將韓晃攻破宣城後，轉入故鄣、長城。王允之派朱燾、何準等攻打他，在于湖交戰。虞潭用强弩射擊，韓晃等敗逃，斬首千餘級，俘虜兩千人。虞潭由此保住

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并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并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

了郡地。這時臨海、新安諸山縣都反叛響應賊兵，王舒分兵征討都平定。正好陶侃等到京都，王舒、虞潭等都因屢戰失利，向盟府遞送文書，自己貶職去節。陶侃派使者勉勵曉諭，不接受。到陶侃設立行臺時，上表任王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不久韓晃等南逃，王允之追擊到長塘湖，又大破賊軍。賊亂平定後，因功封彭澤縣侯，不久在任上去世，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號穆。

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崐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長子王晏之，蘇峻時任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子王崐之繼位。死後，子王陋之繼位。宋建立後，撤銷封國。王晏之弟王允之最有名。

王允之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卧處大吐，衣面并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

王允之字深猷。孩童時，堂伯父王敦認爲他長得與自己相像，常讓他跟在身邊，出門同車，回家同睡。有一次王敦夜飲，王允之推托説醉了先去睡覺。王敦與錢鳳商議叛逆，王允之醒了，全都聽見，擔心王敦可能會懷疑自己，就在床上大吐，衣服臉面全弄髒。錢鳳走後，王敦果然拿燈來照看，看見王允之睡在吐出的東西中，以爲他真的大醉，不再懷疑他。當時父親王舒剛任廷尉，王允之請求回家省親，王敦同意。到京都後，把王敦和錢鳳謀議的事告訴王舒，王舒就和王導都啓奏明帝。

舒爲荆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内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

王舒治荆州時，王允之跟隨在西府。王敦事平後，皇帝要讓王允之出仕，王舒請求説："臣之子還年輕，不願意早做官。"皇帝同意他隨王舒到會稽。蘇峻反叛時，王允之討賊有功，封爲番禺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任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王舒去世，去職。安葬完畢，任義興太守，因憂傷不受職。堂伯父王導寫信給他説："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名天下，不辭司隸之職；和長輿是海内名士，也不免而作中書令。我的堂兄弟們死亡將盡，子弟零落，我對你如親生，如果你不這樣，我還有什麽好説!"王允之

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爲吴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内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

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悦，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荆州刺史。

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

臣托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迹，扶持老母，携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托餘蔭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睹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

堅持不就職。咸和末年，任宣城内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守于湖。咸康年間，進號西中郎將、假節。不久遷任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臨政很有威信恩德。當時王恬服喪期滿，任職豫章郡。王允之聽説後很驚愕，認爲王恬是丞相之子，應受優待，不能外任遠郡，就請求自己解除刺史職，想向庾冰提出。庾冰聽説後很慚愧，就任王恬爲吴郡太守，而任王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内史。還未到任而去世，時年四十歲。謚號忠。

子王晞之繼位，去世後，子王肇之繼位。

王廙字世將，是丞相王導的堂弟，元帝的姨弟。父王正，是尚書郎。王廙從小就會寫文章，涉獵廣泛，擅長書畫，喜好音樂、射御、博弈、雜伎。徵爲太傅掾，轉任參軍。參預迎奉皇帝，封爲武陵縣侯，授尚書郎，外任爲濮陽太守。元帝鎮守江左，王廙棄郡過江。皇帝見到他非常高興，任他爲司馬。先後任廬江、鄱陽二郡太守。參預征討周馥、杜弢，因功多次增加封邑，任冠軍將軍，鎮守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奏他爲寧遠將軍、荆州刺史。

皇帝即位，王廙獻《中興賦》，上疏説：

臣爲皇上親屬，自幼蒙受大恩，從童年到成人，受到陛下的撫育，恩同兄弟，義同交友，想要攀龍鱗附鳳翼，已有很多年了。所以當年爲濮陽太守時，棄官遠走，扶持老母，携帶家小，渡長江來歸附陛下，就是因爲道義在陛下，想望要依托陛下的庇護。上天順遂我的心願，遇上陛下中興。正當陛下盛典，而臣在遠方藩衛，不能親眼瞻仰大禮，聽到消息之時，悲喜交集。從前司馬相如不能目見封禪之事，慷慨發憤，何況臣情如骨肉，衷心信奉陛下!

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内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曆數在陛下矣。

又臣從前曾在先皇近旁陪坐，先皇說陛下誕生之日，有紅光映亮室中，有白毛長在左額，看相的人說將君臨四海。又臣於壬申年被任爲鄱陽内史，七月，四星聚於牽牛。又臣郡中有枯死的樟樹又活了。臣後來回到京都，陛下讓臣看白兔，命臣作賦。當時琅邪郡又獻上甘露，陛下命臣品嘗。又驃騎將軍王導對臣說晉陵有金鐸的祥瑞，郭璞說必然能中興。郭璞的卜卦，即使是京房、管輅也不能勝過。這說明上天已給陛下天運。

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嘗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愆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咏歌之義也。

臣從小喜歡文學，志在史籍，而遠放於外，曾與凶暴的寇賊對抗。臣已經四十三歲，未能報答大恩，而屢有過失。惟恐不久於世，埋於溝壑之中，使微薄之情不能上達，謹竭盡頑愚，獻上《中興賦》一篇。雖然不足以宣揚盛美，也是詩人嗟嘆咏唱的意思。

文多不載。

文字太多不載録。

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俊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

當初，王敦降陶侃職，讓王廙代治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求留下陶侃，王敦不同意。王廙遭到馬俊等襲擊，逃到江安。賊人杜曾與馬俊、鄭攀北迎第五猗來抗拒王廙。王廙督諸軍征討杜曾，又被杜曾打敗。王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援助王廙攻打杜曾，杜曾軍潰敗，王廙得以到州上任。王廙才能出衆而坦率，曾隨皇帝南下，早晨從尋陽出發，疾風飛帆，傍晚到達京都，倚在船樓上長嘯，神情非常飄逸。王導對庾亮說："世將這是感傷時事。"庾亮說："這正足以讓他抒發逸氣。"王廙在州中大肆殺戮陶侃任職時的將佐，以及隱士皇甫方回。於是使荆人大爲失望，人心背離。皇帝就召回王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授征虜將軍，官至左衛將軍。

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

王敦作亂，皇帝派王廙去曉諭王敦，未能勸止王敦叛逆，而被王敦留下，接受任命助亂。王

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温嶠書曰："痛謝鯤未絶於口，世將復至於此。并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

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内史。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楊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

王彬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禄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兵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内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

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户。"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

敦得志後，任王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不久後因病去世。皇帝因爲親戚的關係，十分悲痛哀傷。靈柩回到京都，皇太子親臨吊唁，如同家人之禮。追贈侍中、驃騎將軍，謚號康。明帝給大將軍温嶠寫信説："哀痛謝鯤的話還没説完，世將又去世。都是壯年俊才，大志未遂，心中十分痛切。王廙明古博學，謝鯤有遠識。他們的話雖然還不至於讓人改變視聽，然而細細體會不覺厭倦，這是近來不多見的。徒然看着他們死去，有什麽辦法！"

子王頤之繼承，官至東海内史。王頤之弟王胡之，字修齡，剛成年就很有聲譽，歷任郡守、侍中、丹楊尹。向來有風眩病，發作很頻繁，但神志不受影響。石季龍死後，朝廷想安撫河、洛，任王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因病固辭，没成行就去世。子王茂之也有好名聲，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年任尚書。

王彬字世儒。從小就以品行端正著稱，二十歲時，不接受州郡的任命。光禄大夫傅祗召爲掾。後來與其兄王廙一起渡江，任揚州刺史劉機的建武長史。元帝召他爲鎮東賊曹參軍，轉任典兵參軍。參預征討華軼有功，封都亭侯。愍帝召他爲尚書郎，因道路險阻没有就任。升任建安太守，調任義興内史，没有就職，轉任軍諮祭酒。

中興以後，逐漸升任侍中。堂兄王敦舉兵入石頭，皇帝派王彬去慰勞。正碰上周顗遇害，王彬向來與周顗友好，就先去哭周顗，非常悲痛。然後去見王敦，王敦奇怪他面有悲容，就問他爲什麽。王彬説："剛剛去哭伯仁，感情還没有平復。"王敦生氣説："伯仁自己招致處死，而且像一般人那樣對待你，你這又是爲什麽！"王彬説："伯仁是個長者，是君的親友，在朝廷中雖不算忠直敢言，也不曲意迎奉結黨營私，而在大赦之後加以極刑，所以傷痛惋惜。"因而生氣地數落王敦説："兄長起兵造反，殺戮忠良，圖謀不軌，災禍殃及家族。"言辭慷慨激昂，聲淚俱下。王

“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棱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

敦大怒，厲聲說：“你狂妄悖亂到這種地步，以爲我不能殺你嗎！”當時王導也在座，很爲他擔心，勸他起身謝罪。王彬說：“自從有脚病以來，見了天子還不想拜，現在怎能下跪！這又有什麽可謝罪的！”王敦說：“脚痛哪比得上脖子痛？”王彬神情自如，毫無懼色。後來王敦商議向京都進兵，王彬苦苦勸諫。王敦變了臉色，示意左右把他抓起來，他嚴肅地說：“君往年害兄，現在又要殺弟嗎？”在此之前，王彬堂兄豫章太守王棱被王敦殺害，王敦因王彬是親戚所以容忍了他。不久任王彬爲豫章太守。王彬爲人質樸方正，缺乏風采情趣，雖然位居顯要之職，也常常穿布衣吃蔬食。改任前將軍、江州刺史。

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睹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

王敦死後，王含想投奔王舒，王應勸王含投奔王彬。王含說：“大將軍平常和王江州關係怎麽樣，你還想投奔他？”王應說：“這就是應該去投奔他的原因。王江州在别人强盛的時候，敢於表明不同的看法，這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他看到别人衰危，必定産生憐憫惻隱之心。而王荆州墨守條規，豈能超越常規行事！”王含不聽，於是一起去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投入江中。王彬聽説王應要來投奔，秘密地準備了船等候。後來他們没有來，感到十分遺憾。

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禄勛，轉度支尚書。

王敦之亂平定後，有關部門上奏説王彬和兄弟之子安成太守王籍之是王敦的親戚，都應除名。下詔説：“司徒王導大義滅親，他的後人即使犯有過失，還要寬恕百代，何况王彬等是他的近親呢。”就寬恕了他們。徵入拜授光禄勛，轉任度支尚書。

蘇峻平後，改築新宫，彬爲大匠。以營創勛勞，賜爵關内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黄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蘇峻之亂平定後，改建新宫，王彬任大匠。因營造之功，賜爵爲關内侯，升任尚書右僕射。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追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號肅。長子王彭之繼位，官至黄門郎。次子王彪之，最有名。

王彪之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

王彪之字叔武。二十歲時，鬍鬚鬢角都白，當時人稱他王白鬚。最初任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堂伯父王導對他説：“選官要任你爲尚書郎，

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

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

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

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静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匆匆，先

你有幸可以做朝官了！”王彪之説：“職位的高低本來不值得計較，衹要是在合宜的時世任職。至於破格提拔，并不是我的願望。”於是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司馬晞任他爲司馬，多次升遷任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

當時永嘉太守謝毅，在大赦後殺郡人周矯，周矯堂兄周球上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派從事拘捕謝毅，交付廷尉審理。王彪之認爲周球是訟案當事人，他身無王爵，不歸廷尉審理，不肯受理，與州來回反復。穆帝下詔令他受理。王彪之又上疏據理争論，當時人把他比作張釋之。這時要在南郊祭天，簡文帝任撫軍，執掌國政，向王彪之詢問是否應該大赦。他回答説：“自從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大赦，愚意認爲不合宜。爲什麽呢？老百姓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爲每逢郊祀必定大赦，到這個時候，凶惡愚蠢之輩又要産生僥幸的心理了。”就聽從了他的意見。

轉任吏部尚書。簡文帝下令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王彪之堅執不從，説：“秣陵是三品縣，殿下當初任用曲安遠，已經議論紛紛。句容靠近京畿，是三品佳地，怎麽能用没有才能的卜術之人呢！湘東雖然遠小，所任用的也没有奚朗這樣的人，議論者認爲他是靠卜術得以進用。殿下如果破格任用寒微之人，能使人才得到選拔。奚朗等凡庸之人，確實不足以充任這樣的職務。”

太尉桓溫要北伐，皇帝多次下詔不同意。桓溫未經允許下武昌，人心震恐。有人勸殷浩抽身引退，王彪之對簡文帝説：“這不是保國家爲殿下着想的策略，都是爲自己考慮。如果殷浩去職，人心驚慌恐懼，皇帝無人輔佐。到這時候，就要有擔當重任的人，除了殿下還能是誰！”又對殷浩説：“他上奏章問罪，卿首當其衝。事情已經如此，猜疑嫌隙已經形成，想去當老百姓，豈有萬全之地？姑且静待。讓宰相王親筆寫信給他，向他顯示誠懇之心，陳述成敗得失，他一定會回師。如果他不順命，就發帝詔，如果還不奉命，就以正義制裁。無故地匆匆行事，必然自己

自猖獗。”浩曰：“决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果不進。

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

為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采速成之譽。故勛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静；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今内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鮮，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内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

招致敗亡。”殷浩説：“決斷大事本來就很難，這幾天來使人煩悶，聽到你的主意，我的心情纔平静。”桓温也遵奉皇帝的旨意，終於不進兵。

當時官員漸漸多起來，而升遷又都很快，王彪之上奏議説：

爲政之道，以任用賢能爲急務，并不是指在朝廷中能從容不迫，作爲標志而已，擔任職務本當有助於時事，常思其憂。任用賢能的辦法，在於任其職務；任其職務的辦法，在於長時間任用；這種辦法長期推行，天下的教化就能成功。所以三年考察政績，三次考察之後再定升降，不收權宜之功，不采一時之譽。所以功勛充滿天地，道德通達四海，風化傳於遠方，聲名高於百代。凡庸之輩多了，賢能之才就少，世上賢才少而朝中官員多，怎麽能不賢愚共事，清濁同官呢？官多就使得官署多，官署多就升遷快，前後來去，互相增補，不是因爲有事可做，而是理是這樣。這就是政事不好，朝中風氣不清明的原因。改進政事，在於减省官員；朝中風氣清明，在於合并職位。官員减省了就能够選任得當而長久，職位合并了就能使官吏减少而風俗清静；選任得當就能久任其職，久任其職即使是中才之人也足以有所成。

現在内外百官，大略地核計一下，本應有可以并省的。六卿之職，太常德望高而職位重要，然而所掌管的事，意義大而事情簡約。宗正所管轄的事少，可以并入太常。宿衛的重任，由二衛擔當，其次驍騎、左軍各擔當一部分，没有兵的軍校都應該罷廢。四軍都罷廢，左軍不應獨立，宜改爲游擊以與驍騎對應。内官從侍中以下，舊例都有屬員四人，中興初年僅有二人。二人對應值班，可能會有所不周，臣認爲三人就不會有闕失。其餘諸官，没有實事可做的，都可以讓大官依才能品位而兼領之。如果不能馬上罷廢，也可以趁現在的空缺而减省。以職務委任人，以有所成就要求官員，能與否通過考

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察政績顯示出來，清與濁隨着升降而昭著。雖然還説不上有緝熙之隆、康哉之歌，但可使衆官的選任比較得當，任職時間比較久，没有浪費俸禄，簡省官署煩役。

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宫，則直侍頓闕，王者宫省空矣。"朝廷從之。

永和末年，常流行瘟疫。按老規定，朝臣家中如有人得流行病，如果有三個人染病，即使本人不病，一百天之内也不准入宫。到這時候，百官中很多人都稱家中有瘟疫，不入朝。王彪之又上言説："瘟疫流行的時候，没有哪家不染病的。如果因此不再入宫，那麽值班侍衛都將缺乏，皇宫官署就要空了。"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

不久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稱殺苻健、苻眉，請派兵接應。當時殷浩鎮守壽陽，就進據洛，修復陵墓。正好王彪之因病回京，上書簡文帝，陳述雷弱兒等可能有詐，殷浩不宜輕率進兵。不久雷弱兒果然有詐，姚襄反叛，殷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帝笑着對王彪之説："果然如君所言。君來以後，君的謀略没有失策，張、陳又怎麽能超過你！"

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静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悦。

轉任領軍將軍，升任尚書僕射，因爲病重，没有到任。調任太常，領崇德衛尉。當時有人對簡文帝説："武陵王宅中大肆修造兵器，將圖謀不軌。"簡文帝詢問王彪之。王彪之説："武陵王的心思都在跑馬打獵上。希望殿下能安静，以懷柔異己者。"有人又對簡文帝説這樣的話，簡文帝很高興。

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

又任尚書僕射。這時豫州刺史謝奕死了，簡文帝讓王彪之趕緊舉薦能代替謝奕的人。回答説："當今的賢才，都在高監備選。"簡文帝説："有人推舉桓雲，君認爲怎麽樣？"王彪之説："桓雲不一定無才，但是桓温居於上游，占了天下的一半，他弟再居西藩，兵權都集中在一家之中，這不是鞏固皇權的好辦法。人才不可以預料，讓他不與殿下不一心就可以了。"簡文帝點頭説："君説得對。"

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

後來任王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在郡八年，豪門大族行爲有所收斂，逃

迹，亡户歸者三萬餘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静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温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

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栗，温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

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内，請停。"事遂不行。

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

亡的有三萬多人回來。桓温鎮守姑孰，威勢使主上畏忌，四方表示敬意，都派遣上佐主簿。王彪之却説："大司馬確實富貴，朝廷既然有宰相，舉動是否得宜應當詢問稟報。表示敬意如果派主簿，向天子進貢又用什麽呢！"就不派主簿。桓温以山陰縣的折布米没有按時辦好，郡中不彈劾糾正爲名，上表請免王彪之。王彪之離郡，郡中被貶謫的罪人未送州臺的，都赦免遣散。桓温又以此爲罪，就拘捕他交付刑吏審理。正好碰上大赦，得免，降爲尚書。

不久又任僕射。這時桓温將要廢海西公，百官震驚害怕，桓温也神色變動，不知怎麽辦好。王彪之知道桓温叛變的形迹已經顯露，不能再改變他，就對桓温説："公輔佐皇上，主持國政，就應當依照前人的樣子行事。"讓人取來《霍光傳》。禮儀制度，不一會兒就確定了，毫無懼色。桓温贊嘆説："作八元八凱這樣的賢臣不就應當這樣嗎！"當時廢立的儀式已經很久不用，朝中之臣没有誰知道舊的規章制度。王彪之神情堅毅，身穿朝服當階而立，文武官員的禮儀規定無不决定，朝廷因此都很佩服他。桓温又廢武陵王司馬遵，把這件事告訴王彪之。王彪之説："武陵王是皇上至親貴臣，没有大罪過，不能因猜疑嫌隙之事就行廢黜。公行事聖明，遠近歸心，應當崇敬輔助王室，與伊、周比美。此爲大事，應當仔細考慮。"桓温説："這事已經辦完了，你不要再説了。"

到簡文帝去世時，群臣疑惑，不敢立太子爲帝。有人説，應該等大司馬來處置。王彪之嚴肅地説："君逝世，太子繼位，大司馬又怎麽能説别的呢！如果先當面詢問，一定會受到他斥責。"於是朝議决定。孝武帝即位後，太皇太后因皇帝年幼，加上又在服喪，令桓温依照周公的舊例攝政。事情已經施行了，王彪之説："這是非同尋常的大事，大司馬一定會再三辭讓，使國家大事停頓，荒廢先皇遺業，不敢奉命。謹具封文呈還宫内，請求停止此事。"這事就没有實行。

桓温生病，暗示朝廷想求九錫。袁宏寫好了表文，拿給王彪之看。王彪之看完後，贊嘆他的

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

文辭華美，對袁宏説："卿固然有大才，怎麼能拿這樣的東西給人看呢！"當時謝安看了文章後，又多次讓袁宏修改，袁宏於是拖延這件事。屢次拖延後，就來找王彪之商量。王彪之説："聽説他的病日益加重，也不能支持很久了，還可以再拖一拖。"袁宏聽從了。過了不久桓溫去世。

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贊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

當時桓沖與謝安共同輔佐朝政，謝安認爲桓溫剛去世，主上又不能親自主持國政，太皇太后應當臨朝聽政。王彪之説："在先代前朝，主上還在襁褓之中，母子一體，所以可以臨朝聽政。現太后也不能決定政事，不過是詢問我和君等諸人罷了。現皇上已過十歲，將近婚冠之年，反而讓堂嫂臨朝，這是向人顯示皇上幼弱，豈是擁戴贊揚立德的做法！二位一定要實行這件事，也不是我能制止得了的，所惋惜的是國家體制。"當時謝安不想委任桓沖，所以讓太后臨朝聽政，國事都可由自己專斷。王彪之不明白謝安的心思，所以説了這樣的話。謝安最終没有聽從。

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强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

不久改任尚書令，與謝安共同執掌朝政。謝安常説："朝中的大事，衆人作不了決定的，向王公詢問無不能解決。"因年老，上疏請求退休，下詔不同意。轉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謝安想另建宮室，王彪之説："中興初年，在東府即位，非常簡陋，元、明二帝也不改變舊制。蘇峻之亂，成帝住在蘭臺都坐，難避寒暑，所以重新修築營建。與漢、魏相比，確實簡陋狹窄，但也不過於簡陋，大概是處在豪華和儉約的中間，現在可以因地置宜增減修補。强寇未除，正是休兵養士的時候，怎麼能大興土木，煩擾百姓！"謝安説："宮室不壯麗，後人將説我們無能。"王彪之説："擔任天下大事，應當保國寧家，朝政處理得當，怎麼能以修建宮宇爲能與無能呢！"謝安無話可説。所以一直到王彪之去世，没有改建宮室。

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黄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爲贈，謚曰簡。二子：

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没有正式任命。病重，皇帝派黄門侍郎探病問候，賜錢三十萬給他治病。太元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就以光祿大夫追贈，謚號簡。二子：王越之，任撫軍參

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

軍；王臨之，是東陽太守。

王棱

棱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棱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棱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并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

王棱字文子，是王彬季父國子祭酒王琛之子。從年輕時就歷任清貴的官職。渡江後，任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堂兄王導認爲他有處理政務的才能，宜於治理大郡，就外任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王棱知道堂兄王敦驕傲自負，有欺上之心，日夜勸諫，認爲應當自相克制，推崇盟主，而且堂房親屬一家之人，都擔任職務，應當相互勉勵，以使建立功勛。每次都説得很中肯懇切。王敦不能容忍他，暗中派人殺害了他。

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吴國内史。

弟王侃，也有名，年輕時就擔任清顯的職務，官至吴國内史。

虞潭

虞潭字思奥，會稽餘姚人，吴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吴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别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

虞潭字思奥，是會稽餘姚人，吴騎都尉虞翻之孫。父虞忠，官至吴宜都太守。吴滅亡時，堅守不投降，於是被害。虞潭清白堅貞有操守，州召任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司馬冏請他任祭酒，任祁鄉令，調任醴陵令。當時正值張昌作亂，郡縣有很多響應，虞潭單獨起兵斬殺張昌的偏軍統帥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奏請虞潭領建平太守，因病再三推辭。於是輾轉征討，因軍功賜爵都亭侯。

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

陳敏叛亂，虞潭東下江州征討陳敏弟陳讚。廣州刺史王矩上表虞潭領廬陵太守。安撫綏靖荒遠之地，做得很合宜。又和衆軍一起平定陳恢，轉任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

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

不久接元帝檄文，令征討江州刺史華軼。虞潭到廬陵時，華軼已被平定，而湘川賊人杜弢還很猖獗。江州刺史衛展上表虞潭并領安成太守。當時甘卓屯守宜陽，受到杜弢威逼。虞潭進軍救援甘卓，甘卓上表虞潭領長沙太守，再三推辭不就任。王敦授與虞潭爲湘東太守，又因病推辭。平定杜弢後，元帝召他補丞相軍諮祭酒，轉任琅邪國中尉。

帝爲晋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

皇帝當晋王時，任屯騎校尉，調任右衛將軍，遷任宗正卿，因病告退還鄉。正碰上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虞潭在本縣招募聚集宗族之人

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内史。潭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成帝即位，出爲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吴、晋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吴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

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吴國内史。復徙會稽内史，未發，還復吴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户。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

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内堅明，有膽决，雖屢統軍旅，而鮮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於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仡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仡卒，子嘯父嗣。

虞嘯父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

以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人衆萬數，自爲假明威將軍。於是進兵奔赴國難，到達上虞。明帝手詔任虞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内史。虞潭當即受命，義軍雲集而來。這時有野鷹飛來停在屋梁上，衆人都很恐懼。虞潭説："我們舉大義，而有猛鷙之鳥飛來，必定能破賊。"派長史孔坦領前鋒渡過浙江，追擊沈充。自己駐扎在西陵，作爲孔坦的後應。正好沈充被擒，罷兵。徵入任尚書，不久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成帝即位後，外任吴興太守，俸禄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因征討沈充之功，進爵爲零陵縣侯。蘇峻反叛，加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這時王師大敗，皇上被逼遷徙，虞潭勢力薄弱，不能自救，就固守以等候四方舉兵。正碰上陶侃等兵到，虞潭與郗鑒、王舒協同舉義。陶侃等假虞潭符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虞潭率衆與諸軍并力，東西互爲掎角。派遣督護沈伊在吴縣抵禦管商，被管商打敗，虞潭自己貶謫還節。

不久蘇峻被平定，虞潭因母年老，去職回餘姚。詔令轉任鎮軍將軍、吴國内史。又調任會稽内史，還未出發，又回任吴郡。因前後功勛，進爵爲武昌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這時正當戰亂災荒之後，百姓遭受饑荒，死亡很多，虞潭上表拿倉庫中的米糧賑救百姓，又修築滬瀆壘，以防海水侵蝕，對百姓很有利。

咸康年間，進升衛將軍。虞潭容貌雖然温和柔弱，但内心堅韌明察，有膽識能決斷，雖然常統兵作戰，却很少失敗。因母親去世守喪而離職。服喪期滿，以侍中、衛將軍的身份召入。到後，改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仍舊。七十九歲時，在任上去世。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侍中如舊，謚號孝烈。子虞仡繼承，官至右將軍司馬。虞仡死後，子虞嘯父繼承。

虞嘯父從年輕起歷任顯職，後來任侍中，受

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温，𩶑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悦。

到孝武帝喜愛。有一次陪皇帝宴會，皇帝很隨便地問：“你爲門下侍郎，没聽説過議論國事興廢嗎?”虞嘯父家靠近海，以爲皇帝想要海産，就回答説：“天氣還温和，𩶑魚蝦鮓還弄不到，過不久一定獻上。”皇帝大笑。於是喝得大醉，告退，拜下起不來，皇帝招呼説：“攙扶虞侍中。”虞嘯父説：“臣地位不到攙扶，醉不到迷亂的程度，非分的恩賜，是不敢當的。”皇帝很高興。

隆安初，爲吴國内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版嘯父行吴興太守。嘯父即入吴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爲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爲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内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隆安初年，任吴國内史。召入補尚書，還未出發，這時王廞舉兵，任虞嘯父行吴興太守。虞嘯父就入吴興接應王廞。王廞失敗，有關官員奏虞嘯父與王廞同謀，罪當斬首。詔令認爲其祖虞潭有舊勳，允許他因病贖罪爲平民。四年，又爲尚書。桓玄執掌朝政，任他爲太尉左司馬。不久遷任護軍將軍，外任會稽内史。義熙初年，離職，在家中去世。

虞駿

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温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歷吴興太守、金紫光禄大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吴國内史。

虞駿字思行，是虞潭兄之子。雖然機智幹練不如虞潭，可是品行要超過虞潭。與譙國人桓彝一起任吏部郎，兩人交情很深。桓彝讓桓温拜虞駿，虞駿讓其子虞谷拜桓彝。歷任吴興太守、金紫光禄大夫。王導曾經對他説：“孔愉有三公的才幹而没有三公的名望，丁潭有三公的名望而没有三公的才幹，二者兼有的，大概是你吧!”官位没有顯達就去世，當時人感到惋惜。子虞谷，官至吴國内史。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吴郡吴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禄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并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

顧衆字長始，是吴郡吴人，驃騎將軍顧榮的族弟。父顧祕，是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顧衆過繼給伯父，伯父早死，服事伯母以孝著稱。光禄朱誕很器重他。州召爲主簿，舉爲秀才，授餘杭、秣陵令，都不赴任。元帝爲鎮東將軍時，命他爲參軍。因征討華軼之功，封爲東鄉侯，召爲丞相掾。

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莅吴興，吴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

顧祕去世，州人推立顧衆兄顧壽爲刺史，不久被州人殺害。顧衆前往交州迎父兄遺體，正值杜弢叛亂，歷經險阻六年纔回到家。顧祕曾任吴興太守，吴興有義氣的故人因顧衆遭受了寇難，共贈他二百萬錢，他一點也没有接受。

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内史陸喈，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吴興内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彝亦讓衆，事并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

皇帝登基，召入授駙馬都尉、奉朝請，轉任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表補南康太守。正好詔任他爲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顧衆直接前往鄱陽，不去拜見王敦，王敦很抱怨他。到王敦作亂時，命令顧衆出兵，他拖延不發。王敦大怒，用軍令召回顧衆，詰問他，聲色很嚴厲。顧衆不爲此動容，王敦的氣慢慢地消了。當時王敦又向宣城内史陸喈發怒，顧衆又爲他辯明。王敦的長史陸玩在座，替顧衆着急恐懼，出來後對顧衆説："你真是所謂的硬的不吐，軟的不吃，即使是仲山甫又怎能超過你！"王敦勝利時，想任顧衆爲吴興内史。顧衆再三推辭，舉薦吏部郎桓彝，桓彝又讓顧衆，結果都没有去。王敦鎮守姑孰，又任顧衆爲從事中郎。王敦被平定後，授太子中庶子，任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

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吴，潛圖義舉。時吴國内史庾冰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悊爲峻收兵於吴，衆遣人喻悊，悊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悊剋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吴中人士同時響應。

蘇峻叛亂，王師大敗，顧衆回到吴，暗中謀劃舉義。當時吴國内史庾冰逃奔到會稽，蘇峻用蔡謨代替他。前陵江將軍張悊到吴爲蘇峻招兵，顧衆派人勸諭張悊，張悊聽從了。顧衆就派郎中徐機去告訴蔡謨説："顧衆已經暗中聚集家兵，待時而起，又與張悊約定了時間效忠。"蔡謨就發檄文任顧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顧衆堂弟護軍參軍顧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吴中人士同時響應。

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悊要擊徽，戰於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吴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内史王舒、吴興内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没。衆還守紫壁。

蘇峻派部將弘徽率甲卒五百人，擊鼓前行。顧衆與顧颺、張悊截擊弘徽，在高莋交戰，大破賊軍，繳獲了他們的兵器物資。蔡謨認爲庾冰應當復任，就離郡而去。顧衆派顧颺率諸軍屯於無錫。庾冰來了，鎮守御亭，擔心賊軍從海虞而來，顧衆親自去防備。而賊將張健、馬流進攻無錫，顧颺等大敗，庾冰也失敗，張健等占據了吴城。顧衆從海虞經由婁縣東倉與賊軍偏師交戰，打敗賊軍，義軍又聚集進屯烏苞。會稽内史王舒、吴興内史虞潭都傳檄文任顧衆爲五郡大督護，統領諸義軍征討張健。虞潭派部將姚休爲顧衆的前鋒，與賊軍作戰陣亡。顧衆退守紫壁。

時賊黨方鋭，義軍沮退，人咸勸

當時賊勢正盛，義軍敗退，人們都勸顧衆渡

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吴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住吴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閎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

浙江。顧衆説："不能這樣。現在固守紫壁，可以保全錢唐以南五縣。如果進入别人境内，就成了客軍，進退都没有地方，不是長久之計。"臨平人范明也對顧衆説："這地方險要，可以控制賊軍，不能放棄。"顧衆就任范明爲參軍。范明率族人五百人，與諸軍會合，共四千人，又進兵征討張健。張健退到曲阿，留錢弘爲吴令。義軍進駐路丘，殺了錢弘。顧衆進吴城，派督護朱祈等九支部隊，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張健派馬流、陶陽等前來進攻。李閎與朱祈等迎擊，大破賊軍，斬首二千餘級。

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

蘇峻被平定後，評功，顧衆認爲接受了檄文而舉義，推讓功勞給蔡謨，蔡謨認爲是顧衆首先倡導，不是自己的功勞，都上表相讓，議論者贊美他們。封爲鄱陽縣伯，任平南軍司，没有就任。又授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朝爲侍中，轉任尚書。咸康末年，升任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再三推讓不就職。因母喪去職。

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

穆帝即位後，何充執政，又徵召顧衆爲領軍，因服喪不就任。服喪期滿，纔就職。這時何充與武陵王不和，顧衆居間調停，二人和解。何充崇信佛教，顧衆認爲耗費太大，常與何充説此事。他曾與何充同乘一輛車，經過佛寺，何充邀他入寺，他不肯下車。何充因顧衆在州中久有聲望，常優待禮遇他。

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禄大夫，謚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因年老，上疏請求退休，詔書不同意。升任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追贈特進、光禄大夫，謚號靖。長子顧昌繼承，任建康令。第三子顧會，是中軍諮議參軍。當時稱爲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吴輔吴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强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晋王，拜給

張闓字敬緒，是丹楊人，吴輔吴將軍張昭的曾孫。從小喪父，有志向節操。太常薛兼向元帝推薦他，説張闓有才幹而堅貞，是當今的良才。召爲安東參軍，很受禮遇。轉任丞相從事中郎，因爲母服喪去職。安葬完畢，皇帝要他不服喪而任官，他以病重爲由堅辭。優厚的任命敦促逼迫，衹得任職。皇帝爲晋王時，授給事黄門侍

事黄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勛，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

帝踐阼，出補晋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强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并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并爲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爲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

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宫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潜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吴，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闓到晋陵，使内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吴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吴郡内史蔡謨、前吴興内史虞潭、會稽内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禄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闓箋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

郎，領本郡大中正。因輔佐之功，賜爵丹楊縣侯，升任侍中。

皇帝即位後，出補晋陵内史，在郡中很有威望恩德。皇帝下詔説："二千石官的職責，應當勉勵自己的德行，安撫整頓所管轄的政務，使得寬而不放縱，嚴而不苛刻，盡心盡力於職務督察，利國利民，抑制豪强扶助弱小，使其没有雜濫，這是太守的職責。如果言過其實，這是古人所不取的，以異端末事爲務，是爲政的大害，爲政最寶貴的在於本。"張闓遵照實行。當時所屬的四縣都因爲乾旱而歉收，張闓就興建曲阿新豐塘，能灌溉田地八百多頃，每年都豐收。葛洪爲他作頌。一共用了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個工，因擅自興造而免職。後來諸公卿都爲他説話："張闓興建坡塘灌溉農田，可以説是富國之舉，反而被黜退，使得臣下難以再做善事。"皇帝感悟，就下詔説："丹楊侯張闓曾因勞役所在縣的人民而免官，雖然聽從了有關官員的裁處，還是不能遮蓋他的忠節之志。倉廪是國家的大本，應有適當的人管理。現任張闓爲大司農。"張闓陳述説剛被黜免，不宜馬上任九卿之職。疏議奏上，不同意，然後就職。皇帝去世，任張闓爲大匠卿，修建建平陵，事情完成後，升任尚書。

蘇峻之亂時，張闓與王導都入宫侍衛。蘇峻派張闓持節暫督東軍。王導暗中與張闓謀議，向三吴密宣太后詔，令速起義軍。陶侃等來後，假張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張闓到晋陵，派内史劉耽將一地區的糧食運出，并派吴郡度支運送四地區的糧食，供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吴郡内史蔡謨、前吴興内史虞潭、會稽内史王舒等招集義兵，征討蘇峻。蘇峻被平定後，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升任廷尉，因病解職，授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子張混繼承。張闓的箋表文議留傳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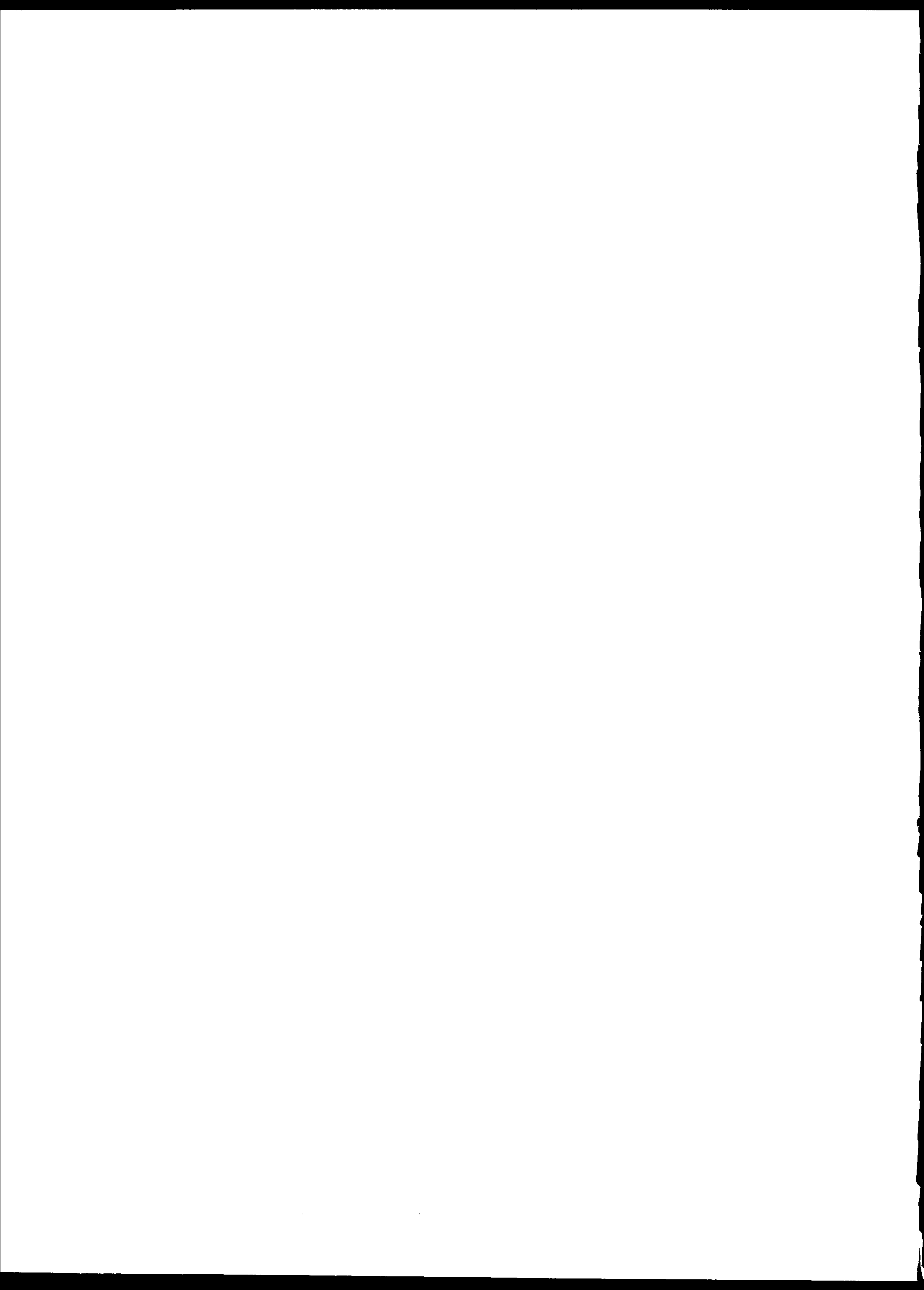
史臣曰：季孫行父説知道對君上有禮的人，

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蹙之辰。龍管爲出納之端，製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頹暮年。允之騂角，無棄山川。廙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顗陵敦。彪之不撓，寧浩旋温。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駿爲其選。

就如同孝子奉養父母；對君上無禮的人，就如同鷹鸇逐趕鳥雀。所以石碏殺其子石厚，叔向誅其弟叔鮒，前代史書作爲美談。王敦之惡，連他的同類都不可憐憫。然而朱家容留季布，成爲俠義之首；酈寄載呂禄出游，興起賣友的譏諷。這也是用來激勵風俗，弘揚名教。王彬準備好船隻厚待素來所鄙薄者，王舒把人沉入江中以對待平素有厚交的人，比較他們的優劣，可以明確而知。思行、彪之在世風不正之日嚴肅風規，虞潭、顧衆在危難之時表現忠貞之心。皇上詢問有關國事興廢，回答却説是要獻魚，虞嘯父的這一回答，何等的淺薄！

贊曰：處明素有美名，晚年聲望衰落。允之後代更好，不棄山河。王廙號稱多才多藝，和賢王情意深長，可是三心二意，也是非常可耻的。世儒憤發，慟哭周顗不畏王敦。彪之不屈於權勢，安寧殷浩回轉桓温。顧衆是南方之金，虞潭是東方之箭。金光之質不改，如竹正直之心不變。三公輔相的才識名望，衹有虞駿是其人選。



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陸曄字士光，吴郡吴人也。伯父喜，吴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

明帝即位，轉光禄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禄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温嶠、郗鑒并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

成帝踐阼，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吴士之

陸曄字士光，是吴郡吴人。伯父陸喜，是吴吏部尚書。父親陸英，是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陸曄從小有好名聲，堂兄陸機每每稱贊他説："我家世代不缺乏公卿了。"服喪，以孝聞名。同郡顧榮給鄉人寫信説："士光身體虚弱，讓人爲之擔心，言之傷心。"

後來被舉爲孝廉，授永世、烏江二縣令，均未就任。元帝剛節鎮江左時，召爲祭酒，不久補任振威將軍、義興太守，因病没有就任。參與征討華軼有功，封爲平望亭侯，多次升遷任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任太子詹事。當時皇帝認爲侍中都是北方人士，應當也用南方人，陸曄以清白著稱，於是就拜爲侍中，調任尚書，領州大中正。

明帝即位，轉任光禄勛，遷任太常，代替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不久加金紫光禄大夫，代替卞壼爲領軍將軍。因平定錢鳳之功，晋爵爲江陵伯。皇帝病重，陸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温嶠、郗鑒一起接受遺詔，輔佐皇太子，輪班入殿率兵值夜。遺詔説："陸曄操守清白堅貞，歷任顯職而有政績，而且他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在艱難困苦之時不變節，這是其家風。既以六軍相交，可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

成帝登基，拜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一百人，常侍如舊。蘇峻之難時，陸曄隨皇帝在石頭，舉止端正，不爲惡勢力所動摇。因陸曄是吴士所仰望的人，蘇峻不敢加害，

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宫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嘏新康子。

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顔含、黄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内蘊至德，清一其心，受托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讓他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當時共推陸曄督宫城軍事。蘇峻被平定後，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因功進爵爲公，封次子陸嘏爲新康子。

咸和年間，請求回鄉掃墓。有司上奏，按舊制給假六十天。侍中顔含、黄門侍郎馮懷駁斥説："陸曄内含至德，意志專一，接受先帝托付的重任，居於三公之位，已經受詔同意歸省祖墳，大臣的道理本來就在於忘己，哪裹容得有期限而回，没有期限就不回呢？愚意認爲他到該回的時候自然回來，不必規定日期。"皇帝聽從了，陸曄於是回鄉。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號叫穆。兒子陸諶，官任散騎常侍。

陸玩

玩字士瑶。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箋曰："僕雖吴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

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奸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温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宫城。玩潛説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内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

陸玩字士瑶。器量寬博儒雅，年二十即有美名，賀循每每稱贊他清正允當。郡檄文傳他任主簿，東海王司馬越召他爲掾，都不就任。元帝召他爲丞相參軍。當時王導剛到江東，想得民心要結納人情，想與陸玩結成親家。陸玩回答説："小土丘上没有松柏，薰蕕不能同處一器。我雖然不才，也不能成爲亂倫的開端。"王導就作罷了。陸玩曾到王導家吃酪，因而得了病，寫信給王導説："僕雖是吴人，差點成了北方之鬼。"他就是這樣蔑視權貴。

逐漸升至奮武將軍，召入拜侍中，以病推辭。王敦請他任長史，以軍令相逼，不得已而服從。王敦被平定後，尚書令郗鑒認爲王敦的佐吏不能糾正奸惡，應該全部免官拘禁。正好温嶠上表申説道理，纔得以不坐罪。又拜侍中，遷任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辭讓不就職。轉任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蘇峻叛亂時，派陸玩與兄陸曄共守宫城。陸玩暗中説服匡術歸順，因功封興平伯。轉任尚書令。又下詔説："陸玩氣質清白純粹，器度遠大，歷任内外之職，政績顯著。應任三公之職，以慰衆望。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其他官職如舊。"陸玩頻頻上表辭讓，詔書嘉獎。反復陳述説："臣確實平庸，風尚節操未能樹立，憑藉着國運昌盛的

“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慺慺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并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聽，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没，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咒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

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後疾甚，上

際會，就獲得了顯榮，於是統管憲臺，參預國政。終不能傳播道風，使在朝官員清浄純一。這樣的罪責，已經很重了。誠然以身許國，而忘了謙讓。之所以從前忠於職守，而最終要陳述，是因爲宰輔之職重要，事務繁多，臣已年過六旬，心力有限，疾病深重，精神一天不如一天，雖然朝夕勉勵自己，也依然不能承受。如不盡力而爲，荒廢職責，那將是最大的悔恨，天下之人將要説臣算什麽。乞求陛下開恩，格外恩准。”未被批准。陸玩又上表説：“臣前不久上表表白誠懇之情，還不足以上達聖聽，所以聖恩不准，以體諒國家來勉勵。臣聽説最公允的道理，上下一體，用人才不埋没他的長處，衡量能力不接受他的缺點。雖然加官重禄世世都有，都是爲了獎勵功勛親近賢能，這是時事所須依賴的，讓他們兼管是爲了有助於世事，而不是以優厚崇高的職務使一個人顯榮。臣受三代知遇之恩，恩寵隆厚，哪敢怕煩勞，以求謙讓之名呢？祇是因爲宰輔之職很重要，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如果長時間没有合適的人選，就要妨礙賢路荒廢政務。臣尚且自知不行，何況天下之人呢！現在又要外參論道，統領百官，無法勝任，就如白日那樣昭著。願陛下少賜哀憐，使四海之人知道官職不能集中到一人身上，人不能憑私情取得官職，那麽王者建官之道浩蕩平坦，誰還能説不得當呢?”還是不同意。不久王導、郗鑒、庾亮相繼去世，朝野之人都説三良已没，國家困頓。因陸玩有德望，就遷任侍中、司空，給羽林軍四十人。陸玩任職後，有人拜訪他，索要一杯酒，倒在梁柱之間，祝禱説：“當今缺乏材料，用你作柱石，不要傾覆人家的棟梁啊！”陸玩笑着説：“我收下了卿的忠告。”然後嘆息，對賓客説：“以我爲三公，天下確實是没人了。”論者認爲他會説話。

陸玩雖任公輔之職，但不任用屬員。成帝聽説後勸他。他不得已而聽命，所用的都是出身寒門有德行之士。陸玩輔佐幾位皇帝，常常因弘博端重受到皇上的尊崇，加上性情通達儒雅，不以名位欺人，獎掖後進，謙若平民，仕宦之人都受到他的庇蔭。後來病重，上表説：“臣久患疾病，

表曰："臣嬰遘疾疢，沈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霣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曾構祖宗之基，道濟群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勛，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幾個月來疲乏不振，病勢没有減輕，而日夜加重，自知生命已很微弱，不能再延續下去了。受恩未報，辜負之極，仰瞻皇上仁德廣被，伏枕涕零。臣已年近中壽，享盡了富貴榮華，能壽終正寢，還有什麽可遺憾的呢？衹願陛下宣明聖德，弘揚教化，擴大祖宗的基業，濟助衆民。臣臨終不勝遺戀，趁一息尚存，上表以聞。"終年六十四歲。謚曰康，給兵一千人，守冢者七十家。太元年間，功臣的待遇普遍被削減，司空何充等衹剩六家，因陸玩有輔佐創業之功，原爲陪陵而葬，因此特別設置興平伯官屬以保衛墓地。兒子陸始爲嗣，歷任侍中、尚書。

陸納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黄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吴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并嘆其率素。更敕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禄。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并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

陸納字祖言。從小有高尚的節操，貞正嚴肅絶俗。最初召爲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被本州舉爲秀才。太原王述很敬重他，召引爲建威長史。多次遷任黄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外任吴興太守。將要赴任時，先到姑孰去向桓溫告辭，就問桓溫說："公致醉可以飲多少酒？吃多少肉？"桓溫說："近來飲三升酒就醉，肥肉不過十小塊。卿說這個幹什麽？"陸納說："素來不能喝，衹能喝兩升，肉也不值得提。"後來與桓溫閑坐，對桓溫說："我備了一點薄禮，就要去守遠郡了，想與公一醉，以表下情。"桓溫欣然接受。當時王坦之、刁彝在座，到受禮時，衹有一斗酒，一盤鹿肉，座中之人都很驚愕。陸納徐徐地說："明公近來說能飲三升酒，我衹能飲兩升，現在有一斗，以備杯杓之歡。"桓溫及衆賓客都嘆服他的質樸。又令厨房準備佳宴，暢飲極歡而散。陸納到郡，不接受俸禄。不久，徵入任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應召將啓程，外面請示要用幾條船裝行李。陸納說："私奴裝運了糧食來，不要另外備船了。"臨行，衹有幾件衣被而已，其餘全部封存歸還公家。遷任太常，調任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曾想拜訪陸納，而陸納根本不作準備。其兄子陸俶不敢問他，就暗中準備了酒食。謝安來了後，陸納衹設茶果待客。陸俶就把酒食擺設出來，山珍海味樣

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

樣都有。客人走後，陸納大怒說："你不能給父輩臉上添光，反而玷污了我的清白！"就打了他四十棍。他的舉止大多是這樣的。

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後因愛子長生生病，請求解職照料，兄子陸禽又犯法受刑，請求免官謝罪。詔書特許從輕降職。不久長生病愈，令其復職。不久遷任尚書僕射，轉任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不久拜授尚書令，常侍如舊。恭謹勤奮堅貞，始終不渝。當時會稽王司馬道子少年當政，委任小人，陸納望着皇宫嘆息說："好好的家業，小兒要把它撞壞嗎？"朝士都佩服他忠誠堅貞。不久除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没就任就去世了，就以這些職位追贈。長生先死了，無子，弟之子陸道隆繼位，元熙年間，任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禄大夫楨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韵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污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

何充字次道，是廬江灊人，魏光禄大夫何楨的曾孫。祖父何惲，是豫州刺史。父親何叡，是安豐太守。何充風韵寬宏儒雅，以文章道義著稱。最初召爲大將軍王敦掾，轉任主簿。王敦兄王含當時任廬江郡，貪婪不法，王敦曾在座中稱道："家兄在郡一定很好，廬江人士都稱贊他。"何充正色地説："我就是廬江人，所聞與此不同。"王敦默然無言。别人都替他擔心，他自己安然自如。因此違逆了王敦，降爲東海王文學。不久碰上王敦事敗，多次遷任中書侍郎。

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

何充就是王導妻姐之子，何充的妻子是明穆皇后之妹，所以從小與王導友善，很早就歷任顯職。有一次到王導家，王導用拂塵指着床招呼他同坐，説："這就是君的座位。"王導修繕揚州官署，回頭説："這正是爲次道準備的。"明帝也與他很親近。

成帝即位，遷給事黄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

成帝即位，遷任給事黄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覆亡，王導隨皇帝在石頭，何充向東投奔義軍。後來王導逃奔白石，何充也得以回還。賊平後，封都鄉侯，拜授散騎常侍，出任東陽太守，

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并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録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内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録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内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

接着除授建威將軍、會稽内史。在郡中很有德政，舉薦處士虞喜，選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作僚屬。後因墓地被人發掘離郡。詔書徵入任侍中，不就任。改葬完後，除授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都對皇帝説："何充器量端正而有節操，得衆人之心，必定能總領朝臣，作老臣的副手。臣死之後，願舉薦何充爲内侍，那麽外譽協和，國家可以無憂。"因此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王導去世，轉任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録尚書事。詔令何充、庾冰各以甲仗五十人到止車門。不久遷任尚書令，加左將軍。何充認爲内外兼任，宜互相糾正，如果把職務加於一人之身，不利於考核，就上疏再三推讓。同意了。調任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舊。又領州大中正，因州有先達宿德之人，再三推讓不就任。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疏，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説帝以國有强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慚色。

庾冰兄弟以國舅身份輔佐王室，權同主上，擔心皇帝變了，關係疏遠了，將被外人所攻，商議要立康帝，也就是皇帝的同母弟。常常對皇帝説國家有强敵，宜立年長之君，皇帝聽從了。何充提出意見説："父子相傳，是先王的舊典，忽然妄加改變，恐怕不是長久之計。所以武王不授位給聖弟，就是這個道理。從前漢景帝也想傳位給梁王，朝臣都認爲亂了典章制度，堅持不同意。現在琅邪王登基，對孺子怎麽辦呢？國家宗廟，將要危險了！"庾冰等不聽。過了不久康帝立。皇帝坐於前殿，庾冰、何充陪坐。皇帝説："朕繼承大業，全靠二君之力。"何充回答説："陛下即位，是臣庾冰之力。如果依臣的意見，看不到升平之世。"皇帝有愧色。

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

建元初年，出任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節鎮京口，以避開諸庾。不久，庾翼將要北伐，庾冰出鎮江州，何充入朝，對皇帝説："臣庾冰身爲國舅，宜任宰相之職，不應當遠出。"朝廷議論不同意。於是徵何充入任都督揚州、豫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舊。在此之

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吴，今不宜復發而止。

前，庾翼盡數徵調江、荆二州的編户奴充兵役，士族庶族紛紛哀號。何充想再徵調揚州之奴來分擔批評。後來因中興時已經徵調過三吴，現在不宜再徵纔停止。

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録尚書事。充自陳既録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

不久皇帝病重，庾冰、庾翼意在立簡文帝，而何充提議立皇太子，奏上，同意。到皇帝崩，何充奉遺旨立皇太子，稱穆帝，庾冰、庾翼很恨他。獻后臨朝，下詔説："驃騎責任重大，可以披甲持兵衛士、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録尚書事。何充自陳説既然録尚書事，不宜再監中書，同意了。又加侍中，羽林軍騎士十人。

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并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户口百萬，北帶强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吴存，抗亡則吴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温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争。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録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

庾冰、庾翼等不久都去世了，何充獨輔幼主。庾翼臨終時，上表以子爰之繼任。當時議論者都認爲諸庾世代在西藩，人心所歸，應當依照庾翼的請求，以安撫人心。何充説："不對。荆、楚是國家的西門，户口百萬，北邊靠着强胡，西邊鄰近勁蜀，治理險阻之地，迴旋萬里。得賢人則中原可以安定，形勢危弱則國家同憂，這就是所謂陸抗存則吴存，陸抗亡則吴亡，怎麽能用白面少年擔當此任呢！桓温英略超人，有文武之才，西夏之任，没有比桓温更勝任的。"議論者又説："庾爰之肯讓桓温嗎？如果他發兵阻擋，桓温則羞愧難當。"何充説："桓温足能制服他，諸君勿憂。"就派桓温西行。庾爰之果然不敢争。何充因衛將軍褚裒是皇太后的父親，宜綜掌朝政，上疏薦褚裒參録尚書。褚裒因地方太狹窄，再三要求外任。何充每每説："桓温、褚裒爲地方長官，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了。"

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

何充任宰相，雖然没有改革的才能，但是强勁有器量，臨朝莊重，以國家爲己任，他選用官員，都以功臣爲先，不因私恩樹立親戚，人們談論起來都因此很尊重他。但是他所親近的人平庸紛雜，用人不當，而又愛好佛典，大修佛寺，他供給的僧人以百數，耗費巨億也不可惜。而親友有的很貧窮，却不接濟饋贈，因此受到世人的譏諷。阮裕曾經戲弄他説："卿志比宇宙還大，勇

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户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

超過終古之人。"他問爲什麽。阮裕説："我想謀一个幾千户的郡都得不到，卿却想作佛，這不是很大嗎！"當時郗愔及弟郗曇信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弟何準崇信佛教，謝萬譏刺説："二郗奉承道教，二何沉迷於佛教。"何充能喝酒，很受劉惔欣賞。劉惔常説："看次道喝酒，令人想把家裏的酒全倒出來。"是説他酒後能自持。

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永和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五歲。追贈司空，謚號叫文穆。無子，弟之子何放繼位。死後又無子，又以兄之孫何松繼位，官至驃騎諮議參軍。何充弟何準，見《外戚傳》。

褚翜

褚翜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頠，少知名，早卒。翜以才藝楨幹稱。襲爵關内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翜知内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

褚翜字謀遠，是太傅褚裒的從父兄。父褚頠，從小知名，早死。褚翜以有才藝能擔當重任著稱。襲爵關内侯，補冠軍參軍。當時長沙王司馬乂專權，成都王、河間王擁兵於外，褚翜知道内亂將起，就棄官到幽州躲避。後來河北發生寇亂，又回鄉里。河南尹舉薦褚翜行本縣事。

及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即翜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翜。翜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

到天下動亂時，褚翜招集志同之人，計劃渡江，先轉移到陽城邊界住下。潁川人庾敳，就是褚翜的舅舅，也憂慮世道混亂，把家托付給褚翜。褚翜的路斷了，不能前進。東海王司馬越任他爲參軍，以有病爲由推辭。

尋洛陽覆没，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翜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内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内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翜獲全。

不久洛陽陷落，與滎陽太守郭秀一起保萬氏臺。郭秀不能安撫衆人，與部將陳撫、郭重等結怨，就相互攻擊。褚翜擔心禍殃降臨，對陳撫等説："我們和諸軍之所以在這兒，爲的是逃避禍難。現在應當合力防備賊人，幸而没有外難，可是内部自相攻擊，這是躲開了坑又落到了井裏。郭秀確實失理，也應當暫且容忍。如果不控制忿恨，城中自己潰亂，胡賊聽説了，一定會來掩擊，諸君雖然殺了郭秀，不能避免成爲胡虜。憂慮危害很多，應該三思。"陳撫等於是悔悟，與郭秀講和。當時數萬人靠褚翜得以保全。

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

第二年，率幾千家打算東下，道路艱險不能走，於是留在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任他爲參軍、廣威將軍，又領本縣，率同邑三千人，督新城、

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縣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翜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内史。

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翜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翜常優遇之。玄爲政既急，翜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翜言，外羈縻奴，而内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既有内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翜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翜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

元帝爲晉王，以翜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内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翜出軍赴難，翜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

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翜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翜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翜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翜收集散亡，

梁、陽城三縣諸營事。不久，遷任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人進到汝水柴肥口，又被賊所阻。褚翜就單騎到許昌，見司空荀藩，荀藩任他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内史。

建興初年，又任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褚翜治郡。當時梁國部曲將耿奴很得人心，可是專權，褚翜常優待他。王玄爲政很急躁，褚翜知道他不能容耿奴，就告誡他説："卿已經殺人很多了，可是人心難得一致，應該更謹慎些。"王玄聽取了褚翜的話，表面上籠絡耿奴，内心却憤恨。正好他遷任陳留，將要啓程時，就把耿奴抓來殺了。耿奴的餘黨聚衆殺了王玄。梁郡已經有了内亂，而徐州賊張平等想要掩擊梁郡。郡人惶恐，要以郡歸降張平。荀組派褚翜前去安撫，人心纔安定了。不久，荀組舉薦他爲吏部郎，没有赴任，就向東過江了。

元帝爲晉王時，以褚翜爲散騎郎，轉任太子中庶子，外任奮威將軍、淮南内史。永昌初年，王敦作亂，征西將軍戴若思令褚翜出兵赴國難，褚翜派將領五百人跟從。明帝即位，徵入拜授屯騎校尉，遷任太子左衛率。

成帝初年，任左衛將軍。蘇峻之亂時，朝廷戒嚴，任褚翜爲侍中，掌管征討軍事。後來王師大敗，司徒王導對褚翜説："皇帝應當坐正殿，君可啓奏讓皇帝趕緊出來。"褚翜就入上閤，親手抱皇帝登上太極前殿。王導登御床抱皇帝，褚翜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當時百官奔散，宫省冷落無人。蘇峻兵入宫後，呵叱褚翜讓他下殿，褚翜正立不動，呵斥説："蘇冠軍來朝見皇帝，軍人怎能侵犯逼迫！"因此士兵不敢上殿。後來蘇峻執政，還是讓他當侍中，跟隨皇帝到石頭。第二年，與光禄大夫陸曄等據守苑城。蘇逸、任讓包圍攻打，褚翜等固守。賊平後，因功封爲長平縣伯，遷任丹楊尹。當時京城焚毁一空，人烟稀少，褚翜收集散亡之人，很有德政。

甚有惠政。

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宫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

代替庾亮任中護軍，節鎮石頭。不久任領軍，調任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宫事。遷任尚書右僕射，轉任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過了很久，代替何充任護軍將軍，常侍如舊。

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咸康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追贈衛將軍，謚號叫穆。子褚希繼位，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克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

蔡謨字道明，是陳留考城人。世代爲大姓。曾祖蔡睦，任魏尚書。祖父蔡德，任樂平太守。

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

父親蔡克，從小好學，廣泛地涉及各種書籍史册，受到鄉里族人尊敬。性格公正誠信恪守正道，品行與己不合的人，即使富貴也不與他交往。高平人劉整恃才放縱荒誕，服飾古怪，無所禁忌。曾經去拜訪人，遇到蔡克在坐，劉整一直自慚不安。蔡克當時是處士，而劉整對他這樣畏憚。後來任成都王司馬穎的大將軍記室督。司馬穎任丞相，提拔他當東曹掾。

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内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吕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蔡克平素有品格器量，到任選官時，那些不稱職者望而生畏。當初，蔡克未出仕時，河内人山簡曾寫信給琅邪人王衍説："蔡子尼是當今的正人君子。"王衍拿着信給衆人看説："山子根據一個字舉拔人，不容易名實相稱。"後來王衍聽説蔡克任選官，説："山子説的正人君子的話，現在得到了驗證。"陳留當時是大郡，號稱多士，琅邪人王澄經過陳留地界，太守吕豫派吏役迎接。王澄入境，問吏役説："此郡人士有誰?"吏役説："有蔡子尼、江應元。"當時郡人有很多居高位的，王澄舉他們的姓名問道："某甲某乙等，不是郡人嗎?"吏役説："是的。"王澄説："那爲什麽衹稱這兩人?"吏役説："剛纔我認爲君侯問的是人，不是問官位。"王澄笑着不説話了。到郡，把吏役的話告訴吕豫説："舊稱此郡有好風氣，果然連小吏也這樣有見識。"

克以朝政日弊，遂絶不仕。東嬴

蔡克因朝政日益敗壞，就退職不仕。東嬴公

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

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

蘇峻構逆，吴國内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吴國内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坐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并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逾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群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其亡之誡，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厠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

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秘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

司馬騰任車騎將軍，節鎮河北，任蔡克爲從事中郎，知道他必定不肯就任，就用軍令召他。蔡克不得已而赴任，到後數十天，司馬騰遭到汲桑的進攻，城陷，蔡克遇害。

蔡謨二十歲舉爲孝廉，州召爲從事，舉拔爲秀才，東海王司馬越召他爲掾，都不就職。避亂渡江。當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召他爲參軍。元帝當丞相，又召他爲掾，轉任參軍，後任中書侍郎，歷任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任侍中。

蘇峻作亂，吴國内史庾冰逃往會稽，就任蔡謨爲吴國内史。蔡謨到任後，與張闓、顧衆、顧颺等一起舉義兵，迎庾冰還郡。蘇峻被平定後，又任侍中，遷任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蔡謨上疏謙讓説："八座之職，非賢不能居，先後都是素有資歷名望的人擔任。孔愉、諸葛恢都憑着高尚的節操和美好的才能，從年輕時就有名望。從前孔愉當御史中丞，臣還是司徒長史；諸葛恢當會稽太守，臣是尚書郎；諸葛恢任丹楊尹，臣守小郡。名分輩分不同，官階相差懸殊。現在以我這樣鄙陋之人，超過同輩越過等級，上亂了聖朝的次序，下違反了公論。哪裏衹是微臣有亡身之禍，實在使朝廷蒙受了任用小人之累。而且左長史一升而侍衛皇上，再升而爲納言，自從中興以來，舉拔盛德之人從没有這樣優厚。臣是什麽人，而敢承受呢！所以捫心自問，一再反省，與其苟且晋升而玷污仕途，寧可受違命之罪。"疏議奏上，不同意。轉掌吏部。因平定蘇峻之功，賜爵濟陽男，又謙讓，不同意。

舉行冬祭，蔡謨領祠部，辦事人員忘記設明帝牌位，與太常張泉都被免職，以受處分的官員身份領職。不久，遷任太常，領秘書監，因病不能履行職責，上疏請求解職，不同意。成帝坐在前殿，派使者拜太傅、太尉、司空。正要奏樂，樂器頭天晚上就挂在前殿庭中，門下奏告，不是祭祀宴饗就没有奏樂的規定。事情交太常處理。蔡謨評議説皇上臨前殿派使者應該有金石之樂，

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睹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

就聽從了他。皇帝坐前殿奏樂，就從這開始的。彭城王司馬紘進言説，樂賢堂有先帝親手畫的佛像，經歷寇亂之後，此堂還保存着，應下詔作頌文。皇帝交給下面討論。蔡謨説："佛教來自夷狄，不合經典制度。先帝器量如同天地，多才多藝，衹是臨時畫了這張像，至於愛好佛道，那是從來没聽説過的。盜賊横衝直撞，京都墜毁，可是此堂却單獨保存下來了，這確實是神靈保佑國運的象徵，然而不是大晉盛德的體現，不是首先要歌頌的事情。人臣看見舊物有所感慨，私作賦頌那是可以的。現在要發布王命，詔令史官，上稱先帝喜好佛教的意志，下爲夷狄作一幅畫像的頌辭，這在道理上是有問題的。"於是就停止了。

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

當時因爲石勒剛死，征西將軍庾亮想移鎮石城，爲滅賊作準備。事情交給公卿討論。蔡謨上疏議説：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争强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争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争，故垓下莫能與之争。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强吴。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時。

時運有好有壞，處事當能屈能伸。暴虐之寇雖然最終要滅亡，但是當他强盛的時候，還應避讓他。所以漢高祖被貶到巴漢，在平城忍受屈辱。如果在鴻門争强，當天就會滅亡。所以蕭何説："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從根本上説，是爲了最後的勝利。哪裏用得着與必亡之寇去争一時之强呢？正因爲在鴻門的不争，所以在垓下没有誰能與他争。文王身困於羑里，所以能興盛於牧野；句踐在會稽受屈，所以能對强吴施展威勢。當今的形勢，也就像這樣。賊黨苟延殘喘的命運將盡，可是豺狼之力還强，應當蓄勢以待時。

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强弱，賊之强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内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

有人説："蓄勢待發，時機已經成熟了。"愚意以爲時機是否成熟全在於賊勢的强弱，而賊勢的强弱又在石季龍的能力大小。石季龍的能力，是可以分析出來的。自從石勒初起時，石季龍就是他的爪牙，百戰百勝，於是踏平中原，所占據的地域，與魏朝相當。到石勒死的時候，將相内外官員想殺石季龍。石季龍獨自在衆多異己

嗣主，誅寵臣。内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内外并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

中奮起，殺繼位之主，誅戮寵臣。内難平定後，出兵千里，一戰而攻陷金墉，再戰而斬石生，擒彭彪，殺石聰，滅郭權，回兵盤據根本之地，内外安定，四方鎮守，尺土不失。詳細地考察這些事，大概是有能力呢，還是没有能力呢？如果讓没有能力的人來做這些事，是能成功呢，還是不能成功呢？賊人從前攻襄陽攻不下，確有此事。不相信百戰的實際情況，而用一戰的結果來驗證，棄多從少，在道理上妥當嗎？比如射箭的人，射一百箭有一箭没射中，就能説是不會射嗎？而且攻不下襄陽的，還不是石季龍本人。桓平北衹是個守邊的將軍。賊人以前進攻他，爲的是争奪邊界，得到了固然好，得不到就算了，不是很要緊的事。現在征西將軍前去，情況就不同了。爲什麽呢？因爲他是國家的柱石，是有名的賢者，中原之人都願意歸附他。現在西去，實在是有席捲河南之勢，使賊黨非常恐懼，怎麽能與桓宣相同呢？石季龍必定會率領精兵，親自來拒戰。如果要與他交戰，打起來比石生怎麽樣呢？如果要堅守城池，防務與金墉相比又怎麽樣呢？如果想用沔水阻擋他，沔水比得上大江嗎？蘇峻和石季龍相比又怎麽樣呢？所有這幾件事，都應當仔細考察。

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强，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

愚意認爲石生是猛將，統領關中精兵，征西將軍的作戰不一定比他强。金墉險要堅固，劉曜以十萬之衆還攻不下，現在征西將軍的防守也不更牢固。再加上當時兗州、洛陽、關中都舉兵攻擊石季龍。而現在這三處反而被他利用，與以前比，已大不相同。如果石生不能抵抗他的一半，而征西將軍想要抵擋他的兩倍，這是我所懷疑的。蘇峻的强大，比不上石季龍；沔水的險要，比不上大江。大江不能抵禦蘇峻，而要以沔水抵禦石季龍，又是可懷疑的。從前祖士稚在譙，在城北耕種，考慮賊人來攻時，就作爲軍糧，所以預先安營扎寨，在外圍防禦。穀將熟

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

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溯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

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

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

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

時，賊軍果然來了。精壯之兵在外圍作戰，老弱之卒在內收割，拿着許多火炬，緊急時就燒掉莊稼轉移。這樣幾年，最終沒有取得什麽效果。當時賊黨衹盤據沔北，與現在相比，衹是四分之一罷了。祖士稚不能抵禦其一，而征西將軍要抵禦四倍之賊，又是可懷疑的。有人說："賊軍如果人多，就一定會沒有糧草。"然而運糧的困難，莫過於崤、函。可是石季龍從前經過這些險阻之地，深入敵國境內，蕩平關中而後還。現在到襄陽，路途既無險阻，又是在自己國境內運動，自相供給，這與從前相比，難易相差百倍。從前已經經歷了最艱難的情况，而說現在不能克服簡單的困難，又是可懷疑的。

然而上面所說的，衹是征西將軍到達之後的事情，還沒有說到路途上的艱難。從沔水往西，水急岸高，魚貫而行，首尾相連百里。如果賊軍沒有宋襄公的義氣，趁我軍未列成陣勢時來攻擊，那怎麽辦呢？現在我軍與賊人水陸形勢不同，習性不同。賊寇如果來送死，即使是打開江防放敵進入，以一當千，全部吞滅他們也有餘，應當引誘敵人來，以保萬無一失。而放棄長江遠進，用我軍之短去擊敵軍之長，恐怕不是克敵制勝的謀略。

朝廷議論與他相同，所以庾亮没能移鎮。

當初，皇后每年謁陵，耗費很大，蔡謨建議說："古代皇后衹在太廟祭告祖宗，不謁陵。"從此就停止了。

等到太尉郗鑒病重時，任蔡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郗鑒去世後，就拜授蔡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這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求伐胡，詔令他進攻壽陽，蔡謨上疏說：

壽陽城小而堅固。從壽陽到琅邪，城池密集，其中遠者纔百餘里，一城被攻，衆城必相救援。而且王師在路途五十多天，劉仕

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鄴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

之軍早已入淮，又派數部向北攻城，大軍未到，消息早就傳開了。而賊人的郵驛，一日千里，河北的騎兵有足够的時間來參戰，不僅是鄴城相互救援而已。以白起、韓信、項籍的勇猛，還要毁橋燒船，背水列陣。現在想在水邊停着船，引兵到城下，前面對着强敵，後面看着退路，這是兵法的大戒。如果進攻尚未成功，而胡騎突然來到，恐怕桓子手足無措，而船上砍下的手指可以用手捧。

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鋭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

現在出征的五千人馬，都是京都的精鋭部隊，加上陳光是左衛將軍，遠近聞名，既然名爲殿中之軍，就應該是所到之處有征無戰。可是困頓於堅城之下，戰勝了也没有威風，戰敗了則被人笑話。現在以國家的上等軍隊去攻擊賊寇的下等邑，勝利了則利益少而不足以挫傷敵人，失敗了則危害大而有益於敵人，恐怕這不是上策。臣愚意認爲見到寇賊就征討他，寇賊退走就全軍班師，事情就不會有過失。不盡管窺之見，謹冒死陳聞。

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并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

石季龍在青州造了幾百條船，掠劫沿海諸縣，到處殘殺百姓，朝廷很憂慮。蔡謨派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懸賞，能得到賊人大白船的，賞布一千匹，得小船賞布一百匹。當時蔡謨所統率的有七千多人，所防衛的東到土山，西到江乘，鎮守八處，城壘共十一處，烽火樓臺三十多處，根據需要設防，很有謀略。在此之前，郗鑒上奏部下有功勞者共一百八十人，皇帝全都獎賞他們的功勞，事情還没辦完郗鑒去世，就停止不再獎賞了。蔡謨上疏認爲既然先答應了郗鑒，現在不應當停下。而且郗鑒所奏的都是多年的功勞，身經百戰的幸存者，也不能不酬報。詔書同意。

穆帝即位，徵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録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僚佐，詔屢敦逼之，

穆帝即位，徵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録尚書事，領司徒如舊。當初，蔡謨謙讓不自用僚屬，詔書多次敦促逼迫，纔開始聘掾屬。

始取掾屬。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石季龍死了，中原大亂。這時朝野之人都説應該光復舊土，祇有蔡謨不這樣認爲，他對親近的人説："北敵滅亡，當然是大喜事，可是將給王室帶來憂患。"有人問："這是爲什麼呢?"蔡謨説："能够順天應時，在混亂的局勢下救助天下的，如果不是有超凡之才的人，也必定是天下的英豪。度德量力，這不是當今的賢者所能做得到的。必將是分兵割據，使國人疲憊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才略不足，財力單薄，智力和勇氣不足，這是良犬和狡兔雙雙斃命的原因。"

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顔無所。乞垂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禄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黄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顔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 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

遷任侍中、司徒。上疏辭讓説："臣自己考慮，我蒙受厚恩，不稱其職，尸位素餐而更受寵，對臣的批評多而更加榮升，在上損害了聖朝用人之舉，在下增加了微臣力不勝任而敗事的罪過，惶恐戰栗，臉面没有地方放。乞求垂下聖明的鑒察，回恩改錯，以孚衆望。"皇太后下詔不同意。蔡謨還是堅持推讓，對他親近的人説："我如果當司徒，將被後人所笑，從道義上説我是不敢就任的。"皇太后派使者曉諭意旨，從四年冬天到五年年底，屢下詔書，蔡謨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意見。六年，又上疏，以生病爲由乞求退休，上交左光禄大夫、領司徒的印綬。上了十多次表疏。穆帝坐在前殿，派侍中紀璩、黄門郎丁纂召蔡謨。蔡謨陳述説病重，派主簿謝攸回答説："臣蔡謨不幸患有公族穆子那樣的病，天子的威嚴離開顔面没有咫尺之遠，所以不敢奉詔，卧伏待罪。"從清晨到申時，使者來回十多次，而蔡謨還是不到。當時皇帝祇有八歲，很厭倦了，問左右説："召的這個人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 坐朝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完?"君臣都很疲憊。皇太后下詔説："如果一定不來，就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請免除吏部尚書江彪的官職。簡文帝當時是會稽王，命官員説："蔡公傲慢地違反上命，不守臣下之禮。如果人主在上如此謙卑，大義就不能在下面實行，也不知該怎麼樣從政了。"於是公卿上奏説："司徒蔡謨因爲一般的疾病，拖延不從王命，皇帝坐前殿，百官齊立，低頭彎腰地恭候，有望於蔡謨。如果有心要退隱，本應

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

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軌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册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賵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

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脱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文義，位至撫軍長

該到朝廷説明，哪有人君整天卑躬辛勞而人臣却没有一點酬答的禮節呢！這樣悖亂傲慢對待皇上，與不守臣道同罪。臣等參議認爲，應當嚴明國法，請送交廷尉以正刑律。”蔡謨感到懼怕，率子弟穿着白色的衣服叩頭請罪，親自到廷尉官署等候處置。皇太后下詔説：“蔡謨是先帝的師傅，服事幾代皇帝。而且他已到有關部門認罪，自責其過。如果治罪，感情上不忍。可以依例免爲平民。”

蔡謨被免職後，閉門不出，整天讀書，教授子弟。幾年後，皇太后下詔説：“前司徒蔡謨以道德質樸，遵行法度而聞名，所以服事了幾代先皇，居於三公輔宰之位。因爲往年的過失，而受到了責罰。從那時以來，閉門思過，確實符合大臣自責之義。任蔡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就派遣謁者僕射孟洪到蔡謨處加册命。蔡謨上疏辭謝説：“臣以愚頑淺薄之才，從前愧受特殊的恩寵，尸位素餐多年，加上違背輕慢詔命，理應陳尸於市朝。有幸受到寬恕，没想到皇恩又加臣榮耀，這不是臣一死所能報答的。臣卧病没有減輕，不能到宫。不盡仰望感激聖恩，謹送上拜章。”於是就以病重爲辭，不再朝見。詔令賜給几杖，門口設置行馬。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賜給助葬用的器物，全部依照太尉陸玩的舊例。詔令追贈侍中、司空，謚號文穆。

蔡謨博學，對禮儀宗廟制度多有論述。擅長寫作，有文集流行於世。總括應劭以來注解班固《漢書》的著作，作了集解。蔡謨剛過江來時，看見彭蜞，非常高興，説：“蟹有八條腿，再加兩個螯。”讓人做熟了。吃過以後，上吐下瀉極爲難受，纔知道這不是蟹。後來對謝尚説起這件事。謝尚説：“卿讀《爾雅》讀得不熟，幾乎被《勸學》害死。”蔡謨性情方正儒雅。丞相王導設女樂，放置了坐卧用具，蔡謨已在座，很不高興地離去，王導也不留他。性情格外謹慎，每件事都要作過度的提防。所以當時人説：“蔡公過浮橋，解下衣帶來繫在船上。”長子蔡邵，任永嘉太守。少子蔡系，有才學文義，官至撫軍長史。

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吴，爲大司馬。吴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睹聖顔！"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争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壼并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顔含并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

諸葛恢字道明，是琅邪陽都人。祖父諸葛誕，是魏司空，被文帝誅殺。父親諸葛靚，逃奔吴國，任大司馬。吴國被平定後，諸葛靚逃匿不出。武帝與諸葛靚有舊交，諸葛靚的姐姐又是琅邪王妃，皇帝知道諸葛靚在他姐姐處，於是去見他。諸葛靚躲到厠所裏，皇帝又逼他出來見面，對他説："没想到今天又能相見。"諸葛靚流着眼淚説："我不能漆身割面報仇，却又見聖顔！"以他爲侍中，堅辭不就，回到家鄉，終身不面向朝廷而坐。

諸葛恢剛成年就知名，試守即丘長，轉任臨沂令，處理政事很温和。正值天下大亂，到江左避難，名氣僅次於王導、庾亮。王導對他説："明府將成爲年輕的公卿。"王導任司空時，諸葛恢在座，王導指着頭上的冠冕説："您將會戴上這個。"王導曾經和諸葛恢戲論族姓的高低，説："人家都説王、葛，不説葛、王。"諸葛恢説："不説馬驢，而説驢馬，難道驢比馬强嗎？"他就是這樣受親近。當時潁川人荀闓字道明，陳留人蔡謨字道明，和諸葛恢都很有名譽，號稱"中興三明"，有人説他們："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元帝任安東將軍時，任諸葛恢爲主簿，再遷爲江寧令。征討周馥有功，封爲博陵亭侯，又任鎮東參軍。與卞壼都因時人的稱譽遷任從事中郎，兼統記室。當時四方多事，奏章堆積，諸葛恢斟酌處理，都很得宜。當時王氏爲將軍，而諸葛恢兄弟及顔含一起任顯要之職，劉超憑着忠誠謹敬掌管書寫詔令，時人都認爲皇帝善於任用人才。愍帝即位，徵召任用四方賢才，召諸葛恢爲尚書郎，元帝認爲規劃治理需要人才，上疏挽留，承受帝旨調任會稽太守。臨行時，皇帝爲他設宴，對他説："今天的會稽，如同從前的關中，兵多糧多，需要有好太守。因爲您有治理之才，所以委屈您去。當今四方分崩離析，應該救正扶危。什麽是當務之急，請您給我説一説。"諸葛恢陳述謝意，於是回答説："當今天下動亂，風

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勛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内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俗衰敗，應該崇尚五種美德，屏棄四種惡習，進用忠賢之士，斥退浮華之人。”皇帝認爲他說得很對。太興初年，因爲政績第一，詔書說：“近來國家多難，官長頻繁變動，各種弊端更多，即使是聖人也要日積月累，然後纔能成功，何況其他的人呢！漢宣帝說：‘與我一起安定天下的，衹有好的二千石官員。’此言不假呀。因此黃霸等人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不調動，這就是他能成就中興之功的原因。有升有降，這是爲政之道。會稽内史諸葛恢任職三年，政清人和，是諸郡之首，宜當晋升官爵加俸禄，以示奬勵。現增諸葛恢俸禄爲中二千石。”

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虪爲關内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内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禄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康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賵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虨嗣，位至散騎常侍。

不久，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授中書令。王敦上表任諸葛恢爲丹楊尹，因久病免官。明帝征討王敦，任諸葛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征討王含有功，進封爲建安伯，把原爵賜次子諸葛虪爲關内侯。又授諸葛恢後將軍、會稽内史。徵入任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遷任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禄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舊。康帝登基，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去世，時年六十二歲。追贈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贈給助葬用的器物，全都依照太尉興平伯的舊例。謚號叫敬，用太牢祭祀。子諸葛虨繼位，官至散騎常侍。

恢兄頤，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諸葛恢之兄諸葛頤，字道回，也受到元帝器重，死於太常之位。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羡，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禄勛。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親殷羡，字洪喬，任豫章太守，京都人士通過他帶的信有一百多封，行至石頭，全都投入水中，說：“該沉者沉，該浮者浮，殷洪喬不做送信的人。”他的性格就是這樣卓異獨立。死在光禄勛任上。

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

殷浩見識高遠，二十歲時就有美名，尤其擅長《老》、《莊》學說，與叔父殷融都愛好《老》、《易》。殷融口頭論辯不如殷浩，著述則勝過殷浩，殷浩由此受到論者的尊崇。有人問殷浩說：

"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

"將要任官時夢見棺材，將要得財時夢見糞土，這是怎麽回事?"殷浩説："官本來臭，所以將要作官夢見尸體。錢本是糞土，所以將要得錢就夢見污穢。"當時人作爲名言。

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并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諸君，外托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内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韵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静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説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 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

三次召聘，都不就任。征西將軍庾亮召他爲記室參軍，逐漸升遷爲司徒左長史。安西將軍庾翼又請他任司馬。除授侍中、安西軍司，都稱病不出任。於是隱居在墓地，將近十年，當時人把他比作管仲、諸葛亮。王濛、謝尚找到他的住處，想問他江左的興亡，於是一同去看望他，知道殷浩有堅定的决心。回來後，相互議論説："深源不出山，老百姓怎麽辦呢!"庾翼給殷浩寫信説："當今江東的安危，内靠何、褚諸君，外靠庾、桓幾家，恐怕不能百年無憂，而擔心朝夕禍起。足下少有美名，十多年間，歷任内外之職，如今却要隱居不仕，恐怕不當。再説要成就一個時代的事情，需要有一個時代的賢才，何必要德行與古人相同，風度與先達一樣呢? 王夷甫，是先朝的風流之士，然而我鄙薄他立名不誠，而始終無所取。如果以道義否定虞、夏，自然應當超脱世俗獨行，而不能謀劃治國之道，大合聲譽，獲取名位，正應當褒貶名聲教化，以止息混亂之源。可是却高談《莊》、《老》，終日空談，雖説是談道，實際上助長了浮華之風。等到了暮年，名望雖存，却衹求安寧，委托重任交付事務。而開始自己申説，追求小小的好名聲，身陷胡虜之手後，再抛棄言論就不是地方了。凡是明德的君子，處遇際會，難道可以這樣嗎? 可是世人都認爲這樣是對的。更加知道名義與實際的關係没有確定，衰敗的風氣還没有革除。"殷浩堅辭不出。

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箋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

建元初年，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去世。簡文帝當時在藩鎮，開始總攬國政，衛將軍褚裒推薦殷浩，用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殷浩上疏推讓，并寫信給簡文帝，詳陳理由。簡文帝答覆説："國家正逢不幸，百弊叢生，確實全靠當世有賢才，不需再去民間訪求賢人。足下見識遠大，通達幹練，如能展其才能，足以治理國家。如果再退隱不出，衹顧自己的心願，我衹怕天下

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大事從此没有希望了。現在法紀不振，國政混亂，即使想去跳東海而死，又能做得到嗎！由此看來，足下的去留關乎國家興衰，國之興衰與家之興衰則息息相關。足下考慮一下，冷靜地謀算一下，也將對事情作出高明的判斷。希望一定拋棄原來的心意，順應衆人的願望。"殷浩從三月起一再推讓，直到七月，纔受命就職。

時桓温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温，於是與温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吴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説浩、羨，令與桓温和同，不宜内構嫌隙，浩不從。

這時桓温剛剛滅蜀，威勢轉盛，朝廷忌憚。簡文帝因殷浩有盛名，朝野之人都推服，所以把他當作心腹，來和桓温相抗衡，於是就和桓温互相猜疑。正好遭父憂，去職，這時讓蔡謨代理揚州，等待殷浩。服喪期滿，徵入任尚書僕射，没有接受。又任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於是參與朝政。潁川人荀羨從小有美名，殷浩提拔他任義興、吴郡太守，作爲羽翼。王羲之暗中勸説殷浩、荀羨，讓他們與桓温和好，不應該互相猜忌，殷浩不聽。

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兖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以爲軍儲。

到石季龍死後，胡人大亂，朝廷想趁機蕩平關、河，於是任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軍事。殷浩受命後，以收復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要出發時，從馬上墜下，當時都認爲不吉利。不久以淮南太守陳逵、兖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墾江西水灌田一千多頃，以備軍用。

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脱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

軍隊進駐壽陽，暗地裹引誘苻健的大臣梁安、雷弱兒等，讓他們殺苻健，許給他們關右的職務。當初，降將魏脱死了，他弟弟魏憬代領部曲。姚襄殺了魏憬，吞并了他手下的人衆。殷浩很憎惡他，派龍驤將軍劉啓守譙，把姚襄調到梁。不久後魏氏子弟在壽陽來往，姚襄更加猜疑害怕。不久姚襄部下有要投奔殷浩的，姚襄把他殺了，殷浩於是謀劃要殺姚襄。正好苻健殺了他的大臣，苻健兄之子苻眉從洛陽西逃，殷浩以爲梁安的事成功了，以爲苻健已經死了，請求進駐洛陽，修復先皇陵墓，派姚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守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守倉垣，又請求解除揚州刺史職務，專門節鎮洛陽，詔書不同

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并爲襄所殺。

意。殷浩到了許昌後，碰上張遇反叛，謝尚又打了敗仗，就退回壽陽。後來又進軍，進駐山桑，姚襄反叛了，殷浩恐懼，丟棄輜重，退保譙城，軍械物資都被姚襄掠走，士卒大量叛逃。殷浩派劉啓、王彬之在山桑攻擊姚襄，都被姚襄殺死了。

桓温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

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説，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夭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仇稽誅，奸逆并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内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强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没，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

桓温素來忌恨殷浩，聽説他大敗，就上疏譴責殷浩説：

案中軍將軍殷浩，過分地蒙受朝廷恩遇，無才而據其位，非常受寵，一再在京任職，却不能恭謹從事，恪盡職守，或越權行事，或擅離職守，完全隨心所欲。前司徒蔡謨持守道義行爲樸素，位居宰輔，爲先帝之師，朝廷的元老，年已七十，以禮請求退休，雖然臨朝再三辭讓，不合旨意，而適足以表明遜讓之風，優待賢臣的禮制。而殷浩虛造狡詐之説，貽誤朝廷的聽聞，法律主管部門將判處他死刑。自從羯胡滅亡，群凶絶滅，而百姓極其困苦，急切地等待拯救。殷浩受專征之重任，没有雪耻的大志，衹是培植自己的勢力，胡亂造成動蕩，使得滯延討伐寇賊，奸逆之人并起，華夏動亂不安，百姓困苦。殷浩害怕受到懲處，不被朝廷容忍，表面上聲稱進兵征討，内心想苟且免罪。出兵駐扎壽陽，軍隊駐留了一年，用盡了天府的資財，耗竭了五州的人力，收集聚合無賴之徒，以加强自己的勢力，授爵賜命没有章法，猜疑陷害無辜之人。所以范豐的部屬在芍陂叛變，奇德、龍會在身邊作亂。羌帥姚襄率衆歸化，派他的同母弟到京都作人質，殷浩不能安撫任用他，陰謀要殺害他，兩次派刺客去行刺，被姚襄發覺。於是姚襄很惶恐，因而叛逆。造成這些叛亂的原因，都是從殷浩開始的。而又不能及時掃滅叛亂，放縱這些小子，公然進行毒害，自己在山桑被打得狼狽不堪，軍隊在梁國潰敗散逃，舟車被焚燒，輜重全部覆没，三軍積聚的物資，反而被賊寇所利用，

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

精甲利兵，變成了賊寇的武器。使天怒人怨，被大衆唾棄，傾覆危急的憂慮，將要波及國家。這是臣坐立不安的原因。

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敕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

遵循正道顯揚道義，是爲了施行教誨，嚴明刑罰整頓法紀，是爲了統一衆人的行動，希望陛下上追尋唐堯逆命之刑，下借鑒《春秋》不敬國君之法。如果聖上寬宏，不忍誅殺，也應該遠棄他，流放到荒遠之地。雖然還不足以彌補如山海之過，大致可以告誡將來之人。

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

最後因此被廢爲平民，遷移到東陽的信安縣。

浩少與温齊名，而每心競。温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温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温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殷浩從年輕時就和桓温齊名，而每每暗自爭勝。桓温曾經問殷浩："您和我比怎麼樣?"殷浩說："我與您交往很久了，我寧肯是我。"桓温以雄豪自居，常常輕視殷浩，殷浩也不怕他。到這時，桓温對人説："小時候我和殷浩共騎竹馬，我不要的東西，殷浩就拾取，所以他應當在我之下。"又對郗超説："殷浩有德有言，假如使爲宰相，足以作百官的楷模，朝廷未用其才。"

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咏曹顔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絶。永和十二年卒。

殷浩雖然被流放，但不出怨言，神情平和，談論咏誦不止，即使是他的家人也没見到他有流放的憂愁。衹是整天在空中寫書，寫的衹是"咄咄怪事"四個字。殷浩的外甥韓伯，殷浩素來喜歡他，隨同殷浩到流放之所。經過一年回京都，殷浩送他到水邊，咏曹顔遠的詩說："富貴時外人也來聚，貧賤時親戚也離去。"於是流淚。後來桓温要任殷浩爲尚書令，寫信來告訴他，他欣然同意。寫回信時，怕信中有錯誤，封上打開幾十次，最後送去一個空信封，大大地忤逆了桓温的心意，因此斷絶了往來。永和十二年去世。

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

兒子殷涓，也有美名。咸安初年，桓温廢太宰、武陵王司馬晞，誣陷殷涓及庾倩與司馬晞謀反，把他殺了。

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悦之上疏訟浩曰：

後來將改葬殷浩時，他原來的屬吏顧悦之上疏爲他辯冤説：

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

原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沉厚純良，學識博大，風韵高雅，聲望蓋過當時之人。

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勛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絶，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

兩度任職，肅清萬里，功勛昭著，聖朝敬佩嘉賞，於是授以北伐中原將帥之任。帥旗豎立後，出鎮壽陽，驅逐豺狼，剪除荆棘，網羅人才，開荒屯田，飽經風雨，與奴僕一樣勤苦。仰仗皇威，群醜改過，進軍河、洛，修復陵墓。不測的事變突然發生，功虧一簣，忠誠的心願因此而破滅。被廢黜之後，自處於荒凉僻遠之處，終身閉門不出，與世隔絶，可謂克己復禮，窘困而無怨的人。

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恤，使法有餘冤！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

探究殷浩所犯的罪過，也是失敗中的常事，不應當長時間譴責的罪行。論其名德之高，論其悔過自責之誠，怎麽能不加體恤，而使他受如此冤屈呢？現在墓地已成，墓道已開，懸棺而葬，禮儀與平民相同，有横死之名，没有伸冤之期，感嘆前世三良，老天不公正。若是頒發明詔，表揚善者，尊崇恢復他的原官，昭明久遠的暗昧，那麽國家就有威恩兼濟的美譽，如果死者可以復生也没有遺憾。

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疏議奏上，詔令追復殷浩原官。

顧悦之

顧悦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悦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悦之决意以聞，又與朝臣争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别駕，歷尚書右丞，卒。子愷之，别有傳。

顧悦之字君叔，從小有好的德行。與簡文帝同年，而頭髮早白。皇帝問他原因。回答説："松柏之姿，經過霜凍依然茂盛；蒲柳的品質，一到秋天首先凋零。"簡文帝很欣賞他的對答。開始要爲殷浩上表辯冤時，殷浩的親朋故舊大多説不宜，顧悦之决意上疏，又與朝臣争論，所以衆人無法阻止他。時人都稱贊他。任州别駕，歷任尚書右丞，去世。兒子顧愷之，另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盗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蔡裔有勇氣，聲如雷震。曾經有兩個小偷進到他家中，蔡裔拍床一吼，小偷都摔下來，所以殷浩任他爲軍中先鋒。

史臣曰：陸曄等并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置以刑書，斯爲過矣。

史臣曰：陸曄等都憑當時的名望成爲國中的精英，功效卓著經過了檢驗，相繼擔任宰輔之職，參與掌管機要的官署。然而都是遵循舊章辦事，免於大悔。而何充高聲而言立皇太子，雖然受到權臣的壓迫，輔佐皇太子，終於宣揚了皇帝的遺命，多次參與大議，屢屢提出良策，可謂忠貞之臣。殷浩談吐高雅度量宏大，是衆望之所歸，高官厚禄，不求而來，全都説教化道義因他興廢，國家的安危繫於一身。到他入掌國柄，没有良謀善政，出率大軍，祇聽到危國敗軍，由此可知風流非正道之才，言談非關乎用兵。違反規律調動職務，以至於被遷徙到遠方，可悲呀！蔡謨量德而行，適可而止，處以刑罰，則是過分了。

贊曰：士光時望，士瑶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概，謀遠忠貞。中軍鑒局，譽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贊曰：士光有名，士瑶得當。既是兄弟，又爲輔相。祖言直率，遺風可嘉。蔡謨、諸葛恢知名，有的儒雅有的清高。次道方正有節操，深謀遠慮忠誠貞潔。中軍有明識，雅俗稱譽。放達有餘，治國之才不足。捨其長而用其短，身敗名裂。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吴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孔愉字敬康，是會稽山陰人。他的祖先世代住在梁國。曾祖孔潛，是太子少傅，漢代末年避亂到會稽，於是就在那裏安家。祖父孔竺，是吴的豫章太守。父孔恬，是湘東太守。堂兄孔侃，是大司農。都在江左有名氣。孔愉十三歲時父親去世，奉養祖母以孝聞名，與同郡人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當時人稱他們“會稽三康”。

吴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吴滅後，孔愉遷到洛陽。惠帝末年，回家鄉，走到江、淮之間，遇上石冰、封雲作亂，封雲逼迫孔愉當參軍，孔愉不順從，要殺他，靠封雲的司馬張統營救得以免死。向東回到會稽，躲進新安山中，改姓孫，以種地讀書爲業，在鄉里很有信譽。後來忽然離去，鄉人都以爲他是神人，給他立祠廟。永嘉年間，元帝開始以安東將軍的身份節鎮揚州之地，任命孔愉爲參軍。家鄉親族尋找他，没有人知道他在哪裏。建興初年，纔出來應召，任丞相掾，接連授任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這時已經五十歲了。因討伐華軼的功勞，封爲餘不亭侯。孔愉曾經路過餘不亭，看見有人用籠子在路邊捉龜，孔愉把捉到的龜買下來放入溪水中，龜游到水中後向左看了好幾次。到這時，鑄侯印，龜形印紐向左偏，連鑄幾次都是這樣。鑄印工匠告訴孔愉，孔愉就明白了，於是就佩上這個印。

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疏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勛，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

皇帝當晉王，長期讓他兼中書郎。當時刁協、劉隗當權，王導很受疏遠。孔愉陳説王導忠賢，有輔佐創業的功勛，認爲不論事情大小都應該向他咨詢。因此而與旨意不合，外任司徒左長

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

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并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禀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暗，忝厠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强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横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

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

史，多次升遷任吳興太守。沈充謀反，孔愉棄官回到京都，拜授御史中丞，遷任侍中、太常。蘇峻反叛時，孔愉身穿朝服守住宗廟。當初，孔愉當司徒長史時，因平南將軍溫嶠母親亡故遭亂不得歸葬，就不超越他的品級。到這時，蘇峻被平定了，而溫嶠立了大功，孔愉前往石頭見溫嶠，溫嶠拉着孔愉的手流淚説："當今天下喪亂，忠孝之道衰廢。能保持古人的節操，在艱難的情況下也不改變的，衹有您一個人。"當時人都稱溫嶠居公卿位而能推崇孔愉守正的德操。不久調任大尚書，遷任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没有出發。轉任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不久調任左僕射。

咸和八年，詔書説："尚書令陸玩、左僕射孔愉都能恪盡職守，俸祿微薄。尚書令責任重大，是先朝所重視的，給陸玩親信三十人，孔愉二十人，接受賞賜。"孔愉上疏再三推讓，詔令褒美嘉獎却不同意推讓。再上表説："臣以愚憒之才，羞愧地充任朝廷要職，而因怠惰無能，無益於輔佐。當今强寇未滅，邊境緊張，政務繁雜，徭役繁重，百姓困苦，奸邪的官吏作威作福，壞人猖獗。大難之後，倉庫空虚，有功之人的獎賞不足，貧困愁苦之後，没有受到拯救周濟，呼號哀嘆的聲音，人神都有所感觸。應當合并職務减省官員，節省食用，盡力撫慰百姓，周濟他們的困難。臣等不能輔助弘揚大化，糾正督察宣明刑法政令，而苟且地安居高位，無緣無故地得到寵幸賞賜，没有功德而得到俸祿，禍殃一定會降臨，不敢無緣無故地接受特殊的賞賜，以加重臣的罪過。"同意了。王導聽説後責難他，在都坐對他説："您説奸邪的官吏作威作福，壞人猖獗，爲患的是誰?"孔愉想大論一番朝廷的得失，陸玩制止他纔作罷。後來王導將要任趙胤爲護軍，孔愉對王導説："自中興以來，擔任這個官職的，是周伯仁、應思遠。現在即使缺乏人才，怎麽能讓趙胤來擔任這個職務呢?"王導没有聽從。他就是這樣恪守正道。因此被王導怨恨。

後來撤銷左右僕射，任孔愉爲尚書僕射。孔

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毁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愉已到了七十歲，多次請求退休，不同意。轉任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又調任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不久，外任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代時的舊堤岸，毁棄幾百年了。孔愉去巡視，修復舊堤，灌溉土地二百多頃，都成了良田。在郡中三年，纔在山陰湖南侯山下幾畝地中建造住宅，幾間草房，就棄官去居住。贈送數百萬錢，都不收取。病重，遺囑用平常的衣服入殮，鄉邑贈送的助葬用品，一樣也不准接受。七十五歲時，咸康八年去世。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貞。

三子：誾、汪、安國。誾嗣爵，位至建安太守。誾子靖，字季恭，再爲會稽内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有三子：孔誾、孔汪、孔安國。孔誾繼承爵位，官至建安太守。孔誾子孔靖，字季恭，兩任會稽内史，多次遷升任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孔汪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于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孔汪字德澤，好學有志向節操，孝武帝時官至侍中。當時茹千秋靠諂媚得到會稽王司馬道子的寵幸，孔汪屢次向皇帝説這件事，皇帝不采納。遷升任尚書太常卿，因不如意，求外任，任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很有政績，受到嶺外人士的稱贊。太元十七年去世。

孔安國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并乏才名，以富强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内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内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禄大夫。

孔安國字安國，年紀比諸兄小三十多歲。族中諸兄都缺乏才名，靠富貴立身，衹有孔安國和孔汪從小磨煉孤貧的節操。孔汪憑着正直誠實著稱，孔安國也憑着儒雅質樸顯名。孝武帝時安國很受禮遇，歷任侍中、太常。皇帝去世，孔安國身體消瘦，穿喪服，終日流淚，看到的人都以爲是真的孝子。兩次任會稽内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年間下詔説："領軍將軍孔安國堅貞謹慎清廉正直，内外傳頌美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定能引導達到正道，以仁義爲準則游憩於六藝之中。"後來歷任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去世，追贈左光禄大夫。

孔祇

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孔祇字承祖。太守周札任命孔祇爲功曹史。周札被沈充殺害，他的故人賓客及屬吏没有人敢靠近。孔祇冒死號哭，親自行殯殮之禮，送喪回義興，當時人以之爲義。

孔坦

坦字君平。祖沖，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宫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吴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污宫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仲尼也!"竟不能屈。

孔坦字君平。祖父孔沖，是丹楊太守。父親孔侃，是大司農。孔坦從小端方正直，有雅望，精通《左氏傳》，會寫文章。元帝當晉王時，任孔坦爲世子文學。東宫建立後，補任太子舍人，遷任尚書郎。當時尚書郎初到任，普遍都要進行考試，皇帝親自出題問道："吴興徐馥作亂，殺害郡將，該郡今年還要不要舉薦孝廉?"孔坦回答説："誅殺四凶不株連，誅殺鯀而舉用禹。徐馥叛逆，怎麽能影響全郡的賢人呢!"又問："有奸臣賊子殺君，把他的住宅掘毁作爲水池，没有比他更大的罪惡了。舊例鄉中廢止四科的選舉，現在依什麽規定處理?"孔坦説："季平子驅逐了魯昭公，難道可以因此而廢棄仲尼嗎!"終於没能難倒他。

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悦，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

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

在此之前，因爲是戰亂之後，注意安慰使人悦服，遠方的秀才孝廉到京，不需考試，普遍都授予官職。到這時，皇帝重申舊制，讓他們全都要考《經》，有考試不合格者，刺史、太守也要被免官。太興三年，秀才孝廉大多不敢赴京，即使有到京者，都托病不考。皇帝想授予孝廉官職，而秀才則依從前的制度考試。孔坦上疏説：

臣聽説治理國家，以教學爲先，轉變風氣崇尚教化，没有比這更重要的事了。古代一面耕種一面學習，三年纔精通一《經》，在太平安康的時代，還要依靠逐漸浸染，日積月累。自從喪亂以來，已經十多年了，戰火飛揚，祭祀之禮廢止，家中廢棄了講習誦讀，國中没有學校，急忙要求考試，私下覺得有疑問。然而自從宣布詔令以來，經過了三年，多次遇到吉慶盛會，最終也没有考試一次。揚州諸郡，靠近京都，人們害怕牽累長官父老，大都不敢赴考。那些遠州邊郡，人們蒙騙朝廷，寄希望於不考，冒昧地赴

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

京，到了以後知道要考試，就不敢參加考試。臣認爲不參加考試與不敢赴京，作爲空缺來説是一樣的。如果要偏向一面授予官職，這會使守法奉規者失去職位，而僥幸投機者得到官職，敗壞風氣傷害教化，衹怕就要由此開始了。

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暗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玩黷乎！

王者的言語像絲一樣細小，説出來後就影響很大如同綸綫一樣，碰到事情臨時改變制度，這是向天下示短，人們聽到了就會疑惑，臣私下感到可惜。臣認爲王命不貳，法制應當信實有用。去年考察選舉，一律要考試。如果不能參加考試，可不必到京，送回不授官職。又秀才雖然考事務，也泛泛地考問經義，如果是他没有學過的，實在難以精通，不值得再瑣碎地垂恩破例，違反舊章另造規程。愚臣認爲應當趁着他們不參加考試的時候，逐漸地改革制度。可以重申以前的詔令，大建學校，普遍延期五年，來發展誦讀研習，統一法度齊同訓教，向人們顯示規範法式。信用和法度，是治理國家的綱要，在私家中施行，還不能違反，何況治國的法典怎麽能不嚴肅對待呢！

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皇帝采納了。讓孝廉延長到七年，秀才如舊。

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别駕。

這時典客令萬默管領諸胡族，胡人互相誣告，朝廷懷疑萬默有偏袒，要加大刑。衹有孔坦不肯簽署，因此受到譴責，就棄官回到會稽。過了很久，授任領軍司馬，没有赴任。正碰上王敦反叛，他與右衛將軍虞潭一起在會稽起義，討伐沈充。事情平定後，纔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他任别駕。

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决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脱徑來，是襲朝廷虚也，故

咸和初年，遷任尚書左丞，深受禁中官員敬畏。不久碰上蘇峻造反，孔坦和司徒司馬陶回對王導説："趁蘇峻没到，應趕緊切斷阜陵邊界，守住江西當利各渡口，賊少我衆，可以一戰决勝。如果蘇峻没來，可以進逼他城下。如果不先進兵，蘇峻一定會先來。先人有奪人之功，時機不可坐失。"王導認爲他説得對。庾亮認爲蘇峻輕率地直來，意在襲擊朝廷的空虚，所以計策没

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賊必不動，决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

有施行。於是蘇峻攻破姑熟，掠取鹽米，庾亮纔後悔了。孔坦對人説："看蘇峻的勢頭，必破臺城。所以衹要不是戰士，都不要穿軍服。"不久臺城陷落，穿軍服的多被殺死，穿白衣的都没有受到傷害，當時人都稱他有先見。蘇峻挾持天子到石頭，孔坦投奔陶侃，陶侃任他爲長史。當時陶侃等連夜築白石壘，到天亮就築成了。聽到蘇峻軍風聲很緊，衆人都怕他來進攻。孔坦説："不會。如果蘇峻要攻壘，必然是東北風很急，讓我們的水軍没法救援。今天天氣清静，賊必不會動手，肯定派兵出江乘，去攻掠京口以東了。"果然像他分析的那樣。當時郗鑒鎮守京口，陶侃等都率兵會合。都到後，孔坦議論認爲本來不應該召郗公來，使得東門没有了險阻。現在應派他回去，雖然晚了些，還是勝過不回。陶侃等還猶豫遲疑，孔坦再三争辯非常急切，纔讓郗鑒返回據守京口，派遣郭默屯兵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郭默合力，賊軍於是被分散了力量，最後如孔坦謀算的那樣。

及峻平，以坦爲吴郡太守。自陳吴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并欲用坦爲丹楊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吴興内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

蘇峻被平定後，任孔坦爲吴郡太守。自己陳述説吴郡賢人豪傑多，而孔坦年輕，不宜任太守。王導、庾亮都想用孔坦當丹楊尹。當時處於戰亂之後，百姓困苦，孔坦再三推辭。王導等還是不同意。孔坦慷慨地説："從前肅祖臨崩時，諸君親守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疏遠微賤，不在顧命之列。到有了艱難的時候，却以微臣當先。現在就如同俎上的肉，任人宰割罷了！"於是拂袖而去。王導等也就作罷。於是遷任吴興内史，封爲晉陵男，加建威將軍。因爲年成饑荒，運來家裏的米賑濟窮人，百姓得到依賴。當時派孔坦招募漂泊在外的江、淮人當兵，這些人中有原禁衛軍，因爲戰亂東歸，來應募，孔坦不知内情招納了。有人暗告朝廷，説孔坦私藏禁中叛兵，於是因此被免官。不久拜授侍中。

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

咸康元年，石聰進犯歷陽，王導任大司馬，征討他，聘請孔坦任司馬。正好石勒剛死，石季龍專横放肆，石聰和譙郡太守彭彪等各派使者請求歸降。孔坦給石聰寫信説：

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

華夏和狄人道不同，南北遠隔，瞻望河

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晋國，奸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局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嘆，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嘆，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静，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砎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

期盼宋，每每如飢似渴。多次遭逢陽九災厄，上天給晋國禍殃，奸凶侵犯華夏，利用機會肆行暴虐。我朝德運雖然衰落，但是天命没有改變。帝王受命於天的吉兆啓發再次成功的喜慶，中興順應美好時刻的機會，一百零六的厄運已過，更新的美况日益隆盛。而神州震蕩，百姓流散，從戎狄手裏接受命令，在豺狼之穴畏縮不安，朝廷每每臨睡長嘆，痛心疾首。上天的懲罰已經降下，罪人隕首，王師還没有征伐，就自相殘殺。難道不是神怒人怨，上天給予災禍嗎！蘭草和艾蒿同焚，賢者和愚人都嘆息，哀憐不喜，我王的仁慈，廣泛地赦免，祇討伐石季龍。彭彪譙郡使者到來，已有了一定的行動，知道將軍嫉恨醜類，翻然共同舉義。接到消息後非常欣喜，好像自己得到喜慶一樣。真是有預見的人先明白，光明正大的人容易覺悟！深切盼望俊傑來臨，很奇怪没有聲息。

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鈎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

將軍出身名門，是公侯貴族的後代。遭逢世道多難，國破家亡，與親屬離别，被異類所收養。雖然受到僞寵，又將有什麽依賴呢！聽到的人有的還感到傷悲，何况是親身遭受，能不憤慨嗎！和我們不同族類的人，心思必定不一樣，現在正是返回本族歸向正道的時候，謀劃正義建立功業的日子。如果將軍能理解接受我信中的話，向同盟者宣示，率領關右之人，輔助河南之卒，在趙、魏施展神威，作爲國家的前驅，那麽即使是竇融的保守西河，黥布的背離項羽，比之於古今，都不足以用來作比喻。聖上寬宏明達，宰輔胸襟博大，即使有射中帶鈎的仇隙，獎賞照樣賜予，有雍齒那樣的怨恨，照樣封爲列侯。何况你們幾位并没有前人那種嫌隙，而又遇上了上天啓發的機會，應當像影子和回聲那樣行動，有什麽可遲疑的！

今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齕噬争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

現在六軍戒備森嚴，水陸并舉，勇猛的戰士踴躍求戰，同仇敵愾的武士争先恐後，一旦鋒刃相交，玉石同碎，那時再要後悔，嗟嘆哪裏還來得及呢！敝人不才，世代承受

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

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

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悦，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

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咏，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禄勛，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

國家的恩寵，雖然確實是不會辦事，但作爲使者的主人，款誠的情意，都在信中表達了。凡是機要之事如果不抓緊時機，很少有不後悔的，自求多福，希望將軍好好考慮。

朝廷於是没有北伐，人們都覺得遺憾。

孔坦任職數年，遷任侍中。這時成帝常駕幸丞相王導府中，拜見王導妻曹氏，如同自己家裏人一樣，孔坦每每懇切勸諫。這時皇帝選定日期娶皇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去世了，議論者認爲要延期。孔坦説："婚禮很重要，比救日食還重要。救日食時，如果碰到皇后去世，太子掉到井裏，就要停止。皇帝娶后的盛禮，怎麽能因臣下去世而廢止呢！"聽從了他的意見。到皇帝加冠成年之後，還是把政事都交給王導，孔坦常常心中忿懣，以國事爲己憂，曾經在悠閑時對皇帝説："陛下已經長大成年了，聖明端肅日益增長，應當廣泛地聽取朝中大臣的意見，咨詢采納善道。"由此違逆了王導，外任爲廷尉，怏怏不樂，托病去職。加散騎常侍，遷任尚書，没有到任。

病重了，庾冰去看望他時流淚。孔坦慷慨激昂地説："大丈夫將死時不問使國家安寧的方法，却做出婦孺之輩互相看望的樣子嗎！"庾冰深深地謝罪。臨終時，給庾亮寫信説："没有想到疾病就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自己感到生命已經很微弱了，死亡很快就要降臨了。壽數長短是命中注定的，有什麽可悲呢！衹是因爲身死名没，朝廷的大恩未報，心中思慮的事情還没有陳述，就使我遺憾很多。足下憑着伯舅的尊貴，身居地方長官的重任，揚威四顧，名震天下，朝廷的重臣，常願居於下風。使全國井井有序，四海統一，在中原把敌寇的尸首堆埋成高冢，使皇宫遷回華夏舊土，這是向來念念不忘，慷慨激昂的誠心。現在半路而死，怎麽不可惜呢！如果死後有靈，將静聽教化功業。"不久就去世了，時年五十一歲。追贈光禄勛，謚號叫簡。庾亮覆信説："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收到八月十五日信，知疾病加重，已經不能再恢復了，悲痛傷心，不能自已。足下正當中年，平時很少患病，雖然説生死有天命，也是禍起於意外。而且

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足下才能經世濟民，時代總需要賢才，何況當今，倍加痛惜。我寡德少才，愧當大任，國耻未雪，日夜憂憤。常想和足下同在外藩，爲時勢同心合力。這種想法未能實現，來信忽然到了。反反復復地讀信，不覺淚下。深深地理解足下慷慨激憤的情懷，深切地痛惜足下未遂的壯志。生死永别，還説什麽呢！謹遣書報答，并致薄祭，希望足下靈魂降臨享用祭品。”子孔混繼位。

孔嚴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黄門郎。

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别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静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争，則萬物不能與之争’，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

孔嚴字彭祖。祖父孔奕，是全椒令，有過人的明察力。當時有人送給他酒，剛提進門，他就遠遠地呵斥説：“人家送我兩罌酒，一罌爲什麽不是呢？”察看檢驗一下，有一罌果然是水。有人問孔奕根據什麽知道的，他笑着説：“酒重水輕，提酒的人手有輕重的不同，所以知道。”任官有惠政教化，到他去世時，市人如同死了慈父一樣悲傷。父孔倫，是黄門郎。

孔嚴年輕時在州郡任職，歷任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任揚州刺史，聘他爲别駕。遷任尚書左丞。當時朝廷尊崇殷浩，以與桓温相抗衡，桓温大爲不平。殷浩又引薦任用邊遠之地的人，想要在京都之外立功。孔嚴對殷浩説：“當今時勢艱難，可以説是一百零六的厄運，使君您委屈自己處理政務，正是機會。聖上之所以到日頭西斜還不懈怠，臨朝時仔細謹慎，是因爲常常想要鞏固根本，使邊境平静國家安寧，又哪裏是爲了私利呢！而官員們志向不同，見解各異，議論紛紛，無所不有。近來天時人事，很令人寒心。古人爲政，防備人的議論比防備河流决口還重視。閑時陪坐，也已經大略地陳述了心裏所考慮的，不知道究竟將用什麽方式來處理？《老子》説‘正因爲不争，萬物就不能與他争’，這話不能不仔細地想一想。所以愚意認爲朝廷應當再申明授任的原則，韓信、彭越可以讓他們專門征伐，蕭何、曹參讓他們留守後方，内外之任，各有所司。深思廉頗、藺相如屈伸的道理，陳平、周勃和睦相處的原因，把官員之間的關係很好地理順，别人没有閑言，然後纔能穩居高位建立功勛，平定惠濟天下。又看到近日歸降的那些人，

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

都是人面獸心，貪婪而不可親近，難以用道義去感化。這些人聚集在城邑之中，混雜在人群裏面，使君常常使聖體疲乏來接待他們，不惜使倉庫空虛來拯濟他們，這足以疑惑視聽。”殷浩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楊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

到哀帝即位時，議論所繼承的統緒，當時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孔嚴和丹楊尹庾龢主張說：“順着根本保持正統，最親的血統不能改變，應該是繼承成皇帝。”諸儒者都認爲孔嚴的主張有道理，最後采納了。

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

隆和元年，下詔說：“天文失去了規律，雖然太史進行禳解祈禱，還是屢屢出現錯亂。現在將依照鴻祀的規章，在太極殿的前庭親自誠敬嚴肅地祭祀。”孔嚴勸諫説：“鴻祀雖然出於《尚書大傳》，但是先儒并不重視，歷代都不實行，奉承天命迎接神靈，怎麽能根據這種有疑問的規章行事呢！天道無親無疏，祇保佑有德之人，陛下能恭敬順從天命，關心百姓，就可以消除災異。全都實踐推行了，德行符合神明，祭祀禳解早就有了，哪裏還要委屈萬乘之尊，舉行不正的祭祀呢！君王的舉動都記載入史書，難道可以不慎重嗎！”皇帝贊成他的看法停止了鴻祀。任他爲揚州大中正，他不就任。主管官員奏請罷免他，詔令特殊地讓他以列侯身份領尚書。

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税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别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

這時東海王司馬奕請求海鹽、錢塘用水牛牽引船過壩的税收獲取錢財，皇帝開始同意了，孔嚴勸諫後纔停止了。當初，皇帝有時施予私恩，用錢帛賜給左右之人。孔嚴又陳述各種非正式的賞賜以及宫内的供給膳食，都應該減省。皇帝説：“左右之人都很困乏，所以有一些賞賜，現在全都取消。又膳食應該節省一些，可以詳細地説來以使全部知悉。”孔嚴所做的匡正補益很多。

太和中，拜吴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并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

太和年間，拜授吴興太守，加俸禄中二千石。他善於治理，很得人心。餘杭有個婦人度荒年，賣掉自己的兒子來養活丈夫的哥哥的兒子。武康有弟兄兩人，妻子都懷孕了，弟遠出未回，遇上荒年，無法兩全，拋棄自己的兒子而救活弟弟的兒子。孔嚴都褒獎舉薦他們。還選取獎勵有

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

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静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才能之士，議論者贊美他。五年，因病去職，在家中去世。

有三子：孔道民，是宣城内史；孔静民，是散騎侍郎；孔福民，是太子洗馬，都被孫恩殺害。

孔群

群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横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横塘之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

孔群字敬林，是孔嚴的叔父。有智謀，志向遠大。蘇峻進入石頭，當時匡術在蘇峻那裏得寵，賓客及僕從很多。孔群與堂兄孔愉同行到横塘，碰見了他，孔愉停下來跟他説話，而孔群根本不用眼睛看他。匡術發怒，要用刀殺孔群。孔愉下車抱住匡術説："我弟發狂，卿看在我面上饒了他吧。"纔得免難。後來蘇峻被平定，王導保下了匡術，曾在衆人同坐時，讓匡術向孔群敬酒，以消除在横塘的怨恨。孔群答話説："孔群我不是孔子，受的困厄如同匡人圍攻。雖然春天散布陽和之氣，鷹變成了鳩，對於認得出來的，還是憎惡它的面目。"王導面有愧色。

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麯糵事。"其耽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沈。

擔任中丞。生性嗜酒，王導曾告誡他説："卿常喝酒，没看見酒家蓋酒瓮的布，日子一長就糜爛了嗎?"回答説："公没看見肉糟腌以後能放得更久嗎?"曾經給親友寫信説："今年田裏收了七百石秫米，不够釀酒用。"他就是這樣沉溺於酒。在任上去世。嫡長子叫孔沈。

孔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并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并爲四族之俊。

沈子廞，位至吴興太守、廷尉。廞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吴興太守、侍中。

孔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向王導推薦孔沈説："文思通暢敏捷，應進入宰相之門。"徵聘爲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都不就任。堂兄孔坦送他皮袍，推辭不接受。孔坦説："晏平仲節儉，祭祀先人時，猪腿肉都蓋不住豆底，他還穿了幾十年狐皮袍子，卿又有什麽可推辭的呢!"於是就接受了穿上。這時孔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一起是四族的俊傑。

孔沈子孔廞，官至吴興太守、廷尉。孔廞子孔琳之，以寫草書聞名，又是吴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吴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

丁潭字世康，是會稽山陰人。祖父丁固，是吴司徒。父丁彌，是梁州刺史。丁潭最初任郡

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閤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

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

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鋭，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强，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税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

功曹，察舉孝廉，除授郎中，漸漸遷任丞相西閤祭酒。當時元帝代行皇帝職權，讓各自陳述時事的得失，丁潭上書説：

治理國家要依靠人才，最關鍵的是二千石的長吏。怎麽能不明選人才，使得一定得當呢？得到了人才後，讓他在職位上幹很久，官長不敷衍，下級有恒心，這是治理的概略。現在的長吏，遷升調動已經很頻繁，又有迎送的耗費。古人三年考察政績，三次考察纔升降，即使中等才能也可以有所作爲，所以很難速成。

軍隊是用來防範於未然，鎮壓奸凶之人的，周代雖然三世聖賢，最後還是武王成就功業。現在是戰爭的時代，更應當留心，選擇精鋭之士，以備不測。没事時讓他們待遇優厚，有難時要求他們拼命出力。聽説現在的士兵，有的要受私人役使，而軍中人員不足。治國就像治家一樣。計算財力的負擔，審核取捨的行動，不去做難以成功的事，減去分外的差役。現在軍隊不强大，應審察得當，北伐遠征，未獲大捷，更使得財力都耗盡而威望降低。

皇帝登基，拜丁潭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當時琅邪王司馬裒剛受封，皇帝想舉薦朝中的賢者當他國中的上卿，將要用丁潭，問中書令賀循的意見。賀循説："郎中令職位聲望清貴，應當慎重拜授。丁潭高潔淳樸堅貞純粹，很能審度匡正，聖上明察地選擇，他的才能很適宜。"於是任琅邪王郎中令。碰上司馬裒去世，丁潭上疏請求行終喪之禮，説："禮敬君、父、師的道理，禮儀中有通行不變的規定，近代以來，有人隨時降損，應當一律糾正，使今後都重視。根據條文規定，王侯的喪禮，所屬官僚服斬衰，葬禮結束後除去喪服。現在國中没有繼承人，喪禮没有主持，臣非常鄙陋卑賤，不足以承當重任，錯居首任，依禮應當終喪。"詔令把他的疏奏傳下廣泛討論。國子祭酒杜夷説："古代帝王守喪，三年不説話。到了周代，除去喪服而效命疆場。春秋之時，天子諸侯葬禮結束後就除

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案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并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去喪服。這是所謂的三代增減，禮數不相同。所以三年的守喪之禮，從此廢止了。然而漢文帝的詔令，合乎時代的變化，凡是諸侯，都應當與此相同，不僅是用於皇帝而已。根據禮儀，未成年而死和没有後代，比成人喪禮要降低規格。有後代，葬禮結束後除去喪服。現在不能因爲没有後代的原因而單獨不除去喪服。愚意認爲丁郎中應該除去衰麻，自然應該主持祭祀，以完成三年之喪。”太常賀循説：“根據禮儀，天子諸侯都以最尊貴的身份君臨萬民，上下的義理，君臣的禮節，自古以來都是一樣的。所以禮教隆盛時就能保持禮儀的隆重，禮教衰減時就進行減省。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不行三年之喪。至於臣爲君服喪，也應當以君爲標準，没有君除喪服而臣穿喪服，君穿喪服而臣除喪服的。現在的禮法規定，諸侯的卿相官屬爲君服斬衰，葬禮結束後除去喪服。根據條文來説，很明顯諸侯在三年之喪上與天子是不同的。君如果一直服喪，那麼臣子無論輕重都不應除喪服。如果都應該除去喪服，那就不應當一個人單獨服重喪。禮法中有代理主持的而没有代服重喪的，所以服大功喪的親屬主人去世，必定爲他再祭而戴練冠，因爲大功喪服，主人是三年之喪。如果認爲諸侯和天子同制，國中有繼位之王，自然不要服滿三年喪，而由人主居喪，穿素服主持祭祀，三年不代理吉事，以尊重禮法制度。如果向上追尋到三代，讓恢復舊的制度，不依照當今的禮法制度，那麼諸侯的喪服貴賤都應該一樣，也不能衹拿一個人格外處理。”於是詔令讓他除去喪服，服心喪三年。

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

太興三年，遷任王導驃騎司馬，轉任中書郎，外任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廉著稱。徵入任太子左衛率，不就任。成帝即位，任他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皇帝在石頭遭受侮辱，衹有丁潭和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皇帝不離左右。蘇峻被誅後，因功賜爵爲永安伯，遷任大尚書，調任廷尉，多次遷任左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

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

康帝即位後，屢屢上表請求退休。詔令以光

禄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禄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床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禄大夫的身份退休回家，門前設置行馬，俸禄全部如舊制，給予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床帳褥席。八十歲時去世。追贈侍中，大夫如舊，謚號簡。王導曾經説孔敬康有三公的才能而没有三公的名望，丁世康有三公的名望而没有三公的才能。子丁話，官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吴興内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并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張茂字偉康，從小孤貧，有志向有品行，受到鄉里的尊敬信任。最初起義兵，討伐賊人陳斌，全郡得以保全。元帝徵聘他任掾屬。官府有幾十頭老牛，想要賣掉，張茂説："有禁令不准殺牛，買牛的人不能隨便屠宰，而牛又齒老力衰，不能再耕地駕車，這是拿無用的東西去收取老百姓的利益。"皇帝就作罷了。遷任太子右衛率，出補爲吴興内史。沈充造反時，張茂與三個兒子都遇害了。張茂弟張盎，是周札的將軍，沈充征討周札，張盎又死了。追贈張茂爲太僕。張茂年輕時做夢得到大象，去問圓夢的人萬推。萬推説："您將治大郡，可是不吉。"問這是爲什麼，萬推説："象是大獸，獸就是守，所以知道將得到大郡。可是象因象牙而被焚，被人所害。"果然像他説的。

陶回

陶回，丹楊人也。祖基，吴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并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别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

陶回是丹楊人。祖父陶基，是吴交州刺史。父陶抗，是太子中庶子。陶回被徵用爲司空府中軍、主簿，都不就任。大將軍王敦任命他爲參軍，轉任州别駕。王敦死後，司徒王導任他爲從事中郎，遷任司馬。

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并爲步軍，與陶侃、温嶠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韓晃，以功封康樂

蘇峻之戰時，陶回和孔坦向王導進言，請求早出兵守江渡口，事情記載在《孔坦傳》中。蘇峻將到時，陶回又對庾亮説："蘇峻知道石頭有重兵守衛，不敢直下，必定朝小丹楊南路步行而來，應當伏兵截擊，可以一戰而擒。"庾亮不聽他的。蘇峻果然從小丹楊經由秣陵，迷失道路，碰見當地人，抓住當嚮導。當時蘇峻夜行，隊形很不整。庾亮聽説後，很後悔没有聽從陶回等的計策。不久王師大敗，陶回回到本縣，聚集義軍，得到千餘人，都是步兵，與陶侃、温嶠等并力攻擊蘇峻，又另擊敗韓晃，因功封爲康樂伯。

伯。

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吴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吴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敕會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

當時剛剛平定大賊，法紀廢弛，司徒王導因陶回有才幹，提拔他補北軍中候，不久轉任中護軍。過了很久，遷任征虜將軍、吴興太守。當時饑荒糧貴，三吴特别嚴重。詔令想聽任百姓賣兒賣女，以救一時之急。陶回上疏説："當今天下不是普遍饑荒，衹有東方穀價獨貴，就讓百姓賣兒賣女，消息必然遠流，北賊聽説後，將會來窺視邊境。依愚臣之意，不如打開倉廩賑濟百姓。"就不等批覆，自己決定開倉，還分割府郡的軍糧幾萬斛米來救濟窮困百姓，境内因此得以保全。不久詔令宣下，令會稽、吴郡依照陶回的辦法賑濟，二郡百姓也靠此得以保全。在郡中四年，徵入拜授領軍將軍，加封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舊。

回性雅正，不憚强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陶回稟性高尚正直，不畏强權。丹楊尹桓景諂媚討好王導，很得王導喜愛。陶回經常慷慨激憤地説桓景不是正人君子，不宜親近。正碰上熒惑星迫近南斗星十多天，王導對陶回説："南斗是揚州的分野，而熒惑星迫近它，我應當退位避除災禍。"陶回説："公憑着明德作宰相，輔佐聖主，應當親近忠賢之人，疏遠邪僻的小人，可是與桓景這麽親近，熒惑星怎麽會退去呢！"王導很慚愧。

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

咸和二年，因病請求辭職，皇帝不同意。調任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舊，没有就任，去世，時年五十一歲。謚號叫威。

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内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禄勳，兄弟咸有幹用。

有四子：陶汪、陶陋、陶隱、陶無忌。陶汪繼承爵位，官至輔國將軍、宣城内史，陶陋是冠軍將軍，陶隱任少府，陶無忌任光禄勳，兄弟都有才幹。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内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并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

史臣曰：孔愉父子與丁潭等人，都以高尚的品德，逢遇國家奠基的時運，在藩王府邸中努力工作，在高貴的位置上施展才能，歷任清貴的官職，登上顯要的職位，向外宣示政績，在内竭盡謀慮，盡心盡力地輔佐時局，竭盡股肱之力護衛主上，都能保全名節，善始善終。孔愉高尚地辭謝百萬的贈款，退休後住在幾畝簡陋的房舍中，

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并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弘大知止足的分寸，是有廉潔謙讓之風尚的人。陶回陳述應當疏遠邪僻諂諛之人，申明不能讓百姓賣兒賣女的道理，都能爲國匡正失誤拾遺補闕，很值得稱頌。

贊曰：愉既公才，潭唯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贊曰：孔愉有三公之才，丁潭有三公之望。領軍風度儒雅，平越忠誠堅貞。君平料敵制勝，彭祖匡正補益。張茂如象因齒而焚，孔群受匡人之厄。陶回規諫過失，言辭如同金石。

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嘆異。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温嶠吊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絶倫，脱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謝尚字仁祖，是豫章太守謝鯤之子。從小有卓絶的品性。七歲時兄死，悲哀慟哭超出常情，親戚都認爲他奇異。八歲時，就已具有高超出奇的智慧。謝鯤有一次帶他送客，有人説："這孩子是滿座之人中的顏回。"謝尚應聲説道："座中没有尼父，怎麽辨别顏回?"席中賓客莫不贊嘆驚異。十多歲時，遭父憂，丹楊尹温嶠來吊唁，謝尚哭得極爲悲哀。不久擦淚答話，舉止與一般兒童不同，温嶠覺得很奇異。長大後，豁達率直聰穎，明察理解過人，不拘泥小節，不做庸俗的事情。喜歡穿刺花褲，諸叔父責備他，就改掉了這個習慣，於是很知名。擅長音樂，廣泛地涉獵各種技藝。司徒王導很器重他，把他比作王戎，常叫他"小安豐"，聘他爲掾。繼承父爵咸亭侯。剛到府上通名，王導因有嘉賓聚會，對他説："聽説您會跳《鴝鵒舞》，滿座之中都很想欣賞一下，不知可以嗎?"謝尚説："很好。"就穿上衣帽跳起舞來。王導讓在座的人擊掌打拍子，謝尚在席中高下起舞，旁若無人，他就是這樣放達不羈。

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絶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兹。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

轉任西曹屬。當時有人因遭逢動亂與父母離别，議論者有人認爲仕進是治理君王之事，婚姻是延續百世之事，在情理上没有影響。謝尚評議説："禮法的産生，都是依照情理，逐漸發展完善。如果碰到困厄時，就應依據大義來决斷。没有後代的罪過，所有的刑罰都不爲過，現在婚姻是爲了延續百世後代，光大祖宗的緒業，這當然是不能阻止的。然而骨肉親人相分離的哀傷，父子離别的悲痛，最傷心的悲痛，也不比這種悲痛

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邪？”

更深。身體上有一點小病痛，有時還爲之忘記思慮，影響視聽，何況懷着傷心的巨痛，哀傷憂慮極大呢？方寸之心已經亂了，怎麽能處理國家的事務呢？有心的人，決不會貪圖榮耀苟且仕進。貪圖榮耀苟且仕進之輩必定不是所尋求的宗旨，祇會打開苟且不淳厚的大門，而成爲相沿而成的社會弊病。有時候有人志在田園守心不變，還應當推崇他的操守以弘揚風尚，何況對含艱履憂的人，以榮華富貴來勉勵呢？”

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黄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黄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

遷任會稽王友，入朝補給事黄門侍郎，外任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任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舊。當時安西將軍庾翼節鎮武昌，謝尚多次到庾翼處商議軍事。曾經和庾翼一起射箭，庾翼説：“卿如果射中，我將用軍中的鼓吹樂獎賞。”謝尚應聲射中，庾翼就把他的備用鼓吹樂給了謝尚。謝尚爲政清正不苛細，剛到任時，郡府用四十匹布給他做了個烏布帳。謝尚把它拆了，給軍士做襖褲。建元二年，詔令説：“謝尚以往因軍機事要，所以停了黄門侍郎之職，以授予軍旅之職。所戍之處險要，應當提高他的威望。現任他爲南中郎將，其他職務如舊。”正好庾冰去世，又以本官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不久又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節鎮歷陽。

大司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己，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璽，

大司馬桓温想北伐中原，讓謝尚率衆進兵壽春，進號爲安西將軍。當初，苻健的部將張遇投降謝尚，謝尚没能安撫懷柔他。張遇發怒，依據許昌反叛。謝尚討伐他，被張遇打敗，被拘捕交廷尉審理。當時康獻皇后臨朝稱制，她是謝尚的外甥女，特下詔令降號爲建威將軍。當初，謝尚出征時，派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守枋頭。正碰上冉閔之子冉智與他的大將蔣幹來歸附，又派使者劉猗到謝尚處請救兵。戴施留住劉猗，向他要傳國璽，劉猗回去後告訴蔣幹。蔣幹認爲謝尚被打敗了，恐怕不能救自己，猶豫不決没有答應。戴施派參軍何融率領壯士一百人進入鄴城，登上三臺幫助防守，騙他説：“現在可以把玉璽交給我。凶寇在城外，道路不通，也不敢送玉

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

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采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

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

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佑繼鯤後。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無處世意。揚州

璽，將派使者單騎奔告。天子聽説玉璽已在我處，知道卿等至誠，一定會派重兵來救援，并且會有重賞。”蔣幹就拿出玉璽交給何融，何融拿着玉璽就奔回枋頭。謝尚派振武將軍胡彬率騎士三百人迎接玉璽，送到京都。當時苻健部將楊平守許昌，謝尚派兵襲擊攻破許昌，徵入拜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樂，戍守石頭。

永和年間，拜授尚書僕射，外任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舊，節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上有政績。上表請求入朝，於是留在京都，署理僕射事。不久進號爲鎮西將軍，節鎮壽陽。謝尚就招收樂師，并製作石磬，以完備太樂之儀。江表有鐘石的音樂，是從謝尚開始的。

桓溫北征平定洛陽，上疏請任謝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要赴鎮洛陽，因病重未行。升平初年，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重，徵入拜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還没到任，在歷陽去世，時年五十歲。詔令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簡。

無子，堂弟謝奕以子謝康繼承爵位，早死。謝康弟謝靜又以子謝肅繼承，又無子。謝靜子謝虔以子謝靈佑承繼爲謝鯤的後代。

謝安字安石，是謝尚的堂弟。父謝裒，是太常卿。謝安四歲的時候，譙郡桓彝看見他，贊嘆説：“這孩子氣韵清秀明達，將來不會比王東海差。”到稍大一些，器量見識沉着聰穎，風度豁達，善寫行書。剛成年時拜訪王濛，清談了很久，離去後，王濛子王脩説：“剛纔的客人比父親大人怎麽樣?”王濛説：“這個客人議論連綿不絶，將很逼人。”王導也很器重他。由此從小就有大名。

最初聘入司徒府，除授著作郎，都以病爲由推辭。寄居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及和尚支遁交游，出門就游覽山水，進門就咏詩作文，没有出仕之意。揚州刺史庾冰因謝安有大名，一

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絶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栖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浚谷，悠然嘆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并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悦，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静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

定要召到他，多次下令要郡縣督促逼迫，不得已而赴召，一個多月後告歸。又除任尚書郎、琅邪王友，都不出任。吏部尚書范汪舉薦謝安爲吏部郎，他寫信拒絶了。有司奏謝安受召聘，歷年不到，禁錮終身，於是栖留東土。曾經前往臨安山中，坐在石洞裏，面臨深谷，悠然嘆道："這裏離伯夷多麽遠呀！"曾經和孫綽等乘船浮海，風起浪急，衆人都害怕，謝安誦唱自如。船工以爲謝安高興，還往前划不停。風更急了，謝安慢慢地説："像這樣將歸向何方？"船工聽到這話就返回。衆人都佩服他的氣度不凡。謝安雖然放情於山水，然而每次游賞，必定帶着妓女跟從。多次招聘不到，這時簡文帝爲相，説："謝安石既然與人同樂，必然不會不與人同憂，召請他一定會來。"當時謝安弟謝萬是西中郎將，承當邊防的重任。謝安雖隱居，他的名氣還是比謝萬大，自然地有宰輔的名望，居家常常用禮法教導子弟。謝安的妻子是劉惔之妹，看到家族富貴，而衹有謝安寂静隱退，就對他説："丈夫不這樣行嗎？"謝安掩住口鼻輕聲説："我是怕不能免於災禍。"到謝萬被廢黜後，謝安纔有了仕進之意，這時已經四十多歲了。

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征西大將軍桓温請他任司馬，在新亭將出發，朝中人士都來送行，中丞高崧開玩笑説："卿多次違背朝廷旨意，在東山高卧，衆人常常互相説，安石不肯出山，對老百姓怎麽辦呢？老百姓現在也將對卿怎麽辦呢？"謝安很有愧色。到達後，桓温很高興，談論生平之事，歡笑終日。出門後，桓温問左右："你們曾經見過我有這樣的客人嗎？"後來桓温到謝安處，正好他在理髮。謝安生來性子慢，很久纔理完，讓人去取頭巾。桓温看到了，制止説："讓司馬戴着帽子進來。"他就是這樣受到器重。

温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箋求歸。尋除吴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

桓温將要北伐，正好謝萬病死，謝安上書請求歸葬。不久除授吴興太守。在職時没有時人的贊譽，走後却受到人們的懷念。不久，徵入拜授侍中，遷任吏部尚書、中護軍。

簡文帝疾篤，温上疏薦安宜受顧

簡文帝病重，桓温上疏推薦説謝安可以奉受

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

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

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强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没，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

遺詔。皇帝駕崩後，桓溫入朝赴陵墓，停在新亭，大舉陳兵，想要篡奪晉室，召喚謝安和王坦之，要在座中將他們殺害。王坦之很害怕，向謝安問計。謝安神色不變，說："晉國的存亡，就在我們此行。"見到桓溫後，王坦之汗流濕衣，手板都拿倒了。謝安從容入席，坐定後，對桓溫說："我聽說諸侯有道，應防守四方鄰國，明公何須在墻後埋伏人呢?"桓溫笑着說："我正是不能不這樣。"於是笑談了很久。王坦之最初與謝安齊名，至此纔知道王坦之要差許多。桓溫曾經拿謝安寫的簡文帝謚議給座中賓客看，說："這是謝安石的碎金。"

這時孝武帝年輕，政令不由己出，桓溫威震内外，人們議論紛紛，人心不齊。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輔，終於能使群臣和睦。到桓溫病重，暗示朝廷給他加九錫，讓袁宏給他起草奏章。謝安看見文稿就給他修改，因此歷經十來天奏章還没寫成。正好桓溫去世，錫命之事就作罷了。

不久後任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中書令王坦之外任爲徐州刺史時，詔令謝安總管中書事。謝安一心輔佐引導，即使是會稽王司馬道子也依靠他的輔佐協調而受益。當時强敵犯邊，報急文書不斷，梁、益、樊、鄧都陷落了，謝安總是平和安靜地處理，用長久之計來解决。德政推行了，文武官員用命，不追究小節，而弘揚大綱，威懷昭著，人們都把他比作王導，認爲在文雅方面還超過後者。曾經和王羲之登上冶城，悠然遐想，有脱離俗世的念頭。王羲之對他說："夏禹爲王盡力，手脚都磨起了厚繭；文王廢寢忘食，日不暇給。現在四郊都是軍隊，應該想着爲國效力，却空談没用的事情，空虛的言論會妨害要務，恐怕不是當今適宜的事。"謝安說："秦任用商鞅，兩代就滅亡了，這難道是清談招致的災禍嗎?"

這時宮殿毀壞，謝安想進行修繕。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由勸諫，謝安不聽，最後自己决定動工。宮室於是修成了，都模仿天象，與北極星相合，而徭役没有勞苦怨恨。又領揚州刺史，詔令他可以甲仗一百人入殿。這時皇帝開始親理

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絶，求晋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

國政，進升謝安爲中書監、驃騎將軍、録尚書事，他再三推讓軍號。當時天象失度，終年嚴重乾旱，謝安奏疏興起恢復絶滅的家族，尋找晋國初年輔佐建國功臣的後代封賜。不久，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謙讓不受。又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

時苻堅强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别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户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

這時苻堅强盛，邊境多事，諸將相繼敗退。謝安派弟謝石及兄子謝玄等隨機應變進行征討，所到之處都取得勝利。拜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建昌縣公。後來苻堅率衆號稱一百萬，進駐淮、肥，京都震動恐懼。加謝安征討大都督。謝玄進來問計，謝安坦然毫無懼色，回答説："已經另有旨意。"然後就不作聲了。謝玄不敢再説話，就讓張玄再來請問。謝安就命人駕車出游山間别墅，親朋都聚集了，謝安與謝玄下圍棋賭别墅。謝安平常棋藝不如謝玄，這天謝玄心中恐懼，兩人就旗鼓相當而謝玄又不勝。謝安回頭對他的外甥羊曇説："用别墅求你。"謝安於是去游玩，到晚上纔回來，指派將帥，各當其任。謝玄等擊敗苻堅後，有驛站傳送的文書到了，謝安正和客人下圍棋，看完信後，就收起來放在床上，毫無喜色，繼續下棋。客人問是什麽事，他慢慢地説："小兒輩已經擊破賊軍。"客人去後，回到内室，過門檻，心中十分高興，不覺將屐上的齒都弄斷了，他處事鎮定能掩飾真情就是這樣。因統率指揮之功，進升爲太保。

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黄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論以玄勛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勛，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

謝安想要統一天下，上疏請求自己北伐，就進升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黄鉞，原官職都如舊，設從事中郎二人。謝安上疏謙讓太保及爵位，皇帝未准許。這時桓冲已去世，荆、江二州都空缺，議論認爲謝玄有功勛名望，應當授他。謝安認爲父子都有大功，恐怕被朝廷猜疑，又擔心桓氏没有職位，桓石虔又有沔陽之功，考慮到他很驍勇，在地形優越的地方，最終可能難以控制，就任桓石民爲荆州刺史，改任桓伊到中游，任桓石虔爲豫州刺史。以三桓據守三州後，彼此無怨，各得其任。他的謀略深遠

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不可争衡，大都如此。

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謝安喜歡音樂，自從弟謝萬去世，十年不聽音樂。登上三公宰輔之位後，期年喪也不廢止音樂。王坦之寫信勸他，不聽，士大夫都仿效他，於是成爲風俗。又在土山修建别墅，樓館竹木很盛，常帶着中表子侄往來游玩聚集，美味佳肴屢屢花費百金，世人因此頗有譏刺，而謝安很不放在心上。常懷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道王味之不宜掌管城池。劉牢之後來以叛亂告終，而王味之也因貪婪失敗，因此有見識的人都佩服他知人。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苻堅勛，更封廬陵郡公。

當時會稽王司馬道子專權，而奸邪諂媚之人煽惑挑撥，謝安出鎮廣陵之步丘，修築城堡名叫新城來躲避。皇帝到西池餞行，敬酒賦詩。謝安雖然受到朝廷的重托，但隱居東山之志始終没變，常常在言語表情中體現出來。到出鎮新城時，傾家而行，修造浮海的裝具，準備等治理大概有了眉目，從江路東歸。雅志没有實現，就病重了。上疏請求遷職回師，并召兒子征虜將軍謝琰解甲休兵，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在彭、沛揚威，任爲董督。如果兩賊暫且延續，等來年水漲，東西并舉。詔令派侍中慰勞，於是回京都。聽説將乘車入西州門，自己感到本來的志向没有實現，非常感慨有所失，於是悵然地對親近的人説："從前桓温在世時，我常害怕不能保全性命。忽然夢見乘桓温的車走了十六里，看見一隻白鷄就停了。乘桓温的車是代替他的位置。十六里是到現在十六年了。白鷄主酉，今年太歲星在酉，我的病恐怕是好不了啦!"就上疏請求退位，詔令派侍中、尚書諭示旨意。在此之前，謝安從石頭出發，金鼓忽然破了，還有他説話從不出錯，而忽然出了個錯，衆人都很奇怪。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六歲。皇帝三天臨朝堂，賜給東園棺材、朝服一套、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追贈太傅，謚號文靖。因爲没有私宅，詔令府中準備喪葬禮儀。到安葬時，加以特殊的禮遇，依照大司馬桓温的舊例。又因擊敗苻堅的功勛，改封廬陵郡公。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

謝安從小有盛名，當時人大多很愛慕。同鄉中有罷中宿縣官的人，回來見謝安。謝安問他回家的費用，回答説："有五萬把蒲葵扇。"謝安就從中取了一把拿着，京城中的士庶之人争相購買，價錢漲了幾倍。謝安本來能用洛下書生的腔調朗讀，他有鼻病，所以聲音沉濁，名流們喜歡他的朗讀而又不能和他一樣，有人用手掩住鼻子學他。到新城後，在城北築擋水的土埭，後人追思他，起名叫召伯埭。

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羊曇是太山人，是知名的人士，受到謝安喜愛器重。謝安去世後，終年廢止音樂，行路不經由西州路。有一次在石頭喝醉了酒，扶着路唱樂歌，不知不覺到了州門。左右告訴他説："這是西州門。"羊曇傷感不已，用馬鞭擊門扇，念曹子建的詩："活着住在華屋裏，死後歸去山丘中。"慟哭而去。

安有二子：瑶、琰。瑶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禄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

謝安有二子：謝瑶、謝琰。謝瑶繼承爵位，官至琅邪王友，早死。子謝該繼位，死時爲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禄勳謝模以子謝承伯繼承他，有罪，取消封國。

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户，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册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禄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

劉裕因謝安的功勛挽救了國家，特地改封謝該弟謝澹爲柴桑侯，邑一千户，承奉謝安的祭祀。謝澹從年少時起歷任顯職。桓玄篡位，以謝澹兼太尉，與王謐一起送册書到姑孰。元熙年間，任光禄大夫，又兼太保，持節奉册書禪授帝位給宋。

謝琰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秘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勛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内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

謝琰字瑗度。剛成年時，就以堅貞和才幹著稱，風度姿容美好。與堂兄護軍謝淡雖然是比鄰而居，但不來往，宗族子弟中衹和幾個有德才的交往。拜授著作郎，轉任秘書丞，多次遷任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戰，謝安因他有軍政國務之才，任他爲輔國將軍，率精兵八千人，與堂兄謝玄都衝鋒陷陣擊敗苻堅，因功封爲望蔡公。不久遭父憂去職，服喪期滿，除授征虜將軍、會稽内史。不久，徵入任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舊。又遭母憂，朝廷懷疑葬禮不合規定。當時議論者説："潘岳爲賈充妻作的《宜城宣君誄》説：'從前在武侯時，喪禮不同

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并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耻之，遂自造輻輬車以葬，議者譏之。

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

孫恩作亂，加督吴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吴興賊丘尫，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内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并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强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

等。夫妻一體，朝拜的禮儀則相同。'認爲應當資助葬禮，完全依照太傅的舊例。"此前，王珣娶謝萬女爲妻，王珣弟王珉娶謝安女，都没有過到底，因此與謝家有嫌隙。王珣這時當僕射，還因前恨拖延這件事。謝琰聽説後覺得他很可耻，就自己造了送喪車安葬母親，議論者譏刺這件事。

太元末年，任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任他爲司馬，右將軍如舊。王恭舉兵叛亂時，假謝琰節，都督前鋒軍事。王恭被平定後，謝琰遷任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

孫恩作亂，加督吴興、義興二郡軍事，征討孫恩。到義興，斬殺賊人許允之，迎太守魏鄢回郡。進兵征討吴興賊人丘尫，擊敗了他。又詔令謝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一起征討孫恩。孫恩逃到海島上，朝廷爲此擔心，任謝琰爲會稽内史、都督五郡軍事，原官都如舊。謝琰以他的聲望鎮守越地後，議論者認爲不再有東顧之憂了。到郡之後，没有懷柔安撫的才能，又不加强武備。將帥都勸諫説："强賊在海上，窺伺時機，應當發揚仁教，給他指出自新之路。"謝琰説："苻堅百萬大軍，尚且淮南送死，何况孫恩奔逃入海，怎麽能復出呢？如果他再來，那正是天不養國賊，讓他快死罷了。"於是不聽勸諫。孫恩後來果然又進犯浹口，攻入餘姚，打破上虞，進到邢浦，離山陰北面三十五里。謝琰派參軍劉宣之抵禦攻擊孫恩。不久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急進，人心震撼驚恐，都認爲應當穩重地嚴密戒備，并在南湖布置水軍，分兵設伏等着他來。謝琰不聽。賊軍到後，還没吃飯，謝琰説："自當消滅了這股賊寇再吃飯。"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衝鋒陷陣，殺了很多賊人，可是堤路狹窄，謝琰的部隊衹能魚貫排列前進，賊軍在船上從旁用箭射擊，前後斷絶。謝琰到了千秋亭，戰敗。謝琰帳下的都督張猛在後面砍謝琰的戰馬，謝琰摔到地上，與二子謝肇、謝峻都被害，桓寶也戰死了。後來劉裕在左里打勝仗，生擒張猛，把他交給謝琰的小兒子謝混，謝混剖出他的肝來生吃

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了。詔書認爲謝琰父子死於君父，忠孝會於一門，追贈謝琰侍中、司空，謚號叫忠肅。

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勛封建昌侯。及没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有三子：謝肇、謝峻、謝混。謝肇歷任驃騎參軍，謝峻因謝琰的功勛封建昌侯。到死於賊後，詔令追贈謝肇散騎常侍，謝峻散騎侍郎。

謝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晋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慚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嘆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謝混字叔源。從小有好聲譽，善於作文章。當初，孝武帝爲晋陵公主找夫婿，對王珣說："駙馬祇要像劉真長、王子敬就滿意了。像王處仲、桓元子固然也可以，剛有一點小富貴，就干預別人的家事。"王珣說："謝混雖然不如真長，但不比子敬差。"皇帝說："如此就滿意了。"没過多久，皇帝崩，袁山松想把女兒嫁給謝混，王珣說："卿不要打禁臠的主意。"當初，元帝剛節鎮建業時，公私窘乏，每次得到一頭豬，都當作佳肴，脖子上的一塊肉特別好，總是獻給皇帝，群下從不敢吃，於是就叫"禁臠"，所以王珣用這個話開玩笑。謝混最後娶公主爲妻，繼承父親爵位。桓玄曾經想把謝安的宅第當軍營，謝混說："召伯的仁義，連甘棠樹都受惠；文靖的功德，連五畝的宅第都保不住嗎?"桓玄聽後，慚愧而止。歷任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因與劉毅結黨被誅，取消封國。到宋承受帝位後，謝晦對劉裕說："陛下應天時受大命，登壇之日很遺憾没有謝益壽進奉璽綬。"劉裕也嘆息說："我很遺憾，使得後生之人不能一睹他的風采!"益壽是謝混的小名。

謝奕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温善。温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咏，無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

謝奕字無奕，從小有聲譽。最初任剡令，有個老年人犯法，謝奕用很濃的酒灌他，灌醉了還不停。謝安當時祇有七八歲，在謝奕身邊，勸止他。謝奕因此改變了神色，把老人放了。與桓温交好。桓温聘他爲安西司馬，還是像老百姓那樣相交不拘禮。在桓温座中灑脱不羈言笑咏唱，跟平常没有區別。桓温說："這是我的世俗之外的司馬。"謝奕每每因喝酒，就不再講朝廷禮儀，曾經逼桓温喝酒，桓温逃到南康公主門中躲避。

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

公主説："您如果没有這個狂司馬，我怎麽能和你相見!"謝奕就拿着酒到桓温的廳堂上，招來桓温的一個軍將共飲，説："走了一個老兵，又來一個老兵，有什麽可奇怪的。"桓温也不責怪他。

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

三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堂兄謝尚有德政，去世後，受到西藩人士思念，朝廷議論認爲謝奕立身行事有素養，必能繼承謝尚的事業，就遷任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不多久，在任上去世，追贈鎮西將軍。

有三子：謝泉、謝靖、謝玄。謝泉很早就有聲譽，歷任義興太守。謝靖官至太常。

謝玄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悦。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謝玄字幼度。從小很聰明，與堂兄謝朗都受到叔父謝安的器重。謝安曾告誡約束子侄，説："子弟跟别人有什麽相干，却希望比别人的好?"衆人都不説話，謝玄説："就比如芝蘭玉樹，想要讓它長在自家的庭院裏。"謝安很高興。謝玄從小喜歡佩帶紫羅香袋，謝安憂慮這件事，又不想傷害他的感情，就開玩笑打賭讓他取下來，取下來後就燒掉，從此他就不戴了。

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温辟爲掾，并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强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長大後，有治國之才，多次徵聘不出任。後來和王珣都被桓温聘爲掾，都受到禮遇敬重。轉任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當時苻堅强盛，邊境屢屢受到侵犯，朝廷徵求能够鎮守防衛北方的文武良將，謝安就讓謝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然向來與謝玄不和，聽説後嘆息説："謝安違衆推舉親人，很明智。謝玄必不會辜負推舉，他有才能。"當時人們都認爲他説得不對。郗超説："我曾經和謝玄一起在桓公府共事，看見他施展才能，即使是極小的事情他也幹得很好，所以我知道。"於是召回，拜授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没，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

這時苻堅派兵包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防禦。詔令謝玄徵調三州人丁，派彭城内史何謙在淮、泗一帶率軍流動作戰，作爲軍事布局上的聲援呼應。襄陽陷落後，苻堅部將彭超在彭城攻擊龍驤將軍戴逯。謝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

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没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内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顔。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

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凉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顯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

何謙駐扎在泗口，想要派信使通報戴遂，讓他知道救兵來了，可是没有路可進。小將田泓請行，就潛水而行，將要到城邊時，被賊軍抓住。賊軍給田泓許多錢財，讓他對城裏説“南軍已敗”。田泓假裝答應。到時候他對城裏説：“南軍將到，我單人來通報，被賊軍抓住了，你們要努力防守!”後遇害。當時彭超把輜重放在留城，謝玄就聲張要派何謙等進攻留城。彭超聽説了，就回兵保輜重。何謙疾速進兵，解了彭城之圍。彭超又進兵南侵，苻堅部將句難、毛當從襄陽來與他會合。彭超在三阿包圍了幽州刺史田洛，有六萬人。詔令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進駐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司馬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内史丘準進駐堂邑。不久盱眙陷落，高密内史毛藻戰死，毛安之等軍中士卒互相驚擾，於是各自散退，朝廷震動。謝玄於是從廣陵向西征討句難等。何謙解了田洛之圍，進據白馬，與賊軍大戰，擊敗了賊軍，斬殺賊將都顔。趁勢再進擊，又擊敗賊軍，斬殺賊將邵保。彭超、句難領兵後退。謝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擊，在君川交戰，又大敗賊軍。謝玄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橋及其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攻破賊軍運輸船。句難等相率北逃，隻身免死。於是撤銷了彭城、下邳二城的戍衛。詔令派殿中將軍慰勞，謝玄進號爲冠軍，加領徐州刺史，回到廣陵，因功封爲東興縣侯。

到苻堅親自率兵進駐項城時，號稱百萬之衆，而凉州兵開始到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來，幽、并接連而到。先派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到潁口，梁成、王顯等屯兵洛澗。詔令任謝玄爲先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謝石、堂弟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抵禦苻堅，軍隊共八萬人。謝玄先派廣陵相劉牢之率五千人直撲洛澗，就斬了梁成及其弟梁雲，賊步騎崩潰，争投淮水。劉牢之揮軍追趕，活捉苻堅賊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繳獲他們的軍

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鋭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决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

用物資。苻堅進屯壽陽，面對肥水列陣，謝玄的軍隊無法渡河。謝玄派使者對苻融説："您深入我國境内，而面對肥水列陣，這是不想速戰。諸君稍微退一點，讓將士們有地方進退活動，僕與諸君慢慢地騎着馬觀看，不也是很可樂嗎？"苻堅手下衆人都説："應當堵住肥水，不讓他們過來。我衆彼寡，必然萬無一失。"苻堅説："衹管退軍，讓他們能過來，而我們用幾十萬鐵騎衝向水邊，逼殺他們。"苻融也認爲是這樣，於是指揮部衆退陣，衆軍因混亂而無法制止。於是謝玄與謝琰、桓伊等率八千精鋭部隊渡過肥水。謝石軍與張蚝拒戰，稍退。謝玄、謝琰等繼續前進，在肥水之南决戰。苻堅被流箭射傷，苻融在陣前被殺。苻堅軍奔逃潰敗，自相踐踏跳進水中死的不計其數，肥水被堵住流不動了。殘軍棄甲連夜奔逃，聽見風聲鶴唳，都以爲是王師追上來了，在草裏行走，露天住宿，加上挨餓受凍，死者十有七八。繳獲苻堅的乘車雲母車，儀仗服飾、器械、軍糧、珍寶等堆積如山，牛馬驢騾駱駝十萬多。詔令派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爲前將軍、假節，再三推讓不接受。賜錢一百萬，彩色綢緞一千匹。

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兖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吕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顔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

不久後謝安奏議苻堅喪敗，應乘他有隙可乘的時機，任謝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直往渦、潁，經營舊都。謝玄又率軍駐扎在彭城，派參軍劉襲在鄄城攻擊苻堅的兖州刺史張崇，打跑了他，讓劉牢之守鄄城。兖州平定後，謝玄擔憂水路艱險難行，運糧很困難，用督護聞人奭的計謀，築堰擋住吕梁水流，樹立栅欄，立起七道堤分水，堵住兩岸的流水以利於漕運，從此公私都方便。又進伐青州，所以叫做青州派。派遣淮陵太守高素率三千人前往廣固，苻堅的青州刺史苻朗投降。又進伐冀州，派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守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守滑臺，奮武將軍顔雄渡河立營寨。苻堅子苻丕派部將桑據屯兵黎陽。謝玄命令劉襲夜襲桑據，打跑了他。苻丕惶恐想投降，謝玄同意他投降。苻丕告飢，謝玄送給他二千斛米。又派晉陵太守滕

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勛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桓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内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

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都歸降了。因平定兗、青、司、豫，加謝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謝玄上疏因剛平定河北，幽、冀應當要總督，司州遥遠，應統於豫州。因勛勞封爲康樂縣公。謝玄請求把先前封的東興侯賜給兄子謝玩，詔書同意，改封謝玩爲豫寧伯。又派寧遠將軍桓演在魏郡討伐申凱，擊敗了他。謝玄想讓豫州刺史朱序鎮守梁國，自己住在彭城，北可鞏固黄河上游，西可援助洛陽，内可藩衛朝廷。朝廷議論因征戰已久，應當布置戍防而歸，讓謝玄還鎮淮陰，朱序鎮守壽陽。正好翟遼依據黎陽反叛，抓了滕恬之，又有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反叛，河北騷動不安，謝玄自己以處置不當，上疏還節，請求解除全部職務。詔書慰勞，命令先還鎮淮陰，讓朱序代替鎮守彭城。

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氛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

謝玄回去後，得病，上疏請求解職，詔書不同意。謝玄又陳述説，已經不能承擔代理職務，恐怕會耽誤職事。詔書又令他移鎮東陽城。謝玄就上路，在途中病重，上疏説：

臣是個平常的人，才能不足以輔佐主上，忽然蒙受特殊的恩遇，於是不自量力，就參與軍政。奔殺了十年，不避刀箭之險，每有征伐之事，就請求擔任先鋒，這是因爲恩德深厚而忘記了自己，甘願去死就如同活着一樣。希望能立細微的功勞，以報答主上的榮耀恩寵。上天賜福給大晉，君王的威風屢屢振揚，確實是由於陛下神武英斷，没有不順服的。臣的亡叔臣謝安輔佐和樂升平，以完成君王的業績。然而還有陰霧遮蔽，天下還不清朗，淪陷的百姓極爲困苦，賊寇的巢穴應當鏟平，又命臣持戈爲前驅，督察主管軍事。希望能仰仗皇威，統一宇宙，陛下達到太平的教化，庸臣以塵土露水般的功勞報恩，然後跟隨亡叔臣謝安退隱東山，用修道來養壽。這些想法確實已把它形成了文字，表達於聖上了。臣之所以盡力爲國家奔

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

走，就是爲了這個。没想到臣過失太多，上天的懲罰都集中在中年，上到亡叔臣謝安、亡兄臣謝靖，幾個月之間，相繼去世，下到幼子，接着又夭折。哀傷痛苦交加，常常悲愴難忍。臣不能承受突然降臨的慘禍，每次悲慟都快要死去。之所以含哀忍悲，能堅持生存下來，是由於雖然賢能的大臣去世了，但聖上很英明，伊、周這樣的賢佐出來繼承，人人都勉勵自己，還想要實現臣的理想，使國家興盛家族得以保全，所以能捨棄哀傷，就像没發生什麼事一樣。

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爲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愧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疢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静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内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

去年冬天遵奉司徒司馬道子指示囊括天下的遠大規劃，并向臣徵詢進退的策略。臣仕進不懂得事情的關鍵，以局促不安爲耻，退身又不自量，所以想要遂了向來的心願。哪想到處置不當，自己找來了罪過。因此奉還印章符節，準備接受懲處，執行通常的儀式，心中實在慚愧。然而聖恩赦免罪過，使法律受到輕慢垂下寬宥，使得有罪之臣能够又在官署中重新挂名。木石也會受感動，何況臣我呢？衹是不善於立身處事，一舉一動都造成過失，没有謙讓之德，遭受驕傲自滿的禍害，老病已經復發，到了危險的程度。陛下體諒臣病重，讓臣回淮畔藩衛。剛要休兵養衆，綏靖懷柔好好地安撫，再加上忙於治療，希望疾病能逐漸好轉，整治兵甲等待機會，想要重新奮起。可是疾病沉重，有增無減。現今病困，早晚祇忙着救命。臣在平常日子裏，遵循常規，再加上不懈怠，還不能使爲政之道光大彰明，何況現在與外界遠隔，長期没有接觸，怎麼能卧病擔當重任，招致憂慮禍患呢？

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絶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

追想從前的事，真是寒心。臣的微賤之身，不再值得憐惜，執着的赤誠，深深地憂慮國家。謹派兼長史劉濟再次奉送節蓋章傳。希望陛下垂賜天地那樣寬宏的仁慈，拯救將要斷絶的氣息，按時派遣軍司安撫慰勞，同意臣的請求，一心治療休養，歸依道門，希望得到神靈保祐。如果這樣病還不

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睹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

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

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内史。時吴興太守晋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

玄既輿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

子瑍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艷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

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逵之弟，并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謝萬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

好，壽數長短是命中注定的。讓臣趁着還有一口氣，去看看墓地裏的松柏，這樣死去，在公私方面都没有遺憾了。伏枕悲慨，不覺流淚。

詔令派高明的醫生一人去給他診治，讓他自己休養，又讓他回京口治病。

謝玄奉詔就回去，疾病久久不愈，又上疏説："臣兄弟七人，相繼去世，衹剩下臣一人，孤零零地活着。生活的痛苦，没有誰像臣這樣。之所以含哀忍痛，希望苟延殘喘，就是爲了報答恩德，懷念父母恩德無窮，企盼能病愈，了却這個心願。而且臣身邊有許多没有父母的孤兒，看到他們就很傷心，因此極想實現求生的目的，不能甘心就此死去。勤懇之情，值得哀憫。盼望陛下可憐我訴説的衷情，慨然施恩，不使微臣含恨於地下。"表奏被擱置没有答覆。前後奏表疏十多次，過了很久，纔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内史。當時吴興太守晋寧侯張玄之也以才學顯名，從吏部尚書與謝玄同年赴郡，而張玄之的名望在謝玄之下，當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議論者贊美他們。

謝玄帶病到郡，十三年，在任上去世，時年四十六歲。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獻武。

子謝瑍繼位，任秘書郎，早死。子謝靈運繼位。謝瑍從小不聰敏，而靈運文采華艷閑放，謝玄曾經稱贊説："我尚且生了謝瑍，謝瑍哪能生謝靈運！"永熙年間，任劉裕世子左衛率。

當初跟隨謝玄征伐的，何謙字恭子，是東海人，戴遂字安丘，是處士戴逵之弟，都驍勇果敢有計謀。戴逵在東山磨煉節操，而戴遂以勇武著稱。謝安曾經對戴遂説："卿兄弟的志向業績爲何不同？"戴遂説："下官受不了那種憂慮，家兄不改變他的快樂。"戴遂憑軍功封爲廣信侯，官至大司農。

謝萬字萬石，才能器度很傑出，雖然器量不如謝安，但是善於自我表現，所以很早就受到時人的稱譽。擅長言論，會寫文章，陳述漁父、屈

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

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成《八賢論》，其文旨以隱退者爲優，出仕者爲劣，拿給孫綽看。孫綽和他討論，認爲體察公家見識遠大的人出仕和退隱是一樣的。曾經和蔡系在征虜亭送客，與蔡系言語發生爭執。蔡系把謝萬推下床去，冠帽都跌落了。謝萬慢慢地撣去衣服上的塵土又就座，神態自若，坐定後，對蔡系說："卿差點把我的臉摔破了。"蔡系說："本來就没有考慮卿的臉。"然而都并不介意，時人因此稱美他們。

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屐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剛成年，聘爲司徒掾，遷任右西屬，不就任。簡文帝任丞相時，聽説他的名氣，召他任撫軍從事中郎。謝萬戴白綸巾，穿鶴氅袍，拖着木拖鞋前去。見面後，與皇帝談了很久。太原王述，是謝萬的岳父，任揚州刺史。謝萬曾戴着白綸巾，坐着轎子，直到廳堂前下轎，對王述説："人家都説您呆傻，您確實呆傻。"王述説："不是没有這種説法，衹是受賞識晚一些罷了。"

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温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温不從。

謝萬兩次遷任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寫信給桓温説："謝萬才智横溢通曉經典，讓他在朝廷任職，參與諷諫議論，當是將來的一個大才。而現在委屈他一往無前的氣概，讓他去順從荒遠之地的弊俗，這是委屈才能處理公務太輕率。"桓温不聽。

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悦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説，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

謝萬受任北行後，倨傲豪縱，看不起人，總是咏唱自爲清高，不曾安撫衆人。兄謝安很擔心他，從隊主將帥以下的官員，謝安都慰勞勉勵。對謝萬説："你作爲元帥，應當常常和衆將接觸談話，讓他們高興，哪有像這樣倨傲放誕能成事的！"謝萬就召集衆將，又都没有話説，衹是用手中如意指着在座的人説："諸將都是勁卒。"諸將更加恨他。不久後先派遣征虜將軍劉建修繕馬頭的城池，自己率軍進入渦、潁，以援助洛陽。北中郎將郗曇因病退回彭城，謝萬以爲是賊軍太盛而後退，就引軍退回，軍隊就潰散了，他狼狽地單騎而歸，被廢黜爲庶人。後來又任爲散騎常侍，正好他去世，時年四十二歲，就追贈爲散騎

贈。

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彦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并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爲黄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常侍。

子謝韶，字穆度，從小有名。當時謝氏特别有才德優異的，叫做封、胡、羯、末。封指謝韶，胡指謝朗，羯指謝玄，末指謝川，都是他們的小名。謝韶、謝朗、謝川都早死，衹有謝玄以功名壽終。謝韶官至車騎司馬。謝韶子謝恩，字景伯，才識廣博通達有遠見，任黄門郎、武昌太守。謝恩有三子，謝曜、謝弘微，都任顯職。

謝朗 謝重 謝絢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艷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

謝朗字長度。父謝據，早死。謝朗善談玄理，文辭華麗，名望低於謝玄。未成年時，大病初愈，體質羸弱，不能經受勞累，在叔父謝安面前與和尚支遁辯論，直到互相爲難。母親王氏一再讓人叫他回去，謝安想留住他，讓他們辯論完，王氏就出來説："新婦我年輕就遭到艱難，一生的依靠衹有這個孩兒。"於是流着眼淚把他帶走了。謝安對座中客人説："家嫂辭情慷慨，遺憾不能讓朝士見他。"謝朗死於東陽太守之職。

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净，道子嘆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净，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

子謝重，字景重，聰明穎秀有才名，任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長史。曾經在月夜明静時陪坐，司馬道子感嘆月色美好。謝重不加思索地説："我覺得還不如有微雲點綴得好。"司馬道子就跟他開玩笑説："卿居心不潔净，就想勉强玷污太清呐！"

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子謝絢，字宣映，曾經在公衆場所戲弄調侃，對其舅袁湛無禮。袁湛很受不了，對他説："你父親從前就看不起舅舅，你今天又來侮慢我，真可謂世上没有甥舅情誼呀。"謝絢父謝重，就是王胡之的外孫，與其舅也不和，袁湛因此有這樣的話。

謝石

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勛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

謝石字石奴。開始拜授秘書郎，多次遷升爲尚書僕射。征伐句難，因功封爲興平縣伯。淮、肥之戰時，詔令謝石解僕射職，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謝玄、謝琰擊敗苻堅。在此之前，有童謡唱道："誰説你堅石打碎。"所以桓豁給幾個兒子取名都用"石"字，來邀功。擊敗苻堅，雖然勝利從劉牢之開始，但最後由謝玄、謝

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

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厄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

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勛，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鬲嗣。宋受禪，國除。

謝邈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毁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郜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絶。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

琰完成，然而當時謝石實是都督。遷任中軍將軍、尚書令，改封爲南康郡公。當時學校衰敗，謝石上疏建議興辦恢復國學，以教育貴族子弟，頒布下達州郡，普遍興修鄉校。表疏奏上，孝武帝采納了。

兄謝安去世，謝石遷任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因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指責，王恭非常忿恨，自己陳述説狹隘不得當，而且疾病深重，請求解職回家。謝石也上疏請求退位。有司奏上，謝石就去職，免官。詔書説："謝石因病請求退位，怎麽能依照通常的規定呢！諭示他復職。"一年多不肯出任。上表疏十多次，皇帝不同意。謝石請求依照前尚書令王彪之的例子，在府中代理處置政務，詔書同意。病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没有就任，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謝石從小患面瘡，怎麽治也不好，就躲起來不見人。晚上有東西來舔他的瘡，隨舔隨好，舔過的地方很白，所以世人稱他謝白面。謝石在職位上注意保存鎸刻文字，他本没有别的才幹名望，衹是憑着宰相之弟又立有大功，所以擔任清要之職，而他搜刮財富貪得無厭，被世人所譏刺。追贈爲司空，禮官議論他的謚號，博士范弘之提議謚號叫襄墨公，他的話在《范弘之傳》中。朝廷議論不同意，單謚叫襄。

子謝汪繼嗣，早死。謝汪的堂兄謝冲讓兒子謝明慧繼嗣，後被孫恩殺害。謝明慧的堂兄謝喻復讓兒子謝鬲繼嗣。宋代晋後，撤銷封國。

謝邈字茂度。父謝鐵是永嘉太守。謝邈性情剛强耿直，從不屈撓，很有見識。多次遷任侍中。當時孝武帝在飲酒宴樂之後常常賜給侍臣文辭詔書，如有辭意不雅致的，謝邈就把它燒掉，别的受詔的侍臣有人宣揚這件事，所以談論的人因此稱贊謝邈。後任吳興太守。孫恩作亂時，被賊人胡桀、郜驃等抓住，殺害他前，賊人逼他面朝北，他厲聲説："我没有得罪天子，朝什麽北面！"就遇害了。謝邈妻郗氏，好嫉妒。謝邈當初娶妾，郗氏很怨怒，給謝邈寫信斷絶關係。謝邈認爲信中的文辭不是女人的話，懷疑是他的門

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横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晋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宴衎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并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粤微纇，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沈浮，曠若虚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虚放。爲龍爲光，或卿

生仇玄達替她寫的，就斥責仇玄達。仇玄達發怒，就投奔了孫恩，連謝邈的兄弟都殺害了，以至於家族被滅絶。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事多憂患，大奸巨猾囂張，專權之臣横行。這時有在内外兼任將相，承當國家的安危，恭敬有禮地擔負君王的重任，百姓依賴着太平安樂的，大概就是謝氏吧！簡侯總管尚書省，出任將帥功績卓著；倡導端正的議論，恢復廢止的喪禮；彌補遺失的音樂，雅樂闕失又得以完備。這個人是君子呀！文靖開始隱居世外，清高地辭謝世事，在山林中咏嘯，在江海中浮游，在那時，很瀟灑有凌雲的情致。到他脱去隱士之服而佩上官印，離開隱居之地而踏上宫殿中的赤色臺階後，各種事業都很成功，倫理秩序開始和暢。苻堅的百萬之衆已窺視吴江，桓温的稱帝之心將要篡奪晋朝政權，士大夫變心，遠近恐懼。從容不迫地斷絶了陰謀，宴飲歡笑之間清除了群寇，天子朝廷得到泰山般的穩固，惟揚大地解除了累卵之危，這是很隆盛的事業。然而在服一年期的喪服時大肆歡聚，耗費百金謀求一宴之歡，在世風不淳厚時廢棄禮儀，在耕戰繁劇的時代過於奢侈，雖然想混同哀傷和歡樂，等同奢侈和節儉，却不知頹廢的風氣已經熾煽，雅正的道義日益衰微，一國之人的楷模怎麽會是這樣呢！謝琰以堅貞和才幹著稱，最終因忠勇而名垂青史；謝混以風流倜儻聞名，最終憑着文辭得到稱譽：都成爲輔宰，没有損害家風。謝奕、謝萬以狂放爲高，石奴因狹隘不清受拖累，雖然是小毛病，也符合他們的名實。康樂有文武之才，志在匡扶國難，淮、肥之戰，强寇望見他就土崩瓦解；渦、潁之戰，中原紛紛響應而席捲賊寇。將要向西平定鞏、洛，向北平定幽、燕，謀略不精，良圖未成，壽命多麽短暫，使功敗垂成，撫讀他的遺文，抱負和才幹很遠大。

贊曰：安西英雄豪爽，博學善辯。在藩鎮效力，在臺閣傳名。太保沉浮，胸襟豁達。身居百官之上，情懷眷戀山林。謝琰、謝邈忠直豪壯，謝奕、謝萬放任不羈。恩寵榮光，有的是卿有的

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幾清中宇。

是將。獻武的勛勞真宏偉，效力於率軍征伐。剪除元凶幾乎掃清中原。

晉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王玄之 王凝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悦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并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導的侄子。祖父王正，是尚書郎。父親王曠，是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是王曠最先提出建議。王羲之幼時說話木訥，人們不覺得他有什麼奇特。十三歲時，曾去參見周顗，周顗仔細觀察後，認爲他很奇特。當時很興吃牛心炙，座中客人都還没吃，周顗割了先給王羲之吃，於是開始知名。長大後，富於思辯，以耿直著稱，特别善於寫隸書，爲古今第一，評論者稱贊他的筆勢，認爲像浮雲一樣飄忽，像驚龍一樣矯健。很受堂伯王敦、王導的器重。當時陳留人阮裕很有名，是王敦的主簿。王敦曾對王羲之説："你是我們家的好子弟，將不比阮主簿差。"阮裕也稱王羲之與王承、王悦爲王氏三少。這時太尉郗鑒派門生向王導求女婿，王導讓他到東廂房去挨個觀看王家子弟。門生回來後，對郗鑒説："王氏子弟都很好，可是聽到這個消息，全都很拘謹。衹有一個人在東邊床上露出肚皮吃東西，好像不知道一樣。"郗鑒説："這正是佳婿！"探問得知他，就是王羲之，於是把女兒嫁給他。

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

從家中徵召出來任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他任參軍，多次升遷任長史。庾亮臨去世前，上疏稱王羲之清貴有見識。遷任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王羲之既年輕又有美名，朝廷中的公卿都愛他的才能器量，多次召他任侍中、吏部尚書，都不就任。再拜授護軍將軍，又推托遷延不就職。揚州刺史殷浩向來極看重他，勸他赴命，就寫信給他説："一般人都認爲從足下的出入可以看出政教的興衰，像我這樣的人也認爲是這樣。至於

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迹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温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内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争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

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

足下的出入，正和興衰相對應，怎麽可以認爲國家的存亡，必然隨着足下不慌不忙地到哪裏而決定呢？請慢慢地考求衆人之心。卿不及時出仕，還能不能有善政？如果豁達無所拘束，就能知曉萬物的情致。”王羲之就回信説：“我向來没有在朝中任職的想法，在王丞相之時果然想要讓我入朝，發誓不答應，墨迹還在，這事由來已久了，不像足下以參政爲進退的準則。自從兒娶女嫁後，就懷有尚子平之志，多次與親近知己説起過，不是一兩天的事。如果蒙受指派，關隴、巴蜀都在所不辭。我雖然没有奉使獨自隨機應對的才能，衹是謹守教令，宣揚國家的威德，一定會不同於一般的使者，必然讓遠近之人都知道朝廷之心天下一家，這樣的補益與任護軍是很不同的。漢末派太傅馬日磾慰勞安撫關東，如果不認爲我輕微，没什麽可疑，應當趁初冬出發，我將恭敬地待命。”

王羲之任護軍後，又苦苦請求任宣城郡，不同意，就任他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當時殷浩與桓温不和，王羲之認爲國家的安寧在於内外和睦，於是寫信給殷浩勸誡他，殷浩不聽。到殷浩要北伐時，王羲之認爲必然失敗，寫信勸止，言辭非常懇切。殷浩出征了，果然被姚襄打敗。又打算再舉兵，王羲之又寫信給殷浩説：

聽説安西失敗，公私都很惋惜驚恐，時時都不能忘記。以小小的江東，經營治理得這樣，天下都感到寒心，這已經很久了，再加上失敗，這可以好好想一想。過去的事情哪能再補救，希望考慮如何在將來光大，使天下人有所立身托命，自己使中興之業隆盛。政教以重道寬和爲本，以力相争的武功，不是應當興起的，利用自己的長處來鞏固大業，想來是知道其中的由來的。

自從發生寇亂以來，擔任内外之職的人，没有深謀遠慮囊括天下的妙計，却使國家的根本疲竭，各依自己的心意行事，竟没有一件功勞可以評論，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記載，遺棄忠言不用善謀，於是使得天下將面臨土崩瓦解的局勢，怎麽能不令人悲痛感嘆

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

呢。當政理事的人怎麼能推辭四海的責備呢！追究往事，又哪裏來得及，應當更加虛心求賢，與有識之人共事，不能再讓忠誠得宜之言總是被當權者埋没。現在軍隊在外打了敗仗，國內的資財已經匱竭，保淮的想法不再可企及了，不如還保長江，都督將領各回原鎮，從長江以外安撫籠絡而已。擔任國家大權的人，引咎自責，重重地貶降自己以謝國人，重新與朝中賢者考慮推行平和的政教，除去繁雜苛細的法令，減省賦役，與百姓革故圖新，或許可以滿足衆人的願望，匡救倒懸的危難。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

使君出身於平民，擔當天下的重任，崇尚道德的舉薦，没能做到事事得當，擔當監督統率的責任而遭到這樣的失敗，恐怕滿朝群臣中没有能替人分擔批評的。如能趕緊修養德行彌補闕失，廣泛招攬群賢，與自己分擔重任，還不知所期望的目的能否實現。如果還是認爲前面發生的事没做得周密，所以再有分外的追求，宇宙雖然廣大，不知何處可以容身！我知道這些話不一定被采用，有可能會得罪執政者，然而這正是使情緒激昂的原因，自然不能不盡情傾吐。如果一定要親自出征，不理解這個意思，真的付諸行動，這是我的智力不能理解的。希望與衆人共同再作商議。

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再次接受州府的符命，增運糧草，加倍徵召勞役，都用軍令爲限，對此垂頭喪氣，不知所措。近年來宰割剥奪亡國之民，被判徒刑的人滿路，差不多與秦時暴政相同，衹是没有施行滅三族的刑罰罷了，恐怕陳勝、吴廣那樣的憂患，已經離得不遠了。

又與會稽王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

又寫信給會稽王陳述殷浩不應北伐，并且評論時事説：

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

古人因自己的君王不是堯、舜而羞耻，爲臣之道，哪有不願意尊崇自己從事的事業，與前代一樣隆盛，况且遇到千載一時的機運？衹不過智慧力量都不如當年，怎麼能不掂量輕重而行事呢？現在雖有值得欣喜的

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外不寧，内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

夫廟算决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吴、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羡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虚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

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决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輔

機會，但回頭考察一下自己，憂慮又重於欣喜。《傳》曰，“如果不是聖人，外面安寧内部必有憂患”。現在外面并不安寧，内部的憂患已很深重。古代弘揚大業的人，有時不與衆人商議，傾國之力以成一時之功的人也常常會有。確實是獨自籌劃的能力足以超過衆人，短暫的勞苦疲憊最終獲得長久安逸的人纔可以。考察一下今天，能够比擬嗎！

運籌帷幄决勝千里，一定要詳細地衡量敵我的情形，萬無一失然後行動。成功之日，應當憑着人衆獲取實利。現在成功還不可期待，而亡國之民已經滅絶，萬不餘一。而且千里運糧，自古以來就是難事，何況今天轉運供給，西邊輸入許、洛，北邊進入黄河。即使是秦代暴政的疲敝，也没到這樣的程度，十室九空的憂慮，就要紛紛出現了。現在運糧的不知什麽時候回來，徵召索求日益加重，以小小的吴、越經營天下的十分之九，不滅亡還等什麽！然而不度德量力，不徹底失敗不罷休，這是海内人士所痛心哀嘆而不敢實説的事情。

過去的事情不可挽回，將來的事情還可補救，希望殿下再次深思熟慮，改變策略，命令殷浩、荀羡回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都回守淮，這是不可戰勝的基礎，等到根本牢固聲威大振，再圖北伐也不晚，這實在是當今的上策。如果不這樣行事，國家的憂患指日可待。安危的關鍵，易於反掌，從虚實方面進行考察，針對目前的情形，希望您運用獨斷的明智，抓緊做出决斷。

地位淺而言語深，哪裏不知道這是不容易的呢。然而古人處於街巷行伍之間，有時還要干預時政籌謀國事，評議者也并不譏諷他們，何況我置身大臣之列，怎麽能沉默不言呢！關係到國家的存亡，要作出决斷來實行，不能再遲疑而失去時機，現在不作决定，將來想後悔也來不及了。

殿下德行超出天下，以公室的身份輔佐

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朝政，最可以直道而行，使國家的興盛超過當年，可是與衆望不符，受到厚遇的人之所以日夜嘆息，實在是爲殿下惋惜。國家的憂患已經很深重了，常常擔心伍員的憂慮不僅出現在古代，麋鹿出没也將不僅僅是在山林水澤之間。希望殿下暫停清虛超逸的情懷，以解救倒懸的急難，可說是轉亡爲存，轉禍爲福，那麼就是朝廷的福祥，四海之人有了依靠。

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吴會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

當時東方發生饑荒，王羲之自己決定開倉賑濟。然而朝廷賦役繁重，吴會尤其厲害，王羲之常上疏抗争，他的話多被采納。又寫信給尚書僕射謝安說：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

近來我所陳述的意見，常蒙允許采納，因此使得下民稍微得到休養生息，各安其業。如果不是這樣，這個郡中的人早就跳東海而死了。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

現在還没有辦妥的大事是漕運。我意希望朝廷可以申明期限，委托主管官員，不再催迫百姓，衹是在年終考核政績的優劣。縣中長官成績最差的，用囚車送到尚書省處治。有三個縣不檢舉，二千石官必須免職，有的可以降職，派往邊疆關塞極苦的地方。

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

又自從我來此地，從事總有四五人，加上臺司以及都水御史行臺文書像雨一樣多，錯亂違背，已經搞不清了。我又瞑目靜思按照常規往前推，重的按刑法處治，輕的送往五曹處理。主管者治事，還不到十天，官吏百姓奔忙，耗費數以萬計。卿正承擔這個重任，可以慢慢地考慮我的這些話。江左在平日裏，揚州有一個好刺史就足以統管好，怎麼用成群的賢才反而治理不好了呢，正是因爲執法不統一，牽制手脚的人太多，辦法簡便而容易實行，就足以保守已有的功業。

倉督監耗盗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嘆也。

倉督監察浪費偷盗官米，動輒數以萬計，我認爲誅殺一人，以後這種風氣就可以斷絶，可是時人的意見不同。近來檢查諸縣，無不如此。餘姚將近十萬斛，加重斂取來資助奸吏，使國家用度空乏，真可嘆啊！

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没，家户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絶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絶奸。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自從軍隊出征以來，征役和充當運伕的人死亡叛逃不回的很多，虛空耗費如此嚴重，可是補充代替按照常例，到處都凋敝困苦，不知哪裏還有人力財力。上級命令的差使，上路以後常常叛逃，於是官吏和叛者一起把運送的物資席捲一空逃去。又有制度規定，就讓他的家人和同伍之家追捕。追捕不到，他的家人和同伍接着又叛逃。百姓流亡，户口日益減少，其根源就在此。又有各種工匠醫生僧侣，死亡絶滅，家族空虛竭盡，差役替换都没有着落，上面的命令不斷催逼，事情有的過了十年、十五年，檢舉治罪還不罷休，這對實事并没有益處，怎麽受得了呢！我認爲從現在起凡是死罪從輕處治的以及五年的徒刑，可以充任此事，死罪減輕的，可以長期充兵役，五年徒刑者，可以充當雜工醫生僧侣，全都讓他們携帶家眷以充實城市。城市充實，這是政教的根本，又可以避免他們叛逃。如果不遷移他們的家族，逃亡的問題又會和當初一樣。如果免除罪罰而充雜役，讓他們舉家遷移，小人愚蠢，有的還以爲這比殺戮的懲罰還重，就可以杜絶奸邪了。刑罰雖然輕，懲戒却很重，這對目前的情况不是很適宜嗎！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

王羲之很講究服食丹藥養生，不願意留在京城，剛到浙江，就有終老於此的念頭。會稽有好的山水，很多名士都住在那裏，謝安没出仕時也住在那裏。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都以文章道義超過當世，都在東方修建房舍居住，與王羲之志向相同。曾經和志同道合者在會稽山陰的蘭亭聚會宴飲，王羲之自己作序申述他的志向，説：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

永和九年，是癸丑年，暮春三月之初，在會稽山陰的蘭亭聚會，舉行祓禊活動。諸位賢者都來了，年少的年長的都會集了。這地方有崇山峻嶺，茂密的樹林和高大的竹叢，又有清水湍急，輝映環繞在左右，引來作泛觴的曲水，衆人依次坐在水邊。雖然没有絲竹管弦音樂的盛景，但是邊喝酒邊賦

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娱，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静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虚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

詩，也足以暢叙内心的情懷。

這一天，天色晴朗空氣清新，微風和暖，仰望廣大的宇宙，俯視繁盛的萬物，藉此放開眼界舒張胸懷，足以盡享耳目視聽的歡娱，真是快樂呀。

人與人的相處，俯仰之間一輩子就過去了，有的人在室中晤談，互相傾吐心裏話；有的人把情懷寄托在所愛好的事物上，豁達開朗不拘常禮。雖然所采納和所捨棄的各不相同，性情的恬静和急躁也不相同，但是當他們因遇到的事情而欣喜，心中的一時滿足，很歡暢地感到自足，就忘記了衰老即將到來。等他們對得到了的東西感到厭倦，感情隨着事物的變遷而變遷時，接着就會有所感慨了。以前感到欣喜的事物，頃刻之間就變成了陳迹，尚且不能因此而感慨。何况壽命有長有短，隨着天地的變化，最終還是歸於了結。古人説：死生也是大事，怎麽能不悲痛呢！

每次考察古人發生感嘆的原因，與我像符契一樣相合，未曾不面對文章嗟嘆悲傷，心裏却不明白爲什麽會這樣。本來知道把死和生看作是一樣這很荒誕，把長壽和短命等同起來也是虚妄的，後人看待今人，也如今人看待古人一樣，真可悲呀！所以我把與會的衆人一一記載下來，抄録他們的詩文，儘管時代不同事情也不一樣，但引起人們心中感慨的原因是一樣的。後代讀者，也將會對這些詩文有所感慨。

有人拿潘岳的《金谷詩序》來比他這篇序文，把王羲之比作石崇，他聽説後很高興。

王羲之生來喜歡鵝，會稽有個孤老太太養了一隻鵝，叫得好聽，想買没買來，於是帶領親友命人駕車前去觀看。老太太聽説王羲之要來，就把鵝殺了做熟等他來，王羲之感嘆惋惜了好幾天。又山陰有個道士養了一群好鵝，王羲之去看，非常喜歡，再三要買他的鵝。道士説："給我書寫《道德經》，我就把這群鵝全都送給你。"王羲之欣然給他書寫，把鵝裝在籠子裏帶回去

生家，見棐几滑净，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焕若神明，頓還舊觀。"

了，非常快活。他就是這樣任性率真不做作。曾經到門生家，看見几案光滑潔净，就在上面寫字，真書草書各半。後來門生的父親不慎把字刮掉了，門生懊悔了好幾天。又曾經在蕺山看見一個老太婆，拿着六角竹扇賣。王羲之在扇子上寫上字，每把扇子五個字。開始老太婆有些生氣。於是他對老太婆説："你衹要説這是王右軍的字，可以賣一百錢。"老太婆就這樣對人説，人們都争着買。有一天老太婆又拿扇子來，王羲之笑着不説話。他的書法受到世人的欣賞，就是這樣的。每每自稱"我的字與鍾繇比，可以和他并行；與張芝的草書相比，也可以與之同列"。曾經給人寫信説："張芝在水池邊學寫字，池水都被墨汁染黑了，如果人們都像他那樣愛好而用心，也不會比他差。"王羲之的字開始不如庾翼、郗愔好，到了晚年纔出色。曾經用章草給庾亮回信，庾翼見到後深深地嘆服，於是給王羲之寫信説："我從前有十張伯英的章草，過江時顛沛，因而遺失了，常常嘆惜美妙的筆迹永遠不會再有了。忽然看見足下答覆家兄的信，光彩焕發有如神明，頓時又有了舊日景象。"

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内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

當時驃騎將軍王述從小有名氣，與王羲之齊名，可是王羲之很看不起他，因此兩人感情不和。王述先任職於會稽，因服母喪住在郡中，王羲之接替王述，衹去吊唁一次，就不再去拜訪。王述每次聽見角聲，都以爲是王羲之來看望自己，就打掃庭院等他來。這樣過了幾年，而王羲之最終也没去，王述因此很怨恨他。到王述任揚州刺史時，臨就任前，在郡中遍行，就是不去拜訪王羲之，臨要出發了，告辭一下就走了。在此之前，王羲之常常對賓客朋友説："懷祖正合適做個尚書而已，熬到老了可以得個僕射。反而求會稽，就自己繞遠了。"到王述得到顯要的職務，王羲之耻於在他之下，派信使到朝廷，請求把會稽分出爲越州。使者言辭不當，大大地受到當時賢者的譏笑。事後他心中慚愧感嘆，對諸子説："我不比懷祖差，可是地位待遇相差懸殊，那麽這是因爲你們不如王坦之的緣故！"後來王述來會稽郡檢察，所有的刑罰政令都要考核，主事官

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時劉惔爲丹楊尹，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

>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
>
> 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

員疲於核對。王羲之感到很羞耻，於是就稱病去職，在父母墓前發誓說："永和十一年三月初一癸卯，九日辛亥，小子羲之冒昧地禀告二老的神靈。羲之没得到上天祐助，早年就遭到不幸，没有蒙受到父教。母親和兄長養育我，得以漸漸成人，在人才缺乏的時候蒙受國家的尊榮。仕進没有忠孝的節概，退隱又違背推舉賢能的義理，每每仰讀老氏、周任的訓誡，總是擔心很快就會死去，給祖宗帶來憂慮，哪裏僅僅是我微賤的身軀呢！因此日夜長嘆，如墜深谷。知足而止的名分，就在今天決定了。謹於本月吉日擺筵設席，叩頭表示誠心，向祖先的神靈禀告發誓。從今以後，如果膽敢改變這種想法，貪圖名利苟且進身，就是有目無尊長之心而不合於人子之道。子孫而有不合於人子之道，爲天地所不容，禮教所不容。誠信的誓言，白日可以作證！"

王羲之去官後，與東方人士盡情游玩山水，漁獵取樂。又和道士許邁一起研究服食丹藥，不遠千里采集藥石，遍游東方諸郡，登遍了名山，泛舟滄海，感嘆說："我最終將游樂而死。"謝安曾經對王羲之說："自從中年以來，常因喜怒哀樂而損害身體，與親友告别，總有幾天心情抑鬱。"王羲之說："人到晚年，自然會這樣。近來正靠音樂排遣憂悶，總擔心被兒女輩發覺，影響歡樂的情緒。"朝廷因爲他的誓言發得很毒，也就不再徵召他。

當時劉惔任丹楊尹，許詢曾經到劉惔家過夜住宿，床具帷帳嶄新華麗，飲食豐盛甘美。許詢說："如果這樣能保全，遠遠勝過東山。"劉惔說："卿如果知道吉凶由人决定，我哪能保有這些。"這時王羲之在座，說："如果巢父和許由遇見稷和契，就不會說這種話。"兩人都很慚愧。

當初，王羲之既已悠閑無事，給吏部郎謝萬寫信說：

> 古代的遁世者有的披髮裝瘋，有的故意行事污穢，可謂艱難。現在我閑坐而得到安逸，順遂了多年的心願，這樣可喜的幸事，難道不是天賜給的嗎！違背天意不祥。
>
> 最近東游歸來，種植桑樹果樹，現在長

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仿佛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得茂盛已開花，帶着諸子，抱着幼孫，在樹木中游覽，摘到甜美的果子，就切開來大家吃，博得眼前的歡樂。雖然種植的情趣不很高遠，但還是要教育子孫有淳厚退讓之風。有時因爲狂放，或許讓他們舉鞭策馬，與萬石的風度相似。您認爲這怎麽樣？

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興言高咏，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不久將與安石向東游山水，并巡視農田察看土地條件，以便閑暇時間保養調理。日常事務之餘，想和親近知己不時地在一起歡樂宴飲，雖然不能有什麽高雅的言談，但是舉杯斟滿而飲，説些地裏的見聞，作爲談笑的話題，這樣的得意，真是難以盡言！常常比照陸賈、班嗣、楊王孫的立身處世，很想效法幾位先輩，老夫寧願這樣了結一生。

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謝萬後來任豫州都督，王羲之又寫信給他告誡説："憑您的一往無前不介意的風度，而屈身混同於群官，確實很難以作主張。然而所謂的見識淵博，正是能根據不同情况而采取適宜的行動，這纔算是高遠。希望您能常與手下將士處好關係，就能很完美了。食不二味，居不重席，這又有什麽呢？可是古人作爲美談。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積小成大，請您多留心。"謝萬没有聽他的意見，後來果然遭到失敗。

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五十九歲時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諸子遵照父親的遺囑，堅决推讓不接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内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有七子，知名的有五個。王玄之早死。次子王凝之，也善寫草隸，歷任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内史。王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王凝之尤其誠信。孫恩進攻會稽時，府中幕僚請求準備防禦。王凝之不同意，進入静室中禱告，出來後對衆將佐説："我已經告請了大道，答應派鬼兵幫助，賊軍自然會失敗。"於是不設守備，終被孫恩殺害。

王徽之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

王徽之字子猷。性情卓越出群不受拘束，任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頭散帶，不理府中事務。又任車騎桓冲騎兵參軍，桓冲問他："卿署理哪一曹？"回答説："好像是馬曹。"又問："管多少馬？"回答説："連馬都不管，哪裏知道數量呢！"

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時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

後爲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絶。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又問:"近來死了幾匹馬?"回答說:"連活的都不知道,哪裏知道死的!"曾經跟隨桓冲出行,正碰上暴雨,王徽之就下馬擠進車裏,說:"公怎麽能獨占一輛車?"桓冲曾經對王徽之說:"卿在府中已經很久了,應當料理一些事務了。"王徽之根本不回答,衹是仰頭高視,用手板撑着臉說:"西山早晨有明朗開豁的景象。"

當時吴中一個士大夫家中有好竹子,想去觀賞,就乘車到竹下,久久地嘯咏。主人打掃乾净請他坐,他不理。將要出去,主人就關上門,王徽之於是就觀賞竹子,盡情歡樂後離去。曾在空宅中寄居,就讓人種竹子。有人問他爲什麽,王徽之衹是嘯咏,指着竹子說:"怎麽能一天没有此君呢!"曾經住在山陰,夜裏大雪剛停,月色明朗,眺望四方一片皎白,獨自酌酒咏誦左思《招隱詩》,忽然想起了戴逵。當時戴逵在剡,就連夜乘小船去拜訪,走了一夜纔到,到了門口又不進去而返回。有人問他其中的緣故,王徽之說:"我本來是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一定要見安道呢!"平素性情放誕,喜歡聲色,曾經在夜間與弟王獻之一起讀《高士傳讚》,王獻之欣賞井丹高潔,王徽之說:"不如長卿倨慢傲世。"他就是這樣高傲放達。當時人都佩服他的才氣而厭惡他的行爲。

後來任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王獻之都病重。當時有法術之人說:"人命將終,如果有活人願意代替,那麽死者可以活。"王徽之對他說:"我的才能地位不如弟,請讓我用餘年代他死。"術士說:"代替别人死的人,需要自己的壽命有餘,能够補足死者。現在您與弟壽數都已盡,怎麽能代替呢!"不多久,王獻之去世了,王徽之奔喪,不哭,徑直到靈床上坐下,取過王獻之的琴彈奏,很長時間都調不準音,嘆氣說:"嗚呼子敬,人琴俱亡!"於是跌倒氣絶。原來就有背疾,於是創口潰爛破裂,過了一個多月也去世了。子王楨之。

王楨之　王操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

王楨之字公幹,歷任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當太尉時,有一次朝臣聚齊了,問王楨之:

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悦。

"我比您的亡叔怎麼樣?"在座的人都緊張得喘不過氣來。王楨之説："亡叔是一時的楷模，公是千載的英豪。"滿座的人都很高興。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王操之字子重，歷任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王獻之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

王獻之字子敬。從小有盛名，高超不凡無所拘束，即使是整天閑暇無事，神色也不懈怠，有才學而不拘禮法的氣質爲一時之最。幾歲的時候，有一次看門下役使之人賭博，説："南風不强勁。"門下役使之人説："這個孩子也是管中窺豹，衹見一斑。"王獻之發怒説："遠處我不如荀奉倩，近處不如劉真長。"於是把袖子一甩就走了。曾經和兄王徽之、王操之一起拜訪謝安，二兄説了許多俗事，王獻之衹問候一聲就不説話了。他們走後，賓客問謝安王氏兄弟誰優誰劣，謝安説："小的好。"客人問爲什麼，謝安説："吉祥之人的話少，因爲他説話少，所以知道他好。"曾經和王徽之在一間房子裏，突然起火了，王徽之趕緊跑走了，連鞋子都來不及穿。王獻之神色安然，不急不忙地叫左右扶他出去。晚上睡在屋裏，有小偷進到他的房中，把東西都偷光了。王獻之不慌不忙地説："偷兒，青氈是我家的舊東西，這個留下吧。"一群小偷都嚇跑了。

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

擅長寫草隸，善繪畫。七八歲時學寫字，王羲之偷偷地從後面抽他的筆，抽不動，感嘆地説："這孩子將來一定又會很出名。"曾經在墻上寫一丈見方的大字，王羲之認爲寫得很好，觀看的人有好幾百。桓温曾讓他在扇面上寫字，落筆錯了地方，就改畫成一頭黑白色相間的母牛，畫得很好。

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吴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剛出仕時任州主簿、秘書郎，轉任丞，通過銓選娶新安公主爲妻。曾路過吴郡，聽説顧辟彊有名園，他原來并不認識顧辟彊，坐着轎子徑直進入園中。當時顧辟彊在與賓友聚會，王獻之游賞一遍，旁若無人。顧辟彊很生氣地斥責他説："傲視主人，是非禮的行爲。憑仗尊貴看不起士大夫，是無道的表現，有這兩個過失，是不足挂齒的粗鄙之人。"就把他趕出門外。王獻之照樣

很傲慢，根本不在意。

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凳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絶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吴興太守，徵拜中書令。

謝安很敬愛他，請他任長史。謝安進號爲衛將軍，他又任長史。太元年間，新建太極殿，謝安想讓王獻之題寫匾額，作爲萬代寶物，又不好開口，就試探着説："魏時陵雲殿的匾額没寫，可是工匠就誤把它釘上去了，拿不下來，就讓韋仲將登凳懸空書寫。等到寫完後，鬍鬚鬢角都白了，衹剩下一口氣，回來對子弟説，應該摒棄這種做法。"王獻之揣測到他的意思，嚴肅地説："韋仲將是魏的大臣，怎麽會有這種事！假使真是這樣，就能理解魏的國運爲什麽不長了。"謝安就不逼他寫了。謝安又問他説："您的書法與您的家尊比怎麽樣？"回答説："自然是不同。"謝安説："外面議論不是這樣。"回答説："别人哪能知道！"不久授任建威將軍、吴興太守，召入拜授中書令。

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勛。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栖，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强猾消殄。功勛既融，投紱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晋之俊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謝安去世後，討論追贈禮儀時有不同的意見，衹有王獻之、徐邈共同申明謝安的忠勛。王獻之就上疏説："故太傅臣謝安從年輕時起振揚清静無爲的教化，得道的美譽廣爲流傳。剛成年隱居遠山，德行與箕子、四皓相當；順應時勢而出仕，使王道充滿上下。等到振奮顯赫的聲威，强猾之賊被粉碎。功勛成就之後，棄去印綬高尚地謙讓。而且服事先帝，能顧念百姓。陛下登基，正富於春秋，他盡心竭智輔佐聖明。考察他的沉浮始終，事理人情堅定不渝，實在是大晋的賢佐，義重於舊日的大臣。盼陛下關注世所景仰的名臣，静心省察。"於是孝武帝賜謝安特殊的禮儀。

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静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

不多久，王獻之生病，家人爲他上表求神，按照道家的法規應該檢討所犯過失，問他有什麽過失。他回答説："没想到别的事，衹記得與郗家離婚的事。"王獻之的前妻是郗曇的女兒。不久在任上去世。安僖皇后册立後，他以皇后父追贈爲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謚號叫憲。没有兒子，以兄子王静之繼嗣，官至義興太守。當時評議者認爲王羲之的草隸在江左朝中没有誰能比得上，王獻之的字骨力遠不如其父，却很有優美的意趣。桓玄非常喜歡他們父子的字，各裝

置左右以玩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訂一本，放在身邊欣賞玩味。當初與王羲之一起游歷的人有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

許邁字叔玄，又名映，是丹楊句容人。他家世代都是世家大族，而許邁從小性格恬淡清靜，不向往仕進。未成年時，曾拜訪郭璞，郭璞給他占卜，遇上《泰》卦演成《大畜》，其上六爻發。郭璞對他說："您的洪福得自上天，應該學道修仙。"當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伏，别人都不知道。許邁就去伺候他，探尋他的要訣。因父母尚存，不忍離别。認爲餘杭懸霤山靠近延陵的茅山，是洞庭的西門，暗通五嶽，是陳安世、茅季偉常游歷的地方，於是在懸霤山修建修道的房舍，往來於茅嶺的洞室，棄絶塵世之事，尋找仙人修道游憩之所，衹在月初和月中時回家看望一下父母。父母去世後，就把妻子孫氏送回娘家，於是携同志趣相投者遍游名山。

初采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术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岩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開始時在桐廬縣的桓山采藥，服食術三年，常常想辟穀。因爲桓山靠近人群居住處，不能專心修道，就在四面搭起藩籬，那些愛好道的想見他的人，就登上樓跟他説話，以此爲榮。常練吐納之術，一口氣呼吸千餘次。永和二年，遷入臨安西山，攀登高山服食芝草，高遠自在，有終老於此的想法。就改名爲玄，字遠游。給妻子寫信告别，又作了十二首詩，寫神仙的事情。王羲之去拜訪他，每次都是整天忘返，兩人結成超脱世俗的交情。許玄寫信給王羲之説："從山陰南到臨安，有許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類的人，漢末諸得道之人都在這裏。"王羲之自己爲他作傳，記述了很多靈異之事，不可詳記。後來没有人知道許玄的結局，愛好道的人都説他飛升成仙了。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迹，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箋點翰，争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踪；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絶，

制曰：文字的出現，起於中古，最初像結繩和鳥獸足迹的字，很不可觀。後代拋棄了原先的質樸而趨於華美，展開紙張揮筆書寫，争相誇耀自負，争比工拙。伯英臨池學字的美妙，已經没有遺迹了；師宜書法的奇美，也很少有遺迹。到了鍾、王以後，纔略可一談。鍾繇雖然一時獨享

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踪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美名，也算是很高超絶倫，但説到盡善盡美，又有些疑惑。至於下筆的纖細濃重，間隔的疏密，如雲霞的舒展和捲曲，是無可挑剔的。但是他的字體合於古而不合於今，字形長而超過常規，説到數量之多，是他的微瑕。王獻之雖然有其父的風韵，但一點也没有新巧。看他的字勢稀瘦，如寒冬的枯樹；看他的筆迹拘束，就像嚴家中吃不飽飯的僕隸。那種枯樹，雖然有新枝發生却没有屈曲和伸展；那種吃不飽飯的僕隸，拘束瘦弱而不放縱。兼有這二者，所以書法藝術受到了影響！子雲最近出現，在江南享有名聲，然而剛剛能寫得成字，没有大丈夫的豪氣，一行行像蚯蚓縈繞，一字字像被縛住的秋蛇；使王濛卧於紙中，使徐偃坐於筆下；雖然寫壞了千支兔子毛製成的筆，却没有一絲一毫的筋骨；用盡了千萬穀杆製的紙，却没有一分一厘的剛勁。如此傳揚美譽，不是徒有其名嗎！這幾個人，都是名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仔細研究書法藝術，稱得上盡善盡美的，大概就衹有王逸少罷！看他一點一畫的工巧，布局的美妙，如烟雲飄散霧氣凝結，好像是斷了又還連着；如鳳凰高翔蒼龍蟠踞，好像是斜的反而是直的。久久品味不覺得厭倦，仔細觀賞也不知其究竟。心中仰慕而追隨效仿的，就衹有他一人。其他的區區之輩，何足挂齒呢！

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産也。轉魏興太守。

王遜字邵伯，是魏興人。郡中察舉孝廉，任吏部令史，轉任殿中將軍，多次升遷任上洛太守。自己家的牛馬在郡中生的牛犢馬駒，到任滿時全都交給官署，説這是在郡中所生的。轉任魏興太守。

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

惠帝末年，西南夷叛亂，寧州刺史李毅去世，城中一百多人擁戴李毅之女固守多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到京城請求派刺史，没有得到答覆。毛孟再三陳請説："君亡親人死，關閉在危城之中，萬里之遠來訴説哀情，朝廷不賜予憐憫給予救助。既慚愧没有申包胥哭秦廷的感受，又慚愧没有杞梁妻哭塌城墻的效驗，活着不如死去，請賜臣死。"朝廷很哀憐他，就任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讓他從郡中直接赴鎮所。

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逾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没，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遥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悦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悦殺之。悦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并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柯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

王遜與毛孟一起動身，路上遇到盗賊，一年多纔到。這時在外被李雄所威脅，在内有夷寇，官員士人散失，城邑變成了廢墟。王遜斬除荒草糾正邪惡，收攏聚集離散的人民，專斷刑罰使有威嚴，征服西南夷邊遠之地。王遜還没到州城時，就遥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悦認爲董聯不是人才，就不下達任命文書。王遜到州後，把周悦抓來殺了。周悦的弟弟陰謀要殺王遜，讓前建寧太守趙混之子趙濤代他爲刺史。事情泄露，把他們都誅殺了。又誅殺了不遵守法令的豪門大族幾十家。征伐諸夷，俘獲斬殺以千計，奪得馬匹和牛羊好幾萬，於是没有人不被震服，威名在寧州之地流傳。又派兒子王澄奉表勸元帝登帝位，皇帝嘉賞他，多次加官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舊，賜爵褒中縣公。王

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

先是，越嶲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嶲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

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遜根據地理形勢，上表請求分牂柯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情都得到批准施行。

在此之前，越嶲太守李釗被李雄俘獲，李釗從蜀逃回，王遜又任他爲越嶲太守。李雄派李驤、任回進攻李釗，李釗從南秦和漢嘉太守王載共同抵禦，在溫水交戰，李釗戰敗，王載就率此二郡投降李雄。後來李驤等又渡過瀘水進犯寧州，王遜派遣將軍姚崇、爨琛抵禦，在堂狼交戰，大敗李驤等，姚崇追到瀘水，李驤的士卒跳水而淹死的有千餘人。姚崇因道路遙遠不敢渡水，王遜因姚崇不肯追擊到底，發怒把衆將領都關押起來，把姚崇綁起來鞭打，憤怒異常，怒髮衝冠，把冠衝裂，半夜就去世了。

王遜在州中十四年，州中人士又擁立王遜排行中間的兒子王堅行州府事。詔書授任王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王遜謚號爲壯。陶侃擔心王堅不能對抗蜀人，太寧末年，上表任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刺史，徵召王堅回京，因病去世。兄王澄繼承爵位，歷任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

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

蔡豹字士宣，是陳留圉城人。高祖蔡質，是漢衛尉，左中郎將蔡邕的叔父。祖父蔡睦，是魏尚書。父親蔡宏，是陰平太守。蔡豹有氣魄才幹，歷任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任他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任建威將軍、徐州刺史。當初，祖逖任徐州刺史，蔡豹爲司馬，很看不起蔡豹。到這時，祖逖任豫州刺史，而蔡豹任徐州刺史，都受征討之任，祖逖很慚愧。

這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一同在寒山征討反賊周撫，徐龕的部將于藥斬殺了周撫。到論功時，劉遐却排在前面。徐龕發怒，據泰山反叛，自封爲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打敗了東莞太守侯史旄而占據了他的壁壘。石季龍攻伐徐龕，徐龕很恐懼，請求歸降，元帝同意了。不久他又叛變歸附石勒，石勒派部將王伏都、張景等

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懦，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敕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并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厄，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徑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效。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

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爲百姓障捍。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

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

數百騎援助徐龕。詔令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與蔡豹一同征討。諸將膽怯軟弱，在下邳屯兵駐扎，不敢進兵。蔡豹想要進軍，羊鑒堅決不同意。徐龕派使者向石勒請求救援，石勒以有外難爲由拒絕，反而向徐龕要求許多。王伏都等又奸淫他的妻室。徐龕知道石勒不來救援，又憂慮王伏都等縱施暴行，就把他們殺了，又請求歸降。元帝憎惡他反反復復，不接受其歸降，下令蔡豹、羊鑒等抓緊進兵征討。羊鑒和劉遐等都疑慮畏懼互不信任配合，都有表奏給朝廷，所以蔡豹久久不能進兵。尚書令刁協奏請說："臣等考慮淮北征伐大軍已失於行動遲緩，現在正當盛暑，冒險跋涉山嶺，山人善射，熟悉地形，一人守住險要，百夫莫開。而且糧草漕運極困難，一旦缺糧，就不再是靠計謀力量所能防守抵禦得了的。兵書上說寧可控制別人而不能被別人控制。現在應駐扎在屯兵處，修築險固的壁壘，到秋末再大舉進軍。"詔書說："知難而退，確實合於兵家之言。然而小賊雖然狡猾，不過是原來就被擒獲的。未戰而退，先自已挫折氣勢，這也是自古以來所忌諱的。再說邵存已經占據了賊軍營壘，威勢已經振起，一步也不能退後。"於是派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促監督進軍征討。蔡豹要直接進兵，羊鑒執意不從。刁協又奏請免羊鑒之職，委任蔡豹爲前鋒，讓羊鑒軍配合，降號爲折衝將軍，以觀後效。蔡豹進據卞城，想以此威脅徐龕。這時石季龍屯兵於鉅平，將要進攻蔡豹，蔡豹連夜逃走，退守下邳。徐龕在檀丘襲擊奪搶蔡豹的輜重，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於陣中。

蔡豹戰敗後，準備回朝請罪，北中郎王舒制止他說："胡寇將到，使君應當暫且代行職權，保護百姓。等賊退後再請罪也不晚。"蔡豹同意了。元帝聽說蔡豹敗退，派人拘捕他。使者到後，王舒夜間派兵圍捕蔡豹，蔡豹以爲是敵兵來了，率部下攻擊，聽說有詔令纔停下來。王舒拘捕蔡豹，送到建康，被斬首，在市中陳尸示衆三天，時年五十二歲。

蔡豹在徐州爲政，在內安撫將士，在外懷柔

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民衆，很得遠近人心，聽説他被處死，人們都很痛惜。無子，兄子蔡裔字元子，是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派蔡裔率軍從彭城出兵，死於軍中。

羊鑒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兗、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强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禄勛，卒。

羊鑒字景期，是泰山人。父羊濟，是匈奴中郎將。兄羊煒，歷任太僕、兗、徐二州刺史。羊鑒任東陽太守，多次升遷任太子左衛率。當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認爲羊鑒是徐龕州裏顯貴的豪門世族，必定能制服他，請求派遣羊鑒北征。羊鑒再三推辭説不是將帥之才。太尉郗鑒也上表説羊鑒不是將帥之才，不應隨便派遣。王導不接受，堅持啓奏授以他征討都督，果然戰敗。王導因爲舉薦羊鑒不當，請求自貶，皇帝不同意。有司判羊鑒死刑，元帝下詔因羊鑒是太妃的娘家親戚，特免除死罪，解除官職。很久以後，任少府。到王敦反叛時，明帝因羊鑒是王敦之舅，又素來關係密切，隱隱地受到嫌忌責備。到成帝即位，參與征討蘇峻，因功封爲豐城縣侯，調任光禄勛，去世。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并不就。

會天下大亂，携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鋭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况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

劉胤字承胤，是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劉肥的後人。容貌俊美，能豁達地對待各種際遇，交結當時的豪傑，在海岱之間很有名氣，士人都仰慕他。舉賢良，聘爲司空掾，都不就任。

碰上天下大亂，帶着母親想去遼東避難，途經幽州，刺史王浚挽留他，上表任他爲渤海太守。王浚失敗後，轉而依附冀州刺史邵續。邵續人少力薄，想要投降石勒，劉胤對邵續説："田單、申包胥是齊、楚的小官，還能保存已經滅亡的國家，保全喪敗的國家。現在將軍憑仗精鋭之衆，居守完整牢固的城池，怎麼能使將要成就的功業虧於一簣，把忠信之人交付給豺狼呢！再説項羽、袁紹并不是不强大，高祖戴着縞冠，人們像回聲一樣響應；曹公擁奉皇帝，而諸侯安定平服。這是爲什麼呢？是因爲逆順的道理不同，自然的氣數已經確定了的。况且夷戎醜惡之類，聚集無賴之徒，雖然有犬羊之盛，最終有遭屠宰的禍殃，而要和他們相依托結交，這不是很危險

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

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没，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君爲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没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横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内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温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勛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

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悦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忲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内患。”悦曰：“聞温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禄，惟資江州運漕。而胤

嗎!”邵續説：“如果像您這麽説，那怎麽辦呢?”劉胤説：“琅邪王憑着聖德賢明，在江東創立基業，中興的隆盛很快就可以等到了。現在爲將軍出主意，不如舉大順以激勵義士的心意，奉擁忠正以激勵將士的志氣。辦大事必須要保密，時機到了不能違背，存亡廢興，在此一舉。”邵續聽從了他的話，殺掉幾個有異議的人，派使者去江南，朝廷很贊賞。劉胤自己一再請求離去，邵續用厚禮送他走。

到後，元帝任命他爲丞相參軍，多次升遷任尚書吏部郎。劉胤聽説石季龍進攻厭次，對元帝説：“北方的地方軍事長官都已經覆没了，僅剩下邵續而已。如果使君被石季龍控制，就會孤立義士之心，阻遏歸正之路。臣認爲應當慰問救援邵續。”元帝將要派人救援，正好邵續覆没了，於是作罷。王敦向來與劉胤交好，很敬重他，請他任右司馬。劉胤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卧病不處理公務，因此違逆了王敦的心意，外任爲豫章太守，以脚疾爲由推辭，詔令讓他在家中接受印綬。郡中人莫鴻，是南方的豪族，趁着動亂，殺了本縣縣令，横行不法，百姓都害怕他。劉胤到後，誅殺莫鴻以及諸多豪門大族，郡境内肅然。咸和初年，任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温嶠率衆赴難，留劉胤等守湓口。平定蘇峻後，因功賜爵豐城子。不久代温嶠任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

劉胤官爵漸高，日益驕横，縱酒迷樂，不理政事，大肆聚斂錢財，經商販賣上百萬。當初劉胤代替温嶠時，遠近之人都認爲他不是合適的人選。陶侃、郗鑒都説劉胤不是地方長官之才，朝廷不聽。有人問王悦説：“現在正當大難之後，法紀廢弛，從江陵到建康三千多里，流亡者數以萬計，分布在江州。江州是國家的南方屏藩，要害之地，而劉胤性情驕縱，懈怠政務，不發生外變，也必然會有内患。”王悦説：“聽到温平南對家父説，連日做惡夢，見到接替的人。不久説可以用劉胤。這是温嶠的意見，不是家父。”這時朝廷空虚匱乏，百官都拿不到俸禄，衹靠江州漕運糧米。而劉胤手下做買賣的人在路上絡繹不

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

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黄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

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捍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

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厩，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説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説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勋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强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説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

斷，因私而廢公。有司奏免劉胤官職。文書剛下發，劉胤就被郭默殺害了，時年四十九歲。

子劉赤松繼位，娶南平長公主爲妻，官至黄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是譙國銍人。祖父桓詡是義陽太守。父桓弼是冠軍長史。桓宣志操開通美好，性格淳厚樸實，任元帝丞相舍人。

當時堡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稱譙郡太守，各據一城，有幾千人衆。皇帝因桓宣誠實忠厚，又和張平、樊雅是同鄉，轉任桓宣爲參軍，派他到張平、樊雅那裏去。張平、樊雅派軍主簿隨桓宣到丞相府接受節度，皇帝給他們都加四品將軍，就統領部下人馬，讓他們防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聘桓宣爲參軍。

不久，豫州刺史祖逖出兵屯於蘆洲，派遣參軍殷乂到張平、樊雅處。殷乂心中很看不起張平，看到他的房舍，説將拿來作馬厩，看見一口大鍋，要用來鑄鐵器。張平説："這是帝王的大鍋，等天下平定後就要用上了，怎麽能打破呢？"殷乂説："卿能保住腦袋嗎？還捨不得一口大鍋！"張平大怒，在座中斬殺殷乂，起兵固守。過了一年多，祖逖進攻張平把他殺了，而樊雅盤據譙城。祖逖因力量薄弱，向王含求援，王含派桓宣率五百名士卒去援助祖逖。祖逖對桓宣説："卿先前已經勸説張平、樊雅，在他們那裏很有信義。請再替我勸説樊雅。樊雅如果肯歸降，不但可以免死，還要提拔任用他。"桓宣又衹帶兩個人單騎前往樊雅處，對他説："祖逖正要掃平二寇，每每要倚靠卿爲援應。先前是殷乂輕薄，并不是豫州本人的意思。現在如果和解，忠勋就可以建立，富貴可以保全。如果還要固執，東府憤怒再派遣猛將，憑着卿手下的烏合之衆，依據一座危城，强賊在北邊窺伺，國家從南面進攻，萬無一全。希望好好地權衡一下。"樊雅設酒筵與桓宣結爲朋友，派其子隨桓宣去見祖逖。不幾天，樊雅就親自去見祖逖，祖逖讓他回去安撫部下衆人。手下人都説前度數次辱駡祖逖，擔心怪

降。未幾，石勒别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内史。

罪不敢投降。樊雅又閉城自守。祖逖前去攻打，又派桓宣進城勸説樊雅。樊雅就斬殺了異己之人，於是出城投降。没過多久，石勒偏師包圍譙城，王含又派桓宣率軍救援祖逖，還没到時賊軍已退走了。祖逖留下桓宣征討那些不歸服者，都攻破了。桓宣遷任譙國内史。

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强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焕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焕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焕，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於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

祖約放棄譙城時，桓宣寫信勸諫，不聽，於是石勒就占有了陳留。到祖約和蘇峻一同反叛時，桓宣對祖智説："現在强胡未滅，應該同心合力征討，可是與蘇峻一起反叛，這怎麽能長久呢！使君如果想作雄霸，爲何不幫助國家征討蘇峻，威名自然成就。"祖智等没聽他的話。桓宣想要勸諫祖約，派其子桓戎禀告祖約求見。祖約知道桓宣一定是來勸諫的，就不見。桓宣於是抗拒祖約，不與他一同行動。邵陵人陳光率領部落數百家歸降桓宣，桓宣安撫慰勞他們。祖約回歷陽，桓宣率數千家想向南投奔尋陽，駐扎在馬頭山。正碰上祖焕想要襲擊湓口，陶侃派毛寶救援。祖焕派兵攻打桓宣，桓宣派桓戎向毛寶求救。毛寶進攻祖焕，擊敗了他，桓宣於是投奔温嶠。温嶠任桓戎爲參軍。賊亂平定後，桓宣住在武昌，桓戎又任劉胤的參軍。郭默殺害劉胤後，又任桓戎爲參軍。

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

陶侃征討郭默，郭默派桓戎向桓宣求救，桓宣假裝答應。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都懷疑桓宣與郭默同謀。豫州西曹王隨説："桓宣連祖約都能背棄，怎麽會與郭默同謀呢?"鄧嶽、劉詡就派王隨到桓宣處觀察。王隨對桓宣説："明府心中雖不這樣想，但没有辦法自己表明，祇有把桓戎交付給我。"桓宣就派桓戎跟王隨一同迎接陶侃。陶侃聘桓戎爲掾，上表任桓宣爲武昌太守。不久遷任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

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

石勒的荆州刺史郭敬戍守襄陽，陶侃派其子平西參軍陶斌與桓宣共攻樊城，攻克了。竟陵太守李陽又攻破新野。郭敬害怕，逃跑了。桓宣與李陽於是平定了襄陽。陶侃讓桓宣鎮守，用他的淮南軍立義成郡。桓宣懷柔新歸附之人，勉勵督促農業生産，簡省刑罰，省略威儀，有時在車中

儀，或載鋤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爲荆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没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

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還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桓伊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

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强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埸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别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

裝載農具，有時親自到田畝中耕作。十多年間，石季龍兩次派騎兵來進攻，桓宣能得人心，總能以寡弱的力量抵禦防守，評論者認爲他僅次於祖逖、周訪。

陶侃將要派桓宣向中原用兵，正好陶侃去世。後來庾亮任荆州刺史，打算要北伐，任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守襄陽。石季龍派七千騎兵渡沔進攻他，庾亮派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援桓宣。賊軍從三面挖地道攻城，桓宣招募精勇士卒，出其不意，殺傷數百敵人，繳獲許多鎧甲戰馬，賊軍解圍退走。過了很久，桓宣派步兵騎兵招募八千多南陽諸郡陷没於賊寇手中的百姓回來。庾翼代替庾亮，想出動全國的力量北伐，再任桓宣爲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舊。因前後的功勛，封爲竟陵縣男。

桓宣久在襄陽，安撫移民和本地人，很有可稱頌的政績。庾翼移鎮到襄陽，令桓宣進兵攻伐石季龍部將李羆，軍隊駐扎在丹水，被賊軍擊敗。庾翼發怒，貶桓宣職爲建威將軍，讓他去戍守峴山。桓宣聲望和實力都喪失了，再加上老病，這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因病請求派人代替，庾翼任桓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替王愆期。桓宣不得志，没有赴任，憤懣而死。追贈鎮南將軍。桓戎官至新野太守。

桓伊字叔夏。父桓景，有當世的才幹，官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

桓伊有軍事才能，穎悟簡樸真率，受到王濛、劉惔的知遇，頻頻參與諸府軍事，多次升遷任大司馬參軍。當時苻堅强盛，邊疆多患，朝廷議論選舉能抗拒捍衛邊疆的人，就授桓伊爲淮南太守。因安撫防禦有方，進升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太守如舊。與謝玄共同擊敗賊軍偏師將領王鑒、張蚝等，因功封宣城縣子，又進升都督豫州諸軍

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

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

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到苻堅向南進犯時，桓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在肥水一同擊敗苻堅，因功封永脩縣侯，進號爲右軍將軍，賜錢一百萬，袍面子一千端。

桓伊性情謙遜質樸，雖然有大功，也始終不變。擅長音樂，其美妙達到當時的頂點，是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常自己吹奏。王徽之應召赴京城，在青溪之側泊舟。桓伊平時和王徽之不相識，從岸上經過時，船上有人稱他的小字說："這是桓野王。"王徽之就叫人對桓伊説："聽説君善於吹笛子，請爲我吹奏一曲。"桓伊這時已經顯貴了，平素就聽説過王徽之的名氣，於是下車，坐在胡床上，爲他吹奏三曲，吹完後，就上車離去，客主没有交談一句話。

這時謝安的女婿王國寶專謀私利行爲不檢點，謝安厭惡他的爲人，每每抑制他。到孝武帝末年，嗜酒貪戀妃姬，而會稽王司馬道子尤其昏沉酗酒，衹親近諂邪小人，這樣王國寶的讒諛之計在皇帝和宰相之中逐漸得以施行。那些謀私利的險惡之人，因謝安功名極盛，就挑撥離間，於是就有了嫌隙。皇帝召桓伊宴飲，謝安陪坐。皇帝命桓伊吹笛子。桓伊没有違逆的神色，就吹奏一曲，放下笛子説："臣對箏的通曉不如笛子，但是也足以彈奏與歌樂相配，請讓臣彈唱，并請一個吹笛子的人伴奏。"皇帝欣賞他的和諧通暢，就令御妓吹奏笛子。桓伊又説："御府樂人與臣必定不能配合好，臣有一奴僕，善於互相配合演奏。"皇帝更加欣賞他的豪放真率，就同意召來。奴僕吹笛子，桓伊就彈箏唱《怨詩》道："爲君已是不容易，爲臣確實更難。忠信的事不被知，反而有被懷疑的憂患。周旦輔佐文王、武王，《金縢》之功不可磨滅。誠心輔佐國政，二位皇叔反而聽信流言毁謗。"聲情慷慨，一舉一動都很可觀。謝安淚下沾襟，就越過座位走近他，撫摸他的鬍鬚説："使君在這方面真不平凡！"皇帝很有愧色。

桓伊在州十年，安撫荒遠雜亂之人，很得民心。桓冲去世，遷任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

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恤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虚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户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

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舊，假節。桓伊到鎮所，認爲邊境無憂，應當以寬大體恤爲務，就上疏説江州空耗，加上連年歉收，現在剩下五萬六千户居民，應當把小縣合并，免除各郡拖欠的糧米，遷移州府還鎮豫章。詔令遷移州府到尋陽，其他的都按他説的辦。桓伊根據具體情況賑濟安撫，百姓都依靠他。在任多年，徵入拜授護軍將軍，讓右軍府一千人跟隨他，配給護軍府。在任上去世。追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號叫烈。

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并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絶，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并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

當初，桓伊有馬步兵鎧甲六百領，預先寫好表章，讓等他死後再奏上。表章説："臣過分地蒙受特殊的恩寵，受任於西藩。淮南之捷，賊兵敗逃，人馬器械鎧甲，到處散落。當時收拾這些敗破之物，不能連貫起來。連年經營修繕，都已整治好了。現在天下雖然一統，但賊寇餘燼未滅，臣不顧老邁枯朽，還想效命獻誠，仰報皇恩。這個志願永遠不能實現了，衹能含恨於九泉。謹奉獻馬具裝一百具、步兵鎧甲五百領，都在尋陽，請令部屬領受。"詔書説："桓伊忠誠之志不能實現，更加令人傷懷，接受他貢獻的鎧甲。"

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子桓肅之繼位。去世，子桓陵繼位。宋承受帝位後，封國被撤銷。桓伊弟不才，也有將帥的韜略，征討孫恩，官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吴牙門將陶丹給使。吴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朱伺字仲文，是安陸人。年輕時是吴牙門將陶丹的侍從。吴滅後，内遷到江夏。朱伺很勇武，却不善言辭，不識字，任郡將督，看見鄉里的士大夫，衹是作揖稱名。到當將軍後，就以謙恭著稱。

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灄口，伺與同輩郴寶、布興合衆討之，不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别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灄陽縣而貫焉。

張昌作亂時，太守弓欽逃往灄口，朱伺和同輩之人郴寶、布興聚合軍衆討伐張昌，不勝，就同弓欽投奔武昌。後來又率領部衆進攻消滅了張昌。轉任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朱伺部衆中的人在諸縣歸附張昌，衹有本部倡議討伐逆賊，於是逆順之間有嫌隙，請求另外設縣，因此就劃分安陸的東界爲灄陽縣作爲籍貫。

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

後來陳敏作亂，陶侃當時節鎮江夏，因朱伺

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荆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善於水戰，會造艦船，就派他建造大戰艦，任他爲左甄，依據江口，擊敗陳敏的前鋒。陳敏弟陳恢自稱荆州刺史，在武昌，陶侃率朱伺以及諸軍進兵征討，消滅了他。陳敏、陳恢被平定後，朱伺因功封亭侯，領騎督。當時西陽夷在江夏擄掠，太守楊珉常請督將商議拒賊之計，衹有朱伺不發言。楊珉說："朱將軍爲何不說話?"朱伺回答說："别人用舌頭擊賊，我衹用力。"楊珉又問："將軍多次擊賊，爲何總是能得勝呢?"朱伺說："兩軍相對，衹能忍耐。他不能忍耐，我能忍耐，因此得勝。"楊珉大笑。

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太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

永嘉年間，石勒攻破江夏，朱伺和楊珉逃往夏口。到陶侃來戍守夏口時，朱伺依附他，加明威將軍。跟着陶侃征討杜弢，立有大功，事情記載在《陶侃傳》中。夏口之戰，朱伺用鐵面具防護，用弓弩射中賊軍數員大將，都殺死了。賊軍泊船上岸，在水邊布陣。朱伺在水中追逐上下攔擊，被箭射中小腿，氣色不變。不久諸軍趕到，賊軍潰敗，追擊他們，賊軍都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軍連夜逃歸長沙，朱伺追到蒲圻，没追上纔回兵。加威遠將軍，用赤幢曲蓋。

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并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晋、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晋，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内史。

建興年間，陳聲率兩千多家無賴之徒切斷長江擄掠，陶侃派朱伺爲督護討伐陳聲。陳聲人數雖然少，朱伺忍耐着不攻擊，陳聲請求派其弟去見陶侃投降，朱伺假裝答應他。等陳聲走了後，朱伺就派勇士攔截陳聲之弟并殺了他，秘密發兵襲擊陳聲。正月初一陳聲出來祭祀飲食時，朱伺軍進了門，這纔發現。陳聲的部將閻晋、鄭進都拼死而戰，朱伺手下人傷亡很多，就撤兵回營。陳聲往東逃走，守住董城。朱伺又率衆軍包圍董城，繞城布置了層層鹿寨，造了有望樓的高車，用强弓向下射，又斷了城中的水道。城中没有水，殺牛喝血。閻晋是陳聲的妻弟，就殺了陳聲出城投降。又因平定蜀賊襲高的功勞，加朱伺爲廣威將軍，領竟陵内史。

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

當時王敦想用堂弟王廙代替陶侃爲荆州刺史，陶侃的故將鄭攀、馬儁等向王敦乞求挽留陶

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溳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

侃，王敦不同意。鄭攀等認爲陶侃剛剛消滅了大賊，人們都願意歸附他，又認爲王廙嫉妒暴虐難以服事，就商議共同抗拒他。於是在溳口屯兵，派人通報朱伺。朱伺表面上答應，却稱病不前去。鄭攀等於是進兵抗拒王廙。不久士卒疑慮，又散回橫桑口，想把杜曾引進來。這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軍要攻擊他們，鄭攀等害怕被誅，因爲司馬孫景首先提議抗拒王廙，於是就殺了他，投降朱軌等人。

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説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内，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擿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擿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説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内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甑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甑山。

王廙將向西出兵，派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這時杜曾請求到襄陽征討第五猗，朱伺對王廙説："杜曾是個奸猾之賊，表面上表示要西歸，來迷惑衆人，想要引誘官軍向西，然後倍道兼程襲擊揚口。應當着重部署，不能急切西行。"王廙性情剛愎自用，又認爲朱伺年老怯懦不可相信，於是西行。杜曾等果然急馳而回。王廙就派朱伺回兵，剛到壘中，就被杜曾等包圍。劉浚因壘北門危急，想派朱伺去防守。有人對劉浚説："朱伺是和鄭攀同謀的人。"就轉守南門。賊軍知道了，就進攻北門。這時鄭攀的同黨馬儁等也來攻壘，馬儁的妻子兒女原先就在壘内，有人請求剥掉他們臉上的皮示衆。朱伺説："殺他的妻子兒女，不能解圍，衹是增加他的怒氣。"就作罷了。朱伺平常用的弩忽然發射不出，朱伺覺得很討厭。到賊軍攻陷北門，朱伺受傷退入船中。當初，劉浚把船底打通，用木頭蓋上，叫做船械。朱伺上船後，賊軍舉鋋挑他，朱伺迎着接住奪取鋋，反過來挑賊。賊軍上到船艙頂上，大聲叫喊："賊帥在此！"朱伺從打通的船底下到水中潛行了五十步，纔得以脱身。經過治療，傷口稍微好轉。杜曾派人勸説朱伺説："馬儁等感激卿的恩情，妻子兒女得以不死。現在已把卿家中内外一百多口交給馬儁，馬儁已盡心地照顧，卿可以過來。"朱伺回答説："賊中没有白頭髮的人，現在我已經六十多歲了，不能再跟卿作賊。我死後，將歸南方，妻子兒女就交付給你們了。"於是回甑山。這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多次在甑山下交戰。軍士屢屢驚呼："賊軍來了！"朱伺受驚傷口發作而死。於是安葬在甑山。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説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别使還，聞之，説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説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

毛寶字碩真，是滎陽陽武人。王敦任他爲臨湘令。王敦死後，任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亂，温嶠將要赴國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肯同行。温嶠屢次勸説不能使他回心轉意，就另派使者順陶侃的心意説："仁公暫且守住，僕應當先下。"信已送出去兩天，正好毛寶到别的地方出使回來，聽説了這件事，對温嶠説："凡是舉大事，應當與天下一起行動，衆人一起行動在於團結，没聽説互不同心能成功的。假如有疑慮，也應當表面上裝作不知道，怎麽能自己製造疑慮呢！應該趕緊追回信使，修改原來的信，勸説他一定要一起征討。如果追不上前面的信使，就應當再派使者。"温嶠醒悟，就追回使者改寫書信，陶侃果然一同征討蘇峻。毛寶率領一千人作温嶠的前鋒，都駐扎在茄子浦。

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餽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勛，上爲廬江太守。

當初，温嶠認爲南軍習水，蘇峻軍善於步戰，想用己之長制彼之短，就宣令三軍，有上岸者處死。這時蘇峻送一萬斛米給祖約，祖約派司馬桓撫等迎接。毛寶對部下説："兵法上説，軍令有所不從，哪能不上岸呢！"就采用變通之計力戰，全部繳獲了他們的糧米，俘虜斬殺萬餘賊軍，祖約軍因此大飢。温嶠嘉獎他的功勛，上表任他爲廬江太守。

約遣祖焕、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焕、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杖濫惡，大爲焕、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靴，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焕、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

祖約派祖焕、桓撫等想襲擊湓口，陶侃要親自迎戰，毛寶説："義軍都依賴公，公不可動，我請求去征討。"陶侃對座中賓客説："這個年輕人的話可用。"就派毛寶去了。在此之前，桓宣背棄了祖約，向南屯於馬頭山，被祖焕、桓撫等攻擊，向毛寶求救。毛寶手下人認爲桓宣本來是祖約的人，懷疑他。桓宣派其子桓戎再來求救，毛寶就跟着桓戎去救援。還没到，賊軍已經在與桓宣交戰。毛寶軍遠離後方兵力薄弱，軍械質量低劣，被祖焕、桓撫打得大敗。毛寶中箭，箭穿過大腿釘入馬鞍，讓人踏着馬鞍把箭拔出來，血流滿靴，連夜望着星星奔跑百餘里回到泊船處。到達後，先痛哭陣亡將士，包扎傷口後，連夜又回去救援桓宣。毛寶到了桓宣營壘，祖焕、桓撫也就退走了。毛寶進攻祖約，軍隊駐扎在東關，

攻破合肥，不久被召回石頭。

陶侃、温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説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

陶侃、温嶠没能擊敗賊軍，陶侃想率軍南歸。毛寶對温嶠説："下官能留住他。"就去勸説陶侃説："公本應當領蕪湖，作爲南北後盾，既然此前已經北下，就勢必不可退回。再説軍事上有進無退，這不僅是説要整頓齊一三軍，向人表示必死的决心而已，也是説退縮就無所依據，最終導致滅亡。從前杜弢并不是不强盛，公最終消滅了他，怎麽會惟獨打不敗蘇峻呢？賊人也怕死，不是每個人都勇敢，公可以試着給我一些部隊，讓我上岸去切斷賊軍的物資糧草，出其不意，使賊軍困頓。如果我不能成功，然後公再走，人們心中就没有遺憾了。"陶侃同意，加毛寶爲督護。毛寶燒毁了蘇峻在句容、湖孰積囤的軍資，蘇峻軍很缺乏糧食，陶侃就留下不走了。

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鬥！"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鬥！"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户。

蘇峻死後，匡術在苑城投降。陶侃派毛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軍派韓晃來進攻，毛寶登上城墻射死幾十人。韓晃問毛寶説："您是毛廬江嗎？"毛寶説："是。"韓晃説："您以壯勇出名，何不出城决鬥！"毛寶説："您如果是健將，何不入城决鬥！"韓晃笑着退走了。賊寇平定後，封爲州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

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

庾亮西鎮，請他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守上明。又進南中郎。隨庾亮征討郭默。郭默被平定後，與庾亮司馬王愆期等到章山救援桓宣，攻擊賊將石遇，擊敗了他，進號征虜將軍。庾亮籌謀北伐，上疏解除自己豫州刺史之職，請求委任毛寶。於是下詔任毛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舊，與西陽太守樊峻率一萬人守邾城。石季龍很惱怒，就派其子石鑒和他的部將夔安、李菟等率五萬人來進犯，張貉渡率兩萬騎兵進攻邾城。毛寶向庾亮求救，庾亮認爲城池堅固，没有及時派兵，於是城池被攻陷。毛寶、樊峻等率左右突圍出城，投江而死者六千人，毛寶也溺水而死。庾亮哭得很悲慟，因此疾病發作，於是去世。

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

詔書説："毛寶的陷敗，本應受到貶除。然而蘇峻之難時，他致力於王室。現在責罰他的過失，所以不加追贈，可以祭祀。"後來公卿們説

寶有重勛，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

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寶二子：穆之、安之。

毛穆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干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燾等共平之。

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

毛寶有大功，再加上死於王事，不應當除去爵號。升平三年，纔下詔恢復原來的封國。

當初，毛寶在武昌時，有軍人在市上買到一隻白龜，有四五寸長，漸漸地養大了，放到江中去了。邾城之敗時，養龜的那個人身穿鎧甲手持戰刀，自己投入水中，覺得好像落在一塊石頭上，一看，原來是他養的那隻白龜，有五六尺長，把他送到東岸，於是得以免死。

毛寶有二子：毛穆之、毛安之。

毛穆之字憲祖，小名叫武生，他的名犯了王靖后的諱，所以使用字稱呼，後來又因桓溫的母親名憲，就改用小名。毛穆之果敢堅毅有父親的風範，安西將軍庾翼任他爲參軍，承襲州陵侯爵位。庾翼等在陝西獨擅威勢，任其子庾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庾方之年輕，庾翼挑選可以信賴的武將輔佐他，就任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不久庾翼去世，大將干瓚、戴羲等作亂，毛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燾等一同平定叛亂。

桓溫代替庾翼，又任穆之爲參軍。跟隨桓溫平蜀，因功賜次子都鄉侯。不久任揚威將軍、潁川太守，跟隨桓溫平洛，入關。桓溫將要回師，因謝尚還沒到，留下毛穆之率二千人守衛陵墓。升平初年，遷任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因桓溫封在南郡，改封毛穆之爲建安侯，又任桓溫的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把招募的士兵配給他。桓溫討伐慕容暐，派毛穆之監督開鑿鉅野一百多里，引汶水匯到濟川。到桓溫燒船從陸路而回時，派毛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原官如舊。袁真在壽陽叛亂，桓溫將要去征討。毛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袁真被平定後，餘黨逃散，就任毛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又領陳郡太守。不久調任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舊。不久進升領梁州刺史。不久後，因病解職，詔書以冠軍召他回京。

苻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没，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璠、瑾、瑗，璩最知名。

苻堅的偏師進犯彭城，又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守廣陵。遷任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守姑孰。毛穆之認爲駐防地靠近京都，不再有軍事警報，不應當加節，上疏辭讓，同意了。苻堅偏師圍攻襄陽，詔書令毛穆之到上明接受桓沖節度。桓沖派毛穆之在沔水中游流動作戰。毛穆之剛到，朱序已經陷没了，率軍回郡。苻堅軍又進犯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退逃，桓沖派毛穆之任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守巴郡。任其子毛球爲梓潼太守。毛穆之與毛球討伐苻堅，到了巴西郡，因缺乏糧草，退回巴東，因病去世。追贈中軍將軍，謚號叫烈。子毛珍繼嗣，官至天門太守。毛珍弟毛璩、毛球、毛璠、毛瑾、毛瑗，毛璩最有名。

毛璩

璩字叔璉。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爲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淮、肥之役，苻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户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户，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内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

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异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

毛璩字叔璉。剛成年，右將軍桓豁任他爲參軍。不久遭父憂。服喪期滿，任爲謝安的衛將軍參軍，授任尚書郎。謝安又請他任參軍，轉任謝安子爲謝琰的征虜司馬。淮、肥之戰，苻堅軍散逃，毛璩與田次之一同追擊苻堅，追到中陽，没追上而返回。遷任寧朔將軍、淮南太守。不久補鎮北將軍、譙王司馬恬司馬。海陵縣界内有個叫青蒲的地方，四面都是湖水沼澤，長滿了茭白，是逃亡之人的聚集地，國家的法令都達不到。毛璩建議率一千人去討伐。當時天大旱，於是毛璩放火燒，茭白都燒着了，逃亡者很困急，全都出來到毛璩這裏自首，將近有一萬户，都用來補充兵役，朝廷嘉獎他。轉任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内史。不久代替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

安帝初年，進升征虜將軍。到桓玄篡位時，派使者加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毛璩扣留桓玄的使者，不接受任命。桓玄任桓希爲梁州刺史，王异占據涪，郭法駐防宕渠，師寂駐防巴郡，周道子駐守白帝以防衛。毛璩向遠近傳布檄文，列數桓玄的罪狀，派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

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懃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凶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

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敗桓希等，接着率軍駐於白帝。武陵王下令説："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恭信，自從桓玄作亂以來，總是在他的後方追踪。如果平定消滅了凶逆，肅清荆、郢，就應當授予上品官職。"

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没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勛，實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贊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

當初，毛璩弟寧州刺史毛璠在任上去世，毛璩兄毛球之孫毛祐之及參軍費恬率數百人送靈柩，葬於江陵。正好桓玄覆敗，打算逃奔梁州。毛璩弟毛瑾之子毛脩之這時是桓玄的屯騎校尉，引誘桓玄入蜀。接着毛脩之與毛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一同殺了桓玄。柳約之等聽説桓玄死了，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又攻陷江陵。劉毅等回尋陽，柳約之也退兵。不久甄季之、羅述都病了，柳約之到桓振那裏假投降，想藉此襲擊桓振。事情泄露了，被害。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慰餘衆，保守涪陵。桓振派桓放之任職益州，屯於西陵。文處茂抵禦抗擊，打敗了他。桓振死了，安帝復位，下詔説："堅貞的松柏在寒冬中挺立，忠貞的臣子在國危時更加誠信。益州刺史毛璩見識宏遠行爲端正，忠誠地持取義旗，統率偏師，駐扎在京都附近，匡救輔佐之功，確實感動朕心。可進升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揚贊助長官，蒙受危險平定患難，可任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下詔西夷校尉毛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毛瑾弟蜀郡太守毛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

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僰道

當時，毛璩聽説桓振攻陷江陵，率軍赴難，派毛瑾、毛瑗順外江而下，派參軍譙縱率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將與毛璩軍在巴郡會合。蜀人不願意東征，譙縱因人心思歸，在五城水口反叛，回兵襲涪，害毛瑾，毛瑾留府長史鄭純之從成都派使者奔告毛璩。這時毛璩在略城，離成都四百里，派參軍王瓊征討反叛者，在廣漢相對峙。僰道令何林聚集黨徒幫助譙縱，而毛璩手下

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説，遂共害璩及瑗，并子侄之在蜀者，一時殄没。璩子弘之嗣。

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户。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

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

瑾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没於魏。

毛安之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宫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剿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禄勛。

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勛，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邃爲游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

人受譙縱誘勸，於是一起殺害了毛璩及毛瑗，連同在蜀的子侄，一時間都遇害。毛璩子毛弘之繼位。

義熙年間，時延祖任始康太守，上疏爲毛璩兄弟申訴，於是下詔説："故益州刺史毛璩、西夷校尉毛瑾、蜀郡太守毛瑗起兵救援王室忠誠剛烈，失敗出於意外。葬送之日臨近，更加感到悲傷。可以都追贈原先授予的官職，賜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評定毛璩征討桓玄的功勞，追封歸鄉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又因毛祐之斬殺桓玄之功，封夷道縣侯。

從毛寶到毛璩三代，有四人統率軍隊封侯開國，是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齊等，可是人物還比不上。

毛瑾子毛脩之，多次擔任清貴顯要之職，官至右衛將軍，跟隨劉裕平定姚泓。後任安西司馬，死於魏。

毛安之字仲祖，也有軍事才能，多次升遷任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帝輔政，把他當作得力助手。簡文帝登基，毛安之領兵跟隨車駕，讓他住在宫中。不久拜授游擊將軍。這時庾希進入京口，朝廷震恐，命毛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帝即位，妖賊盧悚衝入宫廷。毛安之聽説後，率兵直入雲龍門，親自奮力搏擊。不久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趕到，與毛安之并力，盧悚於是被剿滅。遷任右衛將軍。定后去世，領將作大匠。在任上去世。追贈光禄勛。

有四子：毛潭、毛泰、毛邃、毛遁。毛潭繼承爵位，官至江夏相。毛泰歷任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毛邃都受到會稽王父子的親近，於是追論毛安之討伐盧悚的功勞，賜爵平都子，命毛潭繼承爵位。司馬元顯曾在毛泰家宴飲，不久想離去，毛泰苦苦挽留説："公如果急着要走，我就砍下公的脚。"司馬元顯大怒，拂袖而去，因此和司馬元顯有嫌隙。到司馬元顯覆敗，當時毛泰爲冠軍將軍、堂邑、泰山二郡太守。毛邃爲游擊將軍，毛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

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并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志，派毛泰拘捕司馬元顯，送到新亭，毛泰因有宿怨，親手毆打侮辱他。不久都被桓玄殺了，衹有毛遁被流放到廣州。義熙初年，得以返回，官至宜都太守。

毛德祖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并没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携南渡，皆有武幹。荆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

毛德祖是毛璩的同族之人。父祖都死於賊寇。毛德祖兄弟五人，相互依從南渡，都有軍事才能。荆州刺史劉道規任毛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調任涪陵太守。盧循之戰時，劉道規又任他爲參軍，在始興討伐徐道覆。不久遭母憂。

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留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没。

劉裕討伐司馬休之，補任毛德祖爲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任南陽太守。跟隨劉裕討伐姚泓，多次攻打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各處都打勝了。劉裕嘉獎他，任他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劉裕留下第二子劉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任毛德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跟隨劉義真返回。劉裕任毛德祖爲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替劉遵考守蒲坂。到河北覆敗時，毛德祖軍完整地撤回。劉裕想要蕩平關、洛，先任毛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因前後的功勞，賜爵灌陽縣男，不久遷任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駐防武牢，死於魏。

德祖次弟嶷，嶷弟辯，并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没於魯宗之之役，并奮不顧命，爲世所嘆。

毛德祖次弟毛嶷，毛嶷弟毛辯，都很有志氣節概。毛嶷死於盧循之難，毛辯死於魯宗之之戰，都奮不顧身，爲世人所嘆服。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内史。建武

劉遐字正長，是廣平易陽人。性格果敢堅毅，弓馬嫻熟，開朗勇猛。正逢天下大亂，劉遐做堡主，每每與賊人交戰，他率領壯士衝鋒陷陣，冀地之人把他比作張飛、關羽。同鄉人冀州刺史邵續很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於是在河、濟之間築壘，賊人不敢逼近。劉遐從小路派使者去接受元帝節度，朝廷嘉獎他，詔書慰勞勉勵他，任他爲龍驤將軍、平原内史。建武初年，元

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爲下邳内史，將軍如故。"

帝詔令說："劉遐忠勇果毅，忠義確實可嘉。任劉遐爲下邳内史，將軍如故。"

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内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爲北中郎將、兖州刺史。

當初，沛人周堅，又名撫，與同郡周默趁着天下混亂，都作了堡主，專門進行劫掠。周默投降祖逖，周撫發怒，就襲擊殺死了周默，在彭城反叛，石勒派騎兵援助他。詔令劉遐領彭城内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一同討伐周撫，在寒山交戰，周撫戰敗逃走。詔令調劉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又反叛，平定後，任劉遐爲北中郎將、兖州刺史。

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楊尹温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剿絶，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

太寧初年，從彭城移兵屯於泗口。王含反叛，劉遐與蘇峻都奔赴京都。王含失敗後，隨丹楊尹温嶠追擊王含到了淮南，劉遐縱兵擄掠。温嶠說："天道助順，所以王含被剿滅了，不能趁亂作亂。"劉遐深深地責備自己而謝罪。事情平定後，因功封泉陵公，遷任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守淮陰。咸和元年去世，追贈安北將軍。

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于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

子劉肇年幼，成帝把徐州授予郗鑒，任郭默爲北中郎將，率領劉遐的部隊。劉遐的妹夫田防及劉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願意歸別人統領，共同擁立劉肇，承襲劉遐的舊爵位反叛。成帝派郭默等率諸郡去征討。郭默等剛上路，臨淮太守劉矯率數百名將士，偷襲劉遐軍營，史迭等散逃，斬殺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擊到下邳斬殺史迭、李龍，把頭顱傳送到朝廷。劉遐的母親妻子兒女參佐將士全都返回建康。

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

劉遐妻驍勇果敢有父親的風範。劉遐曾經被石季龍包圍，其妻獨自率幾騎，從萬軍之中救出劉遐。到田防等想作亂時，劉遐妻勸止他們，不聽，於是暗中放火把軍中甲杖都燒光了。

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劉肇繼承爵位，官至散騎侍郎。劉肇去世，子劉舉繼位。去世，子劉遵之繼位。去世，子劉伯齡繼位。宋代晋後，撤銷封國。

鄧嶽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

鄧嶽字伯山，是陳郡人。本來名叫岳，因犯康帝諱，改爲嶽，最終改名爲岱。從小有將帥的才幹，任王敦的參軍，轉任從事中郎、西陽太

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

守。王含叛逆，鄧嶽率兵跟隨王含進軍京都。王含覆敗後，鄧嶽與周撫都投奔蠻王向蠶。後來遇赦，與周撫都出來了。過了很久，司徒王導命他爲從事中郎，後來又任西陽太守。

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録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蘇峻反叛時，平南將軍溫嶠派鄧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水軍赴難。平定蘇峻後，回郡。郭默殺害劉胤時，大司馬陶侃派鄧嶽率西陽之衆征討他。郭默平定後，遷任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因前後功勛，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鄧嶽派兵征伐夜郎，取得勝利，加督寧州，進升征虜將軍，遷任平南將軍。去世，子鄧遐繼位。

鄧遐

遐字應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既懷耻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

鄧遐字應遠。勇猛氣力超人，氣概冠於當時，世人把他比作樊噲。桓溫任他爲參軍，多次跟從桓溫征伐。歷任冠軍將軍，幾個郡的太守，號稱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常成爲禍害，鄧遐就拔劍下水，蛟纏住他的脚，鄧遐揮劍把蛟砍成幾段後出水。枋頭之戰，桓溫已經心懷羞愧怨恨，又畏忌鄧遐的勇猛果敢，於是免鄧遐官，不久鄧遐去世。寧康年間，追贈廬陵太守。

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鄧嶽弟鄧逸，字茂山，也有軍事才能。鄧嶽去世後，任鄧逸監交州、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

朱序字次倫，是義陽人。父朱燾，憑才能歷任西蠻校尉、益州刺史。朱序爲當世名將，多次升遷任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年，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叛，桓溫上表任朱序爲征討都護前去征討，因功拜授征虜將軍，封襄平子。

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吴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

太和年間，遷任兗州刺史。這時長城人錢弘聚集一百多黨徒，躲藏在原鄉山。任朱序爲中軍司馬、吴興太守。朱序到郡，征伐擒獲錢弘。事情結束後，回兗州。

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没，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

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説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内史，轉監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

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兖、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潁，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

寧康初年，拜授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守襄陽。這一年，苻堅派部將苻丕等率軍圍攻朱序，朱序固守，賊軍糧草將要用完，加緊攻城。當初，苻丕來進攻時，朱序的母親韓氏親自登城巡行，説西北角將首先出問題，於是率領一百多婢女和城中女子在這個角上斜着築了二十多丈城墻。賊軍攻打西北角，城墻果然崩潰，衆人就固守新築的城墻。苻丕於是率軍退走了。襄陽人稱這道城墻爲夫人城。朱序接連作戰破敵，人心勞頓鬆懈，又認爲賊軍退去漸漸地遠了，可能不會再來了，守備不嚴。督護李伯護暗中與賊軍接應，襄陽就陷没了，朱序落入苻堅手中。苻堅殺掉李伯護示衆，因爲他不忠貞。朱序想逃回，秘密到了宜陽，藏在夏揆家裏。苻堅懷疑夏揆，拘捕了他，朱序就到苻暉處自首，苻堅很嘉賞他而没有追究，任他爲尚書。

太元年間，苻堅南侵，謝石率軍抵禦。當時苻堅大軍還在項，苻融率三十萬人先到。苻堅派朱序勸説謝石，稱述自己的軍威。朱序反而對謝石説："如果等到苻堅百萬之衆全部到齊了，就没有誰能與他對抗了。趁他們還没會合時，就攻擊他，可以取勝。"於是謝石派謝琰挑選八千名勇士渡過肥水挑戰。苻堅軍稍微向後退了一點，這時朱序在軍隊後部，大聲呼喊："苻堅戰敗了！"於是衆軍大敗奔逃，朱序纔得以返回。拜授龍驤將軍、琅邪内史，轉任監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兵洛陽。

後來丁零翟遼反叛，朱序派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一起征討。又監兖、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舊，進兵鎮守彭城。朱序請求鎮守淮陰，皇帝同意了。翟遼又派其子翟釗進犯陳、潁，朱序回兵派秦膺征討翟釗，把他打跑了，拜授征虜將軍。上表請求運送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供軍用，詔書同意。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皇帝派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率兵一千人隸屬朱序。朱序又上表請求撥給原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一百頃，以及八萬斛米，都供給他了。隨後駐防洛陽，守衛陵墓。

陽，衡山陵也。

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陜，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

其後東羌校尉竇衡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衡據長安東，釗、勳散走。

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晋氏淪喪，播遷江表，内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鶩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類玄蚖，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兔罝》有作。赳赳群英，勤兹王略。

後來慕容永率軍向洛陽而來，朱序從河陰北渡河，與慕容永僞將王次等相遇，就在沁水交戰，王次敗走，斬殺他的偏將勿支。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擊慕容永，在太行擊敗了他。慕容永回上黨。這時楊楷聚衆數千人，在湖、陜一帶，聽説慕容永戰敗，派出人質到朱序那裏請求歸降。朱序追擊慕容永到上黨的白水，與慕容永相持二十天。聽説翟遼想進攻金墉，纔撤回，於是在石門攻擊翟釗，派參軍趙蕃在懷縣擊敗翟遼，翟遼連夜逃跑。朱序退駐洛陽，留下鷹揚將軍朱黨戍守石門。朱序就派其子朱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手。朱序回襄陽。會稽王司馬道子認爲朱序勝負相抵，不加褒貶。

後來東羌校尉竇衡想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打算迎他進來。梁州刺史周瓊失掉了巴西三郡，人少力弱，向朱序告急，朱序派將軍皇甫貞領兵赴援。竇衡據守長安東，皇甫釗、周勳散逃。

朱序因年老多病，屢次上表請求解職，不同意。詔書拒不接受所上表章，於是他擅自離任。幾十天之後，廷尉要治罪，詔令寬赦不追究。太元十八年去世，追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晋朝淪喪，遷徙到江表，内難屢興，外寇不息，籌劃治理的道理，没有得到弘揚，軍事上的勝利，也没有出現。王遜、蔡豹、桓宣、劉胤在太興年間勤勞執行職務，毛寶、鄧嶽、劉遐、朱序奔忙於咸和之後。雖然比不上古人，也足以列於當世。

贊曰：元氣限於淮海，災難在瀍澗流播。顛覆萬物的蜥蜴，興起《鴻雁》之歌。戰鼓不絶於耳，《兔罝》之詩又重唱。勇猛健壯的群英，爲君王的大業盡力。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黄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陳壽字承祚，是巴西安漢人。從小好學，師從同郡人譙周，任蜀觀閣令史。宦官黄皓專權作威，大臣都曲意附從他，衹有陳壽不肯屈從，因此屢屢遭到貶黜。遭父喪，生病，讓婢女捏藥丸，有客人看見了，鄉人因此責難他。蜀滅後，多年不得升遷。司空張華愛他的才華，認爲陳壽雖然不遠避嫌疑，但推究本情也不至於貶廢，舉他爲孝廉，授佐著作郎，外補陽平令。編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上。授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寫魏、吴、蜀《三國志》，一共六十五篇。當時的人稱贊他善於叙事，有良史之才。當時夏侯湛撰《魏書》，看到陳壽的《三國志》後，就毁掉了自己的書不寫了。張華非常欣賞他的書，對陳壽説："將把《晉書》交給你編寫。"他就是這樣在當時受人看重。有人説丁儀、丁廙在魏有盛名，陳壽對丁氏子説："你送一千斛米來給我，我就給尊公作好傳。"丁氏子不答應，他最終不給丁儀、丁廙立傳。陳壽之父是馬謖參軍，馬謖被諸葛亮所殺，陳壽父也被處髡刑，諸葛瞻又看不起陳壽。陳壽給諸葛亮作傳時，説諸葛亮用兵的謀略不高超，没有克敵制勝的才能，説諸葛瞻衹擅長書法，名過其實。評議者因此看不起他。

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勖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黄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

張華要薦舉陳壽爲中書郎，荀勖忌恨張華又討厭陳壽，就暗示吏部改任陳壽爲長廣太守。他以母親年老爲由推辭不就任。杜預將要赴鎮所時，又向皇帝舉薦他，應補黄散之職。於是授任御史治書。因爲母服喪而去職。母親遺囑要安葬在洛陽，陳壽遵從她的遺願。又被責備不送母親

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

回鄉安葬，受到貶黜。當初，譙周曾經對陳壽說："卿必定能憑才學成名，將遭受挫折，也不是壞事。應該千萬謹慎。"到這時，陳壽兩次遭到廢黜屈辱，都像譙周説的那樣。過了幾年，出任太子中庶子，没有上任。

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録。"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元康七年，因病去世，時年六十五歲。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説："從前漢武帝下詔説：'司馬相如病重了，可派人把他著的書都取來。'使者拿到了他的遺書，説到封禪的事，天子很奇怪。臣等啓奏：已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多有勸誡之辭，明於得失，有益於風化，雖然文采不如相如，但質直超過了他，希望采用。"於是下詔給河南尹、洛陽令，到他家中抄寫他的書。陳壽還撰寫了《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留下的文章流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嚙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

王長文字德叡，是廣漢郪人。少年時就以才學聞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聘請都不前往。州聘他爲别駕，他就更换服裝偷偷地走了，全州的人都不知他到了何處。後來有人看見他蹲在成都的街上啃胡餅。刺史知道他不肯屈從，就以禮送他回家。他閉門自守，不與人來往。著書四卷，模仿《易》，名叫《通玄經》，其中有《文言》、《卦象》篇，可以用於占卜，時人把他的書與揚雄的《太玄》相比。同郡人馬秀説："揚雄作《太玄》，衹有桓譚認爲必定流傳於後世。後來碰上陸績，玄道於是發揚。王長文的《通玄經》没有遇上陸績、君山罷了。"

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禄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旝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太康年間，蜀地饑荒，開倉賑濟借貸。王長文家貧，借貸了很多，後來没錢還。郡縣嚴厲地追債，把王長文送到州中。刺史徐幹寬免了他，他不道謝就走了。後來成都王司馬穎聘他爲江源令。有人問他説："從前不肯委屈自己的心意，現在爲什麼又屈從了呢?"王長文説："俸禄是爲了養家，不是爲自己的。"梁王司馬彤當丞相，用他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時，每次都在車上挂着用整幅綢布做的白色小旗，人們都覺得很奇怪。後來在洛去世。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埸閲武，人争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𥙿并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晋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嘆此，而終未能改。"

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内史。大修庠序，廣詔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内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奬訓之，曰：

>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

虞溥字允源，是高平昌邑人。父虞祕，是偏將軍，鎮守隴西。虞溥跟隨父親到隴西，專心研讀古代典籍。當時在操場閲兵比武，人們都争着去看，虞溥從不看一眼。郡中舉爲孝廉，任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𥙿都很器重他。虞溥對衛瓘説："從前金馬開啓符命，大晋順應天意，應當恢復先王的五等封爵制度，以達到國運長久。不能承襲暴秦的法度，繼續漢、魏的失誤。"衛瓘説："歷代都感嘆此事，可是最終也没有改正。"

逐漸遷任公車司馬令，任鄱陽内史。大建學校，廣招學生門徒，轉發文書通告屬縣説："學習是用來堅定情操涵養性情而積累衆多優良品質的途徑。情操在心中確立了就體現在行爲上，優良品質形成了名望就在教化中顯露，所以中等人品的人隨着教化而轉移，優良品質積累起來好的習性也就形成了。唐、虞的時候，家家都可以封爵，等到衰落的時候，又家家都可以誅殺，這難道不是教化用來培養習俗，用來改變人的品性嗎？自從漢氏失去控制以來，天下分崩離析，江表被寇亂隔絶，王者的教化長期廢弛，學校教育被荒廢而無法進行。現在四海一統，萬里統一，億萬民衆都在太平的環境中休養生息，應當崇尚道德，廣開學業，以幫助協調社會的和諧，光大發揚昌明的教化。"就具體地制定了條例規定。於是來求學者有七百多人。虞溥便作文誥勉勵訓誡他們説：

> 來讀書的學生都是紳士之流，年輕志盛，剛開始涉足學業，學習研究經典，這是有大作爲的事，樹立道德的基礎。聖人的學問淡而少味，所以初學的人不喜歡。等到滿了一年以後，閲讀的書籍更加廣博，學習的知識更加衆多，天天聽到未聽説過的，天天看到未見到過的，然後胸襟開朗，敬業樂群，不覺得教化忽然使自己受到熏陶，至高無上的道理使自己達到神妙的境界。所以學習對人的熏染，超過了顔料。我見到顔料時間一長就會褪色，没有見過長時間的學習而

退步的。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

工匠染布時，先把要染的布準備好，然後準備染料，布和染料都準備好了，染布的工作就可以完成了。學習也是這樣，孝悌忠信就好像是白布。君子在內端正心志，在外修習自己的行爲，如果有餘力，就可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有德行。學習的人不擔心才能不够，而擔心不能立志。所以說向往千里馬的馬，就能成爲千里馬；仰慕顏淵的人，也就是顏淵之類的人。又說鍥而捨之，朽木不可雕；鍥而不捨，金石可鏤。這不就是驗證嗎?

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現在學生口中誦讀聖人的典籍，親自接受學校中的訓導，等到三年，可以小有成效。而美名流傳，有新的稱譽，朋友敬而樂之，朝中大夫敬而贊之。於是州府交相聘任，挑選職位去做官，這不是很美好的嗎?至於包含美質抒發文藻，下筆流暢而華麗，論述世上的事情，探究深奥的道理，使得楊、班收起筆來，仲舒張口結舌，僅是有才能者的作爲，而不是平常的人。然而積累一勺勺的水成爲江河，積聚小土粒增高山峰，如果没有志氣不勤奮刻苦，當然不能成功。學生如果斷絕人間的雜務，專心學習，長年累月，日積月累，那麼也就是或慢或快，或先或後罷了，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有什麼遠大的目標不能實現呢?

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

這時祭酒請求另蓋房子以行禮儀，虞溥說："君子行禮，没有固定的場所，所以孔子在矍相的園圃中行鄉射禮，而在大樹下面行禮。何況現在的學校房舍高大暢亮呢?"

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虞溥處理政務威嚴而不凶暴，教化大行，有白烏停在郡府庭上。注解《春秋》、《左傳》，撰寫《江表傳》以及文章詩賦幾十篇。在洛去世，享年六十二歲。子虞勃，過江向元帝上《江表傳》，詔令保存在秘書閣。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

司馬彪字紹統，是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

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

過繼給宣帝弟司馬敏。從小好學不倦，但好色而品德低下，受到司馬睦的責備，所以没能成爲繼承人，雖然名義上是過繼，實際上是取消他的繼承權。司馬彪從此不與人交往，而專心學習研究，所以能博覽群書，完成了編纂之事。開始授騎都尉。泰始年間，任秘書郎，轉任丞。注解《莊子》，撰寫《九州春秋》。認爲“先王設史官以記載時事，記録善惡作爲懲勸，取教化的精要。因此《春秋》不够完善，孔子進行整理；《詩經》混亂，師摯進行整理。前代哲人難道是喜歡麻煩嗎？也是出於不得已。漢氏中興，止於建安年間，忠臣義士也著稱於世，然而當時没有好史官，記載叙述很煩雜，雖然譙周已經作了删除，但還不够完善，從安、順以下，丢缺的事很多”。司馬彪評論各種書籍，搜集見聞，從世祖開始，止於孝獻帝，編年二百，記録十二位皇帝，貫通綜合上下，旁及各種事務，作紀、志、傳共八十篇，名爲《續漢書》。泰始初年，武帝親自在南郊祭天，司馬彪上疏議論，他的話記録在《郊祀志》中。後來授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去世，終年六十多歲。

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當初，譙周認爲司馬遷《史記》記述周、秦以前的事情，有的采用了俗語百家之言，不是專門依據經典，於是譙周作《古史考》二十五篇，全部依據古代經典，以糾正司馬遷的錯誤。司馬彪又認爲譙周還不够盡善盡美，列舉《古史考》中一共一百二十二件事有誤，他大多是依據《汲冢紀年》中的記載，他的看法也流傳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晋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

王隱字處叔，是陳郡陳人。世代貧寒。父王銓是歷陽令，從小好學，有著述之志，常暗自記録晋時事以及功臣事迹，没有完成而去世。王隱以儒家的品德而自守，不交結權貴作靠山，博學多聞，繼承了父親的遺業，對西都舊事作了很多詳盡的探究。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

建興年間，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對他很器重。祖納喜歡下棋，王隱常常勸阻他。祖納説：“姑且用來解憂罷了。”王隱説：“古人碰上好的時代，就以功業來實現自己的志向；未

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没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無聞，《易》稱自强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

碰上好的時代，就用言論來發揮自己的才學，所以不管世道是盛是衰都不困頓。現今晉没有史書，天下大亂，舊事都散失了，史書不是普通人所編纂得了的。君從小生長在五都，在四方游歷爲官，華夷成敗各種事情都有所見聞，爲什麽不酌量記述下來呢？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還能流行於世，死而不朽。與他們同時代的，人才難道還少嗎？却都默默無聞，就是因爲没有著述呀。所以君子討厭到死時還默默無聞，《易》提倡自强不息，何况國史能知道得失的踪迹，何必要用下棋來解憂呢？”祖納嘆息説：“不是我認爲你的道理不對，而是我的能力不够。”於是上疏推薦王隱。元帝認爲創立基業事務繁多，還顧不上史官的事，就擱置起來未作答覆。

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太興初年，法令制度逐漸完備，就召王隱及郭璞同任著作郎，讓他們編纂晉史。參預平定王敦有功，賜爵平陵鄉侯。當時著作郎虞預私自編撰《晉書》，可是他生長於東南，不瞭解中原之事，多次拜訪王隱，并借了王隱著的書私下抄録，見聞漸漸廣泛。此後又忌恨王隱，表現在言談臉色上。虞預出身豪門，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排斥王隱，王隱最終因被誹謗而免官，黜退回家。家貧没有財力物力，不能撰書，就去武昌依附征西將軍庾亮。庾亮給他提供紙筆，書得以寫成，到朝廷獻上。王隱雖然喜歡著述，可是文筆粗鄙拙劣，錯雜紛亂没有條理。他的書中有次序的部分，都是他父親寫的；次序混亂意義不明的部分，是他自己寫的。七十多歲時，在家中去世。

王瑚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宫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王隱兄王瑚，字處仲。從小注重勇武氣節，成都王司馬穎向洛進兵時，以他爲冠軍參軍，積累了功勞，多次遷任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一同屯兵於大司馬門，以護衛皇宫。這時上官巳縱行暴虐，王瑚與滿奮等一起打算除掉他，反而被他殺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

虞預字叔寧，是徵士虞喜之弟，本名茂，犯

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

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

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

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烟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

明穆皇后母諱，所以改名。虞預十二歲死了父親，從小好學，有才華。餘姚地方風俗，多結成朋黨，同族之人共同推薦虞預爲縣功曹，想讓他改變濁穢。虞預寫信給他的堂叔父說："近來聽說諸君要我入官任職，那就應獻身忘己，當實實在在地幹事，不能徒有其名。然而我卑下愚蠢，思慮過多。邪黨互相觀望，各種人蜂擁而至，一旦有差失，就群起而攻之。極微小的過失也會釀成大的差錯，這是古人的明誡，也是我最擔心的。"最後就像虞預說的，不到半年，他就被斥退了。

太守庾琛以他爲主簿，虞預上書陳述政務的失誤，說："戰亂以來，賦役繁多，再加上荒年，百姓失業，這是減輕賦役，寬緩刑罰的時候。近來縣中官長調動頻繁，送舊迎新，在道路上交錯。受迎的人惟恐車船不多，被送的人祇恨吏卒太少。窮奢耗費叫忠義，省煩從簡叫薄俗，互相仿效，漫延開來不可制止，雖然有正常的規定，但没有誰肯遵循。再加上道路不安全，到處耽擱，送行的超過一年，長時間耽誤農耕之業。一個人不耕種，十個人没有飯吃，何况動用上百人，危害不小。我認爲應當命令屬縣，如果令、尉去官者，使用的車船吏役侍從都要詳細開列出來，到任的應當依制度減省，使公私都恰當。又現在所管理的政務頭緒很多，動輒加重制裁，每次有特急的事務，就設立督郵。到現在總計共有三十多人，使用的車船吏卒侍從都要從官府派出，更加無法承受，也應當減少，嚴格防止超過。"庾琛很贊賞他的意見，立即施行。太守紀瞻到任，虞預又任主簿，轉任功曹史。舉察爲孝廉，未到任。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推薦虞預，召入任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喪，服喪期滿，任佐著作郎。

太興二年，天大旱，詔令尋求直言諫諍之士。虞預上書勸諫說：

大晉承受天命，到現在已五十多年。自從元康以來，王者的德行開始闕失，戎狄進犯中原，宗廟被燒爲灰燼，大地上没有人烟之氣，華夏没有丁壯之人，自從開天闢地以

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兹者也。

來，書籍所載，天下大亂也没有現在這樣厲害。

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仇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岩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

陛下以至高無上的道德先覺，高超出衆遠見卓識，鎮守東南，聲威教化遠播，上天垂愛，人神共助，雖然説是中興，其實是受天之命，即使是少康、宣王也不足以用來相比。然而《南風》之歌可以稱道，衰頽的風氣却没有改變，是什麽原因呢？臣愚意認爲治國的關鍵在於得到人才，得到人才的方法在於提拔薦舉。衹要是可用的人才，無論是仇人還是卑賤之人，都必須推舉。高宗、文王思賢顯夢，提拔隱居之士爲宰相，載回垂釣之人立爲師。下到列國，也有這樣的事，所以燕國崇敬郭隗而賢士爭先恐後來到，魏國尊敬段干木而秦兵退避。現在天下雖然破敗，人才雖然很少，但即使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也必然有忠誠信實之人，世上不缺乏良才，尋求就可以得到。可是聘問之禮没有送到賢士隱居之處，迎接賢者的車子停着没有駛出，這是博大深遠的教化不能推行，和樂升平不能實現的原因。

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

虞預認爲寇賊還未平定，應當尋求良將，又上疏説：

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吕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説，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脱。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

臣知道在太平的時代，其教化以文爲先，治亂的時候，没有武就不能成功。所以牧野之戰時，吕望手持斧鉞；淮夷作亂時，召公受命親征；玁狁凶暴，衛、霍長驅直入。所以陰陽如果不和，就提拔士人爲宰相；三軍作戰不利，就提拔士卒爲將軍。漢高祖平定天下之後，還想得到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帝常思鉅鹿之戰，馮唐進言，就恢復了魏尚的郡守之職。《詩》中説“赳赳武夫，是公侯的屏障”，忠勇的輔佐之臣，怎麽能忽視呢！何況現在中原荒蕪破敗，百無一存，州郡的長官不是戎貊之人，就是僥幸漏網的寇賊。陛下登基，恩威遠揚於四方，所以就讓這些人改惡從善。然而這種狼子獸心之人，本性輕薄易變，再加上羯虜還没有消滅，更使他們難以安心。周撫、陳川相繼

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

背叛；徐龕驕横狡詐，無所顧忌，縱兵侵掠，罪惡已經昭著。

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吴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詻之群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奬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覩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

從前葛伯違禮，湯贈給他祭祀用的牛羊；吴王濞失禮，孝文帝賜給他几案和拐杖，惡行成罪，纔加以懲處。徐龕這樣的小醜，不值得去消滅。然而時刻提防出現意想不到的情况，這是古代的善教，何况還有值得憂慮的事情，可以不作防備嗎？預防的辦法，就是要有好的將才。如果將帥不讀書，就難以抗拒敵人。壽春無人鎮守，祖逖孤立無援，前面有强敵，後面没有繼援，即使很有智謀和實力，也不能持久。希望陛下向群公咨詢，從衆人中廣泛選拔。如果承當重任的人才，確實與他們的官職相稱，那就應當勉勵他們，使他們爲國家效命。地位卑賤的雜吏，如果有可取之處，應當厚加優待，是以讓他們捨己爲國。從前英布受到怠慢，憤而想要自殺，出來看到給他提供的吃、住、隨從等，然後纔肯效力。禮遇的恩寵，可以不隆盛嗎！

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厠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

我清楚山河不是塵露能補益的，神明的思慮也不是愚陋之人所能測度的；然而匹夫寡婦尚且有憂國之言，何况臣得以居於朝廷的末位，是身受官職的人呢！

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

轉任琅邪國常侍，遷任秘書丞、著作郎。

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

咸和初年，夏季天旱，詔令衆官各自陳述求雨的意見。虞預議論道：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决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

臣聽説天道貴於信實，地道貴於真誠。信實真誠，就是天地生育萬物，帝王保護治理百姓的根本。因此殺戮攻伐如雷電，推行恩澤如雲雨。刑罰的關鍵在於有信，慶賞貴在平均。臣聽説最近以來，刑罰變得繁多，有權勢的人廣爲請托説情，以拖延時間；没有靠山的人就被嚴刑拷打，判處重罪。因此百姓哀號，破壞了和睦融洽。臣認爲罪行輕微者，應當抓緊判决發落，犯了死罪的重囚，再核實案情。寬緩或停止各種徭役，務必實行節儉，磨練朝廷官員，使他們都知道

礪朝臣，使各知禁。

禁戒。

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

老牛不作祭祀的供品，是禮法中的常規。但是近來衆官任職或餞别，互相攀比排場，屠殺牛犢，動輒就是十幾條，放縱酗酒，没有一點節制，傷財敗俗，造成很大的浪費。

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暗，言不足采。

從前殷太戊修養德行以消除桑穀的凶兆，宋景公用善言祛除了熒惑星的災難，楚國没有災禍，莊王感到擔心。有大德的君王，并不一定没有過失，用誠信順理來應對，上天就會保祐他。臣學識淺陋，説的話不值得采用。

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

跟隨平定王含，賜爵爲西鄉侯。蘇峻作亂，虞預事先休假歸家，太守王舒請他爲諮議參軍。蘇峻平定後，進爵爲平康縣侯，改任散騎侍郎，著作郎如舊。授散騎常侍，仍然領著作郎。因年老退休，在家中去世。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虚，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晋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録》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虞預很愛好經史，討厭玄虚，他論阮籍赤裸身體，與伊川披髮之人相比，因此胡虜遍於中原，認爲超過了周衰微之時。他著有《晋書》四十多卷、《會稽典録》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都流傳於世。他寫的詩賦碑誄論難有幾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

孫盛字安國，是太原中都人。祖父孫楚，是馮翊太守。父孫恂，是潁川太守。孫恂在郡中遭遇賊人，被殺害。孫盛十歲時，爲避難渡江。到長大後，很博學，善論名理。當時殷浩享有名聲，能够在論説上跟他相抗衡的，衹有孫盛。孫盛曾經到殷浩處談論，相對而食，揮舞毛撣子，毛都落到飯中，飯食冷了又熱好幾次，直到天黑也忘了進餐，最終没有定論。孫盛又著有醫卜以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殷浩等也最終没有辦法駁倒他，因此知名。

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

最初任佐著作郎，因家貧窮母親年老，請求治理小邑，外任補授瀏陽令。太守陶侃請他爲參軍。庾亮代替陶侃後，舉薦他爲征西主簿，轉任參軍。當時丞相王導執政，庾亮以長舅的身份居外，南蠻校尉陶稱從中挑撥離間，王導和庾亮互

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内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温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吴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温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温得盛箋，復遣從事重案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

相猜疑。孫盛私下勸諫庾亮説："王公神情開朗豁達，常有超脱塵世的情懷，豈肯做俗人的事！這一定是奸詐邪惡的人想要離間内外。"庾亮聽取了他的意見。庾翼代替庾亮後，任孫盛爲安西諮議參軍，不久改任廷尉正。正碰上桓温代替庾翼，留孫盛爲參軍，跟他一起討伐蜀。軍隊進駐彭模，桓温自己率輕兵入蜀。孫盛率老弱輜重在後面，有數千賊軍忽然來到，衆人都很驚恐。孫盛部署諸將，全力抗敵，很快就把賊軍擊敗逃跑。蜀平定後，賜爵爲安懷縣侯，升任至桓温從事中郎。跟隨入關平洛，因功進封爲吴昌縣侯，外任補授長沙太守。因爲家貧，頗能撈取錢財，部從事到郡中發現了他的行徑，因佩服他的名氣而不彈劾他。孫盛給桓温寫信，信中辭意放肆，説州中派遣從事來考察政績民情，進没有威鳳來臨的威儀，退没有鷹鸇搏擊之效，在湘川徘徊，將成爲怪鳥。桓温收到孫盛的信後，又派從事重新查辦，贓款贓物很多，用囚車把孫盛押解到州，又放了他不治罪。多次升任至秘書監，加給事中。七十二歲去世。

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删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孫盛好學不倦，從小到老，手不釋卷。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還寫了詩賦論難幾十篇。《晉陽秋》詞氣直而理正，人們都稱之爲良史。不久後桓温看到了，生氣地對孫盛之子説："枋頭原是失利，何至於如尊君所説那樣！如果這部史書流傳，自然要牽涉君一家。"其子急忙叩拜謝罪，説是請父親删改。當時孫盛年老退休在家，性情方正嚴格有法度，雖然子孫年紀都大了，家教却更嚴。到這時，諸子就一起號哭磕頭，請求他爲一家百口着想。孫盛大怒。諸子就給他改了。孫盛抄寫了兩個定本，寄給慕容儁。太元年間，孝武帝廣泛徵求異聞，纔在遼東得到這本書，用來相互考校，很多地方不相同，這本書於是存有兩個版本。子孫潛、孫放。

孫潛　孫放

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孫潛字齊由，是豫章太守。殷仲堪征討王國寶時，孫潛正在郡中，殷仲堪逼他任諮議參軍，他堅辭不就，因憂慮而去世。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孫放字齊莊，從小人稱聰慧。七八歲時，在荆州，與父親一起跟隨庾亮打獵，庾亮對他說："君也來了嗎?"他應聲回答説："無論是大是小，隨公遠行。"庾亮又問："想要齊什麽莊呢?"孫放説："要齊莊周。"庾亮説："不仰慕仲尼嗎?"回答説："仲尼生而知之，不是企望所能達到的。"庾亮覺得非常奇異，説："王輔嗣也不能超過他。"庾翼之子爰客曾經等候孫盛，看見了孫放，就問他説："安國在哪裏?"孫放説："在庾稚恭家。"爰客大笑，説："諸孫太盛，竟然有這樣的兒子！"孫放説："不如諸庾那麽翼翼。"過後對人説："我是重復叫了他父親。"死時爲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吴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楊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佐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内侯。

干寶字令升，是新蔡人。祖父干統，是吴奮武將軍、都亭侯。父干瑩，是丹楊丞。干寶從小勤學，博覽書史，憑才能召入爲佐著作郎。平定杜弢有功，賜爵爲關内侯。

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勛，等踪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勛，務以實録，爲後代之凖，厭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晋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剛開始中興時，没有設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説："帝王的事迹，全都需要記載，成爲好的典章法度，永遠流傳。宣皇帝肅清平定四海，武皇帝承受魏讓給的帝位，至高無上的功德，與古代聖人齊同，可是王府中没有他們的紀傳，樂曲中没有正統的音樂。陛下聖明，正逢中興盛世，應當建立國史，編纂帝紀，上傳布祖宗的業績，下記載輔佐之臣的功勛，一定要實録，作爲後代的凖則，滿足天下人的願望，使人神都喜悦，這確實是太平盛世中最美的事情，帝王的偉大基業。應當設置史官，吩咐佐著作郎干寶等開始編纂。"元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干寶開始暫修國史。因爲家貧，請求補授山陰令，遷任始安太守。王導請他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晋紀》，從宣帝到愍帝五十三年，共二十卷，奏給皇上。這本書簡略，直而能婉，人們都稱是良史。

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

生來愛好陰陽術數，關注京房、夏侯勝等人的傳。干寶的父親起先有寵愛的侍女，他母親很妒嫉，到他父親死後，他母親把這個侍女活活地

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采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

推進墓中。干寶兄弟年幼，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後來過了十幾年，他母親死了，打開父親的墓，這個侍女伏在棺材上像活的一樣，用車把她載回家，過了一天蘇醒。説他父親常取飲食給她，恩愛如同活着時一樣，在家中遇有吉凶之事就説出來，事後對證都很靈驗，在地下也不覺得不好。後來把她嫁出去了，還生了兒子。還有，干寶之兄曾經病得斷了氣，好幾天身體都不僵硬，後來蘇醒了，説是見到天地間的鬼神之事，就像做了個夢，不知道自己死了一回。因此干寶就搜集古往今來神怪靈異及人物變化等事，寫了一本書叫《搜神記》，一共三十卷。拿給劉惔看，劉惔説："你真可謂是鬼神的董狐。"干寶廣泛采集了各種不同的傳説，於是混合虛實，就作了序表明自己的想法説：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説，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兹，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

即使是從典籍中考察從前的史實，在當時收集遺逸之事，大概也不是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又怎麽敢説没有一點失實呢？衛朔失掉國家，兩個傳的説法不同；吕望輔佐周朝，子長有兩種説法，像這一類的事，常常是有的。從這看來，見聞的確難以統一，由來已久了。那些記載國家之間互相通報禍福的確定之辭，依據國史寫出的典籍尚且如此，何況向前記述千載之前的事，記載遥遠之外的不同風俗，從殘缺的破紙堆中尋找隻言片語，向故舊老人訪問過去的事，想要使記下來的事迹和言論全都一致没有分歧，然後纔算真實可靠，這固然也是前代史家的不足之處。然而國家并不廢除史官，讀書人也不廢止誦覽的學業，這難道不是因爲典籍中的錯誤畢竟是小，而保留下來的東西很宏大嗎？現在我搜集的這些東西，如果是見於前代之書的，那麽就不是我的罪過。如果是采集諮訪近代之事，倘若有錯誤，我也願意給前代賢者分擔批評。至於我的著述，也足以證明神道之事不是假的。

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説而已。幸將來好

衆人之言百家之説不可能盡覽，耳朵眼睛接觸到的東西不可能全部記載，現粗略地摘取一些，足以演繹八略的宗旨，成就我微

事之士録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末的淺説罷了。希望將來有愛好這種東西的人采用其中的主旨，值得他們留心觀看而不加以指責。

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干寶又著《春秋左氏義外傳》，注解《周易》、《周官》共數十篇，以及各種文集都流傳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并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别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

鄧粲是長沙人。少年時就因高潔而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志同道合交往親密，都不應州郡的聘任。荆州刺史桓冲用厚禮恭敬地聘請鄧粲任别駕，鄧粲欣賞他好賢的態度，就應召出來任職。劉驎之、劉尚公對他説："卿道德學問深廣，深得衆人尊敬，突然改變節操，確實令人失望。"鄧粲笑着回答説："足下真可謂是有志於隱居却不懂得隱居的真正涵義。隱居之道，在朝廷也可以隱居，在街市也可以隱居。隱居本來是由我自己決定的，不是外物所能決定的。"劉尚公等没有辦法説服他，然而鄧粲的聲譽也因此減掉了一半。後來患脚疾，不能參加朝拜，請求辭職，不答應，讓他躺着處理公務。後來因爲病重，請求退休，得到同意。

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并行於世。

鄧粲因爲父親鄧騫有忠信之言而不被世人所知，就撰《元明紀》十篇，注解《老子》，都流行於世。

謝沈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并不就。會稽内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毁，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

謝沈字行思，是會稽山陰人。曾祖謝斐是吴豫章太守。父謝秀是吴翼正都尉。謝沈自幼喪父，服侍母親最爲孝敬，博學多識，通曉經史。郡中命爲主簿、功曹，察舉爲孝廉，太尉郗鑒聘請，都不就任。會稽内史何充舉薦他爲參軍，因母親年老而去職。平西將軍庾亮授任他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授任他爲參軍，都不就職。閑居奉養母親，不參與世間之事，耕種之暇鑽研典籍。康帝即位後，朝廷議論認爲祖先的宗廟交替毁壞，就徵召他爲太學博士，以備咨詢疑惑之事。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任尚書度支郎。

何充、庾冰并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晋書》三十餘卷。會卒，

何充、庾冰都稱謝沈有良史之才，改任著作郎，撰寫《晋書》三十多卷。去世，終年五十二

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歲。謝沈先著有《後漢書》一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他的著述和詩賦文論都流行於世。他的才學說是在虞預之上。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

習鑿齒字彥威，是襄陽人。家族富裕强盛，世代爲鄉中豪門。習鑿齒從小有志氣，博學多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徵聘他爲從事，江夏相袁喬很器重他，多次向桓溫稱贊他的才能，轉任西曹主簿，很得桓溫親遇。

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説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如此，决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悦，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干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别。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當時桓溫有舉大事之志，有一次追上一個懂得天文的蜀人回來，連夜拉着他的手問他國家命運的長短。回答説："世代祭祀來日方長。"桓溫懷疑他有不便説的話，就托詞説："如君所説，豈止是我一個人的福氣，更是百姓有幸。然而今天君衹管盡言，一定會有小小的厄運，也應該説出來。"這個占星人説："太微、紫微、文昌三垣的氣候這樣，决没有憂慮。到五十年之後就不知道了。"桓溫不高興，就作罷。過了一天，送了一匹絹、五千文錢給他。這個占星人急忙跑到習鑿齒那裏説："我家在益州，受命遠下，現在讓我自殺，我的骸骨没辦法送回家鄉。因爲你仁義厚道，請爲我買棺木立碑碣。"習鑿齒問其中的原故，占星人説："賜一匹絹，是讓我自殺，賜五千錢，是用來買棺木的。"習鑿齒説："你差點誤死，你曾經聽説過占星有不能驗證的説法嗎？這是用絹跟你開玩笑，用錢給你做路費，這是讓你離去呀。"占星人大喜，天一亮就去向桓溫告别。桓溫問他離去的意思，他就用習鑿齒的話回答。桓溫笑着説："習鑿齒擔心你誤死，你一定誤活。然而三十年白讀儒家書，不如一次拜訪習主簿。"

累遷别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户曹參

多次升官至别駕。桓溫出征時，習鑿齒有時隨從有時留守，他擔任的職務，都很重要，處理事務有政績，善於寫公文論議，桓溫很器重他。當時的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都跟他友好，後來出使到京都，簡文帝也很器重他。回來後，桓溫問他説："你看君王怎麽樣？"回答説："是我平生所没見過的。"因此大大違逆了桓溫的意

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

思，降職爲户曹參軍。當時有和尚釋道安，善辯有大才，從北方到荆州，剛開始和習鑿齒相見。釋道安説："彌天釋道安。"習鑿齒説："四海習鑿齒。"當時人都認爲是佳對。

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别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

當初，習鑿齒與他的兩個舅舅羅崇、羅友都是州從事。到他升任别駕，因爲坐次超越其舅之上，多次陳述請求。桓温後來怒氣已盛，就破格提拔他的兩個舅舅，相繼當襄陽都督，外任習鑿齒爲滎陽太守。

温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

桓温弟桓祕也有才氣，和習鑿齒相友善。習鑿齒罷郡職回鄉後，給桓祕寫信説：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我於去年五月三日來到襄陽，滿目悲涼，没有一點歡樂，悲痛之事，本來也不是信中的話所能表達清楚的。每次去給家舅問安，從北門進，西望隆中，就想起卧龍的咏誦；東望白沙，就思念鳳雛的清聲；北臨樊墟，心存鄧老的高潔；南顧城區，懷念羊公的風采；放眼檀溪，就想起崔、徐的友情；肆目魚梁，就追思二德的超逸，未嘗不久久地徘徊，惆悵極多，騎乘躊躇，慨然落淚。至於魏武設酒的地方，孫堅斃命的處所，裴、杜的故居，繁、王的舊宅，遺迹尚存，星列滿目。卑微的常人，庸碌的凡士，哪裏足以使寸心有所感觸呢！

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并爲景升乎！

芬芳的香氣起於椒蘭，清脆的響聲發自美玉。有治國之才而作輔佐者，必定留傳下值得光大的餘風；高尚而超逸的人，必定有高超的遺事。像以前八君子，千載之後也還會使人想起他們的爲人，何况現在相隔并不遠呢！彼一時此一時啊，怎麽就能知道今天的人才不如從前呢？百年之後，我和足下不就都是景升嗎！

其風期俊邁如此。

他的風度品格就是這樣優異卓越。

是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晋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晋，尚爲篡逆，

當時桓温有非分的企圖，習鑿齒在郡中，撰寫《漢晋春秋》來制止他。起於漢光武帝，終於晋愍帝。書中對於三國之時，蜀是漢宗室正統，魏雖然受漢之帝位又禪讓帝位於晋，還是作爲篡

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

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悦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吴，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絶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

"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

國叛逆，到文帝平定蜀，纔算漢亡而晉興。引用世祖名司馬炎受漢禪讓帝位，表明天意不能靠勢力而强迫。共五十四卷。後來因脚疾，被廢職而回家。

到襄陽被苻堅攻陷，苻堅早就知道他的名望，與釋道安一起乘車把他請來。見面後，與他交談，非常高興，饋贈豐厚。又因爲他有脚疾，就給各地長官寫信說："從前晉氏平定吴，得力於二陸；現在攻破漢南，得到一個半名士。"不久因脚疾回襄陽。不久襄、鄧重新回歸晉，朝廷想徵召習鑿齒，讓他主持國史，正碰上他去世，未成。臨終時上疏說：

臣常認爲皇晉應越過魏而繼承漢，不應當以魏的後代爲三恪以示敬重。臣地位微賤官職卑下，無路表達我的想法，心中懷着這種愚情三十多年。現在身患重病，性命難保，我的這種情懷，就將與我的身體一同朽爛，誠摯的心意，深感到痛惜，謹勉力撰寫一篇論，抄寫奉上如下。願陛下考求古義，探求常理之外，超然遠瞻，不因爲臣地位微賤而不理睬我說的話。論道：

有人問："魏武帝功蓋中原，文帝受禪於漢，而你却說漢亡後有晉，這種說法難道是有道理的嗎？而且魏被廢，晉的國運也出了問題，作爲晉的臣子難道能相提并論嗎？"

回答說："這正是尊晉的表現。衹是絶唱合拍，不是常人的耳朵所能聽懂的，見解不同心思相異，雖然美妙超倫也無人知道，請讓我爲你說一說。

"從前漢氏失控，九州殘破分裂，三國乘機興起，鼎立數代，戰亂不休，流血百年，雖然各自的疆域都得到治理，可是實際上還是屬於亂。宣皇帝當時被强勢所迫，受制於魏，屈居人下以順時，被迫參加征戰，韜晦隱迹，如龍潛入深水，俯首恭立，小心謹慎，政見有不被接納的艱難，親身經歷嚴重的危險，真可謂是險而又險！魏武死後，纔免去了大難，開始南擒孟達，東邊蕩平海

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吴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岳，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静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晋承魏，比義唐、虞，自托純臣，豈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静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没於戰國，何况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

“若以晋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吴、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絶。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

角，西邊抑制强蜀，回過身來安撫中原，摧毁吴人入侵的鋒芒，掃平曹爽忌恨的黨徒，培植美好的根基以占據中原，樹立大批的人才以輔佐子弟，治理國家的志向得以實現，非同尋常的功業也得到鞏固。景、文繼承，神武冠世，能征伐不歸順者，以建立大功，席捲梁、益，急征西方極遠之地，功達皇天，勛同古聖，功高國强，所以能昭明顯赫。到了武皇，就吞并了强吴，統一天下，廓清四海，與兩漢相同。除去三國的大害，平定漢末的紛爭，蕩滌九州的昏暗，奠定千載大功的人，都是司馬氏。而推崇魏繼漢，以晋繼魏，比之於唐、虞，自稱是忠誠之臣，難道不很痛惜嗎！

“現在如果認爲魏有一代君王的德威，但它的道行不足；有平定戰亂的功績，但又有孫、劉鼎立。道行不足就不能説控制了當時的局勢，當時的局勢未被魏控制，那麽魏就未曾成爲天下之主；既然曹的王道不足，那麽曹就從未有一天成爲王。從前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平定華夏，統治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獨攬天下，尚且不被排列在帝王之中，在戰國中滅亡，何况暫時控制幾州之地的人，權力僅在境内實行而已，就可以推爲一代君王了嗎！

“如果因爲晋曾經事魏，擔心損害皇帝的大德，拘泥看重禪授的名義，認爲不能割裂，那麽這是很大的迷惑。爲什麽呢？隗囂占據隴，公孫稱帝於蜀，蜀、隴地方的人雖然服從他們的役使，但從大義的角度來看，他們有什麽呢！而且吴、楚僭稱王號，周室未滅亡，子文、延陵不被貶黜滅絶。宣皇帝在魏任職，是由於性命有危險，不是因爲擇主而事，對於美德并無損害，禪讓取代的道理，與堯、舜不同，根據事實確定名義，在後代必然彰著，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事情怎麽能掩飾得了！肯定空虚的魏而委屈自己，豈如仗義而貶魏呢！有治國之才的人以正理

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

處事，藉助機遇，必然身兼義勇。宣皇帝祖先在漢立功，世代勞苦功高，報國之情也很深切。魏武越過次序，志在傾覆主上，没有積累善德，其形勢險得如履薄冰，宣帝幫助他，情義何等深厚！雖然在當年迫於形勢而屈服，他的用意在子孫後代，壓抑心意保全自身，憤慨地居於下位，并不是從道義上甘心臣服，有忠篤之臣的節概，盡心效力於曹氏，捨棄了自己的救世的功業。

“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吴、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吴、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勛累功，静亂寧衆，數之所録，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吴、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

“成就功業的人，依靠的是自己的作爲，不靠所憑藉的其他東西；建立功勛的人説自己的作用，不説其原由。因此漢高祖受命於懷王，劉氏乘秦滅亡的機會，超越兩個非法之人而向上繼承，不談眼前的事計算功績，考求金、木、水、火、土五德於大典，不疑道於暴政，劉季没有繼承楚的名號，漢氏繼承了周的事業，這取得很好，而自己的德行也很高尚。天下之事可以藉用古代的事來説明今天的事，確定了從前的事足以作爲未來之事的證明。在陽秋之時，吴、楚兩國都是冒用帝號之王，如果楚莊王推讓出鄢郢來尊奉有德之王，闔閭以三江之地奉擁賢明之君，賢明之君、有德之主或由此而順應天命，或據有基業而建都於此，他必定會把自己跟周室聯係上，不推奉吴、楚作爲前朝，這是很明顯的。何況積勛累功，平定戰亂安撫衆人，歷數的記載，衆人的幫助，不憑藉燕噲的禮讓，不依賴握有的力量，縱横於朝廷，吴、蜀雙亡，氣運不好達二紀之久而平定天下，降服了魏武没有降服的，掃蕩了幾世不能掃除的呢！

“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順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暗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俯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慚，何與

“自從漢末動蕩五六十年，吴、魏違背正道而强，蜀人扶持正道而弱，三家不能統一，萬民長期無主。那些有平定天下的大功，受天下之人推崇的，有什麽能比得上受到愚昧之人的崇敬，得到卑微之人的尊敬呢？與天相配而稱帝，與三代并駕齊驅，這能和向曹氏俯首，敬畏而不敢正立相比嗎？依據情勢權衡實際，取之而無愧，與詭詐行

詭事而托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虚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

事而托僞名，給將來開啓禍亂怎能相比！因此從故舊之恩來看可以封賜魏的後人，但不宜列於三恪之位。以晉繼承漢，功勛確實明顯，名正事當，情理相合，又何必要虚尊不正之魏而損害我們順應天命的大道呢！

"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静亂之功者，蓋勛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慚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

"從前周人贊頌祖宗的大德，追述滅商的功績；仲尼明白大孝的道理，大爲稱贊與天相配的義舉。然而后稷勤於職守，追述先人的功業并不是爲了滅商，與司馬氏在曹家做官，三位先輩托身於魏世不同。再説魏本身爲君之道不正，那麽三位先輩做魏臣之名就不符。名不符，就利用機會運籌謀略；道不正，所以君臣的忠節也不同。弘揚正道而不以輔佐魏没有叛逆篡取的嫌疑，安坐不勞苦征戰而有平定戰亂之功的人，其勛勞足以君臨四海，其理義可以登天位，雖然德行還不及有周，但魏的道行與殷商也不同，就是這個道理。

"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如果您不懷疑共工不能算作帝王，不反對漢繼承周而不繼承秦，怎麽對魏還如此頑固不化？想要尊崇君主而不懂得用堯、舜之道來推求，想要提高國家的地位却把國家置於不勝的境地，這難道是君子的道義？如果還是没有醒悟，就到此爲止罷。"

子辟强，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其子習辟强，才學有父親的遺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兖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内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

徐廣字野民，是東莞姑幕人，侍中徐邈的弟弟。他家世代好學，到徐廣時尤其精粹純正，諸子百家和術數無不研讀。謝玄在兖州時，聘他爲從事。譙王司馬恬當鎮北將軍時，補參軍。孝武帝時，授秘書郎，在秘書省主持校勘書籍。增設省職時，轉任員外散騎侍郎，仍然領校書。尚書令王珣對他深爲敬重，推薦他任祠部郎。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當時録尚書，想得到百官的尊敬，使朝廷内外順服，讓徐廣爲議，徐廣常覺得自愧。司馬元顯薦舉他爲中軍參軍，升任領軍長

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晋、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敕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晋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

史。桓玄輔政時，任他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年，奉詔編撰車輿禮服制度，授鎮軍諮議，領記室，封爲樂成侯，轉任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言："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晋、鄭的史官著《乘志》，魯國的史官著《春秋》。自從聖朝以來有作《中興記》的，美好的風尚、帝王的法典，都記載在史書中。而從太和以來，經歷了三位皇帝，清静無爲的教化、聖明的業績，突然都成了很久遠的事情。臣等思量，應當詔令著作郎徐廣把這些編成國史。"於是詔令徐廣編撰。升任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任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十二年，編撰成《晋紀》，共四十六卷，表章奏上。請求解除史職，不被允許。改任秘書監。

初，桓玄篡位，帝出宫，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當初，桓玄篡位，皇帝出宫，徐廣陪同在旁，悲傷感動左右之人。到劉裕承受帝位，恭帝退位，徐廣獨自傷感，涕淚交流。謝晦看見了，對他説："徐公不會有什麽小過罷。"徐廣擦掉眼淚説："君是宋朝開創之臣，我是晋室遺老，憂喜之事本來就不可同日而言。"接着又哽咽。於是請求退休，返回故鄉。性情喜好讀書，到老不倦。七十四歲時，在家中去世。徐廣的《答禮問》流傳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没，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

史臣曰：古代的君王都設有史官，昭明法規訓令，没有比這更便利的了。至於探究事情的始末，約束性情，言辭委婉而清楚，義理清晰而明白，然後就可以獲得君王的殊遇，作爲萬世的典範。丘明已死，班、馬交替出現，在西京揮動巨筆，在東觀馳騁直詞。從那時以來，確實精明强幹，可以繼承光大古代典籍的，陳壽可以算一個。江、漢出英傑，確實是這樣。允源是將帥之子，專注於古代典籍；紹統是近親藩王的後代，精研典籍：都能够綜合整理遺文，流傳而不朽，難道是必能傳承家業，將據有祖先的事業！處叔執着，勵精於著述，但文章混亂粗雜，很不可觀。叔寧見聞太少，剽竊王氏，雖然也成爲一家之説，不值得推崇。令升、安國有良史的才能，

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沈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床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迹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勵節，摛辭綜理。王恧雅才，虞慚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册，共傳遥祀。

而他們的著作可惜不是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要衰落了。鄧粲、謝沈效法前史，在高堂大屋之下，寬大舒適的坐席之上，他們的奇詞異義，很少受人贊賞。習氏、徐公都是史家，他們彰善癉惡，作爲懲戒和勉勵。蹈忠履正，是忠貞之人的想法；背義圖榮，君子不贊成。彥威淪陷於敵寇，在敵境内逗留；野民遭逢改朝换代，爲舊朝哭泣。行不違言，徐廣做到了這一點。

贊曰：陳壽包含美質，高聳獨立。彪、溥砥礪節操，鋪陳文辭綜述義理。王使雅才羞愧，虞使惇史愧赧。干、孫揮墨，可與前賢比擬。鄧、謝從事著述，不記異端邪説。習也研精殫思，徐不是十全十美。都專注於著述，長期流傳。

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吴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别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内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

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

顧和字君孝，是侍中顧衆的同族兄弟之子。曾祖顧容，是吴荆州刺史。祖父顧相，是臨海太守。顧和兩歲喪父，童年就很有德操，同族之叔顧榮很器重他，説："這是我們家的麒麟，使我們家族興盛的，必定是此子。"當時同族之人顧球也有好名聲，任州别駕，顧榮對他説："你快走，君孝將要超過你了。"

王導任揚州時，徵用顧和爲從事。有一次，月初一當朝，還没入宫，車停在門外。周顗遇見他，顧和正在捉虱子，坦然不動。周顗走過去後，回過頭來指着顧和的心口説："這裏面有什麽？"顧和緩緩回答説："這裏面是最難測的地方。"周顗入宫，對王導説："卿的州吏中有一個股肱重臣之才。"王導也以爲然。有一次顧和去見王導，王導正困倦，説話間就睡着了。顧和想把他弄醒，於是對同座之人説："從前常聽族叔父元公説公協同輔佐中宗，保全江南。身體有小不適，令人焦慮。"王導醒了，對顧和説："卿資質優異出衆，機警有鋒芒，不僅是東南之美，實在是海内俊傑。"於是就知名了。不久王導派八部從事到衙署去，顧和作爲使者下去巡察回來，與其他部從事一同參見，諸從事都議論二千石官長的得失，衹有顧和不説話。王導問顧和："卿聽到了什麽？"回答説："明公爲輔弼之臣，寧可網漏吞舟，爲什麽要收集傳言，以苛察爲政呢？"王導對此非常贊嘆。

多次升遷任司徒掾。當時東海王司馬冲是長水校尉，精選僚屬，任沛國劉耽爲司馬，顧和爲主簿。永昌初年，任顧和爲司徒左曹掾。太

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别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晋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污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珠。"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内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勛，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

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敕喻，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絶，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徇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

寧初年，王敦請他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任揚州，請他任别駕，所任的職務都很著稱。遷任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他任長史，領晋陵太守。咸康初年，任御史中丞，向皇帝彈劾尚書左丞戴抗貪贓百萬，交法官議罪，又免了尚書傅玩、郎劉傭的官，百官都很怕他。遷任侍中。當初，中興東遷，舊的典章制度有許多闕失，皇帝的冕上的旒用翡翠珊瑚以及雜珠等裝飾。顧和奏道："舊冕有十二旒，都用玉珠，現在用雜珠等，不合於禮。如果不能用玉，可以用白璇珠。"於是成帝纔下令太常去改。在此之前，皇帝因保姆周氏有保護養育的功勞，想賜給她名號，朝廷内外都遵旨。祇有顧和上疏認爲"周氏保祐聖身，她的功勞没被遺忘，宅第供給等都與親屬相當，給予的恩澤已經過於隆厚了。如果賜給名號，史籍中没有明文記載。祇有漢靈帝封乳母趙嬈爲平氏君，但這是末代帝王的私恩，不是古代的好法規。再説君王的舉止必須記載下來，作爲典範準則。記下來而不效法，後代看什麽呢"？皇帝聽從了他。轉任吏部尚書，頻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

康帝即位後，將要祭祀南北郊，顧和認爲皇帝應當親行。皇帝聽從了，各項禮儀都躬行。顧和遷任尚書僕射，以母老爲由固辭，詔書告諭，特許他暮出朝還，他就是這樣受到厚待。不久朝廷上議論認爲尚書令之副不宜居宫禁之外，改拜爲銀青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不久，因母憂去職，服喪以孝聞名。練祭過後，衛將軍褚裒上疏推薦顧和，起任爲尚書令，派散騎郎傳旨。顧和每次受到催逼，都號咷慟絶，對親近之人説："古代有人脱去喪服去服從君命，大概是因爲才幹足以處理時務，所以不得不體恤國家順從大義。我在平常日子裏尚且不如别人，何况現在心中混亂，我用什麽來對事情有萬分之一的補益呢？祇足以顯示我輕孝忘道，招致不能盡孝道的議論。"皇帝又下詔説："政務繁忙，尚書令統管協調，可是缺職甚久，深以爲憂。從前先朝政道美好開明，華夏隆盛，山賈諸公都脱去喪服順

從時，不獲遂其情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應時務，不能滿足自己的感情和禮儀的要求。何况今日時局艱難超過歷代君王衰敗之時，尚書令喪禮已經過了祥練，怎麽能聽任不赴急迫之事而去滿足無際的孝情呢?”顧和十餘次上表疏，於是不出任職，服喪期滿，然後纔去處理職事。

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奸贓罪，入甲戌赦，聽自首减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奸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案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内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并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疏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

這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拘捕涇令陳幹并殺了他，主管官員認爲謝尚違反制度要處罰黜免他，詔令寬恕他。顧和再奏説：“謝尚先被判不法受賄罪，遇甲戌赦，准許自首免死。而謝尚最近上表説陳幹包藏奸猾之心，擅自拘捕行刑。陳幹所犯之事在郡，不是犯軍法，不由都督處置。謝尚受到親賢之人的舉薦，肩負文武重任，不能够爲國家自重自愛，公平地處置事務，心中有一點不滿意，就肆行威虐，使遠近怪愕，無不灰心。謝尚身爲外戚，按規定可以寬恕，手下的官員，應當依法處置。”謝尚是皇太后之舅，所以奏疏被擱置下來了。當時汝南王司馬統、江夏公衛崇都爲庶母服喪三年，顧和就奏道：“禮是用來規範事體促成教化的，所有當君王的無不崇尚正禮昭明根本，以求統一，這是人倫的綱紀，是不二之道。作爲後代，减損對父母的孝敬，强改天生的禀性，昭明至公的大義，减省禮節，在周代典籍中有記載。汝南王司馬統爲庶母守孝超過禮的規定，江夏公衛崇本是遠親，開國功臣的後代，最近喪母，又在守孝時行重禮，違反禮度，放縱私情。百姓贊許他的過度，議論者都不以爲不對，那麽政道由於不守禮而衰頹，典章制度由於容涵違逆而敗壞。如不糾正，就無法治理事物。可令太常讓他們都除去喪服。如不敬從王命，應當加以貶退。”詔書同意。顧和任職常提出意見以供采納，即使是權貴也不曲從迎合。

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

永和七年，因病重辭職，拜授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舊。當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追贈侍中、司空，謚號叫穆。

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左衛將軍。

其子顧淳，歷任尚書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涣之曾孫也。祖、父并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吕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楊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

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焕，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嘆；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

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静，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

袁瓌字山甫，是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袁涣的曾孫。祖、父都早死。袁瓌和其弟袁猷想事奉母親躲避禍亂，請求在江淮之間任縣職，拜授吕令，轉任江都，因而南渡。元帝任他爲丹楊令。中興王朝建立，拜授奉朝請，遷任治書御史。當時東海王司馬越的尸體已被石勒焚化，妃子裴氏請求招魂葬司馬越，朝廷感到有疑慮。袁瓌與博士傅純議論，認爲招魂葬指的是埋神，不能同意。皇帝認爲有道理，本來已同意裴氏的請求招魂葬司馬越，這時就下詔禁止。不久授任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舉薦他爲諮議參軍。不久任臨川太守。王敦被平定後，任鎮南將軍卞敦軍司。不久自請解職回到京都，到會稽游歷。蘇峻作亂時，與王舒共起義軍，因功封長合鄉侯，徵入補散騎常侍，調任大司農。不久任國子祭酒。没多久，加散騎常侍。

當時正當動亂之後，禮教衰頽，袁瓌上疏説：

臣聽説先王的教化，崇尚典訓以光大先祖，宣明禮樂以流傳後代，這是用來導引萬物的本性，明達爲善之道的方法。宗周興起後，文教發達，南蠻之人都身穿禮服，四海之内飄揚頌贊之音，所以延州聘問魯國，聽到了《雅》樂而嘆息；韓起到魯國，看到了《易經》而以之爲美。爲什麽呢？人的立身之道，這是首要的。孔子曾在洙泗循循教導，孟軻繼承孔子，不倦地教誨，因此仁義之聲至今還保存，禮讓之節時時都有。

過去一段時期内，國運衰敗，動亂頻繁，儒家的教化逐漸衰亡，學校的禮儀被廢止，國學衰微，没有人研讀典籍，有心之人也無從立志學習。從前魏武帝身披戰甲，志在武功，尚且離開鞍馬讀書，放下兵戈吟咏，何况今天陛下以聖明之心臨朝，百官以恭敬之心治事，朝野無慮，江南安寧，爲什麽美好而宏大的正音漠然無聞，盛大的美德在聖世墜落呢？古人有這樣的話："《詩》、

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咏，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

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禄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書》是義的庫府，禮樂是德的準則。”實在應當留意經籍，闡明學問，使讀書之聲充滿京城，能體察道理的賢人誦讀經籍并以爲準則，難道不盛美嗎？如果能提供房舍，配備學生，博士的僚屬大略齊全，那就是臣的願望。

他的上疏奏上，成帝同意了。國學復興，是從袁瓌開始的。因到了退休年齡，上疏告老，不久就去世了。追贈光禄大夫，謚號爲恭。子袁喬繼位。

袁喬

喬字彦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温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温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嘆，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歡，隨時事而替，雖欲虚咏濠肆，脱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

袁喬字彦叔。最初拜授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温聘他任司馬，授任司徒左西屬，不就任，拜任尚書郎。桓温鎮守京口，又舉薦他爲司馬，領廣陵相。當初，袁喬與褚裒友善，到康獻皇后臨朝時，袁喬給褚裒寫信説：“皇太后登上正位，臨駕皇朝，將軍對於國家來説，就是外姓的太上皇。國中之人直到皇帝的子孫近親，都恭敬有加，何况我仕宦朝廷是個人臣，却侮慢皇太后之父，天命所尊，也應該體察國情而尊重之。從前的友情，請從此就結束了。染絲所產生的變化，使墨翟挂懷；岐路亡羊的感慨，使楊朱大爲感嘆，何况與將軍自幼交往，雖然受世人的稱譽有先後但志趣相同。從前的交往，隨禮數的變化而受到了限制；不拘禮節的歡樂，隨着時勢不同而被拋棄，即使想虚咏濠上的恣肆，不拘禮儀，能辦得到嗎？未來之事無窮，時事變化蒼桑，哪裏在於一時一刻，事情也是有的。能够操縱器物的是神，控制衆人用簡約，希望將軍能心情怡悦事務不煩，以事理佳妙爲己任，親近扶持賢達之人，以納善爲大。拿着筆非常惆悵，不能盡意。”議論者認爲很得體。

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温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温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

遷任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就任。不久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當時桓温討伐蜀，衆人都認爲不可，袁喬勸桓温説：“謀劃大事，本來就不能按常情考慮，智者胸中有數，然後行事没有漏算。現今天下的禍患，衹在二寇。蜀地雖然險固，比起胡人還是要弱，想要除去寇賊，先從容易的下

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窺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温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并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温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温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温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

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

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手。如果逆流萬里而上，經歷天險，他們可能有所防備，不一定能取勝。然而蜀人自以爲居於偏遠之地，仗着地勢險固，不整治攻戰的裝備，如果用一萬精兵，輕裝急進，等到他們得到消息時，我軍已進入他的險要之地，李勢君臣不過盡力一戰，必然被我擒獲。議論者擔心我大軍西進後，胡人必然窺測，這種看法又似是而非。爲什麼呢？胡人聽説我軍萬里征戰，以爲内地有重兵防備，必然不敢動。縱使胡寇又突越江岸，諸軍也足以守衛國境，這不足爲慮。蜀地富足，號稱天府，從前諸葛武侯想據此抗衡中原。現在確實不能爲害，但是李勢據守上游，容易成爲寇盜。如果襲取蜀地，擁有該地人衆，這是國家的大利。”桓温聽從了他的意見，派袁喬以江夏相的身份率兩千人爲前鋒。進軍到彭模，離賊軍很近了，議論者提出兩路并進，以分散賊勢。袁喬説：“現在我軍深入敵後萬里，處於死地，士卒没有反顧之心，這就是所謂人自爲戰。如果軍分兩路，兵力不一，萬一一路失敗，大事就完了。不如全軍合力而進，丢掉釜甑，帶三天的乾糧，必然能取勝。”桓温認爲説得對，全軍就同時合進。離成都十里，與賊軍大戰，前鋒失利了，袁喬所部也後退，敵箭已射到馬頭來了，左右之人都驚慌失色。袁喬就揮軍而進，聲勢更加猛烈，於是大破賊軍，長驅而入成都。李勢投降後，手下將領鄧定、隗文率部反叛，各有萬餘人。桓温自己攻打鄧定，袁喬攻打隗文，擊敗了他們。進號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不久後去世，死時三十六歲，桓温非常悲痛惋惜。追贈益州刺史，謚號叫簡。

袁喬博學有文才，注了《論語》和《詩》，和他的其他文章都流行於世。

其子袁方平繼位，也憑着守法淳樸自立於世，聘爲大司馬掾，歷任義興、琅邪太守。去世後，子袁山松繼位。

袁山松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

袁山松從小有才名，博學有文采，著《後漢書》一百篇。情懷秀遠，擅長音樂。舊歌中有《行路難》之曲，歌辭很粗疏質樸，袁山松很喜

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山松歷顯位，爲吴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陷被害。

袁猷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吕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瓌爲丹楊，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袁準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光禄勛。冲子耽。

袁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不？”其通脱若此。

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説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説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

歡這支曲子，就修飾歌辭，使曲調節奏婉轉，常藉着酣醉時縱情唱這首歌，聽的人無不落淚。當初，羊曇善於唱樂歌，桓伊會挽歌，到袁山松的《行路難》承繼而出，當時人稱爲“三絶”。當時張湛喜歡在房前種松柏，而袁山松每次出游，總喜歡讓左右之人唱挽歌，人們説“張湛屋下陳尸，袁山松路上行殯”。

袁山松歷任顯職，爲吴郡太守。孫恩作亂時，袁山松守滬瀆，城池陷落後被害。

袁猷字申甫，從小與袁瓌齊名。代替袁瓌爲吕令，又相繼任職江都，因此都過江。袁瓌任職丹楊，袁猷任武康，兄弟俱爲名城之長，議論者以之爲美。歷任侍中、衛尉卿。袁猷之孫袁宏，見《文苑傳》。

袁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作到給事中。袁準之子袁冲，字景玄，是光禄勛。袁冲子袁耽。

袁耽字彦道，從小有才氣，倜儻不羈，受到士人的稱美。桓温年輕時與賭徒交游，家産都賭光了，還有欠債，想找振作的途徑，想不出好辦法，就想請袁耽幫忙，而袁耽正在服孝，試着把事情告訴袁耽。袁耽毫無難色，就换了衣服揣着布帽，跟着桓温去和債主賭錢。袁耽向來有藝名，債主聽説過但不認識他，對他説：“卿總比不上袁彦道罷。”於是開始賭錢，十萬錢一注，直到百萬。袁耽投下籌碼大聲呼叫，從懷中掏出布帽扔到地上，説：“認識袁彦道嗎？”他就是這樣曠達不拘小節。

蘇峻作亂時，王導舉薦他爲參軍，跟隨王導在石頭。當初，路永、匡術、賈寧等都是蘇峻的心腹，聽説祖約敗逃，恐怕事情不成，都勸蘇峻誅殺大臣。蘇峻既然不同意，路永等人想到事情必敗，暗中與王導結交。王導派袁耽秘密勸説路永，讓他們歸順。蘇峻被平定後，袁耽被封爲秭歸男，拜授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咸康初年，石季龍部十餘匹游騎到歷陽，袁

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强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耽上報不說敵少。當時胡寇强盛，朝野憂慮恐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求親自討伐。過了不久因賊騎不多，又已經散退，王導纔停下不出兵。朝廷認爲袁耽輕妄失職，罷了他的官。不久又任王導從事中郎，剛委以大任，他就去世了，時年二十五歲。其子袁質。

袁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并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内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袁質字道和。從袁渙到袁質五代，都以品行淳樸繼承事業，衹有他父親袁耽以雄豪著稱。到了袁質，又以孝行著稱。歷任琅邪内史、東陽太守。袁質之子袁湛。

袁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群頗騫翥。"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禄大夫、晋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袁湛字士深。從小有正直的品德，以中和純正自立於世，而没有文采，所以不被世俗看重。當時謝混是僕射，范泰贈袁湛和謝混詩說："亦有後出雋，離群頗騫翥。"袁湛不滿意而不作答。從中書令做到僕射、左光禄大夫、晋寧男，在任上去世。袁湛弟袁豹。

袁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丹楊尹，卒。

袁豹字士蔚。博學而有文辭，有治國之才，受到劉裕的知遇。後來任太尉長史、丹楊尹，去世。

江逌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絶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玩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并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别駕，遷吴令。

江逌字道載，是陳留圉人。曾祖江蕤，是譙郡太守。祖父江允，是蕪湖令。父江濟，是安東參軍。江逌自幼喪父，與堂弟江灌住在一起，相處很友愛，因此得到當時人的稱譽。爲躲避蘇峻之亂，隱居臨海，斷絶人情交往，砍茅草搭住舍，潜心研習典籍，有在此安身終老之志。本州徵任爲從事，授佐著作郎，都不就職。征北將軍蔡謨任他爲參軍，何充又舉薦他爲驃騎功曹。因爲家貧，請求試用，任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幾百家逃亡者，憑藉險阻，前後幾任守宰都没有能平定。江逌到任後，把他們的首領召來，重重地加以撫慰，曉之以禍福利害，旬月之間，就携帶家小前來歸順，朝廷嘉賞他。州徵召他爲治中，轉任别駕，遷任吴令。

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

中軍將軍殷浩要籌謀北伐，請他任諮議參軍。殷浩很器重他，遷任長史。殷浩將要修復洛

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鷄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小敗。及桓温奏廢浩佐吏，逌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

陽，治理荒凉閉塞之地，江逌作爲高級助手，做了許多匡輔的事情，軍中的書令文告都委托給他。當時羌和丁零叛亂，殷浩軍震驚恐懼。姚襄離殷浩十里扎營以進逼殷浩，殷浩命令江逌去攻打姚襄。江逌進兵到姚襄營，對部下將校說："現在我們不是兵不精，但人數少於羌，而且他們的塹壕栅欄很堅固，不能跟他們硬拼，我們要用計破他們。"就找來幾百隻鷄用長繩連在一起，在鷄脚上綁上火把。鷄群驚散，都飛到姚襄營中。姚襄營中火起，趁着羌兵混亂時進攻，於是姚襄吃了個小敗仗。到桓温奏表黜免殷浩的佐吏時，江逌就被罷免了。很快，授中書郎。升平年間，遷任吏部郎，常兼侍中。

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逌上疏曰：

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宫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宫，采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

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剥》；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悦；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宫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

穆帝將要修後池，建閣道，江逌上疏說：

臣聽説帝王處於最高的地位，享有最大的富貴，必定要昭明制度以標明崇高，使禮樂隆盛以區别貴賤。建靈臺，疏浚辟雍，設立花園獸園，是爲了彰明皇上的尊貴和君臨下民之義。前聖創建禮制，後代遵守這些規定，歷代帝王都是這樣做的。周宣王興建宫舍百堵，《鴻雁》之詩歌頌安居的歡樂；魯僖公修建泮水之宫，《泮水》之詩有"采芹""思樂"之辭。這是説在上者的作爲不是爲滿足自己的欲望，在下者服侍主上就不怕辛勞，這是自古以來美好的典章，儀制的最高準則。

事理不會永恒不變，三正相互違背，君主的體制，隨着時代而轉移。極飾則質樸，所以《賁》回到《剥》；有大必盈滿，就繼之以《謙》。減損上補益下，順從億民之心；祭祀衹用二簋，用的是極簡約之義。因此唐虞在茅屋中流布教化，夏禹在陋室中傳播美德。過於儉省的陋規，不是中庸之制，然而三位聖人用來推行達到最美好的政教。漢高祖處在營建的初期，對宫殿庫府過於壯觀而發怒；孝文帝時社會已經富足，捨不得十户人家的財産，也因此在當時對百姓有好處，受到後世的稱頌。

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内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虚，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虚，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

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宫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采，而義在以聞。

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

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逌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精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寶劍金舄，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

現在二虜未滅，神州大地荒蕪，依靠江左的人民，艱難經營，漕運揚越的糧米，向北救助河洛，兵爭不息，運輸戍守遥遠，倉庫空竭，百姓力盡。再加上春夏以來，水旱成災，遠近各地的收成比常年都有所減少，財傷人困，大戰不停，軍國的用度無法籌措供給。與古代相比，豐歉懸殊。減損了再減損，實在就在今天。我想陛下天賜聖質，端莊曠達清净虚無，開闢日新月異的聖業，發揚敬肅明察的器度，在自然之中體現着無欲，淡泊平和純樸是天下的表率。《韶》樂既然盡美，那麽必然盡善。宜以玄虚養之，以無爲守之，登高觀覽不用臺樓，春秋出巡不用園林池沼，休息在仁義之事完成以後，馳騁極盡六藝之能，察看巍巍的隆盛，明鑒二代的文德，向上體味羲農，向下探究周孔。這樣的逍遥悠閑，足以尊重有德之輔臣，親近士大夫中的俊傑。隨時訪求咨詢，不停地拜訪求教，獻可廢否諷勸規諫，每日每月都有所聞，那麽各項事業都很成功，普天之下一派興盛，中興的隆盛超過殷宗，嘉祥的喜慶流傳萬代。

從前漢修建德陽宫，鍾離直言勸止；魏營造宫殿，陳群正言規諫。臣雖然才能不如人，然而忝居近侍之職，所説的話不值得采用，用心在於讓主上有所聞。

皇上嘉許他的意見而停止了工程。江逌又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年，遷任太常，江逌多次辭讓，不同意。

穆帝駕崩，陵墓中要用帝王祭器，江逌諫止説："根據宣皇臨終時對喪葬禮制的遺囑，陵墓中不設明器，以作爲後世的準則。景帝奉守遺制。到文明皇后崩時，武皇帝也奉承前制，不施設明器，衹用乾肉乾糧奠祭，用瓦器而已。從前康皇帝的墓中開始用寶劍金舄，這大概是由於太妃無盡的情懷，其實違反了先帝的旨意幾代的法規。現在吏人想把這作爲舊例，臣請求傳述先帝遺旨，不用此二物。"表章奏上後，聽從了他的意見。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諫曰：

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説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案《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别官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

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兹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

帝不納，逌又上疏曰：

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强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

哀帝因爲天象失度，想依照《尚書》隆重祭祀的遺制，在太極前殿親自執禮祭祀，希望以此免災，令太常召集博士起草祭祀的儀制。江逌上疏諫道：

臣探尋《史記》、《漢書》中的舊例，隆重的祭祀出於《藝文志》、劉向《五行傳》，然而自從前代以來，没有采用的。而且其書衹説是祭祀，没有記載具體的儀式。這大概是古老而長期不用的事，不是常人能參照比較的。根據《漢儀》，天子親自參加的祭祀，衹有宗廟。在雲陽祭天，在汾陰祭地，都在另外的處所遥拜，不到壇所。其他各種祭祀的地方，必須幽静，因此祭天的圓壇祭地的方壇都設在郊野之中。現在如果在路寢之庭，正殿之前，設立群神之位，親行祭禮，依照舊典，違背了常度。

臣聽説災異的發生，是爲了使當世之主精於審察明白事理，所以敬畏天命下情上達，宋的災異就消退了；增修道德禮教，殷的國運就隆盛。這是古代得到驗證的事情，不變的定理。近來星辰有一些失常，陛下敬畏自戒的誠意通達天人，擔心事情出在自己身上，廢寢忘食，向上敬慎天象，向下專注於各項政務，嘉祥的應驗，就在今日。而還是朝夕戒懼不敢懈怠，想要弘揚大道，聖懷確實極爲殷勤。然而隆盛的祭祀有書没有具體的儀制，不通行於世，訪當時的學者，没有誰知道如何行禮。再説書上是這樣記載的："洪祀，是大祭祀。陽叫做神，陰叫做靈。全國一起祭祀，順着四季的順序，不要有差錯。"現根據這些文字來看，都很寬泛而不具體没有針對性，不知詳細情節。如果不知其詳而行禮，誤失一定不小。

皇帝不采納他的意見，江逌又上疏説：

臣謹慎地又考慮了這件事，并根據時事進行考察。現在强戎盤據在關雍，暴狄縱横在河北，四處暴虐殘害，掠奪禍害神州，戰旗不偃，鉦鼓不停，兵疲人困，年年不

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

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逾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案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閡；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

帝猶敕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

逌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江灌

灌字道群。父蕃，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逌。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托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

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

已。在下人事困窘，那麽在上七星就錯亂，災害的發生，就是當然的了。又最近以來，没有大的失常。那月食，已見於《詩經》，星辰不同，《五行》上有記載，所以《洪範》不認爲是災異。

陛下現在以晷度的失常同於六災，拿微小的變異與大災禍相比，要求自己超過禹、湯，憂慮勤勉日偏不食，將要行大祭祀，以對神靈表示敬意。古書上說："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而神必有名號，祀必有名義。考察隆盛的祭祀的記載，祇有神靈的大概却没有所祭的名號，提出全國一起祭祀却没有貴賤的區别，祭品赤黍豐盛却不奠犧牲醴酒，祭祀禮儀所用的祭品，缺漏不少。如果依照記載行禮，那麽祭祀意義都不通；如果有所糾正彌補，那麽又不是來自原有的記載。漢侍中盧植，是當時的大學者，接受道理法則不詳盡，就不敢深究。確實是因爲五行的道理過於深遠，神靈之事幽遠難明，不能用平常的思路去探求其中的奥秘，不能用單一的方法去歸納錯綜的道理。臣并非最精通，怎麽能參與這件事？

皇帝還是命令撰定，江逌又陳述古義，皇帝纔作罷了。

江逌在任上多有所匡正勸諫。著有《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流行於世。因病去世，年齡五十八歲。其子江蔚，是吳興太守。

江灌字道群。父江蕃，是尚書郎。江灌從小知名，才識次於江逌。州徵他爲主簿，舉秀才，任治中，轉任别駕，歷任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舉薦他爲撫軍從事中郎，後來遷任吏部郎。當時謝奕任尚書，審查官吏資歷政績時確定升降不公正，江灌總是執正不阿，謝奕假托别的事情免了他的職，他受黜退而没有怨色。不久，簡文帝又任他爲撫軍司馬，非常敬重他。遷任御史中丞，轉任吳興太守。

江灌性情方正，蔑視權貴，被大司馬桓温憎

司馬桓温所惡。温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温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温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温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惡。桓温想要中傷他，徵入拜授侍中，以他在郡時公務有失職爲由，追究免了他的職。後來任秘書監，不久又解職。當時桓温掌權，朝廷迎合在上者的意旨，所以江灌多年不得遷調。桓温末年，任他爲諮議參軍。正好桓温去世，他遷任尚書、中護軍，又出任吴郡太守，加俸禄爲中二千石，還没拜授，去世了。其子江績。

江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秘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并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

江績字仲元，有志向氣概，除授秘書郎。因爲其父與謝氏不和，所以謝安在世時徵召都不從，議論者都稱美他。謝安去世，纔任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當過諮議參軍，出任南郡相。正碰上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響應王恭，殷仲堪邀江績和南蠻校尉殷顗同行，都不聽他的。殷仲堪等多次勸説他，江績始終不屈服。殷顗擔心江績遭到禍殃，就在殷仲堪座中給他們和解。江績説："大丈夫何至於以死相脅迫！江仲元我將近六十了，衹不知要死在什麼地方。"滿座之人都爲他擔心。殷仲堪畏懼他的堅決嚴正，用楊佺期取代了他。朝廷聽説後徵召他任御史中丞，奏章彈劾從不屈撓。

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會稽王太子司馬元顯專政，夜晚敞開六門，江績暗中報告會稽王司馬道子，想要向皇上奏知，司馬道子不同意。車胤也説："司馬元顯驕縱，應當制止他。"司馬道子不説話。司馬元顯聽説了，對衆人説："江績、車胤離間我父子。"派人暗中斥責他。不久江績去世，朝野都很哀痛。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吴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荆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别駕、征西長

車胤字武子，是南平人。曾祖車浚，是吴會稽太守。父車育，是郡主簿。太守王胡之以知人出名，在小孩子中看見了車胤，對他父親説："這孩子將大大地興盛卿家，可讓他專心學習。"車胤恭謹勤奮不倦，博學多通。家中貧窮常常没有燈油，夏天就用白絲袋裝幾十隻螢火蟲照明讀書，以夜繼日。到長大後，風姿美俊，機智敏捷，很得鄉里的稱譽。桓温在荆州時，召他任從事，因辯識義理而很器重他。舉薦他爲主簿，逐漸遷爲别駕、征西長史，於是顯耀於朝廷。當時

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吴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祇有車胤和吴隱之靠貧寒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使會聚歡暢，當時每次有盛會而車胤如果不在，都説："没有車公不快活。"謝安游賞宴集的時候，每次都開筵了等着他來。

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内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并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

寧康初年，任車胤爲中書侍郎、關内侯。孝武帝曾經講説《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拿着書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聽講，車胤和丹楊尹王混斷句。當時的議論以之爲榮。多次升遷任侍中。太元年間，增設太學生一百人，讓車胤領國子博士。後一年，議論郊廟明堂之事，車胤認爲"明堂的制度已經很難詳盡地知道了，而且音樂注重和，禮制注重敬，所以質樸和文彩不同，所用的樂器也有區别。既然是茅屋和廣厦標準不一樣，何必要遵守它的形式法度而不光大其本質而順應時世呢？全國都安寧了，原野没有戰火，然後可以光大修建明堂辟雍"。當時聽從了他的意見。又遷任驃騎長史、太常，進爵爲臨湘侯，因病離職。不久任護軍將軍。當時王國寶巴結奉迎會稽王司馬道子，諷勸尚書令等大臣奏請任司馬道子爲丞相，給予特殊的禮遇。車胤説："這是成王尊崇周公的方式。現在主上南面而治，不是成王所能比的，宰相王在位，怎麽能做周公呢？名望和能力祇及周公十之二三，不宜這樣，必然要大大地違逆主上之意。"就稱疾不在奏章上簽名。奏疏呈上後，皇帝大怒，而很欣賞車胤。

隆安初，爲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隆安初年，任吴興太守，俸禄中二千石，因病推辭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不久，遷任吏部尚書。司馬元顯有過失，車胤與江績暗中告訴司馬道子，將要奏告皇上，事情泄露了，司馬元顯逼他自殺。不久車胤去世，朝廷很悲痛。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吴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

殷顗字伯通，是陳郡人。祖父殷融，是太常卿。父殷康，是吴興太守。殷顗性情通達率直，有才氣，從小與堂弟殷仲堪都很知名。太元年間，從中書郎提拔爲南蠻校尉，任職清廉有法度，政績嚴整有成就。

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爲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托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爲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到殷仲堪收到王恭的信，將要舉兵內伐時，他告訴了殷顗，想要他同行。殷顗不同意，說："人臣的職責，是謹慎保全自己的守地。朝廷中的是非，是宰輔大臣的責任，哪裏是屏藩之臣可圖謀的呢？晉陽之事，宜不參與。"殷仲堪的要求更加急迫，殷顗生氣地說："我不敢跟你同進，也不敢有異議。"殷仲堪非常怨恨。他還是暗中諫止殷仲堪，言辭很切直盡理。殷仲堪地位很高，平常情趣也不相同，而心願總難滿足，認爲殷顗的話不對。殷顗看到江績也因正直受到殷仲堪的排斥，知道殷仲堪將逐去異己之人，安插親信的人，於是服五石散後出門去散發藥性，托病不回。殷仲堪聽說他病了，出來看望他，對他說："兄的病很讓人擔心。"殷顗說："我的病不過是身死，可是你的病却要滅門，希望你深思熟慮，不要以我爲念。"殷仲堪不聽，終於與楊佺期、桓玄同行。於是殷顗因憂慮而死。隆安年間，詔書說："故南蠻校尉殷顗忠誠的功績沒有彰明，忽然就去世了，可追贈冠軍將軍。"其弟殷仲文、殷叔獻另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

王雅字茂達，是東海郯人，魏衛將軍王肅的曾孫。祖父王隆，是後將軍。父王景，是大鴻臚。王雅從小知名，州中召他任主簿，舉秀才，授郎中，出補任永興令，以幹練能理事著稱。多次升遷任尚書左右丞，歷任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衛率。王雅喜歡接近下人，敬慎奉公，孝武帝給予很高的禮遇，雖然是任外職，也屢屢受到接見，常參與謀議朝廷大事。皇帝每次設酒宴，王雅沒到就不舉杯飲酒，他就是這樣受器重。然而他的職務和待遇超過了才能，當時人給他加上佞幸之名。皇帝在後宮修建清暑殿，開北上閤，出華林園，和美人張氏一起游玩，衹有王雅在身邊。

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耻。然少傅

會稽王司馬道子領太子太傅，任王雅爲太子少傅。當時王珣的兒子結婚，賓客車騎很多，正好聽說王雅拜了少傅，一多半人都去了王雅處。當時風俗頹敗，人們沒有廉耻。然而少傅這

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傘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

個職務，朝廷之中都認爲屬於王珣，王珣也很自信。等到宫中詔書宣布任用王雅，衆人就都跑到王雅那裏去了。將要舉行任職儀式時，天下雨了，請求打傘進去。王珣不同意，於是冒雨舉行儀式。王雅尊貴受寵信以後，威權很大，門下常停着幾百車騎，他都能很好地應對接待，盡心地給予禮遇。

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皇帝因司馬道子没有治國的才幹，擔心百年之後皇室傾覆危亡，就選當時有名望的人擔任屏藩之臣，將要提拔王恭、殷仲堪等人時，先去咨詢王雅。王雅認爲王恭等人没有治世之才，不可擔當大任，就不急不忙地説："王恭風度簡傲高貴，神情方正嚴肅，已居有外戚的貴重，承當着親賢的寄托，然而他稟性嚴峻狹隘，不能容人，有自以爲是的操行，没有守節的心志。殷仲堪雖然在小事上很謹慎，以文辭義理著稱，也没有大器量，而且才幹和謀略不足。如果委以地方長官的重任，依據地形優越的地方，現在天下無事，他們足可以完成職守，如果國家有什麽變動，他們必定成爲禍亂的起因。"皇帝認爲王恭等人是當時有名望的傑出人物，以爲王雅是嫉妒他們超過自己，所以就不聽他的。這倆人都被提拔任用，後來終於出了事，有識之士稱他能鑒察人的品行才能。

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内外携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顔廷争，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遷任領軍、尚書、散騎常侍，將要大大地推崇重用他，承擔副相的重任，這時皇帝去世，倉猝之間没得到遺詔。王雅素來受到優厚的待遇，突然失去威權，又因爲朝廷正亂，内外離心，他衹是謹慎沉默而已，没有什麽辯争匡正。即使在孝武帝時，也不能犯顔當廷抗争，凡是有所謀劃時，他衹是唯唯諾諾而已。不久遷任左僕射。隆安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追贈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黄門。次少卿，侍中。并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長子王準之，是散騎侍郎。次子王協之，是黄門。再次子王少卿，是侍中。都有士人的節操，立名於世。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虚，骨鯁

史臣曰：在中興之時，玄風非常熾烈，國家的綱紀在大臣的拱手沉默中頽敗，國家的命運受

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彦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顗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悦哀挽於軒冕之辰，彦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到清净虚無的紛擾，鯁直忠誠敢言的風氣也衰微了。而君孝持守情理和禮制而違逆顯赫的命令，山甫獻出忠誠正直而振奮頽廢的風氣，彦叔的軍事謀略，道載的正言直諫，非常善美而充滿耳際，很值得稱許。江灌不向權臣屈服折節，江績敢在賊將面前正色高言，司馬道子違背禮制，車胤阻止他而没有畏懼，殷仲堪非義而舉兵，殷顗義正辭嚴地責難他，即使是古代的賢烈，也不能超過他們！山松在乘車時喜歡奏哀樂，彦道在服孝的時候與賭徒歡鬧，天意已經喪失了，還能挽回嗎？人生短暫轉眼逝去，很快地死於非命，理當如此。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頽喪。逌績剛謇，車殷忠壯。眷言遺直，莫之能尚。

贊曰：顧生規範事物，屢屢申發忠誠正直。袁子崇尚儒學，拯救頽廢喪亡。江逌、江績剛强正直，車胤、殷顗忠直豪壯。回顧古代的直臣，没有誰能超過他們。

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

起家爲佐著作郎，嘆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楊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

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悦之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黄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悦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

王恭字孝伯，是光禄大夫王蘊之子，定皇后之兄。從小有美譽，有過人的高尚節操，自負才能和門第高，常懷有擔任宰輔重職的願望。與王忱齊名并友好，欽慕劉惔的爲人。謝安常説："王恭的品學門第足可以在將來成爲異姓諸侯。"曾經跟隨他父親從會稽到京都，王忱去拜訪他，看見王恭坐的六尺竹席，王忱以爲他還有，於是就向他要。王恭就給了王忱，自己坐在草墊子上。王忱聽説後很吃驚，王恭説："我平生没有多餘的東西。"他就是這樣簡樸真率。

剛出來任職時當佐著作郎，嗟嘆説："做官不做宰相，才能志向怎麽能得到施展呢!"於是托病辭官。不久任秘書丞，轉任中書郎，還没任職，遭父喪。服喪期滿後，除授吏部郎，當過建威將軍。太元年間，代替沈嘉任丹楊尹，遷任中書令，領太子詹事。

孝武帝因王恭是皇后之兄，深爲敬重。當時陳郡人袁悦之用狡詐之術奉事會稽王司馬道子，王恭向皇帝奏告了這件事，於是誅殺了袁悦之。司馬道子曾召集朝廷官員，在東府設酒筵，尚書令謝石藉着酒興唱民間小曲，王恭態度嚴肅地説："身居尚書令重任，在藩王府第中筵集，而放肆地唱這種淫曲，要讓在下之人學什麽樣子!"謝石懷恨在心。淮陵内史虞珧之子的妻子裴氏有服用丹藥之術，常穿黄衣，像天師的樣子，司馬道子很喜歡她，讓她與賓客交談，人們都降低身份和她談話。王恭大聲説："没聽説過宰相的座中有行爲不端的婦人。"座中賓客無不惶恐不安，司馬道子很慚愧。後來皇帝想提拔當時有名望的

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

人作爲屏藩之臣，就任命王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守京口。當初，用“北”爲號的都督多不吉祥，所以桓冲、王坦之、刁彝等人都不接受鎮北之號。王恭上表推讓軍號，以超過自己的地位爲由，而實際上是厭惡這個名號，於是改號爲前將軍。慕容垂侵入青州，王恭派一支部隊去抵禦，作戰失利，降號爲輔國將軍。

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嘆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嘆矣。”時國寶從弟緒説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内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説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别，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宫見兵以爲己府，讒疾二昆甚於仇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内外戒嚴。國寶

皇帝崩後，會稽王司馬道子執政，寵貴親近王國寶，委給他樞機大權。王恭常正色直言，司馬道子深爲忌怕而忿恨。到赴皇帝陵墓時，罷朝後嘆氣説：“屋椽和棟梁雖然還新，就有了《黍離》之詩的感嘆。”當時王國寶的堂弟王緒勸王國寶，趁王恭入朝拜見宰相王時，伏兵把他殺了，王國寶不同意。而司馬道子也想使内外和睦，向王恭表達至誠之心，希望消除舊怨。王恭總是不順從，每次説到國政，就聲色嚴厲。司馬道子知道王恭不能和協，就采用王緒的計策，於是國難開始構成了。有人勸王恭趁入朝時用武力誅殺王國寶，可是庾楷與王國寶勾結，兵馬强盛，王恭忌畏他，不敢動手，就回鎮所了。臨别時，對司馬道子説：“皇上正在服喪，冢宰的重任是伊、周也覺得很難的，希望大王親理萬機，采納直言，遠離鄭聲，放逐小人。”辭色很嚴厲，因此王國寶等人更加懼怕。任王恭爲安北將軍，不就任。於是計劃誅殺王國寶，派使者去與殷仲堪、桓玄串通，殷仲堪假裝同意了。王恭收到殷仲堪的信後，大喜，就上奏章到京都説：“後將軍王國寶憑着婚姻親戚關係頻頻升任顯職，不能感恩效力，以報答主上施予的恩澤，反而專權肆威，將要危害國家。先帝駕崩，他晚上犯門擊扉，想要假托遺詔。全靠皇太后聰明，宰相王神武，所以他的逆謀没有成功。又奪取東宫現有的士兵歸爲自己的府第所有，説壞話嫉恨兩位兄長勝過仇敵。與他的堂弟王緒結黨凶頑狡詐，共同煽動。他的不忠不義已經很昭著了。以臣的忠誠，抱定亡身殉國之志，因此多方誣陷臣。全靠先帝明鑒，他的讒言没被采納。從前趙鞅發動甲

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

兵，誅殺君側的惡人，臣雖然駑劣，又怎麼忘記這個道理呢!”奏章到了京城，内外戒嚴。王國寶和王緒非常惶恐不知怎麼辦，用王珣之計，請求解職。司馬道子拘捕王國寶，賜死，在街市斬殺王緒，爲以往的過失深表歉意，王恭纔返回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吴國内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説道子以藩伯强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説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

王恭當初上表時，擔心事情不成，就任命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吴國内史，讓他在東邊起兵。正好王國寶死了，就令王廞解散軍隊去職。王廞惱怒，率兵進攻王恭。王恭派劉牢之消滅了他，上疏自請貶職，詔書不同意。譙王司馬尚之又勸司馬道子説地方長官强盛，宰相權力削弱，應當多安置自己的人以自衛。司馬道子認爲他説得對，就任命自己的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出庾楷的豫州四郡讓王愉督領。因此庾楷發怒，派其子庾鴻勸説王恭説：“司馬尚之兄弟把持宰相之權，想藉朝廷的權威貶削地方軍事長官，鑒戒從前之事，形勢變化難以預測。趁他們的計劃還没完成，應當早作準備對付。”王恭認爲有道理，又把計劃告訴殷仲堪、桓玄。桓玄等同意了，推舉王恭爲盟主，約定日期共同奔赴京都。

時内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内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晋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

當時内外猜疑阻隔，各渡口的巡邏防備很嚴，殷仲堪的信通過庾楷轉達，用斜絹書寫，放在箭杆内，合上箭頭涂上油漆，由庾楷送給王恭。王恭打開信來，絹上的字很古怪，已經没法認出來了，他認爲庾楷有詐。又想到去年殷仲堪已經不赴盟約，現在没有舉兵的道理，就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勸諫説：“將軍現在身居異姓諸侯的重任，持守忠貞的節操，宰相王憑着姬旦那樣的尊貴，被世人所仰望，去年已經殺了王國寶、王緒，送來王廞的信，這是深深的欽服將軍。近來所授用的人，雖然不是都很合適，但也不是大過失。割出庾楷四郡配給王愉，對將軍有什麼損害？晋陽之軍，難道可以來第二次嗎!”王恭不聽，於是上表以討伐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由。朝廷派司馬元顯以及王珣、謝琰等抵禦。

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顔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説牢之，

王恭夢見劉牢之坐在他的位置上，早上對劉牢之説：“事情成功後，就任卿爲北府。”派劉牢之率領帳下督顔延先進據竹里。司馬元顯派人勸

啖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

說劉牢之，用重利引誘他，劉牢之就斬了顏延投降。這一天，劉牢之派他的女婿高雅之、兒子劉敬宣，趁着王恭炫耀軍力時輕騎襲擊王恭。王恭戰敗，將回城，高雅之已經關閉了城門，王恭就與其弟王履單騎逃奔曲阿。王恭很長時間没有騎過馬，大腿長瘡，不能再騎馬走遠。曲阿人殷確，是王恭原來的參軍，用船載着王恭，把他藏在葦席下面，想投奔桓玄。到長塘湖時，遇見商人錢强，錢强和殷確有宿怨，就報告了湖浦尉。湖浦尉拘捕了王恭，送往京城。司馬道子聽説王恭要到了，想出來跟他説話，當面折辱他，就没有殺他。這時桓玄等已經到了石頭，司馬道子擔心有變，就在建康的倪塘殺了王恭。王恭五個兒子以及其弟王爽、王爽兄之子秘書郎王和以及黨徒孟璞、張恪等都被殺。

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弘，以暗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暗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

王恭性格剛强正直，心中深存節義，讀《左傳》讀到“奉王命討不庭”時，總是停下來感嘆。爲人不寬容，因此錯過時機，自到北府後，雖然施政寬大仁惠，但是自以爲尊貴，與手下隔絶。不善用兵，篤信佛道，調動役使百姓，修造佛寺，務求壯觀華麗，士人百姓怨嘆。臨刑時，還在念佛經，自己整理鬢鬚，面無懼色，對監刑的人説：“我不善於信任人，所以遭到這樣的結局，推究我的本意，難道不忠於國家嗎！衹求百世之後人們知道有個王恭就行了。”家中没什麽財産，衹有書籍而已，使有識者感到悲傷。

恭美姿儀，人多愛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吊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并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强等。恭庶子曇亨，義熙中爲給事中。

王恭儀容俊美，人們大多很欣賞，有人稱他説：“清朗如同春柳。”曾經披着鶴氅外衣，踏雪而行，孟昶看見了，贊嘆説：“這真是神仙中人。”剛被捉住時，遇見原來的屬吏戴耆之當湖孰令，王恭暗中對他説：“我有個庶出的兒子還没長大，在奶母家，卿替我送到桓南郡處寄養。”戴耆之就給他送到夏口。桓玄撫養了這個孩子，爲他設立靈堂吊祭。到桓玄執政時，上表爲王恭辯白，詔令追贈侍中、太保，謚號叫忠簡。王爽追贈太常，王和及子王簡都追贈通直散騎郎，殷確追贈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强等。王恭的庶子王曇亨，義熙年間任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内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説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内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庾楷是征西將軍庾亮的孫子，會稽内史庾羲的小兒子。最初拜授侍中，代替兄庾準任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守歷陽。隆安初年，進號爲左將軍。當時會稽王司馬道子畏忌王恭、殷仲堪等掌握兵權，所以外任王愉爲江州刺史，督豫州四郡，作爲援應。庾楷上疏説江州不是險要之地，而西府北面與寇戎毗鄰，不應該讓王愉分四郡督之，詔書不同意。這時庾楷懷恨，派其子庾鴻勸説王恭，説譙王司馬尚之兄弟又掌握樞機大權，勢力超過王國寶。王恭也素來嫉恨司馬尚之，於是共謀舉兵，事情記載在《王恭傳》中。詔令司馬尚之征討庾楷。庾楷派汝南太守段方迎戰司馬尚之，在慈湖交戰，段方大敗被殺，庾楷投奔桓玄。與桓玄等在柴桑結盟，連名上疏自己辯白，詔書赦免桓玄等而不赦免王恭、庾楷，庾楷於是依附桓玄，桓玄任他爲武昌太守。後來庾楷擔心桓玄必將失敗，秘密派使者結交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説："如果朝廷征討桓玄，我將作内應。"等到桓玄得志時，庾楷因密謀泄露，被桓玄誅殺。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雁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鋭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

時車騎將軍桓冲擊襄陽，宣城内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冲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

劉牢之字道堅，是彭城人。曾祖劉羲，憑善於射箭效力於武帝，歷任北地、雁門太守。父劉建，有軍事才能，是征虜將軍。世代以壯勇著稱。劉牢之面色赤紫，鬚目嚇人，沉着剛毅有計謀。太元初年，謝玄北鎮廣陵，當時苻堅正强盛，謝玄多多地招募勁勇之士，劉牢之與東海人何謙、琅邪人諸葛侃、樂安人高衡、東平人劉軌、西河人田洛以及晉陵人孫無終等憑驍勇應選。謝玄任劉牢之爲參軍，率領精鋭部隊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稱"北府兵"，敵人很害怕他。到苻堅部將句難南侵時，謝玄率領何謙等抗禦他。劉牢之在盱眙擊敗句難的輜重，繳獲了運輸船，遷任鷹揚將軍、廣陵相。

這時車騎將軍桓冲進攻襄陽，宣城内史胡彬率軍指向壽陽，作爲桓冲的聲援。劉牢之帶兩千士兵作爲胡彬的後續部隊。淮、肥戰役時，苻堅

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内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户。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

時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脱。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祆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

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内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

派其弟苻融以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派胡彬和劉牢之抵禦他。軍隊駐在硤石，不敢進兵。苻堅部將梁成又率兩萬人屯兵洛澗，謝玄派劉牢之率五千精兵去抵禦他。離賊軍十里，梁成依澗水布陣。劉牢之率領參軍劉襲、諸葛求等奮進渡水，在陣上斬殺梁成和他弟弟梁雲，又分兵截斷敵軍後退的渡口。賊軍步騎兵一齊崩潰，争着往淮水中跳，殺死俘虜了萬餘人，繳獲了他們全部的軍械。苻堅很快也大敗，退回長安，餘黨在各地屯結。劉牢之進兵平定譙城，讓安豐太守戴寶防衛。遷任龍驤將軍、彭城内史，因功賜爵爲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户。劉牢之進兵屯於鄄城，征討各地未歸服者，河南各城堡中很多人望風歸順。

這時苻堅之子苻丕據守鄴，被慕容垂逼迫，請求投降，劉牢之率兵救援。慕容垂聽説援軍到了，出新城向北逃走。劉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擊，追了二百里，到五橋澤中，士兵争搶輜重，隊伍混亂，遭到慕容垂的攻擊，劉牢之大敗，士卒被殲滅。劉牢之躍馬跳過五丈澗，纔得以逃脱。正好苻丕的救兵趕到，於是進入臨漳，召集散逃的士卒，兵勢又稍微振作了一些。劉牢之因作戰失敗被徵召回去。不久，又任龍驤將軍，防守淮陰。後來進守彭城，又領太守。妖賊劉黎在皇丘僭稱尊號，劉牢之消滅了他。苻堅部將張遇派兵攻破金鄉，包圍太山太守羊邁，劉牢之派參軍向欽之打跑了他們。正好慕容垂的叛將翟釗救援張遇，劉牢之率軍退回。翟釗回去後，劉牢之進兵平定太山，追擊翟釗到鄄城，翟釗逃往河北，於是俘虜了張遇退回彭城。妖賊司馬徽在馬頭山聚集黨徒，劉牢之派參軍竺朗之征討消滅了他。這時慕容氏在廩丘擄掠，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劉牢之没去救援，因畏懦被免官。

王恭將要討伐王國寶時，舉薦劉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内史，加輔國將軍。王恭派劉牢之攻破王廞，以劉牢之領晉陵太守。王恭原本憑着才能門第凌駕於人，等到檄文到京都，朝廷誅殺王國寶、王緒，自認爲威德已經彰著，雖然依靠劉牢之爲得力助手，却衹以行陣武將看待他，對

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耻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説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晋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悦，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强。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

及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吴，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吴郡内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吴，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吴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吴國，殺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洲，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

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

他禮節很薄。劉牢之自負有才能，深懷耻恨。到王恭後一次舉兵時，司馬元顯派廬江太守高素勸説劉牢之背叛王恭，事成後，將擔任王恭的位號，劉牢之同意了。王恭的參軍何澹之把他的圖謀報告了王恭。劉牢之和何澹之有嫌隙，所以王恭懷疑何澹之的話没有采納。於是設酒筵從衆將中請來劉牢之，拜劉牢之爲兄，把精兵利器都配備給他，讓他當先鋒。走到竹里，劉牢之背叛王恭歸順朝廷。王恭死後，他代替王恭任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晋陵諸軍事。劉牢之本來祇是個小將，一旦居於王恭之位，衆人不滿，就安置自己的心腹徐謙之等加强自己的勢力。這時楊佺期、桓玄率兵進逼京城，上表爲王恭辯白，請求誅殺劉牢之。劉牢之率領北府軍奔赴京都，駐扎在新亭。桓玄等受詔令退兵，劉牢之回鎮京口。

孫恩攻陷會稽時，劉牢之派部將桓寶率兵救援三吴，又派其子劉敬宣爲桓寶的後援。等救兵到曲阿，吴郡内史桓謙已經棄郡出逃，劉牢之就率衆向東征討，上奏章後即行動。到吴，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戰屢勝，殺傷很多，直到浙江。進拜爲前將軍、都督吴郡諸軍事。當時謝琰屯於烏程，派司馬高素援助劉牢之。劉牢之率領衆軍渡過浙江，孫恩恐懼，逃到海上去了。劉牢之回到鎮所，孫恩又侵入會稽，殺害了謝琰。劉牢之進號爲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軍東征，屯於上虞，分兵戍守各縣。孫恩又攻破吴國，殺死内史袁山松。劉牢之派參軍劉裕去征討，孫恩又入海。過了不久，孫恩從水上乘船突然到京口，有士兵十萬人，樓船千餘條。劉牢之在山陰，派劉裕從海鹽往救危難，自己率大軍而回。劉裕手下士兵不到一千人，與賊軍交戰，戰勝了他們。孫恩聽説劉牢之已回京口，就逃往郁洲，又被劉敬宣、劉裕等擊敗。孫恩死後，劉牢之的威名轉而振盛。

元興初年，朝廷將要征討桓玄，派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司馬元顯派使者向劉牢之咨詢征討桓玄的事宜。劉牢之認爲桓玄自年輕時就有稱雄之名，依靠整個楚地的兵

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説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勛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暗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鈎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説，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并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法書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悦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

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决，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

力，恐怕不能制伏得了。又擔心平定桓玄之後功蓋天下，必然不被司馬元顯所容，深懷疑慮，不得已而率領北府文武官員屯於洌洲。桓玄派何穆勸説劉牢之説："自古以來亂世的君臣互相信任的有燕昭和樂毅、玄德和孔明，然而都功業未成二主早逝，假設功成事遂，難保二臣之禍殃。有這樣的俗話：'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犬烹。'所以文種被勾踐誅殺，韓、白被秦、漢誅殺。那都是英雄霸王之主，尚且不敢信任他的功臣，何况凶狠愚蠢平庸之流呢！自從開天闢地以來，有震主之威和不賞之功而能在政局昏暗時得容納的人有誰呢？至於管仲當齊國的宰相，雍齒在漢代封侯，那倒時常有這樣的事，何况您受到舉用而没有射中衣鈎屢屢逼迫之仇呢！現在您戰敗了就要被滅族，戰勝了也要被滅族，想要得到什麽結果呢？不如翻然改變主意，保全富貴，那麽人身像金石一樣穩固，名聲像天地一樣無窮，這比身首異處，身名俱滅，被天下人笑話怎麽樣呢？請您仔細考慮。"劉牢之自以爲掌握强兵，才能謀略足以治理江南，而當時譙王司馬尚之已經戰敗，士氣頹喪，就很以何穆的話爲是，派使者與桓玄交結。其甥何無忌和劉裕一再勸諫，都不聽。不久後讓劉敬宣投降桓玄。桓玄大喜，與劉敬宣設酒宴集，暗中打算誅殺他，陳列法書畫圖和劉敬宣一起觀看，以穩住他的心。劉敬宣没有覺察，桓玄的幕僚無不相視而笑。

司馬元顯失敗後，桓玄任劉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劉牢之纔嘆息道："纔剛開始，就奪我的兵權，禍殃將要來臨了！"當時桓玄住在相府，劉敬宣勸劉牢之襲擊桓玄，他猶豫不决，移兵屯於班瀆，想向北投奔廣陵相高雅之，依據江北與桓玄抗衡，召集衆人議論大事。參軍劉襲説："不能做的事没有比反叛更大的了。而將軍當年反叛王兖州，近日反叛司馬郎君，現在又想反叛桓公。一個人三次反叛，哪裏站得住呢？"説完，就快步走出去了，手下幕僚也大都散去。而這時劉敬宣先回京口去轉移家屬，耽誤了時間没回來。劉牢之以爲他被劉襲殺了，就自縊而死。不久劉敬宣到了，來不及哭，就投奔高

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斫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雅之去了。將吏們一起殯殮劉牢之，送喪回丹徒。桓玄令人開棺斬首，暴尸於市。到劉裕舉義時，爲劉牢之辯白，就追復他本官。

劉敬宣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中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

劉敬宣，是劉牢之的長子。智謀不如其父，而技藝超過父親。孫恩作亂時，跟隨父親征討，所到之處都有功。任司馬元顯從事中郎，又任桓玄諮議參軍。劉牢之死後，與廣陵相高雅之一同投奔慕容超，夢見土丸子把它吃下去了，醒來後，高興地說："丸就是桓，丸已經吞下去了，我將回本土了。"沒幾天桓玄失敗了，就和司馬休之回到京師。拜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在芍陂擊敗桓歆，遷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守尋陽。又在湘中攻伐桓亮、苻宏，所到之處都有功。

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克。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官。

安帝重新執政，徵召他任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叛，以劉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劉敬宣從白帝進入，攻無不克。軍隊駐扎在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多天，遇上瘟疫，又因糧盡，撤兵而回，被有司彈劾，免官。

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不久，任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很快就遷任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碰上盧循反叛，以冠軍將軍身份隨大軍南征。平定盧循後，遷任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任征虜將軍、青州刺史。不久改鎮冀州，被他的參軍司馬道賜殺害。

殷仲堪　殷簡之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强。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殷仲堪是陳郡人。祖父殷融，是太常、吏部尚書。父殷師，是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殷仲堪會清談，善於寫文章，常說三天不讀《道德論》，就覺得舌根發硬。他談論事理與韓康伯齊名，士人都很羡慕他。

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

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守京口，請他爲參軍。除授尚書郎，不就。謝玄任他爲長史，優厚地對待他。殷仲堪寫信給謝玄說：

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嘆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戚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并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

胡亡之後，中原地區的兒童賣到江東的不計其數，骨肉分離，悲痛終生，怨苦之氣，損傷中和之理，這確實是動亂之世常見的事，值得作爲鑒戒，這不是君王的恩澤廣施，愛護養育百姓之意。執政的大人既然奮發治理，要拯救百姓於苦難之中，却使事情到了這樣的情形，很可嘆息！希望節下以道德弘揚大業，以明智治理事務，把哀憐之心推及百姓，實施治理以禁止暴虐，使脚踏在晉地上的人必無憂傷之心，枯槁之類無不浸潤上天的潤澤，仁義和兵甲一齊運用，恩德之心和功業共同隆盛，實在是我對您的明德所期望的。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采梠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絶，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况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黄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

近來聽説抓獲的都是采集野生穀物的飢民，壯年人想要救活孩子，少年人想要養活父母，行路之人顧念他們傾其所有，居家之人吁嘆憐憫延請款待他們。而一旦被關押，生離死别，從情感上來探求，是很可哀傷的。從前孟孫打獵捕獲一頭麑，讓秦西把它帶回家，麑母跟在後面悲鳴，秦西不忍心，就把小麑放了，孟孫原諒了秦西的罪過讓他給自己的兒子當師傅。禽獸尚且不可分離，何况人呢？那飛鴞，是一種惡鳥，吃桑葚，尚且依戀善音。雖説是戎狄，難道就没有情感嗎！如果用一定的道理去打動，也不難教化。一定要使得邊界不要貪小利，强弱之間不要互相欺凌，美好的名聲一傳出去，必然聲震沙漠，二寇的黨徒，將望風披靡，還擔心什麽渡不過黄河，打不開函谷關呢！

玄深然之。

謝玄深以爲然。

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産子不舉，久喪不葬，録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毁，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鬥。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

領晉陵太守，在郡中禁止棄嬰不養育，禁止久喪不安葬，禁止關押逃亡反叛者的父母作爲人質，所頒布的法規教令很有義理。父病多年，殷仲堪睡覺連衣服都不脱，親自學醫術，探究其中的奥妙，拿着藥在手上擦眼淚，因此瞎了一隻眼。服喪時盡禮，以孝道聞名於世。服喪期滿，孝武帝召他任太子中庶子，對他非常親近喜愛。殷仲堪之父曾患過耳聰病，聽到床下螞蟻爬動，以爲是牛鬥架。皇帝從前聽説過這件事而不知道

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黄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

這人是誰。到這時,閑談時問殷仲堪説:“患這種病的人是誰?”殷仲堪流着眼淚站起身説:“臣進退惟谷。”皇帝覺得慚愧。又領黄門郎,恩寵重任更加隆盛。皇帝曾拿詩給殷仲堪看,説:“不要因自己有才而笑話别人不才。”皇帝因會稽王不是治理國家之臣,提拔自己親幸的人作爲藩衛之臣,就拜授殷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守江陵。將要赴任時,又詔令説:“卿即將離去了,使人心酸。過去常以爲卿將永爲朝廷中之寶,却忽然成爲荆、楚之珍,確實令人感慨遺憾!”他就是這樣受恩寵親近。

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没。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黄欽生父没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横言死没,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没,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别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殷仲堪雖然有英名,議論者却認爲他不宜出任地方官。接受心腹重任之後,居於上游重地,朝野矚目,認爲會有不同尋常的政績。等他到了州中,綱目不舉,而喜歡行小惠,夷夏之人都安穩歸附。在此之前,殷仲堪在江邊游覽,看見一個漂流的棺材,就打撈上來把它安葬了。過不幾天,門前的水溝忽然隆起成一道岸。這天傍晚,有人通報殷仲堪,自稱叫徐伯玄,説:“感激君的恩惠,没有什麼可報答的。”殷仲堪就問道:“門前那道岸是什麼徵兆?”回答説:“水中有岸,其名叫做洲,君將去治一個州。”説完就隱去了。到這時,果然去荆州。桂陽人黄欽生父親已經死了很久了,却詐服孝衣,説要迎父親的遺骨。府署官員依照法律按假稱父母去世判斬首示衆,殷仲堪説:“法律規定詐取父母去世依照打駡父母的條律斬首示衆。推究原意,當是因父母還活着却胡説是死亡,情理違逆,不當容忍,所以與打駡父母之罪相同,以死罪正法。現在黄欽生的父親實際上已經死了,墳墓在舊地,時間久遠,纔詐服孝衣去迎喪,這是他的大錯,與父親活着而詐稱死亡,相差很大。”就免了他的死罪。又根據異姓之人互相撫養,是禮法所不允許的,子孫過繼給親族没有後代的人家,衹讓他主持祭祀,不許另立門户以逃避徭役。幕僚都很信服他。

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

這時朝廷徵召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在座中勸郭銓據蜀謀反,殷仲堪把他斬了報告朝廷。朝廷認爲殷仲堪事先没有預察,降號爲鷹揚

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絶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内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群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捍之大機，上流之至要。

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没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

將軍。尚書下文讓益州所轄的梁州三郡人丁一千人輪流戍守漢中，益州不肯接受調派。殷仲堪就啓奏説：

説到控制險要劃分封國，各有所宜，劍閣的險隘，實在是蜀地的關鍵所在。巴西、梓潼、宕渠三郡離漢中遥遠，在劍閣之内，其成敗和蜀是一致的，而統屬於梁州，這大概是天下初定時，考慮後方的隱患，用以分散陡險的形勢，打通軍隊進出的道路。自從皇宫南遷，邊防移到岷、邛，襟帶的形勢，已經和以往不同了。所以剛平定李勢，就分出這三郡配屬益州，是要使之與上游重復成爲險要的防衛。經過英豪的謀略，已經過了幾十年。梁州因爲統轄過於遼遠，請求歸還這三郡，忘記了王侯設置險阻的道理，不顧地勢内外的事實，大肆陳述事務力量的强弱，修飾哀憐的苦言。現在華陽安寧，汧、隴順服，關中殘虜，自相殘殺，梁州用道理要求歸還三郡，益州則説歸屬有定，互相牽制，不知怎麼辦好。致使巴、宕二郡被群僚傾覆，城邑空虛，士民流亡，要害和富庶之處都爲群僚占有。現在要做長遠的考慮規劃，應當保全險要。再加上蠻僚强悍囂張，我兵力寡弱，如果就此處理不當，號令不一，那麼劍閣就不再能保住，群醜就會變得難以制服。這是捍衛疆域的大事，上游最緊要的事務。

從前三郡完整富足時，正式任命的文武官員三百人，去援助梁州。現在被蠻僚俘没，剩下不到十分之二，再加上如鳥獸一樣追逐利禄而走散，没有賴以生息的産業，如果按照詔旨援助梁州，恐怕公私困頓疲憊，無力承命，那麼劍閣的守備没有應付萬一的儲備，號令選用的權力都不能集中於益州，空有監統的名義，而没有控制的作用，恐怕不是確定職分的本意，治理國家的遠略。認爲現在正可再增加梁州文武官員五百人，加上原有的共一千五百人，除此之外，一切照舊。如果梁州有緊急情況，蜀當全力援救。

書奏，朝廷許焉。

桓玄在南郡，論四晧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仇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争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謂諸吕强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禄、産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

表章奏上，朝廷同意了。

桓玄在南郡，論述四晧出現在漢朝，孝惠得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狠嫉妒，這四公降落到塵世，想要拯救破敗。兩家之中各有黨徒，奪彼與此，必然要結下仇怨。不知匹夫之志，四公用什麽辦法逃脱禍災？清白自守終身吉利，隱居以保全性命者，難道會如此嗎？把他的文章贈與殷仲堪。殷仲堪答覆道：

隱居顯貴沉默説話，都不是賢達之人的本意，大概是所遭遇的時運不同，所以采用的方式必然有異。道義不被歪曲而天下因此而獲得安寧，仁者之心不能不爲此打動。至於四皓，在崇山峻嶺中修養心性，道德高於天下，秦法雖暴虐，游處而不懼，漢高祖雖然雄豪，請不動他們，衹是因爲受到義理的觸動，飄然來到，行事同於賓客的禮節，言語中没有分辨是非的對答，孝惠因此鞏固了地位，無從報答恩德，如意因此衹能做個藩王，無法忍受怨恨。再説争戰頻頻，如果主上不由同姓之人繼承，那麽老百姓就要産生二心；皇位如果没有固定的人承繼，那麽人人都會認爲自己賢能。何況漢朝以刀劍起家，人們還不懂得道義，要遏止奸邪，衹能以正統順理爲法寶。天下是最寶貴的東西，如果害怕亂亡，那麽世事就會動蕩不安。探究人們奮馬揚鞭的原因，難道是爲了一個人的廢興嗎？如果可以使仁義之道暢盛，與那種殉節棄身可榮可辱的人相比，行迹迥别，情勢不同，君有什麽可疑慮的呢？

再説諸吕强盛，幾乎危及劉氏，如意如果被立爲太子，必然没有這種憂慮。福禍同出一門，相依相生變化萬端，又是不可斷定的。當時天下剛平定，權力由上面控制，高祖分封子弟爲王，如同磐石一般堅固，能爲國家深謀遠慮的大臣，比肩而立比比皆是，哪裏是平庸卑微的吕禄、吕産能傾覆篡奪的呢？這可能就是四公預料到的，今天也不用再辯論了，衹是推求古代賢者之心，應當是深謀遠慮的。能端正本原的人，雖然不能完

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全没有危險，但他的危險容易控制住。如果打開争競之門，雖然也未必不能安定，但這種安定難以保持。這是治理國家最爲關鍵的方法，古今賢哲都很謹慎對待的事情。

玄屈之。

桓玄屈服於他。

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堤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

自從殷仲堪到荆州後，連年水旱，百姓鬧饑荒，殷仲堪吃飯總是五個碗，盤中没有剩菜，飯粒掉在席上，總是拾起來吃掉，雖然是想要做表率，也是因爲他性情真率自然。常常對子弟説："人們看到我擔任一方要職，説我抛棄從前的志意，現在我處事很難。貧窮是士人常有的事，怎麽能登上高枝就抛棄根本呢？你們要記住！"後來蜀水泛濫，淹没了江陵幾千户人家。因堤防不嚴，又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即位後，進號爲冠軍將軍，堅辭不受。

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説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晋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

當初，桓玄將要響應王恭，就勸説殷仲堪，推舉王恭爲盟主，共同興起晋陽之兵，建立齊桓、晋文的功績，殷仲堪同意了。殷仲堪因王恭在京口，離京都不滿二百里，從荆州與他連兵道路遥遠，聲勢不能相呼應，就假裝答應王恭而實際上不想發兵而下。聽説王恭已經誅殺王國寶等，纔上表發兵，派龍驤將軍楊佺期屯兵巴陵。會稽王司馬道子送信來制止，殷仲堪纔退兵。

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悦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内要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江績等。恢、顗、績并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顗自遜位。

當初，桓玄棄官回到封地，殷仲堪畏懼他的才能門第，深深地與他交結。桓玄也想藉用他的兵勢，引誘他使他高興。征討王國寶之戰，殷仲堪接受了桓玄的勸誘後，就在外面交結雍州刺史郗恢，在内部約請堂兄南蠻校尉殷顗、南郡相江績等參預。郗恢、殷顗、江績等都不肯參預，就用楊佺期代替江績，殷顗自己退位。

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

恰好王恭又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征討江州刺史王愉以及譙王司馬尚之等，殷仲堪於是召集手下商議，認爲去年朝廷自己誅殺了王國寶，王恭的威名已經振揚，現在他又重新舉兵，勢必無所不克。而我們去年拖延出兵，已經失信於他，現在可以駕船早行，參與他的霸業。於是派楊佺期水軍五千人爲前鋒，桓玄跟在後面，殷仲堪率兵兩萬，相繼順流而下。楊佺期、桓玄到湓口，王愉逃往臨川，桓玄派偏師追擊俘獲了他。楊佺期

等進至横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没。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洲。

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内外憂逼。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説而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脩爲荆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己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并欲順朝命，猶豫未决。會仲堪弟遹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説佺期受朝命，納桓脩。仲堪遑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并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義，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内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并奉詔，各旋所鎮。

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

等進兵到横江，庾楷兵敗逃奔桓玄，譙王司馬尚之等退逃，司馬尚之弟司馬恢之率領的水軍全部覆没。桓玄等到石頭，殷仲堪到蕪湖，突然聽説王恭已經死了，劉牢之背叛王恭，率領北府軍在新亭，桓玄等三軍大驚失色，不再有鬥志，就撤軍屯於蔡洲。

當時朝廷剛平定王恭、庾楷，而且不瞭解西部之人的想法，殷仲堪等擁兵數萬，充斥京都附近地區，内外憂慮逼迫。桓玄堂兄桓脩告訴會稽王司馬道子説："西軍可以勸説解去。我知道他們的内情。如果許給楊佺期重利，他没有不背叛殷仲堪的道理。"司馬道子采納了他的意見，就任桓玄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貶黜殷仲堪爲廣州刺史，任桓脩爲荆州刺史，派殷仲堪之叔太常殷茂宣讀詔令撤軍。殷仲堪遭貶退很惱怒，認爲王恭雖然失敗了，自己的軍力也足以成事，就命令桓玄等急速進兵。桓玄等很高興受到尊寵任命，都想順從朝廷命令，猶豫不决。正好殷仲堪弟殷遹是楊佺期司馬，連夜奔往殷仲堪處，説楊佺期接受朝廷任命，接納桓脩。殷仲堪很惶恐，就從蕪湖南歸，派人向桓玄等軍傳達號令説："如果不各自分散而回，大軍到江陵後，將把各人家中人口全部誅殺。"殷仲堪部將劉系開始時率兩千人隸屬楊佺期，這時就率衆撤回。桓玄等很害怕，狼狽地追趕殷仲堪，至尋陽，追上了。這時殷仲堪失去了職務，倚靠桓玄爲援，桓玄等又藉助殷仲堪的軍隊，雖然互相猜疑，也不敢離貳。殷仲堪和楊佺期互相交换子弟作人質，於是在尋陽結盟，桓玄爲盟主，在盟壇歃血，都不接受詔令，爲王恭昭雪申冤，請求誅殺劉牢之、譙王司馬尚之等。朝廷深爲畏懼，於是詔令殷仲堪説："不久前因將軍失去依托之處，朝野憂慮。然而過去了的事情，最好雙方都忘記，因而班師回兵，敬順朝廷旨意，之所以改授職務，其實是權宜順時的措施。將軍的大義，確實感動朕心，現在恢復原職，即時安撫鎮所，解甲休兵，那麽内外安寧統一，所以派太常殷茂具體宣布詔旨。"殷仲堪等都奉詔，各回鎮所。

不久後，桓玄將要攻打楊佺期，先告殷仲堪

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内大饑，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并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

說："現在將要入沔征討消滅楊佺期，已經屯兵江口。如能得到幫助没有二心，可殺掉楊廣；如果不同意，就將率兵入江。"殷仲堪就扣押桓玄之兄桓偉，派堂弟殷遹等率水軍七千到江西口。桓玄派郭銓、苻宏攻擊他們，殷遹等敗逃。桓玄屯兵巴陵，吃當地糧倉中的糧食。桓玄又在夏口擊敗楊廣。殷仲堪已經失去了巴陵的糧草，加上諸將都戰敗，江陵震恐。城中大飢，以胡麻爲食。殷仲堪急忙召喚楊佺期。楊佺期率軍奔援，徑直渡江攻擊桓玄，被桓玄擊敗，逃回襄陽。殷仲堪出奔到酇城，被桓玄的追兵抓獲，逼迫他自殺，死在柞溪，弟之子殷道護、參軍羅企生等都被殺。殷仲堪從小信奉天師道，又精心事奉鬼神，不吝惜財物，但是不好行仁義，不願周濟急難，到桓玄來進攻時，還殷勤地禱告。然而善於獲取人的感情，親自爲生病的人診脉分藥，可是用計過於煩瑣周密，缺少明察的韜略，以至於招致失敗。

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没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子殷簡之，護送父親靈柩到陪都，安葬在丹徒，於是就住在墓旁。義兵興起後，率領家中僮僕跟隨義軍追踪桓玄。桓玄死後，殷簡之吃他的肉。桓振之戰，義軍失利，殷簡之死於陣中。弟殷曠之，有父親的風尚，官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没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沈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强獷粗暴。自云門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

楊佺期，是弘農華陰人，漢太尉楊震的後人。曾祖楊準，是太常。從楊震到楊準，七代都有名望德行。祖父楊林，從小有才能名望，遭逢動亂死於胡。父楊亮，年輕時在僞朝做官，後來歸國，死時是梁州刺史，以節操和才幹知名。楊佺期沉毅果敢勇猛，而兄楊廣及弟楊思平等都强悍粗暴。自認爲繼承先人的仕籍，江南没人比得上，有人用他們的門第和王珣相比，他們還惱恨不滿，而當時人因他們過江時間晚，婚姻仕宦錯過了時機已於門第不合，常排斥抑制他們，楊佺期常激憤咬牙切齒，想要憑藉時機顯示自己的才能志向。

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成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

楊佺期年輕時在軍府中任職。咸康年間，率衆屯於成固。苻堅部將潘猛拒守康回壘，楊佺期打跑了他，潘猛手下的人全部投降，拜授廣威將

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堂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荆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績爲南郡相。

軍、河南太守，戍守洛陽。苻堅部將竇衝率軍在皇天塢攻擊平陽太守張元熙，楊佺期打跑了他。楊佺期從湖城進入潼關，屢戰屢捷，斬獲敵人以千計，降虜九百多家，歸還洛陽，進號龍驤將軍。因病改任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任堂邑太守，督石頭軍事，因病去職。荆州刺史殷仲堪舉他爲司馬，代替江績爲南郡相。

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

殷仲堪與桓玄舉兵響應王恭、庾楷，殷仲堪素來没有軍事才能，軍中之事全都交給楊佺期兄弟，率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先後而下。到石頭，王恭死，庾楷敗，朝廷不瞭解桓玄軍中的情况，就以楊佺期代替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殷仲堪、桓玄都有遷升調動，於是都回尋陽，結盟不奉詔。不久朝廷恢復殷仲堪原職，於是各自回鎮所。

初，玄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既知佺期代己，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羡，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閭丘羡，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

當初，桓玄没有奉詔，想自己任雍州刺史，讓郗恢爲廣州刺史。郗恢害怕桓玄來，問手下衆人，都説："如果是楊佺期來，誰不同心合力抵擋他！如果是桓玄來，恐怕難與他爲敵。"後來知道是楊佺期來代替自己，就與南陽太守閭丘羡合謀，舉兵拒守。楊佺期擔心事情不成，就放出風聲説桓玄入沔，而楊佺期做前驅。郗恢手下人相信了，不再有鬥志。郗恢軍隊涣散請求投降，楊佺期入府斬了閭丘羡，放逐郗恢回京都，撫慰將士，救濟百姓，修繕城池，選練士卒，很得人心。

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内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内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勢不獨舉，乃解兵。

楊佺期、殷仲堪與桓玄素來不和睦，楊佺期多次要進攻桓玄，殷仲堪總是制止他。桓玄因此報告朝廷，請求擴大他統轄的地盤。朝廷也想促成他們之間的嫌隙，所以任桓偉爲南蠻校尉。楊佺期心懷忿怒恐懼，陳兵列陣，聲言援救洛，想要和殷仲堪襲擊桓玄。殷仲堪雖然表面上交結楊佺期，内心却懷疑他的用心，苦苦地阻止，又派堂弟殷遹屯兵北邊要塞駐守。楊佺期勢力不足以單獨舉事，就罷兵了。

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

隆安三年，桓玄舉兵征討楊佺期，先進攻殷仲堪。開始時，殷仲堪收到桓玄的信，急速召楊

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兹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口，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鋭，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鋭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没，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

佺期。楊佺期説："江陵没有糧食，將靠什麽迎敵呢？可以來依靠我，共守襄陽。"殷仲堪自認爲要保全地盤和軍隊，没有理由棄城逃跑，擔心楊佺期不來，就騙他説："近來收集了一些糧食，已經有了儲備。"楊佺期相信了，就率衆赴援。步騎兵八千，精甲耀日。到了以後，殷仲堪祇供給飯食作軍糧。楊佺期大怒説："這次要失敗了！"就不見殷仲堪。當時桓玄在零口，楊佺期與兄楊廣攻擊桓玄。桓玄畏懼楊佺期的精鋭之師，就在馬頭渡江。第二天，楊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鋭萬人乘艦出戰，桓玄抵禦，不能前進。楊佺期就率他手下幾十條戰艦，徑直渡江，直奔桓玄的乘船。不久又回兵攻擊郭銓，幾乎擒獲郭銓，恰好桓玄諸軍趕到，楊佺期退逃，手下衆軍全部覆没，單騎逃奔襄陽。桓玄的追兵到了，楊佺期和兄楊廣都被處死，把頭送到京都，挂在朱雀門示衆。弟楊思平，堂弟楊尚保、楊孜敬，都逃入蠻地。劉裕起義後，纔回到國中，歷任州郡之職。

孜敬爲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顗，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劍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楊孜敬爲人强悍勇猛，行事果斷。當初與楊佺期一起勸殷仲堪殺殷顗，殷仲堪不聽，楊孜敬拔刀起身，要自己去殺他，殷仲堪極力禁阻纔罷休。到他任梁州刺史時，常怏怏不快心中之志得不到滿足。經過襄陽時，看到魯宗之的侍衛都是楊佺期的舊部，楊孜敬更加憤懣，表現在言辭臉色上。魯宗之的參軍劉千期在座中當面折辱他，於是勃然大怒，抽劍刺死劉千期。魯宗之表奏將他斬了。楊思平、楊尚保後來也因罪被誅殺，楊氏就滅亡了。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絶，棄彼弊冠，崇兹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晋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静亂也。

史臣曰：百姓生存之道已斷，忠貞報國之路已絶，就會拋棄破帽子，穿上新鞋子。劉牢之是事非其主，還是他也是個不臣之人，功勞多而被懷疑，勢力大了難受信任，而在士卒容易逃散之地作戰，二三次之多。至於大臣有過，藩鎮作逆，口中順服盡力於王事，心中違背抗拒符旨。王恭直言時政，有古代賢者之風。王國寶被誅，而晋陽之師還是興起。因此殷仲堪企求非分，楊佺期行爲失檢，高雅的志向有嫌隙，正義之師不

團結，這衹足以使自己身亡，不足以平定動亂。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慚忠。殷、楊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鬥其中。猗歟群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贊曰：孝伯心懷立功報國之志，劉牢之有統軍之才。王因而挑起事端，劉也有愧於忠。殷、楊英武，揮舞帥旗爭雄。庾君含怨，在中間互相爭鬥。多麼光彩照人的群雄，然而道相違背心相離異。這叫做禍亂的起因，不是臣下應該做的。

晉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産業，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

劉毅字希樂，是彭城沛人。曾祖劉距，是廣陵相。叔父劉鎮，是左光祿大夫。劉毅從小有大志，不治理家庭産業，任州從事，桓弘任他爲中兵參軍屬。

桓玄簒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吴甫之北距義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懾伏裕，莫敢出鬥。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桓玄簒位後，劉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伐桓玄，劉毅在京口征討徐州刺史桓脩，在廣陵征討青州刺史桓弘。劉裕率劉毅等到竹里，桓玄派部將皇甫敷、吴甫之向北抵禦義軍，在江乘相遇，在陣中斬殺了吴甫之，進兵到羅落橋，又斬殺了皇甫敷。桓玄非常恐懼，派桓謙、何澹之屯兵覆舟山。劉毅等率軍到蔣山，劉裕派老弱士兵登上山，張挂許多旌旗，桓玄不知實情，更加覺得危險恐懼。桓謙等的士兵多是北府人，素來畏服劉裕，誰也不敢出戰。劉裕與劉毅等分兵爲幾隊，進兵突入桓謙軍陣，都拼死力戰，無不以一當百。當時東北風颳得很急，義軍放起火來，烟塵滿天，鼓聲吶喊聲震動京城，桓謙等諸軍一時之間奔逃潰散。

玄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峥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鋭争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劉統、馮稚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

桓玄西逃後，劉裕任劉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追踪桓玄。桓玄逼迫皇帝及琅邪王西上，劉毅與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上桓玄，在峥嶸洲交戰。劉毅乘風放火，奮力争先，桓玄軍大敗，燒毁輜重連夜逃走。桓玄部將劉統、馮稚等襲破尋陽，劉毅派武威將軍劉懷肅討伐平定了他們。

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

桓玄死後，桓振、桓謙又聚衆在靈溪抗拒劉毅。桓玄部將馮該率兵與桓振會合，劉毅進擊，被桓振擊敗，退駐尋陽，因兵敗免官，不久又復

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琅邪内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没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兖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悦。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温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

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概，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鑾駕迴

職。劉裕命何無忌接受劉毅節度，何無忌認爲督攝過於煩瑣，擅自解除統制。劉毅恨何無忌專權，免去他的琅邪内史，以輔國將軍身份攝軍事，何無忌因此就與劉毅不和。劉毅衹是自己承當責任，當時的議論都贊賞他。劉毅又與劉道規從尋陽發兵。桓亮自封爲江州刺史，派劉敬宣把他打跑了。劉毅軍進駐夏口。當時桓振黨羽馮該戍守大岸，孟山圖據守魯城，桓山客守衛偃月壘，合起來有萬人之衆，兩岸之間船艦相連，水陸互相支援。劉毅督促衆軍進兵征討，還没到夏口，遇到大風浪淹死千餘人。劉毅與劉懷肅、索邈等進攻魯城，劉道規進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在江中列艦巡弋，以防逃脱。劉毅親披盔甲，攻城半天兩座城壘就崩潰了，生擒桓山客，馮該逃跑了。劉毅進兵平定巴陵。任劉毅爲使持節、兖州刺史，將軍如舊。劉毅號令嚴明，軍隊所經過的城鎮，百姓安寧喜悦。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擊襄陽，擊敗桓蔚。劉毅等諸軍進駐江陵的馬頭。桓振擁皇帝，出兵在江津扎營。魯宗之又擊敗僞將桓楷，桓振親自去攻擊魯宗之。劉毅於是率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在豫章口擊敗馮該，乘勝推進，於是進入江陵。桓振聽説城陷，與桓謙向北逃走，皇帝復位，劉毅俘獲桓玄黨徒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都殺掉了。桓振又與苻宏從鄖城襲破江陵，與劉懷肅相持。劉毅派部將攻擊桓振，把他殺了，還斬殺了僞輔國將軍桓珍。劉毅又攻克遷陵，在臨嶂斬殺桓玄的太守劉叔祖。其餘擁衆自封號的幾十起，都征討平定了。二州平定後，任劉毅爲撫軍將軍。這時刁預等作亂，聚集在湘中，劉毅派部將分别征討，都消滅掉了。

當初，劉毅服喪在家，到義軍初起時，就身穿孝服參與。到此時，戰亂逐漸平息，上表請求歸還京口，以完成喪禮，説："弘揚大道治理國家的人，仁孝是理義的極點。訴説無路而死亡的人，没有比父母去世更厲害的了。祇是臣凡庸，本來没有什麽激憤的情感和節概，不能以死相報，也是本當如此。往年國難滔天，所以立志竭

軫，而狂狡未滅，雖奸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内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没。乞賜餘骸，終其丘壙，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堂邑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盡愚忠，隱忍羞愧而苟活。去年春天鑾駕回車，而狂狡之賊未滅，雖然奸凶惡人已是餘燼竄伏，但皇上恩威不能遍及天下，文武之臣勞敝，臣之微情未能舒展，面對眼前景況心生悲憤。現在皇上恩威普及遠近，海内清平，臣的極端痛苦遭喪不祥，也是聖上所知道的。再加上羸弱病患越來越嚴重，各種病痛一齊發作，現在衰頹得不再有正常人的樣子。臣的内情，本來是不願活着；説到這些事情，也可以去死了。請求同意臣辭歸，終老於墳墓之中，希望忠孝之道在聖明之世獲得寬容。”不同意。下詔任劉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堂邑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舊，本府文武官員全部讓他帶着西去。因匡復之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賜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叛，劉毅派部將征討擒獲他。當初，桓玄在南州蓋房舍，房上全都畫上盤龍，叫做盤龍齋。劉毅小名叫盤龍，這時，就住進去了。不久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内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并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晋，飢困死亡，至得十二三。參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爲諮議參軍。

何無忌被盧循殺害後，賊軍乘勢進兵，朝廷震駭。劉毅準備了艦船去征討，將要出發時，病重，朝廷内外失色。朝中議論想奉擁皇上向北投奔中軍劉裕，正好劉毅病愈，將要率軍南征，劉裕寫信給劉毅説：“我以往跟妖賊作戰，知道他們的各種變動。現在船隻修治將完，將要在前面與之交戰。掃平之後，上游的重任全部委托你。”又派劉毅的堂弟劉藩去阻止他。劉毅大怒，對劉藩説：“我因一時的功勞推崇他罷了，你們就認爲我不如劉裕了！”把信丢在地上。於是率兩萬水軍從姑孰出發。徐道覆聽説劉毅將要到建鄴，報知盧循説：“劉毅兵力强大，成敗在此一戰，宜合力抵禦他。”盧循就從巴陵率兵出發，與徐道覆連兵而下。劉毅駐扎在桑落洲，與賊軍交戰，失敗了，棄船，率數百人步行逃走，其餘的人都被賊軍擄獲，輜重物資，全都放棄了。劉毅逃走，經過蠻之晋地，士兵在途中飢困死亡，到達目的地時祇剩下十分之二三的人。參軍羊邃在途中竭力照顧他，僅得免於難。劉裕對他深切地安慰勉勵，恢復他原來的職務。劉毅就任羊邃爲

諮議參軍。

及裕討循，詔毅知内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

臣聞天以盈虚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絶。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厘改，則靡遺之嘆奄焉必及。

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内，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户不盈數十萬，地不逾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减息，大而言之，足爲國耻。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閡，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悦，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

劉裕征討盧循時，詔令劉毅知内外留事。劉毅因作戰失敗，請求解職，降爲後將軍。不久轉任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劉毅上表説：

臣聽説天地運轉以盈虚爲規律，治理時政以損益爲途徑。時運不好而政治不革新，人民凋零而事務不減，就不能救助已經危險的急病，拯救在苦難中將要絶亡的百姓。近來戰火頻頻，兵甲遍地，臣所統屬的江州，以一隅之地處於逆順交接的衝要之處，自從桓玄以來，逼迫殘敗，以至於男子不能得到撫養，女子没有夫家，逃亡去就，不避幽深之地，若不是財盡力竭，不會到這樣的地步。如果不能悉心哀憐治理，有所變革，那麽靡有孑遺之嘆就會突然到來。

設立官職劃分職事，軍事和政治有所不同，治理養育以停息事務最重要，軍事謀略以成功爲最首要。兩者兼而有之，大概是出於權宜之計，沿襲已久，就像是通例一樣。江州在國家腹地，連接揚、豫，作爲屏藩，實在重復。從前胡寇縱横，朔馬臨江，爲抗禦之計，那也是一時權宜罷了。現在江左區區之地，户口不過數十萬，地方不過數千里，而將帥如同鱗次，不能減少一些，誇大地説，足以成爲國家的耻辱。何况地方處於無憂之所，却還要設置軍府文武將佐，把財力用在不緊要的地方，這難道是治國的良策嗎？其實是揚湯止沸呀！那裏州郡傍靠大江，百姓稀少，再加上郵亭險阻，畏懼風波，反復的轉運物資，常常被淹没，又不是憑藉其利來救助其弊的事情。臣認爲應當撤銷軍府，移鎮到豫章，處於十郡中心，厲行簡明恩德之政，幾年之後，可以有生機。而且屬縣凋敝零散，衹是作個存在的樣子，可是徭役賦税送往迎來不得停息，也認爲應當根據機宜合并以簡省民衆的開支。刺史庾悦，自從到任以來，很有憂慮憐憫的誠心，衹是綱領之處不變革，本來就不是綱目所能

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

治理好的。尋陽連接蠻地，應顯示有防禦的措施，可從州府調一千兵去幫助郡中衛戍。

於是解悦，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户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

於是解除庾悦之職，劉毅移鎮到豫章，派他的親信部將趙恢率領一千兵守衛尋陽。不久進升劉毅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舊。劉毅上表稱荆州在編人户不足十萬，器用不足。廣州雖然凋殘，還能出産丹漆的用度，請依照先例。於是加督交、廣二州。

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很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晋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内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爲奸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托省疾，實規伺隙，同惡想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脱，職爲亂階，扇動内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

劉毅到江陵，就擅自取江州兵以及豫州西府文武官員萬餘人，留下不遣走，又報告説因疾病所困，請求以劉藩爲副手。劉裕因劉毅與自己不一心，就上表奏告。安帝下詔説："劉毅傲慢狠毒凶惡暴戾，早就有了作亂的徵兆，曾遭到慘敗，本應遭到誅戮。晋法寬宏，又受到寵貴重用。竟然不思過内心自責，怨望反而更甚。全靠宰輔大臣寬宏大量，特别給以優待，於是又授予陝西重任，恩寵榮耀隆盛，希望他能有感於禮遇而洗心革面，改變心意。可是他堅持行惡不改，決心要違法作亂，欺凌主上虐待下人，縱逸無度。解除都督之任以後，江州不再歸他統領，却擅自調動軍隊，掠取軍用物資，排斥原來的戍衛將領，大樹自己的黨羽。西府二局，文武官員過萬，全部截留，連一句話都没有。肆心恣欲，不顧天朝。又與堂弟劉藩遥相呼應，招募剽悍狡黠之徒，修治兵甲擴充軍勢，表面上假托探視疾病，實際是窺伺時機，同惡相助，企圖在荆、郢會合。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先代的資望，過分地蒙受特殊的恩遇，可是輕佻浮躁，實在是禍亂的起因，内外煽動，萬里結陰謀，這如果可以忍耐，還有什麽不可以忍耐的！"於是誅殺劉藩、謝混。

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内城，精鋭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

劉裕親自率衆征討劉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到豫章口，在江津把船燒了進兵。劉毅參軍朱顯之遇上王鎮惡，率手下千人投奔劉毅。王鎮惡等攻陷了外城，劉毅堅守内城，精鋭士卒還有幾千人，戰到太陽西斜，王鎮惡把劉裕

惡以裕書示城内，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鬥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侄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

毅剛猛沈斷，而專肆很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絶嘆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争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并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内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圖裕，以至於敗。

初，江州刺史庾悦，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悦後與僚

的信給城裏看，劉毅發怒，不拆開信看就把它燒了。劉毅希望能有外援，督促士卒力戰。衆人聽説劉裕來了，全都喪失了鬥志。天黑後，王鎮惡在幾座城門放火焚燒，并力攻城，劉毅軍就潰散了。劉毅從北門單騎逃跑，離江陵二十里自縊。過了一夜，居民報告了這件事，就在鬧市斬首示衆，子侄全都被誅殺。劉毅兄劉模逃到襄陽，魯宗之把他斬了送往京城。

劉毅爲人剛猛沉毅果敢，可是專横恣肆凶狠剛愎，與劉裕協同成就大業，而功勞低於劉裕，自己很驕矜誇耀，對劉裕不服氣。到就任地方軍事長官時，常怏怏不樂以爲不得志，劉裕總是懷柔順從他。劉毅更加驕縱，每次讀史書，讀到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處時，就極爲慨嘆認爲不可能。曾經説："恨不遇劉、項，與他們争霸中原。"又對郗僧施説："從前劉備有了孔明，就如同魚有了水。現在我和你雖然才能比不上古代賢者，可是事情與他們相同。"人們都討厭他的桀驁不遜。在桑落戰敗時，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又更加憤激。當初，劉裕征討盧循，凱旋而歸，皇帝在西池舉行盛大宴會，下詔讓群臣賦詩。劉毅的詩説："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他自知武功不如，所以想顯示文雅有餘。後來在東府聚集摴蒱大賭，一注賭到數百萬，别人都衹擲到黑犢爲止，衹有劉裕和劉毅最後擲。劉毅接着擲了一個雉，大喜，提起衣襟繞着坐床，叫着對同座説："不是不能擲盧，不幹這個罷了。"劉裕很厭惡他，於是抓住五個骰子在手上，過了很久，説："老兄我試着跟卿應對一下。"一擲下去，四個骰子都是黑色，還有一個正在轉動，劉裕高聲一喝，就成了一個盧。劉毅心中很不痛快，但是他本來長得黑，他的臉像鐵的顔色一樣，就温和地説："也知道公不會把這個借給我！"出鎮西藩後，雖然是上游地區的地方長官，可是頓時失去了朝權，又很討厭謀略計劃，所以想要獨據威强之勢，伺機對付劉裕，結果招致失敗。

當初，江州刺史庾悦，隆安年間是司徒長史，曾經到京口。當時劉毅很貧困，先到府中借東堂與親友故舊射箭。可是後來庾悦與僚佐直接

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并可，望以今日見讓。"悦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悦食鵝，毅求其餘，悦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悦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悦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來堂，劉毅請求説："我們這些貧困之人，聚集起來射一次箭不容易。您到其他堂上去也都可以，希望今天能讓我們。"庾悦不答應。一起射箭的人都散去了，衹有劉毅照舊在那裏射。後來庾悦吃鵝，劉毅請求給他一點，庾悦不理他，劉毅常懷恨在心。義熙年間，因此奪去了庾悦在豫章的官職，解散了他的軍府，派人暗示他的意思，庾悦忿懣恐懼而死。劉毅就是這樣狹隘急躁。

劉邁

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鈎、斬袪，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參軍。後爲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劉邁字伯群。從小有才幹，任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在江陵時，非常强横，士庶都很害怕他，超過了殷仲堪。桓玄曾在殷仲堪的廳堂前戲馬，用矟向殷仲堪比劃。當時劉邁在座，對桓玄説："馬術矟術都有餘，精微的義理不足。"桓玄自認爲才雄蓋世，而心中知道外界并不贊許他。殷仲堪聽後大驚失色。桓玄出去後，殷仲堪對劉邁説："卿真是個狂人！如果桓玄夜間派人殺卿，我哪能相救！"劉邁用嚴辭反駁他，而不後悔。殷仲堪讓劉邁去陪都避禍。桓玄果然派人追他，劉邁剛剛能免禍。後來桓玄得志，劉邁上門去晋見，桓玄對他説："你怎麽知道我不會殺你而敢來相見？"劉邁回答説："射鈎和斬袪，跟劉邁我加起來就是三件美談，所以知道不會死。"桓玄很高興，任他爲刑獄參軍。後來當竟陵太守。劉毅和劉裕同謀起義時，劉邁將要響應，事情泄露被桓玄殺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内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

諸葛長民，是琅邪陽都人。有文才武略，然而行爲不檢點，得不到鄉里的稱譽。桓玄舉薦他爲參平西軍事，不久因貪婪刻薄而免官。劉裕起義時，和他一起商定謀略，任揚武將軍。跟隨劉裕征討桓玄，因功拜授輔國將軍、宣城内史。這時桓歆聚衆攻向歷陽，諸葛長民打跑了他，又和劉敬宣在芍陂擊敗桓歆，封爲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守山陽。義熙初年，慕容超進犯下邳，諸葛長民派部將徐琰打跑了他，進位爲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晋陵太守，鎮守丹徒，本號和

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晋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

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幕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悦，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絶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

公如舊。

何無忌被徐道覆殺害時，賊軍乘勝進逼京都，朝廷震動恐駭，諸葛長民率軍入京都防衛，於是上表説："妖賊聚集船隻砍伐樹木，可是南康相郭澄之隱瞞一年多，又很爲之擔保申明，多次欺騙何無忌，罪當斬刑。"詔書寬赦了郭澄之。盧循戰敗劉毅時，盧循與徐道覆連兵而下，京都危恐，諸葛長民勸劉裕暫時把天子轉移過江。劉裕不聽，令諸葛長民和劉毅屯兵於北陵，防備石頭。事情平息後，轉任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劉裕征討劉毅時，以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下詔允許他帶甲仗五十人入殿。諸葛長民驕奢縱逸貪婪，不理政事，大肆搜刮珍寶美女，營建宅舍，肆無忌憚，到處殘虐，老百姓都很恨他。自己認爲做了許多不合禮法之事，常常害怕國法。劉毅被誅殺後，諸葛長民對親信之人説："往年彭越被剁成肉醬，去年誅殺韓信，災禍快要來臨了。"想要作亂，問劉穆之説："人間議論者説太尉跟我不和，這是什麽原因呢？"劉穆之説："宰相公西征時，把老母幼弟都委托給將軍，怎麽能説不和呢？"諸葛長民弟諸葛黎民輕狂狡詐而好利，再三勸他説："黥布、彭越不一心勢必不能偏安，劉毅的被誅，也是諸葛氏的恐懼，可以趁着劉裕未回時下手。"諸葛長民猶豫未决，不久嘆息道："貧賤的時候總想富貴，富貴了必然有危機。現在想當一個丹徒百姓，哪裏還辦得到呢？"劉裕很懷疑他，絡繹不斷地運送輜重倍道兼程而下，提前約定到達的日期，百官在道中迎候，就錯開時間不見他們。不久輕舟直入，暗中進入東府。第二天早晨，諸葛長民聽説他回來了，很驚訝地上門來見，劉裕在幕帷中埋伏下壯士丁旿，請諸葛長民進來説話，把平常所有隔閡的事都作了解釋。諸葛長民很高興，丁旿從後面擊殺了他，用車載着尸體交付廷尉。派人抓諸葛黎民，諸葛黎民驍勇過人，與來抓捕他的人苦戰而死。小弟諸葛幼民是大司馬參軍，逃進山中，

梏焉。

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被追捕殺戮。諸葛氏被誅滅，士民都恨正法太晚，就像解脱了桎梏一樣。

當初，諸葛長民富貴之後，常常一個月中總有十幾夜睡覺時受驚而起，跳躍踉蹌，像跟人打架一樣。毛脩之曾經跟他同宿，看見後很驚駭，問他原因。諸葛長民回答説：“衹見一個東西，很黑的顏色而有毛，脚看不清楚，非常强健，除了我外没人能制服它。”到後來出現得更頻繁。屋中的柱子和椽桷之間，都看見有蛇頭，讓人爬上去用刀砍，刀一砍下蛇就藏起來了，人走了蛇又出來。又有擣衣的棒槌相互説話就像人的聲音，又聽不懂説什麽。見墻上有一隻大手，有七八尺長，手臂有幾圍粗，讓人去砍，突然就不見了。没多久他就被誅殺了。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彦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彦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

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雖强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敕使，城中無敢動者。

何無忌，是東海郯人。從小有大志，忠誠堅貞縱任意氣，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就在言辭氣色上表現出來。州徵任爲從事，轉任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就是他舅父，當時鎮守京口，每次有大事，常一起參詳計議。會稽王太子司馬元顯之子司馬彦章封爲東海王，任何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桓玄在鬧市殺害司馬彦章時，何無忌進入市中慟哭而離去，當時人都以之爲義。跟隨劉牢之征討桓玄。劉牢之將要投降桓玄時，何無忌屢次勸阻，辭情非常懇切，劉牢之不聽。到桓玄篡位後，何無忌與桓玄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交，請求治一個小縣。曹靖之告訴桓玄，桓玄不同意，何無忌就回京口。

當初，劉裕曾經當過劉牢之的參軍，與何無忌素來親近交結。到此時，於是密謀共同對付桓玄。劉毅家在京口，與何無忌素來友善，談到復興之事，何無忌説：“桓氏强盛，能對付得了嗎?”劉毅説：“天下本來有强有弱，雖然强也容易削弱，衹擔心難找到挑頭的人。”何無忌説：“天下草野之中并不是没有英雄。”劉毅説：“我見過的衹有劉下邳。”何無忌笑着不答話，回去後把這件事告訴劉裕，於是一起邀劉毅，與他推誠結交，就共起義兵，襲擊京口。何無忌假扮穿上傳詔的服裝，自稱是皇上的使者，城中没有敢

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内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噪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峥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内史、督江東五郡軍事，

亂動的人。

開始，桓玄聽説劉裕等和何無忌起義兵，很害怕。他的黨徒説："劉裕是烏合之衆，勢必不能成功，希望不要擔心。"桓玄説："劉裕勇冠三軍，當今天下無敵。劉毅家中連一兩石糧食的積蓄也没有，可是他摴蒱時一擲百萬。何無忌是劉牢之的外甥，酷似其舅。這些人共舉大事，怎麽能説不會成功呢！"他就是這樣令人畏懼。到桓玄敗逃時，武陵王司馬遵秉承皇上意旨行事任何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内史，把會稽王司馬道子統率的精兵全都配備給他，向南追擊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一起接受冠軍將軍劉毅的節度。桓玄留下他的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何無忌等在桑落洲扎營，何澹之等率軍來挑戰。何澹之平常乘坐的戰船旌旗很嚴整，何無忌説："賊軍主帥必定不在這船上，想要詐我們，宜急攻他。"衆人都説："何澹之不在船中，他手下的人俘獲了也没什麽用處。"何無忌對劉道規説："現在兩軍衆寡不相當，打起來不可能獲得全勝。何澹之雖然不在這船上，進攻就容易獲取，再乘勢縱兵攻擊，可以一鼓擊敗敵軍。"劉道規聽從了，於是擒獲了敵船，就傳呼道："已經抓住何澹之了！"賊軍驚恐擾動，何無忌部下也以爲是真的。劉道規乘勝直進，何無忌又鼓噪攻擊，何澹之就潰敗了。進據尋陽，派使者奉送宗廟主祏和武康公主、琅邪王妃回京都。又和劉毅、劉道規在峥嶸洲打得桓玄大敗而逃。何無忌進據巴陵。桓玄堂兄桓謙、侄子桓振乘機攻陷江陵，何無忌、劉道規在馬頭進攻桓謙，在龍泉進攻桓蔚，都打敗了他們。不久後被桓振擊敗，退回尋陽。何無忌與劉毅、劉道規再次進兵討伐桓振，攻克夏口三城，於是平定了巴陵，進駐馬頭。桓謙請求割讓荆、江二州，奉送回天子，何無忌不同意。進軍攻破江陵，桓謙等敗逃。何無忌侍衛安帝回京都，任何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人入殿，没有到任。遷任會稽内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舊，賜給鼓吹一部。義

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

熙二年，遷任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舊。因復興之功，封安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

盧循遣别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决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强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實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

盧循派偏軍統帥徐道覆順流而下，都重樓艦船。何無忌將要率衆抵禦，長史鄧潛之勸諫說："現在用神武之師抗禦那叛逆之衆，掉轉山來壓鷄蛋，也不足以用來作比喻。然而國家的大計在此一舉。聽説他們艦船高大勢盛，又居於上游之利。蜂蠆之毒，邾、魯之事可爲鑒戒。宜决開南塘，守住二城等待他們，他們必然不敢捨下我們遠下。積蓄力量等待他們疲憊喪失鬥志，然後再攻擊他們。如果放棄萬無一失的上策，而非要通過一戰來决定勝負，如果失利了，後悔就來不及了。"何無忌不聽，就率水軍拒敵。開戰後，賊軍派幾百强弩手登上西岸小山攔射，而靠在山側。不久後颳起猛烈的西風，何無忌乘坐的小艦被吹到東岸，賊軍乘風用大艦逼近，軍衆就敗逃了，何無忌還高聲說："拿我的蘇武節來！"取來節後，親自執節督戰。賊軍雲集，有幾十個人登上艦來。何無忌辭色毫不屈撓，於是握節而死。下詔說："何無忌富有才智行爲端正，忠誠堅貞明察誠信，亡身報國，符合英明的謀略；治理困厄混亂的局面，廓清重重迷霧。而施政於華夏，傳播風化功德。妖賊作亂，侵擾國家，憤怒征討，立志澄清國土。然而事情出乎意外，臨危更堅，握節隕身於危難，忠誠直貫古代賢者，朕因此心中非常悲痛。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舊，謚號叫忠肅。"兒子何邕繼位。

初，桓玄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潜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克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勛，皆以算略攻

當初，桓玄攻破京都，劉裕東征，何無忌秘密到劉裕軍中，密謀起義，勸劉裕在山陰起兵。劉裕認爲桓玄的大逆還没有昭著，恐怕在遠方舉事，很難成功。如果桓玄接着竊奪天位，然後在京口設法對付他，也還不晚。何無忌就回去了。到義軍興起後，協助謀劃大事，都憑着謀略攻戰

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脱，朝野痛之。

取得成攻，而這一戰由於輕敵而失敗，朝野都很悲痛。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初爲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絰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將軍。

檀憑之字慶子，是高平人。從小有心智才力。家庭和睦嚴肅，爲世人稱道。堂兄之子檀韶兄弟五人，都自幼喪父，檀憑之撫養他們像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最初任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任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鄉里舊交，又數次共同東征，關係很密切。義旗豎立起來時，檀憑之與劉毅都因父母之喪，身穿孝服而參與起義。雖然才能聲望不如劉毅，但是官職和威名超過劉毅，所以劉裕任他爲建武將軍。

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晋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没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既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户。"

劉裕將要起義時，曾經和何無忌、魏詠之一起在檀憑之處會合。正好善於相面的晋陵人韋叟看見了檀憑之，很驚訝地説："卿有急兵之災，不過三四天就要應驗。暫時隱蔽起來避一避災，不能輕易出來。"桓玄部將皇甫敷到了羅落橋時，檀憑之和劉裕各率一支部隊作戰，失敗了，被皇甫敷軍殺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年，下詔説："表彰善人記述功勛，是治理國家的通法，死而不朽，是有節義的行爲。原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敢，爲國捐軀，既用義使情感篤厚忠誠，所以臨危獻身。考察他的思想和行爲，古人比他强不了多少，最近的追贈，感到還有遺憾。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舊。既然爲國家捐軀，也應追論封賞之事。可封爲曲阿縣公，食邑三千户。"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

魏詠之字長道，是任城人。家中世代貧寒，親自耕種爲生，好學不倦。生來唇裂。有擅長相面的人對他説："卿將很富貴。"十八歲時，聽説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治這種病，家裏貧窮没有盤纏，對家人説："這樣醜陋，活着有什麽用！"於是帶了幾斛米西上，去投奔殷仲堪。到了後，上門自己通報。殷仲堪和他交談，很贊賞他的意志，召醫生來診治。醫生説："可以開刀修補，但是要喝一百天粥，不能言笑。"魏詠之説："半輩子不説話，還有半輩子，也應當治

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初爲州主簿，嘗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簒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吴國内史，尋轉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奬之誠，實銘王府；敷績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録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内史。

療，何况一百天呢！”殷仲堪就找了一間偏室給他住，讓醫生好好給他治療。魏詠之就閉着嘴不説話，衹喝稀粥，他就是這樣磨煉意志。痊愈後，殷仲堪給了很多錢財送他走。

最初任州主簿，曾見過桓玄。他出去後，桓玄鄙視他精神不出衆，對座中賓客説：“庸碌的精神而寄於魁偉的軀幹之中，不能成大器。”竟不遷調而把他送走了。魏詠之早年與劉裕交往親善，桓玄簒位後，輔佐舉義的謀略。桓玄失敗後，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進犯歷陽，魏詠之率衆打跑了他。義熙初年，進升征虜將軍、吴國内史，不久轉任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魏詠之最初當百姓時，不以貧賤爲耻；居於顯位之後，也不以富貴高人一等。開始時是殷仲堪的客人，没多久就登上了他的位子，議論者都稱道。不久在任上去世。詔書説：“魏詠之器宇高尚宏大，見識高遠奥妙，共同輔佐的忠誠，銘記在王府，建功立業的實效，留傳在人間。忽然喪命，心中凄愴。可追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後來記載他協助舉義之功，追封爲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謚號叫桓。弟魏順之官至琅邪内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晋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内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禄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晋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勍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

史臣曰：臣看到自古以來太平的風化，一定要依靠正人；偉大的業績，没有誰能超過奇士。在衰微之晋頽敗之時，叛逆之桓玄僭越擅權之時，外乏桓、文，内無平、勃，如果不出現雄傑，怎麽能拯救得了呢？這幾個人，氣概足以蓋世，才能足以治國，正碰上大運困厄的時機，乘着義熙上天啓迪的資質，建立大功如同轉動圓圜，剪除群凶如同摧枯拉朽，權勢壓倒百官，俸禄達到萬鍾，這也是大丈夫的盛事。然而希樂傲慢招禍，諸葛驕淫成罪，建立宋而不能同心同德，光復晋而不算忠純篤實之臣，謀略不善，自取滅亡。無忌懷着功名之大志，奮發文武之良才，追溯舊情而感動當時之人，行義舉而威震强敵，乘着機會取得勝利，面對死亡而毫不怯懦，與昔日之輩相比，難道能同日而言嗎？

贊曰：劉生剛愎自用，葛侯凶頑恣肆。惡貫

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兹忠烈。捨家殉義，忘生存節。檀實棱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效績揚輝。

滿盈，災禍生於疑貳。安成英武，體現忠烈。捨家殉義，忘死保持節義。檀確實威風，身死名揚。魏終於同心，立功揚輝。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温，爲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

張軌字士彥，是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張耳第十七代孫。家中世代孝廉，以儒學顯貴。父親張温，任太官令。張軌從小聰敏好學，有才能名望，儀態美好，有典章法則，與同郡皇甫謐交好，隱居在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年，接受叔父所賜的五品官職。中書監張華與張軌談論經義以及政務的得失，很器重他，認爲安定中正掩蔽善者壓制人才，就爲他美言，認爲他是二品中的佼佼者。衛將軍楊珧徵他任掾，拜任太子舍人，多次遷任任散騎常侍、征西軍司。

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凉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横，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别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凉土耳。張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吴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

張軌因時局動亂，暗中圖謀占據河西，卜筮吉凶，得到《泰》之《觀》卦，就扔下蓍草高興地説："這是霸者的徵兆。"於是請求出任凉州。朝中公卿也舉薦張軌才能足以治理遠地。永寧初年，出任護羌校尉、凉州刺史。這時鮮卑反叛，寇賊縱横侵擾，張軌到任後就征討擊破，斬首萬餘人，於是威震西州，教化在河西風行。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爲主謀之人，徵召九郡國子學生員五百人，建立學校，開始設置崇文祭酒，地位如同别駕，春秋時節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互説道："天下將亂，避難之處衹有凉地。張凉州德行器量不一般，大概就是那種人罷。"到河間、成都二王之難時，派兵三千，東赴京都。當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死太守叛亂，郡中人馮忠伏尸慟哭，吐血而死。張掖人吴詠受護羌校尉馬賢徵召，後來任太尉龐參掾，龐參、馬賢相互中傷，罪當死，各自都讓吴詠當證人，吴詠謀算着不可能證

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户。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

明兩個人都有理，就刎頸自殺而死。龐参、馬賢慚愧後悔，自動和解了。張軌都祭了他們的墓，并表彰他們的子孫。永興年間，鮮卑若羅拔能都作亂，張軌派司馬宋配征討，斬殺拔能，俘虜十多萬人，威名大震。惠帝派使者加任他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食邑千户。於是大規模修建姑臧城。這座城池本來是匈奴修築的，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勢有龍形，所以叫卧龍城。當初，漢末博士敦煌人侯瑾對他的門人説："以後城西的泉水將枯竭，上面將會建兩個城闕，與東門相望，其中將出現霸者。"到魏嘉平年間，郡官果然修建學館，在泉上築了兩個城闕，與東門正相望。到此時，張氏就在河西稱霸。

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内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悦，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宫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凉州大馬，横行天下。凉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

永嘉初年，碰上東羌校尉韓稚殺了秦州刺史張輔，張軌少府司馬楊胤對張軌説："現在韓稚逆命，擅自殺張輔，明公掌握一方的軍政大權，應當懲處不敬之徒，這也是《春秋》之義，諸侯互相攻殺，桓公不能救援，那麽桓公就感到耻辱。"張軌聽從他的意見，派中督護氾瑗率軍兩萬征討他，先派人送信給韓稚説："現在國家的綱紀紛亂，州郡牧守應當合力爲國效命。剛得到雍州檄文，説卿舉兵在内部互相侵犯。我主管一方之政，討伐叛亂是不可推卸的職責，大兵三萬，相繼出發，朋友間的情誼，哪裏還顧念得上呢？古代交戰，以保全國家爲上計，卿如果能單騎來到軍門，將與卿共同平定世間的動亂。"韓稚收到信後就投降了。派主簿令狐亞問候南陽王司馬模，司馬模很高興，把皇帝賜的寶劍贈給張軌，對張軌説："從隴往西，征伐裁决全部委托給你，就如這柄劍一樣。"不久王彌進犯洛陽，張軌派北宫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領州軍擊敗了他，又在河東擊敗了劉聰，京城中唱道："凉州大馬，横行天下。凉州鷂鷹高飛，寇賊消亡；鷂鷹高飛翩翩，嚇殺人。"皇帝嘉賞他的忠誠，進封爲西平郡公，不接受。張掖臨松山崖石上有"金馬"之字，磨滅得大略還可看出來，而"張"字很分明，又有文字説："初登天下大

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袪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

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托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袪、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横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脱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蹈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劉陶，守闕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

位，西方萬年安穩。"姑臧有一塊黑紅色石頭，上面有白點組成二十八宿圖形。這時天下已亂，朝廷的使者命令全都没有了，張軌派使者進貢，年節不廢。朝廷嘉賞他，多次下詔書慰勞。

張軌後來患風疾，口不能説話，讓其子張茂代理州中事務。酒泉太守張鎮暗中舉薦秦州刺史賈龕代替張軌，秘密派使者到京都，請尚書侍郎曹袪任西平太守，企圖構成輔車之勢。張軌别駕麴晁想要專擅威福，又派使者到長安，報告南陽王司馬模，説張軌殘病不能理事，請以賈龕代替張軌，而賈龕想接受。其兄責備賈龕説："張涼州是一時名士，威震西州，你有什麼功德可以代替他！"賈龕就作罷了。又任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州衙中楊澹奔到長安，割下耳朵放在盤中，訴説張軌被冤枉，司馬模就上表停止了這件事。

晉昌人張越，是涼州大族，讖言説張氏在涼州稱霸，他以自己的才能實力認爲在自己身上應驗。從隴西内史遷任梁州刺史。張越志在涼州，就托病回到河西，暗中圖謀取代張軌，就派其兄張鎮以及曹袪、麴佩發出檄文廢除張軌，讓軍司杜耽代理州中事務，讓杜耽上表任張越爲刺史。張軌發布命令説："我任刺史八年，不能綏靖所轄地區，又正值中原戰亂，秦、隴危困，加上重病卧床，確實想隱居讓賢。祇是責任重大，不便馬上按自己的意圖去做。没想到這些人横生此變，這是不明白我的心呀。我把離開貴州視如脱下鞋來一樣容易。"想派主簿尉髦奉表章到朝廷，就趕緊收拾行裝，準備告老還鄉回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把張鎮的檄文踏在地上，推門而入進諫説："晉室多難，人神困苦，實在要依靠明公安撫平定西夏。張鎮兄弟膽敢肆行凶逆，應該揭發他們的罪行而誅戮，不能使他們的妄想實現。"張軌沉默不説話。王融等出門後實行戒嚴。武威太守張琠派兒子張坦奔馳到京都，上表説："魏尚安定邊境而獲罪，充國盡忠而受譴責，這些都是前代史書所譏刺的事情，是今天的明鑒。順陽懷念劉陶，守候在宫門前的人上千。刺史到臣之州上任，就像慈母對待嬰兒，百姓愛戴臣張

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擾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户，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悦，赦州内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别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距戰于黄阪。寔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囂。

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遁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禄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宫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没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

軌，就像旱苗得到膏雨。聽説被流言迷惑，將要遷代刺史，民情悲哀，如同失去了父母。現在戎夷擾亂華夏，不宜使一方騷動。”不久任其子張寔爲中督護，率兵征討張鎮。派張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去曉諭張鎮説：“舅舅怎麽不知道安危，明白成敗？主公西河德行昭著，兵馬如雲，這就如同烈火已經燒起來了，等待江、漢的水來滅火，淹在大水之中，盼望越人來救，怎麽來得及呢？現在數萬大軍已經臨近州境，祇有保全年老的父母，保存門户，誠心誠意地歸順，必然能保享萬全之福。”張鎮流着淚説：“這是别人迷誤了我！”於是把罪過推到功曹魯連身上把他斬了，到張寔軍中歸罪。南討曹祛，打跑了他。張坦從京都回來，皇帝下嘉獎詔書慰勞張軌，按司馬模表章所説，命令誅伐曹祛。張軌非常高興，赦免州中死刑以下的犯人。命令張寔率領尹員、宋配步騎兵三萬征討曹祛，另派從事田迴、王豐率八百騎兵從姑臧西南出石驢，占據長寧。曹祛派麴晁在黄阪拒戰。張寔從隱秘的小路出浩亹，在破羌交戰。張軌殺曹祛及其牙門田囂。

派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以及郡國中的秀才孝廉貢物計簿、器甲地方特産到京都。令主管部門可推求建州以來有清白堅貞的德行，高隱放棄榮耀；有高才博學，著述經史；臨危不懼爲義殉難，爲君獻身；盡忠諫諍而遭禍，出使單獨應對而排除禍患；有權變智謀豪邁勇敢，爲社會解除災難；花言巧語奉迎迷誤主上，中傷陷害忠良；都記述事迹讓人知道。州中父老無不慶賀。光禄傅祗、太常摯虞寫信給張軌，告知京城饑荒匱乏，張軌就派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皇帝派使者提升張軌拜任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爲霸城侯，進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書還没到，王彌進逼洛陽，張軌派將軍張斐、北宫純、郭敷等率精鋭騎兵五千來保衛京都。到京都陷落時，張斐等都死於賊手。中原來避難的人不斷增多，分武威設立武興郡讓他們居住。太府主簿馬魴對張軌説：“四海顛覆，皇帝未回，明公以全州之力直到平陽，天下必然望風披靡，有征無戰。不知害怕什麽不這

拔，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晋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晋。”

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禄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宫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勛。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

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絶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絶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

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

麼做?”張軌說：“這正是我心裏想的。”又聽説秦王入關，就發檄文到關中説：“主上遇危，遷移駕幸到不好的地方，天下分崩離析，舉國上下喪氣。秦王天生卓越超拔的聖德，神武順應天命。在世祖的孫子中，王現在最年長。凡是我晋人，吃土地中生長的植物之類，占卜順從，人神同心。可選擇吉時，奉擁他登上皇位。現派遣前鋒督護宋配率步騎兵兩萬，直赴長安，護衛皇上，在左右抗擊敵人。西中郎張寔率中軍三萬人，武威太守張琠率胡騎兩萬人，陸續進發，仲秋月中旬在臨晋會合。”

不久秦王當皇太子，派使者拜張軌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堅決辭讓。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依據險阻斷絶使命，命令宋配征討他們。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持前福禄令麴恪爲主，捉住太守趙彝，在東邊響應裴苞。張寔回兵征討他們，斬殺麴儒等。左督護陰預在狹西與裴苞交戰，大敗他，裴苞逃奔桑凶塢。這一年，北宫純投降劉聰。皇太子派使者來重申前次的任命，堅決辭命。左司馬竇濤對張軌説：“曲阜周旦不辭讓，營丘齊望受命，這是爲了昭明國法，勉勵功勛卓著之臣。現在天下崩亂，皇帝遷徙，我州雖然偏遠，不忘匡助護衛，所以朝廷傾注關懷，嘉令屢至。宜聽從朝廷的旨意，以符合衆人之心。”張軌不聽。

當初，張寔平定麴儒，流放首惡之人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説：“清除惡人，如同農夫除草，要從根上斷絶，不能使它再滋生。現在應當全部把他們流放，以絶後患。”張寔不聽。麴儒餘黨果然叛亂，張寔進兵平定。

愍帝即位，進位任司空，堅決推辭。太府參軍索輔對張軌説：“古代用金貝皮幣爲錢，避免糧食絲帛量度時的損耗。兩漢製五銖錢，流通交易毫無留滯。泰始年間，河西荒蕪廢棄，於是不再用錢，撕裂布帛一段一段計數。布帛遭到損壞，買賣交易又不方便，白白地浪費女工，不能穿用，弊害極大。現在中原雖然動亂，此地安全，宜恢復五銖錢解决流通買賣中的會計之難。”

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

張軌采納了，馬上製造了與布帛等值的錢，錢於是普遍流行，人們使用很方便。這時劉曜進犯北地，張軌又派參軍麴陶率三千人保衛長安。皇帝派大鴻臚辛攀拜任張軌爲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又堅决推辭。

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在州中任職的第十三年，卧病不起，留下遺令說："我對百姓没有恩德，現在病重彌留，大概不久於人世了。文武將佐都應當竭盡忠心謀劃國事，務必保護安定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安寧自家。用簡樸的棺木薄葬，不要用金玉陪葬。好好地輔佐安遜，聽候朝廷的旨意。"上表立兒子張寔爲世子。去世時六十歲。謚號叫武公。

張寔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禄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勛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鋭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虚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張寔字安遜，學問高深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任郎中。永嘉初年，堅决辭去驍騎將軍職，請求回涼州，允許他，改授議郎。到了姑臧後，因征討曹祛之功，封爲建武亭侯。不久遷任西中郎將，進爵爲福禄縣侯。建興初年，除授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張軌去世後，州人推舉張寔代理父職。愍帝於是下詔說："你父武公，立功勛於西夏。近來胡賊暴戾狡詐，侵犯中原腹地，義兵鋭卒，不遠萬里相繼而來，地方特産遠地珍寶，年年貢入府庫。將要委以專征之任，蕩清九州，老天不善，損傷我的藩王，朕因此哀痛在心。你才智出衆英勇剛毅，宜繼承父職爲西方屏藩。現拜授爲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謹慎恭敬罷！你要發揚光大先人的業績，保衛王室。"

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

蘭池長趙奭獻上軍士張冰得到的一方璽，上面有"皇帝璽"字樣。群僚慶賀稱頌大德，張寔說："孤常常惱恨袁本初舉印向肘之事，諸君爲何說這樣的話呢！"於是把璽送往京都。在封國中下令說："很慚愧地繼承父業，希望刑法政令不成爲百姓的禍患，而連年饑荒旱災，大概是因爲政務有失。我仰慕勸戒規諫之言，以彌補政務的闕失。從現在起有當面批評孤的錯誤者，獎勵五匹帛；書面提出批評的，賜給竹筐盛的禮物；在街巷中議論的，賞給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丞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决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内斷聖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

進言説："聖明之王將要舉大事時，必定注重多方咨詢之法，朝中設置諫官以匡正大事，疑丞輔弼以拾遺補闕。現在事無巨細，全都由聖意决斷，出動軍隊發布政令，朝中都不知曉，如果有缺誤，下面没人分擔批評。我認爲應當停息聰明閉塞智慧，開啓采納群言，大大小小的政務刑獄，與衆人共同處理。如果總是聖心内自决斷，那麽群僚畏懼威嚴而當面順從。善惡都歸於主上，即使獎賞千金，最終也無人説話。"張寔采納他的意見，位加三等，賜帛四十匹。派督護王該送諸郡貢物，獻上名馬地方珍奇、經史圖書到京都。

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厄運，禍降晋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群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虚深寇，劫質羌胡，攻没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宫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慚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勛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難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

當時劉曜進逼長安，張寔派將軍王該率軍救援京城。皇帝嘉賞之，拜任都督陝西諸軍事。到皇帝將要投降劉曜時，下詔給張寔説："國運困厄，災禍降臨到晋室，京城傾覆陷落，先帝在賊朝中去世。朕漂泊於宛、許，於是到了舊都。群臣因朝廷無主，歸之於朕，於是以幼小之身居於王公之上。自從登上帝位後，至今四年，不能剪除巨寇以拯救危難，黎民百姓頻頻遭受苦難，都是因爲朕不明所導致的。羯賊劉載僭稱帝號，禍害先帝，肆意殘殺藩王，深念仇恨耻辱，枕戈待旦。劉曜從去年九月率領他的蟻衆，乘虚深入侵犯，劫持羌胡爲質，攻陷北地。麴允統率軍隊在外，全軍大敗，賊軍侵逼京城，弓箭射到了宫殿之中。胡崧等雖然奔赴國難，落在後面没有成效，被重重包圍，外面的救兵不到，糧盡人困，於是成爲俘虜。上愧對天靈，下痛對祖宗。你世代忠厚堅貞，功勛卓著於西夏，四海仰望，是朕的依靠。現進升你爲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秉承帝旨見機行事。琅邪王是宗室的親賢，遠在江南。現在朝廷流亡，國家危急，朕已詔告王，及時代理帝位。希望君協助琅邪王，共度國難。如果能不忘主上，宗廟就有了依賴。明天就要出城投降，所以連夜召見公卿，交代今後之事，秘密地派遣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持詔拜授。臨出降寄予重命，希望公奮勉!"張寔因天子蒙難，謙讓不受。

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晋，楚弁南音。肅受晋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户受重恩，自當闔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没，肅悲憤而卒。

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吴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遺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敕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没，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决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噪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

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

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是張寔的叔父，因京都危急，請求當先鋒攻擊劉曜。張寔因張肅年老，不同意。張肅說："狐狸死時頭朝着山丘，心中不忘本；鍾儀在晋，戴楚帽奏南曲。張肅我受到晋的恩寵，接受剖符列於官位。羯逆凶惡滔天，朝廷傾覆，張肅我安然地處於邊境，禍難發生而不奮起，怎麽做人臣！"張寔說："家門承受大恩，自然應當全族拼死效力，忠誠保衛國家，以發揚先公之志。衹是叔父年事已高，氣力衰竭，征戰之事不是年老之人所能承受的。"他纔作罷。不久聽説京城陷落，張肅悲憤而死。

張寔得知劉曜强迫天子遷徙，聚哭告哀三天。派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率步騎兵一萬，東赴國難。命令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吴紹各率郡兵作爲韓璞等的前驅。告誡韓璞説："以前派遣的諸將大都違背了時機，采取的措施不同，以至於遭受挫折。再説内部不和睦團結，怎麽能服人呢？現在派卿督五將軍事，應當團結如一人，不能讓相互背離的消息傳到孤耳中。"又寫信給南陽王司馬保説："王室有事，不忘獻身。孤之州地處遠域，首尾多難，因此此前派遣賈騫，仰望公之舉動。中途接到朝命，命賈騫回兵。突然聽説北地陷落，敵寇進逼長安，胡崧不進兵，麴允拿黄金五百兩向胡崧求救，因此决計派賈騫等進軍過嶺。正好聽説朝廷傾覆，行忠義之事没有達到主上之身，派兵没趕上拯救國難，深深地悲痛憤慨，死有餘辜。現再派遣韓璞等，一切聽公之號令。"等到韓璞在南安駐扎時，諸羌斷絶軍隊退路，相持百餘日，糧草弓矢都竭盡了。韓璞把駕車的牛殺了犒享士卒，流着淚對衆人説："你們想念父母嗎？"回答説："想念。""想念妻子兒女嗎？"回答説："想念。""想要活着回去嗎？"回答説"想。""聽從我的命令嗎？"回答説："聽從。"於是擊鼓吶喊進兵交戰。正碰上張閬率金城軍接着趕到，兩路夾擊，大敗賊軍，斬首數千人。

這時焦崧、陳安進犯隴西，在東方與劉曜相持，雍、秦人十之八九死於戰亂。當初，永嘉年

永嘉中，長安謡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觀。"至是，謡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

間，長安民謡唱道："秦川中，血没過腕子，衹有凉州在旁觀望。"到這時，歌謡中的話應驗了。焦崧、陳安進逼上邽，南陽王司馬保派使者告急。任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領威遠將軍宋毅以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兵兩萬赴援。軍隊進駐新陽，正好愍帝駕崩的消息傳來，穿孝服舉哀，聚哭三天。

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晋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晋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

這時南陽王司馬保圖謀稱帝，破羌都尉張詵對張寔説："南陽王忘記莫大的耻辱，而想自稱帝號，上天不授予圖讖符命之書，德行不足以順應期命，最終不是濟時救難之人。晋王德才兼備親近藩衛之臣，是先帝依靠屬意之人，宜上表稱頌聖德，勸其登帝位，傳送檄文到各藩鎮，再給相府附加上書信，那麽想要争强的念頭就會平息，還没有聚集起來的黨徒就會散去。"張寔聽從了。於是向天下發送檄文，推崇晋王爲天子，派牙門蔡忠奉表章到江南，勸登帝位。這一年，元帝在建鄴即位，改年號爲太興，張寔還是稱建興六年，不用恢復帝業朝政後所改的年號。

保聞愍帝崩，自稱晋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凉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

司馬保聽説愍帝駕崩，自稱晋王，建元，設置任命百官，派使者拜張寔爲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食邑三千户。不久司馬保被陳安背叛，氐、羌都響應陳安。司馬保很窘迫，於是離開上邽，遷往祁山，張寔派部將韓璞率步騎兵五千赴難。陳安退守綿諸，司馬保回到上邽。没多久，司馬保又被陳安擊敗，派使者到張寔處請救兵。張寔派宋毅前往，陳安退去。正好司馬保被劉曜逼迫，遷到桑城，打算要投奔張寔。張寔認爲他是宗室中有聲望者，如果到了河西，必然會移動人心，派其部將陰監迎司馬保，聲言説是護衛，實際上是抵禦他。正好司馬保去世，手下衆人散逃投奔到凉州的有萬餘人。張寔自恃地形險要偏遠，很驕縱恣肆。

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

當初，張寔的卧室屋梁間有人像，没有頭，過了很久纔消失，張寔很厭惡。京兆人劉弘，有旁門左道，客居在天梯第五道山上，在山穴中點燈懸挂鏡子取亮，用來迷惑百姓，跟從他受道的有千餘人，張寔手下的人都奉事他。帳下閻沙、

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牙門趙仰都是劉弘的同鄉，劉弘對他們説："上天給了我神璽，將在涼州稱王。"閻沙、趙仰相信了，暗中與張寔手下十餘人謀劃殺張寔，奉擁劉弘爲主。張寔暗中打聽到他們的計劃，抓住劉弘殺掉了。閻沙等不知道這件事，在那天晚上殺害了張寔。在位六年。私謚叫昭公，元帝賜謚號叫元。兒子張駿，年紀幼小，弟弟張茂代理職事。

張茂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内。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張茂字成遜，清虛恬静好學，不把世俗的名利放在心上。建興初年，南陽王司馬保徵任從事中郎，又舉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都不就任。二年，徵入任侍中，以父親年老而堅決推辭。不久拜任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張寔遇害後，州人推舉張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張茂不聽從，衹接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於是誅殺閻沙及其黨羽數百人，在境内大赦。又以兄之子張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過了一年多，張茂修靈鈞臺，周圍有八十多個城墻，地基有九仞高。武陵人閻曾夜晚敲門叫喊説："武公派我來，説：爲什麼勞累百姓築臺呀?"姑臧令辛巖認爲閻曾有妖術，請求殺掉他。張茂説："我確實勞累了百姓。閻曾傳述先君之令，怎麼能説是妖術呢?"太府主簿馬魴勸諫説："現在世上禍亂未平，衹能崇尚道德，不宜興起勞役大肆修造雕飾亭臺樓榭。而且連年來，逐漸感覺到各種事務一天天比以往奢侈，每次修造經營，輕易地違反常規制度，這實在不是士人百姓對明公所期望的。"張茂説："我錯了，我錯了!"下令停止修造勞役。

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

第二年，劉曜派他的部將劉咸在冀城進攻韓璞，呼延寔在桑壁進攻寧羌護軍陰鑒。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驅逐令長，以縣城響應劉曜，河西大爲震動。參軍馬岌勸張茂親自征討，長史氾禕發怒説："亡國之人又想干涉擾亂大事，可斬馬岌以安定百姓。"馬岌説："氾公是讀書人的糟粕，衹會檢舉批評人的近視之才，不考慮國家大計。而且朝廷政務繁忙有幾年了，現在大賊來到，不

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鋭，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内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悦，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

勞遠方之師，遠遠近近的人心，都關注着本州，形勢決定了不可不出戰。再説應該拿出信勇的明證，以符合秦、隴之人的期望。”張茂説：“馬生的話有道理。”於是出兵駐扎於石頭。張茂對參軍陳珍説：“劉曜憑藉乘勝的聲勢掌握三秦之地的精鋭，多年整治武備，士卒慣戰，如果以精鋭騎兵突然攻克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來的話，我們用什麽計策對付？”陳珍説：“劉曜雖然乘着威勢倚仗人多，但是恩德未行於天下，又加上關東地區與他離心不和，内患未除，精鋭士卒很少，大多是氐、羌的烏合之衆，終歸不能捨棄關東近處之難不管，增加隴上的兵力，曠日持久地與我們比試高低。如果二十天之内不退走的話，陳珍我請求率領弱卒幾千人爲明公擒拿他。”張茂非常高興，任陳珍爲平虜護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援韓璞。劉曜暗中想要退兵而回，却聲稱要先取隴西，然後回兵消滅桑壁。陳珍招募徵發氐、羌之衆，擊跑了劉曜，收復南安。張茂大爲嘉賞他，拜任折衝將軍。

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别駕吴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托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

没多久，張茂又在姑臧城大興土木，修築靈鈞臺，别駕吴紹勸諫説：“我想修城築臺，大概是懲戒於以往之事。我認爲如果恩德不能潤澤近侍之人，即使是住在高樓之上，也衹能使下人疑惑，徒然顯出心中的不安而喪失士民依附的本心，顯示出怯弱的樣子，與匡正稱霸的形勢不合。遠方異域之人窺伺到我們的局促不安，必然有乘機而動的圖謀。曾經希望停止減少勞役，使下民休養生息。却又興起土木勞動衆民，這難道是百姓所期望於明君的嗎？”張茂説：“亡兄驚懼地死於人手。王公設置險防，武夫層層閉守，也是通達之人的極端戒備。而且忠臣義士難道不想對亡兄盡節義嗎？衹是因爲危險在暗中發生，即使有賁、育之勇，也没有機會再施展。現在事情没有平息，不能拘泥於常言，在艱難危急的時代用太平的道理來要求人。”吴紹無言以對。

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謡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迹，威

張茂高雅有志向節操，能决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是張寔的妻弟，勢力壓倒西土之人。在此之前，民謡説：“手莫頭，圖涼州。”張茂以爲是真的，把他誘殺了，於是豪門大族都銷聲隱

行凉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

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絶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張駿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宫。劉曜又使人拜駿凉州牧、凉王。

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宴群僚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没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耻乎！"駿納之。

遣參軍王騭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踪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

迹，威嚴風行於凉地。永昌初年，張茂派將軍韓璞率軍攻取隴西南安之地，設置秦州。

太寧三年去世，臨終時，拉着張駿的手流淚説："從前我們的先人以孝友著稱。自從漢初以來，世代忠誠順從。現在華夏雖然大亂，皇上漂泊遷徙，你也應當謹慎地遵守人臣節度，不要有所喪失。我碰上天下大亂的時代，秉承先人的餘德，代理此州，以保全性命，在上想不辜負晉室，在下想保護百姓。然而官職不是朝廷任命的，職位出於私下的議論，苟且地以此成事，哪裏有什麽榮耀呢？到死了的那天，戴白色的便帽入殮，不要穿朝服，以表達我的心志。"享年四十八歲。在位五年。私謚叫成。張茂無子，張駿繼位。

張駿字公庭，從小長得奇特壯美。建興四年，封爲霸城侯。十歲就能寫文章，卓越不羈，可是淫逸放縱過度，常常在夜裏在街巷中微服私行，國人效仿成俗。到他就任時，十八歲。在此之前，愍帝的使者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暗示史淑，讓他拜張駿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在境内大赦，設置左右前後四率官，修繕南宫。劉曜又派使者拜張駿爲凉州牧、凉王。

這時辛晏在枹罕倚仗軍力擅權，張駿在閑豫堂宴飲群僚，命令竇濤進兵征討辛晏。從事劉慶勸諫説："霸王不因喜怒而出兵，不靠冒險僥幸取勝，必須等待天時人事，然後興起。辛晏父子殘忍凶狂，其滅亡指日可待，怎麽能在饑荒之年大舉用兵，嚴寒之時去進攻城池呢？從前周武王回兵以等待滅殷的時機，曹公緩和對袁氏的用兵讓他自斃，怎麽獨獨殿下以回兵爲耻呢？"張駿采納他的意見。

派遣參軍王騭出使劉曜。劉曜對他説："貴州必定想要效仿竇融，誠懇和好，卿能保證嗎？"王騭説："不能。"劉曜的侍中徐邈説："君前來尋求和睦同心，却説不能，這是爲什麽？"王騭説："齊桓公在貫澤之盟時，憂心忡忡小心謹慎，

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

諸侯不召自來。在葵丘之會時，驕矜傲慢，九個諸侯國背叛了他。趙國的風化，放在今天就正合適，如果政教敗壞，近處的變故尚且不能察覺，何况鄙州遥遠呢?"劉曜回頭對手下人説："這是凉州的高士，不辱使命！"以禮相待而送他回去。

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藉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黄龍見于揟次之嘉泉，右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絶，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謡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鶵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

太寧元年，張駿還是稱建興十二年，張駿親自耕藉田。不久接到元帝駕崩的消息，張駿聚哭告哀三天。適逢有黄龍在揟次的嘉泉出現，右長史氾禕對張駿説："考察建興之年，是少帝開始興起的年號。皇帝凶死，理應改换年號。朝廷遠在江南，音訊隔絶，宜趁着黄龍出現改换年號，以突出吉祥的徵兆。"不聽。當初，張駿即位時，姑臧民謡説："大雁南來雀鳥不驚，誰説孤鶵尾翅生，兩翼高舉鳳凰鳴。"到此時又收復了河南之地。

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鋭，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悦，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廪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

咸和初年，張駿派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軍東與韓璞會合，進攻討伐秦州諸郡。劉曜派其部將劉胤前來抵禦，在狄道城駐軍集結。韓璞進兵越過沃干嶺。辛巖説："我們擁有數萬之衆，憑藉氐、羌的精鋭，宜速戰消滅敵人，不能拖久了，久則生變。"韓璞説："自從夏末以來，太白星干犯月亮，辰星逆行，白虹貫日，這都是大的變動，不能輕舉妄動。如果輕舉妄動而不能取勝，禍殃更深。我將要持久下去拖垮賊軍。再説劉曜與石勒相互攻戰，劉胤也不能持久。"相持達七十多天，軍糧匱竭，派辛巖到金城督促運糧。劉胤聽説了，非常高興，對他的將士説："韓璞之衆是我軍的十倍，羌胡都背叛了，不聽從調遣。我軍糧草將盡，難以長期堅持下去。現在賊虜分兵運糧，可謂是天授我良機。如果擊敗辛巖，韓璞等不戰自潰。彼衆我寡，必須死戰。戰而不勝，將會一匹馬也不能生還，應該磨礪你們的戈矛，竭盡你們的智力。"衆人都很奮發。於是率三千騎兵，在沃干嶺襲擊辛巖，擊敗了他，韓璞軍就崩潰了，死者兩萬多人。縛住雙手歸來當面請罪，張駿説："這是孤之罪，將軍有什麽耻辱！"全都赦免他們。劉胤乘勝追擊，渡過黄河，攻陷令

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

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遥，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飢羸，内資虚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居，占據振武，河西大爲震恐。張駿派皇甫該抵禦他，在境内大赦。

適逢劉曜向東征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肆閲兵練武，將要襲擊秦、雍，理曹郎中索詢勸諫説："劉曜雖然東征，劉胤還留守根據地。道路險阻遥遠，很容易防守。劉胤如果依靠氐、羌輕騎抵禦我軍，那麽他横衝直撞很難預料；如果彼停止東面戰事來拒戰，那麽將不斷地進犯我們。近年來頻繁出戰，兵馬在近郊出現，外面有飢弱之民，内部的資財又消耗空虚，這難道是殿下所謂的愛民如子嗎?"張駿説："總是擔心忠言不進，當面聽從背後違反，我的政教有過失却没有匡正我的人。卿盡忠言規勸，深深地符合孤的心願。"用羊酒向他表示敬意。

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論，群心咸悦。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没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内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群僚勸駿稱凉王，領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稱之爲王。群僚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宫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逾泰山，非所謂也。"駿

西域諸國獻納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大象以及各種珠寶珍奇二百多種。西域長史李柏請求攻擊叛將趙貞，被趙貞擊敗。議論者認爲李柏提出計劃而導致失敗，請求誅殺他。張駿説："我總認爲漢世宗的誅殺王恢，不如秦穆公的赦免孟明。"最後以减免死刑論罪，群心都悦服。張駿在新鄉閲兵，在北面山野中狩獵，順勢征伐軻没虜，擊敗之。在境中下令説："從前鯀被處死而禹興起，芮被誅殺而缺被進用，唐帝因此而除去了洪災，晋侯因此而成爲五霸之一。法律規定犯死罪者，期功之親不得在朝中任職。現决定都可以讓其任職，衹是不宜在宫内擔任宿衛。"於是刑法清明而國富，群僚勸張駿稱凉王，領秦、凉二州牧，設置公卿百官，依照魏武、晋文的舊例。張駿説："這不是人臣應該説的話。敢有説此事的人，罪在不赦。"然而境内都稱他爲王。百官又請張駿立世子，張駿不聽。中堅將軍宋輯對張駿説："禮制中注重儲君，大概是重視宗廟的原因。周成、漢昭在襁褓中立爲太子，實在是因爲國家的繼承者不能缺，儲君應當早確定。從前武王剛建國時，元王當儲君。建興初年，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爲世子，何况現在國家更崇高，聖身親自卓異獨立，大業逐漸隆盛，太子之位却缺人呢！臣認爲國家有累卵之危，而殿下却認爲比泰山還安穩，不是這樣的。"張駿聽

納之，遂立子重華爲世子。

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托以假道焉。雄大悦。雄又有憾於南氐楊初，淳因説曰："南氐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宫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贇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凉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凉。"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宫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娱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

取他的勸諫，於是立兒子重華爲世子。

在此之前，張駿派傅穎向蜀借路，呈送表章到京城。李雄不同意。張駿又派治中從事張淳向蜀稱藩臣，假托此舉以借路。李雄非常高興。李雄又與南氐楊初有仇，張淳於是勸説李雄道："南氐不像話，屢屢成爲邊境上的禍患，宜先征討百頃，其次平定上邽。我們兩國合力，席捲三秦，東面蕩清許、洛，掃平燕、趙，在平陽接回二帝的靈柩，把皇帝迎回洛邑，這是英雄霸主之舉，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的國君之所以不遠萬里，派遣下臣冒着危險前來表達誠意，是因爲陛下義名遠揚，必然能同情我們國君爲皇上效力的心志。天下的善事是相同的，請陛下考慮。"李雄生氣了，假裝同意，想把張淳丢到東面的山峽中去。蜀人橋贇秘密地把這件事告訴張淳。張淳對李雄説："我們國君之所以派小臣行走於荒無人迹的地方，通過許多蠻族的地區，不遠萬里來表達誠意，確實是因爲陛下能主持正義同情戮力於王室之臣，能成全别人的美節。如果想要殺掉下臣，應當在都市之中公開進行，在衆目之下公布，就説凉州不忘舊義，通使者到琅邪，爲的是表示忠誠，向我們借路，他們主聖臣明，我們發現了把他殺掉。可以使義名遠揚，天下畏懼威勢。如果偷偷地殺死在江中，威刑不能顯示，怎麽足以聲揚美好的功業，告示於天下呢?"李雄大驚説："哪有這種事！我將放你回河西呀。"李雄的司隸校尉景騫對李雄説："張淳是個壯士，應當把他留下來任職。"李雄説："壯士哪能被人留下，姑且按你的意思去觀察觀察他。"景騫對張淳説："卿身體肥大，天氣暑熱，可暫且送手下官員回去，少住幾日等天氣凉快。"張淳説："我們國君因皇帝被幽禁蒙辱，靈柩未回，天下之耻未雪，百姓生命危亡，所以派張淳我來出使，向大國表示誠意。所議論的事情重大，不是手下官員能傳達得了的。如果是手下官員能解决的事，那麽張淳我本來也就可以不來。即使有刀山火海，在所不辭，難道寒暑還值得躲避嗎?"李雄説："此人很勇武，不能爲我所用。"贈厚禮送他回去。對張淳説："貴主上英名蓋世，地勢

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晋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

險要兵力雄厚，爲什麽不稱帝而在一方自樂呢？”張淳説：“我們的國君因其祖其父都是濟世忠良，未能洗雪天人之大耻，解除百姓的危難，天晚了不記得吃飯，枕戈待旦。因琅邪王在江東重新振興基業，所以不遠萬里輔佐奉擁，將要成就桓、文的事業，説什麽自樂？”李雄面有愧色，説：“我祖我父也是晋臣，昔日與其他六郡避難來到此城，得到同盟者的推舉，於是有了今天。琅邪王如果能在中原復興大晋基業，我也將率衆輔佐他。”張淳回到龍鶴，招募士卒護送表章，後來都送到京城，朝廷嘉賞之。

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黄君，吾不聞過矣。黄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咏，號曰積賢君。自軌據凉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内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兹、鄯善，於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窴王并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

張駿議論要嚴刑峻法，群僚都以爲得宜。參軍黄斌進言説：“臣未見可行。”張駿問他爲什麽。黄斌説：“法律制度是用來治理國家，使風俗篤厚人心同一的，建立起來後就必須執行，不能够高下不平。如果尊貴者犯罪，那麽法律就無法實行了。”張駿推開几案改變臉色説：“法律衹注重實行，制度不分地位高下。再説如果不是黄君，我聽不到批評的話。黄君可以説是忠之極。”就在座中提拔他爲敦煌太守。張駿有謀略，於是磨礪節操改正過失，勤於政務，統領文武官員，全都能發揮他們的才智，遠近之人稱頌，號稱爲積賢君。自從張軌到凉州後，正值天下大亂，各處征伐，軍隊從來没有安寧的時候。到張駿時，境内逐漸平定。又派其部將楊宣率軍越過沙漠，征伐龜兹、鄯善，於是西域都降服了。鄯善王元孟貢獻女子，號稱美人，建賓遐觀讓她住。焉耆前部、于窴王都派使者貢獻地方特産。在河中得到一塊玉璽，上面有“執萬國，建無極”的字樣。

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强盛，雖稱臣於晋，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

這時張駿全部占有了隴西之地，兵馬强盛，雖然向晋稱臣，但不使用復興帝業以後頒布的曆法。跳六佾之舞，樹豹尾之旗，設置的官僚府邸都比擬君王，衹是名稱略有區别。又分出州西部邊境的三個郡設置沙州，東部邊境六個郡設置河州。二府的官僚無不稱臣。又在姑臧城南修築城池，蓋謙光殿，用五彩描繪，用金玉裝飾，用盡了珍奇巧技。在殿的四面各蓋一座殿，東面的叫宜陽青殿，春季三個月居住，禮服器物都依照東

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

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 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候和、湿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强，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

駿境内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莅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

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内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 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托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凉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

方之色；南面的叫朱陽赤殿，夏季三個月居住；西面的叫政刑白殿，秋季三個月居住；北面的叫玄武黑殿，冬季三個月居住。殿旁都有當值内官的公署，全都與各方之色相同。到他晚年，就隨意游玩居住，不再依照四季分别居住。

咸和初年，擔心受劉曜逼迫，派將軍宋輯、魏纂率兵遷移隴西 南安居民兩千餘家到姑臧，派使者聘問李雄，搞好鄰國關係。到劉曜進攻枹罕時，護軍辛晏告急，張駿派韓璞、辛巖率步騎兵兩萬攻擊他，在臨洮交戰，被劉曜軍打得大敗，韓璞等退逃，追到令居，於是張駿失去河南地區。當初，戊己校尉趙貞不依附張駿，到此時，張駿攻擊擒獲了他，把他的地方設爲高昌郡。到石勒殺了劉曜，張駿趁長安混亂，又收復河南地區，直到狄道，設置武街、石門、候和、湿川、甘松五屯護軍，與石勒劃分地盤。石勒派使者拜授張駿官爵，張駿不接受，扣留他的使者。後來畏懼石勒强盛，派使者向石勒稱臣，并且貢獻本地特産，送他的使者回去。

張駿境内曾經遭到大饑荒，糧價上漲，市場長官譚詳請求拿出倉庫中的糧米給百姓，秋收時按三倍徵回。從事陰據勸諫説："從前西門豹治鄴，把財物積蓄在民間；解扁治理東封之邑，賦税收入是規定的三倍。文侯認爲西門豹有罪却應當獎賞，解扁有功却應當懲罰。現在譚詳想乘人饑荒之時，謀取三倍之利，反轉裘衣損壞皮革，不足爲訓。"張駿采納了。

當初，建興年間，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不久遇上賊軍，没法返回，奔往漢中，於是東渡過江，在太興二年到京都，屢次上書，説本州不知道復興了，宜派遣大使前往，請求當嚮導。當時不斷發生内亂，同意了他的請求還没有實施。到此時，纔任耿訪守治書御史，拜張駿爲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的封號如舊，挑選西方人隴西 賈陵等十二人配備給他。耿訪在梁州停留了七年，因爲驛路不通，把他召回。耿訪把詔書交給賈陵，扮作商人。到了長安，不敢再前進了，咸和八年纔到達凉州。張駿受詔，派部曲督王豐等答謝，并送賈陵返回，上疏稱臣，却不使用新

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

東西隔塞，逾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吴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凉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

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喧嘩，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縱横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嘆窮廬。

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

頒布的曆法，還是稱建興二十一年。咸和九年，又派耿訪隨同王豐等持印信拜授張駿爲大將軍。從此後每年使命不斷。後來張駿派參軍麴護上疏説：

東方西方隔離不通，經過了許多年，向來承蒙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吴音訊全無，餘波不能波及，雖然努力地長途跋涉，但是同盟者不同情。奉詔之日，悲喜交加。蒙被天恩照耀，褒獎推崇輝煌優渥，任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凉州諸軍事。美好的恩寵炫赫，萬里感戴，嘉美的任命顯赫而來，心懷惶恐。

臣想陛下天生卓越超絶自幼聰慧，繼承晋室，遭遇不幸，漂泊遷幸到吴、楚，宗廟有《黍離》之詩的悲哀，陵墓有被毁棄的傷痛，普天之下嗟嘆，凡有氣息之人都悲傷。臣管轄治理一個地區，有刑殺的職責，遠方偏僻民俗粗野，轄地遍及秦、隴。石勒、李雄死後，人心盼望反正，認爲石季龍、李期的命運衹能維持一兩天，可是他們篡奪繼承凶逆之人，凶狠殘毒有年頭了。東方西方相隔遥遠，聲援不相及，於是使得桃蟲亂飛，四夷囂張，向往正義的人又想背叛放誕。鈍刀劍有干將的志向，螢火和蠟燭想有日月般的光明。因此臣前次表章很懇切，想合力及時征討。可是陛下在江南從容舒緩，坐觀禍亂傷敗，留戀眼前的安樂，廢棄四位祖先的遺業，騎馬快速傳送檄文布告，衹是一紙空文，這是臣在荒漠中夜嘆，在長路上痛心的原因。而且萬民失主，逐漸經歷了許多年，老一輩的人死亡，後生之人又不懂得，忠良者遭受斬首示衆的刑罰，群凶貪圖多多的好處，懷念君主思念故人，日月流逝而去。雖然不時有崇尚正義之人，但是害怕生命受到迫害，衹能在破房子裏哀嘆。

臣聽説夏少康復興基業，憑藉一支部隊的人，光武續漢，人不滿一百，祭祀夏祖與天相配，保持舊物，何况依靠荆、揚的慓悍，臣之州的精鋭騎兵，吞噬剩餘之羯，掌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握在你手中啊！希望陛下發揚擴展臣考慮的事情，永遠不忘先皇的業績，敕令司空郗鑒、征西庾亮等從長江、沔水泛舟進兵，使得首尾照應。

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從這以後張駿派出的使者大都被石季龍截獲，不能到達。後來張駿又派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到京都。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説陳寓等冒着危險遠道而來，宜得到提拔任用，下詔拜任陳寓爲西平相，徐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任世子張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説："酒泉的南山，就是崑崙的山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説的就是此山。這座山中有石屋玉堂，用珠璣裝飾，就像神宫一樣輝煌。應當修立西王母祠，以保祐朝廷無邊之福。"張駿聽從了。

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張駿在位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四十歲。私謚叫文公，穆帝追贈謚號叫忠成公。

張重華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沈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内。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宫；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宫。輕賦斂，除關税，省園囿，以恤貧窮。

張重華字泰臨，是張駿的第二個兒子。性情寬和善美端重，沉毅少語。父去世，他當時十六歲。在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在境内大赦。尊稱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住在永訓宫；生母馬氏爲王太后，住在永壽宫。減輕賦税，去除關税，減少園林，以救濟貧困。

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内，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强，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

派使者向石季龍上表章。石季龍派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不斷地侵犯。金城太守張冲向麻秋投降。於是涼州震動。張重華傾盡境内之兵，派他的征南將軍裴恒去抵禦。裴恒在廣武修壁壘，想用持久戰把敵軍拖垮。牧府相司馬張耽對張重華説："臣聽説國家以兵爲强，以將爲主。主將之人，是存亡的關鍵，吉凶都在他身上。所以燕任用樂毅，攻破全齊，等到任用騎劫，喪失了七十座城池的土地。因此古代的明君無不謹慎地選用將相。現在最緊要的，就在於用一個好軍師。可是議論者舉薦的多爲舊臣宿將，未必是最好的精英之人。再説韓信被舉用，不是靠舊名；穰苴

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吕蒙之進，非舊勛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强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悦，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禄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毁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

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

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逾年。别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俄而麻秋進攻枹罕，時晋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

受信任，他不是舊將領；吕蒙得到進升，靠的不是舊功勛；魏延得到任用，不是靠舊德。明王舉用人，大概不是按常規，衹要有才能，就授以大事。現在强寇已經到了郊區，諸將不進兵，人心不穩，危險漸漸逼近了。主簿謝艾，文武兼備，很懂得戰略，如果授以他兵權，委以決斷征戰的大任，必定能抗擊敵寇，盡殲凶頑。”張重華召見謝艾，問他征討敵寇的戰略。謝艾説：“從前耿弇不願意把賊寇留給君父，黄權願率萬人拒敵。請求給我七千兵，爲殿下消滅王擢、麻秋等。”張重華非常高興，任謝艾爲中堅將軍，配給他五千步騎兵以攻擊麻秋。率軍出振武，晚上有兩隻梟在主將住處鳴叫，謝艾説：“梟，就是邀，六簙得梟者勝。現在梟在主將住處鳴叫，這是戰勝敵人的徵兆。”於是進兵作戰，大破敵軍，斬首五千。張重華封謝艾爲福禄伯，對他很好。諸寵貴之人嫉妒他的賢能，共同造謡詆毁他，於是外放任爲酒泉太守。

石季龍又令麻秋進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式扣押太守宋晏，開城接應麻秋。麻秋派宋晏寫信誘勸宛戍都尉宋矩。宋矩對麻秋説：“辭别父母奉事君主，應當立功樹義，功義没能樹立，就應當保持名節。宋矩我終究不能在世上偷生背主。”於是先殺死妻兒，然後自刎而死。

這個月，有關官員議論派司兵趙長在西郊舉行迎秋儀式。謝艾認爲根據《春秋》，國家有大喪，省略閲兵之禮，應等過了年。别駕從事索遐議論説：“根據禮制，天子崩，諸侯薨，靈柩還没有停放好之前，不舉行五祀，靈柩停放好了以後再舉行。魯宣公三年，天王崩，不廢止郊祀之禮。現在聖上繼承大位，各種政務都剛開始，應該觀察北斗七星以整理排比日月和五星的運行規律。立秋之時，萬物將成熟，是殺氣的開始，這對於王事，持軍旗誓師，釁鼓祭神，爲的是討逆除暴，成功濟事，使宗廟社稷安寧，導致天下之福，是不能廢止的。”張重華聽從他。

不久麻秋進攻枹罕，當時晋陽太守郎坦認爲城太大難以防守，應當放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説：“放棄外城大事就壞了，不能因此動摇人

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雹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脩、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鋭。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禄縣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

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别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

心。”寧戎校尉張璩聽從他的意見，固守大城。麻秋率軍八萬人，包圍幾層，用雲梯雹車攻城，挖了上百條地道，都通到城內。城中也采用相應的辦法對付，殺傷麻秋的士卒達數萬人。石季龍又派部將劉渾等率步騎兵兩萬來會合。郎坦恨没有采用自己的意見，讓軍士李嘉秘密與麻秋聯絡，引來賊軍千餘人登上城西北角。張璩派宋脩、張弘、辛挹、郭普抵擋，短兵交接，斬殺二百多人，賊軍纔退下。張璩殺了李嘉在軍中示衆，燒毁賊軍的攻城器械。麻秋退守大夏，對手下衆將説：“我在五都之間用兵，攻城略地，無往不勝。到登上秦隴時，認爲將有征無戰。哪知道南襲仇池，敗軍喪將在長最築城，匹馬不回；等到進攻此城，損傷士卒挫傷鋭氣。這大概是上天幫助他們，不是人力所爲。”石季龍聽説後嘆息説：“我用偏師平定九州，現在用九州的兵力被困在枹罕，真所謂是他們有人才，不能打他們的主意呀。”

張重華任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兵三萬，進軍到河。麻秋率三萬軍抵禦。謝艾乘坐輕便小馬車，戴白色便帽，擊鼓而行。麻秋看見發怒道：“謝艾一個少年書生，這樣穿戴，是看不起我。”命令手下黑槊龍驤軍三千人急奔衝擊他。謝艾手下大亂。左戰帥李偉勸謝艾改騎馬，謝艾不聽，就下車坐在胡床上，指揮部署。賊軍以爲伏兵要發動了，恐懼不敢向前。張瑁從左南沿河岸抄到賊軍後面，麻秋軍就退回去了。謝艾乘勝追殺，於是大敗麻秋，斬殺其部將杜勳、汲魚，俘虜斬殺一萬三千人，麻秋單騎逃奔大夏。張重華論功行賞，任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爲福禄縣伯，食邑五千户，賜帛八千匹。

麻秋又依據枹罕，率衆十二萬，進兵屯於河内，派王擢侵占晋興、廣武，越過洪池嶺，直到曲柳，姑臧大爲震恐。張重華議論想要親自出征抵禦他，謝艾堅决勸諫認爲不行。别駕從事索遐進言説：“賊軍勢盛，逐漸逼近京都地區。君主，是國家的主心骨，不能够親自出戰。左長史謝艾，文武兼備，是國家的重臣，宜委以征伐的大

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

任。殿下居中鎮守，授以謀略，小賊不值得去平定。"張重華采納了，於是任謝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任索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兵兩萬去抵禦。謝艾樹立牙旗，與將士誓師，有西北風颳得旌旗飄向東南方向。索遐説："風是號令，現在能把旌旗吹得指向東南，説明天將幫助我們，破賊是必然的了。"軍隊進駐神鳥，王擢與前鋒交戰，被打敗了，逃回河南。回兵征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處，擊敗之，斬首千餘人，俘虜二千八百人，奪得牛羊十萬餘頭。

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嚣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虚己引納，諮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内，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棋弈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娱，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毁，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悦，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

張重華自以爲連破强敵，頗爲荒怠政事，很少接見賓客。司直索遐勸諫説："殿下繼承四位聖祖的基業，適逢太平之際，擔當今日的大任，憂慮普天下的苦難，應當親自處理繁忙的政務，廣爲招納英賢，日夜不懈怠，勤勉處理政務。近來内外喧擾不安，都認爲棄賊而來投誠者應當立即加以撫慰，却多日不接見。國中的老臣朝中的賢良，應當對他們虚心地延見接納，咨詢政事，近來却長時間不注意延見聽取他們的意見。文書奏上後，一兩個月不審閱，荒廢政務，沉溺於棋弈和左右小臣的娱樂，不關心將相的遠大謀略。使得親信之臣不説話，朝中官吏閉口，這是愚臣徬徨而忘記寢食的事情。現在王室遭毁滅，百姓受苦難，正是殿下應該忍受辛苦磨勵意志的時候。深切地希望留心朝中政務，接納直言，完備五種美德，以成就六種大德，遠離小人，堵塞不正之音，治理朝政，使下民觀望而受教化。"張重華看了後很高興，寫了嘉賞的回文答謝他，可是并不改過。

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凉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宋修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雄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修皆没。重華痛之，素服

帝詔派遣侍御史俞歸拜張重華任護羌校尉、凉州刺史、假節。這時石季龍的西中郎將王擢屯兵在隴上，被苻雄擊敗，投奔張重華。張重華優厚地寵幸他，任他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派張弘、宋修率步騎兵一萬五千配屬給王擢，討伐苻健。苻健派苻雄抵禦，在龍黎交戰。王擢等大敗，單騎而回，張弘、宋修等都戰死。張重華很悲痛，穿孝服爲陣亡將士舉哀痛哭，派

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吊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睹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遥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凉州牧。

是時御史俞歸至凉州，重華方謀爲凉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晋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凉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吴 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 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勛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 蜀，東掃趙 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

重華好與群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

人到各人家中吊唁安慰。又授予王擢兵權，讓他進攻秦州，攻克了。派使者上疏説："石季龍自斃，其餘的人都作了游魂，奪取亂國侮辱亡國，一有機會就將發難。臣現派遣前鋒都督裴恒率步騎兵七萬，遠出隴上，以等候聖朝的赫然威勢。山東的騷動紛擾不足爲慮，長安膏腴之地，宜迅速蕩平。臣守衛西方荒遠之地，山河悠遠，天子大誓六軍，不能列於聽受的末尾；猛將威武，不能參加慶賀成功的隊列。瞻望雲日，孤高疾俗而憤慨，對正義被違背而傷懷，手撫劍把機簧慷慨激昂，心中鬱結。"於是康獻皇后下詔答覆，派使者進升張重華爲凉州牧。

這時御史俞歸到了凉州，張重華正想做凉王，不肯受詔，讓親信沈猛對俞歸説："我家主公世代忠於晋室，可是還不如鮮卑呢。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現在纔授州主爲大將軍，怎麽勉勵有功忠義之臣呢？明臺現在應當移往河西，共同勸州主做凉王。大夫出使，衹要對國家有利，可以做主處置。"俞歸回答説："王者的制度，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封爵位不得超過公。漢高祖一時封異姓爲王，不久就全部誅滅了，大概是權宜之計，不是舊有的體制。所以王陵説：'非劉氏之人稱王，天下共同誅之。'至於戎狄，不依此例。春秋時吴 楚稱王，而諸侯不認爲有什麽不對，大概是把他們當蠻夷對待。假如齊 魯稱王，諸侯豈能不討伐他們？所以聖上尊重貴公的忠賢，因此而封爲上公，任爲諸侯之長，鮮卑北狄，哪裏值得一比呢？您的問話不對呀。而且我又聽説，有絶世的大功勛者也有罕見的獎賞，如果現在就以貴公爲王的話，假設貴公率河西之衆南平巴 蜀，東掃趙 魏，修復舊都，奉迎天子，天子又能用什麽爵什麽位可以來獎賞呢？請三思。"沈猛把俞歸的話全都轉達給張重華，他就作罷了。

張重華喜歡與左右小人游戲，屢次用錢帛賞賜左右之人。徵事索振勸諫説："先王寢不安席，立志掃平天下，所以修整兵甲，積聚資財。大業未成，就含恨於九泉。殿下服喪期間遭巨寇侵

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犯，依靠重賞挫敗强敵。現在災後餘民還很多，倉廩空虛，金帛的使用，是應當慎重的。從前世祖即位，親理萬機，章奏入宮，答覆不過夜，所以能興隆中興大業，奠定萬世之功。現在章奏停滯在宮中，動輒拖過一兩個月，下情不能上達，悲哀窘困於囹圄之中。這不是明主應有的事，臣心中甚爲不安。”張重華認爲他説得對。

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將要受詔，還没來得及就去世了，當時二十七歲。在位十一年。私謚叫昭公，後來改爲桓公，穆帝賜謚號叫敬烈。子耀靈繼位。

張耀靈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内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凉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耀靈字元舒。十歲時繼位，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張祚爲人狡詐，善於内外順承，當初與張重華的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爲異姓兄弟。趙長等假稱張重華的遺命，任張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佐國政。趙長等議論因張耀靈年幼，當時禍難不停，應立年長之君。張祚先與張重華的母親馬氏通奸，馬氏於是聽從尉緝的意見，下令廢張耀靈爲凉寧侯而立張祚。張祚不久又派楊秋胡在東花園害死張耀靈，埋在沙坑裏，私謚叫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凉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内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

張祚字太伯，博學威武，有治理政事之才。即位後，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凉公。荒淫殘暴不講道義，又與張重華之妻裴氏通奸，從宮中的妃妾到張駿、張重華没出嫁的女兒，無不奸淫，國人相互而視，都吟誦《牆茨》之詩。

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絶。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晋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兹矣。今中原喪亂，華

永和十年，張祚采納尉緝、趙長等的議論，僭稱帝號，設立宗廟，跳八佾之舞，設置百官，下書説：“從前晋室失去控制，戎狄擾亂中華，胡、羯、氐、羌都懷有篡國之心。我武公憑着神武治亂，保全西夏，貢獻財物爲王室效力，旬月不斷。四位祖先繼承發揚，忠誠更爲昭著。從前接受晋的封國，天下都知道，謙虚遜讓，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現在中原動亂喪亡，華夏族的後

裔無主，群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群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爲凉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吴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鶴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凉、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逾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勛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凉、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

代無主，諸侯都因九州的期望没有歸屬，神祇山岳的祭祀没人主持，逼迫孤代行大位，以統一四海之内的人心。推辭得不到准許，勉强聽從衆議。等到掃清二京的濁穢，蕩平周魏，然後迎帝回舊都，到天闕謝罪，希望與萬民一同重新開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免死罪，賜鰥寡之人帛，加文武官員每人爵一級。追崇曾祖張軌爲武王，祖張寔爲昭王，從祖張茂爲成王，父張駿爲文王，弟張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張天錫爲長寧王，子張泰和爲太子，張庭堅爲建康王，張耀靈弟張玄靚爲凉武侯。這天晚上，天上有光像車蓋，聲音像雷霆，震動城邑。第二天，大風把樹木拔起。災異現象屢屢發生，可是張祚更加凶殘暴虐。他的尚書馬岌因切直勸諫被免官。郎中丁琪又勸諫説：“先公世代堅持忠義的節操，遥遠地尊尚南方，保守成業保持謙遜，五十多年。黎民之所以舉頸向西遥望，四海之所以注目大凉，皇天保祐，士民效死，正是因爲先公道義高於彭、昆，忠貞超過西伯，不遠萬里表達虔敬，保持節操没有二心的緣故。能够憑着一州之衆抗禦敗壞天地之虜，軍旅年年出動，而不説疲憊。陛下雖然憑着大聖雄姿繼承光大前人的大業，功勛德行不比先公更高，可是實行改朝换代之事，臣私下認爲不可。華夷各族之所以歸附大凉，義兵之所以不遠千里響應奔赴，是因爲陛下爲的是本朝。現在自稱尊號以後，人們就要争高競强，一隅之地怎麽能抵擋中原之師！城池高峻就用衝車來攻擊，小人居君子之位就要招致敵寇，請陛下認真考慮。”張祚大怒，把他斬在闕下。派其部將和昊率軍在南山攻伐驪軒戎，大敗而回。

太尉桓温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温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温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

太尉桓温入關，這時王擢鎮守隴西，急忙派使者出使到張祚處，説桓温善於用兵，形勢難以預測。張祚非常震恐，又擔心王擢反叛，就召回馬岌復職與他商量計謀。秘密派親信之人刺殺王擢，被發覺了，没成功。張祚更加害怕，大舉集結軍衆，聲言要東征，其實想向西守敦煌。正好桓温回兵纔作罷。又派他的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進攻王擢，擊敗了他。王

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

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强，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凉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訞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璹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鬥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國内咸稱萬歲。祚簒立三年而亡。

張玄靚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凉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内，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

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悦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

擢投奔苻健。其國中五月降霜，凍死莊稼果實。

當時張祚的同族之人張瓘鎮守枹罕，張祚厭惡他的强盛，派部將易揣、張玲率步騎兵一萬三千人襲擊張瓘。這時有張掖人王鸞很會神術，對張祚説："軍隊出去後就回不來了，凉國將有不利的事。"張祚大怒，認爲王鸞用妖言破壞軍心，把他殺了示衆，於是三軍出發。王鸞臨刑時説："我死後不出二十天，軍隊必遭失敗。"這時有神降臨玄武殿，自稱是玄冥，跟人交談。張祚日夜祈禱，神説給他福禄，張祚很信服。張祚又派張掖太守索孚去取代張瓘鎮守枹罕，被張瓘殺掉。張玲等渡河還没完畢，又被張瓘擊敗。易揣單騎奔逃，張瓘軍跟踪追擊，張祚的軍衆震恐。敦煌人宋混與其弟宋澄等聚衆響應張瓘。趙長、張璹等畏罪，入宫叫張重華之母馬氏出殿拜張耀靈庶弟張玄靚爲主。易揣等率兵入殿攻趙長，把他殺了。張瓘弟張琚以及其子張嵩招募幾百名老百姓，大聲呼喊説"張祚無道，我兄的大軍已經到了城東，敢有反抗者滅三族"。張祚手下人衆望風逃散。張琚、張嵩率衆進城，張祚按劍坐在殿上，大聲呼喊，命令左右之人死戰。張祚已經失去了人心，没有人有鬥志，於是被殺死了。把他的頭割下來，在城内外示衆，暴尸在路邊，國中人都呼喊萬歲。張祚簒位三年而死。

張玄靚字元安。即位後，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在國内大赦，廢除和平年號，又稱建興四十三年。誅殺張祚二子，任張瓘爲衛將軍，領兵一萬人，行使大將軍職事，任免改變僚屬。

有隴西人李儼，誅殺大姓彭姚，在隴西自立，奉行復興基業後的年號，百姓很高興。張玄靚派牛霸率軍討伐，還没到時，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反叛。牛霸軍潰敗，單騎而回。張瓘先是想要征討衛綝，因兄張珪在衛綝軍中而有疑慮，衛綝也因弟在張瓘軍中，所以雙方一年多互不進攻。西平人郭勛懂得天文，不接受州郡的任命，衛綝以禮聘請他。郭勛説："張氏將衰敗，衛氏將興

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緤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緤，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緤，旋謂基曰：“緤擊其東，我等絶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

盛，怎麽能因一弟而破壞一家之事呢？宜趕緊進攻張瓘。”衛緤將要聽從他。張瓘派其弟張琚率大軍征伐衛緤，擊敗了他。西平田旋約酒泉太守馬基背叛張瓘響應衛緤，田旋對馬基説：“衛緤在東邊攻擊他，我們斷絶他的西邊，不超過六十天，天下可定，這是閉上嘴捉舌頭一樣的易事。”馬基同意了。張瓘派司馬張姚、王國率兩千人攻伐馬基，擊敗了他，斬馬基、田旋二人之首，送往姑臧。

瓘兄弟强盛，負其勛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

張瓘兄弟强盛，自負有功勞，有篡位之心。輔國宋混與弟宋澄共同征討張瓘，全部滅除了他的黨徒。張玄靚任宋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佐朝政。宋混死，又以宋澄代替他。張玄靚的右司馬張邕討厭宋澄專權擅政，把他殺了，於是滅了宋氏。張玄靚就任張邕爲中護軍，叔父張天錫爲中領軍，共同輔佐國政。

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并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静。”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户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

張邕自以爲功勞大，驕矜淫縱，又與馬氏通奸，樹黨專權，國人都很憂慮。張天錫的心腹郭增、劉肅兩人，年紀都是十八九歲，乘睡覺時，對張天錫説：“天下之事將要不平静。”張天錫説：“你們指什麽？”二人説：“現在護軍出入，像當年長寧侯的樣子。”張天錫大驚説：“我早就有疑心，没敢開口。怎麽想辦法對付？”劉肅説：“正應當儘快除掉他。”張天錫説：“上哪去找這個人下手？”劉肅説：“劉肅我就是這個人。”張天錫説：“你還年輕，再找可以跟你商量出主意的人。”劉肅説：“趙白駒和劉肅兩人足以辦這件事。”於是張天錫帶兵四百人，與張邕一同入朝，劉肅和趙白駒拔刀出鞘，跟着張天錫入朝。在門下正碰見張邕，劉肅砍他没有砍中，趙白駒接着又砍，又没砍中，兩人跟着張天錫都進入宫内。張邕逃走了，於是率領武士三百人反過來進攻宫門。張天錫上到屋頂大聲呼喊，對將士説：“張邕凶頑叛逆，行事不講道義，諸宋姓之人有什麽罪要把他們全部誅滅？傾覆國家，搞亂社稷。我不怕死，實在是擔心先人的祭祀被廢棄，不得已纔這麽做的。這是我家中之事，將士們怎麽能以干戈相向？今天要扣拿的，衹是張邕一人而已。

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

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

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

張天錫

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冲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凉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

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睹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飆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别駕楊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晋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

天地有靈，我不會食言。”張邕手下人衆聽了，全都散去，張邕用劍自刎而死。於是把張邕的黨徒全部誅殺了。

張玄靚年紀既小，性情又軟弱，張天錫除掉張邕後，獨掌朝政，改掉建興四十九年，奉行升平年號。

興寧元年，張駿妻馬氏死，張玄靚立他的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因張天錫專權，與大臣張欽等商議誅討他。事情泄露，張欽等依法被處死刑。

這一年，張天錫帶兵入宫，秘密害死了張玄靚，對外説暴病而薨，當時衹有十四歲。在位九年。私謚叫冲公，孝武帝賜謚號叫敬悼公。

張天錫字純嘏，是張駿的小兒子，小名叫獨活。當初他的字叫公純嘏，入朝，人家笑他三個字，於是自己改字。張玄靚死，國人擁立他，自號大將軍、校尉、凉州牧、西平公。派司馬綸騫奉表章請示，并送御史俞歸回京都。太和初年，下詔任張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

張天錫頻繁地在園林池塘舉行宴會，政事頗被荒廢。蕩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力勸諫，張天錫答覆説：“我不是好出行，而是出行有所得。觀看早晨開放的花朵，就能尊敬才能出衆之士；賞玩芝蘭，就喜愛有德行之臣；看到松竹，就想念有貞操的賢者；面對清澈的流水，就看重廉潔的品行；流覽蔓延的野草，就討厭貪污的官吏；碰到飆風，就憎惡凶狠狡詐之徒。如果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差不多就没有遺漏的事情了。”

羌人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叛苻堅投靠李儼。張天錫親自前往征討，任别駕楊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進攻金城，晋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進攻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張天錫親自率三萬人進駐倉松，進攻李儼。李儼大敗，入城堅守，派其子李純向苻堅

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

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并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勛，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

時苻堅强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晋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温，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

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録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晋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决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

求救。苻堅派他的部將王猛救援。張天錫大敗，死者十分之二三，張天錫就撤兵而回。立其子張大懷爲世子。

自從張天錫繼位後，連年發生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樹變成松樹，泥中起火。而張天錫荒淫聲色，不理政事。當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都憑着家族的關係，從小與張天錫友好親昵。誅殺張邕，劉肅、梁景有功，張天錫很感激他們，賜他們姓張，又改他們的表字，將他們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張天錫諸子都用“大”爲字，所以梁景叫大奕，劉肅叫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改立寵愛之子大豫爲世子，梁景、劉肅等都參與政事。人心怨恨恐懼，堂弟從事中郎張憲深切勸諫，不聽取。

當時苻堅强盛，常常來進攻，軍隊没有停息的日子。張天錫很恐懼，就築壇殺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與晋三公遥相盟誓，獻書信給大司馬桓温，約定在六年夏季誓師共同大舉進兵。派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奏表章，并送盟誓文書。韓博有口才，桓温很贊賞他。曾經大聚會，桓温讓司馬刁彝嘲弄他，刁彝對韓博説：“君是韓盧狗的後代嗎?”韓博説：“卿是韓盧狗的後代。”桓温笑着説：“刁彝因爲君姓韓，所以這麽問。他自姓刁，怎麽能是韓盧狗的後代呢?”韓博説：“明公疏略了没想到，短尾巴的就是刁。”一座之人都推許贊嘆。

太元元年，苻堅派其部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前來進犯，渡過石城津。張天錫召集人商議對策，中録事席仂説：“先公既然有舊例，可等待時機再圖後變，這是孫仲謀能伸能屈的策略。”衆人都認爲席仂年老膽怯，都説：“龍驤將軍馬達，率精兵一萬抗禦敵寇，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據城固守。辛章與晋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商議説：“馬達出身於行伍，必不被重用，那麽秦軍就要深入了。我們一起率三郡的精兵，斷絶他的糧草運輸，可以决定一國的命運。”征東將軍常據也想先攻擊姚萇，等候張天錫的命令。張天錫率一萬人屯兵金昌城。馬達率萬人迎

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没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内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安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爲凉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

戰姚萇等，於是請求投降，軍人散逃。常據、席仂都戰死了。司兵趙充哲與姚萇苦戰，又戰死了。中衛將軍史景也死於陣中。張天錫極爲恐懼，親自出城交戰，城中又反叛。張天錫很窘迫，向姚萇等投降。當初，張天錫住的安昌門和平章殿無故崩塌，十來天後國家滅亡。即位一共十三年。自從張軌任涼州刺史，到張天錫，一共九代，七十六年了。苻堅先給張天錫蓋好宅第，他來了後，任爲尚書，封歸義侯。

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强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禄大夫。

苻堅在淮肥大敗時，張天錫當苻融的征南司馬，從陣中回國。下詔說："從前孟明不被罷免，最終立下大功，怎麽能因一時的過失而廢棄人的才能呢？任張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下詔說："故太尉、西平公張軌在遠方功德昭著，世代繼承他的業績。强兵縱橫爲害，於是纔失守。散騎常侍張天錫登朝躍居顯位，先人的祭祀被廢棄，使人增添哀憫慨嘆，可恢復張天錫西平郡公爵位。"不久拜授金紫光禄大夫。

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毁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妒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凉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張天錫從小有文才，譽滿遠近。到歸回朝廷後，很受恩遇。朝中官員因爲他是亡國俘虜，大都一起詆毁他。會稽王司馬道子曾經問他西方的出産，張天錫應聲回答説："桑葚甘甜，鴟鴞吃了改變叫聲，乳酪養性，人吃了没有妒心。"後來身體精神昏亂，雖然有爵位，不再被人看作同列。隆安年間，會稽世子司馬元顯執政，常常把他召來，拿他戲弄開心。因爲他家貧窮，拜授廬江太守，本官如舊。桓玄時，想要招徠安撫四方遠地，就用張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不久後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彦擁之布延世。摯虞觀象，記

史臣曰：長河以外地區，大沙漠是歷史的見證，玉關懸遠險峻，金城自恃堅固。有苗被流放的地方，帝舜放棄不治，渠搜居住在此，大禹到後纔有了次序。世道遭逢多難，環繞五郡嚴密戒備；當時發生戰亂禍患，在三邊地區擁兵高視。雖然不是久安之地，但足以作爲暫時保全的處所。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彦占有而世代延續。摯

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組，賦絶域之琛賨，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效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莰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内雲擾，仇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黄，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絶河濆。歸誠晉室，美矣張君。内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綿遠，國亦完富。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虞觀星象，預言大難不及凉土；侯瑾察看泉水，知道霸者將在此出現。不僅依靠地勢，也還靠天道吧！張茂、張駿、張重華資質忠賢繼承武公，在崎嶇偏遠僻陋的地方，不忘本朝，所以能西面控制諸戎，東面抗擊大賊，幾代佩繫珪綬，進貢遠地的珍寶特産，在荒遠之地顯耀，確實是順循天理人心的結果。張祚以卑下庶子的身份，陰謀推翻嫡長子，在史書中留下淫亂的記載，在黑山模仿帝王，丁琪因切直之諫被誅殺，王鸞因直言而遭殺戮，境内紛亂如雲，怨恨他竊名，最後遭到懸首示衆，是必然之理。張純嘏微弱，最終斷送了軍隊。投身到宫廷，排列在朝臣之中，第二次繼承銀黄之印，這是祖德延續的福氣。

贊曰：日月星遭遇凶氣，九州被瓜分。朝廷遷移到江東，地盤到河岸就斷絶了。向晉室奉獻忠誠，張君非常美好。内撫慰遺民，外抗擊逃寇。世代延續時間久遠，國内也安定富庶。順依天理人心爲基礎，這大概是上天所保祐的。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凉武昭王李玄盛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并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吴兵法。嘗與吕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

武昭王名暠，字玄盛，小名長生，是隴西成紀人，姓李，是漢前將軍李廣的十六代孫。李廣曾祖李仲翔，漢初爲將軍，在素昌征討叛羌，素昌就是狄道，寡不敵衆，戰死了。李仲翔子李伯考奔喪，於是安葬在狄道的東川，就在那裏安家。世代都是豪門大族。高祖李雍，曾祖李柔，在晉做官都歷任郡守。祖父李弇，在張軌幕下任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李昶，從小有美名，早死，遺腹生李玄盛。從小好學，性情沉静聰慧寬厚謙和，器度優雅，通讀經史，特别擅長文辭。長大後，精通武藝，研讀孫吴兵書。曾經與吕光太史令郭麐以及他的同母弟宋繇同宿，郭麐起身對宋繇説："君將位極人臣，李君將有裂土封國的地位，家中有母騧馬生下白額駒，就是這個時候。"

吕光末，京兆段業自稱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

吕光末年，京兆段業自稱凉州牧，任敦煌太守趙郡人孟敏爲沙州刺史，委任李玄盛爲效穀令。孟敏不久就去世了，敦煌護軍馮翊人郭謙、沙州治中敦煌人索仙等認爲李玄盛温文有毅力又有德政，推舉他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李玄盛起初推辭，正好宋繇在段業幕下，告假回敦煌，對李玄盛説："兄忘了郭麐的話嗎？白額駒現在已經出生了。"李玄盛就聽從了。不久進號爲冠軍，向段業稱藩臣。段業任李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

及業僭稱凉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

到段業僭稱凉王時，他的右衛將軍索嗣向段業説李玄盛的壞話，就任索嗣爲敦煌太守，率領

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己。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業暗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啖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成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凉興、烏澤、晋昌之宜禾三縣爲凉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凉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迹見于小城。

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公、領秦凉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凉景公，父昶凉簡公。以唐瑶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晋興太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

五百騎向西而來，離城不到二十里時，通知李玄盛出來迎接自己。李玄盛驚疑，想要出城迎接，效穀令張邈和宋繇阻止他説："吕氏政務衰頹，段業昏庸軟弱，這正是英雄豪傑有作爲的時候。將軍擁有一國現成的資業，怎麽束手讓人擺布呢！索嗣自以爲是本地人，認爲人心歸附自己，想不到將軍最終能抗禦他，可以一戰擒獲他。"宋繇也説："大丈夫已經得到世人的推許，今天就把頭交給索嗣，豈不被天下人恥笑！老兄英姿卓傑，有雄霸之風，張王的事業都不值得繼承。"李玄盛説："我從小没有宏大高遠的心志，因而在此做官，没想到此郡士人突然推重。剛纔説要出迎，是因爲我不瞭解士大夫的意見。"於是派宋繇去偵察索嗣。宋繇見到索嗣，用好話哄騙他，回來對李玄盛説："索嗣心驕兵弱，容易擒獲。"於是派其二子李士業、李讓與張邈、宋繇及司馬尹建興等迎戰，擊敗了他，索嗣逃回張掖。李玄盛素來與索嗣交好，結爲生死之交，反而被他陷害，所以痛恨他，就向段業陳述索嗣的罪狀。段業部將且渠男成又討厭索嗣，到這時，就勸段業除掉他。段業就殺了索嗣，派使者向李玄盛道歉，分出敦煌的凉興、烏澤、晋昌的宜禾三縣設置凉興郡，進升李玄盛爲持節、都督凉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這時李玄盛的後園中有赤氣升起，龍的行迹在小城出現。

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向六郡傳發檄文，推舉李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公、領秦凉二州牧、護羌校尉。李玄盛就在境内大赦，建年號爲庚子，追尊祖李弇爲凉景公，父李昶爲凉簡公。任唐瑶爲征東將軍，郭謙任軍諮祭酒，索仙任左長史，張邈任右長史，尹建興任左司馬，張體順任右司馬，張條任牧府左長史，令狐溢任右長史，張林任太府主簿，宋繇、張謖任從事中郎，宋繇加折衝將軍，張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任牧府右司馬，令狐遷任武衛將軍、晋興太守，氾德瑜任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任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任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任騂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任廣武太守，陰

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騂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

初，吕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窴，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議朝政，閲武事。圖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悦。又立泮宫，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贊所志。

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

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曆，數鍾皇晋。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邅，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内。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强，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晋德之遠揚，繄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

亮任西安太守，令狐赫任武威太守，索術任武興太守，以招撫東夏。又派宋繇東征涼興，并攻打玉門以西諸城，都攻下了，於是在玉門、陽關屯田，擴大耕地積聚糧草，作爲東征的物資儲備。

當初，吕光稱王的時候，遣使者到于窴買了六塊璽玉，到這時，玉運到敦煌，納入郡府。就在南門外水邊修建殿堂，名叫靖恭堂，用來商議朝政，檢閲軍事。繪圖贊頌自古以來的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李玄盛親自寫序頌，以表明鑒戒之義，當時的文武群僚也都繪了圖像。有白雀在靖恭堂飛翔，李玄盛看見後大喜。又設立學校，增收富貴人家學生五百人。在後園中修建嘉納堂，用來圖贊心志。

義熙元年，李玄盛改年號爲建初，派舍人黄始、梁興秘密出發奉表章到朝廷説：

從前漢運將終，三國鼎立，平均分享上天賦予的曆命，運數鍾情皇晋。高祖開創鴻大的基業，景、文光大帝王的業績，武帝繼承大業承受帝位，遠方之國全都順服，天下同風，宇宙統一。而惠皇失控，權臣亂國，懷、愍遭厄難，在外蒙受耻辱，天象分解，九州分裂，回顧此事，普天同憾。臣想到中宗元皇帝順應天命繼承大運，遷幸江南，荆揚受到廣博的矜育，五都成爲荒蕪的藪澤。故太尉、西平武公張軌正當元康初年，適逢動亂之際，受命主管一方，出任此州，威略振揚，聲蓋海内。明盛繼承大業，不墜前人之志，長旌指處，頻頻打開三秦，道義樹立軍兵强盛，開拓境地萬里。文、桓繼位，世代有德，囊括關西，教化遍及昆侖之邊，遠近誠服，世世履行職事進貢王室。晋德的遠揚，就是依靠此州。大都督、大將軍張天錫憑英俊挺拔之姿，繼承七代的事業，立志於匡救時難，能够光大先人的勛烈，然

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勛，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

而中年災禍降臨，兵寇侵犯國境，皇威遥遠，同盟援助不及，憑一方之師抗擊七州之衆，兵力孤單力量竭盡，國土喪亡。

臣聞曆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黄、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群僚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晋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勛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兹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絶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唇齒。臣雖名未結于天臺，

臣聽説曆數相推移，積累月之餘日歸於閏月，帝王的興起，必定有非正統的帝位。因此共工在黄、農之時撓亂天象，秦、項在周、漢之際篡竊帝位，都是在短暫的時間裏，折鼎傾食而成凶。自從戎狄踐踏華夏，已經過了百年，五胡僭越承襲，期運將盡，四海仰慕，傾心於朝廷。所以軍隊進駐東關，趙魏無不企踵相望；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相望。臣想到陛下道同於少康，德同於光武，繼承大統，志在掃清全國。至於此州，世代都非常忠義，臣之群僚因臣高祖東莞太守李雍、曾祖北地太守李柔受前朝恩寵，參預時政，伯祖龍驤將軍、廣晋太守、長寧侯李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李弇輔佐涼州，在秦隴功勛昭著，隆厚的特殊恩寵，記載在朝廷，妄臣無所作爲，就依靠竇融的舊例，以義逼迫臣，推舉臣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認爲荆、楚不進貢，齊桓興起召陵之軍，諸侯不恭敬，晋文發動城濮之戰，因此能够功勛卓著稱霸諸侯，業績隆盛一匡天下，九州依靠他們宏大的謀略，《春秋》寬恕他們的擅命，功蓋當時，美垂千年。况且現在帝都還未光復，華夏陷溺於災難之中，大禹經過的地方，淪爲戎地，五嶽神山，狄玷污了其中之三，九州名都，夷染穢了其中之七，辛有所説的話，在今天應驗了。這是微臣之所以捶胸窒息，廢寢忘食，焦慮傷肝，不遑安寧的原因。江涼雖然遠隔，但是道義確實貼近，際遇相通，實在是如同唇齒。臣雖然名籍没有録於朝廷，器量没有昭著於海内，然而憑藉歷代祖宗的光寵餘烈，義不容辭，因擔心延誤大事，就順從了群僚的提議，忘身就事。轅馬駑弱而

量未著于海内，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群議，亡身即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

任重道遠，惟恐有辱威命。從前在春秋之時諸侯尊奉周，各國都建元，以頒布時令。現在朝廷遥遠，曆法無法執行，發號施令，沒有時間作爲標準，就建年號建初，以嚴肅國法。希望憑依恩寵威靈，保全控制一方，使得節義忠誠能表達於君王，天子的教化普及九州，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玄盛謂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悦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

李玄盛對群僚說："從前河右分崩離析，群雄競起，我以寡德受到衆賢的推舉，何嘗不是廢寢忘食，想要濟助黎民。所以前次派遣母弟宋繇率領雲騎，東滅不朝於朝廷的叛逆，軍隊所到之處，無不賓服。現在衹有蒙遜盤據一城對抗。從張掖往東，晉遺民雖然被戎虜統治，至於思慕道義風化，超過了殷人盼望西伯。大業未成，不可安寢，我將要遷都到酒泉，逐漸逼近寇穴，諸君認爲如何？"張邈贊成他，李玄盛大喜道："二人同心，其利可以切斷金屬。張長史與孤同心，還有什麽疑慮呢！"就任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守樂涫，召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宋讓鎮守敦煌，於是遷居到酒泉。親手寫訓令告誡諸子說：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户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敕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

我立身處世，不營求世俗的利禄；經歷了幾個朝代，進退由時；最初不用心機有所追求，今天的舉動，并不是本心所希望的。然而受時機的驅使，於是承當州土之任，憂慮責任不輕，門户事情繁重。雖然清楚人事，但不知道天心，登車駕馭，百慮在心。把後事交待給你們，大略地列舉早晚眼前的幾件事，想到了就説，也沒有什麽次序。至於防微杜漸，深識事物的變化，這要靠你們見地的深淺，不是我的訓誡能解決的。你們雖然年紀還不大，如果能克制自己努力研修，效法古人，也可以承當事業。如果不這樣，即使到了白頭，又能成什麽大事！你們

其戒之慎之。

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案，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顔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僚佐邑宿，盡禮承敬，晏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

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内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仇，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

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秃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

要戒之慎之。

少喝酒説話要謹慎，喜怒都要考慮，愛要懂得惡，憎要懂得善，舉動要想着寬恕，深思熟慮後再施行。衆人所厭惡的，不要輕易接受相信；仔細審察人，核實真假；遠離佞諛小人，接近忠正之人。刑獄要廉潔，忍耐煩擾；關心老人，救濟喪病之家；勤於審視公文，審理訴訟。刑法中的事，要心平氣和地處理，不要動感情輕易發作。獎賞不要有遺漏，懲罰不要寬容親近之人。留心民間的事情，瞭解外界的疾苦；控制手下的人，不許作威作福。不要誇耀自己的好處表白自己的功勞，不要預先懷疑别人是狡詐臆測結果，以表明自己的明察。廣泛咨詢别人的意見，不要獨斷專行，從善如順水而流，去惡如用手摸開水。富貴而不驕是最難的，心裹常常記着這件事，一刻也不要忘記。僚屬和邑中的老者，盡禮恭敬相待，宴飲飯食，事事留意。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的餘暇，閲讀典籍，不學無術，不能成人。

此郡風俗很忠厚，人物敦厚雅正，天下全盛的時候，海内之人尚且稱頌之，何况又在今日，實在是名區。正是五百年來鄉鄰婚姻親戚相連，至於公理，不時會有小小的偏差違背，應當根據情况斟酌處理。我即位五年，戰亂騷動，不能休養民衆停息徵役，加恩惠使官吏百姓安樂。至於掩藏瑕病，清除缺點，早上是仇人，晚上就推心置腹，雖然不足以與古代賢人相比，大體上也不負於新舊之事。處理事務公平，坦然不分類别，本來就不放在心上，有所增減，考慮眼前的小事就不够，但作長遠的謀劃就游刃有餘，也無愧於古書中的記載。

當初，李玄盛西行時，留下女兒李敬愛交給外祖尹文撫養。尹文東遷後，李玄盛堂姑梁褒之母撫養她。後來秃髮傉檀到北山借路，鮮卑派梁褒送李敬愛到酒泉，并通使和好。李玄盛派使者答謝訪問，贈送地方特産。李玄盛親率兩萬騎兵，巡視邊境到了建東，鄯善前部王派使者進

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户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安彌，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户。

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户。郭麐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數千户。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户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

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群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誠，遥途險曠，未知達不？吴、凉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

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嘆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

又，臣州界迴遠，勍寇未除，當順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

貢當地特産。且渠蒙遜前來侵犯，到了建康，擄掠三千户人家而回。李玄盛大怒，率騎兵追擊，在安彌追上了，大敗蒙遜，把被擄掠的人家全部收回。

當初，在苻堅建元末年，遷移江漢之人一萬多户到敦煌，中原地區有不開墾田地的，也遷移來七千多户。郭麐進犯武威時，武威、張掖以東的人幾千户向西逃奔到敦煌、晋昌。到李玄盛東遷時，把這些人全部遷往酒泉，分出五千户南方人設置會稽郡，五千户中原人設置廣夏郡，剩下一萬三千户分設武威、武興、張掖三郡，在敦煌南子亭築城，以威鎮南虜。又因爲前次奉表没有答覆，又派和尚法泉秘密前往京都奏表，説：

江山遠隔，朝拜無路，伸長脖子仰望雲天，翹首企踵想望遠方。臣想着陛下順應天命而登基，洪福來自上天。臣去年乙巳歲順從群臣的議論，代理地方長官之職，當時已派遣舍人黄始奉表以表達忠誠之心，遠路艱險荒蕪，不知到達了没有。吴、凉遥遠懸隔，道路上惡人太多，地方上的珍奇貢物，無法展示到朝廷，謹再抄寫前次表章，希望能簡要而明白。

臣在這年進軍酒泉，在廣平戒備戎狄，希望能排除蕪穢，然而狡猾之虜放肆，不服順威教，憑據巢穴防守，阻止臣的道路。臣因爲諸事都剛草創，倉廪空虚，所以停止戰争兵甲入庫，務農養士。時節移過，漸漸已經三年了，撫劍慨憤，度日如年。現在物資儲備和作戰器械都已經充足，西面招引城郭中的士卒，北面招引丁零之衆，希望憑藉國威，征服河隴，揚旌秦川，盼望得到詔旨，能盡節竭誠，以死報國。

又，臣到州邊界迴遠，强寇未除，還須有副職作爲出征時的留守，就署任臣世子李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監督代理前軍，作爲臣的前驅。又敦煌郡民衆殷富，控御西域，管轄萬里，是軍國的根

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崐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

本所在，就任次子李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總轄昆侖的邊遠地區，安撫遠方。其他諸子，都在軍中，身先士卒。臣統督大綱，竭誠效力，臨機處置，有什麼舉動將陸續奏告。

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彦明爲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内，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栖其園囿，其群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

李玄盛遷都到酒泉後，就敦促獎勵發展農業生産。群僚因連年五穀豐登，百姓安居樂業，請求在酒泉刻石紀念，李玄盛同意了。於是讓儒林祭酒劉彦明寫文，刻石歌功頌德。不久後蒙遜每年不斷來侵犯，李玄盛志在以恩德安撫境内，衹跟他講和訂立盟約，不與他交戰。這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都栖息在他的園林中，群僚認爲是白祥金精所生的，都是因時世太平而來的，又有神光、甘露、連理樹、嘉禾等衆多吉祥的徵兆，請史官記載這些事，李玄盛同意了。不久蒙遜背棄盟約來侵犯，李玄盛派世子李士業截擊打敗了他們，擒獲他們的將領且渠百年。

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勖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勋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李玄盛在上巳日到彎曲的流水邊宴飲，命群僚賦詩，他親自寫序。於是抄寫諸葛亮的訓誡來勉勵諸子説："我負荷艱難，安定匡濟天下的功勛還没建立，雖然在外統領良將能人，依靠棟梁之臣的輔佐之力，然而軍務繁忙，坐而待旦。因連城衛國的鞏固，應該同時親近賢者，所以使得你們没得到師保的教訓，都是很年輕就擔當重任。常常擔心不能成功，留下災禍後悔。古今之事不可不知，如果近處的可以爲師，何必遠求呢？觀覽諸葛亮的訓勵，應璩的奏諫，探尋始終，周、孔之教全部都在中間。用來治國足以導致安定，用於立身足以使人成名，質樸簡略易通，過目瞭然，雖然出於古人之口，但可以在今天作爲道德之師。再説經史道德就如在原野中采豆，用力勤的功效多，你們不可不勤勉！"李玄盛就修築敦煌舊要塞東西兩個圍子，以防北虜之患，修築敦煌舊要塞西南兩個圍子，以威震南虜。

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吕氏之末，爲群雄所奉，遂啓霸圖，兵無血刃，

李玄盛憑着治世之才，正當吕氏末年，受到群雄的奉擁，於是大展霸主的宏圖，兵不血刃，

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秃髮傉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

端坐而安定千里之地，認爲張氏的業績指日可成，河西十郡短時間内就能統一。過不久秃髮傉檀進占姑臧，且渠蒙遜的地盤逐漸擴大，於是慨然而作《述志賦》，賦文説：

涉至虚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昫。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顔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于朱門，羡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鶏鵞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絶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領，奇秀木之陵霜；挺修幹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遥遥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渌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岡。

涉入極虚無的境界而馳騁，乘車輿在什麽都没有的地方行駛，稟受天宇之氣而陶冶推衍，承受日月之精的符命。在彌漫的朝雲下庇蔭，仰望明朗的日光的照耀。陽光普照大地承載，養育生靈成就萬物。自幼仰慕顔子清貧而閑適的生活，潛心研讀典籍，熟習禮淳厚於經。蔑視朱門的榮華富貴，羡慕庄子的傲視世人；崇尚漁父的隨遇而安，贊美沮、溺的避世耕種。厭惡鴟鵂鷂鷹的在籠中怒嚇，欽慕鳳凰飛上雲天；心中杜絶世俗奔走鑽營的念頭，耳中不聽時人稱譽的贊美聲音。在崇山峻嶺中吟誦超出雲霄，以嘉樹不畏霜雪爲奇美；挺立葱緑的長莖，經過歲末的嚴寒而更加芳香。遥遥寄托自己的情懷，想望四老的光暉；將要禁絶通常所謂的繁華，駕馭駿馬昂首奔馳；在宫中玄圃園中攀緣玄圃的瓊枝，用華泉的清泉水漱口；與鳳鳥高鳴的絶響應和，在南山與鸞鳥的鳴聲呼應。

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沈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地絶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慚德於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宫，并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

時事不能清静，心神向往形體却留在世間，想到陽明的山林中奔馳，却在一座小山中局促委曲；頂風冒雨，在水中上下沉浮。衆多的利與害交錯出現，歡樂和傷感循環往復。天門重重關閉而寂暗，天地隔絶而無船可渡；爲貞信之道被損傷而悲痛，在漩渦急流中爲内心有愧而謝罪。於是放棄了高視遠望，順應世俗的交接往來，在東宫中開始戴上儒者之巾，與英豪之輩并肩而立，踏入宣揚聖德的宫廷，在宫禁中輔佐明王。赫赫的謙光，高大的崇明，高聳的王宫，衆多的百官，君主仰慕虞、夏，臣下希望成爲夔、益。

張王頹岩，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紳淪胥而覆溺。吕發釁於閨墙，厥構摧以傾顛；

張王山崩，梁后墜落。淳樸的風尚已經長時間喪失而渺茫，搢紳之士淪喪而沉溺。吕氏在内室挑起事端，於是屋宇毁壞而顛

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絶，千邑闃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暗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青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懞，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

覆；疾風在大樹上吹拂，回旋的開水在深泉中沸騰；飛塵聚集遮蔽了日光，大火熊熊燒毀原野，名都變得幽僻没有人迹，千邑寂静没有人烟。這是百六厄運的定數，興滅互相依存而交替出現。於是人人都産生争奪政權的企圖，家家都有争雄稱霸的念頭，君王的旨命得不到遵守，在國家失去常態時謀求非分。所以傾覆的車乘在道路上相連接，生靈的血肉使土地變肥沃。活着的人惶恐不安使人哀憐，遥遥地無依又無靠；追求越是專注失望就越大，在虚無中寄托教義的真諦。

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崐墟以爲墉，總奔馳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嵉嶫，重險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嶔岑，榛棘交横，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鴞鵄群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

悠悠涼州道，極其荒凉凶險，渺小微末的我，在這遥遠的西方，不是相約好了的聚會，確實是暗相投合來會合。跨過弱水建立基業，踏上崐墟作爲城墻，控御奔馬的驚駭的繮繩，在高峻的山峰上接上折斷的車轅。懸崖高峻，重重險阻萬丈，深邃幽暗，回旋高聳，叢生的草木縱横交錯，河寬水深，狐狸野猫遍地，鷹鷙群鳴。生長出來本不是爲我所用的，運用最恰當的方式如同影子和回聲；結同心以制御萬物，安撫遠近於指掌之中；不是故意違反常情來此荒凉之地任職，而是暗相投合而前往，美德者因此來王庭，隱逸之人因此來效力。

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脱梏而纓蕤，或後至而先列，采殊才於岩陸，拔翹彦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鋭。咏群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横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吴，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踪，侔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

贊美呀，當代的英才；努力吧，俊傑的哲人，希望能遠遠近近全部網羅招致，豈止是射鉤之人和斬袂之人！有的解除鐐銬而任職，有的後到而進入前列，在深山中尋求卓越的人才，不斷地選拔才智出衆的賢人。思慕張良的神遇，揚起大浪蕩滌穢濁；想望孔明在草廬之中，運籌精妙的謀略而毫無凝滯；臧洪與諸侯慷慨盟誓，激勵三軍討伐董卓。誦頌群豪的高卓舉止，贊賞關、張的高邁傑出，發誓報答曹操回到劉備那裏，何等超絶的義勇！守住斷橋而横矛怒喝，也是壯烈的雄姿。輝煌的南國之珍，英武的周瑜、魯肅，在荆、吴奇絶聳立，顯揚文采赫赫武功，在烏林運籌帷幄，在江邊龍騰虎躍。摧垮盛大的敵軍，如風飄如雲舉那樣繁盛，繼

度，孰能臻茲大祜！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

續樊、韓久遠的業績，與召、武的善美之道相同，如果不是劉、孫這樣的大度，誰又能導致這樣的大福！確實是乾坤所成就的大功，萬物仰受風雨的吹拂滋潤。

峪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勛，濟濟隆平，御群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絶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摇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弼，恣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游塵於當陽，拯凉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餐而忘寐，表略韵於紈素，托精誠于白日。

峪益已經蕩平，三江已經掃清，建立盛大的功勛，太平興隆的國家美好而有秩序，揚鞭駕馭群龍，繁榮昌盛超過萬年，仰慕遠古聖賢的遺迹，景仰高山的美德。將要豎起紅旗出發，駕長車而迅速出征，高舉帥旗壓倒西風，拂動飄揚的華麗旌旗，憑藉皇帝的神靈，協調五星運行的規律。雄武的公侯捍衛國家，恭敬謹慎的大臣，盡力斬殺賊寇驅逐强敵，消滅那壞人。將爲天子掃除浮塵，拯救墜落的薄德。與昌寓一起當驂乘，到襄城纔停下。知道去除禍害就在此舉，體會到牧童所説的話，審察時機出現的微小徵兆，要廢寢忘食勤勉不怠。在素帛上簡略地表達心聲，寄托精誠之心於白日。

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

李玄盛卧病不起，遺詔給宋繇説："我從小遭受悲痛，備嘗各種艱難，在社會動亂之際，受到此地之人的推舉，才弱智淺，不能統一河右。現在氣力衰弱，將不再能好轉了。死是自然的規律，我不悲傷，所遺憾的是大志不能實現。居於最高地位的人，應當仔細地警惕危亡的預兆。我死之後，世子就如同卿之子，好好地輔導他，告訴他我的經歷，不要讓他高高在上，專横驕傲自以爲是。軍國的大計，委托給卿，不要使謀略偏誤，喪失成敗的關鍵。"十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國人上謚號叫武昭王，墓地叫建世陵，廟號叫太祖。

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晋，遇害江南，玄盛聞

在此之前，河右没有楸、槐、柏、漆等樹木，張駿在位時，從秦隴取來種上，後來全都死了，而酒泉宫禁的西北角有槐樹生長，李玄盛又作《槐樹賦》寄托情懷，大意是感嘆僻陋偏遠之地，建立功業不是地方。也命主簿梁中庸和劉彦明等人都寫文章。有感於兵難頻繁，時俗喧鬧相争，就作《大酒容賦》以表達恬淡豁達的胸懷。與辛景、辛恭靖志同道合，辛景等歸晋，在江南遇害，李玄盛聽説後祭奠他。李玄盛的前

而吊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妻，是同郡辛納之女，貞潔順從有婦德，先死，李玄盛親自爲她寫誄文。其他的詩賦數十篇。世子李譚早死，第二子李士業繼位。

李士業

凉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僚奉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公、領凉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録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

凉後主名歆，字士業。李玄盛死時，府僚奉擁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公、領凉州牧、護羌校尉，在境内大赦，改年號爲嘉興。尊奉母尹氏爲太后，任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録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

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温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

且渠蒙遜派他的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引誘李士業，李士業派武衛温宜等前往，親率大軍爲他們作後援。蒙遜率三萬軍，在蓼泉埋伏。李士業聽説了，領兵撤回，被蒙遜進逼。李士業親披鎧甲當先出戰，大敗蒙遜，追擊一百餘里，俘虜斬殺七千餘人。第二年，蒙遜又進攻李士業，李士業想要出兵交戰，左長史張體順再三勸諫，纔作罷。蒙遜大肆搶割秋熟作物而回。這一年，朝廷任命李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

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并，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宫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

李士業用刑很嚴，又不斷地建築修繕，從事中郎張顯上疏勸諫説："進入今年以來，陰陽失調，屢屢出現凶暴的風雨，侵犯損傷陽和之氣。現在天下分爲三，勢必不能長久并存，兼并天下的根本，確實是在於農業和戰争，安撫遠方的策略，在於事務寬大不苛。然而又使刑法繁瑣嚴峻，大興宫室，人力衰敗殘傷，百姓愁苦憂傷。招致災禍的過失，確實是由此而起。"主簿氾稱又上疏勸諫説：

> 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

> 臣聽説天子愛護人君像對待兒子一樣，情意深切之極。所以如果政務治理不好，就降下災禍來使之戒懼。能改過的雖然很危險也必將昌盛，宋景就是這樣；如果不改過的，雖然很安穩也必將滅亡，虢公就是這樣。元年三月癸卯日，敦煌謙德堂塌陷；八月，效穀發生地裂；二年正月初一，黑霧

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玆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

彌漫；四月，太陽發紅沒有光亮，二十天後纔恢復；十一月，狐狸登上南門；今年春夏頻頻地發生五次地震；六月，天上有隕星落在建康。臣雖然學識淺陋不足以考察古代之事，機敏不如仲舒，也略從先師那兒學了一些道理，而且年紀已經五十九歲了，請爲殿下略爲說說耳目的見聞，不能再遠論書籍中的事。

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内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吕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群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

過去咸安初年，西平發生地裂，狐狸進到謙光殿前，不久秦師大舉而來，都城失陷。梁熙任涼州後，趁着秦氏兵亂，占有了全部涼州之地，在外不安撫百姓，在内大肆搜刮聚集錢財，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塌，隕石落在閑豫堂，二十年吕光在東面反叛，其子先戰敗，自身隨後遭殺戮。段業趁着群胡傷亂，因而在此地掌權，三年之内，五十多處發生地震，不久先王在瓜州即位，蒙遜在張掖把他殺了。這都是眼前現成的事，也是殿下知道的。效穀，是先王仕進開始的地方，謙德，是即尊位之室，堂陷地裂，是大凶的徵兆。日是太陽之精，是中國的象徵，發紅而沒有光亮，中國將要被胡夷侵犯滅亡。諺語說："野獸進家，主人將要離去。"現在狐狸登上南門，也是大災禍。又狐就是胡，天意像是在說將有胡人居有此城，南面稱王。從前春秋時代，隕石落在宋國，襄公最後被楚國擊敗。地是極陰之物，是胡夷的象徵，應當静却動，違反擾亂了天的常規，天意像是在説胡夷將要震動中國，中國如果不修明政教，將會有宋襄公的災禍。

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宫室之務，止游畋之娱。後宫嬪妃、諸夷子

臣蒙受先朝不問門第地位對平民百姓的眷顧，就自認爲與子弟之親相同，因此不避違主上的誅罰，冒死而進獻愚誠。希望殿下能親近賢仁善交鄰邦，蓄養威勢觀察各種先兆，停止宫室的勞務，停止郊游打獵的娱

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兹奢靡之費，百姓租税，專擬軍國。虚衿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强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争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

士業并不納。

士業立四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秃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并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宫内；通街大樹上有烏鵲争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粗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

樂。後宫的嬪妃、諸夷的子女，自身接受按人口分配的田地，親自勉力蠶桑紡織，以清儉樸素爲榮；停息這些奢靡的耗費，百姓的租税，一概依照軍國的用度徵收。虚心地禮待賢士，廣泛招募英俊之才，學秦氏的治國之術，以强國富民。等到國家有了幾年的積蓄，朝廷站滿了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一樣的將領作前驅，采用子房一樣的妙計，一鼓可以平定姑臧，長驅而進可以到涇水、渭水飲馬，蒙遜哪裏值得擔憂！不然的話，臣擔心宗廟的危亡將不出一紀。

李士業都不采納。

李士業即位四年宋承受了帝位，李士業想要東征，張體順懇切勸諫，纔作罷。李士業聽説蒙遜南攻秃髮傉檀，命令内外戒嚴，準備進攻張掖。尹氏堅决勸諫，不聽，宋繇又再三勸諫，李士業都不聽。宋繇退下後嘆息説："大事完了，我能看見軍隊出征，看不見軍隊回來了！"李士業於是率領步騎兵三萬東征，駐扎在都瀆澗。蒙遜從浩亹來，在懷城拒戰，被蒙遜擊敗。左右之人勸李士業回酒泉，李士業説："我違背了太后的明訓，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又有什麽面目去見母親！"率衆再戰，在蓼泉戰敗，被蒙遜所害。李士業諸弟酒泉太守李翻、新城太守李預、領羽林右監李密、左將軍李眺、右將軍李亮等向西逃奔敦煌，於是蒙遜進入酒泉。李士業没失敗時，有大蛇從南門入城，直到恭德殿前；有雙雉從宫内飛出；大街上的大樹上有烏鴉喜鵲争巢，喜鵲被烏鴉打死了。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見白頭老人穿着夾衣對他説："南風動，吹高樹，胡桐椎，擊不中車轂。"説完後突然就不見了。李士業小名叫桐椎，到此時他死了。

李翻及弟敦煌太守李恂與諸子等放棄敦煌，逃奔到北山，蒙遜任索嗣子索元緒行敦煌太守。索元緒凶暴狠毒好殺人，大失人心。郡人宋承、張弘因李恂在郡時有善政，寫密信招李恂。李恂率數十名騎士進入敦煌，索元緒向東逃奔涼興，

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决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

宋承等推舉李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派世子德政率衆進攻李恂，李恂緊閉城門不出戰，蒙遜親自率兩萬軍攻城，在城的三面築堤，用水灌城。李恂派一千名壯士，連接木板當橋，想秘密去决堤，蒙遜率兵迎戰，屠敦煌城。李士業子李重耳，脱身投奔江左，在宋做官。後來歸魏，任恒農太守。蒙遜遷移李翻子李寶等到姑臧，過了一年多，向北逃奔到伊吾，後來歸魏，祇有尹氏及諸女死在伊吾。

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李玄盛在安帝隆安四年即位，到宋少帝景平元年滅亡，占據河右共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簣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史臣曰：王者受命登位，都靠世代積累的德行，如同自然生成的宇宙先於天帝，又如同構成萬物的混沌之氣產生天地。因此中陽迅速興起，靠的是豢龍奠定基礎；景、亳承襲帝位，靠的是兼并的開創之業。涼武昭王天資卓越，運化陰陽以施展武略，隨機應變真好神；包容日月以治理國政，成就大業於當年。所以能懷柔遠方停息争鬥，開國化育家族，囊括五郡而稱藩臣，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勢而屈奉大順。至於《詩》褒頌秦仲，其後代建立統一的大業；贊美公劉，其遠末子孫興起配天的大運。有的從汧、渭發迹，有的在邠、岐傳布教化，積土成山創立一統天下的基業，疏浚小水流開創四海爲一的局面。他們本來是逐漸發展而形成的，此人也是這樣，因此可知大命之所歸，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導致的，積累功德福慶，經歷的時間很久遠了。

贊曰：武昭英睿，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絶壤沾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贊曰：武昭英明，忠勇蓋世。王室雖然衰微，他的忠誠不廢棄。遺民蒙受他的恩德，絶地沾潤他的惠澤。積累大福創建大業，使後代昌盛。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孝　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顔，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包思藝黍之勤，循陔有采蘭之咏，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矚風樹以隤心，俯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争，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悴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躅者歟！

孝作爲一種道德，是非常偉大的。開天闢地以來就建立了它的體制，作爲道德貫通天地人；憑藉事物的品種類别而和順名義，其功效包羅萬象。把它運用到治國上，可以感動天地降下吉祥；推行到治家之中，可以感動鬼神降下大福。至於普遍地施予備辦各種器物，尊奉愛好仁義，和顔悦色侍奉尊長，兄弟和睦盡樂，宰殺活的牲畜禽魚奉養親人，勤勉不倦忘記疲勞，《鴇羽》之詩中叙寫的想要耕種莊稼奉養父母，《循陔》之詩有采蘭供養父母的吟誦，這是事奉父母之道。專心謹慎如同親人還活着，悲哀無盡，聚集柴草悲傷地大哭，嗟嘆不能孝養父母，風吹樹動爲不能久久奉養父母而傷心，面對寒泉爲不能孝敬母親而哭泣，這是懷念已故的親人的感情。慎重保持節操出仕任職，矯正事務遷升官職，居高位不作威，與同僚不争，協和修明升平的政治以匡正風俗，小心謹慎砥礪節概，是立身處世的德行。因此閔曾小心翼翼，遵奉六經之教貞正有法度而放光彩；蔡董孝順，弘揚義的七體而留傳美談。也有人至誠感動上天，神明降福保佑，郭巨得到賜金之福，陽雍高揚種玉之福；祥瑞的赤烏鳥，在叔和的房上築巢，吉祥的白鹿，來到功文的屋裏。那麽在孝敬父母的基礎上産生出兄弟友愛，在道理上是相同的，在道義上也歸於一致。兄弟關係的重要，氣相共形相分，心相違兄弟連枝的葉子就枯死，性相合兄弟之樹開滿鮮花。於是有推讓肥美的留下瘠薄的，爲兄弟的急難而死的感情；有推讓果子同蓋一床被子，極盡

兄弟之歡的情致：盡覽書卷，記載他們的事迹。

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己，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彦體至性以馳芬，庾衮、顔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采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晋氏始於中原，止於江左，雖然百六厄運迅速到來，但是君子之道没有消失，孝悌名流仍相繼出現。王偉元的立身行事，許季義的樹立節操，夏方、盛彦體現天賦的卓絶品性而流傳美名，庾衮、顔含篤愛兄弟而顯示風範，其他群士，都高揚美德。采録他們的風采，足以砥礪不厚道的風俗，所以著《孝友篇》以接續前代的史書。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

李密字令伯，是犍爲武陽人，又名虔。父早死，母何氏改嫁。當時李密衹有幾歲，感傷眷念備至，篤深的孝道之情，於是積鬱成病。祖母劉氏，親自撫養他，李密事奉祖母以孝敬聞名。劉氏有病時，就哭泣流淚不敢大口呼吸，從不脱衣安睡，飲食湯藥必定先嘗過後纔端上去。有空就研究學問從不倦怠，以譙周爲老師，譙周的門人把他比作游夏。

少仕蜀，爲郎。數使吴，有才辯，吴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

年輕時在蜀做官，當郎。多次出使吴，有才智機辯，吴人很欣賞他。蜀滅後，泰始初年，下詔徵入任太子洗馬。李密因祖母年高，家中無人奉養，就不應召。於是上疏説：

>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强近之親，内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吊。而劉早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 臣因爲命運坎坷，幼年時就遭到不幸，剛生下來六個月時，慈父就去世了，到了四歲時，舅父强迫母親改變守節之志。祖母劉氏可憐我孤苦病弱，親自撫養。臣從小經常生病，九歲還走不了路，零丁孤苦，直到成年。既没有叔伯，又没有兄弟，門户衰敗福分淺薄，很晚纔有兒子。外面没有服喪相同的近親，家中没有照應門户的僮僕，孤單獨立，形影相伴。而祖母多年疾病纏身，常常卧床不起，臣侍奉湯藥，從來没有間斷離開過。

> 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宫，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

> 自從到了聖朝，臣沐浴在清明的教化之中，前次太守臣逵察舉臣爲孝廉，後來刺史臣榮又薦舉臣爲秀才。臣因爲無人供養祖母，推辭没有前往應命。聖明的詔書特地下達，授任臣爲郎中，不久又蒙受國家的恩典，授任臣爲洗馬。像我這樣微賤的人，擔當侍奉太子的職務，是臣到死也無法報答

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的。臣都上表奏聞，辭謝不就職。現在詔書言辭急切嚴厲，指責臣有意迴避怠慢，郡縣官長來逼迫，催促臣上路，州司官員也登門催促，比流星的火光還急。臣想奉詔上路奔馳，而祖母的病一天比一天嚴重；如果遷就自己的私情，我的申訴請求又得不到允許。臣進退兩難，實在非常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想聖朝以孝道治理天下，凡是老年人，還都受到憐憫和周濟，何况臣孤單貧苦病弱到了極點。再説臣年輕時在僞朝任職，曾在郎署做事，本來圖的是宦途顯達，并不想以名節自誇。現在臣是亡國的卑賤俘虜，極其微賤極其淺陋，却受到提拔，恩寵任命顯得很受偏愛，哪裹敢徘徊有什麼企求呢！衹是因爲祖母如同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生命垂危，朝不保夕。臣如果没有祖母，就無法活到今天；祖母如果没有臣，就不能度完餘年。祖孫二人相依爲命，因此私情執着不敢放棄奉養而遠離。臣李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這樣臣盡忠於陛下的日子還長，而報答奉養劉氏的日子却不多了。懷着烏鴉反哺的私情，想乞求允許我奉養祖母餘年。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

臣的苦衷，不僅蜀中人士及二州的長官明白知道，皇天后土也都看得很清楚。希望陛下憐憫臣的愚誠之心，准許臣實現微小的心願，或許祖母能僥幸得以平安，壽終正寢。臣活着將不惜獻身，死了也要結草報答。

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召。

皇帝看了他的奏疏説：“士人有名節，不是平白無故的！”就暫停徵召。

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

後來劉氏壽終，服喪期滿，又以洗馬之職徵召到洛。司空張華問他説：“安樂公怎麽樣？”李密説：“可以和齊桓并列。”張華問他原因，回答説：“齊桓公得到管仲而稱霸，信用豎刁而尸身長蛆。安樂公得到諸葛亮而與魏抗衡，任用黄皓而喪國，可知他們的成敗是一樣的。”又問：“孔明的言教爲何瑣碎？”李密説：“從前舜、禹、皋陶相互談論，所以能够簡雅；《大誥》是跟普通

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出爲温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内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人説話，應當瑣碎。孔明没有與自己相當的人談論，他的言教因此瑣碎。"張華認爲他説得很好。

外任温令，憎惡從事，曾經寫信給人説："慶父不死，魯國的禍患不止。"從事把他的信報告司隸，司隸因李密在縣中清廉謹慎，不彈劾他。李密有才能，常常希望改任内官，可是朝廷中無人爲他説話，於是升任漢中太守，自以爲没得到應有的職分而心懷怨恨。到皇帝在東堂賜宴餞别時，下詔令李密賦詩，詩的末章説："人也有言，有因有緣。作官朝中無人，不如回去耕田。聖上光明在上，這話豈能這樣説！"武帝很忿怒，於是都官從事奏免李密職。後來在家中去世。有二子：李賜、李興。

李賜　李興

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别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别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李賜字宗石，從小善於寫文章，曾經作《玄鳥賦》，文辭很華美。州徵任爲别駕，舉薦爲秀才，没有上路就死了。李興字雋石，也有文才，刺史羅尚徵任爲别駕。羅尚遭到李雄進攻，派李興到鎮南將軍劉弘處求救，李興因而希望留下，任劉弘的參軍而不回去了。羅尚告訴劉弘，劉弘奪掉他的手板把他送走了。李興在劉弘府中時，劉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石碑，讓李興都作了碑文，很有文采。

盛彦

盛彦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吴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彦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彦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彦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彦。彦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盛彦字翁子，是廣陵人。從小有奇才。八歲時，到吴太尉戴昌處，戴昌贈詩以觀察他，盛彦在座中作答，辭情很慷慨激昂。母王氏因病眼睛失明，盛彦每次提起，没有一次不流眼淚。於是不應徵召聘任，親自侍候奉養，母親的吃喝必定自己喂。母親病的時間很久，以至於婢女多次挨鞭捶。婢女忿恨，趁盛彦暫時外出時，把蠐螬烤焦了給他母親吃。母親吃了覺得味美，然而懷疑是什麽怪東西，偷偷地藏起來留給盛彦看。盛彦看見了，抱着母親慟哭，哭得氣絶了又蘇醒過來。母親的眼睛突然就睜開了，從此眼病就痊愈了。

彦仕吴，至中書侍郎。吴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彦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盛彦在吴做官，官至中書侍郎。吴滅亡後，陸雲把他推薦給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薦盛彦爲小中正。太康年間去世。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

吴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吴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中遭瘟疫，父母伯叔群堂兄弟死了十三人。夏方這時十四歲，他晚上痛哭，白天背土，十七年纔葬送完畢，於是在墓旁搭草廬居住，種植松柏，養烏鴉鳥雀猛獸馴服在旁。

吴時拜任仁義都尉，多次升遷任五官中郎將。上朝從不乘車，走路必定給人讓路。吴滅亡後，授任高山令。百姓中有人犯罪應該鞭捶的，夏方面對他流淚而不加刑罰，尊卑長幼都不敢犯法。任官三年，州舉薦他爲秀才，回家，去世，享年八十七歲。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并廢《蓼莪》之篇。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

王裒字偉元，是城陽營陵人。祖王脩，在魏朝有名。父王儀，高尚正直，任文帝司馬。東關之戰，皇帝問衆人説："近日發生的事情，誰應該承擔責任?"王儀回答説："責任在主帥。"皇帝發怒説："司馬想把罪責加到孤身上嗎！"於是把王儀拉出去斬了。

王裒從小樹立了德操志尚，依禮立身處事，身高八尺四寸，容貌奇絶，聲音響亮，氣質高雅端正，博學多能，悲痛父親死於非命，從不面西而坐，表示不作朝廷的臣民。於是隱居教授門徒，多次徵召聘任都不就任。在墓側搭草廬居住，早晚常到墓前拜跪，扶着柏樹悲痛號哭，樹都因此枯死了。母親生來怕雷，母親死後，每次打雷他都到墓前説："王裒在這裏。"讀《詩》讀到"哀哀父母，生我辛勞"時，每次都再三流淚，門人弟子都不學《蓼莪》之篇。

家中貧窮，親自耕作，計算人口種地，度身養蠶。有人要幫助他，都不答應。諸門生暗中替他割麥子，王裒就不要這些麥子了。相知故舊有贈送錢物的，都不接受。門人被本縣派差役，請王裒去向縣令求情，王裒説："卿的學問不足以庇護自身，我的德行淺薄不足以庇護卿，求情又有什麼用！再説我已經四十年不握筆了。"於是徒步挑着乾糧，兒子背着豆豉草鞋，送服役的門生到縣中，門徒一千多人跟在後面。安丘令以爲

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恥。

他來拜訪自己，整理好衣冠出來迎接他。王裒却下路走到土牛旁邊，彎腰謙恭而立，説："門生被縣中派差役，特地來送别。"於是拉着門生的手流淚告别。縣令就把他的門生放了，全縣都以之爲恥。

鄉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彦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彦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同鄉管彦自幼有才而不知名，衹有王裒認爲他必將宦達，抬舉他與他友善，各人的子女剛出生，就爲他們訂婚。管彦後來任西夷校尉，死後葬在洛陽，王裒後來改嫁女兒。管彦之弟管馥問王裒爲什麽，王裒説："吾立薄志心願在山林中得到滿足，從前嫁姐妹都離得很遠，音訊斷絶，因此發誓。現在賢兄之子把父親葬在洛陽，那他就是京城人，這難道是我當初結親的本意嗎?"管馥説："嫂子是齊人，應當回臨淄。"王裒説："哪有把父親葬在河南而跟隨母親回齊的道理！用心如此，還談得上什麽婚姻！"

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裒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

北海邴春從小樹立志向德操，安於寒苦，背着書箱游學，鄉人都説是邴原再世。王裒認爲邴春性情狠毒狹隘貪慕虚名，最終必將一事無成。後來邴春果然行爲不檢點，學業没有結果，有識之人因此都歸附王裒。王裒常認爲人的行事應該達到歸附善道的目的，何必以自己擅長的方面去要求别人做不到的事。

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到洛京陷落時，寇盜蜂擁而起，親族都想遷移到江東去，王裒眷戀墳墓不肯離去。賊寇太厲害了，纔動身，還是思慕不能前行，於是被賊寇殺害了。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吴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助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

許孜字季義，是東陽吴寧人。孝敬友愛恭謹謙讓，敏而好學。二十歲時，拜豫章太守會稽孔沖爲師，學《詩》、《書》、《禮》、《易》以及《孝經》、《論語》。學完後，回到故鄉。孔沖在郡中去世，許孜聽説後非常哀痛，帶着行李前去奔喪，送葬回會稽，吃粗劣的食物擔任勞役，服喪三年。不久父母去世，因哀傷過度骨瘦如柴，扶着杖纔能站起來，在縣的東山建立墳墓，親自背土，不接受鄉人的幫助。有人可憐許孜瘦弱疲憊，苦苦請求來幫助他，許孜白天讓他們幹，到晚上又把他們幹的去掉。每次悲痛號哭，鳥獸就

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栖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園，交頸同游，不相搏噬。

聚集過來。許孜因爲正在做重大的事情，就拋棄妻子，住在墓地，種植松柏排列成行綿延五六里。這時有鹿啃他的松樹苗，許孜悲嘆説："鹿難道不顧念我嗎！"第二天，突然看見鹿被猛獸殺死，放在啃壞的樹苗下。許孜非常惆悵惋惜，爲鹿做了一座墳，埋在墓道旁。猛獸就在許孜面前自己撞擊而死，許孜更加嘆息，又把它埋了。此後樹木長得很茂盛，没有人或獸來破壞。二十多年後，許孜纔又娶妻，在墓旁建房居住，早晚孝敬不已，敬奉亡親就如活時一樣，鷹和雉栖息在他的屋梁上，家鹿和猛獸都馴服在庭園中，相互親熱共處，不互相鬥咬。

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元康年間，郡察舉他爲孝廉，不出，終身爲平民。八十多歲時，在家中去世。鄉人稱他住的地方爲孝順里。

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案所領吴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没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愨，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迹，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咸康年間，太守張虞上疏説："臣聽説聖賢的明訓保存在舉揚善美，褒貶的興起，不以千年之前太遠而廢止。謹案所領吴寧縣已故之人許孜，天性孝順友悌，節操清白高尚，待人接物恭讓有禮，言行一致。他事奉老師，極盡敬師之義；到他爲父母服喪，所作所爲實在是古今之人難以做到的。人們都説他的孝順感動了禽獸，連猛獸都停止了爲害。臣雖然没能見到他，却備聞這些美談，私下認爲蔡順、董黯也不能超過他。許孜已死多年，其子還在，品行純樸誠實，現在也在墓旁安家。臣認爲許孜的行爲德操，世所罕及，宜顯揚他美好的事迹，培養造就他的後代，以報償以往之事，以勉勵將來之人。《陽秋傳》説：'好好地對待善人延及到他的子孫。'臣不識大體，請朝廷商議。"疏奏上，詔令表彰其家門，免除子孫的賦役。其子許生也有孝敬的德行，在堂上掛着許孜的畫像，早晚跪拜。

庾衮

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

庾衮字叔褒，是明穆皇后的伯父。自幼勤儉，篤學好問，侍奉父母以孝順著稱。咸寧年間，瘟疫流行，兩位兄長都死了，次兄庾毗又染病很危險，當時癘疫流傳正厲害，父母諸弟都離開家住在外面，衹有庾衮留下不離開。父兄强迫他離開家，他就説："我天生不怕病。"於是親自

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

照料扶持，日夜不眠，其間又撫着兩位兄長的靈柩悲哀哭吊不停。這樣過了一百多天，瘟疫逐漸平息了，家人纔回來，庾毗的病得以痊愈，庾衮也没染上瘟疫。父老們都説：“這孩子真奇異！持守别人不能持守的東西，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天寒地凍然後知道松柏最後凋零，現在纔驚疑於疫病不能傳染他。”

初，衮諸父并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

當初，庾衮伯叔父都很尊貴有權勢，衹有他父親獨守貧儉。庾衮親自耕種，以供養家人，而行事非常勤勉恭謹，與弟子一起圍籬笆，跪着遞枝條。有人説：“現在没有人能看見，先生爲何這樣過分恭謹？”庾衮説：“人前人後表現不一樣，這不是君子的追求。”父親去世，他編竹筐賣錢供養母親。母親看見他勞累，説：“我什麽也不想吃。”庾衮説：“母親食不甘味，我怎能心安！”母親感動了於是安心接受他的供養。庾衮的前妻荀氏、繼妻樂氏，都出身貴族富家，嫁給庾衮後，都抛棄了華麗，散去財物，與庾衮一起安於貧苦，相敬如賓。母親去世，服喪住在墓旁。

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采捃尚多，衮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穫。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侄，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苕爲箕帚，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

遇上大饑荒，煮的野菜羹中不見米粒，門人中有人想把自己的飯食給他吃，而庾衮每次都説已經吃過了，就没有人敢再給他吃了。到麥熟時，收割完畢後，可是拾麥穗的人還很多，庾衮就帶着兒子們退回，説：“等他們停歇了再來。”到他拾取的時候，直往前走不拐彎，不撿兩側的，跪下來拿着，也撿到很多。又和鄉人一起進山去拾橡實，分别平坦和危險的地勢，排列人的長幼，把容易拾的地方讓給别人，困難的地方留給自己，没有違失禮節的地方。有人砍了他家墓地上的柏樹，又不知是誰幹的，就把鄰人都叫到墓地上責備自己，因而磕頭哭泣，向祖先謝罪説：“我德行不好，不能保護先人的樹，這是我的罪過。”父老也都爲他流淚，此後就没有人再來侵犯了。撫養諸孤兒以慈愛之心，奉養諸寡婦以仁義之心，供奉優厚而用道義教導他們，使年長者體會他們的行事，年幼者忘掉自己的孤苦。孤兒、外甥郭秀，待他如子侄，而總是先照顧他衣食。兄之孤女叫庾芳，將要出嫁時，漂亮的嫁衣已經準備好了，庾衮就割來荆苕給她做成箕

之爲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帚，召集諸子到堂上來，男女按年齡依次站好，教誡庾芳説："庾芳啊！你從小喪父，你舒適安逸，不指責你。現在你要嫁人，將要服侍公婆，灑掃庭内，是做媳婦的職責，所以送你這個。不是這個東西美好，而是希望你早早晚晚温順恭謹，即使休息時也不要停止。"而把家中的舊宅給長兄之子庾賡、庾翕。到庾翕死時，庾衮悲哀他早年喪父，痛惜他已經成年而没有娶妻，於是伏棺慟哭，其哀痛感動了過路的人，聞者都爲之流淚。

初，衮父誡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鄉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嘆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

當初，庾衮父親告誡他不要多喝酒，他每次喝醉了，就自責説："我忘了先父的訓誡，將憑什麽教誨人呢！"就到父親墓前自己打自己三十棍。鄉人褚德逸，孝順父母，到老也不厭倦，庾衮常拜見他。曾經與諸兄一起拜訪邑人陳準兄弟，諸兄跟他們很友好，都拜他們的母親，衹有庾衮不拜。陳準之弟陳徽説："你爲什麽不拜我母親？"庾衮説："不知道憑什麽拜。拜别人的父母親，就要把自己當作了别人的兒子，這情義極重，庾衮我豈敢輕視？"於是就不拜。陳準、陳徽感嘆説："古代有誠信正直之士，君跟他們差不多。君如果當朝，一定是國家重臣！君如果握有兵權，面對存亡大事，誰能强迫你變節！當今的徵召聘任，君是最合適的人。"於是鄉里舉薦他，州郡交相聘命，察舉孝廉，舉薦爲秀才、清白異行，都不改變志向，世人於是稱他叫異行。

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衮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嘆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

元康末年，潁川太守召他任功曹，庾衮穿着服役的衣服，扛着鍬和斧子，不等車駕就上路了，説："請讓我接受下人的勞役。"太守備好車子來迎接，庾衮辭讓謙退，請求步行入郡中，辦事的人就强迫把他扶上車，送進功曹舍。過不久庾衮取來自己的車子住在上面，表面上很恭敬却流露出不可動摇的神色。太守知道他不可屈服，就感嘆説："他不是尋常的人，我憑什麽能够馭使他呢！"就贈他厚禮送他回去了。

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

齊王司馬冏倡導大義時，張泓等在陽翟大肆擄掠，庾衮就率領他的同族和百姓守在禹山。這時百姓生活安寧，不懂得戰守之事，庾衮説："孔子説：'不教練就讓人去打仗，這叫做抛棄

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衮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采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厄，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及冏歸于京師，逾年不朝，衮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蕊，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山，中途目眩瞀，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絶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栖，不與世同榮，不與人争利，不免遭命，悲夫!"

人。'"就召集衆人商量説："我們幾個人一起處在險境，是爲了使父母尊長安寧，保全妻子兒女。古人有這樣的話：'千人相聚，如果不以一個人爲主，不是離散就是混亂。'我們該怎麽辦?"衆人説："對。今日的事除了君爲主還能有誰！"庾衮沉默了一會兒，纔説道："古人急於解難而把方便讓給别人，不敢逃避危難，然而人們立主，貴於聽從他的命令。"於是就一起宣誓説："不憑藉險阻，不乘亂取利，不欺負鄰人，不毁壞房屋，不采取别人種的東西，不打不道德的主意，不做不義的事情，同心合力，共度危難。"衆人都聽從他。於是加高險厄，堵塞小路，修固堡壘，樹起藩障，考核工程耗費，計量丈尺，平均勞逸，互通有無，修繕器具，根據才能安排工作，物盡其用，讓各邑推舉尊長，各里推舉有能力的人，親自率領他們。各人的職責部署已定，號令不二，上下少長之間各有禮儀，將順從善美，匡救惡劣的時局。賊人來到時，庾衮指揮人馬，整肅隊伍，都拉滿弓弦而不發射。賊人挑戰，安然不動，而且拒絶交戰。賊人佩服他們的謹慎又畏懼他們的整肅，因此都退走了，像這樣搞了好幾次。當時人説："所謂碰到事情戒懼、善於謀慮而能成事的人，大概就是庾異行吧！"

等司馬冏回到京城，過了一年不上朝，庾衮説："晉室要衰落了，寇賊之難將要發生！"就帶着妻子兒女住進林慮山，對待新的住處就如對待故鄉一様，説話忠信，行事篤厚敬肅。住滿一年後，林慮的人都歸依他，都叫他庾賢。等到石勒進攻林慮時，當地父老商議説："這裏有一座大頭山，是天下最險要的地方。上面有古人的遺迹，可以共同守住那座山。"惠帝遷往長安，庾衮就和人們一起登上大頭山并在山下耕種。莊稼没成熟時，吃樹上的果實，吃石蕊，共同保全，有在此安身終老之志。到快要收莊稼時，命其子庾怞與他一起下山，中途目眩暈，墜到崖下去世。一同上山的人哭道："天啊！難道不能捨下我們的賢人嗎！"當時的人痛心地説："庾賢斷絶俗塵避難入山，高邁卓絶的行迹，安於困窮簡陋，以野果充飢依山而居，不與世人争榮譽，不

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

與世人争利禄，却不免遭此厄運，可悲呀！”

庾袞精通《詩》《書》，不合於禮法的話不説，不合於道義的事不做，尊敬事奉老人，愛護教誨幼兒，碰到人家的喪事必定盡哀，碰到人家的葬禮必定親手幫助築墳墓，有勞累的事一定帶頭去做，有安逸的事必定讓給别人，説出來的話一定去做，要做的事必定穩妥。因此親戚鄉鄰無不崇仰他，門人感念仰慕，爲他樹立碑碣。

有四子：怞、蔑、澤、捃。在澤生，故名澤，因捃生，故曰捃。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顒，安成太守。

有四子：庾怞、庾蔑、庾澤、庾捃。在澤中出生，所以叫澤，因爲捃拾麥穗而生，所以叫捃。庾蔑後來南行渡江，中興之初，任侍中。庾蔑生庾顒，任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吴國富春人，吴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咏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并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

孫晷字文度，是吴國富春人，吴伏波將軍孫秀的曾孫。孫晷小時候，從來没有受過怒斥。顧榮看見他很贊賞，對他外祖父薛兼説：“這孩子精神清明，心志氣概堅貞，不是常童。”到長大後，恭謹孝順清静自守，學識有義理，常常獨處無人幽僻之處，神色行爲從不邪僻。雖然出身侯家富貴，而孫晷常穿布衣吃蔬食，親自耕種，研讀不止，欣然自得。父母憐憫他，對他更加優待，可是他早起晚睡，從不稍微懈怠一下。父母的起居飲食，雖然有諸兄親自料理，然而孫晷也不離左右侍奉。富春地方路少，出門常經過江河，父親不習慣坐船的風波，每次出行坐轎子，孫晷總是親自服侍，所到之處，就在門外樹下有遮蔽的地方休息，本不想讓主人知道。兄長曾經重病一年多，孫晷親自服侍，藥石的甘苦，一定要過目，跋山涉水，極爲懇切地祈求。聽到别人的好處，欣然如有所得；聽到别人的惡行，凄然如有所失。看見有人遭受飢寒，都周濟救助，鄉鄰的饋贈，一概不接受。親友故舊中有幾個窮困衰老的人，常常來索要衣食，人們都厭煩慢待他們，而孫晷看到他們，更加高興恭敬，寒冷時和他們共用被子，吃飯時和他們共吃一鍋飯，有時脱下自己的衣服拿出自己的被子周濟他們。當時年成不好糧價昂貴，有人偷割他還没成熟的稻子，孫晷看見了趕快避開，等他走了纔出來，過了不久自己割了稻子給這人送去。鄉鄰感動慚

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别。

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并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嘆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愧，以後再也没有人偷他的東西。

會稽虞喜隱居在海邊，有高出世俗之風。孫晷欽佩他的德行，娶虞喜弟虞預之女爲妻。虞喜告誡侄女捨棄奢華崇尚樸素，與孫晷同心同德。當時人稱之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自幼有高尚的德操，聽説孫晷學識德行過人，從東陽去看望他，剛見面，就終日宴飲交談，結爲友好而别。

司空何充治揚州時，下文徵任孫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聘任他爲掾屬，都不就任。尚書張國明，在州中有聲望，上表推薦孫晷，用官車特地徵召。正碰上他去世，當時三十八歲，朝野都嗟嘆悲痛。孫晷還没大殮時，有一個老人身穿棉袍脚登草鞋，不報姓名，直入靈堂撫棺而哭，哭聲高昂，感動在場之人。哭完後就走，容貌清癯，眼瞳子又是方的，守門的人告訴喪禮的主持者，覺得很奇怪就去追趕他。他一直走了不回頭。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感嘆老人的神貌奇異，而没有人知道他是幹什麽的。

顔含

顔含字弘都，琅邪臨沂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藏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説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闔家營

顔含字弘都，是琅邪臨沂人。祖顔欽，是給事中。父顔默，是汝陰太守。顔含自幼有操行，以孝順聞名。兄顔畿，在咸寧年間患病，找醫生治病，於是死在醫生家裏。家人迎遺體，引魂幡總是纏在樹上解不開，引喪的人跌倒，嘴裏説着顔畿的話道：“我壽命没死，衹是服藥太多，傷了我的五臟。我將要復活，千萬不要埋葬。”他父親祝禱説：“如果你有命復活，豈不是親人們盼望的事！現在衹是要回家去，不埋葬你。”幡纔解開。回家後，他妻子夢見他説：“我將要復活，可趕快開棺。”妻子很高興。當天晚上，母親和家人又夢見他這麽説，就要開棺，可是父親不同意。顔含當時年紀還小，他慨然地説：“不尋常的事情，自古就有，現在神靈到了這裏，開棺的悲痛，與不開棺而對不起他哪樣更厲害?”父母同意了，就一起打開棺材，果然驗證他仍活着，用手刮棺材，指甲都刮壞了，但是氣息很微弱，生死有點分不清。護理喂食，幾個月都不能説話，飲食等事情，都托夢告知。全家人照料護

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啖，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理，生計都廢棄了，即使是母親妻子，也不能没有倦怠。顔含就抛棄了世間其他事情，親自服侍奉養，足不出户過了十三年。石崇看重顔含的品行，贈給他奉養親人的食物，顔含辭謝不接受。有人問他爲什麼，回答説："病人衰弱而神志不清，既不能進食，又不懂得别人的恩惠，如果不合宜地留下來，難道是贈者的本意嗎？"顔畿最終没能治好病。

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顔含父母已死，兩位兄長相繼去世。二嫂樊氏因病眼睛失明，顔含督促勉勵家人，盡心奉養，每天親自檢查嘗試藥食，察問病情好壞，必定穿戴整齊。醫生開的藥方，需要髯蛇膽，可是四處尋求，無法得到，顔含憂慮嘆息多時。有一次白天獨自坐着，忽然有一個青衣童子年約十三四歲，拿一個青囊交給顔含，顔含打開一看，裏面是蛇膽。童子退出門去，變成一隻青鳥飛走了。有了蛇膽，藥配成了，嫂嫂的病就痊愈了。因此而出名。

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闓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閤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宫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吴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户虚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户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嘆曰："顔公在事，吴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禄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門施行馬，賜床帳被褥，敕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

本州徵召，不就職。東海王司馬越任顔含爲太傅參軍，出補任闓陽令。元帝初鎮下邳時，又任顔含爲參軍。過江後，任顔含爲上虞令，改任王國郎中、丞相東閤祭酒，出任東陽太守。東宫剛建立時，顔含憑儒德篤行補任太子中庶子，遷任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任散騎常侍、大司農。參加征討蘇峻有功，封爲西平縣侯，授任侍中，除任吴郡太守。王導問顔含説："卿現在莅任名郡，政務中將把什麼放在首位？"他回答説："王師連年征戰，編入户籍的人家家中空竭，南北的權豪競相招募游食之人，使得國家疲困而私家富足，這是管事的官員的憂慮。將把這些人從權勢之家中徵出，讓他們回到農桑之業中去，幾年之内，將使户給人足，至於禮樂教化，還要等賢明的長官。"顔含所任之職政務簡約而有恩惠，明察而能決斷，然而以威嚴控制下屬。王導嘆息説："顔公在位，吴人將束手不知所措呀。"還没有到任，又任侍中。不久除授國子祭酒，加授散騎常侍，遷任光禄勳，因年老而退位。成帝贊美他的高尚純樸的品行，就加授右光禄大夫，門前設置行馬，賜給床帳被褥，敕命太官四季送

膳食，他堅決辭讓不接受。

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奸，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奸，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群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絶浮僞如此。

當時議論者認爲王導是皇帝的師傅，名位隆盛，百官應當爲他降節行禮。太常馮懷拿這件事問顔含，顔含説：“王公名位雖高，但没有偏敬的道理，降節行禮的事，可能是諸君的事宜。鄙人已經老了，不識時務。”過後他對人説：“我聽説進攻國家不去問仁人。前時馮祖思向我問討好巴結的事，難道是我的德行不正嗎？”人們曾經討論少正卯和盜跖誰爲惡更重。有人説：“少正卯雖然奸邪，但尚不至於剖人當飯吃，還是盜跖爲惡更重。”顔含説：“爲惡彰著，人人都想要誅戮他；隱伏的奸邪，如果不是聖賢就不知道誅伐。由此看來，少正卯爲惡更甚。”衆人都信服他的説法。郭璞曾經碰到顔含，想爲他占卜。顔含説：“壽命在天，地位在人，注意自我修養而上天不佑助，這是命；堅守道義而别人不知道，這是本性。我自有性和命，不煩占卜。”桓温向顔含求婚，顔含認爲他權勢過盛，没有答應。衹和鄧攸深交。有人向他問江左群士的優劣，回答説：“周伯仁的正直，鄧伯道的清廉，卞望之的節概，其他的人我就不知道了。”他的正直莊重行爲樸實，厭絶浮華虚僞就像這樣。

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黄門郎、侍中、光禄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并有聲譽。

辭官二十多年，九十三歲時去世。臨終囑咐用簡樸的棺木薄殮。謚號叫靖。靈柩停放在家中時鄰居家失火，轉移棺材時牽引棺柩的大繩斷了，火將要燒到時自動熄滅了，人們都認爲這是他淳厚的誠心所感動的。有三子：顔髦、顔謙、顔約。顔髦歷任黄門郎、侍中、光禄勳，顔謙官至安成太守，顔約任零陵太守，都享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禄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毁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絶者半日，

劉殷字長盛，是新興人。高祖劉陵，是漢光禄大夫。劉殷七歲喪父，居喪悲哀過於禮制，服喪三年，從不露齒而笑。曾祖母王氏，在隆冬時想吃堇菜而不説，有十天的時間吃不飽。劉殷感到奇怪而問她，王氏告訴他原因。劉殷當時衹有九歲，就到澤中慟哭，説：“劉殷我罪孽深重，自幼遭受丁艱之罰，王氏曾祖母在堂，没有旬月之間的奉養。劉殷我身爲人子，而想要的東西得不到，皇天后土，希望降下哀憐。”半天哭聲不

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

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晋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斷，這時忽然好像有人説：“停，停聲。”劉殷停下哭聲往地上看，就見地上長出了堇菜，於是挖了一斛多回家，吃了也不見少，這時節堇菜生長已盡。又曾經夜裏夢見有人對他説：“西籬下有粟米。”醒來後去挖，得到十五鍾粟米，上面有字寫道：“七年有一百石粟米，賜給孝子劉殷。”從這時起吃粟米，七年纔吃完。當時的人嘉賞他天性感應神靈，競相贈給他穀米絲帛。劉殷都接受而不辭謝，衹説等以後富貴了將要報答。

未成年，就博學精通經史，綜合歸納各家之言，文章詩賦無不備覽。性情灑脱，有濟世之志，節儉而不鄙陋，清約而不孤高，看上去恭順而不可侵犯。鄉人親族無不稱贊他。郡中任命爲主簿，州中徵召爲從事，都以家中無人供養爲由，推辭不就任。司空、齊王司馬攸徵召劉殷任掾，征南將軍羊祜徵召他任參軍事，都稱病推辭。同郡張宣子，是個識達之士，勸劉殷接受徵召就任。劉殷説：“當今這二公，是有晋的棟梁。我正希望成爲架屋承瓦的榱椽，不依靠他們，哪能成事呢！現在我家有曾祖母王氏在堂，一旦接受了别的使命，不由我不竭盡爲臣之禮，就不能再親自供養。子輿之所以推辭齊的大夫，確實是因爲家中無人和顔悦色地奉養父母啊。”張宣子説：“您所説的話，哪裏是庸人所能懂得的呢！從今以後，您將成爲我的老師。”於是把女兒嫁給他。張宣子是并州的豪門大姓，家中富有財産，他妻子生氣説：“我女兒年方十四，姿色才智如此，還擔心不能做公侯的妃子嗎？却急忙地把她嫁給劉殷呢？”張宣子説：“這不是你能考慮得到的事。”告誡他女兒説：“劉殷至孝感動冥神，再加上才識超世，這人終將大大地發達，成爲當世名公，你應當好好地伺候他。”張氏性情也很婉順，事奉婆母王氏以孝順聞名，伺候劉殷如君父一般。到王氏去世時，劉殷夫婦悲哀損傷身體，幾乎喪命。當時王氏的靈柩停放在家中而西鄰失火，風勢很猛，劉殷夫婦在靈柩前叩頭痛哭，於是火越過他家燒到了東邊鄰家。後來有兩隻白鳩在他家的庭中樹上築巢，從此名譽更加顯著。

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傜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遨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粗，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

太傅楊駿輔政時，備禮聘請劉殷，劉殷以母老爲由堅辭。楊駿於是上表，皇帝下褒獎嘉美的詔書成全他的高志，允許他完成奉養母親的孝道，敕令地方上供給他衣食，免除他的賦役，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司馬倫篡位，孫秀向來崇重劉殷的名望，以散騎常侍之職徵召他，劉殷逃奔到雁門。到齊王司馬冏輔政時，徵入任大司馬軍諮祭酒。到任後，對劉殷說："先王虚心地召君，君不來。現在孤徵召君，君何故能屈就呢?"劉殷說："世祖憑着大聖順應天命，先王以至高的德行輔國，就是堯、舜爲君，稷、契爲輔佐，所以劉殷希望以一匹夫抗絶千乘之使，達到不可改變的企求，幸遇唐虞聖世，因此不畏懼刑殺之罰。現在陛下憑着神武聰慧，除暴復帝位，然而聖迹粗具規模，嚴威更重，劉殷如果再像以前那樣，恐怕要招致華士的誅罰，所以不敢不來。"司馬冏認爲他很奇特，改任他爲新興太守，刑罰明察表彰善美，很有政績。

屬永嘉之亂，没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録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顔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

碰上永嘉之亂，落到劉聰手中。劉聰欣賞他的才能而提拔他，歷任侍中、太保、録尚書事。劉殷常告誡子孫說："服事君主之法，應注重婉言勸諫，凡人尚且不能當面指責他的過失，何況萬乘之君呢！冒犯聖顔的禍殃，在於張揚君王的過失，應當上思召公咨詢商議的道理，下念鮑勛觸犯龍顔的誅罰。"在劉聰朝廷中，與公卿恭敬相處，常常有把自己放在後面的表情。士人不修養操行者，不能進他的門，然而積壓冤情不能申訴，依靠劉殷而得以申雪的，也有上百人。

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有七子，其中五子各教授一經，一子教授《太史公》，一子教授《漢書》，一家之中，七門功課都很興旺，北方的學業，以劉殷家爲盛。最後高壽而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

王延字延元，是西河人。九歲喪母，三年極度悲傷，幾乎喪生。每年到母親忌日，就悲泣上十天。繼母卜氏對他不好，常用蒲草麥秸以及爛麻頭給王延絮衣服。他姑姑聽說後問他，王延知道却不說，服侍繼母更加恭敬。卜氏曾在隆冬之時想吃活魚，命王延去找没找着，打得他流血。

獲，抶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

王延順着汾水叩冰而哭，忽然有一條五尺長的魚，躍出水面，王延拿着給繼母。卜氏吃魚，多日吃不完，於是心中徹悟，撫養王延如同自己生的孩子一樣。王延和顔悦色事奉父母，夏天扇枕席，冬天用身體暖被子，隆冬酷寒，身無完整的衣服，而讓父母吃極有滋味的食物。白天受雇於人，晚上讀書，於是通讀經史，都能懂得書中的道理。州郡以禮聘命，思念供養父母而不出任。父母死後，在墓旁搭草廬居住守墓，不是自己養蠶結的絲不穿，不是自己種地打的糧食不吃。

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還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

正值天下混亂，跟隨劉元海還到平陽，農桑的閑暇，教誨訓導親族之人，侃侃不倦息。家中的牛生一牛犢，别人認作是自己的，王延就牽去給他，根本没有吝色。這人後來知道自己認錯了，把牛犢送還王延，叩頭謝罪，王延還是把牛犢給他，不再要回了。

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禄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禄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六十歲時，纔在劉聰手下做官，逐漸遷升尚書左丞，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劉聰死後，靳準將要作亂，與王延商量，王延不聽從他。靳準誅滅劉氏後，自稱漢天王，任王延爲左光禄大夫，王延又大罵不肯接受，於是靳準把他殺了。

王談

王談，吴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仇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嚴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嚴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王談，是吴興烏程人。十歲時，父親被鄰人竇度殺死。王談暗中有復仇之志，而害怕竇度懷疑，於是身上不藏寸鐵，日夜窺伺竇度，没找到機會。到十八歲，纔秘密地買了一把鋒利的鐵鍤，裝作耕種的樣子。竇度常常乘船出入，經過一座橋下，王談探測竇度出行返回，埋伏在草叢中，竇度從橋下過去後，王談從橋上用鐵鍤砍他，當即砍死了他。過後他自己投案，太守孔嚴認爲他的孝勇行爲合於義，上報赦免了他。孔嚴諸子都被孫恩殺害，没有後代，王談就移居到會稽，修繕管理孔嚴父子的墳墓，盡自己的心力。後來的太守孔廞探究他的義舉，元興三年，察舉王談爲孝廉，當時都稱孔廞察舉得人。王談不應召，在家中去世。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黄門

桑虞字子深，是魏郡黎陽人。父桑沖，有遠見大量，惠帝時任黄門郎。河間王司馬顒掌

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爲司馬。冲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毁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逾垣盗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盗瓜，叩頭請罪。虞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盗。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

權時，舉爲司馬。桑冲知道司馬顒必然失敗，任職僅十天，就稱病求退。桑虞仁孝出自天性，十四歲喪父，悲哀過度損傷了身體，每天衹用一百粒米煮藜藿粥喝，他姐姐勸告説："你悲哀傷身如此，必然導致喪生，喪生是不孝，應當自己控制一點感情。"桑虞説："藜藿和米一起，足以克制悲哀。"桑虞有園子在住宅北面幾里之外，瓜果剛熟時，有人越墻來偷。桑虞因爲園籬上有很多棘刺，擔心小偷看見有人受驚逃走而受傷，就讓奴僕給他打開通道。等到小偷背着瓜要出去時，看見道路暢通，知道是桑虞讓人除去障礙，就送回所偷的瓜，叩頭請罪。桑虞於是很高興，把這些瓜全都給他了。曾出門旅行，住在旅店中，同宿的客人丢了乾肉，懷疑是桑虞偷了。桑虞默默地不説話，就脱下衣服來賠他。店主説："這所房子多次丢失魚肉鷄鴨，多半是狐狸野猫偷走了，君怎麽能懷疑人呢?"就帶着失主到山嶺間尋找，果然找到了。客人請求還給他衣服，桑虞把衣服扔下看也不看。

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毁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黄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桑虞諸兄都在石勒朝中做官，都登上顯貴的職位，衹有桑虞以向異族稱臣爲耻，暗中打算到海東面去避難，正逢丁母憂，纔作罷。因悲哀過度而骨瘦如柴，在墓旁搭茅廬守墓。五年後，石勒任他爲武城令。桑虞因該地靠近黄河，離海稍微近一些，又想實現先前的願望，欣然就職。石季龍的太守劉徵很器重他，劉徵遷任青州刺史，請桑虞任長史，帶祝阿郡。劉徵得病回鄴，命桑虞監行州府屬。石季龍死後，國中大亂，朝廷因桑虞是名父之子，必然能在海岱立功，暗中派東莞人華挺授任桑虞爲寧朔將軍、青州刺史。桑虞説："功名不是我的志向。"於是附書給使者啓奏辭讓刺史職，安居海右，不交境外之事。雖然在僞朝任職，但是不參與作亂，世人因此稱贊他。在任上去世。

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桑虞家五代同堂，家中和睦。苻堅的青州刺史苻朗很尊重他，曾經到桑虞家，登堂拜見他母親，當時的人都認爲很榮耀。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

何琦字萬倫，是司空何充的堂兄。祖父何

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内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毁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

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禄，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書自娱。不營産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温并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

龕，是後將軍。父何阜，是淮南内史。何琦十四歲喪父，悲哀過於禮制傷害身體。性情沉着聰慧有見識，好古而博學，住在宣城陽穀縣，事奉母親孜孜不倦，早晚和顔悦色地侍候。常擔心甘鮮的食物不够，就擔任郡主簿，察舉爲孝廉，除授郎中，通過銓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召任爲參軍，不就任。

丁母憂時，居喪哭泣流血淚，扶着拐杖纔能站起來。母親的靈柩停在家中時，鄰家失火逼近他家，火焰已經交加，家中没有使唤的僮僕，没有辦法可想，何琦就爬到跟前伏棺而號哭。一會兒風停了火熄了，祇有一間堂屋免遭火燒，他的精誠所感就是這樣。服喪期滿，慨然長嘆説："我之所以出去做官，不是説我有一點微末的才能以呈獻智力，其實是圖微薄的俸禄，以供奉養。一旦煢然一身，没有了父母，豈能再以朽鈍之身去玷污清明之朝呢?"於是住在簡陋的屋子裏修養心志，不與人交接，賞玩典籍，以琴書爲樂。不經營産業，節儉寡欲，與鄉鄰共享豐儉。鄉里遭亂，其姊淪落人家，何琦祇有一個婢女，就以她贖取其姊。然而不行小謙讓之事，凡是别人饋贈，也不推讓，祇要自己有餘的東西，就又隨即散去。隨心行事，任意舉動，不占卜，不從事什麼職業。司空陸玩、太尉桓温都徵召聘命，都不就任。詔書徵召任博士，又不出任。簡文帝當時任撫軍，欽佩他的名望德行，召他任參軍，以病爲由堅决推辭。官車再次徵任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肯動身。因此君子仰望其德，没有人能使他屈從。桓温曾經登上何琦縣界上的山，嘆息道："此山南面有人啊，何公真可謂知足知止的人！"

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録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何琦善於養生，到老不衰，布衣劣食，常常從事著述，著有《三國評論》，他的文辭共一百多篇，都流傳於世。八十二歲時去世。

吴逵

吴逵，吴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

吴逵，是吴興人。遭受饑荒疫病，全家有十三人喪生。吴逵當時也病勢沉重，家裏的死者都是鄰居用葦席裹着埋了。吴逵夫婦活了下來，家

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雁之禮禮焉。卒於家。

中極其貧困，冬天連衣被都没有，白天給人當雇工，晚上燒磚甓，日夜都在山上，從不停止，遇見毒蛇猛獸，就下路迴避。一年後，完成了七座墓，十三口棺木。有時有人贈送財物幫他辦喪事，他全都不接受。太守張崇稱許他有道義，用羔雁之禮禮待他。在家中去世。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兹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韵，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己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栖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仇，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毁逾制，發三冬之堇，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兹。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黄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群子，并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史臣曰：尊親之道，是禮經的明訓；孝友之義，是詩人的美談，因此知道人倫的根本，没有比這更可崇尚的了。盛翁子言行舉止極其淳厚，平素積累異才，放聲慟哭感通神靈，親手喂母親吃飯表達了孝順之志，戴昌欣賞他清雋的詩篇，陸雲嘉美他的盛德。王裒隱居不應徵召，立身行事不違禮，柏樹枯槁感應他的精誠，驚雷震響顯出他的孝心。人們常提到董蔡，時代不同美德相同。許孜從小聰明好學，極盡敬師之禮，馴鳥栖息在他的屋梁上，猛獸在他的庭園裏馴服，他居喪的盡禮，實在是古今之人都很難做到的。庾叔褒不懈怠於爲人表率辛勤勞作，富足來自敬業，人前人後不改變德操，疫癘不能駭倒他的友愛之心，急人危難而推讓方便，有古人的風尚。孫晷的不懈怠，王談的復仇，神異之人惜其去世，好太守寬赦其罪過。劉殷幼年丁憂，悲哀傷身過於禮制，神靈賜給冬天的堇菜，賜給七年的粟米，至誠投合神靈之意，大義在此體現。王延叩冰尋魚，爲父母扇席清暑，即使是黄香、孟宗，也不能超過他。其他幾人，都孝養父母值得尊敬，清高素雅的風範，高尚的德行，綜合源流，志向都相同。

贊曰：德之所届，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凋柏，對梘巢鷹。密、彦、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謡咏。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吴道存。専洞之德，咸摛左言。

贊曰：德行達到的地方，有感應必然會有證驗。孝順啊王裒、許孜，孝順地思慕已故父母。揮淚使柏樹凋零，鷹鳥在窗梘間築巢。李密、盛彦、夏方、庾衮，幼時就表現出天賦的卓絶品性。文度、弘都，勤奮培養美德。這些敦厚的孝友之人，放射光輝被人傳頌。禽獸馴服於長盛，魚成全延元的孝心。王談、虞桑之義顯揚，何琦、吴逵之道長存。専誠明朗的德行，都在上文的叙述中。

晋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忠　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没；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

古人曾説："君子用生命成全仁德，不爲保全生命而損害仁德。"又説："死并不困難，處於生死之間作出選擇纔是困難的。"這些話確實對啊！由此可知要喪失節操苟且迎合時宜纔能生存的話，仁義之士豈會吝惜生命的消亡；如果獻身能死得有價值，剛烈之士不會吝惜生存。所以他們能持守鐵石般堅固的情志，砥礪松竹般高雅的節操，生命將盡時顯現出忠貞不二的心迹，環境險惡時表現出剛正不屈的操守，赴湯蹈火視死如歸，身處危亡不顧一己，青史留名，畫像傳世，前代史官以他們的故事爲美談，後代人們景仰他們輝煌的業績。

晋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争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耻臣于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晋氏之有人焉。

晋代自從元康以後，政治混亂朝廷昏庸，禍亂災害一再興起，艱難憂患日甚一日，於是使惡人恣意横行，戎狄交相入侵，華夏激憤，百姓困苦，武器每日使用，戰争接連發生。雖然背信棄義的小人多得不可勝數，而信守節操輕視生命的義士在當時也不少。至於像嵇紹以身護衛遇難的惠帝，卞壺戰死於刀箭之下，桓雄的義德高於田叔，周崎的節操超過解揚，羅丁爲往日的君主送命，辛吉耻於臣服於戎虜，張禕飲毒酒身亡爲的是保全名節，王諒砍斷胳膊爲的是激勵忠心，他們無不志向高潔如秋霜，精神光明蔽日光，足以激蕩清風流芳萬古，鞭笞輕薄的習俗名揚當年！所謂亂世識忠臣，説的就是這樣的啊。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人已被編入列傳，其餘的人則叙寫其事迹編成《忠義傳》，用來表明晋代是有忠義之士的。

嵇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

嵇紹字延祖，是魏中散大夫嵇康的兒子。十歲喪父，事奉母親非常孝順恭謹。因父曾獲罪，所以嵇紹一直賦閑在家。山濤受命選拔人才，啓奏武帝說："《康誥》中有這樣的話：'父子有一方犯罪不相互累及。'嵇紹賢能可比郤缺，應加以表揚徵召，請任命他做秘書郎。"武帝對山濤說："嵇紹如像你說的那樣，就可以做丞相，何止是做秘書郎。"於是發詔書徵用嵇紹，一開始就任他爲秘書丞。

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内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

嵇紹一進洛陽，就有人對王戎說："昨天我在人叢中初次見到嵇紹，他昂然挺拔如鶴立鷄群。"王戎說："你還没見過他父親呢。"嵇紹屢經升遷任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也很器重嵇紹，常說："如果讓延祖當吏部尚書，便可使天下不再有遺漏不用的賢才了。"沛國的戴晞年少才高，與嵇紹的侄子嵇含很要好，當時人們稱贊他認爲他大有前途，嵇紹認爲他定不能成大器。戴晞後來做了司州主簿，因無德行被貶斥，司州人稱贊嵇紹有知人之明。嵇紹改任豫章内史時，以母親去世，没到任。服喪期滿，拜授徐州刺史。當時石崇任都督，雖然性情驕横暴烈，而嵇紹待之有方，石崇對嵇紹也很親近敬重。後來嵇紹因長子死而離職。

元康初，爲給事黄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托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暗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惲焉。

元康初年，嵇紹任給事黄門侍郎。當時侍中賈謐憑藉外戚之恩寵，年少而居高位，潘岳、杜斌等人都依附於他。賈謐請求與嵇紹交往，嵇紹拒不答應。等到賈謐被殺，嵇紹當時在省中，因不親附豪門惡族，被封弋陽子，升任散騎常侍，兼任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去世，太常上奏請求給陳準謚號。嵇紹駁奏說："謚號之所以能永垂不朽，是因爲有高尚的品行纔享有美好的名聲，一般的德行就配予普通的稱號，謚號叫文武顯現其功德，叫靈厲表露其劣迹。近來禮官帶有私情，奏請謚號不根據生前的行爲。陳準謚號爲過，我認爲應該稱繆。"這件事交給太常再議。當時雖然没有依從嵇紹的提議，但朝中大臣都很害怕他。

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

趙王司馬倫篡位，任用嵇紹爲侍中。惠帝

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内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斫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顒顒，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勛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宴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虚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爲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宫，有持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

復位，嵇紹仍居原職。司空張華被司馬倫誅殺，有人奏請爲他追辦喪事，想要恢復他的爵位。嵇紹又駁奏道："大臣侍奉君主，應爲君主去除憂煩困惑。張華内外任職，雖稍微做了些好事，然而蓋棺的責任，遠近知曉，禍亂的先兆，實在是由張華開始的。過去鄭討伐幽公昏亂，砍開子家的棺材；魯聲討隱公的罪過，全篇貶責翬。現在我不忍再指責張華，已屬寬容，我認爲不應恢復他的爵位，治其無罪。"當時惠帝剛復位，嵇紹又上疏説："臣聽説改道不蹈前轍的人車就不會傾覆，革除以往弊病的人政治没有差失。元首統攝太一，多士役使百官，所以周文王興盛於前，成王、康王繼承於後。存不忘亡，是《易》的要義；願陛下不忘金墉，大司馬不忘潁上，大將軍不忘黄橋，那麽禍亂的萌芽就無由生出了。"

齊王司馬冏既已輔佐朝政，便大肆興建宫舍，驕奢非常，嵇紹上書勸諫他説："夏禹以陋室流傳美名，唐、虞以茅屋顯示德行，高堂豪宅，對國家危亡無益。我認爲毀敗太樂宫以增廣宫舍，興師動衆爲三王建造府第，這豈是現在的當務之急！當今國家剛安定，百姓引頸盼望，都期待着朝廷的恩澤，應減少建造的煩擾，深思謙損的道理。扶助主上復位的功勛不可拋棄，箭石的危險不可忘記啊。"司馬冏雖然謙順地回覆了嵇紹，而最終没有采用他的意見。嵇紹曾到司馬冏府問事，正逢司馬冏設宴，召集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董艾對司馬冏説："嵇侍中善於操琴，您可以讓他彈奏。"侍者抬上琴，嵇紹推辭不受。司馬冏説："今日歡宴，您何必如此吝惜琴技！"嵇紹回答道："您匡復社稷，應當規範事物，作出表率，垂範後人。我雖人微位低，忝爲侍中，但穿戴官服，身佩鳴玉處於公府，豈能操琴奏曲，做伶人之事！如果脱去官服赴私宴，我不敢推辭。"司馬冏非常慚愧。董艾等人很不自在地告退了。不久，嵇紹因公事被免去原職，司馬冏任用他做左司馬。十日後，司馬冏被殺。起初，兵亂發生，嵇紹奔跑入宫，有個在東閤下手持弓箭的人，要射嵇紹，遇上殿中將兵蕭隆，見嵇紹

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

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嘆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册贈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户，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勛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

紹誕于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恤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眕，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

長者相貌，猜度他不是一般人，上前拔箭，嵇紹因此免難。於是回到滎陽舊居。

後來嵇紹被徵入任御史中丞，未拜授，復任侍中。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向京都發兵，以討伐長沙王司馬乂，皇帝留在城東。司馬乂對衆人説："今日西討，讓誰任都督啊?"六軍將士都説："願嵇侍中勉力出戰，我們隨之雖死猶生。"於是拜授嵇紹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後司馬乂被捉拿，嵇紹復任侍中。公王以下大臣都到鄴向司馬穎謝罪，嵇紹等人都被廢黜，貶爲百姓。繼而朝廷又有北征之戰，徵召嵇紹，恢復了他的爵位。嵇紹因皇帝蒙難，奉詔急馳趕往皇帝所在地。正遇上王師在蕩陰大敗，百官和侍衛無不潰散，衹有嵇紹官服齊整，用身體捍衛皇帝，皇帝車前兩軍交戰，飛箭如雨，嵇紹死在皇帝身邊，血濺帝服，皇帝對他深切哀嘆。等到事態平息了，侍臣要洗帝衣，皇帝説："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掉。"

當初，嵇紹臨行前，侍中秦準對他説："今日赴國難，您有好馬嗎?"嵇紹正色回答説："皇帝親征，以正義之師討伐叛逆，一定是有征討無戰事。倘若皇車失守，我還有節氣在，駿馬有什麼用！"聽到這話的人没有不嘆息的。等到張方逼迫皇帝遷至長安，河間王司馬顒表奏皇帝贈嵇紹爲司空，晋封爵位爲公。時逢皇帝回洛陽，此事就没辦成。東海王司馬越屯兵於許，途經滎陽，路過嵇紹墓，悲慟哭悼，立碑刻石，又表奏皇帝贈嵇紹官爵。皇帝便派遣使者册贈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給一頃墓田，十家佃户，以少牢祭祀他。元帝爲左丞相，禀承皇帝旨意，因嵇紹爲守節義而死事關重大，而贈給他的一切配不上他的功勛德行，所以再次上表請贈嵇紹太尉，以太牢祭祀他。元帝即位，賜嵇紹謚號爲忠穆，再加上太牢的祭祀。

嵇紹行爲放誕，不拘小節，然而却開朗而檢括，博學而不雜亂。與侄子嵇含等五人住在一起，撫恤他們如同自己的孩子。嵇紹的弟子同僚思慕遺愛，爲嵇紹服喪守墓，滿三年的有三十餘人。長子嵇眕，有父親的風範，早年夭折，因此

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侄孫嵇翰承襲了嵇紹的封號。成帝時追述嵇紹的忠誠，任嵇翰爲奉朝請。嵇翰因没有兄弟，自己上表歸還本宗。太元年間，孝武帝下詔説："褒獎顯示德仁，是賢君的法令。已故太尉、忠穆公品德高邁，生前死後長久傳散，貞潔之風，義昭千載。每當我想起他的事迹，都愴然悲傷。忠臣的後代，應祭祀久遠，所以要大力表彰最高尚的節操，崇敬獎勵名教。可以尋訪他的宗族，讓族親繼承爵位主持祭祀。"於是又封嵇翰的孫子嵇曠爲弋陽侯。

嵇含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

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贊。含援筆爲吊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彦，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贊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虚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争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户咏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岩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嵇含字君道。祖父嵇喜，是徐州刺史。父親嵇蕃，任太子舍人。嵇含好學能寫作。家住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稱歸厚之門，室叫慎終之室。楚王司馬瑋徵用嵇含爲屬官。司馬瑋被殺，嵇含因此被免官。後被舉薦爲秀才，授任郎中。

當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的身份娶公主爲妻，館宇非常盛美，室内有莊周畫像，廣集朝臣，讓嵇含爲他寫贊語。嵇含提筆寫了篇吊文，一氣呵成，無需修改。序文説："皇帝的女婿王弘遠有華池高堂，廣招賢才，畫莊生垂釣之像，記莊生拒絶楚王聘請之事，在雕梁之屋繪畫真人，在進趣之堂記載隱士，可以説是寄托心迹的處所不當，可憑吊不可贊頌。"文中説："超脱世俗的莊周，天生放縱，大自然授予他生命，培育他才能，形體虚幻神智清明，深究玄理研核曠達。人情虚僞世風頽敗，真純之風散盡，民間没有訴訟叫屈的聲音，朝廷却有争奪恩寵的嘆息，上下相欺，長幼失禮，於是憑藉玄虚救助危難，援引道德自我褒獎，户户咏誦恬曠言辭，家家描繪老、莊畫像。現在王生沉淪名利，身娶公主，光耀日月星辰，出世而不退隱，池水不是從山岩中流出，住宅不是用茅草搭蓋，在皇宫大道上乘屈産駿馬馳騁，畫莊周圖像又有什麼用！唉呀莊周先生，您高尚的言行被人歪曲到何種地步！您生前處於山岩之居，死後寄身雕梁之屋，托身處所不對，死後遭受污辱。我哀悼大道湮没晦昧，於是滿含悲傷一吐心曲。"王粹面有愧色。

齊王冏辟爲征西參軍，襲爵武

齊王司馬冏徵用嵇含爲征西參軍，承襲爵

昌鄉侯。長沙王乂召爲驃騎記室督、尚書郎。乂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于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

位武昌鄉侯。長沙王司馬乂召嵇含任驃騎記室督、尚書郎。司馬乂與成都王司馬穎交戰，司馬穎的軍隊占優勢，尚書郎早晨出去督戰，夜晚回來理事。嵇含對司馬乂說："過去魏武帝每遇戰事，都增設屬吏。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因有軍務，也奏請增任郎。現在奸臣逆黨四面進逼，與皇帝聯係之路被堵塞，倒懸的急難，不過如此。但居曹理事，還需增任郎，況且現在都官中騎三曹白天出去督戰，夜裏回來理事，一人幹兩件事，內外廢弛乏力。我建議今有十萬人，都督各自有主帥，推薦人才授予官職，委任大將，不應再讓臺官摻雜在中間。"司馬乂接受了建議，於是增任了郎和令史。

懷帝爲撫軍將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閡，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爲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荆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含將爲己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懷帝爲撫軍將軍，任嵇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嵇含改任中書侍郎。至蕩陰戰敗，嵇含逃歸滎陽。永興初年，嵇含任太弟中庶子。西路阻隔，未能應召。范陽王司馬虓爲征南將軍，屯兵許昌，又任嵇含爲從事中郎。不久又拜授嵇含爲振威將軍、襄城太守。司馬虓被劉喬打敗，嵇含到襄陽投奔鎮南將軍劉弘，劉弘以貴賓之禮接待他。嵇含生性通達聰敏，喜好舉薦賢才，常想尊崇趙武的謚號，增加臧文的罪名。屬臣陳敏作亂，江、揚震蕩不安，南越險阻遥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逝，劉弘上表奏請任嵇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表奏未發出，遇劉弘去世，當時有人要留嵇含統領荆州。嵇含性格剛烈暴躁，平素就與劉弘手下司馬郭勱有仇，郭勱懷疑嵇含將成爲自己的禍害，深夜乘其不備殺死了他，嵇含當時四十四歲。懷帝即位，封嵇含謚號爲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箋於冏曰：

王豹，是順陽人。年少時便坦率耿直。起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司馬冏爲大司馬，任王豹爲主簿。司馬冏驕横放縱，失去民心，王豹給司馬冏寫信説：

> 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

> 我聽説正直的王臣，不念個人利害而忠直進諫，將會使君主安心時局穩定，社稷保存。因此作爲大臣而欺瞞君主的，依照刑罰還不足以誅殺；作爲君主而抵觸進諫者的，

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虚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晋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强盛，并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

謚號稱其爲靈厲都還不够。明公虛心禮賢下士，以開闊的胸懷采納善言，誠懇著名，但您從未聽過逆耳之言。我想晉朝政治逐漸廢缺，是從元康以來開始的，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得以善終，是時勢造成的，不做什麽就有麻煩。現在您平息禍亂，安國定家，所以又探究前朝傾敗的原因，尋找半途翻車的軌迹，希望長存，就應敢聽反面意見。如今河間王在關西扎根，成都王在舊魏盤桓，新野王在江、漢封官，三面貴王，各憑藉剛健强盛，主管軍隊，處在要害之地。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現在憑難以封賞的功勛，挾震懾君主的威風，獨自占據京都，專掌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希冀以此求平安，不知是福。冒昧地表達我的淺見，陳寫我的心情。

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窺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俊，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

昔日武王伐紂，封立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管，自陝以西，召公主管。到了周朝末年，霸國的世業，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覬覦九鼎，所以如此，是因爲天下人習慣於所侍奉的故主。當今若真能尊崇沿用周法，讓成都王爲北州伯，統領黄河以北的王侯，明公爲南州伯，管理南方的官吏，各守本職，出入自己的區域，樹立威德於外，竭盡忠誠於内，年終率領屬下到朝廷進貢，選擇良才，任命賢人，做天子的百官，就可使四海長久安寧，萬國幸運之至，明公您的恩德當與周公、召公同爲至美，危敗的道路被堵塞，社稷可以保全。願明公思考高祖接納婁敬的計策，領悟張良爲人穿鞋的謀略，遠離面臨深谷的危險，確保泰山般的安穩。如果符合您的心思，宛、許可做都城。

書入，無報，豹重箋曰：

信送上，無回音，王豹再次寫信説：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采察，不賜一字

我寫信給您以來，十二天了，但聖旨高遠，您未考察采用我的建議，不賜一字，不

之令，不敕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

置可否。霸王的神寶，安危的秘術，不可須臾忽視。我想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這四大，是國中所不能容，聖賢所以戰戰兢兢，太陽西斜仍無暇飲食，雖想休息而不能休息的原因。昔日周公以武王爲兄長，以成王爲君主，伐紂有功，以親屬的身份輔佐朝政，仁德弘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然而周公攝政的時候，流言四起，使周公離開君主出奔在外，居東三年，後依賴於風雨變化，成王感悟。如果没遇到皇天的感應，神人的察覺，恐怕公旦的災禍實不可測。至於執政，周公還是與召公以陝爲分界稱伯。如今明公自視功德誰如周公。而且元康以來，宰相的禍患，危機突發，不容思量，繁禍暗生，就在一瞬，又豈能安然得到全生之計！前車之鑒不遠，您親眼見過。君子没有遠慮，必有近憂，有憂患纔覺悟，後悔已來不及了。

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厮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

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

會長沙王乂至，于冏案上見豹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

現在如果依從我這項計策，將王侯都派往封國，北與成都王以黄河爲界稱伯，成都王在鄴，明公設都於宛，方圓千里，以與界內侯伯子男封地大小相當，結成友好聯盟，共同輔助皇家；給皇帝進貢的方法，一如周典。我所說的假若符合您的謀劃，可先去與成都王共同商討一下。雖然我祇有小才，也願做使者。過去那些養士，都是燕、趙的小人物，百里奚，是秦、楚的商人，一經他游說，兩國都安寧。況且我雖淺陋，也是大州的主簿，再加上我是明公起事險難時的主簿。所以，身價雖輕，其言未必不可采用。

齊王司馬冏令人回覆說："已得到你前後兩封信，意思我都明白，你就不要再思量了。"

適逢長沙王司馬乂至司馬冏府，在桌案上看見了王豹的信，司馬乂對司馬冏說："這小子離間我們骨肉，何不在銅駱駝下打死他！"司馬冏既不能嘉納王豹的計策，便依從司馬乂的話，

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喈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内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産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冏敗。

於是上奏皇帝狀告王豹說："臣忿恨奸人凶黨肆虐，皇位顛覆，與成都王、長沙王、新野王共同興舉義兵，安復社稷，祇想并力扶助皇家，與宗室親族坦懷相待，這是我每天早晚發誓要做的，不曾有負於神明。但是主簿王豹接連寫信給我，膽敢製造異端，說我位居宰相，必遇危害，危在旦夕，不祥之聲可蹺脚等待，他要我與成都王以陝爲分界稱伯，盡出藩王。他對上誣衊聖朝皇帝的威望，對下助長妖言惑亂，使衆心疑惑，相見談笑背後憎恨，用巧言兩頭賣好，訕笑聖上誹謗下僚，離間内外，引導惡奸，使人坐生猜嫌。昔日孔丘匡扶魯國，就誅殺了少正卯；子産輔助鄭國，先殺死了鄧析，的確都是因爲他們搞亂名實，就像趙高一樣詭計多端。王豹作爲大臣不忠誠不順從不仁義，請皇上下令在京都街上打死王豹示衆，用來判明邪正。"王豹將死，說："把我的頭懸挂在大司馬門上，我要看兵士攻進他家。"衆人都認爲王豹冤枉。不久司馬冏被殺。

劉沈

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稱。

劉沈字道真，是燕國薊人。世代爲北州有名的家族。年輕時便在州郡做官，博學好古。被太保衛瓘徵用爲掾，領本邑大中正。篤信儒道，愛惜賢能，推薦霍原爲二品官吏，以及爲張華申冤昭雪，表奏都寫得辭旨明峻，被當時人稱贊。

齊王冏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沈爲軍司，遣席薳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

齊王司馬冏輔政，劉沈被引薦爲左長史，升任侍中。當時李流在蜀叛亂，皇帝下詔令劉沈以侍中、假節的身份，統領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去討伐李流。行軍路過長安，河間王司馬顒請求留下劉沈作軍司，派席薳代替他。後來劉沈領雍州刺史。到張昌作亂時，皇帝下詔命司馬顒派遣劉沈帶領州兵一萬人和征西府五千人，從藍田關出發去征討張昌，司馬顒不接受皇詔。劉沈自己率領州兵至藍田，司馬顒又强行奪走他的軍隊。長沙王司馬乂命令劉沈帶武吏四百人返回雍州。

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瑚、祖逖言于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

張方已逼近京都，王師屢敗，王瑚、祖逖對司馬乂說："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以遏制河間王，應啓奏皇上下詔給劉沈，使他發兵襲擊司馬顒，司馬顒窘急，必定召回張方救自己，這

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沈于好時。接戰，夔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沈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門，輒不利。沈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沈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顒，橫擊之，大戰于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沈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沈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是此條計策的好處。"司馬乂聽從了。劉沈奉詔在四境迅速傳布檄文，集合七郡兵衆和守防諸軍、禦敵兵士一萬多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鋒，襲擊長安。司馬顒當時停留在鄭縣的高平亭，爲的是聲援東軍，聽説劉沈起兵，於是回到渭城鎮守，派督護虞夔率領步兵騎兵一萬餘人在好時迎戰劉沈。開戰，虞夔軍隊大敗，司馬顒非常驚懼，退入長安，果然緊急呼唤張方。劉沈渡過渭水扎營，司馬顒每次派兵出戰，都失利。劉沈乘勝攻擊司馬顒，令皇甫澹、衛博帶精兵五千，從長安門攻入，奮力作戰直抵司馬顒帳下。劉沈大軍來遲，司馬顒部下見皇甫澹等没有後繼援兵，士氣倍增。馮翊太守張輔率衆兵援救司馬顒，橫擊皇甫澹的軍隊，大戰於府門，衛博父子都戰死了，皇甫澹也被生擒。司馬顒稀罕皇甫澹的壯勇，準備留他活命。皇甫澹并不因此而屈服，於是被殺。劉沈的軍隊就敗退了，劉沈率其餘的士卒在原來的營地駐防。張方派遣他的大將敦偉夜襲，劉沈的軍隊大驚而潰，劉沈與麾下一百餘人南逃，被陳倉令捉住。劉沈對司馬顒説："知己的眷顧輕，事君的節義重，我不能違背君王的詔令，思量强弱以苟全性命。起兵之日，預料必死，碎尸之刑，甜如薺菜。"辭義慷慨，見到的人爲之哀痛。司馬顒大怒，鞭打之後腰斬了劉沈。有識之士因司馬顒冒犯皇上不遜順，虐害忠義，知道他不久會滅亡。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

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

愍帝即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録尚書

麴允，是金城人。麴氏與游氏世代爲豪族，西州爲此有歌謡："麴与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

洛陽傾覆，閻鼎等人在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閻鼎總理百官。麴允當時是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中妒忌閻鼎的功勞，并且規避他的權勢，因爲閻鼎殺了京兆太守梁綜，便與梁綜的弟弟馮翊太守梁緯等人攻打閻鼎，閻鼎逃走。逢雍州刺史賈疋被屠各殺死，麴允代替了他任刺史。

愍帝即位，以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録尚書事，并仍任雍州刺史。當

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群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

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嘆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人進逼長安，麴允擊敗了他們，在陣前生擒殷凱。劉曜又攻打北地，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駐軍於青白城以援救北地。劉曜聽説後轉而進犯上郡，麴允在靈武扎營，因兵力弱不敢前進。劉曜後來再次圍攻北地，太守麴昌派信使求救，麴允率領步兵騎兵趕赴北地。離城數十里，群賊繞城放火，烟塵遮天，劉曜放出間諜詐騙麴允説："郡城已陷落，焚燒將盡，要救援也來不及了。"麴允相信了，衆兵驚懼潰散。過了幾天，麴昌突圍奔赴長安，北地就陷落了。

麴允生性仁厚，無威嚴不果斷，吳皮、王隱一類，無賴惡人，都加封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全升任征鎮鎮守一方，加封侍中、常侍，小到村莊主帥，都給予銀青、將軍之號，爲的是安撫籠絡衆心。然而諸將驕橫恣肆，不給下級恩惠，人情離散，因此羌胡跋扈，關中混亂，劉曜又攻打長安，百姓飢餓非常，死者過半。時間一久，城中窘迫，皇帝將要出城投降，嘆息説："誤我事的人，是麴、索二公啊。"皇帝到了平陽，被劉聰幽禁侮辱，麴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身。劉聰大怒，把麴允幽禁於監獄，麴允發憤自殺。劉聰贊許麴允的忠烈，贈封他爲車騎將軍，謚號節愍侯。

焦嵩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焦嵩，安定人。當初率衆擁據雍州。劉曜進逼京都，麴允向焦嵩告急，焦嵩平素就看不起麴允，説："必須是麴允被困，我纔去救援。"等到京都兵敗，接着焦嵩也被賊寇消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賈渾，不知是哪郡人。太安年間，爲介休令。劉元海作亂，派遣他的大將喬晞攻陷介休。賈渾堅守節操不投降，説："我爲晉王朝守衛介休，不能保全它，又豈能苟且求生以事奉賊虜，否則我有何面目活在世間!"喬晞發怒，拘捕賈渾打算殺掉他，喬晞手下將領尹崧説："將軍放了他，勸他事奉您。"喬晞不聽，於是殺害了賈渾。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吊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

王育字伯春，是京兆人。少年喪父貧苦，被人雇傭放羊，每次路過小學，必會歔欷流涕。一有空暇，就折蒲草學習寫字，忘記其他而丟失羊隻，被羊主責駡，王育準備賣身償羊。同郡許子章，是位聰敏通達的人，聽説此事贊許王育，代替他賠償了羊，供給他衣食，讓他與自己的兒子一同學習，王育於是博通經史。王育身高八尺有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聲音動人。子章把哥哥的女兒嫁給王育，爲他們另立家宅，分予資産，王育面無愧色地接受了。然而王育任性而爲，頗不同俗。妻子死了，前來吊唁的不過四五人，但都是鄉里名士。

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太守杜宣任命王育爲主簿。不久杜宣降職爲萬年令，杜陵命令王攸到杜宣府傳旨，杜宣不出迎王攸，王攸憤怒地説："你過去是俸禄兩千石的官，我尊敬你。今天我與你同級，爲什麽不迎接我？想讓小雀招待我，使我怕死鷂鷹嗎？"王育持刀呵叱王攸説："君主受辱臣子自盡，自古如此。我府君無罪而被黜降，如同日食月食，你這小縣令竟敢輕蔑侮辱我府君！你認爲我的刀銹鈍，敢這麽説嗎！"上前要殺王攸。杜宣害怕了，光脚下地抱住王育，這纔制止住他。從此王育出名了。

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説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司徒王渾徵用王育爲掾，授任南武陽令。王育爲政清廉儉約，長期做盜賊的人都逃奔到其他州郡。王育升任并州督護。成都王司馬穎在鄴，又任用王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做了北單于，王育游説司馬穎道："要元海現在離去，請讓我爲殿下促成此事，否則，懼怕也没用。"司馬穎同意了，任王育爲破虜將軍。元海拘捕了王育，後來任王育爲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吊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

韋忠字子節，是平陽人。年輕時慷慨，有堅定的志向。好學博通，生性不假意許諾。閉門修身，不與當世人交往，每遇吉事凶事，親戚贈送錢物，一概不收。十二歲，喪父，哀傷過度憔悴毁形，拄着手杖纔能起身。司空裴秀前來吊唁，韋忠匍匐在地號哭訴説，哀慟感人。裴秀出門告

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頠慕而造之，皆托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頠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檐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常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訴人們說："這孩子長大必是人才。"回家後讓兒子裴頠去造訪韋忠。服喪期滿，韋忠就在墓地搭間小屋居住。裴頠敬慕韋忠前去造訪，韋忠都假托有事不見他。韋忠家裏貧窮，野菜難以充飢，別人受不了這種憂困，而韋忠以此爲樂從不改變。裴頠做了僕射，多次向司空張華談起韋忠，張華徵用韋忠，韋忠稱病不起。別人問韋忠這樣做的緣故，韋忠說："我是茅屋貧士，原本就沒有做官的心思。況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貪得無厭，拋棄典禮而依附賊后，如此，豈是大丈夫應有的行爲！裴頠常常有心托交於我，但我經常害怕洪濤激蕩山岳，我被餘波漂浮，更何況我怎麽可以面對大海歸宿還窺度海水歸向呢！"

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太守陳楚强迫韋忠做功曹。逢山羌人攻破州郡，陳楚帶着孩子逃走，賊人射他，陳楚身中三箭。韋忠冒死伏在陳楚身上，用身體捍衛他，哭泣着說："韋忠願以身相代，乞求諸位可憐可憐他吧。"韋忠也身中五箭。賊人相互說："真是義士啊！"放了他們。韋忠於是背着陳楚回來了。後來韋忠在劉聰手下做官，任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伐反叛的羌人時，箭用光了，不辱節操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禄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黄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嘆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

辛勉字伯力，是隴西狄道人。父親辛洪，是左衛將軍。辛勉博學，有貞潔堅定的節操。懷帝時，辛勉多次升任爲侍中。到了洛陽陷落，辛勉隨皇帝至平陽。劉聰將要任用他爲光禄大夫，辛勉堅決推辭不接受。劉聰派遣手下黄門侍郎喬度送去藥酒逼迫辛勉，辛勉說："大丈夫怎能因數年的生命而虧損高尚的節操，侍奉二主，無顔在地下面見武皇帝！"拿起藥酒就要飲，喬度立即制止他說："主上考驗您一下，您真是高士啊！"嘆息着離去。劉聰贊許辛勉的貞節，深深地敬佩他的與衆不同，爲他在平陽西山建造房屋，每月送去酒米，辛勉還是拒不接受。八十歲，去世。

辛賓

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

辛勉的族弟辛賓，愍帝時任尚書郎。在皇帝蒙塵於平陽時，劉聰讓皇帝行酒洗杯，想觀察在

欲觀晋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朝晋臣的意向。辛賓起身抱住皇帝大哭。劉聰說："先前已殺了庾珉等人，看來還不足以引爲借鑒！"將辛賓拉出去，殺害了他。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盗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寠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盗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咏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盗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劉敏元字道光，是北海人。鞭策自己修身學習，不因險難改變心志。喜好星相曆法陰陽術數，潛心研讀《易》、《太玄》，不愛讀史書，常對同道者說："讀書應當品味義理根本，何必爲言辭虚浮的文章費功夫！《易》，義理的源頭，《太玄》，道理的法門，能通曉它們的人，就是我的老師。"

永嘉之亂，劉敏元自齊向西逃亡。同縣管平七十多歲，隨敏元西逃，行至滎陽，被强盗劫持。敏元已被放，竟回來對賊人說："這位孤單老人，來日不多了，敏元請求以身相代，願諸位放了他吧。"賊人曰："這老人是你什麽親戚?"敏元說："是同邑人。他窮困無子，依靠敏元活命。諸位如想役使他，他已年老不能勞作，如要吃掉他，又不如吃敏元，乞望諸位哀憐他吧。"有一賊人瞪眼呵叱敏元說："我們不放這老頭兒，還擔心抓不到你嗎！"敏元奮力拔劍說："我怎會企望生還！我應當先殺你而後死。這人又窮又老，神靈尚且應當憐憫他。我倆論親情不是骨肉，論道義不是師友，衹是因他投靠我的緣故，乞望你們讓我以身相代。諸位大夫慈悲賢惠，都面露聽從我的表情，你怎麽不知羞愧說這種話!"轉頭對各强盗首領說："仁義多麽恒久，諸位君子寧可失去仁義嗎！上應幹一番高皇、光武式的事業，下又豈能失爲陳涉、項羽式的英雄！應該用正當的方法取得利益，使所過之處的人們稱頌咏嘆你們的威德，怎能容養這個人來損害美德！我要爲你們除掉這個人，以成就諸位的霸王事業。"上前要斬賊人。强盗首領趕忙制止了劉敏元，相互説道："是義士啊！傷害他就侵犯了仁義。"於是把敏元和老人都放了。後來劉敏元在劉曜手下做官，任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

周該，是天門人。性格果敢剛烈，因義勇而出名。雖不喜好學習，但遵循名教。叔父周級任

級爲宜都内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悦。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宜都内史，也是位忠於節操的人。聽説譙王司馬承在湘州仗義起兵，甘卓又不贊同王敦的舉動，而軍國文書不能送達，周級對周該説："我曾經憎恨王敦心懷欺凌皇上之心，如今他興兵叛逆，有危及國家的趨勢。譙王是皇家宗室的希望，占據方州重地，樹立義旗聚衆立誓，意圖襲擊武昌。甘安南年輕時就以勇猛著名，他的士兵馬匹器械現在很强盛，聽説他與譙王定期起義。這是有志之士解難之秋，是我獻身的時刻，你能成全我的志願，對譙王申述我的誠意嗎?"周該欣然奉命，潛入湘州，與司馬承相見，非常誠懇地陳述一番。司馬承很高興。適逢王敦派他的大將魏乂圍攻司馬承很是緊急，周該與湘州從事周崎先後出湘州覆命，都被魏乂捉住，拷打至死，竟不説出事情原委，周級因此免遭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并毁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桓雄，是長沙人。年輕時在州郡做官。譙王司馬承爲湘州刺史，任命桓雄爲主簿。王敦叛逆，司馬承被王敦的大將魏乂拘捕，佐吏四散奔逃，桓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一同毁掉官服扮成僕人，跟隨司馬承去武昌。魏乂見桓雄一副長者姿態容貌，進退有禮，知道他不是一般人，有畏懼之色，因而殺害了桓雄。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韓階，是長沙人。性格廉潔謹慎忠實，被鄉里人敬愛。刺史、譙王司馬承任用韓階爲議曹祭酒，改任西曹書佐。至司馬承被魏乂拘捕，送往武昌，韓階與武延等人同心隨從，伴隨在司馬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保持心志更加堅定。至司馬承遇害，韓階、武延親自操辦殯殮，護送棺柩回京都，朝夕哭奠，葬禮都辦完了纔回去。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

周崎，是邵陵人。任湘州從事。王敦發難，譙王司馬承派周崎外出求救，周崎與周該都被魏乂的偵察兵捉住，魏乂責令周崎説出真情，用刀刃對着他。周崎説："州將派我到外面求援，本無一定的指向，隨時見機行事罷了。"魏乂又對周崎説："你爲我向城中傳話，稱大將軍已經

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絶。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打敗劉隗、戴若思，甘卓住在襄陽，毫無疑義，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斷絶。如果這樣説，我會讓你活命。”周崎假意答應了魏乂。已到城下，周崎大聲呼喊道：“王敦軍隊在于湖戰敗，甘安南已攻克武昌，近日就分派大軍趕赴此地救急，努力堅守，賊人今日便會退散！”魏乂於是責駡着殺死了周崎。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脱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别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舂陵令。

易雄字興長，是長沙瀏陽人。年輕時做縣吏，自覺卑賤，無從發達，於是摘掉頭巾挂在縣門上離去。因易雄熟悉法律條令及施行舊日的行事制度，交結豪强大族，州里人對他稍有稱許。在郡爲官，任主簿。張昌作亂，拘捕了太守萬嗣，將要問斬，易雄與賊人争論是非曲直。賊人發怒，呵叱着使人拉易雄出去斬首，易雄快步走出泰然自若。賊人又叫住他問話，易雄對答如初。這樣反復三次，賊人於是放了他們。萬嗣因此免於一死，易雄也出名了。易雄被舉薦爲孝廉，任州主簿，升任别駕。易雄因自己出身寒門，不宜長期處於上層，所以辭職還家。後出任舂陵令。

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捍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毁，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刺史、譙王司馬承既已抗拒王敦，便準備謀劃起兵以赴國難。易雄接受符節迅速傳檄文於遠近，列舉王敦的罪惡，在縣境内宣傳招募，幾天之中，有上千人，背糧扛戈跟從易雄。司馬承雖已固守，但湘州境内殘荒之後，城池破損，兵資缺乏。王敦派遣魏乂、李恒攻打湘州，易雄勉勵屬下，保城禦敵幾十日，士卒中死傷的人相枕。力氣耗盡城池陷落，易雄被魏乂俘虜，仍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後，王敦派人拿檄文給易雄看并責問他。易雄説：“確有此事，可惜我位微力弱，不能拯救國難。王室如果燒盡，易雄活着又有什麽用！今日被殺，得作忠鬼，這是我的心願。”王敦畏懼易雄的嚴辭正義，釋放了他。衆人都慶賀，易雄笑着説：“昨夜我夢見乘車，車旁挂肉。有肉必定有筋，筋就是斤，車旁有斤，我將被殺。”不久王敦派人殺害了易雄。當時見過易雄的人，無不傷心嘆惋。

樂道融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己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

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説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勛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决，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猪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樂道融，是丹楊人。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誠實待友，常檢束自己而務必幫助别人，有國士之風。任王敦的參軍。

王敦企圖叛逆，謀害朝中賢臣，道融將此事告知甘卓。甘卓認爲不可能，遲遲留守不動。王敦派道融召甘卓。道融雖是王敦的佐將，但忿恨王敦叛逆，因而游説甘卓道："主上親理萬機，并非專門任用劉隗。如今主上憂慮七國的禍亂，所以割湘州以削弱諸侯，而王敦擅權很久了，最終朝政被分裂，便是所謂被奪權。王敦背棄皇恩肆意叛逆，舉兵討伐主上，國家對您待遇優厚，如今您若贊同王敦，豈不是忘恩負義！那將會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遠成爲宗族的耻辱！您應該假意應允聽命，而迅速襲擊武昌，王敦的衆兵將聽説後，必會不戰自散，大功可成。"甘卓認爲道融説得很對，就與巴東監軍柳純等人展露檄文陳述王敦的罪過，率領手下軍隊一致討伐王敦，又派人到朝廷送表奏。甘卓生性不果斷，而且年老多疑，於是他等待諸方面軍隊一同進發，出兵遲緩。行軍到猪口，王敦聞知甘卓已發兵，甘卓哥哥的兒子甘卬當時是王敦的參軍，王敦讓甘卬向甘卓求和，使甘卓收兵。甘卓相信了王敦，將要收兵，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告甘卓説："將軍起兵中途而廢，成爲敗軍之將，我們私下認爲這不可取。現在將軍手下，士兵各自求取功利，一旦回去，恐怕什麽都得不到了。"甘卓不聽從。道融晝夜哭泣着勸諫甘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并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别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耻而不應。

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吊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

虞悝，是長沙人。弟弟虞望，字子都。二人同有士人的操守，孝悌廉信被鄉里人稱贊，而且都喜好褒貶人物，以講人倫爲己任。年輕時在州郡做官，兄弟倆接續任治中、别駕。元帝做丞相時，招延四方之士，多徵用爲府掾，當時人稱之爲"百六掾"。虞望也被徵召，因感到羞耻没有應召。

譙王司馬承來到州中，瞭解到兄弟二人的聲名，用檄文徵召虞悝爲長史。虞悝尚未到任，遇母親去世。適逢王敦叛逆，司馬承前往吊唁虞

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俊，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絰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并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

悝，因而留下與他談話說：“先前我受皇詔，被派來鎮守此州，正是因爲王敦專權，預防他作亂。如今王敦果然叛逆謀反，我爲官一方，想要率領手下人馬趕赴國難，但人少糧乏，況且我剛到貴州，未樹立恩威信譽。你們兄弟兩人是南夏的人傑，而且智勇雙全名聲遠播，古人身着黑色喪服參戰，況且如今惡人當道，王室危急，怎能爲報父母恩情而忘記忠義節操！如今起兵，將士器械可以利用嗎？”虞悝、虞望回答說：“王敦位居地方高職，一旦叛逆，危害國家，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爲人神所忿恨的。大王不因我們卑賤無能，屈駕來訪，虞悝兄弟同受國恩，豈敢不奮進！當今皇朝中興，人思晉朝恩德，大王以宗子親屬的身份，奉守信順而誅伐有罪的人，誰能不扛戈捨命！但我州荒凉敝陋，糧食器械空竭，戰船稀少，難以進討。應暫且招兵固守，傳檄四方，王敦的勢力必被分解，然後再謀圖打敗他，戰事可以告捷。”司馬承以爲正確，於是任命虞悝爲長史，虞望爲司馬，督護諸軍。

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爲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湘東太守鄭澹，是王敦的姐夫，不順從司馬承的旨意，司馬承派虞望討伐他。虞望率領一旅人馬，直接攻入郡府斬殺了鄭澹，宣示於四境。至魏乂來攻城，虞望常衝鋒在前，奮力作戰而死。城被攻破，虞悝又被魏乂捉住，魏乂要殺害他，子弟們對着虞悝號哭，虞悝說：“人生有死，全家都是忠義鬼，又有什麽可悔恨的呢！”到了王敦之亂被平息，虞悝被贈封襄陽太守，虞望被封滎陽太守，皇帝派人到墓地拜謁，以少牢祭奠他們。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吴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吴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仇人。

沈勁字世堅，是吴興武康人。父親沈充，與王敦一同叛亂，兵敗逃跑，被部曲將吴儒殺死。沈勁應獲罪被殺，同鄉人錢舉將他藏匿得以免死。後來沈勁終於殺死仇人。

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勛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

沈勁年少時就有節操，哀嘆父親死於不義，立志要建立功勛以洗雪先人耻辱。三十多歲了，却因家族曾受刑罰不能做官。郡將王胡之深感沈勁與衆不同，王胡之升任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要鎮守洛陽，上疏皇帝說：“臣當守衛山陵，

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吴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吴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悦，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户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

抵禦戎狄，雖以仁義督導群心，但人心各有不同，而且剛剛斬斷荆棘，宣揚國恩，艱難急患，不是賢才不能成功。吴興男子沈勁尚無官爵，清高的節操聞名於鄉邦，貞潔堅定足以幹一番事業。而且我現在西去，文武官員朋友故交，吴興人最多，如果讓沈勁參與我府中事務的話，見到他的人都會高興，依附仁義的人也會有很多。沈勁的父親沈充過去雖然獲罪於先朝，然而他的家族多次承蒙聖朝寬弘，我不能確定此次是否可以得到皇上特别的恩惠，應允我的請求？”皇帝下詔接受胡之請求。沈勁既已受命爲官，胡之因疾病解職。

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絶，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没，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益州刺史。

升平年間，慕容恪侵犯山陵。當時冠軍將軍陳祐守衛洛陽，兵士不超過兩千人，沈勁自己上表請求配合陳祐爲國效力，於是以沈勁補冠軍長史，命令他自己招募壯士，得到一千多人，用來幫助陳祐打擊賊兵，沈勁多次以少勝多。但是糧草用盡後援斷絶，陳祐懼怕不能保全性命。逢賊兵侵犯許昌，陳祐因此以救許昌爲名，在興寧三年，留下沈勁以五百人守城，陳祐率領衆兵將東行。逢許昌已陷落，陳祐因而逃奔崖塢。沈勁立志要獻身，欣然赴死。不久洛陽被慕容恪攻打，城池陷落，沈勁被捉，神氣自如。慕容恪認爲沈勁是奇士準備饒恕他，手下中軍將軍慕容虔説：“沈勁雖是奇士，可看他的意志氣度，終不能被人所用。今日如果赦免他，必是後患。”沈勁於是遇害。慕容恪回去後，對慕容暐緩緩地説道：“先前平定廣固，不能援救辟閭，如今平定洛陽却殺死了沈勁，實在有愧於四海。”朝廷聽説後嘉獎沈勁，贈封東陽太守。沈勁的兒子赤黔任大長秋。赤黔的兒子叔任，義熙年間任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

吉挹字祖冲，是馮翊蓮芍人。祖父吉朗，愍帝時任御史中丞。西晋滅亡，吉朗嘆息道：“我論智力不能謀劃，論勇力不能戰死，怎忍心君臣相隨去稱臣事奉賊虜！”於是自殺。

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

吉挹年輕而有志向節操。孝武帝初年，苻堅攻占梁益，桓豁上表奏請任吉挹爲魏興太守，

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鋭。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刃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不久加封輕車將軍，兼任晉昌太守。憑抵抗苻堅的功勞拜授員外散騎侍郎。苻堅的大將韋鍾攻打魏興，吉挹派兵抵抗，斬七百多敵人首級，加官至督五郡軍事。韋鍾率兵要取襄陽，吉挹又被邀請出擊，斬五千多敵人首級。韋鍾震怒，回軍包圍吉挹，吉挹又多次挫傷韋鍾的鋭氣。後來賊兵相繼趕到，吉挹兵力弱抵抗不住，城將被攻占，吉挹要拔刀自殺，他的朋友制止他説："你暫且苟存性命以便施展其他計策，如果計策不成功，再死也不晚。"吉挹不同意，他的朋友强行奪走他的刀。遇上賊兵被捉，吉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携將二弟，單馬來奔，録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氐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鋭，内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功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没。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絶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説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録。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車騎將軍桓冲上疏説："已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的先人吉朗，西晋傾覆，捨身守節。吉挹家世代忠孝，心向皇朝。我已故的哥哥桓温昔日討伐咸陽，駐軍於灞水，吉挹携帶兩個弟弟，單槍匹馬來投奔，取其如此誠懇，於是提拔授任，從新野太守改任魏興太守。吉挹久在軍隊任職，被委派戍守邊防，使疆場將士衷心歸附，所到之處聲名顯著。前年狡猾的氐人放縱作亂，在黄河乘流而下，吉挹處在獨立的孤城，兵士不足一旅，對外摧折氐兵鋭氣，於内固守渡口要道，繳獲了賊軍船隻，俘虜賊兵及割去賊兵左耳數以千計。然而賊軍合力圍攻，歷經月餘，逢襄陽失守，人心沮喪，加上敵衆我寡勢力懸殊，以至城池陷落。吉挹言辭慷慨，誓不受辱，衝入刀鋒劍刃之下，希望戰死，敵方將士不動手，用意是不讓吉挹立即死去，吉挹於是閉口不言，絶食而死。吉挹手下參軍史穎最近從賊軍中回來，送來吉挹臨終書寫的疏奏，并陳述了情況。吉挹的忠誠志氣至今猶在，值得記載。倘若承蒙天地垂原諒之恩，那就榮耀賜贈枯朽之軀，惠恩施於黄泉之下。"皇帝贊同桓冲之言，追贈吉挹爲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楊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

王諒字幼成，是丹楊人。年輕時就有辦事才能和謀略，被王敦提拔，在府中任職，不久升任武昌太守。

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

起初，新昌太守梁碩稱霸交州，迎立陶咸爲

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敕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刺史。陶咸去世，王敦任王機爲刺史，梁碩發兵抗拒王機，自己兼任交阯太守，於是迎請前刺史修則的兒子修湛處理交阯事務。永興三年，王敦任王諒爲交州刺史。王諒將赴任，王敦對他說："修湛、梁碩都是國賊，你一到那裏，就捉住他們斬首。"王諒一入州境，修湛便退回九真。廣州刺史陶侃派人誘使修湛來到王諒處，王諒命令隨從人員不得入門，修湛一進門，便被拘捕。梁碩當時在座，說："修湛是過去州將的兒子，有罪可以發落，不足以被殺。"王諒說："殺他是君臣信義的緣故，不干我的事。"隨即殺了修湛。梁碩憤怒地離去。王諒暗中謀劃誅殺梁碩，派刺客刺殺他，未成功，於是梁碩率兵將王諒圍困在龍編。陶侃派軍隊救王諒，未到而王諒戰敗。梁碩逼迫王諒要搶奪他的符節，王諒固執不給，梁碩於是砍斷王諒的右臂。王諒神色嚴厲地說："死都不怕，臂斷又有什麽！"十餘天後，憤懣而死。梁碩占據交州，凶暴殘忍，全州人都恨他，最終梁碩被陶侃的軍隊消滅，首級被傳到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凉州地，以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矩字處規，是敦煌人。慷慨而有志向節操。張重華占據凉州之地，任宋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派大將麻秋攻打大夏，護軍梁式拘捕了太守宋晏，獻城應合麻秋。麻秋派宋晏送書信給宋矩。宋矩前來，對麻秋說："辭別父親事奉君主，應當立功與義；如果功義不立，應當保持名節。我最終也不能背叛君主顛覆宗國，偷生在世。"先殺了妻兒，後自刎而死。麻秋說："義士啊！"下令埋葬了宋矩。重華贊賞宋矩的忠誠志節，贈封他爲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嘆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

車濟字萬度，是敦煌人。果斷堅毅度量闊達。張重華任他爲金城令，金城被石季龍的大將麻秋攻占，車濟不向麻秋屈服。麻秋一心想讓車濟投降，就用兵刃對着車濟。車濟言辭神色不屈不撓，說："我的才幹雖不及龐德，但接受的任命是相同的。身可殺，志不可移。"於是以劍自殺而死。麻秋感嘆車濟的忠誠節操，按照禮節埋

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葬了他。後來重華迎回車濟靈柩治辦喪禮，親自到場痛哭，贈封車濟爲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彦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丁穆字彦遠，是譙國人。累積功勞，被封爲真定侯，多次升任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授任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奉接詔書尚未出發，逢苻堅派兵侵犯順陽，丁穆戰敗，被捉到長安，稱病不在僞朝廷做官。苻堅又舉國南侵，丁穆與關中人士倡導起事，謀劃襲擊長安，事情泄露，丁穆遇害，臨死作表交付給妻子周氏。後來周氏得以到京師，將表送給皇帝。孝武帝下詔説："已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竭身陷，而忠誠的氣節更加堅定，正直信實豪壯剛勁，忠義直比古代烈士。他的靈柩一返回，人們就尋索傷悼之辭。可以贈封他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賜贈給他家辦喪事的財物一概依從過去給周虓辦事的規格。爲丁穆造家宅，并供給他妻子衣食，爲她養老送終。"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别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逾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辛恭靖，是隴西狄道人。年輕有才幹，才智度量過人。隆安年間，爲河南太守。逢姚興來侵犯，恭靖堅守一百多天，因無救兵而被攻占，恭靖被捉到長安。姚興對恭靖説："朕將任用你統管東南事務，可以嗎?"恭靖正言厲色道："我寧做國家鬼，不做羌賊臣。"姚興大怒，將恭靖幽禁於别室。過了三年，到了元興年間，恭靖哄騙看守，於是越墻逃跑，回到江東，安帝嘉許他。桓玄請恭靖做諮議參軍，安置他位居朝臣之首。不久因病去世。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别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决，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

羅企生字宗伯，是豫章人。多才多藝。最初拜任佐著作郎，因家中貧困父母年邁，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他作别駕。殷仲堪鎮守江陵，引薦他作功曹。幾次升任至武陵太守。未到郡府而桓玄攻打仲堪，仲堪將企生改任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缺少决斷，企生爲此深感憂慮，對弟弟遵生説："殷侯仁慈而不果斷，事情必定辦不成。成敗，是天意，我會與他生死一處。"仲堪果然逃走，文武官吏無人送行，衹有企生跟隨

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脱理，策馬而去。

他。路過家門，遵生説："作這種分離，怎麽可以不握握手！"企生回馬遞手，遵生有勇力，便把企生拉下馬，對他説："家有老母，你要到哪裏去?"企生揮淚説："今天的事，我必死無疑。你們奉養老母不失孝子之道，一家之中有忠與孝，又有什麽可遺憾的！"遵生越發抱緊企生。仲堪在路上等待企生，企生遠遠地向他大喊："生死與共，希望你稍等。"仲堪見企生無法脱身，策馬離去。

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顔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晋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晋陽之甲，軍次尋陽，并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桓玄至荆州，州中人士無不前往拜訪，惟獨企生不去，而照顧仲堪的家。有人對企生説："桓玄猜忌成性，没能得到你的忠誠節操，如果你還不去拜訪他，禍必臨頭。"企生正色説道："我是殷侯的官吏，以國士的身份被禮遇，衹因弟弟用力制住我，纔使我没能隨從殷侯同走，不能共滅叛逆，却招致這一覆敗，又有什麽臉面再依附於桓玄求生呢！"桓玄聽説後大怒，然而平素待企生不薄，先派人對企生説："你如果向我謝罪，我就放過你。"企生説："作爲殷荆州的官吏，他出奔逃亡，生死不明，我有什麽臉面再向你謝罪！"桓玄隨即拘捕了企生，派人問他要説什麽，企生回答説："文帝殺死嵇康，嵇紹成爲晋朝忠臣，向您乞求留一弟弟，以奉養老母。"桓玄答應了。桓玄又將企生帶到面前，對他説："我待你不薄，爲什麽背棄我？今天你死定了！"企生回答説："你既在晋陽興兵，駐軍尋陽，同奉王命，各回自己鎮守之處，登壇盟誓，嘴上的血迹未乾，便心生奸計。我自嘆力弱，不能消滅凶人逆賊，我恨自己死得太晚了。"桓玄於是殺害了企生，企生當時三十七歲，衆人都哀悼他。先前，桓玄送給企生的母親胡氏一件羊羔皮裘，至企生遇害，當天胡氏就焚燒了皮裘。

張禕

張禕，吴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而嘆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

張禕，是吴郡人。年輕即有節操品行。恭帝做琅邪王時，任張禕爲郎中令。恭帝登位，劉裕因張禕是恭帝過去的手下官吏，平素所親信的人，便封了一瓶藥酒交給張禕，密令他毒死恭帝。張禕既已接受命令便嘆息道："毒死君主而

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求生，我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不如死掉！”因而自飲毒酒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晋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并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并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搉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史臣曰：中散因讒言被誅，王儀因直言獲罪，在當時都可以説不是因有罪而死。偉元以作晋室大臣爲耻，延祖甘心趕赴危亡，他們行事根據的道理雖相同，所走的道路却相異，然而一同被當世人稱頌，流芳史書，難道不是因爲事奉君主位居事父事師之前，忠孝爲百種德行之先嗎！而且王裒獨善其身，所以能够成全孝道，而嵇紹兼濟他人，理應竭力盡忠，可以稱作蘭桂本質各異而齊吐芬芳，《韶》《武》音調不同而并現善美。也有議論嵇紹的人譏諷他死難的行爲，推敲這種言論，不是確當的評論。君主，是天，天可相比嗎！君主安定就享受他給予的榮耀，君主危難就避開他遇到的禍害，進退無原則，如何做人！嵇紹爲保全節操喪生，就是根據這種道理。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贊曰：重義輕生，獻身殉節。勁松般的操守，嚴霜似的堅貞。白刃可侵侮，貞心難折服。道義之光振奮古今，流芳千載啓迪後人。

晋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良　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爲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黄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并惇史播其徽音，良吏以爲準的。

漢宣帝曾説："百姓之所以能安心種田而没有嘆息與愁恨的心情，是因爲政治清平訴訟依理。與我共同這樣做的，衹有俸禄二千石的良吏啊！"這話雖説的是長吏却實爲撫慰引導百姓的根本。因此東里子産在鄭國爲相，西門豹在鄴做官，潁川黄霸，蜀郡文翁，或是吏不敢欺瞞，或是人們懷念他的恩惠，或是教化移風可比齊魯，或是政務寬和，一并被載入敦厚史册傳播他們的美德，良吏以此作行爲準則。

有晋肇兹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流遁忘反，寖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虚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晋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逼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俊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

晋朝王業方興，光照霸業宏圖，舉賢授能，規整文武百官。武帝接受皇位年號泰始，改變前朝的制度君臨天下，繼三代大業，承百王之位，勞心於事務，關心黎民百姓，告誡任職的官吏，屢次下發憐憫百姓的詔書，言辭懇切，教誨殷勤，要使臣民正道修身，抑末重本。在當時，可以説是農民安居樂業，官吏盡職盡能啊！而武帝寬厚雖足以統治百姓，威勢却未能改變流俗，政治刑罰因此有徇私舞弊的，賄賂在此時公然流行，佩帶官印的人以同流合污爲常，準備做官的人以苟且迎合爲貴，積重難返，逐漸習以爲常。劉毅反對賣官的言論，當時被認爲是矯枉過正，觀察當時的風俗，他的話豈是空談！到了惠帝、懷帝之世，九州沸騰，及至江左，晋朝政出多門，元帝追求少康的興盛，處仲從中作梗，海西察辦昌邑的罪行，元子擾亂綱常，權貴既已成爲國家憂患，所以結黨營私成風。在職的人爲自己謀利，選擇考核官吏的人爲他人擇官，下層官吏中多英俊人才，而有權位的必是貴族的後裔，於

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内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是使有才能的人創立業績非常少見。雖然茂弘憑賢明肯定贊美經綸，安石因時勢尊重安定雅俗，但是外患不斷，内憂又起，而匡救彌補，纔免於傾覆，弘揚正氣革除弊病，對那些也就顧不得了。現在采集政績值得稱頌的，編成《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氾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别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爲别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南安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嘆，勉以黄霸之美，加討寇將軍。

魯芝字世英，是扶風郿人。世代有名望德行，是西州豪族。父親被郭氾殺害，魯芝在襁褓中流離，十七歲時，纔移居至雍州，潛心學習典籍。後被郡府舉薦爲上計吏，州府徵用爲别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非常敬重魯芝。推舉他爲孝廉，授他爲郎中。適逢蜀丞相諸葛亮入侵隴西，郭淮又請魯芝任别駕。戰事平息後，魯芝被推薦到公府，徵用爲大司馬曹真的掾吏，後改爲臨淄侯文學。鄭袤將魯芝推薦給司空王朗，王朗立即給予禮遇與任命。後魯芝被授爲騎都尉、參軍事、行南安太守，升任尚書郎。曹真到關西督察，又任魯芝爲大司馬軍事。曹真去世，宣武代職，便任用魯芝爲參驃騎軍事，後改任天水太守。郡地與蜀相鄰，多次被入侵搶掠，人口削减，强盜横行，魯芝全心鎮守護衛，改造城市，數年時間恢復了舊時邊境。升任廣平太守。天水各族百姓敬慕魯芝的德行，老幼赴皇宫獻書，乞求留下魯芝。魏明帝應允，便下令嘉獎魯芝，以功比黄霸的美稱勉勵他，加封他爲討寇將軍。

曹爽輔政，引爲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黄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爲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

曹爽輔佐朝政，引薦魯芝爲司馬。魯芝多次提出忠言嘉策，曹爽未能采納。宣帝起兵討伐曹爽，魯芝率領其餘衆兵過關斬將，衝了出去趕赴曹爽處，勸告曹爽説："明公身居伊尹周公之位，一旦因獲罪被罷黜，雖然想要再牽黄犬，又怎麽可能辦到！如果能挾制天子保有許昌，倚仗天子威勢以羽檄徵用四方兵馬，誰敢不依從！捨棄這些離去，欲赴刑場，難道不令人痛惜嗎！"曹爽怯懦疑惑不能采用魯芝的計謀，於是身受殺戮。魯芝因曹爽而被捕入獄，論罪當死，但他不争辯曲直，不想求赦免。宣帝贊許魯芝，赦免而不殺他。不久起用魯芝爲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因安撫有方，升大鴻

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内侯，邑二百户。毌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户，拜揚武將軍、荆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户。遷大尚書，掌刑理。

常道鄉公即位，進爵蓩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户，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

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禄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

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賵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臚。

高貴鄉公即位，賞賜魯芝爵位爲關内侯，食邑二百户。平定了毌丘儉，按例增加食邑二百户，授揚武將軍、荆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反叛，文帝奉魏帝之命出征，向四方徵兵，魯芝率領荆州文武官兵作先鋒。平息了諸葛誕的叛亂，魯芝進爵爲武進亭侯，又增加食邑九百户。升任大尚書，掌管刑理。

常道鄉公即位，魯芝進爵爲蓩城鄉侯，又增加食邑八百户，升任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改任平東將軍。立五等封爵制時，封爲陰平伯。

武帝即位，魯芝改任鎮東將軍，進爵爲侯。武帝因魯芝清廉忠誠而又正直，一向没有住宅，命士兵爲他建造了五十間房屋。魯芝因年已七十，告老退休，上奏章表十餘次，便被徵爲光禄大夫，位特進，配給吏卒，門前像官署一樣設置木栅。羊祜爲車騎將軍，讓位給魯芝，説："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平和而與衆不同，做官至頭生白髮，始終守禮，未曾被任選此官職，我越過魯芝，怎能滿足天下人的願望！"皇上不依從。魯芝就是如此被人敬重。

泰始九年魯芝去世，享年八十四歲。皇帝爲他的死而慟哭，賞贈有加，謚號貞，賜百畝墳地。

胡威

胡威字伯虎，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侣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禄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

胡威字伯虎，又名貔，是淮南壽春人。父親胡質，以忠誠清廉著稱，年少時與同鄉人蔣濟、朱績同爲江淮間知名人士，在魏做官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胡威早年便有志向。胡質在荆州做官時，胡威從京都到荆州去探望，因家中貧窮，没有車馬僮僕，自己趕着驢獨行。每到客舍，親自放驢，取柴草做飯，吃完，又隨同路人上道。到了荆州，見到父親，在牲口棚中住了十幾天。告辭回家時，父親賜給他一匹絹作路費。胡威説："父親一向清高，我不明白從哪兒得到這匹絹的？"胡質説："這是我剩餘的俸禄，用作你的路上費用而已。"胡威接受了絹，告辭回家。胡質手下的都督在胡威出發前，請假回家，在百

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

餘里的行程中隱藏起旅資行裝，請胡威和他作伴，常出資相助胡威。走了數百里，胡威起疑而問都督，瞭解真情後，便取出父親賜的絹給了都督，辭别并送走了他。後來因其他事寫信給胡質講起這事，胡質打了都督一百杖，除去官名。他們父子二人就是如此清廉謹慎。於是名譽遠近知曉。

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

胡威被授爲侍御史，歷任南鄉侯、安豐太守，升任徐州刺史。勤於政事，大行風化。

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

後入朝，武帝談起他的生平，贊嘆他父親的清廉，對胡威說：“你與父親誰更清廉?”胡威回答說：“我不如父親。”武帝說：“你父親憑什麼勝過你呢?”胡威回答道：“我父親清廉惟恐别人知道，我清廉惟恐别人不知，因此我比父親差遠了。”武帝認爲胡威言語直率而簡約，謙遜而和順。多次升官爲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召入任尚書，加奉車都尉。

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

胡威曾經進諫時政太寬，武帝說：“尚書郎以下的官吏，没有我能依靠的。”胡威說：“我所陳述的，豈是說那些丞郎令史，正是說像我這樣的群臣，纔可以整肅風化嚴明法度。”胡威被授爲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因功封爲平春侯。太康元年，在任上去世，被追贈爲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其他同以往一樣，謚號烈。兒子胡奕繼位。

奕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胡奕字次孫，官至平東將軍。胡威的弟弟胡羆，字季象，也有才幹，官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

杜軫字超宗，是蜀郡成都人。父親杜雄，是綿竹令。杜軫拜譙周爲師，博覽經書。州府徵召杜軫未去，作了郡功曹史。當鄧艾到成都時，杜軫對太守說：“如今大軍前來征討，一定要除舊布新，你最好躲避一下，這是萬全之策。”太守於是出走。鄧艾果然派他的參軍牽弘來到郡府，牽弘問杜軫前任太守在哪裏，杜軫正色回答說：“前太守通曉去留的時機，自己讓出官府以等待君子到來。”牽弘器重杜軫，任命他再做功

軫固辭。

曹，杜軫堅決推辭。

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悦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

杜軫被推舉爲孝廉，任建寧令，實行仁政，風化大改，各族百姓心悦誠服。任期已滿將要離開時，許多異族百姓追隨送行，贈品非常多，杜軫一件也不接受，離去時如同剛來時一樣。又被任命爲池陽令，是雍州十一郡中最好的官。百姓在他生前就爲他修建了祠堂，獲罪的人對他也毫無怨言。幾次升官任尚書郎。

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逾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

杜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被采用。當時涪人李驤也是尚書郎，與杜軫齊名，每次議論政事，朝廷中没人能超過他們，號稱蜀有二郎。杜軫後來被授爲犍爲太守，很有聲譽。正當要升遷時，生病去世，享年五十一歲。兒子杜毗。

杜毗

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没，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

杜毗字長基。州府舉薦爲秀才，成都王司馬穎徵用他爲大將軍掾，升任尚書郎，參太傅軍事。洛陽覆没，杜毗南渡長江，王敦上表奏請任杜毗爲益州刺史，準備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同固守白帝城。杜弢派軍隊攻擊杜毗，杜毗於是被殺害。

毗弟秀，字彦穎，爲羅尚主簿。州没，爲氐賊李驤所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

杜毗的弟弟杜秀，字彦穎，爲羅尚主簿。州府陷落，杜秀被氐賊李驤捉住，想任用他爲司馬。杜秀不接受，被害。

毗次子歆，舉秀才。

杜毗的二兒子杜歆，被舉薦爲秀才。

杜烈

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

杜軫的弟弟杜烈，明於政事，後被推舉爲孝廉，歷任平康、安陽令，任職時有突出業績，升任衡陽太守。杜烈聽説杜軫去世，上表説兄長的孩子年幼體弱，要求離職，皇帝下詔改任杜烈爲犍爲太守，蜀地人以他爲榮。後升任湘東太守，爲成都王司馬穎的郎中令，病逝。

烈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杜烈的弟弟杜良，被舉薦爲秀才，任新都令、涪陵太守，未到任，補州大中正，去世。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

竇允字雅，是始平人。出身寒門，清白高尚重修養。年輕時在縣裏做官，升任爲郡主簿。被推舉爲孝廉，任浩亹長。勤於政事，督勸種田養蠶，平均勞役，百姓信賴他。升任謁者。泰始年

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亹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悦服，咸歌咏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間，皇帝下詔説："當官的人能潔身修己，然後纔能保全出任公職的節操。獨善其身者，雖地位低也必須獎賞，這是興教化立規章的事。謁者竇允先前任浩亹長，因勤於修身清白爲官被河西的百姓稱頌。這種人應當被提拔任用，使樹立德行的人得到獎勵。主管官員要再詳細調查，有這種人都要加以表彰。"授竇允爲臨水令。竇允能克制自己激勵世俗，改革政事，官吏百姓心悦誠服，都歌頌他。升任鉅鹿太守，很有政績。死於任上。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敕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致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綉錦績。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袒

王宏字正宗，是高平人，魏侍中王粲兄弟的孫子。魏時被徵用爲公府，幾次升任至尚書郎，曾任給事中。泰始初年，爲汲郡太守，像對待家人一樣安撫百姓，耕田植桑，建屋修路，無不親自教導示範，辦事周到，在郡中有突出的業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報王宏政績，武帝下詔稱贊王宏説："我把種田作爲急務，而懼怕天時水旱之災，日夜警戒，顧念農事。雖然多次下發詔書，殷勤勉勵，仍然擔心百姓因荒廢懶惰而損害種田。而刺史、郡縣官、百里長吏不能盡力勤奮做事，致使土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我常想知道監司糾察舉薦的能幹與不能幹的官吏，將對他們或獎賞或處罰，以表明阻止什麽勉勵什麽。現在司隸校尉石鑒上奏汲郡太守王宏勤奮體恤百姓，引導教化有方，督導勸勉百姓開墾荒地五千餘頃，而熟田平常納税的田畝數量不減。近年全國普遍遇到饑饉，百姓糧食不足，而惟獨王宏的郡界内没有缺少糧食，王宏可以説是很有才幹的。賞賜王宏一千斛糧食，布告天下，使大家都知道他的功績。"

不久王宏升任衛尉、河南尹、大司農，不再有能幹之名，而轉爲苛刻煩瑣。他用脚鐐手銬對待罪人，把泥墨塗在他們臉上，把他們放在深坑中，餓着他們不給飯吃，又擅自釋放被判五年以下徒刑的罪犯二十一人，因而被有關部門彈劾。皇帝因王宏有許多政績，所以按可以贖罪論處。太康年間，王宏代替劉毅任司隸校尉，於是檢查官吏百姓，使車輛服裝改制，百姓不能穿紫絳色的衣服及綾羅綢緞。皇帝經常派遣左右的人微服

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出訪，觀察風俗，王宏因此又派官吏檢查婦女内衣，甚至在路上撩起她們的衣裳。議論這件事的人認爲王宏年老行爲荒謬，所以被世人譏諷，也因此被免官。後來被起用爲尚書。太康五年王宏去世，追贈爲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顔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决，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争，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并無違者，一縣嘆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宫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宫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

曹攄字顔遠，是譙國譙人。祖父曹肇，是魏的衛將軍。曹攄年少時就很孝順，好學善於寫文章，太尉王衍見到後很器重他，調他補任臨淄令。縣中有位寡婦，非常勤謹地侍養婆婆。婆婆認爲她還年輕，勸説她改嫁，寡婦守節不移。婆婆憐愍她，偷偷自殺。親戚們狀告寡婦謀殺了婆婆，縣官拷打審問寡婦，寡婦受不住痛苦，便自己誣自己承認殺人。獄吏要判决時，正遇上曹攄到來。曹攄瞭解到寡婦有冤，加以辨析探究，得到全部實情，當時人們都稱贊曹攄明察。獄中有死囚，年終時，曹攄查獄，可憐他們，説："你們這些人不幸來到獄中，怎麽辦？新年是人情所注重的，難道你們不想見家人嗎？"死囚們都哭泣着説："如果能暫且回家，死而無怨。"曹攄打開所有獄門放他們出去，限定了回歸日期。掾吏力争，都説不可這樣做。曹攄説："這些人雖然是小人，但不會背棄信義，我爲你們承擔責任。"到期的那天，死囚都回來了，并没有不回的，一縣嘆服，稱曹攄爲聖人。曹攄被召入任尚書郎，改任洛陽令，仁德賢惠明斷事理，百姓們懷念他。時逢天降大雪，宫門夜裏丢了木栅欄，百官檢查，没人知道木栅欄去向。曹攄派人把守宫門的士兵抓起來，衆官都説不可能是他們。曹攄説："皇宫禁地戒備森嚴，不是外人所敢偷盗的地方，一定是守門士兵燒木栅欄禦寒了。"審問守門士兵，果然承認了。曹攄因病辭去官職。後又爲洛陽令。

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

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時，曹攄與左思都是記室督。司馬冏曾經從容問曹攄説："天子被賊臣逼迫，没有誰能奮勇反抗。我率領四海義兵復興王室，如今入朝輔政，匡正振興艱難時勢，也有人勸我回到我的封國去，你對此有什麽看法？"曹攄説："蕩平國賊，恢復帝位，古今臣子的功

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克復。

勞没有像大王這麽大的。然而道不興而不減，物不盛而不衰，不單靠人事，也靠天理。大王不耻下問，我怎敢不講出全部的想法。願大王居安思危，居盈思空，精選百官，心念公事摒棄私欲，舉賢授能，人盡其才，然後修車秣馬，離京回封國，那就會上下同慶，我們這些人也會感到非常幸運。”司馬冏没有采納曹攄的建議。不久曹攄改任中書侍郎，長沙王司馬乂任曹攄爲驃騎司馬。司馬乂兵敗，曹攄被免官。爲母親守喪。惠帝末年，起用曹攄爲襄城太守。當時襄城多次遭受寇賊入侵受難，曹攄安撫百姓振興綱紀，很快平定入侵收復襄城。

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既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并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永嘉二年，高密王司馬簡鎮於襄陽，任曹攄爲征南司馬。這一年流亡者王逌等人聚衆屯兵於冠軍，侵犯搶掠城鎮。司馬簡派遣參軍崔曠征討王逌，命令曹攄監督護衛崔曠。崔曠是邪惡凶險之人，他欺騙曹攄前去作戰，約定自己帶兵作後援，到時却不赴戰場。曹攄單獨與王逌戰於酈縣，兵敗而死。與曹攄一同爲官者及百姓奔喪赴葬，在路上痛哭失聲，如同赴父母葬禮一樣。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潘京字世長，是武陵漢壽人。二十歲左右時，郡府徵用潘京爲主簿，太守趙廞很器重他，曾經問他：“貴郡爲什麽名叫武陵？”潘京説：“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人相接，多次被夷人攻打，光武時往東遷移，得以保全，大家共同商議改變郡名。傳中説止和戈合在一起就是武，《詩》中稱又高又平爲陵，於是郡名就叫武陵。”潘京被州府徵用，因而去謁見刺史被問策，抓到“不孝”二字，刺史開玩笑説：“徵用不孝之人嗎？”潘京立即舉板回答説：“如今做忠臣，就不能兼作孝子。”潘京的機智善辯都像這樣。後來朝廷修造太廟，各州郡都派人去祝賀，潘京對太守説：“修造太廟，移動神主，應該問訊，不該祝賀。”太守於是讓潘京作了篇文章，派他送到京師，并以此作爲常規。

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嘆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

潘京被舉薦爲秀才，來到洛陽。尚書令樂廣，是潘京同州人，與潘京交談了數日，很贊嘆他的才能，對潘京説：“你的天分過人，可惜不

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嘆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愛學習。如果好學，一定會成爲一代談宗。”潘京被樂廣的話感動，於是勤學不倦。當時武陵太守戴昌也善於談論，與潘京談論時，潘京以假托之言應付，戴昌以爲潘京不如自己，笑着打發他走，讓他去找自己的兒子戴若思，潘京這纔開始高談闊論。戴昌偷聽，聽後嘆服道：“才能是不可以假藉的。”於是父子二人都敬服潘京。潘京曾任巴丘、邵陵、泉陵三令。潘京精通政術，他管轄的地方路不拾遺。改任桂林太守，潘京未到任，歸家，五十歲時去世。

范晷

范晷字彦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内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悦之。徵拜少府，出爲凉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毁，氐、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

范晷字彦長，是南陽順陽人。少年時游學到清河，便舉家遷徙僑居清河。郡府任命范晷爲五官掾，曾任河内郡丞。太守裴楷平素就瞭解范晷，推薦他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遇到喪事，未上任。後爲司徒左長史，改任馮翊太守，很有治政才能，善於安撫，百姓喜歡他。召入授少府，外任凉州刺史，改任雍州刺史。當時西部地區荒凉凋敝，氐、羌二族入侵搶掠，田地桑林荒蕪，百姓困頓，范晷全心教化引導，鼓勵農桑，他統轄的地方官吏百姓都很信賴他。元康年間，范晷加封爲左將軍，在任上去世。有兩個兒子：范廣、范稚。

范廣

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盗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脱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户口十倍。卒於官。

范廣字仲將。被舉薦爲孝廉，任靈壽令，未到任。范廣的姐姐嫁給了孫氏，早亡，有孫子名孫邁，范廣背着孫邁南逃，雖然盜賊緊追，范廣始終未拋棄孫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任用范廣爲堂邑令。丞史劉榮獲罪當死，郡府判處後交予縣府。劉榮就是此縣人，家有老母，他非常孝順，范廣就聽憑他暫且回家，劉榮也按期返回。縣堂被野火波及，劉榮掙脱枷鎖去救火，事畢，回來自己戴上枷鎖。後來天大旱，米貴，范廣散發自家的稻穀賑濟飢民，發糧至數千斛，遠近流離失所的人都來投奔范廣，户口增長了十倍。范廣在官任上去世。

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别有傳。

范稚少年時就已知名，被徵用爲大將軍掾，早年去世。兒子范汪，本書另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悦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荆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内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

丁紹字叔倫，是譙國人。年輕時就開朗公正，很早就任清貴的官職。任廣平太守，治政和平訴訟講理，大行道德教化。當時黄河以北地區被騷擾，没有完整的城鎮，而廣平一郡四境安定，因此百姓都喜歡他治理而聽從他的命令。臨漳被圍困時，南陽王司馬模處境困迫危急，丁紹率領郡兵前去解圍，司馬模賴以保全性命。司馬模感激丁紹的恩德，於丁紹在世時就爲他立碑。丁紹升任徐州刺史，士人百姓留戀他，依附他如回家。未到任，又改任荆州刺史。跟隨他的車有上千輛，南渡黄河到了許地。當時南陽王司馬模爲都督，挽留丁紹，啓奏皇帝改任丁紹爲冀州刺史。丁紹到任鎮守，率領州兵討伐攻破汲桑有功，被加封爲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當時境内羯賊爲患，丁紹捉捕并誅殺他們，號稱嚴肅，黄河以北地區的人敬畏愛戴他。

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嘆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丁紹自以爲才幹足以稱雄，做官從政，每事都能成功，自認爲天下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於是慨然有督察糾正天下的志向。此時王浚在幽州很强盛，苟晞在青州也很强盛，然而丁紹蔑視這二人。永嘉三年，丁紹患暴病去世，臨終嘆息道："這是上天要滅亡冀州，豈止是要結束我的性命啊！"懷帝降詔贈丁紹爲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毁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兑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兑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兑逃者，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産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喬智明字元達，是鮮卑前部人。年少時父母雙亡，悲傷哀悼超過常禮，長大成人後以具有德行著稱。成都王司馬穎徵用喬智明爲輔國將軍。司馬穎打敗了趙王司馬倫，上表請封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兩縣百姓都愛戴他，稱他爲"神君"。部人張兑因爲父報仇而犯罪，母親年邁孤單，張兑有妻無子，智明可憐他，放他出獄。過了一年多，令張兑携帶妻子入獄，并暗中放任他。有人勸張兑逃跑，張兑説："有這樣的君子，我怎能忍心連累他！縱然我逃走得以免罪，又有什麽面目活在世間！"在獄中生了一個男孩。遇大赦，得以免罪。智明的仁德就是如此能感化人。

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

惠帝討伐鄴，司馬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

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群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司馬穎奉迎惠帝，司馬穎大怒道："你以通曉事理出名，投身服事於我。皇上被一群小人挾逼，將把罪過强加給我，你怎能讓我束手就刑呢！共事的大義，就是這樣的嗎?"智明於是停止勸說。不久適值永嘉之亂，智明到劉曜處做官。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强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吴，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

鄧攸字伯道，是平陽襄陵人。祖父鄧殷，正直剛强。鍾會伐蜀，認爲鄧殷是奇才，將他由黽池令召入任主簿。賈充伐吴，請鄧殷做長史。後來鄧殷教授皇太子學《詩》，任淮南太守。鄧殷夢見自己在水邊走，看見一女子，猛獸從身後咬斷她繫在腰間的囊袋。占卜的人認爲水邊有女，是汝字，咬斷囊袋，是新獸頭代替舊獸頭，象徵鄧殷不在汝陰做小官，要在汝南任高職。果然以後鄧殷升任汝陰太守。後任中庶子。

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吴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

鄧攸七歲喪父，不久又喪母及祖母，服喪九年，以孝順見稱。鄧攸爲人清簡平和，廉潔寡欲。少時喪父，與弟弟同住。當初，祖父鄧殷有皇帝賜官，傳授給鄧攸繼承。後來太守勸鄧攸放棄賜官，準備推舉他爲孝廉，鄧攸說："先人所賜的，不可以改變。"鄧攸曾經去鎮軍賈混處，賈混讓鄧攸旁觀訴訟之事，讓他做出决斷。鄧攸不看，說："孔子稱聽理訴訟我像其他人一樣，但我一定能使人們没有訴訟紛争!"賈混認爲鄧攸有奇才，將女兒嫁給他作妻子。鄧攸被推舉爲灼然二品，爲吴王文學，曾任太子洗馬、東海王司馬越參軍。司馬越欽佩鄧攸的爲人，改任他爲世子文學、吏部郎。司馬越的弟弟司馬騰爲東中郎將，請鄧攸去做長史。出任河東太守。

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悦，致之。勒重其辭，乃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悦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

永嘉末年，鄧攸淪落於石勒。然而石勒平素就忌恨郡縣官，聽說鄧攸在軍營中，派人騎馬去召鄧攸前來，準備殺掉他。鄧攸來到石勒營門口，守門的僕役是鄧攸爲郎時手下的僕役，認識鄧攸，鄧攸請求僕役提供紙筆寫辭賦。僕役等到石勒和悦的時候，把鄧攸做的辭賦呈上。石勒看重鄧攸的辭賦，没有殺他。石勒的長史張賓先前與鄧攸是鄰居，敬重鄧攸的名聲節操，因而在石勒面前稱贊鄧攸。石勒便把鄧攸召至帳下，與他

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争，遂對以弟婦散發温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嘆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

交談，很喜歡他，任他作參軍，給他車馬。石勒每次出行，都將鄧攸安置在車營中隨行。石勒禁止夜間用火，違犯禁令者處死。鄧攸的車與胡人的車相鄰，胡人夜間失火燒車。吏人查問，胡人便誣告鄧攸犯禁。鄧攸估計不可能與胡人争辯清楚，就以弟媳婦散發温酒導致失火作答。石勒赦免了鄧攸。胡人深受感動，捆縛自己到石勒面前爲鄧攸説明實情，又暗中送給鄧攸馬驢，各位胡人無不贊嘆敬重鄧攸。石勒渡過泗水，鄧攸就砍壞車子，用牛馬馱着妻兒逃跑。又遇上賊人，搶走了牛馬，他們便步行，擔着兒子及其弟的兒子鄧綏。鄧攸思量不能兩全，就對他的妻子説："我弟弟早亡，僅有這一個後代，按情理講不可以讓他絶後，我們衹能把自己的兒子拋棄。如果僥幸得以生存，我們以後還會有兒子。"妻子哭泣着聽從了，於是拋棄了兒子。鄧攸的兒子早晨被拋棄而晚上又趕了上來。第二天，鄧攸把兒子綁在樹上而離去。

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吴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禄無所受，唯飲吴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悦，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吴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

鄧攸到了新鄭，投奔李矩。三年，鄧攸要離開，而李矩不讓。荀組任用鄧攸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召入鄧攸任尚書左丞、長水校尉，都未就任。後鄧攸秘密地離開李矩，到許昌投靠荀組，李矩恨透了鄧攸，過了很久，纔將家屬送還鄧攸。鄧攸與刁協、周顗平素就有交情，於是就到江東去。元帝以鄧攸爲太子中庶子。當時吴郡缺少太守，很多人想去，皇帝把太守之職授予鄧攸。鄧攸用車載着糧米來到吴郡，不受俸禄，衹飲吴郡水而已。當時郡中遇大饑荒，鄧攸上表要求救濟飢民，表奏尚未上報到朝廷，鄧攸便打開糧倉救助飢民。臺使派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飢民，視察鄧攸爲政的好壞，因鄧攸擅自放糧而彈劾他。不久皇帝下詔赦免了鄧攸。鄧攸在郡中刑政清明，百姓歡悦，是中興時的優秀太守。後來鄧攸聲稱有病辭去官職。各郡常常有在送迎官吏中得錢數百萬的，而鄧攸離開吴郡，不接受一文錢。數千名百姓挽留鄧攸牽住船，船不能前進，鄧攸衹得暫時停船不前，在夜間出發離去。吴郡人歌唱鄧攸道："擊鼓打五鼓，鷄鳴天欲曉。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到尚書臺處乞

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

求留鄧攸一年，不准。後鄧攸被授爲侍中。一年有餘，改任吏部尚書。鄧攸粗茶淡飯敝衣舊衫，救濟處於急難中的人。性情謙和，善於與人交往，賓客不分貴賤，一律平等相待，然而鄧攸也很敬重并討好權貴。

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

永昌年間，鄧攸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叛，明帝密謀起兵，升任鄧攸爲會稽太守。當初，王敦討伐都城之後，内外士兵數量每月都由鄧攸報告給王敦。鄧攸已在家中，不再主持護軍事務，有厭惡鄧攸的人，誣告鄧攸還在向王敦報兵數。皇帝聽説後不相信，改任鄧攸爲太常。當時皇帝要去南郊祭天，鄧攸因病不能隨從前往。皇帝路過鄧攸家，詢問他的病情，鄧攸硬撑着病體出來拜謝皇帝。有關部門上奏皇帝鄧攸不能去祭祀而在道左叩拜，因此免去官職。鄧攸每遇官職升降，都没有喜怒之色。過了很久，升任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鄧攸去世，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用少牢之禮祭祀。

攸棄子之後，妻子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説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鄧攸抛棄兒子後，妻子不再懷孕。渡過長江後，納妾，很寵愛妾，問她家屬情況，妾説是北方人遭遇戰亂，回憶父母姓名，鄧攸纔知妾竟是自己的外甥女。鄧攸平素就有德行，聽了妾的話後感嘆悔恨，於是不再養妾，最終也没有子嗣。當時的人認爲鄧攸講道德并爲他感到悲哀，爲此有這樣的評論："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弟的兒子鄧綏爲鄧攸守喪三年。

吴隱之

吴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毁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雁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

吴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是魏侍中吴質的第六代孫子。隱之容貌俊美，善於談論，博覽文史，以儒雅著名。二十歲左右就很耿介，有清正的操守，雖然每日粗茶淡飯，但不吃不該得到的糧，家中没有一石餘糧，但不取不義之財。十多歲時，爲父親守喪，常哀號哭泣，路上行人聽後爲之落淚。侍奉母親孝順謹慎，爲母親辦喪事時，悲哀傷身超過常禮。家中貧困，無人鳴鼓，每到該哭泣時，都有雙鶴鳴叫，母親去世周年祭禮，又有群雁聚集，當時人們都認爲是隱之的孝心感動了仙鶴和大雁。隱之曾有一次吃鹹菜，因味美，抛棄不吃。

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箸，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黄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秘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禄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隱之與太常韓康伯是鄰居，康伯的母親，是殷浩的姐姐，是位賢明的婦女，每次聽到隱之的哭聲，就停止吃飯放下筷子，爲隱之悲傷哭泣。并對康伯説："你如果位居升降官吏的職位，應當舉薦選擇隱之這樣的人。"康伯爲吏部尚書時，隱之便任職，脱去布衣换上官服做了輔國功曹，改任參征虜軍事。哥哥坦之爲袁真功曹，袁真戰敗，將禍及坦之，隱之來到桓温處，乞求以自己的性命代替哥哥受過，桓温憐惜而釋放了他。隱之被桓温瞭解賞識，授奉朝請、尚書郎，幾次升遷後任晉陵太守。隱之在郡中爲官清廉儉樸，妻子自己去背柴草。後來隱之被召入任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改任散騎常侍，兼著作郎。孝武帝打算任用隱之爲黄門郎，因爲隱之長得像簡文帝，所以作罷。不久任守廷尉、秘書監、御史中丞，兼任著作郎如故，升任左衛將軍。雖然身居高位，但所得俸禄賞賜都分給親戚族人，隱之家冬天没有被蓋，曾經洗了衣服，便身披棉絮，辛勤勞苦如同貧寒的百姓。

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吏，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終始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吴隱之孝友過人，

廣州包山帶海，出産奇珍異寶，一箱珍寶，可供幾代享用，然而瘴疫泛濫，人們都很害怕。衹有貧寒不能自立的人，要求補長吏，所以前後刺史中多有貪污納賄。朝廷想要革除嶺南的弊病，隆安年間，任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兼任平越中郎將。離廣州二十里遠處，有個地方叫石門，有泉水叫貪泉，喝了泉水的人就會有無厭的貪欲。隱之到了廣州，對他的親人説："不見泉水也可以産生貪欲，關鍵在於保持自己的心志不亂。越嶺使人喪失清廉，我是知道了。"於是來到泉水處，舀起泉水喝了下去，因而賦詩道："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在廣州時，更加砥礪自己清高的節操，常吃的不過是青菜和乾魚而已，幔帳器用服裝都交付外庫辦理，當時的人説他做得太過分了，而他却始終不改。隱之手下人給他送魚時，常剔去骨刺留下肉，隱之察覺其用意，責罰并開除了他。元興初年，皇帝下詔説："孝順的行爲篤行於家門之内，清高的節操砥礪於風霜之中，這實爲立身做人所難以辦到的，而

禄均九族，菲己潔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又是君子最美好的品德。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吴隱之孝順友愛超過常人，俸禄均分給九族，自養菲薄廉潔樸素，以乾魚爲食節儉非常。他身處物欲之地，而能不改變操守，享有鏤金之富，而家人不更換服裝，革除奢侈務求節儉，南域改觀，我嘉獎他。可以進封稱號爲前將軍，賞錢五十萬、糧食一千斛。”

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没。循攻擊百有餘日，逾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還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

盧循侵犯南海時，隱之率領勉勵將士，固守多時，長子曠之戰死。盧循攻打了一百多天，翻越城墻入城放火，焚燒了三千多家，燒死了一萬多人，城被攻占。隱之携帶家屬逃出，想跑回京都，被盧循捉住。盧循表奏朝廷，説隱之依附於桓玄，應加以制裁處死，皇帝下詔不准奏。劉裕寫信給盧循，令盧循送還隱之，過了很久，隱之纔得以返回。隱之回朝那天，行裝没有一點多餘的資財。隱之回來後，僅有幾畝大的小宅院，籬笆墻十分簡陋，内外茅屋共六間，住不下妻子兒女。劉裕賜給隱之車牛，另爲他建造宅院，隱之堅决拒絶。不久隱之被授爲度支尚書、太常，他仍以竹篷爲屏風，家中没有可坐的氈席。後來隱之升任中領軍，清廉儉樸不改，每月初得到俸禄，計算着留出自家的口糧，其餘全分發賑濟親友族人，自家人靠紡紗績麻維持生活。時常遇到生活困難，有時兩日吃一日糧，身上穿的總是帶補釘的布衣，妻兒不沾寸禄。

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没，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

義熙八年，隱之告老請求退休。皇帝封賞優厚下詔准許，授隱之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義熙九年，隱之去世，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高的操守堅守不渝，屢次被褒獎，從做官起到去世，常常蒙受皇帝優厚的賞賜和顯貴的贈封，清廉之士以隱之爲榮。

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當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隱之做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石知道他貧寒樸素，嫁女一定會草率從事陪嫁微少，於是命令挪用厨賬幫助隱之操辦嫁女之事。使者到隱之家，衹見婢女牽了狗出去賣，此外全然未籌辦任何陪嫁。後來從番禺歸來，他的妻子劉氏帶回沉香一斤，隱之看見了，便將沉香投入湖亭水中。

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潔敬猶爲不替。

隱之的兒子延之也砥礪清高的節操，任鄱陽太守。延之的弟弟及兒子在郡縣中做官的，經常以廉潔謹慎爲家法，雖然他們的才學趕不上隱之，然而孝悌廉潔一樣。

史臣曰：魯芝等建旟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没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虎之潔己克勤，顔遠之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吴隱酌水以厲清，晋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侄，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絶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絶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奬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史臣曰：魯芝等人建旗授官，宣布政令，樹威存恩，死後遺愛，都知遇於明主，流譽當年。像伯虎的潔己克勤，顔遠的申冤緩獄，鄧攸散糧以盡職，吴隱之飲水以明志，晋代優良賢能的官吏，當屬這些人爲最。然而鄧攸拋棄兒子保存侄子，因義斷恩，如果力所不能，自然可以忍痛割情，又何至於先用繩子把兒子捆起來，使他不能奔走求生！這難道就是慈父仁義之人的用心嗎？最終斷絶了子嗣，這是應該的！不要説天道無知，這就是天道有知。世英爲曹氏盡節，闖門斬關，宣帝收起雷霆之威，褒奬剛烈忠貞，難道不是既已在我，欲要罵人嗎！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静若烹鮮。唯嘗吴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贊曰：好啊好官，繼承前代賢人美德。威嚴足以駕馭狡猾的下屬，善於治國便民。僅飲吴水，但喝貪泉。百姓安然，風化改變。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　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嘆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删《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吴、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强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内。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臍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焕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

當年周德衰敗以後，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禮經喪失，《雅》《頌》毁壞。孔夫子賢聖而又多才多藝，這本是上天賦予的，他嘆息鳳鳥不來，感傷麒麟出現的不是時候，於是就删定《詩》《書》，制定禮樂，助《易》道，修《春秋》，散逸的書籍得以重新保存，面目已非的風雅詩文得以還原。後來的卜商、衛賜、田、吴、孫、孟之輩，有的是親身聽到了孔子的精微言論，有的是他人轉述而聽到了孔子的主要理論，就這樣還能够使晉國强大，使魯國得以保存，保衛魏國，擊退秦國的進攻，既能和邦國平起平坐，又能馳名海内。到了秦始皇暴虐殘酷，廢棄仁德專用刑罰，把典籍都燒成灰燼，把儒生都埋入坑穽，加重懲治是古非今的人，懲藏書之罪，先王的業績，没有任何遺留。漢高祖興起，拯救典籍於水火之中，粗復禮律，未及祭禮。到了孝武帝，崇尚文儒。此後直到東漢，這種風氣没有衰亡。於是多方尋找破舊的簡策，訪求散佚的書籍，創立甲乙之科，擢拔賢良，繫佩印綬，服戴冠冕，乘坐官車，他們有的從平民當上了公卿，有的是數十天就得到了三公高位，所以士大夫們風流一時，遺留下來的功業，光彩奪目，值得大書特書。到了魏初定，致力於用兵謀略，但是因爲主上喜歡文儒，朝廷多君子，所以博學大儒，在當時爲數不少。

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

晉武帝承受帝位後，爲軍務和國政而擔憂勞苦，當時，剛兼并庸蜀，正想吞并四方，訓練整治軍隊，勸農屯糧，但仍建立學校，帝王親

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愧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宇乂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宫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并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悦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并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晋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虚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毁，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嘆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臨。荀顗憑着法令禮俗輔佐維新，鄭冲以儒者的宗師登上保傅之位，張華憑着博知多識參與朝政，劉寔馮着喜好禮法位居臣首，即使有愧於官吏的選拔，也還不應該完全拋棄。不久以後荆州揚州平定，境内太平無事，公卿們起草封禪的儀式，天子發布謙遜的詔書，雖還不足以和三代同等興盛，但確實也獨有一時之美。惠帝繼承帝業，朝政昏暗敗壞，内宫引起紛争，藩國之間出現禍亂。從懷帝到愍帝，死喪禍亂很多，文明教化，蕩爲灰燼。元帝雖然遭遇了厄運，但重新興盛開啓中興，賀、荀、刁、杜各位賢良都研習古事，通曉古籍，制定禮儀法度。雖然皇帝多次降下詔書要求尊崇文儒勸勉學習，但是學校裏聽不到教學的聲音。明皇聰明睿智，很喜歡讀古代的書籍，簡文帝沉静無爲，篤信和深好古代典籍，於是招集學生，大力勸勉遺風餘烈，但是他們都時逢艱難，在位不長，没有能够把事情做得詳備。晋朝從西晋開始，到東晋結束，無不浮華豪奢，師法和陳説虚無玄空的道理，擯棄儒家經典，研習正始年間的餘論，把禮法指爲流俗，把放縱荒誕看作清高，使得典章制度毁棄，名聲教化衰敗，五胡乘機争霸，二京相繼淪陷，國運到了盡頭，治國之道全無，真是可悲可嘆。鄭冲等人聲望地位都很高，自有列傳，其餘的人的傳記就編在下面，用以接續前史的《儒林傳》。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吴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吴，因家焉。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吴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晧初，謝病還家，敦悦儒學。吴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

三子：奭、咸、泉，并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内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

范平字子安，是吴郡錢塘人。他的祖先銍侯范馥爲了躲避王莽之亂到了吴郡，就居住在那裏。范平研習古代典籍，讀遍了諸子百家的著作，姚信、賀邵等人都跟從他學習。吴國時推舉爲秀才，多次升官做到臨海太守，在政務方面有傑出的才能。孫晧初期，范平稱病辭官回家，篤信和深好儒學。吴國平定後，太康年間，屢次徵召他，他不出仕，六十九歲那年死去。皇帝有詔追加謚號文貞先生，賀循刻碑記載他的德行。

范平有三個兒子：范奭、范咸、范泉，都憑着儒學當了大官。范泉的兒子范蔚，封關内侯。范氏家族世代好學，有七千多卷藏書。遠近來讀書的人經常有一百多，范蔚給他們置辦衣食。范

名。

蔚的兒子范文才，也是從小就聞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顔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宫，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

文立字廣休，是巴郡臨江人。蜀國時在太學求學，專攻《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把文立比作是孔子的弟子顔回，把陳壽、李虔比作是子游、子夏，把羅憲比作子貢。文立官至尚書。蜀國平定後，被推舉爲秀才，任郎中。泰始初年，任濟陰太守，召入朝任太子中庶子。文立上表請求把諸葛亮、蔣琬、費禕等人的子孫們遷到京都來，適當地任用他們，其一用以撫慰巴蜀之人心，其次是讓吴人仰慕，這些事都被皇帝采納施行。詔書説："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不二，清正樸實，有思想才幹。從前在濟陰任職時，政事整飭清明。後來在東宫作事，盡到了輔導太子的職責。從前光武帝平定隴蜀，全都把賢才招集叙用，是以提拔仕途失意的人才來濟助異域。任命文立爲散騎常侍。"

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蜀國原尚書犍爲人程瓊向來有德行，和文立交往很深。晋武帝聽到程瓊的名聲，就問文立，文立回答説："我最瞭解程瓊，但他已經年近八十，稟性讓遜退讓，再也没有當年的聲望了，所以没有跟陛下提起他。"程瓊聽到這件事以後説："文廣休可説是不偏私，所以我喜歡他。"當時西域進獻馬匹，皇帝問文立説："這些馬怎麽樣?"文立回答説："請陛下問太僕。"皇帝很欣賞他。升遷衛尉。咸寧末年，去世。著有章奏詩賦數十篇流傳於世。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内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静，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陳邵字節良，是東海襄賁人。郡裏舉薦他爲孝廉，他不接受。以儒學被徵召爲陳留内史，多次升遷到燕王師。撰寫《周禮評》，很有條理，流傳於世。泰始年間，詔書説："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静，德行在邦族裏聞名，篤志好古，通曉六經，很喜歡古代典籍，到老也不厭倦，適宜在我身邊專攻儒教。可以任給事中。"死在官任上。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虜將軍。喜

虞喜字仲寧，是會稽餘姚人，是光禄卿虞潭的族人。父親虞察，是吴國征虜將軍。虞喜年

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

少時就很有操行，博覽群書，喜歡古籍。諸葛恢治理會稽郡時，虞喜屈身爲功曹。舉薦爲孝廉，州裏舉薦爲秀才，司徒來徵召，虞喜全都不去。晋元帝開始統治江東時，有人上疏推薦虞喜。晋懷帝即位後，派公車徵召并授虞喜爲博士，虞喜不赴任。虞喜的同鄉人賀循爲司空，是顯貴的老前輩，每次到虞喜家裏，連宿一兩天忘記回家，説虞喜高深莫測。

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并潔静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强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静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并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并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

太寧年間，虞喜和臨海郡人任旭都被徵召爲博士，未去赴任。皇帝又下詔書説："振興教化致力國政，最好是尊崇道德教化，闡明謙抑質樸的道理。自喪亂以來，儒家學説衰落，每當我讀到《子衿》這首詩，未嘗不感慨萬分。臨海人任旭、會稽人虞喜操守高潔，在險惡的歲月裏也不改變，精研古代經典，處在今天却能履行古人的道德，他們的志向操守足以激勵世俗，廣博的學識足以闡明道理，前些日子雖然不來應命，要再用博士之位去徵召他們。"虞喜以生病爲由推辭不赴任。咸和末年，皇帝詔令公卿舉薦賢良方正敢於直言的人士，太常華恒舉薦虞喜爲賢良。適逢國家有戰事，没有落實。咸康初年，内史何充上疏説："我聽説舉薦有才幹的人士以後，明堂四門就都能肅穆，任用具有治國才能的大臣，天下就會太平，美善之道能够彰明，這是有來歷的。現在聖德欽明，想要光大萬世的功業，應整肅好招賢用的車馬，一有賢人馬上就去招納。聽説前賢良虞喜天資卓越，貞純樸實，高尚而在世人之上，約束自己的行爲，樹立德行，直到年老也不厭倦，加上治學深廣，博聞强記，鑽研艱深玄妙的學問，他的勤奮没有人比得上，身在安静的地方體察道理，没有仕宦的心意，在柴門内高枕安卧，怡然自得。最好是用蒲輪車去徵召，用以表彰優異的操守，一方面可以發揚廣遠的教化，另一方面可以改變鄙薄的風俗。"疏奏上去，皇帝下詔説："尋陽人翟湯、會稽人虞喜都恪守常道，清白堅貞，不營謀世務，專心讀書，節操高尚可以和古人相媲美。從前雖然有徵召他的詔令，但是他們不降身屈節，這難道是白絲布難染而求才的禮數怠慢嗎！施政方略的實施需要賢

才，應該把他們招納到朝廷裏來，這二人都用散騎常侍的職位來徵召。”虞喜又不應命。

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議不能决。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

永和初年，有關官員上奏説十月大祭，京兆府君應當遷居祖廟，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剛缺社主，内外廣泛商議也無法决斷。當時虞喜在會稽，朝廷派人前往虞喜那裏去詢問。他就是這麽被看重。

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預自有傳。

虞喜專心鑽研經傳，同時也研讀讖書緯書，撰寫《安天論》來詰難渾天和蓋天這兩種天體學説，又解釋《毛詩略》，注釋《孝經》，著《志林》三十篇。注述共有數十萬字，流行於世。七十六歲去世，没有兒子。弟弟虞預另有傳記。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仇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别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贊述百餘萬言。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是漢朝廣川惠王的後代。劉兆知識廣博，性格温厚，善於誘導人，跟隨他受業的人有數千。晋武帝時五次被公府徵召，三次被徵召爲博士，劉兆都没有赴任。他安貧樂道，潛心著述，數十年不出門庭。劉兆因爲《春秋》一經有三家不同的傳注，諸儒爲此而産生許多争執，互爲仇敵，劉兆思考這三家傳注的不同之處，融會貫通。《周禮》有調人這個官職，劉兆撰寫《春秋調人》一書，有七萬多字，都是論述來龍去脉，使得大義不背離，碰到有不相符的，就用多方面來貫通。又著有《春秋左氏》解，名叫《全綜》，把《公羊》、《穀梁》二傳的解詁都收進經傳裏，用紅字區别開。又撰寫有《周易訓注》，用正動二體貫通全書。所著述共有一百多萬字。

嘗有人著靴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床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説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兆别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

曾經有人穿着靴子、騎着驢來到劉兆門外，説：“我想見見劉延世。”劉兆有純樸的道德，青州人没有稱呼他字的，門人非常憤怒。劉兆説：“讓他進來。”來人進去以後，坐在床上問劉兆説：“聽説你博學，近來有什麽著作？”劉兆就拿上述的著作來回答，最後説：“有很多疑難的問題。”來客問是什麽問題。劉兆把疑難問題剛説完，來客説：“這些問題容易解决。”便給劉兆辨析這些疑難的是非。劉兆另有解釋，客人一詰難，劉兆便無法回答。客人告辭，已經出了門口，劉兆想挽留他，讓人重新叫他回來。客人

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熠、燿、育、膺。

說："我有親戚在此辦喪葬之事，應該去赴喪，以後會再來的。"客人離開後，劉兆讓人去看望辦喪事的人家，没有看到這個客人，終究不知道他的姓名。劉兆六十六歲去世。有五個兒子：劉卓、劉熠、劉燿、劉育、劉膺。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并不就。

氾毓字稚春，是濟北盧人。他家裏世代都是名儒，親族和睦，客居青州，到氾毓已經有七代，當時人們稱他的家庭是"子女没有固定的父親，衣服没有固定的主人"。氾毓少年時就有高尚的情操，安於貧賤，有志向。他父親死後，他住在墳墓旁守墓，住了三十多年，每到月初和月末，氾毓都親自祭掃墳墓，巡視墳墓和墓旁的樹木，回家後不出門庭。有人把他舉薦給晋武帝，武帝徵召他補任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氾毓全都没有赴任。

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净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當時青州的隱逸人士劉兆、徐苗等人都教書，衹有氾毓不收納弟子，清静自守。碰到有喜歡古事、仰慕古德的人來請教，氾毓也盡心盡力啓發誘導，以一隅之見來開導。氾毓把《春秋三傳》合起來作注解，撰寫有《春秋釋疑》、《肉刑論》，一共著述有七萬多字。七十一歲那年去世。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

徐苗字叔胄，是高密淳于人。他家世代相承，都以博士任郡守。曾祖父徐華，有極高尚的德行。徐華曾經住宿亭舍，晚上有神人告訴他説"亭舍就要崩塌了"，徐華急忙走出去，得以免於一死。祖父徐邵，爲魏的尚書郎，因爲清廉正直被人們所稱道。

苗少家貧，晝執鋤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

徐苗小時候家裏貧窮，他白天耕作，晚上就讀書學習。二十歲時，和弟弟徐賈一起跟隨博士濟南人宋鈞受業，成爲一代儒宗。著有《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學説撰寫《玄微論》，前後著述數萬字，都有深意。

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

徐苗性情高亢激烈，輕財重義，又有識别人的本領。他弟弟患了口瘡，化膿潰爛，徐苗給他吸去膿汁。徐苗的哥哥和弟弟都早死，徐苗撫養他們的遺孤，對遺孤們的慈愛遠近聞名，把田宅奴婢全都讓給他們。鄉鄰有死了人的，徐苗就停

即斂於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下耕作去幫助他做棺椁，有門生死在自己家裏，就在講堂裏入殮。徐苗的立身行事純真至極，都是這類情況。遠近的人都欽慕他的大義，以他的行爲作榜樣。

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别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并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浣衣，榆棺雜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郡府舉薦徐苗爲孝廉，州府徵召爲從事、治中、别駕，舉薦他爲有優異品行的人，公府五次徵召他爲博士，兩次徵召，徐苗都不去赴任。武帝惠帝時，考察官員的官吏到臺，皇帝總要詢問徐苗是否安好。徐苗在永寧二年去世，遺囑叫穿舊的衣巾，榆木棺材，雜磚，没有帷幕的車拉尸體，用葦席瓦器。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録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崔遊字子相，是上黨人。少年時就喜歡學習，通曉儒術，恬静謙讓，從小到大，嘴裏不曾説過求取財富。魏末，被舉薦爲孝廉，任相府舍人，後來出任氐池長，很有政績。因病免官，最後成了殘廢。泰始初年，晋武帝叙用文帝時舊府的官員，到崔遊家中授他爲郎中。崔遊已七十多歲，還孜孜不倦地勤奮學習，撰述有《喪服圖》，流傳於世。到劉元海僭位時，任崔遊爲御史大夫，崔遊堅決推辭，不赴任。死在家裏，死時九十三歲。

范隆

范隆字玄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疏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

范隆字玄嵩，是雁門人。父親范方，是魏雁門太守。孕期有十五個月纔生下范隆，出生後父親就死了。四歲時，又死了母親，范隆悲痛號哭的聲音使路人傷感悲慟。他孤身一人，没有親戚，遠族范廣可憐而收養了他，把他接回家教他讀書，給他立祖先的祠堂。范隆勤奮學習，謹慎修身，侍奉范廣就像父親一樣。他通曉古代典籍，無所不讀，著有《春秋三傳》，撰有《三禮吉凶宗紀》，很有理義。

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秘曆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

晋惠帝時，天下即將大亂，范隆隱居而不接受州郡的任命，白天辛勤地耕作，晚上誦讀典籍。學習秘曆陰陽學説，知道并州將會有戰亂，所以不再出來做官。范隆和上黨人朱紀友好，曾經和朱紀共同游山，在偏僻的澗水邊看見一個老人。老人問道："二位怎麽在這裏?"范隆他倆向老人行禮，抬頭一看，已經不見了老人。後來范

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并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隆和朱紀依靠了劉元海，劉元海任命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兩人都封爲公。范隆死在劉聰時，劉聰追贈他爲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曆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杜夷字行齊，是廬江灊人。世代以儒學著稱，是郡裏的大族。杜夷少年時恬靜淡泊，操尚貞純樸素，生活很貧困，不經營家産，廣泛閲讀了經史百家書籍，算術曆法圖緯没有不周詳研究的。他寄居在汝潁之間，十年裏足不出户。四十多歲時，纔回到家鄉，閉門教書，有上千學生。

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别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并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彦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絶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宫，忠恪允著。夷清虚冲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迹。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册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廪，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

晉惠帝時杜夷三次被舉薦爲孝廉，州裏聘他爲别駕，永嘉初年，公車徵召他爲博士，太傅、東海王司馬越徵召他，他全都不就任。晉懷帝詔令王公舉薦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杜夷爲方正，上疏説："臣下知道有唐訪求賢人，八元、八凱就應時任用；漢武帝敬慕賢人，俊傑之士應聲前來，所以能够使時世太平，廣興教化。我聽説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道行高遠，清正的操守超出世人，學識淵博貫通，有處理國家事務的才能。賀循治理過兩個縣，都有很好的政績，在太子身邊任職，以忠誠恭謹聞名。杜夷清虚恬淡，與世俗不同，在深山之中隱居匿迹。治理國家的優異人才，是徵召賢人時急需考慮的。如果能够讓他們待詔公車，接受皇上的詢問，就一定會徵召到忠誠正直多謀之士，對政道有所補益。"王敦於是逼迫杜夷趕赴洛陽。杜夷逃到壽陽。鎮東將軍周馥誠心誠意地以禮接待他，任用他爲參軍，杜夷以有病爲由推辭。周馥知道無法使杜夷服從，就親自拜訪杜夷，給他建造宅第，供給他醫藥。周馥失敗後，杜夷返回舊居，路上碰到敵兵，刺史劉陶報告廬江郡説："從前魏文侯向段干木表示敬意，齊國宰相曹參尊崇蓋公，都是優待和表彰賢德的人，倡導古風。徵士杜君德行美好，志節高尚，最近輾轉流離，聽到他處境困厄的消息，深感不稱職，未能給清明時世增光，反而讓有高尚節操的人有這樣的艱難。現在派出官吏去撫慰，郡裏派去一個吏人，縣裏派出五個吏人，長久地接濟

相，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栖情遺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虚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静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

他，經常用税收來供給他家人糧食，别讓他們缺乏。"不久，因爲胡人入侵，又遷移渡過長江，王導派官吏救濟他。元帝爲丞相時，下文説："現在大義衰廢，禮法典章没有依據，朝廷的延滯不能糾正，應該設立儒林祭酒官，用以弘揚其事。處士杜夷情志遠離世俗，剛强絶俗，才學精博，道德品行很好，任命杜夷爲祭酒。"杜夷以有病推辭，不去朝見。皇帝常常想到杜夷家裏，杜夷説皇帝不宜到庶人家裏去。皇帝便寫信給杜夷説："我和足下雖然有着無須用言語表達的情誼，但是一心向往已有多年。正因爲足下體弱有病，所以想去看望，哪裏還講什麽常法呢！"又任國子祭酒。建武時，皇帝命令説："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心志恬静，居住在簡陋的房屋裏，日不暇給，即使是原憲也不過如此。賞賜杜夷二百斛糧食。"皇太子三次到杜夷家裏，拿着經書詢問經義。杜夷雖然迫於朝命做了官，但是從未上朝謁見皇帝，國家有了大事，皇帝常常派人到杜夷家裏請教。明帝即位後，杜夷上表請求辭官。明帝下詔説："先王之道將要衰廢，你閉門苦讀深思，真是當今的劉、楊。士大夫們都敬仰你的風範，你豈能退辭，讓我没有人可以詢問呢！"

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録，冠冕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

杜夷於太寧元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大鴻臚，謚號貞子。杜夷臨終時，給兒子杜晏留下遺言説："我年輕時就不做官，近來雖然官職纏身，但是從來没有穿戴過官服，就用方巾素衣，以一般人通行的服裝殮尸，殯葬的事，務必簡單儉樸，不必貪求標新立異。"杜夷著有《幽求子》二十篇流行於世。

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潜，右衛將軍。

杜晏官職做到蒼梧太守。杜夷兄弟三人。哥哥杜崧，字行高，也有志節。晋惠帝時，世俗多淺薄虚僞，杜崧撰著《任子春秋》來批評。弟弟杜援，官職做到高平相。杜援的兒子杜潜，是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

董景道字文博，是弘農人。少年時就喜歡讀書，到千里以外去追尋老師，每到一處，日夜讀書，不和他人交往。明曉《春秋三傳》、《京氏

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并固辭，竟以壽終。

易》、《馬氏尚書》、《韓詩》，全都研究大義。對《三禮》的理義，董景道遵從鄭玄的說法，著有《禮通論》批駁其他儒生，闡發鄭玄的意旨。

永平年間，董景道知道天下就要大亂，隱居在商洛山，穿樹葉，吃野果，彈琴唱歌歡笑以自娛，毒蟲猛獸都環繞在他的附近，所以劉元海和劉聰多次徵召他，都被阻擋，没能順利地見到他。到劉曜時，董景道出山，在渭水邊住下。劉曜徵召他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董景道都堅決推辭，最後老死在家。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

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没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續咸字孝宗，是上黨人。生性孝順恭謹，敦厚莊重，行爲純樸。喜歡讀書，師事京兆人杜預，專通《春秋》、《鄭氏易》，教授的門徒常常有數十人，續咸博覽群書，才學高深，善於著文章。又修訂杜律，通達刑律書籍。

永嘉年間，續咸歷任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在并州秉承皇帝旨意任命續咸爲從事中郎。後來落在石勒手裏，石勒任命續咸爲理曹參軍。續咸執法公正，當時的人們稱贊他清正寬厚，將他和于公相比。續咸著有《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都是十卷，流傳於世。享年九十七歲，死在石季龍時代，石季龍贈他爲儀同三司。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

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

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

徐邈是東莞姑幕人。祖父徐澄之爲州治中，適逢永嘉之亂，就和同鄉臧琨等人率領後輩和鄉村的一千多家士人平民南渡長江，在京口居住。父親徐藻，是都水使者。

徐邈姿性端莊文雅，勤於勞作，努力讀書，博學多聞，處事慎密。少年時和同鄉臧壽齊名，閉門讀書，不出游城市。

到了孝武帝開始閱覽典籍時，延請儒學之士，徐邈已經是東州宿儒，太傅謝安推舉他去應選。徐邈在四十四歲時纔補任中書舍人，在西省事奉皇帝。徐邈雖然不口授章句之學，但是解釋文義，標明旨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很推崇他。升任散騎常侍，仍然住在西省，前後共十年，每當被皇帝詢問，徐邈總是有直言進諫，有

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

很多匡救補益，很得皇帝的親寵。皇帝在宴飲相聚喝得高興的時候，喜歡寫詔書或詩文賜給侍臣，有的文詞說得不够慎重，所說的穢雜的話，徐邈每次都隨時收藏起來，拿回西省删改，使其都值得觀覽以後，經皇帝重新看一遍，然後纔發出。當時得到詔書的侍臣，有的廣爲宣傳，所以當時的輿論贊許徐邈。到了謝安去世時，有的人對謝安的評論不一樣，徐邈力勸中書令王獻之上奏皇帝給謝安加特殊禮遇，接着推薦謝石爲尚書令，謝玄爲徐州刺史。徐邈轉任祠部郎，奏上南北郊宗廟迭毁禮，都有證據。

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毁，必以著明。托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

豫章太守范甯打算派十五個議曹到屬城下面采集風化政教的情况，并讓吏屬暫回，詢問官員的得失。徐邈給范甯寫信說：

聽說足下派十五個議曹各到一個屬縣去，又讓吏屬暫回，報告所見所聞，實在是足下關心百姓，所以纔擴大見聞。我認爲勸導靠的是實而不是虚，十五個議曹將要宣教什麽呢？各種雜事訴訟，足下聽訟斷獄公平得當，那麽事理就充分了。上邊有處理政務的心思，那麽下邊尋求事理的人就到來了。太陽偏西就審閲，各種事情都辦得没有遺漏，那麽吏人就會對自己的職責謹慎從事，人們的視聽不會混亂，哪裏用得着到城邑鄉村去，粉飾那些虚浮的名聲呢！不但不足以獲得好處，反而是蠶食漁取百姓的手段，又不能放出小吏去充當耳目。哪裏有善人君子去參預不應該做的事，多有報告情况的！君子的心，誰去詆毁誰去贊譽？如果有贊譽的，一定因爲經過了多次的考察；如果有詆毁的，一定因爲有明顯的事實，像托庇在社廟裏的老鼠那樣，是爲政的大害。自古以來，想做左右耳目的人，没有不是小人的，都是先憑藉小忠以成其大不忠，先憑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使得君子之道消失，好人喪命，從前史書上所記述的，可以作爲借鑒。

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

足下選拔官吏一定要選才能出衆的人，足以統領各議曹；各議曹都是好官員，就足以掌管公文案卷；再選擇公正的人爲監司，

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那麽各人的清濁、勝任與否，會隨事而明。足下平心地居於受尊敬的地位，還要從耳目那兒得到什麽呢！從前明德馬后未曾回過頭和身邊的人議論事情，可以説是有遠見卓識，何况大丈夫却不能免去耳目！

還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

升任中書侍郎，專門掌管皇帝的詔書，皇帝很親寵他。

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强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疏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晋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内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沈湎，引滿喧嘩。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

當初，范甯和徐邈都得到皇帝的任用，共同補救朝廷的錯失。范甯向來很有才能而且用心正直，便被王國寶説了壞話，出京任邊遠的郡守。徐邈單身在朝作官，極爲危險，因而不敢排抑豪門大族，就準備安身的辦法。適逢皇帝疏遠會稽王司馬道子，徐邈想協調他們的關係，就從容地對皇帝説："從前淮南王、齊王，漢晋都很戒備。會稽王雖然有縱酒放蕩的毛病，但是事奉皇上一心一意，最好加以寬貸，消除各種議論，對外是爲了國家大計，對内可以慰藉太后的心。"皇帝采納了這個建議。徐邈曾經到東府，碰到賓客們正沉湎在喝酒之中，斟酒喧鬧。司馬道子問徐邈説："你也經常有盡情暢快的時候嗎？"徐邈回答説："我徐邈是貧賤書生，把節儉清修看作暢快而已。"司馬道子因爲徐邈道德純樸，笑了笑，并不認爲是違逆。司馬道子準備任用徐邈爲吏部郎，徐邈認爲世人爲了名利而奔走競争已經成了風俗，不是自己所能管束得了的，苦苦地推辭，司馬道子纔作罷。

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晋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宫，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托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

當時皇太子還年幼，皇帝很鍾愛他，給太子選用的文武官員都是一時的俊傑。任命徐邈爲前衛率，兼領本郡大中正，給太子講授經書。皇帝對徐邈説："雖然没有敕命要用師禮相待，但是不會把你當博士相待。"古代的帝王，向人學習經書一定很敬重老師，自從魏晋以來，多是讓低賤的人來教授，稱爲博士，不再尊崇爲老師，所以皇帝有這樣的話。徐邈雖然在東宫，還是每天入見皇帝，參與朝政，潤飾詔書，拾遺補闕，在皇帝身邊辛勞。皇帝贊賞他的嚴謹細密，把他比作金日磾霍光，有托付重任的心意，準備把他提拔到顯要的位置，還没來得及實行，皇帝就突然去世。

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逾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

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

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乂，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親愛之。

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聽。"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嘗騎至山陽，敕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

安帝即位後，任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逢父喪。徐邈原先就有病，因爲悲傷而病情加重，過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終年五十四歲，州中鄉里人們都哀傷，有識之士爲他的死而悲戚。

徐邈爲官寬大仁惠，通曉政務，議論精密，當時有很多人請教他，他用相似的事來辯釋，有問必答。原來人們都疑惑太歲辰在卯宿，這間房子的左邊就是那間房子的右邊，怎麽能都忌諱東方。徐邈認爲太歲之類本來就是游神，譬如日出的時候，朝東方都是逆向，并不是把身體藏在地下。他注釋的《穀梁傳》，被當時的學者推重。

徐邈的長子徐豁，有父親的遺風，以孝順聞名，是太常博士、秘書郎。徐豁的弟弟徐浩，是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他爲功曹，出京補任西陽太守，和何無忌一起被盧循殺害。徐邈的弟弟徐廣，另外有傳。

孔衍字舒元，是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祖父孔乂，是魏國的大鴻臚。父親孔毓，是征南軍司。孔衍年少時就喜歡讀書，十二歲時，就能通曉《詩》《書》。二十歲時，公府徵召他，本州推舉他爲異行直言，孔衍都不就任。因避難遷居江東，晋元帝提拔他爲安東參軍，專門掌管記室。當時文書積聚很多，孔衍常以稱職而受知遇。中興初期，孔衍和庾亮一起補任中書郎。在明帝當太子的時候，孔衍兼領太子中庶子。當時衆事草創，孔衍經學淵博，又熟知先代的典章制度，對朝廷中的禮儀法度多有糾正。因此元帝明帝都親近寵愛他。

王敦專權，孔衍私下對太子說："殿下最好廣延俊傑，訪求和推舉才能卓越的人，和他們商討時事政令，用以開闊殿下的視聽。"王敦聽到了這些話，很憎惡孔衍，就啓奏皇帝讓孔衍出京任廣陵郡守。當時的人都爲之寒心，但是孔衍臉上什麽也没有表現出來。雖然廣陵郡和西邊的國家相鄰，但是孔衍還教導後輩，不因爲戰事而荒廢本業。石勒曾經騎馬到達山陽，命令他的黨羽說孔衍是儒雅之士，不得妄入廣陵郡地界。孔衍任職一年，於太興三年死在官任上，終年五十三

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

子啓，廬陵太守。

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毁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没，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并不就。

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晋之初，竸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

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

歲。

孔衍雖然不以文才著稱，但是他讀書廣博超過了賀循，撰述的著作共有一百多萬字。

兒子孔啓，官任廬陵太守。

孔衍的同族人孔夷吾有美名，不如孔衍那麽博學，但是世事的經歷和名聲都超過孔衍。元帝讓孔夷吾爲主簿，轉任參軍，逐漸升到侍中，升任太子左衛率，去世後，追贈太僕。

范宣字宣子，是陳留人。十歲時就能誦讀《詩》《書》。曾經因爲刀割傷了手，范宣捧着雙手，變了臉色。别人問他痛不痛，回答説："痛倒算不了什麽，衹是秉承了父母的血肉却導致損傷，無法交待而已。"家人認爲他年歲雖小却與衆不同。年輕時就崇尚隱逸，加上好學，手不釋卷，夜以繼日，終於博覽群書，尤其擅長《三禮》。范宣家很貧窮儉約，他親自耕種供養父母。父母去世後，范宣背土建成墳墓，在墳墓旁邊建起房子住下。太尉郗鑒召他爲主簿，皇帝下詔書徵召他爲太學博士、散騎郎，范宣都不赴任。

范宣到豫章定居，豫章太守殷羨看見范宣的茅屋不好，想給他改建房宅，范宣堅决推辭。庾爰之因爲范宣素來貧窮，加上荒年和瘟疫，豐厚地供給他錢糧，范宣又不接受。庾爰之問范宣説："你學識廣博，爲什麽太過信奉儒學？"范宣説："漢朝强大以後，重視經術，至於石渠閣的講論，實際上是把儒學看成弊害。正始以來，世人崇尚《老》《莊》。到了晋初年，人們争着把赤身露體看作清高。在下確實是太過信奉儒學，但是'孔丘不贊同《周易》'。"范宣的談話未涉及《老》《莊》。有客人問他人生和憂愁同生，不知這句話出自何處。范宣説："出自《莊子·至樂篇》。"客人説："你説不讀《老》《莊》，怎麽能知道這個？"范宣笑着説："小時候曾經學過。"當時的人們無法知道他的深淺。

范宣雖然日常生活很貧困，還是常常以講授經學爲職業，譙國人戴逵等人全都聽説後崇仰他，從遠方來師從他，他那裏誦讀的聲音就像齊、魯時。太元時，順陽人范甯爲豫章太守，范

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甯也學問淵博，在郡裏建立鄉學，教的學生常有數百人。因此江州的人士都愛好經學，這都是二范高風化育的結果。五十四歲去世。著有《禮》《易論難》都流傳於世。

兒子范輯，歷任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行辭官回家，也以講授經學爲業。義熙年間，朝廷多次徵召不赴任。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群言秘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黄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

至冉閔，又署爲光禄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况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鋭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謏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韋謏字憲道，是京兆人。平素喜好儒學，善於著述，對各家學説精妙深奥的義理，没有不博覽的。在劉曜手下做官，擔任黄門郎。後來又投到石季龍門下，任散騎常侍，歷任七郡的郡守，全都以清明的教化著名。又徵召爲廷尉，有見識的人把他比作于、張。前後共有四次升爲九卿，六次當尚書，二次任侍中，兩次任太子太傅，封京兆公。性好直言進諫，陳述軍務國政的事大多被接受。著有《伏林》三千多字，最後演繹成《典林》二十三篇。所有的著述和集記世事數十萬字，都深奥而有才學大義。

到了冉閔時，又任光禄大夫。當時冉閔任自己的兒子冉胤爲大單于，却把投降的一千個胡人安置在自己麾下。韋謏規諫説："現在投降的胡人有數千，如果原樣不動地接收過來，這確實是招引的恩典。但是胡羯本來就是我們的仇敵，現在的歸附，僅是暫時保全性命而已。萬一有刺客，突然發生變故，等事情失敗了纔後悔，哪裏還來得及！古人説過，一個人也不能放縱，何况上千人呢！希望能够殺掉投降的胡人，除去單于的稱號，深思聖王穩固根基的訓誡。"冉閔正在一心安撫，鋭意安定，聽到韋謏的話後，非常憤怒，就殺了他，并把他兒子韋伯陽一起殺了。

韋謏生性不嚴肅莊重，喜歡誇示自己的功績，評論的人也因爲這一點輕視他。他曾經對韋伯陽説："我高祖曾祖累世盛德，我祖父父親都很出色，你和我一對照，正好是惡抵。"韋伯陽説："我伯陽之不肖，確實像你教導的那樣，你也正值軟抵而已。"韋謏羞愧得無話可説。當時的人們拿這件事當作笑話來傳揚。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

石階藉門廕，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内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

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絶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

范弘之字長文，是安北將軍范汪的孫子。承襲武興侯爵位。方正好學，因爲儒學淵博，做了太學博士。當時衛將軍謝石去世，請求謚號，朝廷下交給禮官討論。范弘之議論道：

謝石憑藉着祖先的功勛，多次登上尊貴顯要的職位，統領百官，輔助三臺，熟練各種政事，不懈地辛勤勞作，朝廷内外全部的意見，都認爲賢能。在淮肥大捷的時候，有拯救國家於危亡之中的大功，雖説是皇室的聲威震服遠方，上天使狡寇滅亡，憑藉時勢立了功，謝石也參與了。他又開建學校，用以招延貴族子弟，雖然盛大的教化還不够普遍，但也算是愛禮存羊了。但是古代賢良的大臣，從大的方面説是以正道事奉國君，剛直始終；其次是磨礪自己事奉國家，整天不倦；最後是愛護人民，珍惜物力，用以匡救時務。有了這幾條以後，纔可以免除被稱作小人的譏刺，杜絶白吃飯的譴責。現有謝石位居朝臣首位，職責是謀慮治國，但是陳述的意見并没有爲國盡忠的謀略，履行職守僅圖保全自己而已，説不上事奉國君；在京邑裏貪污受賄，搜刮財富貪得無厭，不能説是磨礪自身；安坐而擁有衆人，侵占吞食百姓財産，諷刺他横徵暴斂的詩篇遠遠近近都流傳，對他的怨恨聚結在大家的心裏，這説不上是愛護人民；工匠們爲了建造宫室辛勤地勞作，他們的心智全用在了製作靈巧的裝置上，華美的服裝全都穿到了婢妾身上，錢財都用到了歌舞上，不能説是珍惜物力。這是人臣的大患，是國家要革除的。

先王用以端正風俗，整頓人倫的手段，再没有比節儉更好的了，所以管夷吾因爲營建三歸臺而受指責，晏平仲因爲約束自己而美名遠揚。近來風俗衰敗，奢侈超過禮節，没有法度，廉耻的觀念淡薄，人們紛紛争逐私利，不可不從源頭上深加防範，以斷絶根源。漢文帝穿又黑又厚的粗繒衣，諸侯還是奢侈；漢武帝燒了雉頭裘衣，華靡的惡習還

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

是不改。這實在是因爲節儉的品德雖然彰明，但是法令不嚴；法度由自己建立，但是刑罰不行。如果懲罰那些違法的人，貶斥那些不良的官吏，那麽禮義廉耻四綱一定會大張，禮義一定會大行。

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依照謚法，憑藉戰事立有功勞的叫做“襄”，因貪婪而居官不法叫做“墨”，應該謚爲襄墨公。

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温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

范弘之又論述説殷浩應該加贈謚號，不能因爲桓温罷黜他就當成國家的法令，對桓温篡國的行爲應多加叙述。

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爲温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箋曰：

當時謝氏家族正顯赫，桓氏家族還很强盛，尚書僕射王珣是桓温的舊部，素來得到桓温的寵愛，三怨交集，就讓范弘之出京任餘杭令。將要赴任的時候，范弘之寫信給會稽王司馬道子説：

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内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謨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强弱。與浩年時邈絶，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

下官本來是卑微的寒士，僥幸得以厠身在朝廷官員之列，實在妨礙和有辱清流，污染聖明的時代。下官認爲帝王處在廟堂之上，謀略却能遍及四海之外，不單是自身明智，同時也依賴群臣的忠言。所以舜輔佐堯，以啓發聖智爲首要任務；咎繇爲大禹謀劃，以直言盡忠爲先務，所以下臣没有掩蓋實情的責難，皇上坐收神明的功效。敢於遵循這個道理行事，一心要把意見全都貢獻出來。下官常常認爲謝石瀆職，應該受審查，殷浩忠貞，應該得到褒升，所以不自量力，在别人的前頭先説了出來。但是憎惡正直的人實在太多，雖然在上面依仗着聖主聖明的裁決，下面依賴着明公你對我的喜愛之情，但是交相到來的禍患，實在讓人没有辦法。下官和謝石本來没有怨恨，從不相識，事情也没有什麽相干，正因爲國家大體應該光明，不應該計較强弱。下官與殷浩年歲相差極遠，一生没有見過面，更無從聽到他的消息，僅是故老交談他的遺事而已，對下官有什麽關係，却值得爲他冒犯時世與皇上呢！

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并傳後

每當我讀古籍，志士仁人中有發自内心擔當正道而行的，有懷藏智慧假裝愚蠢違背自己的意志委曲求全的，采用的辦法雖然不

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己，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群下者也。

桓溫事迹，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幕之遇，托以廢黜昏暗，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勛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

同，但都名聲流傳到後世。所以比干處在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效法與否，各不相同，信從自己的見識，有的美名顯赫，有的禍敗接踵而來，這都是不審度時勢，以身試禍，雖然有理直氣壯的名聲，但不是大雅的極致，這也是下官所不做的。世人却說下官正直，能够直言犯諱，這種說法實在是過分了。下官知道主上聖明，明公虛心，想求格言，一定不會讓盡忠之臣屈服於奸邪的人，所以我向你獻出我愚笨的忠誠，把事情向你陳述，哪裏敢和前人比輕重呢！因爲臣下事奉君主，想着盡忠而已，不應該再計較成敗得失，如果事情不公允就用直言使主上感悟，如果義來自情就把話都說出來，没有後悔。如果把心裏的話都隱藏着不說出來，這正是古人得罪於聖明君主，君主向下臣繩之以法的原因。

桓溫的事迹，布列在天朝，逆順的情形，顯露在四海之内。凡是敬重君主父親老師的臣子，難道能有不同的心情嗎！所有的平民百姓，誰没有譴責桓溫的心意！朝廷上下一片沉默，没有人敢先把意見陳述出來，所以我壓住怨氣不動筆，不敢多說什麼。桓溫對我的亡祖，雖然心意難以測度，但是從事實上來推究，也僅是免黜了亡祖的官職而已，并没有極大的仇怨。亡父當年爲桓溫的屬吏，按情禮來對待，恩義并施行給别人。我經常對桓溫的所作所爲心懷憤怒，痛恨得像身首分離，這其中原因，明公有辦法去探究。王珣認爲下官議論的是殷浩的謚號，不應該宣揚桓溫的罪過。王珣感激桓溫對他提拔的恩德，思念桓溫讓他入爲幕僚的知遇，以廢黜昏暗，樹立聖明爲假托，自認爲這件事足以表明他的忠貞的節操。明公試再用另一件事來觀察。從前周公攝政，做到了天下升平，禮樂刑政都從自己發出。從德行上說，周公是大聖，從年紀上說，周成王還年幼，但是周公還是急忙退避國君的位置，讓

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温，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奸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

成王重掌國政。漢朝的霍光，功勛顯赫，在孝宣帝年紀還未到二十歲時，也把國家事務交還了他。所以他們都能够做到君臣一齊榮耀，聖道千古流傳。如果桓温是爲社稷盡忠，對本朝有誠意，就應該遵循周公霍光的舊例，用他們的好規矩作爲準則，爲什麽不把國家政務奉還皇上，自己退回藩國去？剛剛提勒公王，輔佐朝廷，難道是因爲先帝幼弱，不能親政嗎？將要推德桓温，不能聽政嗎？又逼迫威脅袁宏，讓他寫篡位書，備物光芒四射，文字都有，朝廷上下非常恐懼，没有不緊緊追隨的，僅有謝安、王坦之死命頂住，因此得以延緩。適逢上天降下憤怒，奸惡的人自行滅亡，社稷轉危爲安，帝位在崩墜中再次得以穩固。

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强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贊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晉自從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大多出自强臣，中宗、肅祖敬畏王敦，先皇受桓氏屈侮。如今主上親自總管國家大事，明公多方輔佐處理各種政務，政令出自王室，臣民没有别的企圖，如果再不於今確定國家法典，作百代的規定，真不知道還想等誰來完成？先王統理萬物，一定首先明確法典，把良好的策略留給子孫，所以名聲美好，千年以後還能受教化。希望明公從遠處察看殷周，從近處借鑒漢魏，思考使國家危險的原因，尋求使國家太平的方法，如此而已。

又與王珣書曰：

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爲主，忠以節義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奸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

范弘之又寫信給王珣説：

看到足下答覆仲堪的信，深有抒發大義的胸懷。人道所注重的，没有比君王父母更大的了，與君王父母連結在一起的，是忠和孝而已。孝以顯揚父母爲主，忠以節義爲先。殷侯忠貞不二，遵循正道，心靈與神貫通，加上和先帝頗有布衣之好，有莫逆之交心心相印，對艱難險阻，都曾經共同度過，雖然受到奸雄的欺侮，但是志向流傳千載，這正是忠貞的人心懷大義永不停止的原因。這既是當時的貞烈之徒完全看見了的，也是後來的人都聽到了的，我又怎麽敢苟且躲避叛亂者，用來欺瞞聖明呢。足下不推重遵循

惠，欲以幕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

正道的非凡情致，却懷戀知遇這種小恩惠，想用幕府的小節來奪取名教的大義，這在君臣大義上說就已經有虧缺了。你父親以殷侯忠心謀劃，共同擁戴王室，志節比秋霜還高潔，精誠貫穿一時，殷侯能够宣揚他正義的言論，實在是你父親輔佐的功勞。足下不能光大你父親這種忠直之志，却感懷桓温的一點顧眷和多種恩澤，公然在聖明時世欺騙和蒙蔽天下，使丞相的德澤流傳不到三代，領軍的基業一建立就傾覆，這是使忠臣孝子灰心喪氣的做法，父子之道難道像是這樣的嗎？足下從臣子上說是不忠，從兒子上說是不孝。這兩樣已經没有了，我還害怕什麽呢！

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嘆，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嘆，憤慨交懷。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

我年少時曾經受到父親的教誨，詳盡地聽到了先輩的言談，未曾不發憤衝冠，情感流露於言辭。在那個時候，害怕的是滅亡，哪裏來得及爲國家出謀劃策。没料到今天能够執筆做這件事，所以我首先憤恨國朝没有正義的臣子，其次考慮着先輩有終身的遺恨，哪能和足下肝膽與共！我父親從前也曾經做桓温的屬吏，當時擔憂害怕，經常覺得保不住性命，仰望聖朝，心中激憤悲嘆，難道還能計較在當日求名，把它和禮敬君王、父親、老師相提嗎！從前子政憑着五世的忠純篤實之臣，子駿以後却歸順了王莽，先前的典籍已經確定他們是反逆還是忠順，後人也已經從他們的成敗中得到鑒戒。每當我讀到這些事迹，未嘗不對着書本痛哭，感到氣憤不平。用今天的事來比古代的事，纔知道不過是同一個道理而已。

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范弘之言詞雖然忠直，但終於因爲桓氏和謝氏二族的緣故没有升調官職，死在餘杭令任上，終年四十七歲。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産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

王歡字君厚，是樂陵人。他安貧樂道，專心地沉迷在學問裏，不經營家産，常常乞取食物來誦讀《詩》，雖然家裏一點兒積儲也没有，但是心情坦然。他的妻子很氣憤，一次燒毁他的書籍

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要求改嫁，王歡笑着對她說："你没聽説過朱買臣的妻子嗎?"當時聽到這件事的人大多譏笑他。王歡更加堅定自己的志向，終於成爲學識淵博的通儒。到了慕容暐承襲僞王以後，任王歡爲國子博士，親自向他學習經學。升爲祭酒。慕容暐被苻堅滅亡後，王歡死在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栖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迹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并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邊隅，獯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温，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史臣曰：范平等人是學府裏的儒學宗師，聲望很高，或因質疑找他，或是人們學習的楷模，即使比不上古人，也仍然是一時的俊傑。像虞仲寧清貞守道，在柴門裏堅持志向；杜行齊居室經常没有財物，寄心陋巷；董文博漱流枕石，銷聲匿迹；范宣子安貧樂道，弘揚風教，這些都是通儒之中高尚的。徐邈和協君主和輔臣，删削繁冗的文辭，可以説是隨順主上的美德，匡救主上的過失。孔舒元入朝參與軍政大事，明主贊賞他見聞廣博；出任邊遠地方的官職，夷狄欽敬他的德行完美。范弘之高聲闡述自己的主張，不迴避朝中的權貴，貶抑謝石抵制桓温，這是對的，最終却被三人困厄，以至於被冷落，悲哀啊！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淪，微言復顯。爰及晋代，斯風逾闡。

贊曰：盛美啊周代文采，美盛啊漢朝典章。精彩的議論傳播聲譽，在開顔歡笑當中從容辯論。古代的經典没有淪没，精微的言論再次顯明。到了晋代，這種風氣更盛。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

用文德成就教化，這是聖明的高義，沒有文采的言辭流傳不遠，這是前代史籍的格言，所以溫洛出現吉祥，綠色文字預示着大事業；苑山出現絢爛的文章，金色簡册記載着帝業。不久以後文字之道興起，鐘鼎石鼓文字更加廣泛，在聖王的教化中移風易俗，在倫理上崇尚孝敬，經天緯地，包羅中外，因而知道文德的義理真遠大啊！

洎姬曆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騖，揚玉軑而并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同趣，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奥，懸諸日月。

到了周代末年，歌功頌德的文章增多，荀宋之流，淵源久遠，統攬了金鞭帶領着大家，揚起玉軑共同飛馳，雄辯的言詞彙集了九流的學説，文章的音律和六變相符合。從此以後，路途相同，西漢的賈誼、司馬遷文章閃耀着錦綉文采，東漢的班固、張衡在書册上盡情修飾，他們全都被認爲是領頭人物，被推舉爲文壇首領。到了曹魏，文章大家紛紛興起，曹氏三代詞韵清高，建安七子文辭華麗而端正，《翰林》總括了他們的精華，《典論》詳盡地説明了他們華美的文采，他們的文采之華麗，在當年各有千秋。尤其是陳思王，情感充沛的文風剛健挺拔，典雅深奥兼備，可以懸諸日月。

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并綜采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内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别傳。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

等到晉室繼承皇位，藝文禮樂都繁榮興盛，張載專擅了銘山的華美，陸機做出焚毁筆硯的奇事，潘夏交相輝映，和有名望大家不相上下，他們都能多方面發掘華美的文采，構思出精華的詞章，包囊了廣内府的書籍，緝集了平臺的清麗賦曲，他們美好的名聲和事迹，將在各自傳裏叙述。至於應吉甫、左太冲，是江右的才傑；曹

薈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毗、庾闡，是中興時的俊秀。確實是內容與形式齊美如金相玉質，佳作層出不窮如林薈川冲，能夠和前代賢人比美，能夠給後世留下典範。現在把他們當中特别好的編集在一起，寫在本書《文苑》列傳中。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

應貞字吉甫，是汝南南頓人，魏侍中應璩的兒子。自從漢朝到魏，應家都因爲文章而顯揚，官位爵禄代代相傳，是汝南郡的大族。應貞善於談論，以才學著稱。夏侯玄有盛名，應貞去見夏侯玄，夏侯玄很器重他。舉薦爲高第，屢次擔任高職。武帝爲撫軍大將軍時，任用他爲參軍。到武帝登基的時候，應貞升任給事中。皇帝在華林園聚宴習射，應貞的詩賦寫得最好。詩賦的文辭説：

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籙受符。陶唐既謝，天曆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

在那遥遠的太古時代，人類起源的初期。帝王的統治開始建立，施行天地人的常道。五德的期運更互交替，順應和接受符命統治天下。帝堯去世以後，天運到了帝舜身上。上帝眷顧晉朝，光大我晉室的祚運，順應期運接受禪讓。天子既已即位，文采絢爛蔚然成風。天子的恩澤浩蕩，仁德的春風無聲無息地吹拂。境內的百姓歸心，四方的人們順服。上天垂示吉象，大地顯示出祥文。鳳凰在旭日東升時鳴叫，天龍在祥雲中飛翔。吉祥之苗長出了多棵穀穗，蓂莢鬱鬱葱葱。全國安寧無事，人人心情舒暢。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譯，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

天子的度量寬闊，聖上的儀容端莊。言談得當，神色恭謹。目光明察，耳聽聰敏。根據德行舉用人才，根據業績公開用人。皇上的恭謹是什麽樣的呢？從晨曦微明開始直到天色大亮。所有的言論都符合義理，所有的行爲都在實踐義理。行止拋棄奢華，言談除去狡辯。潛心於太虚之道，取法於平易簡約。水火土木金穀六府治理得很好，九州都涉及。恩澤無所不到，教化無所不加。聲教到達了南方，往西方進入了沙漠。遠方的人們忘掉路途的艱險，遠方的國家忘記路途的遥遠；越常輾轉翻譯來朝見，貢聘的物品充

命，羽蓋朱輪。

滿皇家。端莊的諸侯，顯赫的武將。在内部使五常和睦，在外部威震四夷。按時進貢，入朝見天子。天子和諸侯交談，賞賜給他們翠羽裝飾的車蓋和紅色輪子的車子。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兹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群后，無懈于位。

天子設宴舉行友好的集會，這樣的好運氣很少遇到。是聖哲的心靈所想，不言而喻。天子講武習射，準備好了弓和箭。放箭射向箭靶，然後宴會喝酒。文王武王之道，法度還没有衰落。往昔的先王，習射使用這些械具。呈示武事是害怕荒廢，用得太多就是一種過失。後來的帝王，不要懈怠了自己的職責。

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

開始設置太子中庶子官時，應貞和護軍長史孔恂一起擔任。後來應貞遷任散騎常侍，和太尉荀顗依據儒學撰定新禮，没有施行。應貞於泰始五年去世，有文集流行於世。

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黄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弟弟應純。應純的兒子應紹，在永嘉年間，官至黄門郎，被東海王司馬越殺害。應純的弟弟應秀，應秀的兒子應詹，另外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産，家貧歲飢，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

成公綏字子安，是東郡白馬人。他年幼時就聰敏過人，廣涉經傳。生性寡欲，不經營資産，家裏貧窮年成歉收，他却常常怡然自得。年輕時就很有才幹，所作的詞賦很是華麗，清静自守，不求官職。當時有孝烏，經常聚集在他的房子上，成公綏説這些孝烏有反哺的美德，認爲是吉祥之烏，就作賦贊美，文字太多不記録。又認爲“賦這種文體貴在能够分别和敷衍事物之理，敷衍没有定規，天地之間，可以使人聯想。歷代古人未曾寫過賦，難道是因爲至麗無文，難以寫辭贊嗎；否則，爲什麽會没有呢?”於是寫下《天地賦》説：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虚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黄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焕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静以卑，昏明迭照，或盈或

在天地初開的時候，道虚無而玄奥，太素紛亂混淆，開始有物而混成，萬物本源是多麽渾沌啊，外廓開闢後顯露出形貌。於是清濁分開，天地分離。太極分出以後，就生出天地，星辰鮮明地排列，日月都渾圓，天動而尊，地静而卑，黑夜和白晝更替，有時盈滿有時虧缺，陰陽和氣而更迭，寒暑隨時

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

節而推移。天地人三才性情不同，水木火金土五行有別，千變萬化，繁殖各種物類，授予形體，賦予氣息。各種顏色表露紋彩，各種聲音形成音律，無窮無盡萬物包容，萬物千變萬化。用雷霆震動，用祥雲潤澤，八方的風吹拂，天地四時之氣瀰漫。各種蟲子紛紛蠕動，物以類聚，魚類按族分開，鳥類按種合群，各包容精華而相互師法，全都受自然的規範，滋生化育無窮無盡，造物主的力量極爲神奇！

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霓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黄，衆星回而環極，招摇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宫，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雁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跱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黄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

至於天垂象形成文采，星宿形成文章，日月星三辰照耀，金木水火土五星發出光芒，銀河綿延是天空的長帶，長虹高高地挂在天空，望舒在九道上停息，羲和在黄道上修正轡頭，衆星環繞北極星旋轉，招摇星運行而指明方向，白虎盤據在參宿伐星，青龍處在心宿房宿之間，玄龜隱藏在女宿虛宿一帶，朱雀在注張二星展翅，帝皇星處於紫宫中間，輔星列位在文昌宫内，垣屏絡繹不絶就像珍珠連成串，三台星參差不齊就像大雁飛翔，軒轅星華麗錯落排列，攝提星鼎峙相望。吉兆顯現出吉祥，災變呈示出變故，日月會合互相掩蝕，旁邊出現暈珥，流星侵犯天象，譴責人間之事而使人有所感悟，蓬容出現妖害就産生，老人星出現預示着有喜事，天矢呈黄色國家會吉祥，彗星出現則是凶兆。

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岳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址，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絶。萬國羅布，九州并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兖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

旁觀四方，俯看地理，河流浩瀚而分流，山岳高大而排列對峙，滄海茫茫而四面環繞，懸圃山高聳而挺立，昆吾在南方稱美，燭龍照耀北址，扶桑高於萬仞，尋木長於千里，崑崙鎮守在西北，赤縣盤據於東南。於是八十一個地域，區域各自分開；風俗各異，險阻隔絶。萬國星羅棋布，九州并列。青州冀州土壤呈白色，荆州衡州泥土濕潤，海岱泥土呈紅色，華梁土壤青黑，兖州有黄河洛水，揚州有長江淮河。治理土地，經略建國，王城千里和九州之地，各個邦國都統一典制，城邑一個挨着一個，城

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曁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栖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

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强。統群生而載育，人托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

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鰲足而續毀，煉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闊！

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

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曰：

逸群公子，體奇好異，敖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携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浮雲於

池深廣城墻高大，寬闊的道路四通八達。東邊到達暘谷，西邊到達泰濛，南邊到達丹炮，北邊到達空同。遠方境外的地區，外域遠鄰，人首蛇身，鳥翼龍身，穿戴毛羽，有的披甲有的挂鱗，栖息在森林和水裏，像是野獸又像是人，居住在大漠之外，處在大海之濱。

於是天地四方混一而包羅萬象，宇宙結爲一體而囊括萬物，天地運轉無窮無盡，陰陽按照常度運行，迴還運動交錯永不停息，天道自强不息。統理養育一切，人們把命運托付在這裏，在天帝那裏尊奉太一，在五帝那裏尊奉萬神，所以萬物所源，一定要敬天而奉地。

共工大怒，天柱折斷，東南忽然傾塌，西北從中開裂，女媧截斷鰲足補續損毀之處，冶煉玉石來修補殘缺的地方。難道這事有過應驗，還是有人憑空傳説？陰陽多麽難以測度，天地多麽遼闊！

地積德行來負載萬物，天一開始就廣大無邊，俯身從有形萬物中詳盡察視，仰頭被蒼穹擋住視綫，神思浮游萬物極盡思慮，因而一言而及天外。

成公綏非常喜歡音律，曾經在暑熱天順着風吹嘯，嘯聲泠泠自成曲調，於是作《嘯賦》道：

有位超群的公子，好奇求異，傲視世俗忘記榮辱，絕棄人間俗務，思慕古人高尚節操，常長遠追思，準備登箕山守節操，浮游滄海表達心志。於是邀請朋友，聚集志同道合之人，精研性命的機微，考究道德的奧秘，哀痛世俗不覺悟，獨自超然覺醒，把世俗的道路看得卑狹，仰望天路而準備遠行，超越時俗遺忘自身，慷慨而長嘯。當時日影傾斜，陽光照進濛汜，我們逍遥地手拉着手，來回漫步，朱唇裏發出美妙的歌聲，皓齒間發出清越的曲調，聲音抑揚婉轉，氣韵衝鬱疾速，黃鐘宮聲和清角聲協調，在流徵中雜用商羽，飄游於浮雲直上天空，聚集在

泰清，集長風于萬里。曲既終而響絶，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絶，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

長風裏直通萬里之外。曲終而聲音消失，餘音仍在耳邊餘興未盡，實在是自然至高至美的聲音，不是絲竹之聲所能比擬。所以嘯歌不用樂器，器用不須藉助外物，就近從身上取用，用心意來控制氣息。一動嘴唇就出來曲調，一張開口就形成音樂，隨着事物而觸動心懷，順着歌聲而隨意吟唱。聲音洪大却不散漫，細柔却不沉悶，清亮激越比竽笙還要切近，優美和潤比琴瑟還要和諧，它的玄妙足以溝通和感悟神靈，精微足以測度幽深，收斂《激楚》那樣的哀傷，節制像北里樂舞那樣的奢淫，使炎旱之時普降喜雨，使濃雲密雨之日陽光普照。嘯歌千變萬化，樂曲運用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樂的曲子使人愉悦，悲傷的聲音摧人肺腑。有時聲音隱約地消散即將消失，中途又變得高亢慷慨，緩慢的聲音婉約而優游，紛繁的曲調疾速而激揚。情感隨物飄游却能返歸，心情雖然悲哀但不傷身。會合了極爲和諧的各種樂音，所以能極盡快樂却不致荒淫。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横鬱鳴而滔涸，冽縹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飆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絶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飆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

如果登上高臺面對遠方，站在畫廊上極目遠望，拍着雙手昂起頭長嘆，發出的嘯聲嘹亮而清脆。聲音有時舒展又轉而急促，有時低迴又忽然高亢，有時柔軟綿長，有時洶涌澎湃。聲音亢直强壯呼吸間有如水流滔漫或乾涸，聲音悠遠繚繞清澈而長久。豪逸之氣噴薄而出，繽紛交錯，像疾風烈烈，啾啾作響。奏胡馬的長嘶，奏塞北寒風的凜冽，又像鴻雁携帶幼鳥發出的聲音，像鳥群在沙漠上哀鳴。所以能隨形而出聲，隨事而製曲，無窮無盡地感應外物，如弩機發射回響迅速，憂鬱的聲音從口中不停吐出，像流雲一樣連續不斷，若分若合，即將消失時又接續出現。飛廉在幽深的地方鼓動，猛獸在山谷裏響應；南方的箕星也在天上蠢動，清風吹動了高大的樹木；把滯積之氣吹散到了各處，蕩滌灰塵混濁，變換陰陽和諧之氣，改易淫風穢俗。

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岩

如果游覽峻嶺，登上高山，走近懸崖之

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臯蘭之猗靡，蔭修竹之蟬蜎，乃吟咏而發嘆，聲驛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側，俯視奔流的溪水，坐在磐石之上，用清泉洗漱，采摘臯澤中美麗的蘭草爲席，在秀竹下休息，便吟咏抒懷，聲音絡繹不絶而回響相連，抒發積聚的憂憤，激發糾結的情思，蕩滌心中的煩憂而無牽累，志趣不同凡俗而高遠。

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啷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岩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絶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

如果嘯咏取法於鐘鼓，效仿陶匏，衆多的樂聲一起奏出，像笳聲又像簫聲；洪亮的聲音如天崩地裂，巨響如山呼海嘯。發出徵音時在嚴冬也會感到熱氣升騰，吹奏羽音時在夏天也會感到寒霜降落，吹動商音時在春天也會感到秋雨飄零，奏響角音時在秋天也會感到春風吹響樹枝。音韵常有變化，曲調没有固定的格式，聲音行進却不飄忽，停頓却不滯留，隨着口脣發出，藉着美妙的氣息而到達遠方，聲音精妙經久不息，有時又疾速清厲。確實是大自然最美的境界，卓然突出舉世無雙，超越了《韶》《夏》和《咸池》，豈僅是和《鄭》《衛》不同而已!

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嘆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儛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

於是綿駒不敢開口而精神不振，王豹閉口而改變了臉色，虞公停止了歌唱，甯戚也縮手嘆息，鍾子期放棄聽琴而改聽嘯咏，孔子如聞《韶》樂而三月不知肉味，百獸都頓足起舞，鳳凰展翅飛翔儀表非凡。知道了長嘯的奇妙，這種聲音無與倫比。

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嘆伏以爲絶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并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張華素來推重成公綏，每當看到他的文章，都贊嘆佩服認爲是精美絶倫，把他舉薦給太常，徵召他爲博士。歷任秘書郎，轉爲丞，升中書郎。成公綏經常和張華接受詔命一起吟詩作賦，又和賈充等人參定法律。泰始九年死去，享年四十三歲，撰著的十餘卷詩賦雜筆都流行於世。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并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

左思字太冲，是齊國臨淄人。他的祖先齊國的公族有左右公子，於是就用左爲姓氏。他家世代研治儒學。父親左雍，起初做小吏，因爲有才能提拔爲殿中侍御史。左思年少時學習鍾、胡書法和鼓琴，都没有學成。左雍對朋友説："左思的悟性，不如我年輕的時候。"左思很受激勵而勤奮讀書，還兼通陰陽之術。他容貌醜陋，笨

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爲事。

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邕之於《典引》也。"陳留衛權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瑰瑋，良可貴也。有晋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并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

嘴拙舌，但是辭藻豪放華麗。不喜歡交游，衹是閑居。

撰寫《齊都賦》，寫了一年纔完成。又想給三都作賦，適逢妹妹左芬入宮，全家遷到京都，就到著作郎張載那裏詢問岷邛的事。於是構思了十年，門庭間籬笆上廁所裏都備有筆和紙，碰上想起一句，馬上就記録下來。他自己認爲見識不廣博，請求爲秘書郎。到賦寫成以後，當時的人還不重視。左思自認爲他的文章并不比班固、張衡的遜色，擔心人們因人廢言，安定人皇甫謐有很高的聲譽，左思就去造訪皇甫謐并給他看文章。皇甫謐誇贊説文章寫得好，給他的賦作序。張載爲《魏都賦》作注，劉逵給《吳都賦》、《蜀都賦》作注并寫序言説："縱觀中古以來作賦的人很多，司馬相如的《子虛賦》率先大有名望，班固的《兩都賦》思想勝過文辭，張衡的《二京賦》文辭超過了思想。至於像左思這篇賦，和上述數家相比，敷陳文辭表達文義，更加精緻，如果不是那些研究考察過的人不能練熟它的旨意，不是那些學問廣博的人不能綜理它的突出之處。世人都貴遠賤近，不肯用心辨明事物。對這些文章我覺得不一般，所以姑且用富餘的精力爲它作注，就好像是胡廣注《官箴》，蔡邕注《典引》一樣。"陳留人衛權又給左思的賦作《略解》，序言説："我看《三都賦》，言辭不是隨意追求華麗，一定符合經典，各種事物類屬不同，但都是從圖籍中禀受來的；文辭和義旨都很美，實在可貴。有晋徵士原太子中庶子安定人皇甫謐，是西州的隱士，沉迷於書籍喜好聖賢之道，崇尚這一類事情，讀了這文章很感慨，寫了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人張載、中書郎濟南人劉逵，都經學淵博，文才美好，都很欣賞這些文章，給作注解；對裏面的山川土地，草木鳥獸，奇珍異寶，全都精心地研究它們的來由，縷析它的意義。我贊賞左思的文章，不能沉默，姑且乘藉二位先生遺忘而没有説到的，又給它們作《略解》，衹是增加了煩重，讀者可以忽略。"從此之後，左思很受當時人的推重，他的文章大多没有記録下來。司空張華看到《三都賦》後贊嘆説："左太冲是班

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絶嘆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固、張衡一流的人。使讀他文章的人讀完了還感到有餘味，時間長了更覺得新鮮。"於是豪門顯貴競相傳抄，洛陽因此紙貴。當初，陸機進洛陽，想寫這篇賦，聽説左思已經在寫，拍手笑了起來，給弟弟陸雲寫信説："這裏有個村夫，想寫《三都賦》，等他寫成以後，準備拿來蓋酒瓮而已。"等到左思的賦傳寫出來，陸機極爲嘆服，認爲再不能有比它更好的了，於是就停筆不寫了。

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秘書監賈謐請左思講授《漢書》，賈謐被殺以後，左思隱居在宜春里，專心研究典籍。齊王司馬冏任命他爲記室督，他以生病推辭，不赴任。到了張方在都邑大肆施暴時，左思全家遷到冀州。幾年以後，左思因病去世。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趙至字景真，是代郡人。寄居在洛陽。緱氏令剛上任時，趙至十三歲，和母親一起去路旁觀看。他母親説："你的祖先本來并不是卑賤之家，戰亂流離，纔當了士卒而已。你以後能像那個縣令那樣嗎?"趙至被母親的話感動了，就拜師受業。他聽到父親耕田時呵斥牛的聲音，就扔了書本哭泣。老師奇怪地問他是怎麽回事，趙至説："我年紀小還不能贍養父母，讓老父親免不了辛勤勞苦。"老師對他感到很驚異。

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鋭，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溳川，欲因入吴，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户焉。

趙至十四歲時，到了洛陽，在太學游學，遇到嵇康在太學裏抄録石經，趙至來回地看他不忍離開，請問嵇康姓名。嵇康説："年輕人問這個幹什麽?"趙至説："我看您風度器宇非同一般，所以問一問。"嵇康認爲他不同尋常，便告訴了他。後來趙至外出到山陽，尋找嵇康没找到而回來了。趙至又準備到遠方游學，他母親禁止他，趙至就裝瘋，跑出三五里地，總是被追回去。十六歲時，出游到鄴城，又和嵇康相遇，跟嵇康回山陽，改名趙浚，字允元。嵇康經常説："你頭小而尖，瞳子黑白分明，有白起的遺風。"嵇康死後，趙至到了魏興拜見太守張嗣宗，受到很優厚的待遇。張嗣宗升遷江夏相，趙至跟隨他到了溳川，打算通過他進入吴地，但是張嗣宗死去，就到遼西去報户籍定居。

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群獨逝，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托。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内，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總轡退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睹；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

當初，趙至和嵇康哥哥的兒子嵇蕃友好，他準備去遠方的時候，就寫信給嵇蕃叙説離别之情，并且陳述他的志向説：

當年老子進入秦國，到了函谷關仰天長嘆；梁鴻到了越地，登上山岳高聲歌唱。采用隱遁的行動，尚且懷有依戀遺憾的心緒，何况我是不得已而遷到遠方呢！想到分别以後，我離開大家獨自遠行，離開了歡宴，辭别了親朋，走過曲折不平的道路，到達沙漠地區。鷄鳴而知天亮，就飄然曉行；太陽將要下山，就没有了前進的方向。重温一路上的曲折險阻，内心深處就抑鬱不暢；登高遠望，又山川阻隔。有時旋風狂暴，太陽也藏起光芒，路途崎嶇交錯，高低不平，人在臯澤間徘徊，在山頂上慷慨悲歌，前進没有道路，後退没有憑靠，但我涉過大澤去索求路徑，劈開密林去尋找道路，在溝渠中嘯咏，實在難以測度。這也是行路的艱難，但并不是我心中害怕的。至於蘭芷枯萎倒伏，桂樹移植，根芽都没有長成而牙淺弦緊，常常擔心風波暗中驚擾，危險忽然到來，這就是在大道上擔驚受怕的原因。還有北方的土地，難以讓我生根，把夜光璧扔給别人，很少有人能不受驚而按住劍把的。現在打算把橘柚種到北方，把蓮藕種到高山上，在人們都赤身裸體的地方顯示龍衮之服，在有如聾子的人群中奏《韶》、《武》樂曲，這自然難以被他們看重。别人不看重我就不會和我友好，不和我友好則傷害我的事情就會出現。羈旅遠游之士，寄身在没有故人的地方，攬起馬繮奔向遠方，就有前面説的路途艱難；停下來住進陋室裏，就有後面擔心的戒懼；朝霞放射光芒的時候，就疲憊地急忙趕路；當太陽收起它的餘暉，就精神緊張心中害怕；遠望低濕的平地，則曠遠望不到頭；細聽廣闊的原野，寂静無聲。悲哀啊！傷心啊！這以後纔知道馳驅行役的士人不值得看重。

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

回望中原，悲憤之氣雲涌，爲人世感到哀傷，激情像大風一樣猛烈。巨龍向着大野

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

呼嘯，猛獸雄視天地四方，遠大的志向紛繁，雄偉的心志充盈四方。思緒登上了高空，橫震八方，掃除艱難和穢濁，蕩滌大海夷平山岳，脚踢崑崙山使其西倒，踩蹋泰山使其東傾，平定九州，恢弘宇宙，這是我小小的願望。時不我與，將要因受挫折而遠行，鋒刀還没有加身，强健的羽翼已經摧折，如果不是樂天知命，誰能够不怨憤！你出身在高貴的家族，人品出衆志趣清高，在峻美的山崖吸取陽光，在高空上大顯身手，往下據有潛龍的水中陸地，往上蔭庇在游鳳的深林，富貴在眼前等待，美色在後面引誘，這一邊結交良友，那一邊名聲播揚，在高朋好友中游樂，在婦女的居室裏擺弄姿態，從容顧盼，綽綽有餘，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怎麽能和我們共享大丈夫的憂樂呢！

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離去了嵇生，遠遠地離別了！我孤身一人飄泊旅寄，要到沙漠裏去了！遥遠三千里，難以跋涉！携手同行的日子，遥遥無期！我思念你的心情更加鬱結，誰能够給我解開呢！没能聽到你的金玉良言而使我思念。我的身雖然處在胡越之中，但我的心和你是相通的。各自的言行要敬守規矩，敦厚地履行真誠深厚之道，青春年華隨意度過，這是君子不欽敬的。面對着信紙情意鬱結，不知道自己在寫些什麽。

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趙至身高七尺四寸，議論精密雄辯，有治理天下的才氣。遼西選拔他爲郡計吏，到了洛陽，和父親相遇。當時他母親已死，他父親想讓他做官，没把母親的死訊告訴他，但告誡他别回家，趙至就回遼西。幽州三次徵召他爲部從事，聽斷了九次訴訟，被稱贊爲精審。太康年間，趙至以良吏的身份赴洛陽，纔知道母親已經亡故。當初，趙至把自己從軍看成耻辱，想用做官和學六藝來立名，期望能以此贍養父母。後來志向没有實現，就悲憤慟哭，吐血而死，當時三十七歲。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

鄒湛字潤甫，是南陽新野人。父親鄒軌，

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爲羊祜所器重。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

是魏左將軍。鄒湛年少時就因有才學而聞名，出仕魏，歷任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年，轉任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受羊祜器重。入朝任太子中庶子。太康年間，任散騎常侍，出京補渤海太守，轉任太傅楊駿的長史，升遷侍中。楊駿被處死後，鄒湛因爲是他的僚佐被免官。不久起任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任少府。元康末年死去，撰著有詩和論事議二十五首，被當時人所推重。

初，湛嘗夢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當初，鄒湛曾經夢見一個人，自稱是甄舒仲，再没有説其他的話，這夢出現不止一次。時間長了，鄒湛纔覺悟過來説："我家西邊有積土破瓦，裏面一定有死人。甄舒仲，就是我房舍西邊土瓦中的人。"去查看，果然有死人，鄒湛給他厚葬。葬完以後，就夢見那個人來道謝。

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兒子鄒捷，字太應，也有文才。永康年間，任散騎侍郎。趙王司馬倫篡逆時，鄒捷和陸機等人都寫了受禪文。司馬倫被處死後，鄒捷獲罪并下交廷尉處理，遇上大赦免罪。後來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年，去世。

棗據

棗據字道彦，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吴，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黄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

棗據字道彦，是潁川長社人。他本來姓棘，他的祖先爲了躲避仇人改姓棗。父親棗叔禕，是魏鉅鹿太守。棗據容貌俊美，善於文辭。二十歲時，受到大將軍府徵召，出任山陽令，有政績。升遷尚書郎，轉任右丞。賈充攻打吴國時，棗據請求任從事中郎。軍隊回來後，改任黄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年間去世，死時五十多歲。他撰著的詩賦論共有四十五首，碰上戰亂大多亡佚。

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産，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殺。

兒子棗腆，字玄方，也因爲文章著名。永嘉年間任襄城太守。弟弟棗嵩，字臺産，才藝尤爲出色，任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被石勒殺害。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吴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娱。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

褚陶字季雅，是吴郡錢塘人。體弱不喜歡游戲，年少時就聰慧，清淡沉默，在典籍中自得其樂。十三歲時，寫了《鷗鳥》、《水碓》兩篇賦，看到的人都感到他才能出衆。褚陶曾經對親

曰："聖賢備在黄卷中，捨此何求！"

近的人説："聖賢的話全都在書籍裏，捨棄這個還追求什麽！"

州郡辟，不就。吴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睹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州郡徵召，不赴任。吴國平定以後，徵召補任尚書郎。張華見到褚陶，對陸機説："您兄弟倆都像蛟龍騰躍在雲頭上，顧彦先就像鳳凰對着朝陽鳴叫，我原以爲東南的人才已經到此爲止了，没想到又看到褚生。"陸機説："你看不到不鳴叫不騰躍的而已。"張華説："我這纔知道吴延州的德澤不少，山川的寶物不匱乏了。"褚陶遷任九真太守，轉任中尉。五十五歲去世。

王沈

王沈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污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禄！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

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横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縕

王沈字彦伯，是高平人。少年時就有傑出的才幹，出身在卑微的家庭，因爲不想隨波逐流，被當時的豪强壓制。出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便撰寫《釋時論》，文章説：

東野丈人觀察時勢而閑居，在肥沃的坡地上隱居耕地。有一個冰氏先生，從冰天雪地的山谷中來，經過這裏問路。老人問道："先生從哪裏來？"冰氏回答説："從窮陰的地方。""要到哪裏去？"説："想到富麗的殿堂去。"老人説："進入富麗殿堂的人，一定有赫赫的光輝。現在先生困在寒賤之中却想追求温熱，没有得到温熱的辦法。"冰子吃了一驚説："怎麽會是這樣？"老人説："暖和顯赫的都是趨炎附勢之士，能得到冶煉之門的，是挾炭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人，不如罷休。"冰子説："我聽説宗廟之器不一定要茂美的林木，四門的賓客何必是豪門大族。前賢有解下柔皮繩子佩帶上紅韍帶的，有放下擔子就坐上華貴車子的。由此説來，豈用擔憂得不到禄位！還望先生趕快把路徑告訴我。"

老人説："唉！先生聽到别人這樣得到禄位，却不知道這是在那個時候。我準備給先生開導幾句。道路有平安和危險，時運有險難和平易，才能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出行要能到達目的地。英豪們在紛亂的年代奮起，賢哲智慧的人在争霸開始嶄露頭角，處在困厄的時候就施展機巧詭計來謀求良好的

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佇。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迹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嚚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槍槍，脢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粗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痷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劓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䶎齃而刺天。忌惡君子，悦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毁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采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窺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内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

結局，正值制定制度的時候就施行儒道大展宏圖，這就是天子出自貧賤之家，卿相起自匹夫，所以有早上還貧賤晚上就富貴，先前不得志後來得志的。在那個時候，哪裏計較門第的高低，考慮權勢地位的輕重呢！現在就不是這樣了。皇上聖明臣下賢能，時道隆盛安寧，王公們安樂無憂，歌舞升平。百官君子，累世相傳，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殘缺之體老朽之軀，不管他是庸是劣。官員多出於貴族，封爵授職不越出門庭以外。明堂的四門莊嚴肅穆，列滿了豪門子弟，仍叔的子孫，全都有聲望。卑賤的人永遠地位低下，尊貴的人永遠高高在上，豪門裏當官的人一個跟着一個，村夫野老子子孫孫吃粗茶淡飯。談論名位的人諂媚附勢，有名聲的人憑着聲望身價大增。至於空自嚚叫的人把嗓門大看作是氣度非凡，要小聰明的人把微薄的好處看成是值得慶賀的事，放誕的人把行爲不檢看成是心胸開闊，醜惡的人把固執己見看成是堅貞，粗暴急躁的人把説話粗野看作坦蕩，愚蠢的人把外表忠厚看作是篤誠，浮泛的人把廣泛接納各色人等看作是開朗豁達，識見明察的人把難以容人看作是凝重清高，遲鈍的人有穩重的美稱，退縮躲避的人得到清劓的名聲，畏怯的人説成是謙讓，劣弱的人在貪婪的争鬥中却很勇敢。這些在寒素人身上都是要命的毛病，在榮達的人身上却是值得稱道的名聲。凡是這種人，看他們的用心，觀他們作爲，一定是對别人很苛求，對自己很寬容。道德不好却很推重自己，地位不高却覺得自己尊貴，目空一切，鼻子往上翹起好像要刺向天空。他們忌恨君子，喜愛小人，傲慢地蔑視純樸的德行，對權貴低聲下氣。心思因爲利禄而昏亂，才智因爲權勢而枯竭，結成親黨互相薦引，互相吹捧并攻擊他人。當局者被表象所迷惑，聽取意見者被妄言所迷惑。京邑莊嚴而雄偉，士子衆多成千上萬，全都投奔到權勢的門下，去求官買職，童僕窺視他們的車馬是否

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圮塞，投足何錯！”

華貴，宦官察看他們的服飾是否考究，親近的賓客暗中引到密室裏，疏遠的客人站立在大門旁邊。一旦有機會受到接見，臉色很是矜持嚴厲，内心懷着怯懦，表面上假裝剛直，談論道義被説成庸俗，談論政刑又認爲鄙陋。在大宴會或私宴上，談論的都是官職的升遷貶降，升官不分大小，都問是誰出的力。現在你憑着寒賤的出身，具有真率自然的品質，壯志凌雲，和影子爲伴孤獨前行，遵循常道，難以越渡關津，想要像韓盧犬一樣馳騁，但没有狡兔可獵，各條道路都已堵塞，能往哪裏邁步！”

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顔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咏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吕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沈。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晋，宋華咎深，投扃正幅，實獲我心。”

於是冰子消除疑團醒悟過來，説道：“富貴是人所喜愛的，貧賤是人所憎惡的。我從小就成長在孔子顔淵這樣的家庭，長久地處在清寒的地位，没有料到權勢足以禁錮自己。我敬承你的教誨，還是順從我的初衷，彈琴讀書，用以保全一生。伯成、延陵，高風亮節值得傾慕。豪門大族被滅族，吕氏霍氏哀痛呻吟，早上還榮華富貴晚上就被滅族，早上還在飛翔晚上就沉入水底。李聃莊周是道家的宗師，巢父許由是道德的典範，寬大華貴的房屋，《易》裏對此寫下了箴言。人微而位尊，積聚之罪難以承受，郤氏三人陳尸晋國，宋華罪惡深重，扔掉枷鎖端正行爲，實在正是我的想法。”

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

當時王政衰落，官員的才能和職位不相符，君子大多隱居不仕，王沈也終老在家。

元康初，松滋令吴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嘆息焉。

元康初年，松滋令吴郡人蔡洪字叔開，有才華名聲，寫了《孤奮論》，和《釋時》立意相同，讀了此文的人没有不嘆息的。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吴郡吴人也。父儼，吴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吴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悦。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

張翰字季鷹，是吴郡吴人。父親張儼，是吴國的大鴻臚。張翰有卓越的才能，善於撰寫文章，但是放任不拘，當時人把他叫作“江東步兵”。會稽人賀循往洛陽受命，經過吴地閶門，在船上彈琴。張翰開始不認識賀循，去和賀循交談，非常欽佩他。問賀循，知道他要去洛陽，張翰説：“我也有事北上京城。”就和賀循共同乘船

去，而不告家人。

即刻離去，没有告訴家裏的人。

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蒓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

齊王司馬冏徵召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司馬冏當時掌權，張翰對同郡人顧榮說：“天下亂紛紛，禍難没完没了。名聞四海的人，想求得退隱實在困難。我本是隱居山林的人，没有名望。你好好地用明智防前慮後。”顧榮握着張翰的手，悲傷地說：“我也和你一起去采摘南山的蕨菜，喝三江的水算了。”張翰因爲看到秋風已起，就想起吳中的菰菜、蒓羹、鱸魚膾，說：“人生貴在能够適意，怎麽能旅居數千里之外以做官去追求名利爵禄呢！”就命令駕車回家。他著有《首丘賦》，文字太多不録。不久司馬冏失敗，人們都說張翰能預知凶吉。但是府裏因爲張翰輕易離去，開除了他的官籍。

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翰放任而求適意，不求當官。有人對他說：“您可以一時追求自己適意，就不想爲身後留名嗎？”張翰回答說：“讓我有身後名，不如現在有一杯酒。”當時的人推崇他的曠達。他生性極孝順，遭逢母親去世，哀傷超過了一般禮節。五十七歲時去世。他的數十篇文章流行於世。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

庾闡字仲初，是潁川鄢陵人。祖父庾輝，是安北長史。父親庾東，以勇力聞名。武帝時，有個西域的壯健胡人矯捷無敵，晉人没有敢和他較量的。皇帝招募勇士，僅有庾東應選，終於摔死了胡人，名聲震驚了遠方。庾闡喜歡讀書，九歲就能寫文章。他年少時跟隨舅舅孫氏過長江南遷。母親跟隨哥哥樂安長史庾肇，住在項城。永嘉末年，項城被石勒攻陷，庾闡的母親被害。庾闡因此不梳頭洗臉，不結婚不做官，不喝酒不吃肉，將近有二十年，鄉親們都稱贊他。

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羕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吊賈誼。其辭曰：

州裏推舉他爲秀才，元帝做晉王時，徵召他，他都没有赴任。後來做太宰、西陽王司馬羕的掾吏，多次升官到尚書郎。蘇峻叛亂時，庾闡逃出投奔了郗鑒，爲司空參軍。蘇峻被平定後，庾闡因功得賞賜爵位吉陽縣男，任彭城內史。郗鑒又請他爲從事中郎。不久徵召他爲散騎侍郎，兼領大著作。不久，出京補零陵太守，進入湘川，憑吊賈誼。文章寫道：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栧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産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疢，焕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岩岩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

昔咎繇謨虞，吕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睹，若栖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雋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托神王，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飆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

中興二十三年，我不稱職地到衡南爲郡守，在三江上乘船前行，路宿巴陵，遠望君山而穿過洞庭，涉過湘川而看到汨水，來到賈生投放文章的河流上，感慨地抒發情懷。到了長沙，看到賈生的遺像，嘆息着生出感慨，就憑吊他。

奇偉啊，像蘭草一生出來就芳香，美玉一産出來就潔净，向陽的花朵和冰相映照，寒冬的松樹負載着雪，莫邪劍聳立着鋒刃，天驥馬流着紅汗，如果説到卓越，有誰能比他更傑出！所以高明俊傑獨發奇秀，率道天真，不議論時弊，明亮啊就像是明月發光照耀群星，矯健啊就像飛翔的鸞鳥擊拍翅膀翱翔宇宙。他在洛汭青雲直上，在山東脱穎而出，資質比浮磬還要清純，聲音就像孤生的梧桐，像璞玉一樣聲音清脆，像山峰一樣高大雄偉，信奉正道，以天下爲公，和才能非凡的人并駕齊驅，不因爲道路曲折期望通達。所以張高而弦悲，聲音激昂琴柱掉落，優美的歌聲還没有應和，桑濮亡國之音就代之而起，即使有美好的音樂，也超不過《韶》《濩》；即使有非凡的龍，也終於倒伏在溝壑。唉！大庭已經遥遠，清静無爲的教化也隨之變得幽遠，皇道不因爲仁智興隆，帝德不因爲仁智顯盛。三皇五帝的愛心美名，可以仰慕學習；王霸的功業雖然超絶，他們的道路可以繼承和闡明，可悲啊賈誼先生，爲什麽命運這麽艱辛！懷有寶玉一樣美好的才華，命運却這麽薄！

當年咎繇爲虞舜出謀劃策，吕尚歸附姬昌，德性完美，舜和姬昌便爲帝王。管夷吾輔助桓公，漢朝進用蕭何、張良；劉備三顧茅廬，美名就像蘭花的芳香。所以世道紛亂就屈身退隱，世道太平則鳳凰來朝，如果栖息不選樹木，飛到的不是帝王身邊，雖稱得上是蘭摧玉折，對俊才又有什麽補益！内心不是死灰，神智一定要附於形體，形體托庇神王，所以能够保全性命。爲什麽像蘭膏一樣的賈誼，在揚名漢朝的時候，被飆風摧

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吊，寄之淥水。

折，喪失了他的光彩。天地悠悠，存亡之間相距很近，世道好就通達，世道不好前程堵塞。我哀他生不逢時，沒有見到他的死，豈敢不敬吊他，把哀思寄托於清澈之水。

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吴國内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

後來因爲有病，徵召任給事中，又兼著作。吴國内史虞潭爲太伯立碑，庾闡撰寫碑文。庾闡又作《揚都賦》，被世人推重。他五十四歲時去世，謚號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

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兒子庾肅之，也因文采聞名，歷任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年間去世。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

曹毗字輔佐，是譙國人。高祖曹休，是魏大司馬。父親曹識，是右軍將軍。曹毗年少時就喜歡文書典籍，擅長創作詞賦。郡府舉薦他爲孝廉，任郎中，蔡謨提拔他爲佐著作郎。因爲父守喪辭職。服喪完畢後，升任句章令，徵召爲太學博士。當時桂陽人張碩被神女杜蘭香降服，曹毗由此作了兩篇詩嘲諷他，并續寫蘭香歌詩十篇，很有文采。又著有《揚都賦》，僅次於庾闡。

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

多次升遷任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因爲聲名和官職没達到理想，就撰著《對儒》來自我開釋。文章寫道：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絶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吴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潜崇岩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

有人問曹毗説："寶物以含珍爲貴，士子以懷有才能爲尊，麒麟因爲不見行迹而神奇，松樹因爲負霜雪而稱爲俊拔，因此蘭草長在幽澗，玉石在高山上生輝。所以子州漂過湖海去隱居，吴季看輕帝位解下印璽，虞公隱居在崇山峻嶺中養神，梁生去南越保持慎獨，因而能保持本性頤養身心，絶迹於教化之地，寒冬播揚芳香，披霜雪而奮起。

今子少睎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楊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己

現在先生年少時就仰慕玄冥之風，還没有成年就姿容秀美，小小年紀就顯出奇特，還是個孩子就善寫文章。辭藻可比楊雄、班固，志向可以和鴻鵠相比，研究道理貫通嚴正，探討精妙鋒芒超過刀鋒。已經跨越遼闊的不毛之地，使土地到處鬱鬱葱葱。何必把

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韵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栖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内聽之聰。而處泛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衢，游不踐綽約之室，趋不希騄駬之踪；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簣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

刑禮作爲己任，把申不害、韓非看成宏通！既已登上東觀，參預撰寫史書；又進入太學，研究儒家學説。竟然没有幽遠的韵致和淡泊之心，隱逸的氣質和玄虚的胸懷，在草木繁茂的地方采集正氣，韜晦隱迹，不追隨栖隱者的行迹，不仰慕抱鱗之龍，不謀求修練真性的方法，不思慕内聽的好耳力。却處在浮華的官位上處理事情，宣揚世俗的教化以使自己糊塗，拉着鹽車以顯示才能，修養自己以尋求恭敬。退官不居住漆園，出仕不走仙鄉的道路，游賞不走進華麗的屋子，遠行不思慕騄駬馬的踪迹，用狹小的胸懷整理知名的典籍，以草筐那樣小的容量去堵塞北川的洪水，在短暫的時間裏檢核名實，在一枝筆上判定得失。

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争，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怨讐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毁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虚心於玄圃，蔭瑶林於蓬萊，絶世事而雋黄綺，鼓滄川而浪龍鰓者矣。蒙竊惑焉。”

先生如果認爲我果真是如此呢？那麽就不必以此來迎合世俗。先生如果説世俗不是這樣呢？那麽不是不可以苟從。世俗和我紛紛地相互争辯，利害渾沌得更加厲害，這何異於拿着腐朽的繮繩來駕馭奔騰的駿馬，承藉强勁的風而握住秋天的蓬蒿，以恬淡的性情來應付煩勞的事務，對着大家使仇怨的人無恨呢？先生没有聽説過終軍的鋒芒，賈生的才幹，在山東秀奇挺立，在漢像珠玉一樣映耀，可以説是美譽傳遍天下，名聲可以震嚇嬰孩，但是被周勃、灌嬰的言論所詆毁，自身遭逢難以應付的災難。由此説來，名是實之客，福運萌發災禍，早晨還開着繁盛的花朵，晚上就復歸塵埃，不如在玄圃中澄静虚心，在蓬萊的仙林下乘凉，遠隔世事而把夏黄公、綺里季等人看作俊傑，在大海上嬉戲玩耍呢。承蒙您聽我述説這些糊塗的想法。”

主人焕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閬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粗者循一往

主人莞爾而笑，欣然地説：“天地開闢以後，陰陽浩瀚，五行更相爲用，化生紛亂，萬物繁多，誰能測度它們的徵兆！不登上閬風，怎麽能看到不同物類的形狀？不觀測列星，怎麽能看到恢宏宇宙？所以糊塗不明的人因循以往的智慧，狷介的人恪守一方

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

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弦，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鉤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黄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闥，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説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喻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的做法，哪裏知道烈火焚燒的樹林會燃燒枝椏，冰冷的津渡摧折向陽的草木！所以大人達觀，隨着自然行事，出仕不辛勞，閑居不像巢父隱居，在儒也儒，在道也道，時運不濟時就藏住自己的光彩，時來運轉時就播揚華麗的辭藻，這大概是圓通處世的態度，不是尋常人所看重的。

現在日月星互相映照，陰陽二氣充盈宇宙，無上的教化像夕氣凝結，清明的風氣像早晨一樣清新，道德因爲才能通暢，教化隨着天理發揚。所以五典在百官那裏昌明，虞音在五弦上響起，安期在茂盛的樹林下换上官服，漁父在河邊上垂釣。如此則教化無所不融，道德無不普及，風俗澄清，河水清澈。正要在五色雲上飛舞黄龍，在靈山上招引鳳凰，在華美的屋子裏使美酒流蕩，在庭前使朱草繁茂。哪裏有違背天理的憂患，連累本性的疑慮！先生衹知道論辯這些説法而没有探明它的淵源，表明了朝菌不能明白早晚，蟪蛄無法看見大年，這本來不是用筆墨叙述的，姑且恭敬地回答你用以終結本篇。"

累遷至光禄勛，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曹毗多次升官至光禄勛，去世。撰著的文章一共有十五卷，流傳於世。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盗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

李充字弘度，是江夏人。父親李矩，是江州刺史。李充年少時失去父親，父親墳墓旁的柏樹經常被盗賊砍伐，李充親手殺死盗賊，因此出了名。他擅長楷書，精妙得可以和鍾繇、索靖并論，世人全都推重他。徵召爲丞相王導的屬吏，轉任記室參軍。

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虚浮之士，嘗著《學箴》，稱：

《老子》云："絶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

李充年幼時就喜歡刑名之學，貶抑虚浮之士，曾經著《學箴》，説道：

《老子》上説："絶仁棄義，家中纔能孝慈。"難道是仁義之道滅絶了，然後孝慈纔産生嗎？大概是憂慮用仁義尋找情的人少而用仁義求利的人多而已。道德淪喪後仁義就彰顯，仁義一彰顯名利就興起，禮教的弊端，正在這裏。先王因爲道德不行，所以用仁義來教化百姓，又因仁義施行得不純篤，

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争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絶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鮮，不覿千仞之門而遂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并絶，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之違本，言不流放，庶以袪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

所以用禮律來約束；約束越是瑣碎，詐僞就越廣泛，老莊於是闡明無爲的好處，堵塞争奪私欲的大門。極盡靈智之精妙、總括會合變通之和的，没有比聖人更高的了。革新一代的宏制，流傳千載的遺風，則非聖人不能有建樹。既然這樣，那麽聖人處在世上，説句話就會成爲教導之言，辦件事就會成爲準則，運通就和時世一起興旺，理喪就會和時世一起凋敝。所以用大爲之論標明其大義。物一定有淵源，事一定有所主，這是把職責交給聖人而把牽累留給過去。所以用棄絶聖智來教化，用無名本真來鎮撫。聖教救治表面，老莊指明根本，本末的路途不同但作爲教化却是一樣的。人的迷惑，已經很久。能够看到現象的人多，能看到道的却很少，看不見千仞高的門却追逐適應事物特性的踪迹，追逐得越專心，離開根本就越遠，於是使得浮靡之風和薄陋的習俗一同興起，前代的好傳統和淳樸的風俗一起絶迹，所以聖人長期隱居但是行迹從來不曾滅亡。擔心後進者如此糊塗，因此將要逾越禮法抛棄學問去企求無爲之教，衹看到義教的衰敗却看不到它的興盛，所以大略地説一下我心中的想法，用以補充他們的闕失。援引道家的弘旨，會合孔孟之道的適當之處。義理違背根本，但言論不放縱，大概希望用這些來消除困乏蒙昧，使以往的迷惑覺悟吧！辭説道：

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群塗思通，暗賓師明，匪予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羲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静

在渺遠的太初時期，遥遠的鴻荒時代，古樸的萬物，和道一起被遺忘。聖人的事迹還没有顯現，賢人的名聲還没有彰明，百姓歡樂飽食優游，任由自己肆意恣行。賴以生活的東西多了以後，交流渠道需要溝通，愚昧的人師從聖哲，昏聵的人尋求啓蒙，遺忘自己匡救時世而天下爲公。大庭創基業，伏羲神農大力輔助，君臣父子夫婦應時形成，帝王的恩澤爲人瞻仰，恩澤雨露沾潤，教化流播，家家户户同於世俗但是没有人犯上作亂。到了中古時代，聖哲的帝王代代相承，

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質和文更相興起，禮義綱紀更迭興盛，政事因爲施用禮義綱紀而繁興，教化因爲阻礙禮義綱紀而停止，動不因本性受擾，静難道是心神清澄！名所彰明的，是道所偏廢的，於是貶損興隆的事，尊崇衰敗的東西，刑罰由於德政衰落而興起，夏、商、周三代的刑法都是在末世興起，勸勉和誘導以後，就施行矯枉整飭。勸導已很全面，矯飭亦很深刻。雕琢成各種文采，高高低低奏出各種曲調，大家的技能盡情地施展，衆人的機巧竭力地展現，曠野上没有胡蹦亂跳的馬匹，山中没有不成材的樹林。民風没有不改移的，教化没有不變易的，人没有了道德，正道變成了歧途。放縱欲望而超越禮節，不知道貪求争逐是弊病，不走平坦大道却走這危險的小路。狡兔登上了山崗，游魚逃遁在水川，大道至理幽深玄妙，遺棄魚餌收起捕網却向魚笱兔網責求事功，先前的綱紀喪失却要寄托旨意忘記言行。政事乖異於他們所徵引的言辭，拔本塞源，長期遁迹，終年尋求名聲，刻意地違離本性，失掉了常態。世途有險阻和平坦，運道有通暢和堵塞，損益有一定的時機，升降因一定的事理。道不可以在某一天就廢棄，也不可以在一天擬就，禮不可以固定一千年，也不可以在當年就廢止。若不是仁就無法使人學好，若不是義就無法使人知耻，仁義本來不可遠離，離開那些禍害仁義的事物而已。勉力遵行還擔憂不能達到，僅是企求那就遥遠得很。家裏一句好話，千里之外都有回應，何况行止克己復禮。采風官搜集箴言，敬贈給君子。

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

征北將軍褚裒又招李充爲參軍，李充因爲家裏貧窮，苦苦請求出京做官。褚裒準備讓他做縣令，試探地問他，李充説："窮途末路的猿猴投奔樹林，哪裏來得及選擇樹木！"於是任剡縣令。遭逢母親去世。服喪期滿後，任大著作郎。

于時典籍混亂，充删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

當時典籍混亂，李充删除煩雜重復，分類編輯，分成四部，很有條理，秘閣作爲固定的體例。多次升遷至中書侍郎，死在官任上。李充注

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

子顒，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

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

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勖，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絶美，曾爲咏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咏，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勛迹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

《尚書》以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流傳於世。

兒子李顒，也有文辭，著述很多，郡府舉薦他爲孝廉。

李充的堂兄李式以平和含蓄著稱，善寫楷書隸書。中興初期，李式官職到侍中。

袁宏字彦伯，是侍中袁猷的孫子。父親袁勖，爲臨汝縣令。袁宏有超人的才智，文章絶美，曾經創作咏史詩，是他抱負的寄托。袁宏年輕時孤苦貧寒，靠着運輸租税養活自己。謝尚當時鎮守牛渚，秋夜趁着月色，和侍從們微服在長江上划船。適逢袁宏在船上諷咏，聲音既清和，文辭又華麗出衆，於是停下來聽了很久，派人去詢問。下人回答説："是袁臨汝的公子朗誦詩。"朗誦的就是他的咏史詩。謝尚率真且情趣高雅，就把袁宏迎上船，和他談論，通宵達旦不睡覺，從此袁宏名聲日益增高。

謝尚任安西將軍、豫州刺史，任用袁宏參與他的軍務。袁宏多次升遷直到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桓温看重他的文筆，讓他專門綜理書記。袁宏後來撰作《東征賦》，賦末陳列了過江的各位德高望重的人，惟獨不載録桓彝。當時伏滔早在桓温府中，又和袁宏友善，苦苦地勸説他。袁宏笑了笑不答話。桓温知道後很憤怒，但是忌憚袁宏是一時的文宗，不想讓人特意去詢問，後來出游青山飲酒回來，叫袁宏和他一同坐車，大家都爲袁宏感到害怕。車走了數里，桓温問袁宏説："聽説你寫《東征賦》，稱舉了很多先賢，爲什麽不提及家父?"袁宏回答説："尊公的稱謂不是下官敢擅自提到的，既然還來不及啓禀，就不敢公然提及了。"桓温懷疑他的話不真實，就説："你打算寫什麽辭句?"袁宏馬上回答説："風度鑒識飄逸爽朗，有時搜訪有時引薦，即使身體可以亡故，道也不能隕落，宣城太守的節操，信義最爲允當。"桓温流着眼淚停止詢問這件事。袁宏的賦中也没有提到陶侃，陶侃的兒子胡奴曾經在密室裏抽出劍來質問袁宏説："家父的功績這麽大，

功以濟時，職思静亂，長沙之勛，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你的賦中爲什麼忽略了他？”袁宏很窘迫，回答説：“我已經把尊公盛贊過，怎麽能説没寫？”接着説道：“精金經過千百次冶煉，切割東西就能切斷，他的功用是匡救時世，他的職責是平定禍亂，長沙牧的功勛，爲史家所稱贊。”胡奴這纔作罷。

後爲《三國名臣頌》曰：

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顔，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静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

後來袁宏撰作《三國名臣頌》道：

百姓不能管理自己，所以立國君來治理他們；聖明的君主不能獨自治理天下，就設置大臣來輔佐他。這樣三皇五帝就相繼出現，歷代的帝王都繼承他們的基業，用揖讓或用干戈，用文德或用武功，無不是君主統率而賢才光大，元首籌劃而大臣們盡心竭力。雖然遭逢的時世不同，行迹有優有劣，但是對於君臣的地位關係堅固，上下道合之義不廢，美好的風教吹拂，雖然訓誡改革千年，但其道理是一樣的。因此八元八愷被提拔後唐朝昌盛，伊尹、吕尚被任用後商湯、武王國家安定，三賢進用以後齊桓公興起，五臣顯赫以後晋文公稱霸。中古以後世道衰落，這種道就衰敗了。處在君位的人不以至公之心統理萬物，下面的臣子一定用私行請托期求榮耀，君主不用信誠統御臣下，臣子一定用威權詐謀使自己顯赫。於是君臣離心而名教淡薄，時世變亂繁多而不能治平，蘧伯玉、甯武子因此而退縮進取，柳下惠因此三次被罷黜，接輿因此邊走邊唱，魯仲連因此逃隱到海上。在衰亂的時世，能保持名節，君臣相得，合若符節，那就是燕昭王、樂毅這一類人了。没有遇到伯樂的時候，一千年也發現不了一匹好馬；遇到天子出現時，當年就能任用三傑，漢朝得到賢才，在這一點上值得推崇。漢高祖雖然不按正道來對待别人，但是群臣能够竭盡心智；蕭何、曹參雖然不能像三代的臣子們一樣事奉君主，但是老百姓没有失去本業。平息禍亂庇育人民，也還在三代臣子之下。在正值亂世的時候，做官就不如隱退；萬物需要治理的時候，沉默就不如發表見解。因此古代的君

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

子不擔心弘揚大道困難，而擔心遇到太平時世難；遭逢太平時世也不難，難的是遇到賢明君主。有大道却没有好時世，這就是孟子感嘆的原因；有好時世却没有明君，這就是賈生哭泣的原因。萬年出一明君，這是人民的康莊大道；千年遇到一明君，這是賢智之人的好時機。遇上了怎能不欣喜，喪失了怎能不慨嘆。古人的話，確是實情啊！我在空閑時常常閱讀《國志》，考察裏面的君臣，比較他們的立身處事，雖然行道不如前代，却也是一代英主。

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

荀文若懷有獨特見識才能，而且有匡救時世的志向，説到那時正是生靈塗炭的時候，察看文若的才能又超不過魏武帝，所以他放棄稱王圖謀事奉魏，參預謀劃世事。他舉用賢良不標明看法，所以時間長了纔顯明；他出謀劃策不貪求功績，所以事到臨頭纔算裁定。雖然爲匡輔漢室而死，見識也算是高的了。

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董卓之亂時，漢獻帝被逼迫遷到長安，荀公達憤慨，立志捨身匡救漢室。由此説來，能從大處保存名節。至於自己本是漢朝的官員却進入魏的幕府，推尋源流進退，也還是和荀文若相同的。他們二人存亡的結局不一，生死不同的原因，大概是文若既明哲，又寄迹在名教之中吧！仁義不可不明，那麽時人就尊崇它；爲人之道不可不保全，達識的人掌握其要領。這二人一起弘揚爲臣之道，豈不高遠嗎！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崔琰高明，百折不撓，他之所以在魏武手下出仕、在漢朝任職，是因爲漢主朝南而治，魏王北面稱臣的緣故！至於一旦魏武篡位，君臣變換了位置，那麽崔生不去，他也不會得到魏武的容忍。江湖可以用來渡過舟船；也可以用來傾覆舟船；仁義可以用來保全自己，也可以用來殺死自己。但是先賢們在前頭獻出了生命，後來的哲人在後頭奮起而亡身，難道不是人的天性從心中發出，而受到名教束縛嗎！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没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兹！及其臨終顧托，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咏矣！

諸葛孔明盤桓不急於出仕，待時而動，自比遥遠的管仲、樂毅，明瞭這二人在當時就風流倜儻，用禮義來治國，人們心中没有怨憤，刑罰不濫施，没有多餘的哀泣，即使是孔子爲子産之死哭泣，又怎麽能超過他！到了劉備臨終顧托後事，孔明接受遺命輔佐後主，劉備没有疑慮地把後主交給孔明，孔明毫不恐懼地接受了遺命，後主没有二心地接納了孔明，百姓相信他而没有風言風語，他們君臣之間的關係，實在值得歌頌！

公瑾卓爾，逸志不群，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

周公瑾高出衆人，逸志超群，年少時料度孫策，就和孫策心意相合；後來出了奇策，在赤壁之戰中三分天下。可惜他壽命短促，志向無法度量。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張子布出謀劃策，有名譽播揚的美善；勸阻孫權停止哭泣悲哀，有輔佐的大功，神情所關涉的，難道僅是正直敢言而已嗎！但是閉門不用，在孫權登壇時受到譏嘲。一個人的表現并没有改變，但是用與不用很快就有所不同，何况沉迹在溝壑，逢時與不逢時呢！

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托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曰：

詩頌的創作，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有的詩用作吟咏情性，有的用來記德顯功，雖然意義相同，但是所寄托事理時有乖異。至於出仕或閑居各得其道，名體都不固滯，高風善行，美名傳揚，給世人作榜樣的人，不可偏廢。再撰寫心懷，作爲他們的贊：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飆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并迴乾軸。競收杞梓，争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

漢朝火德衰微以後，國運遭逢衰亂。戰亂的狂風吹動四海，南北二溟都揚起動蕩的波濤。龍虎雖然已經驚起，但是風雲還没有應和。好像游魚選擇深淵，飛鳥尋求樹木。强盛顯赫的三雄，一起運轉天軸。競相網羅賢人，争着招攬豪傑。像鳳一樣的賢人來不及栖息，像龍一樣的豪傑來不及隱伏。民間的賢俊全都被搜羅盡了，好像山谷中没有了幽蘭，山嶺上没有了秀菊。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頤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

光彩照人的荀文若，明察聖哲。應付事變瞭解細微，探求奇治之道。好似日月在身，越隱蔽越明亮。文德光彩映照心中，越

滄海横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内。始救生靈，終明風概。

鑽研越至於精妙。天下紛亂如同滄海横流，好人壞人都遭危難好比玉石同碎。通達的人兼善天下，被廢黜的人愛心長存。謀圖解决時世的紛争，功績匡濟天下。開始時要救治生靈，最終能顯明氣節。

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群會。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韵，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

公達大智大慧，心裏就像卜筮能預見事物。智慧運用無窮無盡，統攝各類事情。在開始立功揚名的時候，就遭遇亂世。但是他神情鎮定，處之泰然。他在軍中和悦安詳，籌算没有不合情理。像美妙的音樂聲韵通和，行事不曾有片刻的停滯。即使懷有和氏璧那様的珍寶，也僅是一笑連城。智謀能够極盡物情，愚態足以保全生命。

郎中温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

袁郎中温文爾雅，才器見識與衆不同。講大信不講小信，通達物情又堅定不移。恭順有德，氣度寬弘。剛成年就樹立雄心壯志，在年老時大道布揚。有仁心的人一定勇敢，有德的人定能立言。雖然遭遇到危急，神氣還是恬淡安定。行爲不加修飾，名節也没有過失。志操雖然没有經過激勵，但是純素之風越來越鮮明。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墻岸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邈遠啊崔琰，身正心直。他眉目開闊清朗，好像墻宇高大使人無法窺見殿堂。他的忠心存留在行迹裏，他的義氣表現在風神上。他希望能樹立忠賢之士，剪除奸惡小人。有人嫉恨他才華出衆，世俗容不下他的智慧。懷着珠玉一樣才華的崔先生啊，素來持有名節。雖然遇到了塵霧般的耻辱，但是氣節震動了霜雪。天運窮極，君子道消，他的死去就像是明月破碎。

景山恢誕，韵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徐景山浮誇怪誕，神韵與道相合。他不顧念身體，心存萬物，就像海納百川包容廣大。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到喝醉時忘記了言辭，在酒醒以後能作出回答。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人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逾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陳長文通達文雅，義心始終不移。他希望能輔翼國君，把自己比作伊尹但爲不能實現理想感到羞耻。人民有没得到國君德政的，他憂懼得像是自己犯了罪。他的好策略布滿在帝庭，正直的言論填滿了皇帝的耳

朵。美玉雖然艷麗，但是光色不過在一把之内。積德雖然微薄，但他的道行映照天下。

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情禮兼到。

深遠啊夏侯太初，度量高雅。器量風度出於自然，標準而無假。立身遵從正直，濁世時却隨着虚僞。對待死亡并不難，衹要正理還在就容易。天下萬物都波蕩，誰能够承受危難！天地徒然那麽遼闊，却没有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事奉國君和父親是自然之理，并不是因爲受名教驅使。敬愛國君正和敬愛父親一樣，情和禮兼顧。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威勇的王經，知道會死也不屈服。尋求身邊的仁，必然在忠孝之中得到。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獸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陳玄伯剛强直率，堅决保存名位和體統。立志成就國君的功業，尊崇君主整治群臣使其各分等級。他身穿禮服威風凛凛地站在軍門下，正直的言論説得更多。在國家危難的時刻獻出生命，竭盡了心力和人臣之節。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氛雺！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堂堂諸葛孔明，器度宏大邈遠。外表和其他生靈一樣，但是惟獨他先知先覺。標榜自己是風流人物，把自己比爲遥遠的管仲樂毅。隱潛的真龍還没有起飛，平生的志向更加堅定。漢道喪亂遭受厄難，戰事不斷興起。如果不是治世良才，誰能掃清亂世的渾濁！劉備希望平治天下，孔明能够排解危難。把身上貧民百姓的衣服扔在山林，奮然而起成爲國家的棟梁。

士元弘長，雅性内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

龐士元心胸遠大，品性風雅内心明亮。崇善愛人，觀看開端就知道結局。天下的死喪禍亂太多，但鏟除殺伐之道還不能成功。先生標立此道，振起古人的清風。殷勤事奉先主，謹慎隨時。從早到晚都不敢懈怠，把國家的和順清明看作自己的責任。謀略陳説出來以後，霸王之業已經奠定基礎。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

蔣公琰立身之本，不忘中正之道。豈能説是模仿古人，實在是雅性自然就有。既已爲官就應完成使命。推舉賢人自己謙恭，時間長了就值得尊敬。

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兹

黄公衡謙和通達，秉心誠實而深遠。熱

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

愛君主，面臨危難行事不糊塗。先前戰鬥未能勝利，暫時投降了魏。在蜀國時能規諫先主而留下美好的名聲，不得已投降魏國後又能心繫蜀國而不失德操。天下紛亂，民心將要變動。鳳鳥可以選擇高大的梧桐樹栖息，而賢臣要等待國君的眷顧。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周公瑾英明通達，心中明亮能獨自決斷。從草莽中出來尋求明君，和國君一見面就定交不疑。威武的魏武帝，挾天子以令諸侯。志在占領吳國，他依仗自己的勇戰輕視了對手。英姿雄發的周公瑾，在赤壁出了奇策。三分天下，各據一方。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托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

張子布名聲遠揚，遭逢時世正當大亂。他在鄉里深藏不露，到江東避難後纔安下心來。王道有險阻，吳 魏都看重他。終於輔助吳國，提出了遠大的謀略。桓王 孫策死的時候，帝業還没有建立。孫策握着張子布的手托孤，把他看作賢良親人。勸阻幼帝停止哀哭，面臨國難奮不顧身。成就了孫權的帝業，實在是因爲這個老臣。賢才是爲亂世而生，亂世也需要賢才。君主得到賢才能够任用，貴在没有猜忌。

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

超群的魯子敬，從鄉野之間躍居顯要職位。肩負重任想出妙計，成就了帝業。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

諸葛子瑜容貌美好，稟性更佳。能規諫却不犯逆，正直却不剛愎。在公庭上傳達君命，出來後不看重名位。難道不懂得兄弟之序嗎？是要慎重地對待名器。

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鋭。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陸伯言正直，按照正道輔佐時世。出任將帥能够勤事立功，入朝也可以進獻可行的事而廢替不可行的事。謀求安定國家，排解紛争挫敗敵人的鋭氣。正直却招致君主的猜疑，忠誠却獲罪。

元歎邈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

顧元歎志向遠大，神理清和，形貌嚴整。就像潔白的珪玉，純潔没有污點。樹立德行有恒心，輔佐國君有耐心。清白不能增加他的高潔，污濁不能沾染他的名聲。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

虞仲翔高風亮節，不隨波逐流。卓爾不群，寧折不彎。多次犯顔直諫，行道正直却

道受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

遭受貶黜。對境遇的嘆息超過了良馬遇不到孫陽，被放逐的情形和屈原、賈生一樣。

莘莘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衆多的賢良啊，真是千載一遇。在大道上駕車奔馳，昂首前行。上承君主的流澤，處理各種事務。保持名節的道路不同，但是風雅的意趣相同。就像日月明亮地挂在天上，人們瞻仰它却不墜落。仁義在身上，終身用不完。尊崇懷念他們的風節，仰慕他們的德操。後世的賢人擊節贊嘆，懦夫也會增添氣概。

從桓温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韵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韵一句，或爲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余心，訴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袁宏隨從桓温北征，創作了《北征賦》，都是他的文章中成就高的。他曾經和王珣、伏滔一起在桓温那裏閑坐，桓温讓伏滔誦讀他的《北征賦》，到了“從人們的傳述中聽到了傳述，説是在這片原野上得到了麒麟，生出靈物來瑞兆德行，爲什麽要把自己交給虞人呢！我痛心孔子的透徹和悲傷，似乎是真的哀慟不是假裝。自己的品性哪裏值得傷懷，那是爲天下傷心啊”，文章本來到此就改韵。王珣説：“這篇賦將流傳千載，不容許草率從事。現在在‘天下’之後，改變韵脚轉寫别的事，但是對於寫送的致趣，似乎還没有完。”伏滔説：“再能增加一句韵脚，或許會好一點。”桓温説：“你思考增加一句。”袁宏應聲回答説：“我的心裏感慨不盡，對着疾風獨自傾訴。”王珣諷誦玩味了半天，對伏滔説：“當今文章之美，應該一齊推舉這位先生。”

性强正亮直，雖被温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耻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

袁宏生性剛正不阿忠誠耿直，雖然受到桓温的禮遇，但到了辯論時，總是據理力争而不屈服，因此顯榮的職位得不到。他和伏滔一同在桓温官府中，官府裏都稱他們爲“袁伏”。袁宏心中把這看作是羞耻，經常感嘆説：“桓公的厚恩不能優遇國士，却把我和伏滔相提并論，這是何等的耻辱。”

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别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

謝安常常贊賞他應對機敏辯論反應快。後來謝安做揚州刺史，袁宏自吏部郎出任東陽郡守，謝安在冶亭給袁宏餞行。時賢全都聚集在一起，謝安想試試他在倉促緊迫時的才氣，臨别時握住他的手，轉身到侍從們手上拿出一把扇交給他説：“姑且用來送行。”袁宏應聲回答説：“我就

人嘆其率而能要焉。

去奉揚仁風，撫慰百姓。”當時的人們都贊嘆他坦率而能恰如其分。

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

袁宏看到漢朝時傅毅創作的《顯宗頌》，文辭很典雅，就創作頌文九篇，贊頌簡文帝的德政，呈送給孝武帝。

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

太元初年，袁宏在東陽死去，時年四十九歲。他撰有《後漢紀》三十卷以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一共有三百首，流傳於世。

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袁宏有三個兒子：長子袁超子，次子袁成子，幼子袁明子。袁明子有父親遺風，最知名，官職做到臨賀太守。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别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温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

伏滔字玄度，是平昌安丘人。有才學，年少時就出了名。州府舉薦他爲秀才，徵召爲别駕，他都不赴任。大司馬桓温提拔他爲參軍，用很高的禮節來對待他，每當宴飲集會的時候，一定讓他和自己一同出游。他隨從桓温攻打袁真，到達壽陽時，因爲淮南多次發生叛亂，就撰著上下兩篇文論，名叫《正淮》。它的上篇説道：

>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吴、楚、陳、蔡之輿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於晋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

> 淮南，是三代時揚州的分野。在春秋時，它是吴國、楚國、陳國、蔡國的土地。戰國末年，楚國全部占有了它，考烈王定都在那裏。秦國兼并天下，建立郡縣，這就是九江。劉邦、項羽争霸的時候，它叫作東楚。自從戰國到晋中興，六百多年裏，治理淮南的有九姓，興兵反叛的有十一人，全都很快接連滅亡，禍害到世上，但總是没有人引以爲戒。這是天時呢，是地利呢，還是人禍呢？爲什麽有這麽多的死喪禍亂呢！我試着研討比較而論述這件事。

> 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絶，近則火星晨見而王淩首謀，長彗宵映而毌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

> 天象明白地顯示，吉兆在各個星宿；山河迂迴環繞，險要的地勢就在丘陵上彰明；治亂推移，興亡在人事上表現出來。由此看來，兼并就是一定的了。當年妖星出現在東南，貧弱的楚國就滅亡，彗星橫飛銀河，劉安就被誅殺，近來則有火星在早晨出現，王淩帶頭謀反，彗星晚上映照，毌丘突然叛亂。這就是表現在天時上。壽陽那個地方，

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限，水旱之所不害，土産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争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

往南有連接荆汝的便利，往東連接富庶的三吴；北邊和梁宋接壤，平坦大道要不了七天的路程；西邊和陳許相接，水路陸路都不出千里；外有江湖的險阻，内有淮肥的穩固。龍泉這塊地方，有良田萬頃，舒六的貢賦，包容了蠻越的賦税，金石皮革的器具都會萃在這裏，苞木箭竹之類生長在這裏，山湖水澤的周圍，水災旱災都構不成危害，本地所産的物品和草木的果實，可以用來度過荒年。這就是和地利相關的。那裏的風俗崇尚氣力贊揚勇悍，那裏的人善於打仗重視詐僞，豪强并兼的大族，十家就有七家；私藏有兵器的人家，一户挨着一户。然而仁義的教化不浸淫，刑法到不了，這就是它多次亡國的原因。

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强秦之威，内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三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内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説，招引賓客，沈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强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絶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彦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

從前考烈王憑藉衰弱的楚國多次遷移國都，在外被强盛秦國的威勢所逼迫，在内遭遇到陽申的禍亂，逃避劫持和殺身之禍，君位衹延續了三代就滅亡。黥布憑着三雄之一，在垓下成就了功名，淮陰王被囚禁以後，梁王越王被殺，害怕結成震主的威勢，擔憂出現同黨的禍患，於是謀劃圖全的計策，或許能有死在别人後邊的福氣，結果軍隊一戰而敗，自己被漢室的利斧砍殺。劉長這個旁出的宗族支派，統治了整個大國，趁着喪亂的餘波，統御剛剛化治的風俗，没有德政却受寵，貪欲到了極點帶來了禍患。淮南王劉安在内懷着先父的憾恨，在外被奸臣的邪説所迷惑，招引賓客，沉溺在數術之中，憑藉着二代的資蓄，依仗着軍隊的强盛，在江淮之上奮起，向西挺進謀圖宗國，話還没有説完，自己和子孫們就都被滅絶。李憲乘着新莽滅亡之餘，袁術處在漢朝的末期，依憑武力叛亂，竟然想出篡位的計策，在九江建號，在下邑稱王，狼狽逃亡，全城的人都被殺戮。等到了王彦雲、毋仲恭、諸葛公休這類人，有的倚仗長期以來的名聲，有的倚仗從前的功勞，在淮楚掌握重兵，用武力控制東夏，恰值多災多難的時世，處

迷，以至絶滅，亡楚當之。恃强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僞，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迹，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在衰敗或興旺的時刻，謀圖非分之利，一個個地相繼失敗。祖約協助逆亂，自己滅亡家族被殺。這十個叛亂的人，就是因爲人事而形成的。逐漸衰弱昏庸迷亂，以至於滅亡，亡國的楚國充當了這個角色。倚仗强盛害怕逼迫，於是謀劃叛亂，黥布做過這種事。二王叛逆，這是太親寵的過錯。袁公路僭稱僞號，這是趁火打劫的盜賊。二將因爲貪圖立功首先發難，祖士少因爲驕矜招來禍患。推究他們的失敗原因，考察他們的踪迹，都是寵愛太過淫逸致禍，福運太過災難就産生，而不逐步制止它，積儲起來便成大禍。

其下篇曰：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决戰陳都，暴尸横野，僅乃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遍於天下，而馳説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淩面縛，得之於矸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内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鋭，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棼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

文章的下篇説道：

當年漢高祖殺黥布，有三策的主要方面是，飛速地送去赦免罪過的詔書，利用帝王的威勢來剪除逆節的臣虜，在陳都進行决戰，暴尸横野，這纔打敗了他，他的危害也够深的了！長安的謀略，雖然没有在山東交兵，禍患没有遍及天下，但是游説之士和境内的人被拘禁殺害放逐的，也有很多。光武帝在肥舒集結軍隊，魏祖在蘄苦策馬縱横，廬九之間的人在戰亂中奔走的十有七八。王淩自縛投降，來自他耿介；仲恭迎戰，是因爲他後來纔覺悟。但是高祖因此而連夜趕路，世宗因此而發病，難道還不擔心嗎！文皇挾帶着天子的威勢，倚仗着伊周的權謀，在内率領全部京畿内的軍隊，在外徵集四海的精鋭兵力，像雲雨一樣集合起來，攻城拔寨到達了淮河邊，但是誕欽安然自得，正在環城固守，扶着車軾觀望帝王的軍隊。於是修築長圍，建起樓櫓，高大的墻壁連接着護城河，背着武器敲擊着木柝來防守。從夏天直到第二年春天，然後纔知道要滅亡了。如此看來屠城的災禍，還能够説得清嗎？約的出奔，淮左變成了廢墟，可悲啊！

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宫，長於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

魯哀公的話確實不錯啊，那些生在深宫中，長在富貴人家的人，没有憂傷恐懼的經歷，榮辱與己無關，他們仁義之本就很淺。擁有稱王稱帝的尊貴，憑藉着城邑的富有，

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强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奸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内，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説日交於側，猾詐錮咎之群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俯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絶者歟！

居住在險要的地方，蓄養着衆多强大的軍隊，却没有用德政去治理臣民，没有用法規節制自己，幸災樂禍之心就産生了。以昏昧的主上來駕御奸臣，鋭利的甲兵加上堅固的城墻，詐僞的命令暢行境内，用邪惡的恩惠來收買人心，僥幸成功的游説每天在身旁響起，狡詐頑固的人往身前趕來，追逐利禄就像趕回家一樣，怎麽能使他們不作亂呢！何况利用舊有的親寵，挾持從前的功勛，害怕逼迫和滅亡，運用謀劃保存自身的人，希望他們低頭就範，不也太迂腐了嗎！《易》説“踏着寒霜直到堅硬的冰雪，這是逐漸達到的途徑”，説的是逐步的意思。唉！這就是亂臣賊子亡國敗家世代都不斷絶的原因吧！

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迹，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强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

從前先王統治天下，選拔有德行的人，和三吏共同商議，明確他們的官職，指明他們的等級，劃定他們的封地，向他們宣明政令，上下有序，没有僭越的嫌疑，士農工商都安於自己的職業，没有并兼之國。每三年對官員進行一次考核和升降調整，有功有罪都隱瞞不掉，九功時常重修，刑罰獎賞都不違背事實。政令有步驟，引導有法度，親寵他們有節制，權力不交給外面的人，威勢不濫用於下級，所以能够使禍患杜絶在萌芽之際，重視名器，加固根本，傳到百世之後。雖然時運有盛有衰，弱小者也不用懼怕滅亡；道運有興旺和衰廢，强大者也不能乘人之危。如此，將會使天下響應，遵循法則，福慶出自一人，恩惠流布到各地，哪裏會有先前的禍患呢！

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温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

壽陽平定以後，伏滔因爲有功被封爲聞喜縣侯，任永世令。桓温去世後，征西將軍桓豁提拔他爲參軍，兼華容令。太元年間，任著作郎，專門掌管國史，兼本州大中正。孝武帝曾經在西堂會聚群臣，伏滔首先入座，回家後，一下車就先把兒子伏系之叫來對他説：“上百人的大聚會，天子首先問伏滔是不是在座，這可不容易得到。你父親到了這樣，怎麽樣？”升遷游擊將軍，仍兼著作郎。死在官任上。

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黄門郎、侍中、尚書、光禄大夫。

兒子伏系之，也有文才，歷任黄門郎、侍中、尚書、光禄大夫。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彦，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説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羡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羡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羡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

羅含字君章，是桂陽耒陽人。曾祖羅彦，官至臨海太守。父親羅綏，官至滎陽太守。羅含年幼時就失去父母，被叔母朱氏撫養。他年少時就有志向，曾經在白天睡着後，夢見一隻鳥文彩奇特，飛入口中，他受驚而起并説了這件事。朱氏説："鳥有文彩，你以後撰文一定有文采。"從此後他華美的文思一天比一天好。成年時，州府三次徵召他，他都不赴任。羅含的父親曾經在新淦做縣官，新淦人楊羡後來任羅含所在的州將，提拔羅含爲主簿，羅含高傲地不答應，楊羡不斷地招用他，羅含推辭不掉就去任職。到了楊羡免職後，羅含把他送到縣。新淦人因爲羅含是老縣令的兒子，都送給他財貨，羅含難以拒絶就接受了。到回家時，羅含把財物全數封好纔離去。因此遠近的人都推重佩服他。

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温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温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温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温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温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别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床，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嘗與僚屬宴會，含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户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

後來任郡功曹，刺史庾亮讓他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和羅含有不拘世俗禮法的交誼，稱贊説："羅君章可説是湘中的美玉了。"不久羅含轉任州主簿。後來桓温統管這個州，羅含又補任征西參軍。桓温曾經派羅含去謝尚那裏，檢舉彈劾他。羅含到了那裏以後，不查問郡裏事務，和謝尚連日喝了幾天酒回來了。桓温問他彈劾的事，羅含説："你認爲謝尚是什麽樣的人?"桓温説："比我强。"羅含説："哪裏有勝過你却行爲不好的呢！所以我什麽都没有查問。"桓温對他的想法感到驚奇但没有責怪他。轉任州别駕。因爲住的地方紛亂嘈雜，他就在城西的小洲上建造茅屋，砍伐樹木做床，編織葦草做席居住，穿粗布衣服吃粗菜淡飯，安然自得。桓温曾經和僚屬們聚會宴飲，羅含到得晚。桓温問座中的人們道："來的這個是什麽樣的人?"有人説："可以説是荆楚的人才。"桓温説："這人是江左的俊秀，豈止是荆楚而已。"徵召羅含爲尚書郎。桓温很器重他的才幹，又上表轉任他爲征西户曹參軍。不久升任宜都太守。到了桓温封爲南郡公後，提拔羅含爲郎中令。不久徵召他爲正員郎，

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多次升遷任散騎常侍、侍中，又連續轉任廷尉、長沙相。年老後辭官，又加授中散大夫，門前設置行馬。當初，羅含在官舍，有一隻白雀栖在他官舍的堂宇上，到了辭官回家時，階庭上忽然蘭菊叢生，可能是他德行高尚的感應。羅含七十七歲時去世，著述的文章都流行於世。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晋陵無錫人也。父悦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顧愷之字長康，是晋陵無錫人。父親顧悦之，當過尚書左丞。顧愷之博學有才氣，曾經創作《箏賦》，寫成以後對人説："我這篇賦和嵇康的《琴賦》相比，不懂鑒賞的人一定會因爲它後出而遺棄，有鑒識能力的人將會認爲高奇而推重。"

桓温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桓温提拔他爲大司馬參軍，十分親近他。桓温去世後，顧愷之拜謁桓温的墳墓，賦詩道："山陵崩塌溟海枯竭，魚鳥依靠什麽！"有人問他説："您這麽看重桓公，爲他哭的樣子大概可以看得見吧？"顧愷之回答説："哭聲像雷震塌山，眼淚像河水傾注入海。"

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荆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岩競秀，萬壑争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

顧愷之喜歡開玩笑，很多人都喜歡和親近他。後來他做殷仲堪參軍，也得到殷仲堪的愛重優遇。殷仲堪在荆州時，顧愷之曾經趁機回家，殷仲堪特地把布帆借給他，到達破冢時，遭受大風把布帆吹壞得很厲害。顧愷之寫信給殷仲堪説："這地方名破冢，結果真的是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他回到荆州後，人們問他會稽山水的狀貌。顧愷之説道："千山競秀，萬川争流。草木蒙籠，好像雲興霞蔚。"桓玄時常和顧愷之一起在殷仲堪那裏閑坐，共同説一種機智的游戲"了語"。顧愷之先説道："火燒平原全焚光。"桓玄説："白布纏棺竪銘旌。"殷仲堪説："投魚深泉放鳥飛。"再作以極危險之事爲談資的"危語"。桓玄説："矛頭洗米劍頭炊。"殷仲堪説："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個參軍説："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仲堪有一隻瞎眼，驚怒地説："這也太欺負人了。"於是作罷。顧愷之經常吃甘蔗，總是從尾部先吃直到根部。有人感到奇怪，他説："漸入佳境。"

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

顧愷之特别擅長繪畫，畫得特别神妙，謝安

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悦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絶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岩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非常器重他，認爲是自古以來還没有人像他這樣。顧愷之每當畫成人像後，有時幾年也不點眼睛。人們問他其中的原因，他回答説："四肢的美醜，本來就不缺少妙處，傳神寫照，正在眼睛裏。"他曾經喜歡一個鄰居的女子，挑逗她而女子不同意，顧愷之就把她的畫像繪在墻上，用棘針釘畫像的心，那女子於是患了心痛病。顧愷之接着向她表達了自己的情意，女子順從了他，他就暗中拔掉棘針而女子的病也好了。顧愷之經常推重嵇康的四言詩，於是給他畫了肖像，常常説："手揮五弦容易，目送歸鴻困難。"他每次畫出人物肖像，總是妙絶一時，曾經繪出裴楷肖像，在臉頰上加上三根毛，觀看的人覺得神情特别美。他又給謝鯤畫像，畫在石洞裏，説道："這位老兄應該安置在丘壑中。"他打算給殷仲堪畫像，殷仲堪眼睛有毛病，極力推辭。顧愷之説道："你正因爲眼睛是這樣，如果是明白地點畫瞳子，用飛白往上拂描，使它就像輕雲遮蔽月亮，豈不是很好嗎！"殷仲堪這纔聽從了他。顧愷之曾經把一櫃子畫在櫃子前封好題字後，寄放在桓玄那裏，都是他非常珍愛的。桓玄竟然打開櫃子後面，竊取了畫，再像原來一樣緘閉好了歸還顧愷之，騙他説没有打開過櫃子。顧愷之看到封題還跟原來一樣，但是遺失了畫，説妙畫通靈，變化離去，就好像凡人登仙，没有一點奇怪的神色。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咏，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

顧愷之自誇自耀超過了實際情況，有些年輕人於是就極力以稱譽作弄他。顧愷之又作吟咏，自認爲具有先賢的風致。有人請他吟咏洛生，他回答説："何至於發出這種老婢妾的聲音！"義熙初年，顧愷之任散騎常侍，和謝瞻同在官署，晚上在月色下長聲吟咏，謝瞻總是遠遠地贊賞他，顧愷之更加努力忘記了疲倦。謝瞻準備去睡覺，讓别人來替自己，顧愷之不覺有異樣，一直吟咏到天亮纔停下。顧愷之特别相信小法術，認爲去求就一定能得到。桓玄曾經用一片柳葉欺騙他説："這是蟬用來遮蔽自身的，拿來遮蔽自己，别人就看不見你。"顧愷之很高興，拿過葉子來遮住自己，桓玄就走近他對他小便，顧愷之相信

桓玄没有看見自己，非常珍愛那片葉子。

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痴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痴絶。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

當初，顧愷之在桓温的幕府中，常説："愷之的身上憨痴和聰慧各占一半，合起來説，正好得到適中。"因此世上傳説顧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痴絶。六十二歲時死在官任上，所著的文集以及《啓矇記》流行於世。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僚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

郭澄之字仲静，是太原陽曲人。年少時就有才思，機敏過人。調補尚書郎，出京任南康相。適值盧循謀反，輾轉流離纔回到京都。劉裕提拔爲相國參軍。跟隨劉裕北伐，攻克長安後，劉裕的意思是再打算往西攻伐，聚集部下商議這件事，多數人不同意。按次序問到郭澄之，郭澄之不回答，面向西誦讀了王粲的詩説："我向南登上霸陵岸，回過頭遠望長安。"劉裕就拿定了主意，對郭澄之説："我應和你一起登上霸陵岸。"接着就回去。

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郭澄之官職做到劉裕的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死在官任上，所著的文集流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咏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睹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遒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黄花》之什，浚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揚都》之美，尤重時彦。曹毗沈研秘籍，踠足下僚，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

史臣曰：人們的欣賞喜好是因情而生，剛和柔是出於本性，情所到之處，從咏歌之中抒發出來，但是感召没有顯象，各處的風律不同。至於應貞宴射的文辭，把文辭發揮到了極點，華林的各篇辭藻很少有能比得上的。成子安年幼時就顯出聰明，少年時就懷藏着清雅的情思，胸懷天地間的寬宏豁達，賦寫辭人們所不及表達的胸懷，擬寫新穎之情，豈是平常的人所能企及的！左太冲用了數年的時間賦寫《三都》，皇甫士安看到後稱好，平原看到後收起筆墨，左太冲不僅在當年走向至高的境界，而且長久以來閃耀着光芒。鄒湛的持論，棗據的緣情，實在是南陽的人傑，潁川的一時之秀。褚季雅文筆遒邁，早年就具有盛德，稱他爲泉岱的珍寶，并非誇張。王彦伯不想隨波逐流，委屈地處在卑微的職位上，《釋時》這篇宏論，也足以表現出他的志向了。張季鷹放縱荒誕，不求名利爵位，《黄花》之篇，抒發心懷。庾仲初的文章，超逸佳妙值得推崇，在士林中出類拔萃，《揚都賦》之美，尤其得到當時文

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荊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絶之目。仲静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人的推重。曹毗深入研究秘籍，委屈地就任低下的官職，降神之詩歌文采華麗，《對儒》這篇論著明白暢達。李充的《學箴》，確實是清新豪健。袁宏的《東征》、《名臣》這些作品，是僅次於潘岳、陸機的。伏玄度學藝淵博，下筆奇妙，孝武帝曾在西堂詢問他，這是他的榮耀。羅君章在湘中像珍寶一樣閃耀，在荊楚像美材一樣挺拔，夢見彩鳥是出於精誠，難道僅僅是從前的蛟鳳！顧長康矜誇才能超過了實際，由於言談諧趣取悦於人，他才藝多有逸氣，所以有三絶的説法。郭仲静才思機敏，在士大夫中播揚美名，劉德輿西伐的計策，是隱而不露定下的。

贊曰：爻象垂法，宫徵流音。美哉群彦，揚蕤翰林。俱諧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遒文綺爛。袁、庾、充、愷，縟藻霞焕。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贊曰：爻象傳下法，宫徵傳下音。美好啊俊傑們，在文苑中顯揚美名。他們全都寫出佳妙的文章，又各自擅長優美篇章。子安、太冲，宏文綺麗燦爛。袁、庾、充、愷，文藻像彩霞一樣光輝。超越了别的文人，一起擔任侍從文翰的官職。

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外　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悊，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吕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剿絶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并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

周詳地觀察往昔的誥命，遥遠地傾聽從前的傳聞，因外戚得到顯榮之事，由來已經很久遠了。但是大多數都招致了災禍敗亡，很少能够善始善終的，爲什麽？難道不是因爲禄位憑着恩惠而上升，官職并非根據德才來提拔；見識比不上明哲的人，才幹比起精通經典的人來要遜色；憑藉后妃的恩寵，總攬了軍事國政的大權，有的人威勢和權力威脅君主，有的人勢力超越了朝廷百官；處在安逸的境地却没有考慮到危險，一味地仕進却不懂得退身；驕奢到來以後，仇隙就跟着來的嗎！所以吕霍的家族在西漢時被誅滅，梁鄧的家族在東漢時被殺絶，其餘的干犯法紀擾亂綱常、禍害時政的，寫也寫不完。至於像樊靡卿父子，竇廣國弟兄，陰興這些人堅守儉約力戒奢華，史丹稱揚人的優點，掩蓋人的缺點，都是后族裏值得稱美的。由此看來，違背時勢恣縱妄爲的一定會以災禍而告終，堅守正道謙虚謹慎的永遠能保住忠誠吉祥，古人所謂禍福不是注定，都是人們招致的，這些事難道不是效驗嗎！

逮于晋難，始自宫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

説到晋朝的災禍，是從宫掖中萌發的。楊駿憑藉武帝的親寵，占有了不應占據的地位，賈謐乘藉惠帝的無知，造成了禍端，於是使得悼后遭逢了雲林的災禍，愍懷遇難於湖城的慘劇。天道人道都喪失，死喪禍亂很多，皇朝因此而毁滅，百姓因此而死亡困苦。《詩》云："顯赫盛大的宗周啊，褒姒使它滅亡了。"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到了東晋，没有改正這種狀况。庾亮是世族的表率，王恭是顯貴的領袖，不久後又加上做了掌管

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財政出納之官，成爲左右大臣。王孝伯竟然因此喪命，元規幾乎敗壞了國家，豈不令人哀痛！像褚季野的敬畏和躲避朝中權臣，王叔仁的堅決請求出任地方官職，因此能够保全自己，遠離禍害，有值得稱道之處。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人已經載入列傳，其餘的就記述他們的成敗，作爲《外戚篇》。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内侯。

羊琇字稚舒，是景獻皇后的從父弟。父親羊耽，官職做到太常。哥哥羊瑾，做到尚書右僕射。羊琇年輕時被舉薦爲郡裏的計吏，參與鎮西鍾會軍事，跟隨鍾會平定蜀國。到了鍾會謀反，羊琇用正言苦苦勸諫，回來後，賞賜爵位關内侯。

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羊琇有學問又有智謀，年少時和晉武帝同爲顯貴之家，相互間很是親近，經常在一起吃飯，羊琇曾經對武帝説："如果地位富貴受到任用，各人掌權十年。"武帝開玩笑地答應了他。當初，武帝還没有立爲太子，而名聲又比不上弟弟司馬攸，文帝原來的心意偏重司馬攸，常有接續宗族的考慮。羊琇秘密地給武帝謀劃，在很多方面有所補救。羊琇又審察文帝治理政事的得失，揣度文帝將會詢問的事情，都讓武帝默默地記住。後來文帝和武帝議論當世的事務以及人世間的是非，武帝的應答没有一處不得當的，因此太子的地位就確定了。到了武帝爲撫軍時，命羊琇參預軍事。武帝登上王位以後，提拔羊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武帝登基以後，羊琇多次升官爲中護軍，加授散騎常侍。羊琇在職十三年，掌管禁兵，參與機密大事，皇帝的寵遇非常優厚。

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當初，杜預任鎮南將軍，朝廷百官全都去慶賀，大家同坐在長榻上。羊琇和裴楷到得晚，説："杜元凱竟然還用相連的床榻讓客人坐嗎?"於是没有坐下就離開了。

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游宴，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

羊琇生性豪華奢侈，費用不加限制，用炭末和成獸形用來温酒，洛下的豪門顯貴全都競相仿效。又喜歡游玩宴會，夜以繼日，内外五親没有男女的區别，受到當時人們的譏諷。但是他結交仰慕比自己强的人，他所推崇尊奉的，就盡心不

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二。對於處在困厄中的人，他也能够救濟。他選拔用人大多是合意者優先，不完全按照規定。將士有冒任官位的，爲他盡忠，不惜獻出性命。但是他驕縱恣肆違犯法令，經常得到有關官吏的寬免。後來司隸校尉劉毅彈劾他，應該用重刑處罰他，武帝因爲舊恩，僅是免了他的官而已。不久以白衣身份領護軍。未過幾天，官復原職。

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威。

等到齊王司馬攸出鎮外地的時候，羊琇因爲直言切諫觸怒了皇帝，官職降爲太僕。羊琇失寵怨憤，就犯了病，以病重請求辭官。皇帝授他特進，加授散騎常侍，返回宅第，去世。皇帝親寫詔書說："羊琇與朕有先皇后的親戚關係，有少年時代的恩義，官職經歷了朝廷内外，忠誠顯著。不幸早逝，朕非常悲傷。追贈羊琇爲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賞賜貴族用棺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一百匹。"謚號威。

王恂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鬲令袁毅嘗饋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

王恂字良夫，是文明皇后的弟弟。父親王肅，是魏的蘭陵侯。王恂文辭義理通達博識，在朝廷上忠直剛正，多次升官到河南尹，建立國學和太學，推崇光大《五經》。鬲令袁毅曾經贈他一匹駿馬，王恂不接受。到了袁毅失敗後，凡是受賄的人都被廢黜。

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魏氏供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數各人不等，自此以後小民們害怕徭役，大多樂意做客户，顯貴的人家裏動輒有上百人。還有太原各部也以匈奴胡人做田客，多的有數千人。晋武帝登上帝位以後，下詔禁止招募田客，王恂在他的轄區嚴令執行，没有敢違犯的。咸寧四年去世，贈車騎將軍。王恂有弟弟王虔、王愷。

王虔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禄勛，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王虔字恭祖。以功勞才幹受人稱揚，多次升官到衛尉，封安壽亭侯，授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召爲光禄勛，轉任尚書，去世。兒子王士文繼任，歷任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守許昌，被劉聰殺害。

王愷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

王愷字君夫。少年時就有才幹，任職有清名，雖然不拘小節，但是有處理公務的稱譽。因

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户。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襲封蓩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禄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并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虞胤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爲討伐楊駿有功，封山都縣公，封邑一千八百户。升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授散騎常侍，不久後因事犯罪而免官。起用爲射聲校尉，過了很長時間，轉任後將軍。王愷是世族國戚，又生性豪華奢侈，用赤石脂塗飾墻壁。石崇和王愷準備做毒殺人的事情，司隸校尉傅祗彈劾他，有關官員全都判定爲重罪，皇帝下詔特地恕免了他。由此衆人都畏懼王愷，所以王愷敢於恣縱放肆，做事情無所忌憚。死後，謚號醜。

楊文宗是武元皇后的父親。他的祖先在漢朝當官，四代人都是三公。楊文宗做魏通事郎，世襲封蓩亭侯。早死，因爲是皇后的父親，追贈車騎將軍，謚號穆。

羊玄之是惠皇后的父親，尚書右僕射羊瑾的兒子。羊玄之初仕做尚書郎，因爲是皇后的父親，授光禄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又封興晉侯。升遷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爵位上升爲公。成都王司馬穎攻打長沙王司馬乂時，就以討伐羊玄之爲名，羊玄之因爲擔憂恐懼而死。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是元敬皇后的父親。年少時就有好名聲，州和郡按禮徵召他，他都不赴任。任南陽王文學。早死。明帝即位後，追贈虞豫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兒子虞胤繼嗣。

虞胤是敬后的弟弟。一開始任散騎常侍，升任步兵校尉。太寧末年，追贈虞豫官，讓虞胤承襲侯爵，轉任右衛將軍。虞胤和南頓王司馬宗都得到明帝的親近，共同掌管禁兵。到了明帝生病的時候，司馬宗因爲秘密圖謀不軌暴露，事情和虞胤有牽連，皇帝克制和忍耐住没有問虞胤的罪，升任他爲宗正卿，加授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司馬宗受死刑，把虞胤降職爲桂陽太守，級别相當於中二千石。接連轉任琅邪太守、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去世，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衮，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毌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爲丹楊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嫠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户。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

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

兒子虞洪承襲爵位。

庾琛字子美，是明穆皇后的父親。哥哥庾衮，事迹載在《孝友傳》。庾琛在永嘉初年做建威將軍，越過長江後，爲會稽太守，被徵召爲丞相軍諮祭酒。死在官職上，因爲是皇后的父親，追贈左將軍，他妻子毌丘氏追封鄉君，兒子庾亮陳述先輩的意志不接受。咸和年間，成帝又下詔追贈庾琛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庾亮又推辭不接受。庾亮的事迹記載在列傳裏。

杜乂字弘理，是成恭皇后的父親，鎮南將軍杜預的孫子，尚書左丞杜錫的兒子。性情敦厚温和，姿態和容貌都很好看，在江東負有盛名。王羲之見到了，品評他說：“肌膚像是凝脂，眼睛好像點漆，這個人真是神仙啊。”桓彝也說：“衛玠是神清，杜乂是形清。”襲封當陽侯，徵召爲公府掾吏，任丹楊丞。早死，没有兒子，生了皇后以後杜乂就辭世了，他妻子裴氏寡居養育皇后，依禮自我約束，聲譽很好。咸康初年，追贈杜乂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穆。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食邑五百户。到孝武帝時，升封爲廣德縣君。裴氏長壽，百姓稱她爲杜姥。當初，司徒蔡謨非常器重杜乂，曾經在朝廷上說：“遺憾的是各位見不到杜乂啊。”杜乂就是這樣被名流看重。

褚裒字季野，是康獻皇后的父親。祖父褚䂮，有器量，以才幹能力著稱。曾經做縣吏，有件事辦得不恰當，縣令想鞭打他，褚䂮說：“事物各有各的用途，可以用作榱椽的木材不應該用作籬笆，希望明府垂察。”縣令於是寬免了他。褚䂮因爲家中貧窮，辭掉了縣吏。年近五十，鎮南將軍羊祜和褚䂮有舊誼，就向武帝說起了他，褚䂮纔被提拔和任用，官職到安東將軍。褚裒的父親褚洽，官職到武昌太守。

褚裒年輕時就有簡傲高貴的氣質，和京兆人杜乂都負有盛名，在中興時冠絕一時。譙國人桓彝見到了他，品評說：“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說

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初辟西陽王掾、吴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黄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采。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内史。

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録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叠！臣有何勳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己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宜内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揚州之晋陵吴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

他嘴上雖然不品評人物，但是内心是對人有褒貶的。謝安也素來推重他，常常説："褚裒雖然不説話，但是四時之氣也全都具備了。"

褚裒開始時被徵召爲西陽王掾吏、吴王文學。在蘇峻作亂的時候，車騎將軍郗鑒任褚裒爲參軍。蘇峻平定以後，褚裒因爲有功封都鄉亭侯，逐漸升遷爲司徒從事中郎，任給事黄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準備納娶妃子，精選素有聲名的人，下詔聘娶褚裒的女兒爲妃子，於是褚裒出京任豫章太守。到了康帝即位時，授侍中，升遷尚書。因爲是皇后的父親，苦苦請求到外地做官，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守半洲。褚裒居官清廉儉約，雖然身爲地方長官，但還常常派自己的童僕去打柴。不久，徵召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褚裒認爲中書掌管詔命，不宜讓姻戚擔當，堅决推辭，皇帝下詔讓他爲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到琅邪諸軍事、假節，鎮守金城，又領琅邪内史。

當初，褚裒童年時到庾亮家裏，庾亮讓郭璞給褚裒卜筮。卦象一成，郭璞很驚駭，庾亮説："有不祥的事嗎？"郭璞説："這不是人臣的卦象，不知這位少年怎麽會顯示出這種祥兆呢？二十年以後，我的話纔能應驗。"到了這個時候已經二十九年，康獻皇太后臨朝，有關部門因爲褚裒是皇太后的父親，商議給他加不臣的禮遇，任侍中、衛將軍、録尚書事，仍任持節、都督、刺史。褚裒因爲自己是皇帝親近的親戚，害怕受到非議和不滿，上疏堅决請求到封地去任職，説："臣下憑着虛名陋才，才幹不能備用，過分地蒙受國恩，多次忝任不能勝任的職位。没有功勞却接受了恩寵，我心裏實在覺得非常慚愧，怎麽還可以再加授特殊的官命，顯耀的稱號一再加封！臣下有什麽功勳可以承當得起？有什麽面目可以不斷進升？臣下把身軀托給了聖世，哪裏還敢保留才力！實在是擔心公事敗壞，貽誤很大。現在君王的雄才還没有施展，日常政務極爲繁多，陛下最好對宰輔們推誠相待，完全遵循先帝任用賢能的做法，自己謙虛地領受成命，對天下坦露自己公平的心境，不宜在内顯示偏愛親戚的舉動，

朝野喪失希望，損失豈能微小！”於是改授褚裒都督徐兗青揚州的晉陵吴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守京口。

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録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説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嘆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禄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

永和初年，又徵召褚裒，準備任命他爲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勸説褚裒道："會稽王德行美好，是國家的周公啊，足下最好把大權交給他。”褚裒的長史王胡之也勸他這麽做，於是褚裒堅決推辭不受，請求返回封地，朝野上下都贊嘆敬服他。提升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褚裒堅決不接受開府。褚裒又認爲爲政之道在於得到人才，應該委任賢能，提拔和敬重有德望的耆舊，於是就舉薦前光禄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文奏上後，任命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

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鋭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太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

到了石季龍死時，褚裒上表請求攻打他們，當天就戒嚴，直接向泗口出發。朝廷討論認爲褚裒擔當着國家重任，不宜深入敵陣，可先派偏師去。褚裒再次陳説先前派遣的前鋒督護王頤之等人徑直抵達彭城，顯示威望信譽，後來派遣督護麋嶷率軍進入下邳，賊寇就潰逃，麋嶷率領部下占據了他們的城池，現在應該迅速發兵，以形成聲勢，於是任褚裒爲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褚裒率領三萬軍隊直接進入彭城，河朔每天有數以千計的士人庶人來歸附，褚裒安撫接納他們，很得他們歡心。先派遣督護徐龕攻沛，俘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多人歸附投降。魯郡山中有五百多户人家，也樹起義旗，請求援助，褚裒派徐龕率領三千精兵去迎接他們。徐龕不遵守褚裒的部署，讓部隊駐在代陂，被石遵的將領李菟打敗，死傷過半，徐龕守節不屈，被賊寇殺害。褚裒依照《春秋》責罰主帥，任人不當，威名謀略有所虧損，上疏請求貶降自己，以征北將軍身份行事，請求留在廣陵鎮守。皇上下詔認爲是偏帥的罪責，褚裒不應該承擔過失，逃寇還没有消滅，方鎮的責任重大，不宜貶降，派褚裒返回京口，解除征討都督。

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户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

當時石季龍剛死不久，他國内大亂，逃户二十萬人渡過黄河，準備歸順，請求軍隊去救援。適逢褚裒已經返回，軍隊無法前往，因此不能拯

爲慕容儁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并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三子：放、惔、澄。

放繼充。

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

何澄

澄字季玄，起家秘書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秘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吴國内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禄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救自己，被慕容儁和苻健的軍隊搶掠，全都死亡和逃跑。褚裒因爲宏圖没有實現，憂傷憤慨而病倒。等到達京口，聽到很多人在哭，褚裒問道："爲什麽有這麽多的哭聲？"他身邊的人説："是爲了代陂那一仗啊。"褚裒更加羞愧自恨。永和五年去世，當時四十七歲，遠近的人都傷心嘆息，吏人士人哀悼思慕他。贈侍中、太傅，本官照舊，謚號元穆。兒子褚歆，字幼安，以才學德行聞名，歷任散騎常侍、秘書監。

何準字幼道，是穆章皇后的父親。高尚寡欲，年輕時就有名氣，州府接連徵召，何準都不赴任。哥哥何充爲驃騎將軍，勸説他出仕，何準説："第五之名聲不比驃騎遜色。"何準在弟兄中排行老五，所以有這樣的話。何充身居宰輔要職，權傾一時，但是何準衣冠不整地隱居起來，不過問世事，衹是誦讀佛經，修建塔廟而已。徵召任散騎郎，何準不去。年四十七歲時去世。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封晉興縣侯。他兒子何惔因爲父親平素品行高潔，上表辭讓不接受。何準有三個兒子：何放、何惔、何澄。

何放過繼給何充。

何惔官做到南康太守，早卒。何惔的兒子何元度，做到西陽太守；次子何叔度，做到太常卿、尚書。

何澄字季玄，最初出任秘書郎，轉任秘書丞，清平正直，有器度聲望，官職多次升遷爲秘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非常喜愛他，任命他爲冠軍將軍、吴國内史。太元末年，琅邪王出居外第，精選師傅，何澄被徵拜爲尚書，兼琅邪王師。安帝即位後，何澄升任尚書左僕射，典選、琅邪王師照舊。當時何澄脚上有病，堅决辭讓，皇帝特許他可不必上朝，坐在家中處理政事。又兼本州大中正。到了桓玄執掌政事時，因病上奏請求免官，死在家中。安帝復位時，追贈金紫光禄大夫。長子何籍，早死。次子何融，元熙年間爲大司農。

王濛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虚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禄資産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悦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

王濛字仲祖，是哀靖皇后的父親。曾祖父王黯，歷任尚書。祖父王佑，爲北軍中候。父親王訥，官至新淦令。王濛年輕時放縱不羈，很受鄉里人們鄙視，晚年纔開始約束自己檢點行爲，有風流美名，虚心地待人接物，寬容而謙讓，没有人不敬愛他的。很恭謹地事奉各位嬸母，俸禄資産常常送出去多而留下的少，喜怒不表現在外表上，不修小節，却以清廉儉約被人們稱道。擅長寫隸書。容貌很美，曾經自己照着鏡子，叫着他父親的字説："王文開生下了這麽好看的兒子嗎！"家中貧窮，帽子壞了，就自己進入集市買帽，賣帽的婦女喜歡他長得貌美，就把新的帽子送給他，當時人們認爲他通達。王濛和沛國人劉惔齊名友好，劉惔常常説王濛性情最爲通達，而又自然有節，王濛經常説："劉君瞭解我，勝過我瞭解自己。"當時的人們把劉惔比作荀奉倩，把王濛比作袁曜卿，當時風流一時的人，把王濛、劉惔推舉爲宗師。

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内！"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

司徒王導徵召王濛爲掾吏。王導又引薦匡術的弟弟匡孝，王濛寫信給王導説："開建國家承繼家業，不能任用小人。憑藉德義統治天下，正要澄清常倫，崇重名器。軍事和國政功用不同，文和武儀容有别，怎麽能讓涇渭混流，損害清穆的風教，來讓人們瞻望，給海内的人們做榜樣！"王導不回答。後來王濛出補長山令，又爲司徒左西屬。王濛因這個官職有過錯就會受杖刑，堅決推辭。皇帝下詔停罰，王濛還是不就任。改任中書郎。

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温潤恬和，桓温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痴，竟痴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

簡文帝爲會稽王的時候，曾經和孫綽議論各風流人士，孫綽説道："劉惔清名華美端正，王濛温和柔潤恬然安詳，桓温高傲豪爽超然出衆，謝尚清高平易通達，但是王濛性情和順通達，能够談論玄理，言辭簡潔而且有意蕴。"到了簡文帝輔政，更爲尊崇寵幸王濛，他和劉惔二人被稱作受親近的臣僚。轉任司徒左長史。晚年請求任東陽刺史，簡文帝不答應。到了王濛患病，簡文帝纔後悔没有聽從王濛的話。王濛聽到了這件事，説："人們都説會稽王痴，果然是痴！"疾病

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慟絶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藴。

逐漸加重,王濛在燈下轉動着拂塵觀看,嘆息説:"這樣的人竟然活不到四十歲!"年三十九歲去世。即將殯殮的時候,劉惔把犀杷拂塵放進棺中,接着極爲悲痛地哭了很久。謝安也常常稱贊王濛説:"王長史話很少,可以説是有善言。"王濛有兩個兒子:王脩、王藴。

王脩

脩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俊秀而名聲很好,擅長寫隸書,號稱流奕清舉。十二歲時,著《賢全論》。王濛拿出來給劉惔看,説:"敬仁這篇論,就足以參證微言。"初任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任中軍司馬,還没有到任就死了,年僅二十四歲。臨終時,王脩嘆息説:"無愧於古人,壽命和他們一樣了。"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禄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

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遐字桓子,是簡順皇后的父親,驃騎將軍王述的堂叔。年輕時憑藉着貴族出身,官職做到光禄勳。寧康初年,追贈特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謚號靖。

長子王恪,官爲領軍將軍。王恪的兒子王欣之,任豫章太守,職俸爲中二千石。王欣之的弟弟王歡之,爲廣州刺史。王遐的小兒子王臻,爲崇德衛尉。

王藴　王爽

王藴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藴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藴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吴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恤。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藴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藴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藴官,士庶詣闕訟之,詔

王藴字叔仁,是孝武定皇后的父親,司徒左長史王濛的兒子。初任佐著作郎,多次升官到尚書吏部郎。性情平和,不貶抑寒門出身的人,每當有空缺的官職,求官的人非常多,王藴都不下斷語。當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王藴往往連續呈上狀文報告會稽王,説道:"某人有門第,某人有才幹。"務求得以順利推薦,按照各人的情況進行安排,因此得不到官職的人也不怨恨他。補任吴興太守,很有德政。適逢吴興郡荒年,人民飢餓,王藴馬上打開糧倉賑濟百姓,主簿執意規勸,請求先呈表上奏等待答覆,王藴説:"現在百姓喧聲震天,路上都是没有飯吃的飢民,如果上表等待回覆,怎麽救濟即將死去的性命呢!擅自裁決的過失,罪責在我太守一人,况且施行仁義而受處分,没什麽可悔恨的。"於

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是大規模地賑濟救助百姓，依賴王蘊而保全性命的有十分之七八。朝廷以違犯法令爲由罷免王蘊的官職，士人庶人都到京城替他伸冤，皇帝下詔降王蘊的官職爲晉陵太守。他在晉陵又有良好的政績，百姓都歌頌他。

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禄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常侍如故。

定皇后立，王蘊因爲是皇后的父親，升遷光禄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王蘊認爲靠皇帝恩澤而賞賜爵位，不是三代的憲章法令，堅決推辭不受。朝廷勸勉他，他始終不同意，便任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王蘊又堅決推讓。謝安對王蘊説："卿身居皇后父親的重要地位，不應該妄自菲薄，違背時運，應該依照褚公的舊例，衹是位居尊貴不管事。可以暫且擔當這個職位，以伸張姻家的重位。"於是王蘊接受任命，鎮守京口。不久，徵爲尚書左僕射，將軍一職照舊，升丹楊尹，就原有軍號加授散騎常侍。王蘊因爲自己是皇帝的姻戚，不想在朝廷裏做官，請求調到地方，朝廷重新任命他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常侍照舊。

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悦。時王悦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悦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王蘊平素喜歡喝酒，晚年更加厲害。等到了會稽，很少有不喝醉的時候，但他還是因爲平和簡約得到百姓的喜愛。當時王悦來拜謁陵墓，王蘊的兒子王恭去看望王悦，他們一向友好，王恭便滯留了十多天纔回來。王蘊問是什麽原因，王恭説："和阿太説話，總是説不完，所以回不來。"王蘊説："恐怕阿太不是你的朋友。"阿太是王悦的小字。後來他們二人終究背離了當初的友好，當時人們認爲王蘊善於瞭解人。王蘊於太元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五歲，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强正有志力，歷給事黄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

長子王華，早死。次子王恭，事在列傳裏。王恭的弟弟王爽，字季明，剛强方正有志氣，歷任給事黄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去世時，王國寶在晚上想開門進去寫遺詔，王爽擋住了他，説："大行皇帝去世，皇太子還没有來，膽敢進去的殺！"王國寶這纔停止。王爽曾經和會稽王司馬道子一起喝酒，司馬道子在酒醉時稱王爽爲小子，王爽説："我祖父長史和簡文皇帝是布衣之

姊伉儷二宫，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并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交，我姑、姊都在後宫，有什麽小子可叫的!”到了王國寶掌政時，免了王爽的官職。後來他哥哥王恭再次起事，任命王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王恭失敗後，王爽被殺。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爲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禄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并歷大官。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是恭思皇后的父親。祖父褚裒，父親褚歆。褚爽年輕時就名聲很好，謝安很器重他，曾經説："如果期生不是佳士，我就再也不論士了。”任義興太守，早死，因爲是皇后的父親，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褚爽的兒子褚秀之、褚炎之、褚喻之，在義熙年間都做了大官。

史臣曰：羊琇托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潜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禄，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争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斁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内融，仲祖温潤風流，幼道清虚寡欲，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史臣曰：羊琇憑藉是帝王的近親，占着博學的好處，在帝王未登基時，參預了王業開始經營的謀劃，所以能够得到皇帝深厚的恩寵，屢次得到任用禮遇。倚仗着恩寵放縱私欲，憑藉着權勢地位蠻横欺凌，多次觸犯法令，頻繁違犯國家綱紀，僥幸地遇到了寬緩的國政，得以避免刑罰。王愷身爲皇帝之舅，家承世代禄位，從來没聽説過恭敬和儉約，一味地恣意放縱驕奢淫逸，和石季倫争强鬥勝，和武子争先，既玷污了清白的名聲，又敗壞王道，雖然評定品行論其名節，還不足以懲惡勸善。杜弘理儀容清朗，褚季野明察寬容，王仲祖温潤風流，何幼道清虚寡欲，都在江東大有名望，被當時的人們所推崇，不僅是外戚裏的精英，也是士大夫裏有美名的人。

贊曰：托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既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贊曰：寄身於宫廷之中，承受着皇帝的恩德。地位既是權臣寵臣，官職又是執掌大權。儉約纔能减少過失，驕横就會侵侮他人。前車之鑒，確實值得牢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三册
作者＝
ＳＳ号＝
页数＝６７０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５／０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２０７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３３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６－８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ｊ
【原书定价】　５５５．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两晋时代　纪传体　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